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九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4370/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九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九一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共發編四卷

〔明〕曹于汴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天啓五年重刻本

..... 一

剩言十七卷

〔明〕戴君恩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 三一

張弘山集四卷

〔明〕張後覺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張尚淳重刻本

..... 一四一

感述錄六卷續錄四卷

〔明〕趙維新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刻本

..... 一八三

治平言二卷

〔明〕曾大奇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 二六三

林子全集元部六十二卷亨部十九卷利部二十九卷貞部二十四卷(一)

〔明〕林兆恩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三二八

共發編四卷

〔明〕曹于汴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天啓五年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共發編四

卷》提要

重刻共發編序



共發編者君

師曹真予先生司理淮陰時
講學安定祠內淮士彙而綴
梓者也先生置之棟架三十年

予

未嘗示人當日淮刺數種日久
不無散佚如節孝祠會約竟
成烏有而此編僅存一帙安知
異時不與節孝約等於諸
弟子請於先生重付剞劂稍

又有訂入其邇年仰節堂
傳是堂會講之語其請合刻
而先生復不許曾憶先生語
弟子曰淮才多負氣每睥
睨武弁輩亦踟躕遜之一日

序

二

大會安定祠有胡生平者躬
捧大盤徧供茶於諸弁及齊
民客色甚和而弁輩亦怡然
接受余因嘆學問之果能化
氣質也節孝祠會原以徐節

孝為風而淮之齊民若孔金
父子等以孝著稱者幾十
餘人講學足以興民行不可
睹哉杜竊謂淮人聆先生之
講僅於從政餘暇耳成效已

序

三

如是焉儕歲又侍左右日承
謦語不啻呼寐而探蒙儻不
能變化氣質興行合道總惟
之亡民不其有溪愧乎其烏
得不奮勵於茲編也時

天啟五年春三月望日

門人楊柱謹序



共發編

序

四

世發編卷之一

不佞資質昏鈍牽纏於習染其於大道無親也
賢智無之然嘗聞先正有云道義由師友
乃率諸生會講講則疑生疑生則相與思之相
與辨之我發諸諸生諸生發我稍稍亦露端緒焉
既而諸生編所問答為帙請附於會約後曰常
目之以求發也請且固予乃許之命曰共發編
當就有道者請正或其我發也已安邑曹子汴

共發編

卷一

書於淮之學孔堂

譚生大禮問云先生教人說人生只是一個孝
孝則藹藹若春故為仁仁於天屬春凡不孝者
其心慘如秋又謂孔子大聖猶未滿孝之分量
大禮竊謂堯舜而上善無盡想亦是此意否曰
此理甚明即如親恩罔極而人子之致於親者
有極雖聖如孔子豈以孝道已盡而毫無所歉
乎再如文王為君止仁然商季之民多毒庸其

有視仁爲姊爲臣止敬然紂惡不悛其自視敬
爲何如故文王望道未見孔子動曰未能曰何
有曰未得正謂道無窮盡乾乾不息無歇手處
也堯舜而上善無盡亦此意也

問先生教人只於家常勾當開發俾人意念所
從精神常向於內大禮竊疑家常勾當誰不行
習誰其著察而近云著察謂本體即是工夫第
習心難除本體久受染矣而謂即是工夫恐流

共發編

卷一

二

茫蕩奈何曰本體者天理也工夫者人事也天
理人事一時俱在外人事以求天理或反流於
茫蕩謂本體即工夫正所謂不茫蕩也且子謂
本體受染不知因何受染今欲去其染於何處
去之則本體即工夫又可見矣

問先生教人真實下手用功謂人不知而不愠
非因人不知我益加學問只是君子盡其在我
不見有所可知故不求知又何有愠此不愠即

悅樂之本體也孔子尚矣顏子不改其樂程子
曰顏子所樂何事先生曰顏子所樂無事大禮
竊疑無事二字從前所未發矣不知無事光景
與如愚光景何別曰無事故虛虛故能受能受
故不違不達則無扞格無扞格則無事則亦非
有二也

問先生教人割舍名利念頭方能擔當聖學利
利也名亦利也名利之念無大無小始乎蟻穴

共發編

卷一

三

極乎滔天居常毫毛自便如遇五代六朝則朝
君暮仇無不爲之皆此名利之萌乘時而發也
大禮竊謂爲聖爲賢鴻名也盡性至命厚利也
日以此提撕用功亦能動人但其心恐仍涉於
名利將或爲滔天之蟻穴否曰謂爲聖爲賢爲
鴻名盡性至命爲厚利提醒用功亦是但不知
求此名利而依依乎得此名利而沾沾乎抑忘
之乎果忘之也則亦無名利矣其依依沾沾也

則性命上加一層終與聖賢有異亦安知曉之
之不澄天

問先生教人爲學以與人爲善爲第一大善如
我愛人敬人而不能致人我愛我敬終是我之
猜神未能貫注於人奚以完此一體分量大禮
竊疑顏子以能問不能只見能之在人問以自
禪與之共能也與人爲善之意自在其中若犯
而不較其與人爲善之意何在曰犯而不較正
共發編 卷一 四

爲不能感人而反躬內省違知較人不至於感
通無間不止也非置之而不較也豈非與人爲
善乎大抵人已無二總說成已便有人在內成
盡天下萬世之人總完個成已

問先生教人以心應事以事證心每言果致中
在致和處見果靜亦靜在動亦靜上見此心應
事事證心之正印也大禮竊疑人心輾轉轉
點染久矣居嘗淨几焚香默坐澄心并善念亦

欲去之曰靜坐工夫先儒所重此學者收攝精神
第一義不可少者但若專靠在此便流於厭動
一遇紛雜即便乖亂矣夫以心應事心常足以
待事也以事證心事常不違於心也則心事參
合動靜無二何往不宜乎

問先生教人識取幻體真體謂真體廣大峻極
於天猶包於天之外而與天同悠久者人人具
此真體則天地民物原一一聯屬於我大禮竊
共發編 卷一 五

疑體本無幻寄真始幻體亦無真對幻有真第
以天地萬物一一聯屬於我而不能忘我之相
仍依幻爲真矣欲極論其無我相之旨儒與禪
宗將無同曰若天地萬物一一聯屬於我斯無
我相矣然天地萬物亦無相也以相觀天地則
如彼其大矣以相觀萬物則如彼其衆矣安能
聯屬於我故幻相非真真相亦非真而無相者
爲真夫憶禪者非也而避禪者亦非也無直而

未嘗無直無幻而未嘗無幻無天地萬物而未嘗無天地萬物裁成輔相種種見在焉知其神與不神

問先生教人即心即聖如學王右軍字即學到至像處中猶有不相肖者學聖人終與聖人隔亦然吾心自有個聖以我學聖不如以我證心大禮竊疑心亦難證矣將何證之曰心誠不易證然孟子最善證心者有曰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有曰噍類之食乞人不屑有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由前二說忽然而來不假安排由後一說十分完足不假增助諸生欲證心乎試於此證之

問先生教人爲學不必分別諸家同異得失只要着實擔當去做則說良知固可說良知亦可說格物爲窮物之理固可說格物爲格不正以歸於正亦可大禮竊疑學賢識主腦如爲學問

共發編

卷一

六

共發編

卷一

七

主腦而辨則宜辨同異得失如主腦已得則隨處皆可用功顏子於學脉主腦偏身徹體皆已通透而猶曰欲從末由不知此從字當如何理會曰余意爲不務躬脩者較勘訓詁評駁儒先又或泥其師門負其意見紛紛論剛成好勝辟如辨朱陸者數百年矣而爲之者反不多見所謂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吳實心爲學則理本一原觸處皆是豈矜門戶故謂不必分別者此也其實同異得失豈得無辨學問到處當自了然若夫顏子欲從從字謂道不可從也從之者二之也一之斯無從矣夫我即道以我從道是以我從我故曰末由也已

高生鹿鳴問自科舉興而士心多趨滿英程子先爲世道憂之而况今日請於科貢外復漢鄉舉里選勢能行否曰漢至今未遠其鄉舉里選何不可行豈惟漢乎雖古聖人之政亦可舉而

措之然古法之不行無其德故也有聖德斯有聖政矣有聖學斯有聖德矣漢治固善而德不逮古故雖有其制其治終與古異

宋生士奇問先生曾云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然未嘗不問焉抑且孔子周流顏子未嘗不從而孔子又與諸弟子闡明經世之學傳之萬世可見聖賢不是自家用世便教人用世然又問諸生有個科第到手肯不要否果爾則用世

共發編

卷一

八

之畧何全以出曰天下無忘世之聖賢不可得而忘也伯夷固隘然亦曰待天下之清也若孔顏在今日亦必由科第爲用世之途然必進以禮退以義以行道濟時爲事斯爲聖賢之出處若不以禮義不能行道濟時則雖以周官德行為途亦何取焉

韓生國保問每有家檢點過舉甚多在此處下手曰人之過不一然其原一而已逐過而改之

如止沸清其原如撤薪顏子不貳過先正曰貳與一對常一則過寡矣

馮生世明問竊睹先生身任斯道誠然大勇而諸生欲近乎勇只在知耻人不知耻爲學之不講耳願聞講授之宗曰耻何從生生於心耻何從知心知之講學者勿講口耳而講心勿講人之心而自講其心斯知耻矣

胡生平問臯稷稷契有何書可讀今之讀書者

共發編

卷一

九

瀚世界矣乃客山東而擔聖學僅見二章布何也曰誦詩讀書聖賢對面準繩其在勃乎進脩故開卷有益書何可不讀然善讀者以書證心不善讀者以心從書德之不蓄口耳是資者又其下矣心齋先生第善讀書耳

熊生志美問心性天命曰心外無性性外無命令外無天渾淪密而皆是物也

葉生中興問心體曰心體不可見見之乎萬事

萬化萬事萬化可見然已具於不可見之中是謂體用一原然則謂心爲有謂心爲無謂心在外謂心在內其爲滯均爾夫學不可逐物故友

共發編

卷一

十

爲生豈以夕死爲死夫生理大矣不能盡其性者不能盡其生者也則生爲忝生死爲徒死忝生謂之行旣徒死擬諸腐草夫惟盡其性則盡其生矣以生爲生者爲生矣生無虧欠故生順死無毀壞故沒寧

趙生有年趙生世進謂吾人日用但過欲存理之爲兢兢焉生世明謂學在悟悟則人欲皆天

理不悟則天理皆人欲譚生大禮謂悟有不悟不脩乃龍谿先生又有悟而不脩脩而不悟之說此又何樣悟何樣脩也今不必在存理上用功只十分放下割去隱微名利根株而天理有種種現前矣何勞存理願先生開示曰存理過欲之謂脩欲退理明之謂悟學期於悟脩以求悟也有脩而不悟者無悟而不脩者悟而不脩偶有所見耳非悟也脩而不悟亦不足言脩然

共發編

卷一

十一

脩悟終當合觀致知在格物求悟在脩之說也悟則其脩無著所謂不息也譚子謂不必存理夫理固無俟於存不存而存欲自退茲云割名利根株方割時亦理用事大抵割欲即以存理也存理即以割欲也第但斤斤於割欲恐欲根無斷時十年見獵而喜可思已馮子之言有確論也理欲原非迹論也

高生登龍梁生維發問會聞先生曰爲學須將

此心放下儻亦孟子所說求放心之旨否乎韓
生國保又問其嘗於其心放時每用收攝未知
收攝工夫果是否曰前因其生言收放心故余
謂收放心不如放下心蓋余嘗收放心矣其狀
苦又嘗放下心矣其狀其竊意心本耳吾何爲
苦之于心放時每用收攝不知其苦如何孟
子放心之放與放下心自不相蒙然學聖言求
放心而不言收放心更宜較勘因何心放於何

共發編

卷一

十一

處求之且士或認意爲心認定氣爲收心不可
不知也

丁生維貞爲生世平問終日茫昧不知心在何
處何以識得自已真心曰子不安於茫昧而舉
以相問此即子之真心可以識得矣此後有所
不安者勿欲勿爲當有豁然時

共發編卷之二

天下事不必已爲之亦不必人爲之名不必
居之亦不必已避之

有心於貧與有心於富同有心於賤與有心於
貴同有心於死與有心於生同

金石無知之物然石能感金而致之其氣通也
上之不能得民其氣不相通也夫氣依乎志志
無機而鷗鳥仰志有機而父子離

共發編

卷二

二

惡惡不可動氣

百年之後公卿之富貴成虛元會之終雖堯舜
之聲名亦泯此足以破塵迷然君子脫落名利
初不爲是也彼以性分在己焉用聲名所喻在
義利自不足動之

伊尹相湯之業何等弘大使非三聘則亦終身
有幸而已略不怨悔

忠君孝親安民阜物辟邪讎食渴飲寒衣暑葛

隨時行之而已飲食不求人知而忠孝求人知惑也

以不好名爲名辭利爲利然則名利關何時打破戒之哉

孔子食不語寢不言於鄉黨恂恂不能言成事不說遂事不諫不可與言不言怪力亂神不語利命與仁罕言言未及之不言未見顏色不言非禮勿言然則一日之間言時少默時多儼然共發編 卷二 二

訥言慎言耻言謹言不出言惓惓爲戒曰予欲無言學者終日喋喋支誕不羞而欲幾於道胡可得也

心如水水體本平激之而後有波顏子不改其樂只是心平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古人只要了得天下事不見才可名故不見才名在人又何必才名在己晨而興著衣納屣鹽漱飲饋應人立事裁成萬

物恭養天地嚮晦而息擁衾就枕事有大小總謂之道

空洞之竅何以能聽萬聲半寸之睛何以能察萬色片許之舌何以能知百味故體有大小理無間隔

小心即大勇

禮莫嚴於祀神觀君然必獻福舞蹈可見人之相與貴情意浹洽

共發編

卷二

三

秋深覺寒可見與天地同體人人俱寒可見萬物同體然合下即有萬物便踏實作一體做蓋既知萬物一體便當有安排萬物之方略乃爲實學

天載無聲無臭然離却有聲臭者何處安頓講學愈精則愈粗愈高則愈下故聖學爲庸行如赤子而止

用人之公者不避仇不避親亦不避身趙文國

曰無踰老

一介不苟方是廉邱證在臨財之際一毫無私方是公參驗在發念之時

遭人之唾罵斥辱皆我大得益處

漫天漫地俱是氣俱是理俱是心俱是性俱是天俱是我所謂真我

學問毫無倚借至虛則神惟無欲乃得之人之性由天而生然此性乃天所由生也

共發編

卷二

四

怒殺一蟻即可以坑長平之卒貪取一粒即可以奪萬乘之國

學問只要個真匡天下如桓文讓千乘如仲子只一假便壞盡聲為真而有過不為假而無非無刺

奸其奸於善暴瞞惡其惡於竊仁義苦其苦於不知學

聖賢用惡處亦是一體

幸而為人失其所以為人幸而為官失其所以為官惜哉

心之在人雖夢寐而未嘗斷息常動故也雖酬應而不可朕兆常靜故也

饜肥甘者愛其口而忘其腹愚也甚矣瘠人以自肥其愚亦猶是也

田獵樂事然古人以之練兵也故行政者因其情導其機使民樂為之

共發編

卷二

五

飲食不入於口終不知味學問不體於身終不悟

問通於心曰適於已之心

夫人也天地所生然亦各生其生者也第謂天地生人曰天地之前無我矣

以聖賢之道為口吻之資罪之大者故空言不譚泛問不答氣盛者勿與辨

神氣常要氣定

經世以世不以我與是謂出世若杜門却庸然
蕩禮法曰吾將出世僅棄世爾

有與胥隸爲比鄰者素相善也一日有事於公
主司怒焉命胥隸辱罵之斥逐之既竣事而遇
胥隸相善如故或曰杖辱汝斥汝者曰夫有所
受之也何異乎行使止尼亦有所受之孟氏之
不較臧倉也孔子曰命也命合如是公伯寮果
得不爾奚以較爲

共發編

卷二

六

從人于井君子嗤之曰腸阿人與之同陷輕言
遭噬愚亦顯此故事求可功求成非漫而已陷
身陷心陷德陷業入井之途多

易稱易簡聖惡隱怪儒者曰道在庸而已亦何
爲矯矯激激自異也誠然哉然一介不取與行
一不義得天下不爲不易簡也乎晰我性命非
隱也守我藩籬非怪也人汗我汗人醉我醉貨
利可逐聲色可滿曰我不立異也可乎哉

晝遊雖樂不聞過夜而悲春景足嬉豈至途冬
而惡何者安於時也時有順逆何異晝夜春冬
而情逐境遷乃致愁苦亦惑矣故智者順亦樂
逆亦樂宵亦稱良何擇乎晝愚者逆亦憂順亦
憂冬則凄凜春景無陰

有人焉歆鼻眇目衆稱二醜惡其醜也而寢項
乃稱三醜膺餓肋勞者苦哉而戚其心是增一
苦也或告乙曰十年且死則計日歡笑迫期而
終告丙曰十年且死則晝夜悲啼迫期亦終等

共發編

卷二

七

終耳歡笑不爲得哉
獸不慕走禽不慕飛而禽翔空獸奔壙實其故

也禽慕走獸慕飛終必不獲其慕慕焉夫兩目
之視不如四之明也然誰則慕四目者生既如
是慕之無裨耳窮通天壽非定於有之始乎
而役役外羨不亦愚哉

箠楚加人瘡瘍起膚莫不望其速竟異痛之歟

思難既往而追念嘆悼是貧賤之常而思難無已時也故飢破不顧有言哉

既生為人須異禽獸既生中國須異胡虜既為男子須異婦女既為主入須異齊民若由腸毒手厚顏厚志又何異焉

智者以天下為一體愚者以一體為路人智者流百世之芳愚者快一時之利智者保其耻愚

共後編

卷二

八

者棄其良知者觀愚如醒眼觀醉備嘆其醜愚者觀智如穢中觀麝不悟其香

戕多命以充口腹我甘彼苦疲衆力以恣盤樂我逸彼勞奪人財以厚家業我肥彼瘦凌人弱以逞剛強我伸彼屈彼則何辜我則何忍怨毒難解惡業難銷

夫道不可難言不可易觀目前者是何難焉終身不知何易焉難之者怯易之者驕終成千里

夫學隨事可盡隨時可盡隨地可盡隨分可盡外無待越內無容減當其見在不乏毫釐

性者理宰氣而寂心者理乘氣而活意與事則氣運理而顯諸用

以未發之中為根本以萬物一體為規模以改過遷善為工課

君實厚我我勿薄民實親我我勿疎天實大我我勿小

共後編

卷三

九

忠告之益每及於虐懷之士儻無此語吾有溢志乎

于進之謀不商於守正之士儻聞此語吾有隱愿乎

一日夢孟子答問人之問余謂二友曰孟子此時胸中一無所有與孔子空空一般只因人問及乃答出許多議論是夜余又夢與二友各出所有相抵為戲余視二友所無者以余所有之

物出之將窮之也然一友忽有此物焉俄而一友亦有此物焉出於余料之外遂大笑有無妄可預定哉人之智慧固旋生也孟子本無也因問而有二友本無也因余而有或者鬼神之通余乎教以致匿靜之體以應感乎

鄒座師曰千古聖賢命脉全在一仁字又曰人須是見得此身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卓立於雲霄之上則物不能屈又曰心在人用之小則

其發編

卷二

十

小矣用之大則大矣又曰天德王道是一事總

一學問

聞耿淑臺先生常恐陷人於有過之地

天下有孝子則人稱之有忠臣則人稱之然未聞以慈父稱人者世人亦未有以人不知其慈為病者且人未有稱赤子以孝而赤子亦未有以不知其孝為嘆者故不知不愠之君子慈親

孺孝之等閑

李明晦曰為人所妬是不如人此言可味
幽明有間仁之枯也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從何處來

竊嘗疑鄭衛之詩果爾奔者之口吻孔夫子列之國風中令經生學士朝吟暮誦何也其以為戒乎崔氏傳本豈不可戒世之大儒胡不錄昏夜乞哀且可深耻况白日乎

其發編

卷二

十一

進德存乎勇

天分最不易得故孔孟之門人無能埒孔孟非其化誨不善若有不可疆然則質之近於道者可自棄哉

君之使臣如主之使僕僕役於主不敢不聽後臣用於君不敢不聽用非求之也有重荷焉受主命荷之而已營營求克後志不在荷也
有集青雲子疑人以不肖無所信未乎其可一

念校至誠能動物聖賢垂至教勿以忠見疑而
以不忠報因人之見疑而味

敬於無意之先以待意意起如是意過如是

世之所難莫難於爲其事而不居其名莫難於
共事而無爭

忘親之命可以爲子乎忘君之命可以爲臣乎
忘天之命可以爲人乎

明道無待行道無待時時道在時時明在

其發編

卷二

十一

時時行在

孜孜方有入悠悠終無成念起而勃念過而消
電光雖屢安能成照

聖學事四個字一曰任二曰奮三曰恒四曰成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與我同類

者

君子依乎聖道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庸人能

之

種樹者培根非僅剪脩枝葉爲學者盡性豈僅
補耳形迹

無不是的天何怨無不是的人何尤

耳順故邇言好察眼順故堯與人同

邇言必察庸行必謹總見日用皆學必待耿論
奇行方究心乎是爲學之時無幾也何云時

習

天眼極明天耳極聰天美極周天網極密君子

其發編

卷二

十三

知天畏天

天恩難報君恩難報親恩難報衆恩難報君子

知恩報恩

古人之書不可不多讀但靠書不得靠讀不得

靠古人不得

玩惕了一日枉却此日因循了一生枉却此生

方怒而觀理不若謹於未怒未怒何以用功只

存本體哀喜皆自然

未發何以觀氣象曰觀中曰中不可捉摸何以
觀曰觀不可捉摸者曰不可捉摸何以觀曰不
捉摸便是觀

害治不但小人不但小學者學術不正每為世
病亂之生亦多坐此終日譚孔孟而合孔孟之
脉者鮮矣功利辭章無俟論也

世之仕者未有不升堂之求而先求聽訟者而
辨學者乃反是

共發編

卷二

十四

問良知為法門今且成套欲別更一語何者嘉
曰任拈皆可

妙解難憑擔任難憑願心難憑熱腸難憑

言多尤多事多悔多譽至毀至利至害至

心者性之靈非有二也理者氣之妙亦非有二
也

問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何無安逸時曰戒懼就
是安逸非有所戒懼也

問憤與樂曰憤處就是樂處是喜歡發憤即是
天行健日昃不遑文王之憤繼日待旦周公之
憤孔子憂楹以前當是如此故曰不知老至

學者但從論語頭句起行得一句天下之事畢
矣又不然但憑心以動心所羞耻不為天下之
事畢矣

能言不能行誕言耳可言不可行其言耳故君
子之言能行可行者也君子之行已可行人亦

共發編

卷二

十五

可行人可行已亦可行者也

處膏潤正可勵操而不免點染如入寶山空手

歸

士有三難對境難認不是難任事難

伊川折柳之諫不如孟子好貨好色之對

潘雪松先生每謂學者須有堯舜君民之志又

常令人求良朋相切磋

倡奢侈之風者不仁

八編卷之三

學問不由本體不由仁義行終不滿入手
是辟之學射者學方即望的研究修持
體設須知憑何物研究修持

有為生於不為有為之意則不能為矣

無善無惡斯言自精性善之旨原不相左鄭文

莊曰無善無惡斯為至善得之

輕言出口囑人勿洩孰與於默

未發

卷三

一

野體則尋親人皆知之然不知此體即萬物一
體之體即心性大體

詩三百蔽以思無邪若但謂善感發惡懲創春

秋豈不更切益涵咏諷誦溫厚和平性情得其

正故思無邪詩理性情以此

靜則六合俱靜動則六合俱動

求人知無可知矣求人喜無可喜矣求人敬無

可敬矣求人用無可用矣求人交無可交矣求

人譽無可譽矣求人信無可信矣

疆食不甘疆突不歡疆交不固疆言不入

祖父之遺子孫公用之天地之遺天下人亦當

公用之而貧富不均或至餓死可嘆也均之者

人主事也

三宿而後出晝是孟子學問得力處一介不與

人是尹學問得力處

孟子不受齊王黃金此不足為難其難在受薛

未發

卷三

二

宋之金乃知區區謝康叔小耳顧匪可助長

以事迹定善惡不得顧源頭不同耳故聖人不

廢刑殺而鄉原以忠信廉潔賊道

物情室務皆學之事田農市賈皆學之入蘭芳

蜂義皆學之益街譚巷語皆可該道之全

偶見几上橫硯几下火盆謂此皆心也又據案

講萬物皆備於我謂此案亦備於我

入闈求科第科第成則暢然可迴不則雖不得

不迴然而未可也入京求官官成則暢然可迴
不則雖不得不迴然而未可也出世爲人人成
則暢然可迴不則雖不得不迴然亦未可也
以日之出沒爲晝夜世人見耳試登日觀峯乎
業已杲杲下界猶夜未晝已晝既夜不夜日無
有無可擬生死生理如日人知日輪常在故不
憂夜故可夜不知生理常存故怖死故不可
死

主發編

卷三

三

人臣得罪於君被誅殺怡然受刑不動色者衆
多稱之其實非也思大杖則走之義安得恣然
不介意乎

毀譽得失生死乍來爲儻轉盼成陳焉用滯
滯

搜玄窮隱譚天論聖其思如毛其口如河若非
實有諸身一毫不濟於事

天未欲平治天下人故舍我如欲平治天下誰

其舍我不能違天也孟子信天

代人結構者其入感而謝之天雨露足奚以言
謝小惠得人亦似此

有積粟者人疑其得諸農得諸商以爲精以爲
惡彼亦忘其所有及精惡而問人士之寃性於
典籍者頗類是

君子齊人已故利有時不辭况辭害乎不利人
以無况害人之有乎

主發編

卷三

四

問學曰大學首明德中庸先明善孟子始智大
都言覺學者覺也

惟知故止惟止故知然知則六合內外瑩瑩

片止在何處賢有止聖無止聖無知故無止孔

子生知乃云無知文王敬止是爲無止

末學者患在徂於卑近無志於高遠既學者患

在侈其高遠不知其卑近

橫之臆見不準以先民之程爲其可局之成說

不衡以自心之明奚其可

不言白而行墨不外盈而內歉不色明而裏暗
夫是之謂實勝

一動意而審諸一啓齒而審諸一舉趾而審諸
夫是之謂謹微

有一等人有一等過下等以爲善中等或以爲
過中等以爲善上等或以爲過

有一等人有一等見衆人只見己是不見人是

共發編

卷三

五

聖人只見己不是不見人不是

或問友曰勢利之場無友須道義之交乃有
之

勿輕受德勿輕作緣勿苟邇勿苟昵

君子之爲善不自知其然小人之爲不善亦不
自知其然利在前則趾舉非有心舉之也害在
前則趾却非有心却之也蓋血氣爲政往往觀
驗皆然不爲君子而欲無小人之行可得哉

天子以四海爲身諸侯以一國爲身士以一家
爲身身之血氣乖亂則疾疥瘡疥諸苦生焉養
生家調氣以心故治天下國家者治之以心而
已

君子知微故曰休謹於微天下無事矣

宋儒曰一草一木皆有至理此言非過草木之
理與吾身之理無二但不必逐草逐木求之
文成亦欲向內耳

共發編

卷三

六

寡言則心靜

衣冠高卑短長時尚每變迴視昔日所用亦自
訝之然當時奚以用習見移自也故習成移見
成障習見之累大脫習掃見可言學矣

行取候命遲延日久爲道而留者上也爲道而
去者次也無所爲而去者三也無所爲而留者
四也

醫家不必藥奇惟求病愈又曾見醫家有病

人轉求別醫惟期病痊乃不自用若醫世如其家肯自用哉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問耕於婢問織於奴為失問以奴譚織以婢譚耕為妄譚

寒時望春春來冬去暑時望秋秋來夏往月中則易酒酣則散官高鄰退年高鄰衰望高矜高皇知藏不嫩乎

渡大江而後知所儲木非枕才也登峻阪而後

共發編

卷三

七

嘆腐軸之致敗也晚矣柘柳出土而以爲松柏聞矣

甲漏言於乙乙訐而誅之乙之尤哉甲之尤哉

達人辭名清人辭利讓名者達讓利者清何損不讓讓言讓氣莫若讓時五十之齒讓渠三十

年其亦休矣

胡東渠先生貧無積粟零糴以食或請其乘駟

多繇笑曰逢貴喫貴當時若云無錢便似炫清且人不之信反費啾啾矣前輩老成可法

聖人能從心所欲故不踰矩世人大槩違心耳世人所從者意也

言人之過聽者亦厭之何必如是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命無不正者受命即受正也非正即非命也人自立巖墻犯桎梏天奪命之立命之犯

共發編

卷三

八

父母之慈自根達枝故易子孫之孝由枝及根故難是以治水浚源爲學務本

譚風水者謂祖父葬之安妥可以福蔭後人然祖父生前或置之不得其所枯骨且相流貫盛衰繫焉况生存之體乎祖父向隅而悲墓享與

隆必不得之數也

講學之患有二高曠者決防維而脫倫常之維謹飭者守局曲而遺聲臭之先有本有末方爲

士人之患有一未志於學者溺習染而其心於凡陋既志於學者徂因循而隳功於半途有初有終方爲學之成

在我者至大至剛塞天塞地失其大而不勝小失其剛而不勝柔天地不相關此孟子之所嘆在我者至富至貴可愛可求忘其富而自謂貧忘其貴而自謂賤愛且求於外此周子之所

共發編

卷三

九

憐

人能言鸚鵡亦能言聖賢說道理衆人亦說道理差在何處

士其服士乎士其身士乎士其心士乎士其志爲一剖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若曰天作孽則猶可違然天未嘗作孽也人有作孽耳何可活哉自侮有毀自伐皆有作孽也天何嘗作以侮

毀伐之禍哉

衆人是聖人臆情莫虧理心同意不同俱諺語俱至言也

本有本末相連不斷學之本末何以異此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有培也自覆也生意洋洋受者受不受者不受天無心也無爲也物如地天如水流行坎止

人大抵自滿大抵好教人而不好人教會記鄒

共發編

卷三

十

座師聽後學之譚連連點者渠講學半生何取於後學而亟許乃爾此其虛也

火不可見道亦若此世人日用火鮮知火者

生理無所不在謂几案器具非生物可乎明眼人當有觀也

今人睹鳶魚則興飛躍活潑之思鷄犬當前不免成厭向稱活潑者想像書冊而已

遇瞽者思夫子之矜之而矜焉蓋胸中影子爲

之耳聾跛且途瞽心偏是漠然無與踐迹之不能充類也

聖諭六言徹上徹下世所撰解多質第爲齊民設耳士人解此則當深究如講孝徹孔曾之訓生理原性命之初作爲充知非之盡尚有餘道哉

孔門所謂小人非盡如世之所稱惡人直不大耳然已不齒於君子矣

共榮編

卷三

上

不見知而悔由其自見好處履之爲庸不知其好不知何悔唐虞揖讓尋常孟酒當無異視然孟酒揖讓原無兩心

中庸難能人知中難不知庸難非刊落名利意識之盡者未足語此

與人爲善者我與人共爲善非但一身伎倆而已喊呼者合衆人之聲則聲大舉重者合衆人之力則力大爲善者合衆人之善則善大

心不在焉是謂之放不在天下不在萬世亦謂之放統覺即在是謂之求其求徹天其覺徹天其藏徹天其密徹天

大曹司屬俱冠以清吏重可知也府州縣牧民之長俱曰知民隱不知其職乃溺

共發編卷之四

舟中人衆休爭渡海上風高且暫留因往
海被溺題此示戒然處世可以類推衆
禍蒙藏焉不察勾萌蔓將無及故大樹將軍不
妨獨後山梁色舉見許以時

曾曰動容孟子曰生色容色學之徵可以證人可
以自證

理義之於心其木之於木乎闕則稿其砥之於

水乎闕則鈍

病不可與藥危至人不可與言禍至

承家之主與勦家之主異既非手營難期周計

必藉忠僕爲之營護守成君臣似焉有其負之

焉道其責

農有農之術賈有賈之術仕有仕之術不可同

也

莫之爲而爲者天也人生於天則亦莫之爲而

爲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性原於命則亦莫之致

而至夫人也有所爲而爲有所致而至便是李

放桃花非其質矣故率性爲道莫之爲莫之致

也中庸譚道妙在率性二字不學不慮不思不

勉之本然也人人如此聖人常如此

是丘也明指其身俾二三子觀之我固在此何

隱之有衆人舍可見之聖竟不可見之聖安得

不疑隱

天生德於予德不以順逆生死爲存亡桓魋其

如予何彼能加害者不過我之身而已庸足介

乎匡人其如予何亦同若曰文王雖既歿文不

在茲乎除非天欲喪斯文則後死者不得與於

斯文然天終不欲喪斯文斯文終在我身存亡

何妨此之謂齊順逆了生死

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看得有命謂性可也

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看得有性謂命可

也

賦稅取民之財必先足民之財足民之財必先
節民之財節民財必先自節徒言取而已乎驅
之亂也

問本來面目曰此面目天同大勿令小若小耶
非本來此面目明淨若水光明宜朗勿令暗若
暗即非本來此面目無迹可指何處爲耳何處
爲目何處爲口鼻勿執着若執着即非本來

朱熹編

卷四

主

問道心人心曰性生心生意性生之心道心
也生意之心人心也論其本體則曰道心冲漠
無朕故曰微以其在人則曰人心可以聖可以
不聖可以不狂可以狂故曰危病人介存亡之
間曰危非必亡之謂也辟之朝印自是善物付
之於官曰官印無所不可矣然豈二印哉

天可知乎哉知天者幾人哉無得而知故無得
而名法天者於何從事汲汲於知汲汲於名何

若汲汲於不可知不可名不其大乎

盤銘曰新惡染也醒人醉寤人寐生人死染爲
之非有振拔之志鮮能滌者孟氏云載胥及溺
此之謂也

容人者樂寡欲者逸

未明求明既明保明求明者目瞽求醫不啻也
保明者病殆保命不啻也

昏我智者利乎喪我人者利乎我之毒也而嗜

朱熹編

卷四

四

之乎

愛親者愛日自愛者愛日親衰愛之日短身衰
學之日短其皇皇等也

孔子夕可曾子免夫汲汲蚤圖哉既不可鹵莽
幸與亦不可甘心遺悔烏得不惕吁念及此諸
不急事堪休矣

諸不正皆險險則禍免於禍者幸然未嘗免七
尺之夫而居於幸是禍矣

夜卜之夢寐系其卜夢裏將魂如何知死去遊魂如何令人有猛省處

問虞思之功曰在正心得其官乃能思乃何思何慮

千般取費皆由於口一寸遊絲莫挂於身

休教人不過意休教我不過意

生事不如省事一悔難容再悔

身有存亡性無生滅然身亦無存亡三五還之

其後編

卷四

五

三五何存何亡

心彌六合身僅七尺然身亦不止七尺天性如

彼其大形色何得獨小衆聲連耳衆色連目衆

器連身聲連聲色連色器連器直至天外形且

如此而况心性真是洋洋然嘻譚及此瓦礫糞

土安得不爲之所

當下就是只爭個覺爭個任覺且任無餘事

矣

爲學須有不容已之意方可集厥成然在得趣

太極圖教人轉看上去見人可理而生乃知罔

生爲幸免世僅以氣聚氣散爲生死而已

人之生仁義禮智信金木水火土心肝脾肺腎

一齊俱到

必也視此身亦若一人宛從傍觀之過當量焉

不寐於彼人固然然此人亦然過彼人侵犯此

人亦爲彼人不快意其庶幾乎

其後編

卷四

六

必也視此身若非血肉宛是一團氣視人物亦

然宜慈悲通達合併其庶幾乎

大凡落在言辭便須字樣觀貼要在善會假如

正仁止敬止善只是仁而已敬而已善而已非

有一仁敬善又去止之也

保世其要於足民與化其先於正樂

問士何爲必曰希賢問希賢何事必曰希其篤

信聖人問信聖何事必曰信聖同天然則希賢

希聖希天乃一齊事似有階級而實無階級先
正且入之說固可釋

憑德性乃合天則意氣易盈易涸變化氣質
極難若知德性氣質不隔則氣質可化德性
用事

終日言政而不及化文中子憂之吁言政者亦
鮮矣

蔬糲之食無慚於口綿布之衣無慚於身亦浩
共發編 卷四 八

氣所由生也

吾今知八行之始於孝終於耻所關大也聰穎
才藝踈於本原終至敗顛棄耻者棄身不以耻
風禍世也

吾今知大節不奪者之果難也利害未如毛輟
茅靡矣喪元在壑志不可奪彼何人哉

福莫福於聞道禍莫禍於炫長羞莫羞於非
分

排之使卑可免非分之位奪之使貧可免非分
之財訕之使無名可免非分之譽罪愆既消襟
懷亦適

細民蠻人亦有盆我處戎夷鳥獸亦有愧他
處

謹厚之士衆稱矣孔門猶不與也鄉黨自愛無
咎矣孟子猶不許也必也學道乎匪是無以
立

共發編

卷四

九

營營于進屹屹黷財陳龜筮而問得失神其告
之乎甚且賄神矣祇貽之怒吁凡事勿貽神
怒

陽長徐徐陰長徐徐大和網緼天道也故拘迫
匪以進學和舒所以宅心

昔賢云爾知我知我知匪爾知比爾知猶有爲
者我知必不爲矣曰我有未知乎曰未之知也
真我真知必不爲

世波多狀若非從事於學湯漢苦人學乃無能藏

既云當行行無停咎既當止止如截鉄剛者若是勿云姑且姑且兩字斷送幾多人

聖路顯然聖門洞然聖室燦然欲見聖乎爾身即是

精注石穿神凝目返志學似之餒極肯食疲甚安枕嗜學似之溺人拔岸戰人格虜力學似之

共發編

卷四

十一

如是方成

出處輕而臣業衰取予泛而士節墮

幾露如毫末明者燭彊者斷諸悔杜焉

倚着不化聖學邈矣包函不廣天人判矣

言者以進德而立業聽者以腴聞而藻辭是

以學無成教無裨交無終書曰敬遜務時敏

厥脩乃來

共發編跋

蓋聞五常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大曰天地君親師五常之有友五大之有師猶五行之有土也此豈直搦管雕蟲闢奇靡焉賴師友哉曩洙泗以文會友正以友輔仁仁人心也生機不息纖翳不點人人本具此體故以不識一字凡夫亦可立地學聖奈積染成迷匪

共發編

跋

乙

遇真師指授而著察且懣懣乎行習無

當於學脉矣幸際

河東曹先生真切定靜威重坦夷蓋晉自

文清而後直引聖道爲已任者海內屈

指

先生今治淮七載諸所犁然興革湛然冰

澄皆實學也政暇率淮士會講安定祠

中旣命禮爲會約士鱗集傾聽乃聽而

疑疑而思思而辨久久諸生彙所問答
語為帙

先生曰余語都忘之矣則何不彙所未嘗
語者第

先生以無言而傳諸生不能無言而述此
共發編所由請也而

先生望道未見寓於與人為善之中者如
是大都

共發編 跋

先生之心貞純篤至環視戴圓履方含生
負氣一有不獲其所即殷殷引為己責

先生之學不立門戶惟自庸言庸行一之
乎孔子圓滿充足我經世而一無我心

先生之言不為可駭可異眼前提點人人
思奮而精霧神理之自溢此何也

真即仁也仁即千古之學脉也

先生留千古之學脉於淮而况鷹揚有會

節孝有會又復爾爾今應

內召行以實學纂

聖明需家字田視化止藕湖允翔洽矣茲
而後諸生儻以有待而興倏以無待而
歇試觀此約此編繡之梨矣得無兩澤
相依日以輔仁凜如躬侍函丈求所以
不負此生乎斯可不負

先生

共發編 跋

萬曆二十六年孟春月土元日淮南門生

譚大禮頓首謹跋

共發編後跋

崇烈從學

曹先生於鄉塾於官舍久矣有士
無言深言淺言耳盈心決易大
却憑本體為流行直達天載
之隱而不雜家常倫物之近不

跋

較矩繩尺寸之纖謂精粗表裏
上下無不渾合也謂古人公人善
美無不可資也謂一民一物無不
可愛也謂毀譽窮通順逆無不
可恣也循之可據可依究之無朕
無際也頃得共發編讀之則

先生並仕之初訓誨淮北人士者大

都如斯蓋

先生蚤歲嗜道業已得其要領欣
以學以教恒如斯也

先生歆然不自足每謂弟子曰侯

汝輩學成再商崇烈不敢竊謂

跋

學不外此惟日尊又而已高明君子
當自能辨之

門人呂崇烈頓首謹識



共發編四卷

山西巡撫
採進本

明曹子汴撰于汴字自梁安邑人萬厯壬辰進士
官至左都御史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乃爲淮安
推官時講學安定祠內與門人問答之語其持論
多涉元妙如譚大禮問無我相之旨儒與禪宗將
無同于汴答云若天地萬物一一聯屬於我斯無
我相矣然天地萬物亦無相也以相觀天地則如
彼其大矣以相觀萬物則如彼其衆矣安能聯屬
於我故幻相非真真相亦非真而無相者爲真夫
墮禪者非也避禪者亦非也無真而未嘗無真無
幻而未嘗無幻無天地萬物而未嘗無天地萬物
財成輔相種種現在烏在其禪與不禪云云是坐
儒者之皋比而演釋迦之經咒則何不披緇而開
方丈也

剩言十七卷

〔明〕戴君恩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剩言十四卷》提要

剩言卷之一

臣

抄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一

吾輩學問，先須識所學何事，所問何事，此處摸不着，認不真，譬如農夫不辨種子，雖復終歲勤劬，何益乃事。

我輩要做出世大事，須是發決定志，存篤信心，辨勇往力，不得以從前耳目聞見，參之不得。

剩言

卷之一

以此後成敗得失分之，只恁地做向上去久之，自有個下落。

君子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孔子之不知老之將至，孟子之夭壽不二，皆各有一件大事，超出知譽壽夭之外，惟日孜孜而不能已者，豈暇外慕。

吾輩學問，先須認得源頭透徹，源頭透徹，則有一分工夫，即有一分効驗，孔子十五而志於

學源頭已自透徹了故自三十而四十以至七十節次分際一一有個分曉譬如人詣京師出門起步不差一日自有一日程途與植漫索者自別

文章小枝也假使源頭不清則起承轉合尚不免於錯亂何況作聖作賢成仙成佛大事而源頭不清可乎源頭者何一靈真性是也

我輩日日讀書日日會人都要件件在自己身

剩言

卷之十

十一

上檢點若只一味充拓見聞周旋世故徒自疲役一生而已何益何益

或問好學之訓聖門不啻諄諄然好學之旨畢竟不曾直指出來豈學之所該者廣未可悉數所指者微未可名言耶曰固也夫子嘗稱顏淵好學矣而曰不遷怒不貳過則學之大略可觀矣然則吾輩不向身心上理會而徒向載籍中探討雖窮五車繙十二經以說於

學何相干涉

朱晦翁平生從工夫上着力故臨終教門人之語惟須要堅苦四字王伯安從本體上徹悟故臨終教門人之語惟此心光明一言乃知聖賢學有宗旨徹首徹終與悠悠浮泛者自別

剩言

卷之一

三

冬至一陽生自一陽而遞進之以至於六陽夏至一陰生自一陰而遞進之以至於六陰節候次第絕無凌獵天地之爲道猶必以漸進而況於學者乎

或問老氏所謂絕學無憂將不學可乎曰此爲博學多識者下一轉語耳顏子博文約禮是何等學欲從末由直是掃空絕跡非絕學而何

先儒窮理盡性至命之說說者謂只窮理便已盡性至命此恐不然譬如窮得忠之理必實

實去做事君的事。方謂之盡忠。窮得孝之理。必實實去做事親的事。方謂之盡孝。至於盡忠之極。而君心以格。盡孝之極。而親心以豫。方謂之至命。豈虛虛只一窮理便了耶。何之而非理。不窮理。不知其理也。何之而非性。不盡性。不知其性也。何之而非命。不至命。不知其命也。然未至于至命。不謂之盡性也。未至于盡性。不謂之窮理也。

刺言

卷之一

四

學道有三關。初關覺下手不得。顏之仰鑽瞻忽是也。次關覺歇手不得。顏之欲罷不能是也。上關覺措手不得。顏之欲從末由是也。惟孔子單刀直入。三關俱下。

朱子註學習章云。學之爲言。効也。後覺者必効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夫此人人具足。非但後聖不假塗於先聖。卽衆人不乞靈於聖人。何至取先覺之所爲而効。

之竊意爲當音謂言先覺所以孜孜矻矻者。必有所爲。後覺者能効其所爲。則學有把柄。有歸宿。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初者何。真性是也。先覺覺此。後覺覺此。千古學脉。無出個中。能於此中認識得破。方可與言學。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我輩正不必說不思不勉。且說得的是甚麼。中的是甚麼。每念及此。通身汗下。

刺言

卷之一

五

顏子仰鑽瞻忽之俱窮。幾於苦空矣。得文禮而始有持循。孔子終日終夜之以思。幾於妄想矣。反之學而始有把柄。今人學佛學道。說空說玄。抑豈知有爲正無爲之妙。形色卽天性之精哉。

有問下手工夫者。予曰。且做探討工夫。曰。探討與下手。有以異乎。曰。探討如問路。下手如行路。曾未問路。何遽行路。

講學之名自吾夫子始也然先之以德修而繼之以徙義改過是何等體驗其曰是吾憂也是何等兢惕今人乃藉之以標揭門戶號召徒與故宜其以講學爲諱也

明道先生嘗謂吳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無我果能明辨得不有益於介甫必有益於我至哉言乎其氣何其平其心何其

剩言

卷之一

六

虛今之講學者還有此意否

宋人之講學多從身體力行中來今人之講學多從齒牙口角中出宋人講學之弊不過意見之偶偏今人講學之弊乃至門戶之角立王弼洲先生云今世名豪士大夫骯髒不利時則講學骯髒不得志則譚禪要非得已予謂此語固勘破人情雖然我輩向上一着天機畢竟從困心衡慮中方纔逼得出來若一向

榮華到底更無些子摧折譬如蕩子遠遊迷戀飄蕩更不作故園風物想矣司馬子長云非困厄烏能激乎予於此道亦云

剩言卷之一終

剩言

卷之十

七

刺言卷之二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二

性相近習相遠習漸除性漸復

聖賢論性說個帝之降衷猶似高遠說個民之秉彝則最親切矣說個有物必有則則雖欲脫離不得矣說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則雖欲不猛省不痛悼不得矣真是步步

刺言

卷之二

緊切

孟子言性善實根孔子易繫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來然孔子是說陰陽初分造化原頭處先有是善而後成之者性是生而以前事孟子是說成之者性之後此性粹然至善是生而以後事微有先天後天之殊

氣之靈妙處卽性性之顯附處卽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氣也所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

一性也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

性不明若朱子氣以成形而理亦附焉一語

未免支離破綻在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性之本體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性之發見已完完全全盡出個性的真容了何等渾融何等透脫纔着於善便有個不善與之對矣纔有個善不善便有個無善無不善與之對矣乃知宋儒辨駁

刺言

卷之二

未免支離

或曰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然則性終不可言乎曰耳可以聽言說個聽盡之矣目可以視言說個明盡之矣口鼻四肢亦然若性則窈窈冥冥非若耳目口鼻之有形色渾渾淪淪非若耳目口鼻之有專管而又安所指名之安所擬議之曰語孟不諄諄言性乎曰亦不過就一時間難之語隨機應接而已

何曾單傳直指，卽曰性相近，曰性善，亦只是說個大端，何曾說是甚麼。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此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此所謂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小兒問心性何所分辨，曰：心是身之主宰，性是心之主宰。又問性與天何所分辨，曰：天是無

刺言

卷之二

三

聲無臭的性是不離無聲無臭的。

學者纔說着性命，便有弁髦事功土苴民物之意，直是貿貿。夫性字從心從生，是天生地生，人生物者也。既與天地人物痛痒不相關切，則此中之斷蝕也久矣。安得謂性？試看大學言明德而卽繼之以親民，中庸言天命而卽終之以天地，位萬物育曾有弁髦土苴之意否？

或問養心莫善於寡欲，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先

儒謂必先有個物在，方去養，方會長，畢竟是個甚麼？曰：此亦難言，只說個大槩，則朱子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所發的卽是白沙所謂養心先要識端倪，端倪卽是陽明所謂致良知，良知卽是既悟得這個明白，還要悟得養的訣竅。

橫渠先生云：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

刺言

卷之二

四

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旨哉言予，謂盡字有許多工夫在，但作盡性盡字看，自有理會處，非曰聰明之至也。

世界本自缺陷，吾性原自圓滿，吾輩不於圓滿處早尋下落，而偏於缺陷中浪生嘆喜，將無

太愚

世界須大眾撐持，心境須自己洗滌。

或問良知卽是性否？曰：良知是性上發出來的。

未便是性曰卽是四端之智否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從良知上發出來的未便是智曰四端既從良知上發出來良知何以謂非性耶曰性譬則無極也良知譬則太極也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卽性與良知四端之說也

不慮而知者良知也不學而能者良能也然則學慮有碍於良知良能乎曰否良知良能雖

刺言

卷之二

五

不由於學慮然而習氣漸深本體漸蝕廓清恢復豈得不由於學慮孟子此語特爲學人指點出個本來面目使人知得丹頭在此工夫在此究竟亦在此耳若云學慮便非則孔子不戒罔殆乎大學不言格致乎卽陽明不惓惓於致良知乎

只說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則良知良能尚摸不着說個所不慮而知所不學而能加一所

字分明有個在那裏了學人於此更能理會出麼

或問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與佛氏虛空頓悟之旨亦何以異予謂此中自有分別佛氏只主見性便舉一切而空之先生雖提良知之秘然謂之致已自實實落落使人向動靜云爲日用事物上密叅密証還究這點本體耳大學致知在格物卽先生致良知方子也豈

刺言

卷之二

六

與航空守寂等哉

王龍溪先生云良知覺處謂之復纔覺便翕聚得住不致流散謂之垢復者陽之返垢者陰之遇吾人知復而不知垢則根不固知垢而不知復則機不貞知垢知復方是太極生生之易愚謂太極生生之易卽道家陰陽升降之理周天循環之妙特道家有意於長生謂之交媾吾儒超出生死之外謂之弄丸其實

一而已矣

宋儒辨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紛紛矣何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語之簡至主敬主靜之語紛紛矣何如惟精惟一四字之直捷

人心道心總只是一箇心耳人心之覺照處卽是道心非人心之外別有道心在也道心之放佚處卽是人心非道心之外別有人心在也

刺言

卷之二

七

或問惟精惟一之旨予謂識得一字真方可與言惟精識得精字真方可與言惟一一是至獨而無耦至極而無尚至純而無僞卽所謂惟微之道心自爲氣拘物誘日習日深一之本體遂至樊然淆亂千岐萬徑不可窮詰聖人於是授以惟精工夫使之學問思辨詳審密証以求還返乎至一之妙譬之行路然惟一是究竟歸宿之處惟精則所由適於一之

路也

人心道心所爭毫釐絲忽之間耳於此處參究得透卽是惟精既參究得透自然一了百當人心便不足以淆之卽是惟一

遏人欲卽是存天理非遏人欲之外更有存天理法也譬如眼也去翳卽是還明非去翳之外更有還明法也

刺言

卷之二

八

矣

戒懼則不墮於昏沉慎獨則不至於掉放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可見工夫未可放鬆些子所謂惟聖罔念作狂也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可見本體未嘗漸滅些子所謂惟狂克念作聖也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順而修之者也忘於目則光溢無極忘於耳則心識

常淵此逆而修之者也及其至則一也

舜跖之分於利善固也何以却從鷄鳴時分路
曰鷄鳴是剝復之關剝復之關正利與善之
間也雖然一念起處即鷄鳴何必夜半之爲
鷄鳴而旦晝之非鷄鳴乎

從日用中理會得出便是真超悟從卑瑣處擺
脫得淨即是真高曠

分明香在梅花上尋到梅花香又無每誦子韶

刺言

卷之二

九

此語可想見孔顏樂處

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此邵子語
也釋氏云放下六情了無一念性地廓然真
元自見一見之頃往來自在何常不是此意
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二語可作
下學上達疏義

聖於文者欲於中摘其一句之佳者不可得聖
於人者欲於中摘其一事之善者不可得

人生自墮地來知識日開緣染漸甚薰蒸透徹

直入肺腑頓忘却本來面目自非猛發念頭
漸次掃絕未有不至溺喪之志歸者張子曰
濯去舊見以求新意薛敬軒曰須是盡去舊
習從新做起皆是探本之論

凡物之大者皆以無所不容爲大惟心體獨以
一物不容爲大譬如服也雖萬物畢照却纖
芥不容

刺言

卷之二

十

此道明白痛快歷歷現前然而昧者弗聞聞者
弗行行者弗專專者弗久嗟夫行者專者視
昧者亦迥異矣及其無成與昧者等耳曷異
哉

或曰章文懿謂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
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
敢問如何而能與天地同其體用曰必求之
天地則終無同之理矣中庸曰致中和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若是則天地萬物都歸吾性中矣。又奚止同其體用已耶。

或問學人工夫。應有漸次。絕無躐等。敢問入門究竟工夫何事。予唯唯。子言良是。雖然。下學而上達。恐亦無入門究竟之別。昔陽明先生云。立志用工。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猶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花而後實。然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幹

刺言

卷之二

十一

想。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澆培之功。不愁沒有枝葉花實。旨哉斯言。吾人亦只培養其根本而已。

或曰。夫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教人只是文行忠信。以踐履爲實地耳。何嘗談及玄遠。予謂踐履的卽是透悟的。除却文行忠信。更有甚麼性命。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譬如行遠必自邇。故已明白拈出矣。

天清氣朗。雲淨烟銷。人亦爲之快然。風雨霏霽。星月晦冥。人亦爲之愀然。所以然者何也。人之心體。本自清明。當其本體則暢拂其本體。自鬱耳。

陽明先生謂舜不遇瞽瞍。則處瞽瞍之物無由格。不遇傲象。則處傲象之物無由格。周公不遇流言。憂懼。則處流言憂懼之物無由格。先生此語。蓋孟夫子動心忍性之旨也。要之。不

刺言

卷之二

十二

無病。在先生以致良知爲學。良知爲萬事萬物根本。此際直下透徹。則一了百當。自然觸處咸宜。若使舜必遇瞽瞍。而後處瞽瞍之物格。周公必遇流言。而後處流言之物格。則天下之物亦紛願矣。一人之身。又安能一一而遇之。一一而格之哉。

七情之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薛文清云。吾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銷磨得盡。吳康齋語

門人陳白沙曰夜來爲家僮失一鴨怒而冒之遂不覺動氣治怒胡容易哉然則當如之何曰顏惟克已復禮故能不遷孟維持其志無暴其氣故能四十不動斯亦治怒之標準也矣

人知記誦詞章爲爲學之末不知躬行實踐亦爲學之粗最上一着不落語言不涉跡象自非上根夙慧人焉能領略

剝言

卷之二

十三

六經四籍治世之書也除却治世外應有六經四籍所未發之奧堯舜周孔持世之人也除却持世外應有堯舜周孔所不及之人

欲還本心須化習心人之有習心猶金錫之有鉛滓也金錫煎銷一分則有一分精光煎銷十分即有十分精光煎銷之極至於無可煎銷本體自復矣

莊子云殺生者不死即孟子性也有命焉意

吾師薛天谷先生云人生以前心在性中人生以後性在心中此語何等直截

剝言卷之二終

剝言

卷之二

十四

刺言卷之三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三

太極圖將生天生地生人物的道理一一譜出不獨挾聖學之秘抑亦逗玄宗之旨

周子太極圖原天以之人故其言廣大而精微張子西銘推人以之天故其言切近而篤實學者宜各寫一通置之几案時時玩味

刺言

卷之三

西銘二百四十餘字其大旨只是與天地萬物同其體而已太極說二百四十餘字其大旨只是原始以要終而已

太極圖說自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以前是說本體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後是說工夫西銘亦然自凡天下疲癯殘疾憊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以前是說本體自于時保之子之翼也以後

是說工夫完完全全徹上徹下真是宇宙間兩篇大文字

顏子喟然一篇自無而之有自有而之無當與太極圖說並觀參悟

或問陰陽動靜如環無端固不得以先後爲言然晦菴云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則陰疑在陽先矣而元公太極圖謂動而陽却在靜而陰之前且

刺言

卷之三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五德以仁爲先四時以春爲首則陽又疑在陰先矣予謂陰陽只一氣耳陰之流行處卽是陽非別有陽以與陰對也陽之凝結處卽是陰非別有陰以與陽對也故五德雖以仁爲先然纔舉仁而義禮智信已全括其中矣四時雖以春爲首然纔言春而夏秋冬已蘊崇其間矣然則陰陽之妙豈但不得以先後言亦不得以彼此言

截而朱子以爲未免作兩端事聖人不如此說恐未然也

周元公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楊龜山門下相傳只教人靜坐皆欲人從源頭處下手與沿波逐流者自是天壤

此性萬物皆備事理原不相礙我輩只須靜觀而順應靜觀則心無其心順應則事無其事適如其空洞洞之體矣何礙之有

刺言

卷之三

四

程子見人靜坐便稱其善學愚謂靜之一字是聖賢入道之階梯凡愚脫俗之寶筏但坐之一字微覺有病靜是如如不動之真體惺惺常應之天機行住坐臥無之而不妙無之而可離者豈專以坐爲功哉

靜固靜也動亦靜也此語固爲極至終不若靜中有動動中有靜之爲透亮蓋吾人一日十二時中非動卽靜動時則不勝紛逐靜時又

不勝昏沉若識得動中靜何紛逐之有識得靜中動何昏沉之有孔言知止佛言寂惺道言玄牝其吾人起痼之要藥回生之大丹乎湛甘泉先生云閑處有真忙忙處有真閑始知真閑忙不在閑忙間予謂識得閑處忙纔可以閑得不然其不入于昏沉者鮮矣識得忙處閑纔可以忙得不然其不流於掉放者鮮矣

刺言

卷之三

五

靜中自有一段靜工夫三教聖人各有密諦故公孫丑以不動心奇孟子而孟子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若曰空空只一個不動心這有何難卽告子先我不動心矣我則有道焉道者何也卽所謂靜中一段工夫也在孟子則持志養氣是也

鄧豁渠云專去煩惱垢盡理明此小乘教煩惱卽是菩提事理渾融此大乘教只主見性煩

惱菩提俱皆分外此上乘教旨哉言乎開尹
子云道雖虎變事則驚行我輩自是由小乘
而大乘而上乘未便一蹴而至

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物物無其物此了
手語也初地人習染既深鋼蔽既久須是漸
漸收攝漸漸調伏久之得個入路乃不爲所
汨沒也

人知向動中討靜爲煉陰之密諦不知向靜中

勸言

卷之三

六

討動爲迴陽之真機動中討靜是爲歸根靜
中討動是爲復命

或問靜中工夫如何做曰雖說工夫大端亦著
力不得然則將如之何曰堯舜之允執厥中
曾子之誠意正心子思之致中和孟子之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這便是靜功
榜樣

其靜也專故常靜常應其動也直故常清常靜

差一專字直字動靜之旨益透

致虛極陽之所以通守靜篤陰之所以復

蔡虛齋嘗言吾始念一靜字既又念一虛字覺
安便不費力此固虛老得力自證之語要之
守靜則虛自致虛致而靜始真是一非二豈
得作始念既念岐哉意虛老初時只見得靜
後來乃覺其虛耳

羅念菴云周子所謂主靜乃無極以來真脉絡

勸言

卷之三

七

其自注曰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
不得無然畔援無然欣羨莊生所謂混沌者
近之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個
幽閒暇逸者便可替代爲此物也旨哉斯語
直將個中真消息了了拈出在人深研而潛
會之耳

謂性卽理也不如謂理卽性也之爲圓通猶謂
人心仁也不如謂仁人心也之爲直捷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如何是心如何是仁如何是其心不違仁惟顏子自領之惟夫子獨知之而已

四德以仁爲元固也愚謂仁是統體超然獨寄於義禮智之上不當並列而爲四德也

解仁曰愛之理不若曰生之理菓核之種曰仁以其生機之存耳肢體之痺痿曰不仁以其生機之不存耳天地之仁不可得而形容也

精言

卷之三

入

而易以大生廣生名之則謂仁爲生之理誠不易之論矣若愛特仁發見之一端所謂情也指其一端以該其全體可乎且仁亦有以不愛成其愛者如好之必有惡恩之必有威春生之必有秋殺陽舒之必有陰慘是也至昌黎氏竟云博愛之謂仁何哉

仁卽是性非性之外更有個仁猶之水卽是淵非淵之外更有個水中庸謂率性之謂道孟

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可悟仁卽是性

或問先儒謂切脉可以體仁不知脉是仁乎切脉的是仁乎愚謂此皆不必太著大抵程子之意只見得人之氣脉周流一身更無一息少斷若有一息之少斷則生意更不相貫屬仁之體亦若是而已此君子所以無終食之間違仁

精言

卷之三

九

程子云仁道難言惟公近之宋人遂奉此語於壇坫之上以爲直指仁體最爲親切愚謂公亦只是求仁之方耳豈便是直指仁體但世知駁周子愛字之爲窄不知辨程子公字之爲寬此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

萬乎若陽春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二語形容仁的意思極妙

無元做亨利貞不出無仁做義禮智不出譬諸

草木必先有一段薰蒸醞釀的元氣在內然
後萌芽滋長枝幹茂盛根抵完固不然能自
生自長自成否

只一仁而此心之全體大用已完完全全無所
不包矣曰恕曰公曰禮曰愛皆仁之流行曰
禮樂曰法度曰齊治均平皆仁之充拓故學
者先須識仁

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心我輩亦不無但聖人

判言

卷之三

十一

念念充拓得去我輩覺接續不住耳所以孟
子有知皆擴而充之之說

孟子曰仁人心也一章說得最爲完備仁人心
也是指本體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是指工夫中間曰放其心而不知求曰哀哉
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其心而不求反反
復復說得恁地悲傷真是婆心親切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爲仁也只爲私

欲錮蔽遂與天地萬物不相干涉孔之所謂
克己孟之所謂強恕周子之所謂原始程子
之所謂公都只是完此天地生物之心耳

仁之於父子也此語亦微有病仁寄體於乾元
之先流貫於四德之內覺君臣父子賓主之
間微有纖毫非仁自是硬濫行不去譬之四
體既已不仁豈能運動要之孟子此語亦姑
指其大槩云爾不曰仁人心乎

判言

卷之三

十一

或問惻隱二字之義愚謂惻是此心惻然不忍
處隱是隱微也發於中而口不能言之動於
天而已亦不能知之故不徒曰惻又曰隱
仁道至精微却至切實吾輩須是從身體力行
處細細理會勿只向書冊上作訓詁語也
知水火之不可蹈則必不蹈此真知也這一句
說得恁地透徹是有宋諸公語錄所無

朱夫子曰忠恕二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

者有學者之用此二語却說得不板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程子解恭敬二字云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可謂語不煩而意獨到

宋人云無忠做恕不出愚謂無敬做恭不出

忠信二字解者紛紛愚謂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無信猶是拖泥帶水語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語自洞筋刺骨至云自其發於內

刺言

卷之三

十二

而言之則曰忠自其因物而應之則曰信又云盡於已爲忠形於物爲信遂無復有遺論矣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朱子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愚謂程子蓋云必至於無妄而後謂之誠無妄談何容易若不欺特所由以適於誠之路徑耳豈可便謂之誠哉至謂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同得的渾淪

道理不欺是就一邊人身上說解得最確

元者善之長朱子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爲之長是善端之初發見處也予聞元是太極未分之精說不得發見只可說善端之醞釀處耳

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朱夫子極詆之以爲學道卽是學聖人學聖人卽是學道豈得分爲兩個物事愚謂此固探本之論要之子

刺言

卷之三

十三

由之言然有理會蓋聖人是拔萃出類各人做出的品地道是渾渾淪淪自己具足的性靈學人不從自己具足的性靈體驗而從各人做出的品地模擬是知迹爲履之所出而遂求履於跡者也可乎

或問吾道一以貫之夫子何不及早喚回直待他處處尋求件件察識至於力盡思窮而後指示耶曰不然聖人教人直是點鐵成金手

火候不到未可點也滓質不淨未可點也若使夫子早先說破則曾子決信不及決不能言下了悟安望其聞聲即唯耶

或問吾道一以貫之畢竟一是甚麼曰纔有甚麼便不是一人人各有個一在皆可以貫吾道只要功夫純熟做得到一自然無所不貫夫既人人各有個一在又安得舉個甚麼名之所以曾子出語門人直舉已之忠恕以名

刺言

卷之三

十四

之

學道之難以無所執得道之難以有所執無所執則易搖有所執則不化

中庸首篇將大道本體工夫說得恁地完備大學明德篇不如也

古今言道者有五篇大文字子思天命篇曾子明德篇顏子喟然篇周子太極圖張子西銘也

刺言卷之四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四

論語記夫子無意而大學言誠意意固有二耶若云無二又何矛盾也曰誠者純一無偽之謂也試看此中純一無偽時直是赤灑灑白淨淨不夾襍些子尚有一意否然則誠意亦只是完個無意之本體而已固非誠意之外

刺言

卷之四

另有個無意亦非由誠意而造於無意之謂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妙處全在遂字遂者無安排無等待之義所謂第一念是也纔有安排纔有等待便屬第二念種種思慮種種情識百出而紛起矣又安能遂通哉

易稱何慮孟云不慮而大學乃曰慮而後能得將無矛盾乎曰彼所謂慮朋從紛紜之慮也

此所謂慮定靜安止之慮也。惟朋從紛紜之慮盡而後定靜安止之慮生。

不遷怒不貳過直與太虛同體。莊子所謂虛而一是也。虛而一三字可作兩語疏義。

朱子明明德註有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似不無沾滯。然却是學人下手真口訣。其言曰：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此未嘗息者，卽孟

剩言

卷之四

二

子所謂平旦之幾。希陽明所謂良知養生家所謂活子時。千聖密諦實在於此。若曰：何不向未發中尋求？恐是上根不思不勉境地，未可爲中知人道也。

邵子云：人之爲道，至於鬼神不能窺測處，斯爲至矣。然鬼神不能窺處，何在？喜怒哀樂之未發是矣。學者誠能致中致和，去知去故，適如其未發之體，此中自然空空洞洞，鬼神烏能

窺之

未發已發不當分看。陽明諸公辨之詳矣。予謂分看病在，以時言耳。譬如草木根莖花萼，是二非一。然不可謂根莖是一時，花萼又一時。也是故離却未發更無已發，離却已發更無未發。猶云靜中有動，非離靜而有所謂動也。動中有靜，非離動而有所謂靜也。玩本文之字歷歷分曉。

剩言

卷之四

三

涇陽先生謂克己之已，對禮而言也。由己之已，對人而言也。其說固自明快。愚謂有一對禮之已，又有一對人之已。將無葛藤夫人心道心，原不是二形色。天性總只是一陰符經云：天之至私而用之至公。佛說一切煩惱爲如來種，可悟兩已字之義。

引通釋以謝聖賢又曰於此而見之非人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原不是保此血肉軀殼而已。此身合內合外精言之，則不見不動超乎

象帝之先廣言之則發育峻極包乎天地之外試觀中庸之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其修凝也何其密所謂居上不驕爲下不倍有道足與無道足容其證驗也何其大而結之以明哲保身則身之爲身保之爲保亦可以悟矣

道家說身心甚精微其說曰身者歷劫以來清靜自無中之妙有也心者象帝之先靈妙本

刺言

卷之四

四

有中之真無也皆進一層說可補吾儒修身

正心之旨

樂亦在其中矣此樂與七情之樂同否曰七情之樂緣物而起因境而生此樂不因境生不緣物起卽常寂常惺常活常潑那一靈真體便是所謂樂亦姑指其快足光景如是耳何樂之可言耶

子絕四當是掃空絕跡滌除無餘謂之無可也

而記者以母字當之此與克伐怨欲不行者何以異豈記者之偶踈耶抑別有解耶

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只描寫得他一個太虛本體至太極中有不與俱絕者存畢竟描寫不出微哉微哉知者何人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如此方是泯然無復可見之跡方是藏神處沒踪跡方與舜之居深山同一境界非聖之至者其孰

刺言

卷之四

五

能之

孔子之於顏淵也哭之慟而不以爲過子夏之於子也喪其明而至以貽譏此何以故子夏在情愛上起念夫子從性道中起念其源頭不同耳

何時打破這敬字人以爲東坡譏伊川語也殊不知此正東坡超乘而上語伊川之主敬是戰戰兢兢工夫東坡之打破敬字是活活潑

潑境界合觀之乃見其妙

或問張子厚二十年學個恭而安不成甚矣其難哉予謂恭而安却有個所以恭而安者在孟子所謂根於心生於色粹然見於面盎於背蓋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纔有心去學個恭而安早不得恭矣又况安耶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愚謂兩人之惡惡特惡其惡耳原非惡其人也夫且不着人我想又豈

剩言

卷之四

六

著新故想

聞一以知十聞一以知二此固回賜品地之分然分處不獨在十與二也卽所謂聞一自不相同若賜也果能聞一則已當下悟去矣又何止於知二耶

有緣物而起者情識也有超物而湛者性靈也情識則有起有滅性靈則無昧無明

夫子嘗稱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又語子張以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云云此豈欲從聞見上用功哉只因世人一向馳逐聞見故將錯就錯於中指點出個擇識闕慎來使其反而求之自心耳擇是誰去擇識是誰去識闕慎是誰去闕慎至此則全不憑那聞見了

此道一落見聞便有扞隔既有扞隔便生厭倦惟默而識之者契悟在象帝之先涵養在綿

剩言

卷之四

七

存之際其悠然會心自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何厭倦之有

悟得十分不如修得一分修到一分自然悟到十分

今人輒言了悟若謂一悟便了者不知這個物事既悟乃見其難愈悟愈乃見其難耳

學中知行雖曰知先而行後其實行到知方到愈行則愈知亦可以曰行先而知後

所貴乎參悟者以庶幾修持之不一也不修則何以悟爲所貴乎修持者以庶幾參悟之不虚也不悟則何以修爲

此事在愚夫愚婦不難於行難於聞在聰明賢知不難於聞難於行何也愚夫愚婦之緣染少而聰明賢知之沾帶多也

知行二字原分析不得謂知先行後固失之兩

莽謂知行並進亦未免混茶譬如飲食是行

新言

卷之四

八

知其味之酸醎甘苦是知可云知味在先飲食在後耶然酸醎甘苦即在飲食之中非判然兩截物也又可云飲食與知味並進耶論語孟子是孔孟當日幾個經驗藥方耳皆因病而加減一毫執着不得我輩若於言下不察其脉理審其症候而徒按定本爲刀圭終亦不得力在

或問孟子知言養氣養氣是切身工夫知言却

似照管他人臧否於已何益而孟子先知言而後養氣何也曰養氣之爲切身工夫固也然當時處士橫議詖淫邪遁之詞盈天下若非胸中歷歷勘得破辨得真則浸溽衍溢未有不至於眩瞀狂惑者惟其出口入耳之際即有心開膽破之神是故中常有主守常不亂而至大至剛之體可以直養而無害然則知言正養氣之得力處猶之正心誠意之必

新言

卷之四

九

先致知格物也豈學問之末務哉

孟子開楊墨目之爲邪說爲淫詞爲無父無君可謂不遺餘力矣而孔子於佛老有猶龍之歎西極化人之稱獨微見其意於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一語而亦未嘗顯指其爲佛老若不深詆焉者何也曰孔子之道大孟子之學嚴大故無所不如嚴故無所不開是故善學柳下惠者莫如魯男子善學孔子者莫如孟

子

爲聖爲賢自是出世丈夫事豈腐儒之所能爲
有絕世之識有絕世之才有絕世之勇方纔
研究得出承擔得下不然其不爲俗緣汨沒
異端牽引者鮮矣而世一切以衰衣大帶徐
行緩步者當之不亦謬乎

孔子轍環列國席不暇煖雖未嘗有忘世之心
却不專爲行道而出觀其言曰道之不行已

刺言

卷之四

十

知之矣又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又
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
夫子分明爲此一件大事而出彼其身歷七
十二邦遍觀在位之公卿大夫與夫在野之
異人高士皇皇汲汲庶幾一遇其人而與之
故其過武城而詢子游也曰汝得人焉爾乎
非但與其得人以自輔也聞楚歌而欲與之
言也非但與其出身以共濟也同時惟儀封

人知其不必在行道故其出語二三子曰二

三子何患於喪乎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後世
惟司馬遷知其不必求行道故其作世家於
自周反魯之後曰弟子稍益進於去齊反魯
之後曰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於
適宋曰與其弟子習禮樹下云云則兩人亦
夫子知己哉世徒見其不仕無義斯人爲徒
之語以爲夫子之栖栖皇皇凡以爲求用計

刺言

卷之四

十一

也不亦小之乎視夫子也哉

刺言卷之四終

刺言卷之五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五

記癸丑初釋褐謁見薛天谷座師師曰諸君從此離却秀才寒風矣孟子說不失其赤子之心且勸諸君不失秀才之心旨哉言乎蓋做秀才時於義理上探討得明白於勢利中尚未沾染故其心事皎然如鏡光之未出於匣

刺言

卷之五

冷然如原泉之未出於山卽謂之赤子之心亦可今去其時十年所矣知昏於得喪而情熟於周旋其有負於師訓實多追憶斯言可勝汗泚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固也然伊尹之志非顏子不能志顏子之學非伊尹不能學孟子謂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洵千秋知己哉

我輩講求性命建樹功業此心未嘗不自信得

過而謗議叢生彈射突起皆是上天以此檢

驗我輩處試冥心而自思之我雖講究性命

果能直下承當乎抑猶口角游譚乎果能透

徹無始乎抑猶依傍名理乎如是則斥我爲

僞學指我爲假借皆無足怪者能於此中更

有省悟方是出世真丈夫我雖建樹功業果

出胸中成筭乎抑猶偶然揣合乎果從性命

刺言

卷之五

做出乎抑猶血氣用事乎如是則目我爲因

人成事斥我爲喜事貪功皆無足怪者能於

此中更有懲創方是用世真豪傑

功名與富貴孰重世人富貴之念偏重而功名

之念反輕何也生死與功名孰急世人功名

之念偏急而生死之念反緩又何也亦不思

之甚耳

讀書作人建功立業必先有主宰於胸中乃克

有濟所謂櫛柄在手也然晰理不精見道未徹而自以爲主宰是又爲成心爲偏見其害可勝道哉

惟聖達節惟賢守節雖然有不能守節而能達節者乎有不能達節而能守節者乎

莫尊於君莫親於子可尊可親故曰君子不受役於小體是謂大君不受役於人欲是謂天君能不虧其性是謂天之肖子能不虧其身

刺言

卷之五

三

是謂人之孝子爲大君爲天君爲肖子爲孝子故曰君子

凡情勝處不患情之不足而患不足於禮凡禮勝處不患禮之不足而患不足於情惟禮可以維情之窮情可以解禮之縛

無親無疎自然不孤此八字可作德不孤必有隣疏義

處通顯而無驕穉盈滿之態當困窮而無憔悴

可憐之色聞謗訕而無拂鬱不平之氣此其人非有得於涵養必有志於大事不得以尋常之品目之

人只知富貴通顯爲我展布之會不知貧窮寂寞亦我發抒之時蓋宇宙間事有非富貴不能做者亦有非貧賤不能做者非獨素位之行宜爾也

刺言

卷之五

四

學者喫一分虧苦便長一分學問喫十分虧苦便長十分學問譬之金錫入火愈煉愈精但恐學者不能於此中理會則不免當面錯過耳豈不可惜

困窮拂鬱之境正天之所以磨煉英雄富貴逸樂之場亦天之所以玩弄豪傑能於此際立得脚跟定方不是當場傀儡

君子坦蕩蕩從戰戰兢兢中來小人長戚戚從泄泄沓沓中出

天下無一人可欺者亦無一人受我欺者所欺者君子耶我之肺肝固彼所立見所欺者小人耶我之伎倆亦彼所素工

世間最能卑瑣人者莫如婦人女子最能銷融人者莫如達官貴人若能以對達官貴人之心對婦人女子則安往而不恭敬

爲善而人不知謂之陰德爲不善而人不知謂之陰賊吾輩縱不能爲陰德可更作陰賊耶

刺言

卷之五

五

害人而人亦我害賊人而人亦我賊現受之孽報可喜也害人而人不我覺賊人而人不我知未受之孽報可懼也慎之哉

能割人難割之情方全得真情能忍人難忍之氣方養得正氣予舊書此以自儆云

閨閫之內與其以和易勝無寧以嚴肅勝堂簾之上與其以嚴肅勝無寧以和易勝

周元公云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故禮

先而樂後愚謂理處卽是和處雖微有先後其實無先後之岐

一菴禪師云六經卽一經也一經卽一句也一句卽非句也求其非句了不可得讀書者當作如是觀有問陽明良知之學於耿楚侗先生者先生曰此未可尙書冊中求文義上解也須反身體驗始得上論古今人者當作如是觀

刺言

卷之五

六

吾輩評論古人不能虛心平氣而但以已之意見漫爲雌黃卽此便是作好作惡便是拂人之性

古人行事有在今日見其不然而在當日實然者有始初若不然而究竟實然者有故爲然而中實不然者有心欲然而實迹不當然者毫芒錙銖之間皆有一段深心可以質天地可以泣鬼神而獨不可以告眼看一尺之豎

儒吾輩評論須是論其世稽其勢察其精神

心術之所在不得莽莽騰其口頰也

輕信人之所長者畢竟是長厚之君子輕信人之所短者畢竟是倚忌之小人

侯司徒霸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霸遣子昱侯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答之昱曰家君欲與公結友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吾未之許也夫霸與仲回既往來何嘗不交

刺言

卷之五

七

友哉然霸之欲與結交仲回之未之遽許交友之義故可想矣今人何易言之

獎借後進固士大夫盛德事然推人正自難

孫興公作庾公誄多托寄之詞以示公子道恩道恩慨然復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興公之誄本以希榮翻以見辱亦足爲妄附者戒矣然庾公有子如此真稱無忝

小人都不可與作緣有味乎謝公之言也非獨

絕累亦以遠嫌

顏峻起大宅父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薰灼中忽下此嚴冷語使人心骨都竦

漢末一筆之匠雕以黃金飾以和玉綴以隋珠文以弱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嗟夫當桓靈之季災祲迭徵干戈日出國勢已岌岌乎殆矣士大夫不務安

刺言

卷之五

八

攘至計而猶屑屑焉從事無益奢靡不度風俗安得不壞國祚安得不隕耶

對越至尊常多震懾至有舉動失儀言詞失次者此由敬畏之心太甚而親愛之意畧少若親愛意勝則一堂之間藹然如家人父子自然舉動安閒言詞詳悉何震懾之有

近裏着已四字學人一生體貼不盡

自古人有關市之譏而暴者遂因之以攫商賈

有贅幣之通而貪者遂因之以行貨賄古法之爲不肖口實者多矣莊子曰儒以詩禮發冢宋人亦曰六經爲奸究之囊橐悲夫

人有好爲詼諧戲謔之語者非輕薄無福之劣少必側媚取憐之小人士大夫一言一動卽不能成模成楷亦何至漂泄滑稽効優人妓婦博人一笑爲也

人家須是有百年未食之報不宜有一旦無望之福

刺言

卷之五

九

寧成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人以爲英雄之語我以爲市井之譚

謙令儀也而媚者爲之囁嚅蹶蹶至手足若無所措豈尊而光之意乎儉美德也而吝者爲之怪鄙纖嗇至禮儀若都可廢豈簡而文之意乎是以君子適中之爲貴

寧爲臣朔饑勿爲侏儒飽

與其有過情之譽無寧蒙不白之疑何也過情之譽上帝所忌不白之疑明神所鑒也

蘇文忠公曰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楊雄是也楊雄宜有後者也每誦此言使人心凜魄動

拙者有時而壓於巧然造化常抑巧而扶拙僞者有時而駕於誠然鬼神常鑒誠而黜僞人或以其偶然而遂淪其常然何其無特操也哉

刺言

卷之五

十

入其家而父子兄弟和氣藹然者此盛徵也入其家而父子兄弟戾氣弗然者此敗徵也入其家而服物飲食儉素中禮者此盛徵也入其家而服物飲食奢靡無度者此敗徵也以此參觀百不失一

與其爲風流之快士不若爲篤實之鄉人與其爲多才之險人不若爲無才之庸士

我欲上人誰其肯下我者我既下人誰復肯上
我者故亢龍有悔謙尊而光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一語經世涉世之理都該
括盡矣

說大人則藐之語似驕穉惟說到在我者皆古
之制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斯非漫焉傲
物者比矣少年人輒以凌轍先輩爲能事不
知其在我者亦有可自信者乎

刺言

卷之五

士

人處死喪之際災患之時雖是適然之數要須
有一段反躬引咎恐懼不寧之意乃得夫迅
雷風烈於人何與而聖人猶爲之必變况人
事乎乃有任情恣肆縱酒譁笑而自附於風
流名士嗟夫世豈有喪心名士哉

麒麟鳳凰寧能並鷄犬用耶不得之不能爲聖
世此宗子相語也夫麟鳳誠不並鷄犬用然
麟以振振發祥鳳以雛雛鳴泰假令鳳味而

鴉音麟定而豹噬則不祥物也疇其瑞之

良朋好友自是鉤銘百行之根本夾持學問之
倚杖譬如春行花中風行雨露中自有日受
其益而不覺者聖人敘五倫而終之以朋友
亦猶五德之不能離信五行之不能離土耳
雖然使朋友而僅以資談笑供讌遊已乎則
吾未見絕交論之爲過激也

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憾以其有面責而無背

刺言

卷之五

十二

憎也而或者曰好盡言以招人過此國武子
之所以見殺也然則朋友之道宜何居乎予
謂大庭廣衆之中當以國武子爲懲晤言一
室之內當以劉子翼爲法

晉書稱汜毓兒無常父衣無常主人家自不可
無此光景

謝太傳云我常自教兒每誦此語使人家庭之
際一事不敢復苟

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在林下人
尤不可無此風景

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覽宏
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過者也夫吾輩日
與物接淑慝否臧誠不得懵懵無辨然職非
史官責非臺省而察察焉務爲譏彈攻發卽
偶有之尚且不可况好之乎猶龍數語真可
爲拯溺慈航拔幽法錫也

剩言

卷之五

十三

以富貴驕人者鄙以貧賤驕人者倍以文藝驕
人者細以道德驕人者淺其失則一而已

薛文清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
暴雨予續之曰善惡不着一念不生晴空太
虛

喜時百念易忽不可無詳慎心憂時百念易灰
不可無惕厲心怒時百念易決不可無舒徐
心

論語稱民到于今稱之民無得而稱之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只說民而不及縉紳
士夫以民無意見無黨與耳

吉人之辭寡然愈寡而愈見其有餘凶人之辭
多然愈多而愈見其不足

祝允明云得之者學容之者量發之者力予謂
量與力皆從學中得來

剩言

卷之五

十四

韓退之之子袞狀元及第然世不知有袞而退
之望重山斗王陽明之父華亦狀元及第然
世但知有陽明先生而華名不甚著然則世
之流芳垂譽果在科名也耶

敬出於愛則其敬也真而可久愛行以敬則其
愛也和而不瀆然則敬與愛合則雙美離則
兩乖

剩言卷之五 終

刺言卷之六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六

學問有餘則探之不盡經濟有餘則措之不盡
福澤有餘則享之不盡此顏之推所以致誠
於餘地呂居仁所以諷詠於徑路也

觀於畫見白描淡抹似有似無則賞之見施朱
抹綠若綺若繡則厭之見草村茅廬疲驢瘦

刺言

卷之六

鶴則賞之見樓臺金碧車馬文禽則厭之見
孤松片石樵子漁人則賞之見名花奇草貴
介王孫則厭之嗟乎豈獨繪事然哉人惟淡
則挹之意銷文惟淡則讀之神遠甚矣有味
於淡也

觀於山群木龍莖百卉蓊鬱見松栢焉干霄而
傑峙則肅然以敬見梗枿杞梓焉碩大而堅
疑則欣然以愛見荆蓁棘茨焉叢附而蔓衍

橫梗而側出則蹙然以惡或曰失物之不齊

物之情也子觀同而好惡異何哉曰彼松栢
也梗枿杞梓也或以勁挺樹節或以貴重待
用皆梁棟材也敢不敬而愛諸惟彼荆棘既
匪梁棟之須又鮮樞構之適徒負其芒刺使
人櫻之輒傷觸之輒害是不祥物也方當剪
除芟又無使滋蔓笑但惡之已也或曰如子
言獨物理已耶

刺言

卷之六

二

智燕勇藝清任惠和古人有偏至而無全詣故
各成其品格而無歟治水明刑兵農禮樂古
人有專門而無傍涉故各効其職業而不虛
今也學務通方人必兼才至有一事不知深
以爲耻者噫果能通一事也歟哉

雖說尹任夷清惠和其實三聖人非有意於其
間各處不得不然之時卽欲不如此亦不可
得尹也夷也惠也易地則皆然耳

郭巨埋兒以食母吳起殺子以媚君不情莫甚矣君子不以爲忠孝顏觸之呼王使前嚴光之足加帝腹無禮莫大矣君子可以爲高節乎

肆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泰伯七十二傳首伯夷然則士之所以首出庶物者固自有在矣亦何必兢浮榮於幻世爭甲乙於縣官也

子與奉喪而痛絕澀瀕爲之安流王祥養母而

刺言

卷之六

三

臥冰寒鱗爲之躍出精誠之極可以動山川感異類故曰至誠動物

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吾輩畢竟當以子路之言爲準若磨不磷涅不緇惟夫子能之而已談何容易

昔之論士品者曰道德曰功名曰富貴然今之所謂道德古功名之士所耻而不爲今之所謂功名古富貴之士所羞而不齒世道之愈

趨而愈下也悲夫

譚性學人最易流入佛老上去譚功業人最易流入管晏上去然果能爲佛老爲管晏亦大丈夫吾獨厭夫不老不佛不管不晏而猥自託於儒名以欺世者也

吾人最受病處惟襲之一字文字惟襲則陳腐而不靈事業惟襲則因仍而不振性命惟襲則沉埋而不悟故張子曰濯去舊見以求新

刺言

卷之六

四

義

人知作文之以改而入妙也而不知作人之以改而入聖何哉昨之所是今日覺其非也則改之今之所是明日覺其非也則又改之刮磨滌洗不遺餘力直至改無可改而猶不已焉有不脫凡近而遊高明者無有哉此湯盤所以銘日新孔聖所以誠勿憚也

予嘗謂後生少年往往掇經史之語供諧謔之

資輕薄放肆侮聖人之言莫此爲甚而薛河東云習舉業者徒借經書之文以徼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用皆所謂侮聖人之言者也此語尤令人遍體俱汗

或問聖賢應事接物一一恰好莫是平日講究無遺否曰是何言哉聖賢只是義理精邃識見超朗所以縱橫無礙時措咸宜若一一由於講求則刻舟守株之見濟得甚事且天下

刺言

卷之六

五

事物又安能一一而講求之

舜之不告而娶文之舍伯邑考而立發湯武之征誅伊尹之放太甲周公之誅管蔡只是源頭乾淨無纖毫私意於其間所以可信獨知可信天下萬世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這是大舜勃然不容已油然而不自知的念頭我輩於最相關切人於冤讐怨憾人亦時時覺有這段光景但細細校

勘大舜却從天理中發見我輩覺從人情上出來此中一髮千里

宦興太濃則林下耐不得生趣太濃則牖下耐不得旨哉淡也可以糠粃富貴瘕贅生死

胡敬齋嘗云自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流入空虛去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去嗟夫世風愈下行徑愈乖從事身心者究竟流入於功利從事業者又究竟

刺言

卷之六

六

竟流入於空虛悲夫

世味本自索然而人情自無屬屢世路本自坦然而人情自處險戲

殺身以成仁舍生而取義甚言仁義之重於生死耳使仁必在殺身義必在舍生斯與剖腹藏珠者何異龍逢比干稽侍中文丞相皆所遇之不幸耳夫不幸之遇豈人人所常值者哉

俟命二字可以之淡奔競之心不可以之退豪
傑之志故孟子於聲色臭味安佚則命之於
仁義禮智天道則性之

巢由非能忘富貴者也舜禹富有天下貴爲天
子吾謂忘富貴者惟舜禹耳沮溺非能避世
者也孔子乘田可仕委吏可爲吾謂避世者
惟孔子耳何也能出而不能入與能入而能
出者其分劑固懸耳

剝言

卷之六

七

子夏入見吾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二者心戰
然曰戰尚相持相角未肯卽降今入纔見紛
華便已倒戈投矣戰且未能勝於何有

予嘗作富貴箴云貧可富賤可貴富貴亦何常
人不可以無爲富可貧貴可賤富貴亦何常
人不可以無守貧可富富可貧賤可貴貴可
賤富貴亦何常人不可以無識

過而能悔視怙終者遠矣然悔亦不同有從性

道起見者有從世情起見者從性道起見者
猛省於宥密爲大易不遠之復從世情起見
者塗飾於聞見爲小人厭然之情

中庸三篇首言寡過終言有譽蓋未有不能
寡過而能有譽者也中間曰知人也知天也
夫學問至於知天知人而僅能寡過然則寡
過胡易言哉

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

剝言

卷之六

八

餘而主不聽人皆謂之狂夫韓王信隱處淮
陰俛首出少年跨下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
豪傑行藏衆人固自不識吾獨羨兩人之杜
機之深而發光之固也應龍能見龍潛此其
所以爲神哉

剝言卷之六終

刺言卷之七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七

人生世上若不向性命上討個着落縱勲業滿世文章滿眼總是空花泡沫其次則莫若於事功節義場穩立脚跟猛着志氣挺然做得幾件事出亦不虛度一生然非從性命上理會得來亦只是血氣用事

刺言

卷之七

一

爲邦一問顏子豈一丘一壑中人夫子直舉四代制作細細商量是何等規摹

功名富貴人皆合而言之不知做功名者未必能保富貴保富貴者必不能做功名是二非一道德功名人皆分而言之不知功名必本於道德方不墮勢利道德必見於功名方不落枯槁是一非二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今書生每云老

者自安還之以安而已云云如此亦復何須

聖人須知此老旋乾轉坤手定有一段至細

至密至切至實的作用不作俗儒扯淡語

寧武之愚自是大機大用覺從來幹濟人太踈

回也之愚自是大定大慧覺諸子啓發處太

淺

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這不爲非只退藏

含蓄而已有十分識十分力十分養方能有

刺言

卷之七

二

所不爲

或問任世道與任斯道不同任世道才識力三者俱少不得任斯道才識力三者俱着不得予曰此亦似之而非若說少不得豈但任世道卽任斯道亦奚不然若說着不得豈但任斯道卽任世道亦奚不然

士大夫不可無自任之心膽不可有自任之意見不可無自用之精力不可有自用之氣岸

觀庸衆者就其跡卽可以得其心觀豪傑者察其心正不必泥其跡何也彼其心跡之間有權存焉安得以待庸衆者待之

所貴乎豪傑者爲其能通權達變也不通權不足以盡已之志不達變不足以悉物之情不能盡已之志不能悉物之情而能濟大事建大功者未之有也嗟夫譚何容易哉

雖說士先志官先事其實志卽志其所事事卽事

判言

卷之七

三

事其所志無兩截也

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此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意也予謂父子主敬君臣主恩更覺家國君父之間有一段藹然意思

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則就之爲君者不可無此虛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爲臣者不可無此小心

心事可不信於妻子而不可不信于君父可不

信於君父而不可不信於鬼神

不測之恩不測之威所以駕馭豪傑一定之賞一定之罰所以齊一中人

上古之世有躬行而無議論中古之世有議論而卽有躬行衰亂之世有議論而無躬行然則天下治亂之候亦於此可卜已

儒術與文學故自不同漢世尚儒術故風俗之淳厚居多今世尚文學故人心之浮靡日甚

判言

卷之七

四

用人與用於人者皆宜細辨云

秦任法律漢雜霸道雖非致治之軌在今日人心玩愒綱紀廢弛吏士舞文以作奸武夫偷安而釀亂則所謂法律霸道亦烏可少哉烏可少哉

無寅共

世之治也有寅共而無黨與其亂也有黨與而無寅共公議民而始有清議吾不願國家有清議之名

也清議泯而愈無公議吾猶幸國家有清議之名也

今日昌言讜論充滿公車豈不人龍比而家陸賈第去其已甚之詞化其有我之見皆足以徵信千古流光史冊

善視者以天下之目爲視則其視也周善聽者以天下之耳爲聽則其聽也遠雖然必盡天下之目以視不窮於視乎必盡天下之耳以

刺言

卷之七

五

聽不窮於聽乎曰非然也不我爲視則視以天下矣不我爲聽則聽以天下矣視以天下是曰天明聽以天下是曰天聰天聰天明是曰至人

時至戰國利之一字淪入肌髓吾道之所以駁雜王政之所以凌夷皆原於此孟子七篇劈首便破他利字此射馬擒王手段也豈但爲梁惠問荅而已哉

王霸之辨不須較量行事要自心術上勘得分明其心誠是卽桓文之舉動可與湯武爭光其心誠非卽湯武之事功亦與桓文共軌未可向衣冠罄歎處看孫叔敖也

漢武帝詔發卒萬人治鴈門險阻貢父注曰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也師古注曰險阻所以爲固用止匈奴之寇漢武雄才大略窮兵黷武貢父之注是也然險阻旣平

刺言

卷之七

六

我能往敵亦能來豈自固之道乎易稱王公設險則師古之說實人君馭夷良策

古來奸雄舉事未有不借個好題目以傾動天下者曹操劉備以興復漢室爲題目陳勝吳廣以立六國後爲題目項氏以立義帝爲題目七國以誅晁錯爲題目然則朝廷舉動一有不當將使窺伺之奸狡間而起李斯說秦王曰成大功者在因其瑕釁而遂恣之慎之

哉

韓信說高祖於南鄭鄧禹見光武於河北孔明對先主於隆中皆以立譚數語預決天下大勢後來規模事業直是舉而措之吾輩當天

下大事若非先有成笑於胸中皆是嘗試而漫爲耳濟得甚事

天下雖極難處事其中要自有個機竅在既得其機竅尤必觀變而徐圖之使線索在我而

刺言

卷之七

七

機鋒不露乃爲萬全不然機竅不得而急急焉徒一擊以博名高決癰搏虎其禍未有不烈者也慎之哉

兵之神機無過用間田單之去樂毅隋何之說英布陳平之疑范增其功皆在推鋒陷陣之上

才氣識力自是用世者之所必須但時方未至正以弼藏囊括爲奇時即可爲亦以舒徐委

曲爲妙昔韓魏公當國會幕府偶乏人或薦

吳璟夙堅挺有氣節公曰璟誠才但包蓄不深發之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不踰年璟果敗又杜正獻公有門生爲縣令公誠以韜晦勿露門生曰師夙以直亮見重海內今以此誨某何也公曰衍歷仕久歷任多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竟行其志子爲縣令令之上有長吏長吏之賢不賢且未

刺言

卷之七

八

可知也而子安能遽行其志哉嗟夫二公誠老於涉世亦老於經世之言足爲才士針砭矣

李行言以性執爲唐宣宗所重至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尋擢爲海州刺史然則性執自幹局人本色耳今人却以此相短何也

羣居而和則吾黨共行其志而小人亦戢其奸私起而爭則小人卽乘其瑕而吾黨每罹其

禍此伐木之求友所以相勗於和平汚水之憂時所以致戒於我友也

陽一而陰二陽少而陰多君子與小人爭必不得之數也所以平居當扶陽而抑陰

或問堯之君臨也不必去四凶孔之攝相也不姑宥一少正卯何也曰時使然也極治之世如高堂廣厦雖有風雨亦不虞其漂搖極亂之時如敗屋頽垣少有陰霾急當妨其摧折

雜言

卷之七

九

設使堯居孔之世卽四凶不必勤兩觀之誅孔處堯之時卽聞人何必碍師濟之班哉

李空同有云治世菑在朝廷而瑞在天下叔世瑞在朝廷而菑在天下予謂物無菑無瑞無世無菑無瑞但治世念念在天下見菑而不見瑞叔世念念在一身見瑞而不見菑

觀於蝎其螫物也以尾物過其背則回尾而螫之蠓蟻習其情也疾過其背蝎舉尾螫焉不

值而自傷蠓蟻復過之蝎復如之若是者三而蝎用自斃蠓蟻乃姑徐而吞之智哉蠓蟻也以蝎之術還使自螫身不勞而收其功今之爲蝎者多矣亦有智焉如蠓蟻者乎

唐文皇鏖削群雄威行夷夏高麗小夷耳玉輦親征竭九州之力以壓彈丸而卒乃無功致悔何也國小而堅人思致死而我軍萬里馳驅輜重難繼不克而還固其宜也

雜言

卷之七

十

蘇秦之揣摩揣摩七國之情形也今人之揣摩揣摩今日之時局也噫東有奴西有黔其情形非誠難於連衡之秦合從之六王也何不以揣摩時局之精神而用之

今日內外交病只一心二字爲對症之良藥閣部臺省其心一朝廷何有不可做之事將帥士卒其心一邊疆何有不可擒之賊利害心太明則無以成大功是非心大明則無

以集衆思

晴明之必有風雨炎夏之必有寒冬日中之必有夕仄此可曰天道非人事也全盛之必有衰頹積強之必有積弱極治之必有極亂此自是人事非天道也詩稱桑土易戒承沔言人而不言天

人主意見偶偏急與之爭必不入緩或否明與之爭必不入密或解逆與之爭必不入順或

刺言

卷之七

十一

繹如王蠋之謀質長安君裴度之正幸東都李逢吉之救崔發皆以從容當危劇以冷語當危詞以承顏當痛哭較之折檻補牘者心更苦而機更危矣

趙奢爲田部吏平原君家不肯出租稅奢輒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賢之薦之於王使治國賦郭進爲山西巡檢使有軍校詣汴誤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

漢來侵進曰汝敢論我信有膽力今貸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卽薦汝其人踴躍赴敵大戰克捷進卽薦請官之英雄舉事往往若此視齷齪小人睚眦必報者何啻龍伯之於鰲鵜哉

天下事局面不同機竅亦異有不妨昌言正論明目張膽以圖之者當此時而用婉則搜剔廓清之力不猛有不妨含容委曲陽施陰設

刺言

卷之七

十二

以圖之者當此時而用直則幹旋挽回之機不神故兵有正有奇事有經有權腐儒烏足

以知之

楚之鐵劒利而倡優拙秦王臨朝而歎今京師奇袤百出淫巧日競歌喉沸天羅綺匝地車攻馬同之風恍然如隔世事寧不貽奸雄之竊笑長亂賊之睥睨哉可爲痛哭長太息者此也

七卷終

魁言卷之八

內篇八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范文正曰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子嘗佩服此語以爲在先憂後樂二語之上

處江湖之遠而不憂其君者未有居廟廊之上而憂其民者也居廟堂之上而不憂其民者

未有處江湖之遠而憂其君者也

論宰相者有救時太平之分愚謂天下決裂大壞之禍皆從太平時醞釀得來未有不能做救時宰相而能做太平宰相者然天下當大壞決裂時不患無慷慨激烈之才而患無安詳鎮定之養又未有不能做太平宰相而能做救時宰相者

周墀旣入相謂韋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

無權墀愕然澳曰爵祿刑賞與天下共其可

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何權之有愚謂已之愛憎喜怒誠不可以少徇然發言盈庭甲可乙否執持裁決惟政府是賴權何可一日少哉抑澳蓋有懲於時宰之失而姑矯枉焉云爾

宋初宰相嚴重朝士大夫多以緘默希容時王禹偁在揚州常以詩送人之京師有云若見

鰲頭爲借問須言張也減剛腸又丁謂留滯外郡甚久及爲知制誥先以啓謝執政有云効慎密於孔光不言溫樹體風流於謝客但咏蒼苔嗟夫士大夫語默進退惟義是尚何至俛仰希世然誰秉國成至使人以言語爲戒集思廣益之謂何也

爲宰相者不可無不見不聞之幹旋尤不可無共見共聞之肝膽爲百官者不可無共見共

聞之職業尤不可無不見不聞之精誠

將順二字是大人格心之微權而非所論於臺
諫抗直二字是拂士攻心之苦劑而非所論
於鼎鉉

曹叅爲相國清靜極言合道民以寧謐千載稱
之予獨多其以摧鋒陷陣之材果勢壯往之
氣一旦而摧剛爲柔列方爲圓若一無所能
人者倘所爲龍德非耶視彭韓之自取誅免

卷之八

三

鄭侯之百計僥免相懸遠矣

或謂孔明爲相自校簿書親決罰鍰此但可施
之州郡耳相體固如是乎愚謂相天下處創
業之時與處守成之時異處軍旅之地與處
鼎鉉之地異孔明當日直是時地不同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故彼所自許耳安得以相體
拘之

或問天下有道其鬼不靈何也曰鬼陰氣也天

下有道則正人君子之氣伸而昏桷宵小之
氣奪所謂陽德方亨也昔閔主王昶作三清
殿於禁中以黃金鑄寶皇大帝老君像而事
之政無大小皆巫者林興傳寶皇命決之想
爾時官府內外渾是一團陰霾之氣其不旋
踵而亡有以也故曰國將亡聽於神國將興
聽於人

卷之八

四

世界幾千萬年象傑幾千百輩其間治而亂亂
而復治成而毀毀而復成亦只有如許局面
如許機竅試取其已試之跡細細理會一一
叅攷未有不可倣而行之今者譬如醫人治
病雖症候百出其大略已具素問難經諸編
苟能斟酌而用其方有不取効如寄者哉
天下事須有三不避而後可爲何爲三不避曰
不避勞不避怨不避嫌然不避勞不避怨可
能也不避嫌難言之哉

士大夫諱操切之名而以寬和矯之遂至綱紀廢弛風俗玩愒懲徇情之失而以執持振之遂至膠固不通乖戾滋甚不知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異操切之與振作事若近而用殊非析理之精未有不至於悖謬者也

人之深隱者似沉潛淺弱者似坦易輕躁者似敢任推諉者似遜讓自用者似有執觀望者似虚心抑緝紳者似擊强容奸宄者似慈衆

雜著

卷之八

五

真偽之分利害懸絕故知人所以安民

孔文舉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行嗟夫俗吏畏客如虎遠士若賦設有告困如子然其人者方將疾首蹙額陽鱗避之誰復推食以哀王孫解袍而憐范叔哉

若不容此輩何以爲京師我不敢以此言爲然京師天下根本而容奸宄潛處其間耶

諮問僚佐須虚心下慮使得悉其所言昔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怪問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夫僚友咨謀乃露長形短至使人臨時不知所言尚安所得集思廣益哉

道德可勦說以驚愚富貴可詭遇以倖取惟功名實實落落非有十分經濟十分識力十分膽氣終必敗壞而無成嗟夫富貴不足言矣

雜著

卷之八

六

道德世鮮其人求真才於今日其惟功名之士乎

久任之法人人言之然不議超遷之法而徒責之以久任恐中外未必蒙經久之益而人才且先受淹滯之苦豈法之平哉羅文莊公曾建曰此事以爲超於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於後固無負其前之淹可謂不易之論

唐之選法以身言書判夫選人不於德行才能

而於身言書判不已未耶書判猶可若以身言則晏嬰以短小見損周昌以期期不錄矣本朝出身以經義論策表判官評以才力操守心術年貌可謂不易之法第在覈實無虛文從事耳

淡於富貴幽人皆能之淡於功名庸人皆能之何也幽人自無富貴之階庸人自無功名之路如是而曰淡烏乎淡夫淡者無畔援欣美

初書

卷之八

七

之謂也中庸之所謂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伐檀之所謂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卽不淡也淡在其中矣

先儒謂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或曰綱紀則誠要矣文章不爲粉藻之末乎曰凡事自有個頭腦所謂綱也其間施爲次第自有個節目所謂紀也既得其頭腦而次第做去久之自然成個片段與支吾湊泊者不同所謂文章

也孔云斐然成章孟云不成章不達可以理會矣

作官者只調停世情補奏時局縱使致身公卿將無負慙衾影

溫嶠辭驃騎將軍之命曰今日當以滅賊爲急未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善哉斯言也今日文武諸臣所宜三復

西京郊社之禮雖劉歆定之而主之者王莽也

初書

卷之八

八

東京宗廟之制雖蔡邕成之而主之者董卓也嗟哉二豎旣欲竊弄神器又欲橫據修名然千載而下數其罪逆莫不裂眦怒齟覺分鬻有餘辜照膺有餘憾雖復明習比夔龍制作侔公旦奚取哉

孔子墮三都至不可墮處亦止朱晦翁上封事門人諫亦止此中俱見經濟老手與畏卻者自不同

唐宣宗嘗密令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此自是唐宗弘濟經綸手今卽不得瑣及州縣至於各省直重地及三輔九邊要害之區亦當綴處分語編集一書恭進御覽否

天下事有一定之謨雖千百世不易惟兵家情形叵測局面屢更昨日之所見施之今日或膠今日之所行用之明日或滯故法曰奇正

雜書

卷之八

九

相生如環無端相生則莫可泥無端則莫可測雖然謂無定局則可謂無成筭則不可

圍師必缺非欲以走敵也其必有設伏乎窮寇不追非畏其致死也其別有深意乎今貿貿然曰必缺曰勿追便是大不解事人

渙小群以成大群此士大夫立朝第一義

王悅之爲吏部隣省有遺之餅一甌者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郭

文舉嘗窮困餘杭間縣令顧颺贈之袴褶一具使者強置室中衣至爛竟不服二公可謂嚴冷矣有袁毅者在政貪濁餽遺朝貴嘗遺山巨源絲百斤巨源不欲爲異命懸之梁及毅敗案驗衆官吏於梁上得絲塵埃封識如故華子魚從會稽還賓客多贈遺子魚都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語衆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今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爲

雜書

卷之八

十

罪各還其主二公可謂渾厚矣然嚴冷者直是斬截渾厚者終費周旋吾輩趨操宜決寧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晨門荷蕢之流皆以夫子爲知其不可而爲之不知自晨門荷蕢視之則當日誠不可爲自夫子視之則當日固無不可爲者若果不可爲又明知之而必欲強爲之豈聖人之審時度勢反出晨門荷蕢下耶觀其言曰如有用

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又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其意可知也矣

當春秋時功利之習業已入人骨髓而野田古道猶有荷蕢丈人沮溺楚狂之輩不受名纒不縛世網超然高舉於烟雲泉石之外記者敘述井井如圖如繪亦若爲之津津羨慕不已此豈徒寄慨於共濟之艱蓋亦於熱鬧場中現一清淨境界其旨固微而婉矣

荆言

卷之八

十一

荆言卷之八終

荆言卷之九

內篇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雖說易以明造化書以道政事詩以咏性情禮以示節文春秋以維名義其實六經都不離這個其旨互相發明
易字從日從月日陽而月陰故易一陰一陽盡之矣

荆言

卷之九

十二

天地萬物造化無窮都逃不出陰陽二字易以道陰陽故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

上古義理未著人民知識未開故聖人作爲卦爻使人占之吉則爲占之凶則否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如是而已矣自卦象未易明而文王以彖辭揭之彖辭

未易明而公旦以爻辭申之爻辭猶未易明而孔子又以十翼發之後來楊雄京房伊川介甫蘇子瞻林少穎諸儒紛紛辨難著述愈多而卦象愈晦開物成務之旨愈失矣

易本卜筮之書周公孔子雖發揮許多道理亦自不越卜筮微義後人謂卜筮特易之一端却欲別尋奧義自謂未晝以前更有端上一着使聖人開物成務之旨反爲之晦獨噫此

荆書

卷之九

二

王弼何宴之徒所以爲斯道禍也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此二語說得簡至舜傳禹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然則事苟義理可信卽不卜焉亦可矣故曰卜不習吉

宋人謂尚書古文出於古壁者明白易曉今文出于伏生口授者警牙難讀却疑伏生當日何以難的偏記得易的偏記不得也予謂今

文蓋伏生口授其女其女蓋口授之儒生竊疑其女口授時其間字句未必無殘闕舛誤而授者補綴成文摹古太過遂至未免警牙難讀耳難易之故其以是乎

一云子能口授尚書與此說無異才

或問尚書藏于孔壁豈當日已預知有嬴秦之禍而藏之否予曰此皆不可曉然孔子神人也觀論衡所載始皇欲發其塚見其讖記而止則藏壁之意又何疑乎

荆書

卷之九

三

禹貢只就禹跡所到之處籍記之以貢耳其實宇內山川之廣貢賦之饒不盡于此故謂之禹貢朱晦翁曰禹貢地理大段不須理會以今日山川貢賦都已不同故理會禹貢不如理會今之地理然今之地理去晦翁之時又微不同矣如一統志輿地攷等書亦不可不究心也

五經中惟詩與易多寓言其寄旨幽遠其托象

稍微若一一以正言求之則捫燭叩盤之見耳豈能有所領會哉

或問說春秋者有云危行言遜以避當世之禍故微其文隱其義高中玄先生曰以微文隱義避禍是不欲人之知其義也聖人不爲愚謂春秋之微其文隱其義政使人沉思而自得領悟而躍如耳若直其文顯其義則一覽無餘有何意味安能使人勸懲哉

刺書

卷之九

四

一部春秋只完得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已謂之五倫書亦可

春秋法天之賞罰者也故曰春曰秋春主生秋主殺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一篇是孟子一篇春秋序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一篇是孔子一篇春秋自序孟子是敘其原孔子是序其旨

孔子作春秋雖曰筆則筆削則削要之只據事

直書以其是非聽之天下萬世初未嘗有所褒貶於間也而或以爲道在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甚而謂夫子假南面之權以功罪七十二君之行事無乃刺謬不然乎老蘇六經論鹿門謂其強辭軋正理有以也

予有評風一編點綴風人旨趣頗爲同志鑒賞然于詩之微言與義實未拈出以其微言與義故自說不盡也黃陂吳伯陽先輩嘗爲予

刺書

卷之九

五

言詩之妙不獨文字試隨手抽得一章細細玩味就中身心性命之秘齊治均平之略名物象數之微皆脉脉可會孔子所謂可興可怨事父事君多識鳥木之名者卽一篇中都無不備非謂某篇可怨某篇可群某篇事父某篇事君也旨哉深於詩矣

氓之蚩蚩何必非離騷之怨風雨瀟瀟何必非隰桑之辭東門之墠何必非招隱之作嚶嚶

草蟲何必非思賢之操而一槩以爲淫奔之

詩思夫之咏恐亦未必爾也

此極有理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每誦此詩不但想見其超然胸次卽其弗告弗諼所樂者何事若只作山情水意理會是看仙人手中扇者耳

隰有萋楚倚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可以爲遭亂之詩亦可以爲見道之語蟬蛸之

刺詩

卷之九

六

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可以爲刺時之詩亦可以爲度世之語

天保祝辭其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語天之福君如此其盛也而先之以俾爾戢穀聲無不宜其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語神之福君如此其盛也而先之以群黎百姓徧爲爾德分明見得致福有自未可倖承視後世稱觴獻諛者

何啻霄壤

魚麗嘉魚皆燕饗賓客詞也而魚麗較更雋永其語意與卷阿篇君子之四馬同

蓼蕭湛露諸篇想見當日君臣一段泰交意氣千載而下猶爲欲舞况躬承其際者乎

彤弓一篇一則曰受言藏之其典何其重一則

曰中心貺之其念何其真一則曰鐘鼓既設其禮何其隆一則曰一朝饗之其賞何其速

刺詩

卷之九

七

乎三代而下此誼寥寥矣

詩中着不得一句道學語鶴鳴一篇却說得何等周密何等圓透乃知詩有別趣非開理也之說亦屬偏見

季札觀于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而文中子非之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愚謂周道盛衰于詩爲備而尤莫詳于二雅卽以爲一部周史可也意季札所聞或偶出周之季

世如小旻雨無正等什故以爲此周之衰耳
豈槩小雅而言之哉而文中子矯枉之語又
以爲此周之盛則當時板蕩之咨嗟苑柳之
相戒南山之究誼安得與鹿鳴天保諸篇同
日道也

詩本和平意在言外然亦有反復悲悼諷言不
諱如正月十月巧言瞻卬等篇只看他處心
積慮足以動天地而泣鬼神與後世不疾之

刺言

卷之九

八

呻無端之叫自別故曰小雅怨誹而不亂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是息情絕念工夫不大聲
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還
虛栖真地位

魯頌多侈辭商頌多壯語周頌三十一篇意義
凝遠詞旨深厚歸美之中不乏兢惕頌禱之
內每寓箴規王業艱難民生疾苦無不纒纒
畢具豈兩頌之所敢望

列周頌于二頌之前尊昭代也列魯頌于周頌
之後魯周公之後也鍾伯敬曰夫子明以天
子之事予魯殆春秋編年之義可謂特見
不讀漢魏三唐詩不得三百篇之妙得三百篇
之妙又可不讀漢魏三唐詩

卦象不明乃有周孔周孔孤行而卦象愈晦矣
經傳不明乃有註疏註疏繁多而經傳愈晦
矣

刺言

卷之九

九

一部論語不必說性命却句句說性命我輩源
頭不徹却認做就事論事當時子貢是徹的
人所以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一部論語聖人雖無所不言其實皆隨機接引
因病發藥聖人未嘗自發一言也所謂明鏡
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而鏡體初不自現
霜鐘在架大叩大鳴小叩小鳴而鐘體初無

自鳴

學庸語孟其文義原自渾淪融洽不可得其斷
續不知宋人當日註疏何故段分節析至今
遂爲定本自段節分而讀者往往泥文滯義
於本無斷截之中妄生斷截於本無接續之
處故着接續虛空着彩好肉剝瘡是亦千古
之一厄也

不特四書分節尚且然想供佛僧因註疏而可恨

賢賢易色四語子夏竟將自己本色一一呈出

卷之九

卷之九

十

其學也卽子夏之學歟

只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亦無從看出君子全要
理會他敏事就正一段精神

孔子一生思狂思狷至其擇壻治長踈脫不羈
近于狂南雍治亂咸宜近于狷一門以內狂
狷都備真是具眼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正所以成其好也能
字大好玩

女弗能救與能字分明有許大手段在冉有曰
不能蓋非不救也不能也曾謂泰山不如林
放乎只此一語便是救他絕妙手段

哀公問社宰我戰栗之對夫子不咎之語都是
一樣肝膽

水鐸一言儀封人特地大有眼力宋人謂夫子
以萬世爲土亦是祖此意思

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古今論者紛紛李卓吾曰

卷之九

卷之九

十一

世固有激而爲者不必問其爲之果當也有
激而言者不必問其能踐言否也哀其志可
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爲天下後世亂臣賊
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理以長亂賊之心乎
數語真是痛快激烈如劒戟森羅金鼓震動
又令陳恒一番魄喪

子在回何敢死朝聞道夕死可矣二語正好參
看

我輩終日怕死只是欲借此軀殼究竟這個物
事猶釋氏借無明爲佛性道家借七情爲還
丹耳既已聞道自是一了百當此假借者又
何戀戀之有故曰夕死可矣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可
悟朝聞夕死之義

用之則行舍矣安得不藏聖人亦何以異于人
須識得所行所藏的是甚麼又須識得如何

新書

卷之九

十三

行如何藏惟徹的人言下了會

在齊聞韶非獨夫子聞也惟夫子原有這段神
情在所以心領神會不覺歡賞之極

樊遲自是聖門高足問仁問智是何等參究崇
德修慝是何等修持卽學圃學稼是何等感
慨論語一編夫子之所以告遲與遲之所以
請事者亦不一而足矣此豈尋常碌碌者流
哉而朱子猥以粗鄙近利四字目之不知何

所據而云然也寃哉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若說舜禹
之巍巍爲其不有天下則務光巢由輩其巍
巍更出舜禹之上矣其視天下也何其重視
舜禹也何其輕須知舜禹別有個安身立命
處巍巍獨上而有天下不與焉猶孟子所謂
王天下不與存也

聖賢語意其所以喫噉爲人者不在其實說道

新書

卷之九

十三

理處而在其撥轉精神處卽如子張問達直
語之夫達也者一段足矣却以何哉爾所謂
達者一句喝起而以聞之非達聳之棘子成
謂君子質而已直語之以文猶質也質猶文
也足矣却以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一句喝起
而以駟不及舌傲之皆是翻腸倒胃刮骨刺
肌手段後人只作閒辭草草讀過豈知聖賢
苦心

朋友不難于婉曲故以切切惻惻告之兄弟每
易于徑情故以怡怡告之皆就人情易失處
提醒也

忘君事仇仲之得罪于子糾者小一匡九合仲
之樹功于王室者大夫子取其大而畧其小
故以如其仁亟稱之

陳成子弑簡公沐浴之請卽不能得之魯君臣
然一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再

卷之九

卷之九

十五

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凜凜斧
鉞直使陳成子魄奪

使乎使乎非徒賞譽使者直是憑憑伯玉且將
伯玉與千古作個榜樣耳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景伯把公伯寮看得還似
大公伯寮其如命何夫子把公伯寮看得甚
地小

或問夫子語曾子之一貫與語子貢之一貫其

旨同否曰既謂一貫豈得不同但參之一貫
不必同于子貢賜之一貫不必同于曾子佛
氏云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
知意正可參

賢者避世此身旣在世中更于何處得避每欲
以一語發明正難彷彿偶閱內典僧問照澄
禪師諸佛有難向火焰裏藏身未審衲僧有
難向何處藏身師曰水精甕裏着波斯妙哉

卷之九

卷之九

十五

此語可會避世密諦

及階及席皆坐此夫子天地之心也想爾時亦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其曰固相師之道也蓋
亦因其偶問而偶答之云爾夫子則何心哉
顧涇陽先生謂仰之彌高四語顏子之狀夫子
得其髓江漢以濯之二語曾子之狀夫子得
其骨宗廟之美二語子貢之狀夫子得其肉
愚謂論語二十篇句句有夫子之髓之骨之

肉只看學人理會若何耳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真大學問大識力人語卽吾夫子豈不心折但子羔尚不能到此分際且非子路使子羔本心故以佞而斥之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此語亦微有病仕學何時得優纔以爲優便不優矣且學未得優不仕可也仕未得優不學可乎恐學與仕正

刺書

卷之九

十六

不得分兩截耳

宣尼自具千古隻眼沮溺自是千古異人當時陌頭壠上兩人並耕豈曾露些子鋒穎夫子偶然邂逅目擊神傾便已知其非尋常風骨問津之使明是共濟機鋒豈顧不知而問之哉乃兩人若慕夫子若惜夫子一則曰是魯孔丘歟一則曰是魯孔丘之徒歟知津一語何其冷淡滔滔數言何其睥睨至于揮鋤刺

鑄畧不加盼不惟目中無子路亦並無夫子又何其飄然高舉也夢耶仙耶幻耶每誦此文真如入天台經閣花覺衣袂巾履之間皆有雲氣

堯曰篇歷敘古帝王治法而卽承之以子張問政篇然則夫子非獨繼道統也治統亦屬之矣

或問止至善喫緊固在知矣旣曰知又曰慮知

刺書

卷之九

十七

與慮何別耶曰此說晦翁辨之詳矣大抵知的是知個下落處慮的是下落處的詳細節目譬之射者實實知道正鵠在那裡此知止喻然發矢時左右高下之幾必須審固省括方能得中此能慮喻至射而中的則所謂能得矣

不知所止雖慮終無把柄不能慮雖知終不濟事知是慮之原慮是知之委合之乃能得

格物卽是窮理理之散見處皆是物物之主宰處卽是理如事君便有個忠的理必窮究到忠之極至處事親便有個孝的理必窮究到孝之極至處家國便有個齊治的理必窮究到齊治之極至處天下便有個均平的理必窮究到均平之極至處以至日用身心性命無不皆然此之謂格物

此心原是空空洞洞無邊傍無倚着所謂未發

剩言

卷之九

十八

之中也中便是心之正位纔有所便有邊傍纔有傍着去中之正位遠矣故曰不得其正宜是皆以修身爲本說者徒作學究訓詁殊無意義予讀李見羅先生荅劉惟新書遂如聾瞶忽振陰靈乍開也其說曰修身易知也知修身爲本未易知也聖人提挈此句萬兩千斤固是教人修身喫噪處正是教人知止也知止乎此則不必作家想不必作國想不必

剩言

卷之九

十九

爲盡性之學也

道不遠人請問如何而謂之人萬聖千賢莘莘汲汲究竟只完得個人而已然則遠人似難而實易不遠人似易而實難

君子之道四夫子曰丘未能一焉以聖人之成規成矩豈復有未能之事而自道若此然則如何而謂之能耶識得夫子所謂能卽識得夫子所謂人

君子素其位而行有個位自有個行這個行卽

民鮮能矣之中庸吾弗能已之真趣無然畔

援無然歆羨之帝則誠如是又何暇願乎其

外耶

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若作兩層道理看便是

不見天上月者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與道家之常靜常應佛氏

之寂寂惺惺何以異但吾儒明示兩途使人

刺言

卷之九

二十

有所循而入二氏則混而言之令人模索不

着所以差別也

至誠何以能盡其性誠卽性之體也誠而曰至

性已盡矣何處更着一能字聖人特就其本

體躍然處指點個功用出來其實卽體卽用

也

刺言卷之九終

刺言卷之十

家社池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十

孟子說義利處直是斬釘截鐵不沾帶些子

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足破千古拘儒之見非但

引導齊宣語也帝王治定功成而樂出焉有

一代之治自有一代之樂取咸英韶濩之響

而奏之齊梁諸君之庭亦大無謂矧時代寥

刺言

卷之十

遠其聲容度數久已莫可彷彿乎唐太宗有言

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

於此亦識此意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恐未必然孟子不過因事

納誨如所謂昔者太王好色公劉好貨云耳

若果有囿七十里安在其惠鮮懷保日晏不

遑耶

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與內無怨女外無曠

夫是何等治理何等功化豈尋常世主所能坐致耶然則公劉太王之對謂之曲肅亦可謂之責難亦可

孟子畫滕二策一則曰鑿池築城與民守之一則曰強爲善而已矣皆是穩着正着舍此雖蘇張設謀陳平出奇亦不能免也然二策須是合而行之缺一不得

王德修問晦翁謂養氣當在知言之先譬如

精言

卷之十

二

尺方能量得天下長短晦翁曰須要識得尺一時問荅可謂要言不煩

持其志無暴其氣三教密諦都不外此

朱子謂知言則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愚謂惟無所疑故無所懼此知言所以在養氣之先也

就政知政衆人也見其禮何以便知其政就德知德衆人也聞其樂何以便知其德噫見豈

以目聞豈以耳知豈以意見情識乎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字字下得有意賢能皆俊傑也人但知賢者未尊能者未使爲不在位不知賢者宜尊而反在所使能者宜使而反在所尊亦猶不在位耳故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

明其政刑如何謂政明日無偏無黨如何謂刑明日不僭不濫

精言

卷之十

三

仁者如射不曰不中而曰發而不中發之時義大矣哉在射則機關之發在仁則念頭之發隘與不恭是孟子具服亦孟子深文其實兩人處不得已時勢自不容不爾要之易地則皆然耳

孟子將朝王以齊王托疾召之而止須知孟子之不往非爲托疾止爲其召耳故後段說不可召獨詳也

滕文根器識力自是齊梁諸君所不敢望觀其
聞性道復喪禮行仁政皆鑿鑿卽見諸行實
非徒浮慕而已者覺孟夫子不無孤負此君
在

孟子度脫夷子恁地奇特看他兩人并未會面
只借徐子中間作個津梁往往來來豁然頓
悟如沉蘄之忽醒而躍起也命之矣三字直
是言思路絕

刻書

卷之十

四

或問孟子距楊墨昌黎稱其功不在禹下由今
觀之所謂了不異人意耳昌黎何以推而躋
之神禹耶曰自孟子道破後今日始知楊墨
之不容不距耳當時二子皆負絕世之識絕
世之才與聖人分門角立彼其磨頂放踵而
利天下爲之是何等慈愛覺吾儒之愛有差
等猶存乎我見矣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
何等脫離覺吾儒之俱立俱達猶存乎人見

矣兩人執定主意做得斬釘截鐵自以爲一

種卓然特立學問初未嘗有禍天下之心無
奈天下人聞其風而悅之愈悅愈趨愈趨愈
謬其勢必至於無父無君不成世界微孟子
辭而闢之誰復知有吾儒大中正之道者
夫洪水之患顯而易見楊墨之害隱而難知
天下惟顯而易見者爲力嘗易隱而難知者
爲力嘗難若是而謂之功不在禹下也豈溢

刻書

卷之十

五

美也耶

不詳說則所約何物故詳說反約是一非二
吾輩行有不得若皆反求諸已此身更何所不
正故孟子于反求諸已下緊接以其身正而
天下歸之

孟子謂善戰者服上刑爲其不免于盈城盈野
之慘耳然今日盈城盈野之慘正坐不善戰
之故又安得起孫吳諸子而將之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自是聖賢人靜中覺照。若自己拂拭得不淨。雖終日觀聽。亦烏能有所鑑別。

樂正子信善人。定不失身子。敖其從之之齊。不過爲飲食細事耳。孟子之云。正欲其于忽略處檢點也。

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這四句是舜盡事親之道的根本。若無此段。

刺言

卷之十

六

真精神。安能得到盡的地位。

焉得人人而濟之。每人而悅之。全要看兩之字。悅之濟之。是我去悅人。濟人也。君子平其政。則人自無不悅。自無不濟。視悅之濟之者。抑又宏遠矣。彼置民瘼于度外者。安得口實此語哉。

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須知先王之惠。何嘗不在政中。後世之所謂政。則全是惠而已。

傷廉傷惠傷勇。其病根全在可以取。可以與。可以死上。若可以無取而取。又何止于傷廉。惠勇亦然。

禹稷顏回同道。然顏子遭時之亂。聲銷影滅。全不露些子手脚。真是遵養時晦。真是藏身處沒踪跡。故爲禹稷難。爲顏子尤難。

章子出妻屏子。終身不養。是何等愁腸。何等苦行。故宜來聖賢之提挈也。

刺言

卷之十

七

孟子辨難問荅之文多矣。予謂最奇崛最有關係者。莫若湯放桀。堯以天下與舜。二篇夫放桀伐紂。及堯以天下與舜。誰不知之。而萬章特地問其有諸。真是奇崛。彼見夫當日問對。請隧之雄。稱干比干。無不藉口湯武。而子嚙子之之輩。又儼然自附于唐虞之揖讓。則湯武堯舜。不且爲亂賊嚆矢乎。是必別有一段話說在也。乃孟子所以荅之。抑又奇甚。一則

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一則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何等斬截何等森凜中間却細細爲之剖晰曰賊仁爲賊賊義爲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是民受之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何等透徹明白讀者全要玩未聞弑君及不能二字精神

卷之十

八

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傳于賢而傳于子孟子舉而歸之于天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而後世韓退之柳子厚之徒皆有論著要之皆借題立議以各寓其胸中一段創獲之見其實通傳世及之常不創自禹也帝堯以前後有熊氏金天氏高陽世高辛氏皆家天下者也至陶唐有虞氏而始創爲與賢之事蓋真見其子之必不能以有天下不得

已而禪之舜禹愛天下因以愛其子非可傳之子而不傳也禹之傳啓不過復循家天下者之故事而豈禹之創爲繼乎今謂禹爲德衰也則有熊氏金天氏不得以盛德著矣可云至于堯而德盛耶夫堯舜之德之盛也卽不傳賢德非遂衰也則禹之德之非衰也卽傳賢德非加盛也

孟子論仁

卷之十

九

孟子論仁既曉譬以杯水車薪復申喻以美稗五穀章句相承意義亦貫大抵學人自墮地來習氣薰蒸日深日重真心淪喪愈久愈睽一旦欲以平日之清涼回從前之烈焰真不啻持杯水以沃車薪矣然則將聽其終亡矣乎曰是有法焉但漸漸掃除漸漸收拾驛存息養日新月異久之到純熟地位自然力大功深安在杯水之不至逢原而車薪之不至撲滅乎故曰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曹交湯文之問亦儘激昂九尺十尺把湯文恁地看得平等食粟而已如何則可自恨之極幾于痛哭矣孟子一則曰亦爲之而已矣再則曰孝弟而已矣再則曰是堯而已矣直十分慊慊也

小弁一詩高子以爲怨孟子以爲仁孟子真小弁知己哉然談笑涕泣之喻洞心刺骨卽小弁不能自喻到此所謂劉伊知我勝我自知

精義

卷之十

十

則又豈但知已而已也

亮在平日執在臨時惟平日信得過故臨時執得定故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或問人心亦皆有害畢竟是甚麼曰饑者之甘食渴者之甘飲旣斷之曰是未得飲食之正則人心之有害非亦以未得人心之正乎人心之正者何卽此心之本體大中至正之極是也此心之本體旣失則大中至正之極自

乖於是乎且爲索隱爲行怪而非不偏不倚之中庸矣且爲詖淫爲邪遁而非直養無害之浩氣矣故曰人心亦皆有害

刺言卷之十終

精義

卷之十

十一

剝言卷之十一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十一

我輩終日戴天履地而不知天地之道與蛭蠕蠕動之物何異然宇宙事物皆可意見測度惟此道高遠一毫聰明知識無所用之今且從往昔聖賢名理名言細細參究漸漸開拓乃能領略此子故孟子曰苟求其故故者已然之跡也舍故則不免於鑿矣

剝言 卷之十一

天者積氣也地者積形也故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也形有盡故地包於天之中氣無涯故天包乎地之外地之包於天也若舟之浮於水然天之包乎地也若風之扛夫物然故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楊倞註荀子有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若康節所謂天依地地附

天天地地自相依附恐亦當時偶然應蒼之語非至論也

天之所以包乎地者以其氣包之也朱子曰爲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又曰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權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陷下矣故張橫渠謂地對天不過

雖說天爲積氣地爲積形要之天地總是一氣

剝言

卷之十一

二

只氣所凝結有清有濁而天地從此而分朱子曰天地初間陰陽一氣磨來運去磨得急了便拶得許多渣滓裏面無出處便結成個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非在下也

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也蒼玄色也朱子云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滓滓地天

之正色也。此亦莊子蒼蒼之義。然雲淨天空。色正青碧。亦安在黑淬淬之爲正色耶。則朱又謬於莊矣。

或問天之上、地之下、固皆是氣也。氣之上、氣之下、當是何物。曰：此所謂雖聖人亦有所不知者矣。然晉志論渾天、以爲天外是氣、所以浮天而載地。朱子解之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是亦齊楚之得失耳。

荆書

卷之十一

三

朱子嘗言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淬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爲波浪之狀。當是水泛如此、不知某時凝結、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故水之極濁成地、火之極清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夫謂水之極濁凝而成地、則於波浪之狀徵之矣。謂火之極清凝而成風、霆雷電於何而徵之耶。胡五峰又言：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堙、人

物消盡、舊跡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卽舊日之土。螺蚌卽水中之物。下者變而爲高、柔者變而爲剛。云云。然洪荒迄今、不知歷幾許春秋矣。螺蚌之殼、何得居然獨存。予嘗見石中文理有若草木鳥獸之狀、不知五峰見之、又何以云宋人窮理、有近於迂者。此類是也。

荆書

卷之十一

四

往而是。予獨取許庸齋一篇、明白簡至、頗稱發覆。其言曰：天地之大、乃陰陽自虛自實。前無始、後無終者也。大槩有時而混沌、有時而開闢。伏羲之前、吾不知幾混沌而幾開闢矣。所謂混沌而開闢者、以陰陽之運有泰否。陰陽之氣有通塞。方其泰而通也、天以清而浮於上地、以凝而填於下。人物生息、蕃滋於其中。復有英君誼辟、相繼爲主、而人極以立。然

陰陽之運不能常泰、陰陽之氣不能常通、上下或歷千萬百年、或歷數萬年、泰者有時而否、通者有時而塞、至於否塞之極、則天之清以浮者濁而低、地之凝以填者裂而洩、人物之生息繁滋者亦歇滅而萎敗、當此之時、五行之用皆廢、而水火之性獨悖逆焉、火不爲離、虛之明而偏於沉伏、水不爲坎、陷之滿而偏於沸騰、二者雖皆反常、而成天地之混沌。

刺言

卷之十一

五

者水也、前日之開闢至此、又成一混沌矣、當天地之混沌也、所不死者、獨元氣耳、元氣不死、故陰陽之否者、終於泰、陰陽之塞者、終於通、或歷數百年、或歷數千年、天之低以濁者、又復清而浮、地之裂以洩者、又復凝而填、人物之歇滅萎敗者、又復生息而繁、前日之混沌者、至此又成一開闢矣、然天地由開闢而渾沌者、固以其漸、而由渾沌而開闢者、亦以

其漸、方開闢之初、又必有聰明神聖者、繼天爲主、而人極以復立、伏羲蓋當一開闢之初也。

梁山來瞿塘徵君、究心易學、多所透悟、其論天地、以爲天地無成毀、止有明暗、明了又暗、暗了又明、所謂萬古者、一日之氣象是也、到了暗時、雖然昏黑、不曾墜敗、如人夜間睡着一般、雖無知識、然元氣一呼一吸、未有一息之

刺言

卷之十一

六

停、是以知天地當浩劫之後、雖然昏黑、其氣機呼吸、實未嘗停、其昏黑也、爲無陽也、蓋天地到了戌亥、純是一團陰氣、茫茫大地、通是此陰氣、煙霧塞了、日通無光、然天地雖昏黑、春華秋實之草木、並凡有血氣者、雖皆爲之不生、而天地之形質、實未嘗壞、至陽生於子、天依舊開了、以天屬陽故也、第雖開而陽尚微、至寅之時、陽始盛、三陽開泰、天地交媾、依

然春華秋實、生起血氣之物來、此議較之紫陽、似爲近理、要之上古之事、聖人存而不論、况天地渾沌之事乎、聊存而識之、以備窮理之一助耳、

凡物之轉、皆周旋環轉、惟天却是側轉、

月體常圓、初無盈虧、紫陽諸公詳哉其言之矣、合觀沈括王普吳臨川三子之議、此理可謂無復遺蘊、括云、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

刺書

卷之十一

七

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普云、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鈎、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傍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

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耳、豈既死而

復生哉、臨川云、月之盈虧、蓋以人目之所覩

者言、非月之體如是也、月體如彈丸、其邊日

者常明、常明則常盈而無虧、當其望也、日在

月之下、而月之明向下、故下之人見其體之

盈及其弦也、日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見

其明之半、故以弦之月爲半虧、及其晦也、日

在月之上、而月之明亦向上、自下而觀者、悉

刺書

卷之十一

八

不見其明之全、故以晦之月爲全虧、僅能飛步太虛、傍觀於側、則弦之月如望、乘凌倒景、俯視於上、則晦之月亦如望、夫月之體自如而人之見有異、以其日之所不見、而謂月之有時虧、不亦愚且謬乎、

月中黑影如桂斧蛙兔之說、固荒唐無足置辨、

或以爲山河大地影子、朱晦翁云、不是地影、

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如鏡子被一物遮、

其光故不勝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的事物。故光照不遠。而有此黑暈耳。此說近是。余謂月本陰精。黑乃陰魄。月中之有黑影。正如人目中之有黑珠。若無此黑影。恐月亦未必明也。何必指爲地影云云乎。

或問弦望之義。曰。朱子解之甚明。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

弓之下弦也。

判言

卷之十一

九

瞿塘來先生說日行長短之理。最爲透徹。其說以爲日月者。地中陰陽之精也。日行高低。不離乎地之氣。冬至以後一陽生。此氣之長也。陽氣主升。鼓萬物之出機。故漸伸而高。而日隨氣而亦高。故晝長。夏至以後一陰生。此氣之消也。陰氣主沉。鼓萬物之入機。故漸屈而低。而月隨氣而亦低。故晝短。

或謂雷天地之怒氣。故程子云。人之作惡。與天

地之怒氣相擊。搏遂以震死。此恐不然。謂雷爲天地之怒氣。則雨露爲天地之喜氣耶。來瞿塘先生云。伏羲畫卦。取陽一畫到陰一遶。來謂之震。震爲雷。乃長男也。取陰一畫到陰一遶。來謂之巽。巽爲風。乃長女也。所以說雷風相搏。因極盛。却爲陰氣纏綿包裹。不得卽出。所以一出而有聲。觀爆竹放銃是也。安得

判言

卷之十一

十

爲怒氣哉。又觀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言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通暢和豫之至矣。卽以薦上帝而配祖考也。使非和之事。安能薦享哉。故知雷非天地之怒氣也。雷天地之陽氣也。所以有火有電光。觀仲春始發聲。群卉競放。仲秋乃收聲。蟄虫坏戶。可知其義也。

或問雷既是天地之陽氣爲陰氣所凝結而不得出故奮擊而有聲發揚而有火然龍車石斧鬼鼓火鞭之類人徃徃有見之者又人有震死而背書其罪狀者此非有神物以司之耶安得指爲悠謬也曰陰陽造化之妙何所不有卽以在天成象者言日胡然而重輪月胡然而重輝雪胡然而六出雲胡然而五彩種種奇怪莫可殫述何獨疑於石斧龍車之

雜書

卷之十一

十一

事賈誼之賦曰天地爲鑪今造化爲工陰陽爲炭今萬物爲銅千變萬化今未始有窮然則龍車石斧鬼鼓火鞭之類亦陰陽造化之常耳未足爲異

人皆知北極爲天之樞不知南極北極合而爲天之樞也樞者軸也軸不獨轉必兩頭相綰而後能運動觀門樞車樞可知矣朱子語錄云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

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爲南北極也然不曰南極而獨曰北極何也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而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而不隱聖人觀天測象止據其顯而可見者以爲定體故獨言北極而不及南極耳試取渾天儀一觀之天樞之說了然於心目矣

雜書

卷之十一

十二

緣來北辰非北極也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此子不動處非有一星名北辰也只緣人要認此爲極故就其逼近之傍取一小星名之曰極其實極星亦未嘗不動只是他緊挨着辰故雖動而不覺耳而世遂以北極爲北辰誤矣

或問朱子謂天文有半邊在上面有半邊在下面又謂有一常見不隱者爲天之蓋有一常

隱不見者爲天之底。語甚奇特。其旨何謂也。予曰。大端天形欹側。南高而北低。北極浮在北邊。丑艮上極高處。出地三十六度。是常見不隱者也。所謂半邊在上面者。其此之謂乎。南極浮在南邊。未坤極低處。入地三十六度。是常隱不見者也。所爲半邊在下面者。其此之謂乎。

剽言

卷之十一

十三

嘗見重雲蔽天。頂暗而四方明者。多雨。頂明而四方暗者。不雨。百無一爽。及讀朱子語錄。謂雨如飯甑。有益其氣蒸鬱而汗下。則爲雨。如飯甑無益。其氣渙散而不收。則爲霧。乃知頂暗者。氣升而雲障之。若益然。雨無雲則無以益之也。

雨露霜雪。皆有時而降。惟風旋轉而不住。無時無之。其無風者。或旋於他處。或旋於上面。都不可知。故山之極高處。每每多風。御飛輪者。

謂千尺以上。多罡風。不可御。是其驗也。

相傳水電爲蜥蜴所吐。卽朱子亦據王參議所見。夷堅志所載。以爲實然。要之電字從雨從包。畢竟是陰氣所包裹而成。彼謂蜥蜴所吐者。或偶然事耳。安得據以爲定理耶。

剽言

卷之十一

十四

剽言卷之十一終

剩言卷之十二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一

頃與友人譚及聖學有曰孔子近禪孟子近玄
彼其自道曰無知曰無能曰何有其門人曰
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不居然禪宗語乎論養
心曰寡欲論養氣曰持志曰勿正勿忘勿助
長不居然道家言乎予謂此語良然但釋氏

剩言

卷之十二

有托離生死之意道家有長生不死之意是
猶有生死見也孔孟則渾然忘之自是超出

二家

二氏與吾儒其不同者教也其無不同者道也
爲其教之異也而欲并其道而斥之則誤道
爲其道之無異也而欲并其教而一之則誤
教

或問佛氏何以名釋仙宗何以名道曰以字義

解之釋者遺釋也色空俱遺是名釋故道者
道路也內外經行是名道故然則吾道何以
名儒曰字從人從需立人所需是名儒故

道家曰一念不起謂之中釋氏曰不思善不思
惡正恁麼時那個是自己本來面目吾儒曰
喜怒哀樂之未發然則仙佛亦儒儒亦佛亦
仙

佛家云心不外受名曰虚心心不外逐名曰定

剩言

卷之十二

心道家云惟令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
下曠然無基數語皆超超玄箸

三教聖人學問總只原始要終四字盡之孔曰
未知生焉知死佛曰天地未生以前道曰父
母未生前大抵此事欲要其終先原其始欲
明末後先究只今只今灑脫末後灑脫只今
自在末後自在歷代聖賢所以超然輕舉不
爲生死桎梏者良由生前一切覷得破打得

微不被情牽不受物縛故能撒手懸崖去來自若

從來皆以佛氏尚無吾儒崇有不知佛氏亦未嘗尚無也今釋其言曰於有爲法界示無爲法而不滅壞有爲之相於無爲法界示有爲法而不分別無爲之相又曰有爲雖僞棄之則功行不成無爲雖真趨之則聖果難証又曰所謂二乘墮於無爲廣大深坑又曰若菩

言

卷之十二

主

薩爲一切衆生成就一切僧法不應取着無爲然則佛氏何嘗專尚無哉至於吾儒語性命不覩不聞語天載曰無聲無臭語大舜曰無爲而治語文王曰無然畔援無然欣羨則又何嘗專崇有也

壇經云慈悲卽是觀音喜捨卽是勢至能淨卽是釋迦平直卽是彌陀方等經云慈悲爲佛眼正念爲佛頭妙音爲佛耳四辨爲佛舌六

度爲佛身四攝爲佛手平等爲佛指戒定爲佛足種智爲佛心語皆實際不落空幻然則善事佛者誠能清心寡欲積功累行斯已花開意樹水淨心池毛孔孕紫檀之香舌表變紅蓮之色何必禮竺乾瞻龍象而後爲淨土修哉

有其辨才而無其定力不如捧鉢鈍丁無其苦行而有其威儀不如持瓶豎子

言

卷之十二

四

學人發菩提心修清淨業須是時時顧諟刻刻存省恐智幢之易折儼戒寶之將沉吾獨惡夫事事無礙之說之爲狂夫口實也

圓覺疏普賢云體性周徧曰普隨緣成德曰賢又云曲濟無遺曰普隣極亞聖曰賢吾輩於經籍能字字作如是解方有體會

楞嚴云陀那微細識習氣成暴流與吾夫子習相遠語殊而旨一

楞嚴經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孤山注曰卽寂而
照曰妙明卽照而寂曰明妙此卽中庸誠則
明矣明則誠矣之義

朱子曰圓覺自誠而明楞嚴自明而誠旨哉此
語可謂實中探其驪領食中啜其乳糜矣誰
謂此老不究心佛乘

儻然無據而事不失真蕭焉無寄而理自玄會
釋氏之微言何必非吾儒之妙理

新書

卷之十二

五

天台智顗云止是伏結之初門觀爲斷惑之正
要愚謂止之與觀是一非二止乃生觀非止
則照體何由而澄觀亦生止非觀則情緣何
自而息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古云常滅動心不滅照心須知非別有照心不
動之心卽名照心非別有動心不照之心卽
名動心

或問何謂無所住而生其心曰大學正心一章

已自明白透露矣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有所
好樂忿懣有所卽是有所住矣視而不見聽
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知卽是不生其心
矣易之寂然不動卽是無所住感而遂通卽
是生其心

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
是吾儒游藝境界風送妙香結而成蓋月臨淨水
印以搖金是吾儒依仁景象

新書

卷之十二

六

槃山示衆云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觀面相呈更
無餘事與吾師無隱之旨何殊

僧問趙州十二時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
使老僧使得十二時然曰使則猶有間也論
語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書曰念茲在
茲釋茲在爾又何使之有

達觀云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
生愚謂除却天堂卽是牢獄除却牢獄卽是

天堂豈更有天堂牢獄作對耶

法海禪師示衆云天下人一向活活極則忽然死這老漢一向死死極則忽然活吾輩於此參究得透二家之學思過半矣

或問如何是當下認取曰纔呼便應纔痒便搔非有思惟是名當下認取如何是當下承擔曰饑人遇食渴夫遇飲更無等待是名當下承擔

釋言

卷之十二

七

止觀一經是初地方便之門亦涅槃究竟之旨有大雄之實際而無其虛幻無諸經之浩瀚而有其精義

佛乘之有心經金剛楞嚴圓覺猶吾儒之有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也學庸語孟貫通而諸子百家有餘蘊乎心經諸經透徹而四樹五乘有滯義乎予嘗欲合刻四經取諸家疏義附之爲禪家四書蓋有志而未逮云

淨土論曰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然則出世大事宜莫如割愛止念乎

朱子云心經既說空又說色蓋欲於色見空耳予謂非說空又說色蓋空卽色之空色卽空之色耳柱下所謂當其無有車之用語意亦然

陳了翁嘗言佛法之要只在金剛經一卷金剛經一卷只在九個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釋言

卷之十二

八

是也此九字華言一覺字其字九其物一其物是不誠無物之物非萬物散殊之物其一是一以貫之之一非一二三四之一年過五十卽宜留心早知一日卽得力一日勿復因循獨在心不忘耳想了翁當日自是有得而言之非漫言以欺人者第不知其旨謂何聊識於此以質之於有道人

縉紳以逃禪爲雅致俗士以俟佛爲淨修闕其

園竹林檀閣清涼現前聽其言海溢天悠頌
惱頓盡實乃役役私情勞勞名利百慾煎其
肺腸萬緣纏其肢體此正地獄種子安得菩
提善根

宗問問荅機鋒有妙出新語之外者予嘗欲一
一拈出編爲宗門新語一書而見聞有限蒐
羅未弘終未敢草率從事今略舉數語如僧
問先智和尚曰如何則是曰是則有非曰如

雜言

卷之十二

九

何得入曰何嘗在外曰如何是佛曰那個是
衆生曰四大緣何有形曰虛空何緣無象曰
如何是大道曰我處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
曰我不知有大道曰乞和尚指示曰長劫來
原不曾蒙蔽汝或問清涼益師曰如何是沙
門所重曰若有纖毫所重卽不名沙門又老
宿問一座主曰疏鈔解義何如曰鈔解疏疏
解經宿曰經解甚麼主無以對又龍圖王蕭

雜言

卷之十二

上

問南堂曰某有個見處纔被人問却又開口
不得未審過在何處堂曰過在有個見處堂
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
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曰爲
甚麼又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又馬鳴大士
問夜奢尊者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曰汝欲
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旣不識焉知是乎曰旣
不識佛焉知不是又僧問清上座曰弟子每
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清曰却將紛飛
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
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僧問馬
祖如何說卽心卽佛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
時如何曰非心非佛又僧問同安丕師依經
解義三世佛緣離經一字卽同魔說此理如
何曰孤峰迥秀不掛烟蘿片月行空白雲自
在又東印度國王問般若尊者諸人盡轉經

師爲甚麼不轉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又可大師問初祖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我與汝安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竟又僧燦謁二祖曰弟子身纏宿恙請和尚懺罪僧曰將罪來與我懺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又或問惠國師曰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汝道便成兩句了又問如何是第一義曰汝問的便是第二義又世尊見文殊立門外曰何不入門內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來凡此數條固未足盡宗門精義而舉一例百政如截瓊枝寸寸是玉折旃檀片片皆香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信哉

刺言卷之十二終

刺言卷之十三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二

爲禪宗之說者曰道人修命而不修性爲玄宗之說者曰釋子修性而不修命不知性命二字是一非二存神絕慮自無不透之靈源性寂情空詎有不固之根蒂

天命之謂性卽是道家丹頭率性之謂道卽是

刺言

卷之十三

道家火候

浩然之氣是孟子大丹頭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孟子真火候

形以道全命以術延儒者以爲不根之譚通人以爲著己之務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二語缺一不可上德卽所謂全形之道乎下德卽所謂延命之術乎然上反易知下反難遇矣

或問谷神玄牝之說。予曰。道家言多不明白說。破性往借象立名。使人參悟其實。谷神玄牝。卽吾儒虛靈不昧之旨。以字義思之。谷卽虛也。神卽靈也。不死卽不昧也。玄牝卽生生不息。所謂玄關一竅是也。今夫虛靈一竅。誰獨無之。只爲氣拘物蔽。故日薰日染。日至汨沒。而不悟。若能去智去故。滌除玄覽。則向來一竅依舊湛然不昧。此湛然不昧處。卽是生天。

判言

卷之十三

二

生地之本卽是吾人下手做處。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關一竅。須是自家會得。又須是自家工夫。到始會得。人不能爲之言。

玄關一竅。說者紛紛。在方士尤多舛謬。惟李清菴先生說得甚醒快。其說云。玄關者。至玄至妙之機關也。寧有定位。着在身上。卽不是。向外尋求。亦不是。泥於身。則着於形。泥於外。則

着於物。夫玄關者。只於四大五行不着處。是也。今設一喻。令人易曉。且如傀儡手足舉動。百般舞蹈。在乎線上。關鍵實由主人使之。傀儡比人之四大一身。線比玄關。抽牽的主人。比本來真性。傀儡無線。則不能動。人無玄關。亦不能運動。汝但於二六時中行住坐臥。着工夫。向內求之。語默視聽。是個甚麼。若身心靜定。方寸湛然。真機妙應處。自然見之也。

判言

卷之十三

三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予曰。未能死焉能生。朱晦翁曰。靜極而虛。如春沼魚動已而翁。如百虫蟄。誰謂此公不信神仙之學。

人豈能無事於心。但不必有心於事。

瞬存息養。每作尋常字面看過。細思之。瞬屬目。是此神出入之樞。息屬鼻。是此氣呼吸之戶。神屬性。氣屬命。性命之奧。具於是矣。

築基煉已。自是玄宗首務。丹家紛紛辨說。撮要

而言無逾清心絕慾四字

避暑山中閒譚鎮日友人劇論心印經義首舉
上藥三品予謂雖分三品經文內云精合其
神神合其炁炁合體真又云神依形生精依
炁凝而結之曰三者一理妙不可聽則三家
相見之旨於此可悟矣李易簡註云合則爲
一分則成三纔有分合便判生死於此理會
得透思過半矣如何是存無守有予曰恍恍

剩言

卷之十三

四

惚惚窈窈冥冥無也其中有物其中有精有
也有因無感而有靈無因有激而成象存無
以覓汞守有以制汞義或然乎如何是迴風
混合予曰混合殆卽合三藥而一之乎迴風
混合殆卽閉關行火工夫乎柱下經云綿綿
若存用之不勲入藥鏡曰鼓巽風運坤火其
斯之謂歟如何是踐履天光呼吸育清予曰
此亦難言大抵守泰定則天光發天光未發

則踐履皆妄故曰踐履天光嗜慾絕則清氣

生清氣不生則呼吸皆粗故曰呼吸育清如
何是聖日聖月照耀金庭予曰當是守泰定
而發天光之意坎中真陽是名聖日離中真
陰是名聖月三家之會合既神透體之金光
自現其實照無所照耀無所耀照耀且無日
月何有如何是非白非青予曰青當是龍白
當是虎青龍白虎上仙特藉之以著交姤升

剩言

卷之十三

五

降抽添擒伏之理大丹既成則一真獨湛諸
象皆泯何青龍白虎之有一時騰頰有如射
覆將無貽口給之譏耶識於茲以質諸有道
煉心伏氣仙釋所同得藥脫空仙釋所異
調琴鑄劍之喻只是理性之法若欲掃除習氣
自非拾萬磨楯努力一戰安能得會朝清明
衆人之心聽命於耳目口鼻所謂氣使神也至
人之耳目口鼻聽命于心所謂神御氣也神

御氣則生，氣使神則死。

滅聲、色、心、易、滅、嗔、癡、心、難、滅、嗔、癡、心、易、滅、浮、游、心、難。

道德經之綿綿若存，下一若字，妙不容言，復繼之曰：用之不勤，用之不勤，卽發明若字之義。大通經曰：後天而存，存而無體，然而無體，未嘗存也，亦卽此義。

未能絕命忘機，且先簡緣謝事，未能吐納搬運。

剩言

卷之十三

六

且先養氣，蓄精。

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却被風吹落，此二語可以儆今之言採藥者。

悟真云：未煉還丹須速煉，煉了還須知止足，愚謂止足豈漫無所爲，抱真守一如鷄伏卵，如龍抱珠，功夫更細以密矣。

心生性滅，心滅性現，此以習心言也，靜爲之性，心在其中矣，動爲之心，性在其中矣，此以真

心言也。

忘機絕慮，閉息存神，可曰小安樂法，亦可曰大歇手法。

李清菴嘗言：清心釋累，絕慮忘情，予作回文讀之，情忘慮絕，累釋心清，其味更旨。念頭不可稍有所著，無論邪萌妄想，卽浮游出入，希聖希賢之想，皆是青天雲氣。

回光返照四字，是道家息氣凝神之密諦，亦吾

剩言

卷之十三

七

儒過欲存理之初機。

息之一字，是三教單傳之密諦，在佛氏謂之息念，歸空，在道家謂之息氣，凝神，在吾儒謂之息心，明理。

止念是吾人第一義，然止念亦是大難，嘗試冥心自照，卽一刻之頃，此念何嘗有一息之停，所以然者，緣染旣深，掉放旣慣，自非發猛決心，用嚴持力，漸漸撥轉，漸漸降伏，未有能帖

然相下者、

李清菴先生太極頌云、命係乎氣、性係乎神、潛神於心、聚氣於身、此長生十六字訣也、

或問烹鉛煉汞之說、予曰、此亦難說、大端只是降伏身心而已、曰、何謂身心、曰、身是歷劫以來、清靜自無中之妙用、心是象帝之先、靈妙本有中之真無、曰、如何是文煉武煉、曰、這個身心未降伏時、須用剛決之心敵之、是爲武

判言

卷之十三

八

煉、既降伏時、須用和柔之心守之、是爲文煉、張平叔有云、兩手捉來、令死闔、煉成一塊紫金霜、武煉說也、漫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文煉說也、

既濟未濟之說、解者紛紛、獨管蟾子數語、最爲簡透、曰、水升火降、謂之既濟、易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慾忿則火降、窒慾則水升、水火不交、謂之未濟、不能懲忿、則火上炎、

不能窒慾、則水下滲、

莊子天運篇、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數語括盡乾坤坎離之旨、周天火候之秘、

莊子正是發老氏之所未發、細觀三十三篇、亦是見精神而久生之道、亦是忘精神而超生

判言

卷之十三

九

之道、讀者豈得專以文字求之、

陰符經九竅之邦、在乎三要、參同契云、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揚、愚謂此固降伏之真詮、蓋心守之要術、要之一了百當、則莫若養心、蓋心是三者的主人翁、主人翁廓清得淨、站立得穩、三者自然不能搖動他、故曰、得其一、萬事畢、又曰、養其大者爲大人、

朱晦翁註元公誠通誠復之義云、這個物事、流

行到這裏歸着便立在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晦翁雅不信神仙之學乃此數語非深於神仙之學者不能

且勿道抽鉛添汞試問鉛汞是麼且勿道取坎填離試問坎離是誰噫遊人醉矣杭州是汴州耶

只道行禪坐亦禪聖可如斯凡不然每誦此語使人興末由之嘆

刺言

卷之十三

十

陳致虛云何謂靈常靜常應之謂靈逆施造化之謂靈何謂聖太極初分之謂聖虎不傷人之謂聖音哉說靈父聖母恁地分明而盲師俗士妄自揣摩執迷不反寧不自悞悞人神仙真訣只要辨得真鉛真汞識得進火養符窮取生身處五字括盡丹經千萬言進火養符毫髮少差危險立至戊巳是徹頭徹尾物事

道德南華自是譚玄之祖不必以神仙之事混之長生冲舉自是方伎之微不必以老莊之學附之

佛印與東坡書云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存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位亦可騖鸞駕鶴翱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八惡趣愚謂

刺言

卷之十三

十一

此事現在眼前豈須尋取吾輩只是姑待一念日復一日斷送一生每誦此書不覺通身爲之汗下

悟真云須知由我不由天又云也知由我亦由天識得由我不由天則急須積功識得由我亦由天則急須累行故知功行二字分析不得

名韁未解利鎖未捐沉軒六賊之魔桎梏萬緣

之內而曰吾對境而忘境也吾居塵而出塵也是何異煇鷄與脫於湯火蛆希運於天池乎

三教聖人都是三段境界三段者何曰本體曰工夫曰究竟本體要認得真打得徹工夫要做得細煉得熟究竟則依然還其本體着不得一毫工夫矣

河圖括地象曰天皇氏澹泊自然與太極同道

刺言

卷之十三

十二

身佩九翼開山圖曰人皇駕六羽騶雲車出谷口此豈盡荒唐語耶宇宙寥絕何所不有自不得以耳目情量之所及而斷之

刺言卷之十三終

刺言卷之十四

外篇三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三

發蒙振聵廉頑立懦未有不得之讀書者

詩書非糟粕也昧者讀之自爲糟粕耳文章非

浮華也淺者出之自爲浮華耳

人之情憂不能爲喜哀不能爲樂怒不能爲平

維讀書到會心處憂者忽然而喜喜者忽然而

刺言

卷之十四

一

而憂哀者忽然而樂樂者忽然而哀怒者忽然而平平者忽然而怒

讀書深則涉世之途徑自老涉世老則讀書之

趣味愈深

讀書如服藥藥力多則神氣自倍讀書久則識

力自高

窮理致用是讀書四字箴

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

中。超然自得於語言象數之表。此龜山先生平生得力語也。既以此自證。復以此教人。吾輩宜大書一通。置之座右。

析薪者必柶其理。解牛者必批其竅。理脉理也。竅虛處也。讀書而不得其脉理。何以撮其言中之要。不於其虛處會之。何以參其言外之神。

聖賢學問。無非欲人收攝身心而已。然未有不

剩言

卷之十四

二

收攝身心而能學問者。故善讀書者。疑其神如伏鷄之抱鵲。戢其氣如黔猫之捕鼠。

湯霍林作門人制義。敘有云。竭凡情而往迎聖諦。以來吾取以爲讀書法。

愚嘗謂孔孟諸子。皆開闢以來所未有之異人。四籍一編。皆開闢以來未有之異書。以開闢以來未有之異人。留開闢以來未有之異書。非夫眼空三界。胸羅萬有者。安能窺其崖略。

哉。

學庸語孟。一厄於舉業文字。一厄於學究師承。有意思人。須是於處厄中。猛求解脫。乃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夫子喫緊教人讀書法。朱晦翁云。逆有從容等待之意。如前途人等。待後來人。須是耐心等待。若躁急而向前尋取。則是捉志。非逆志矣。語亦有味。

朱子嘗言讀書。老年與少年不同。少年時精力

剩言

卷之十四

三

有餘。可以從容徐繹。老年來讀一書。直須沉潛反復。研求極至。常恐光陰有限。難得工夫。再去理會。旨哉言乎。予謂我輩悠悠忽忽。只爲姑待二字。斷送一生。若能於少年時。便作老年算計。何患工夫不精。學問不進。

讀書膽欲大。心欲細。識欲下。

讀書須要異處看得同。同處看得異。疑處看得信。信處看得疑。

晦菴先生嘗看上蔡語錄其初用紅筆抹出已用藍筆抹出已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墨筆抹出看他是何等精研何等體認直接朱泗尸祝千秋豈偶也哉

今後生所以不肯讀書者總爲科名之念太速故取徑甚捷用功甚簡只一部通鑑性理載在令甲者尚經年不一觸手何況其他沈攸之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可謂欲覺

補言

卷之十四

四

晨鐘矣

山谷與李幾帖云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朱晦翁云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義然後隨其淺深緩急輕重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方爲得之未可便以吾先入之見橫據胸中也予謂山谷其見高晦翁其心虛有山谷之見方不受書瞞有朱子之心方不受我瞞善學

者取途於朱子而造詣於山谷可也

讀牛山篇而不郝歔泣下者必無良心讀齊人篇而不媿惡汗流者必無血性

讀孟子保民篇便當思吾人此心刻刻有發現之端倪刻刻有當用之察識刻刻有遍滿四海之分量其勃然不能自己猶之不忍於鯀鯀之牛也其茫然不能自喻猶之不解於愛牛之譏也其充然不可屈猶之老老幼幼之

補言

卷之十四

五

無不暨及也其卓然必有實際猶之制民之產之不可虛文借也若只在齊宣身上理會此諺所稱爲古人擔憂者何益何益

讀歷代諸史但當徵其事不必苛論其文讀諸子百家但當徵其文不必苛論其事六經而下事與文兼該者馬史班書左傳而已

讀書要韞藉厚不可遺一字於胸中作文欲洗汰盡不必留一字於筆下

陶 讀書不求甚解，吾終不敢以爲然。

人有稱仲尼兄者，問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子何人敢稱仲尼兄耶？其人曰：「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終日撚紙燭而行也。」李湘洲先生有云：「孔子之稱堯也，曰『則天而已矣』。天之上有天焉，堯未必能則之；孔子未必能知之，且無論天人，卽開闢聖人如盤古伏羲之流，以之方堯，其分量大小將有辨乎無辨乎？」讀

判言

卷之十四

六

書者須作如是觀，方是眼空天地，胸羅宇宙。陸士衡文賦：「劉勰文心，雕龍才士，須是句句研究，字字推勘，下筆乃不致草草。」文章家美有萬端，妙難僂指，撮要言之，無逾靈之一字。文之靈者，非聲非色，非臭非味，棲神恍惚之中，得趣筆墨之表。

李伯時作李廣奪胡兒馬圖，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值發之人馬皆

應弦也。黃山谷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文章家能於此有悟，入思過半矣。

文章之妙，雖機局議論波瀾結束變化靡常，至其精神必有注射處，非可泛泛隨手絮搭也。昔黃筌同蜀後主指示吳道元鍾馗圖，謂道元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拇指爲有力，令筌改進。筌不用道元本，另作以呈。後主怪其不如，筌曰：「道元所畫者，眼目意思俱在第二指，臣所畫者，眼目意思俱在拇指，後主悟乃喜。」文章之妙，何獨不然？所謂眼目意思，卽精神注射處也。

判言

卷之十四

七

春山艷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澹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麗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顛而堆阜。文之依題布景，當亦如是。

文章分際，如棋力酒量，一毫勉強不得，故有一

分醞藉卽有一分發抒有十分醞藉卽有十分發抒以庸人而作英雄之語其神情必不肖以英雄而作聖賢之語其氣象亦不侔孔子之文渾淪含蓄使人神遠孟子之文英爽駿發使人魄動曾子之文切實近裏使人意歛子思之文廣大無際使人心暢

可得而指其佳者非文之至也以其猶有象也不可得而指其佳者則文之至也以其無象也近日會元墨荻所以稍遜前輩者政惟其佳處多耳

刺言

卷之十四

八

昔與吾友龔如溪論文欲以一字括之予曰其惟聲字乎凡文之抑揚高下輕重疾徐吞吐浮沉伏起頓挫誰非聲者能於此際轉換得清則無之而不清於此際調劑得妙則無之而不妙沈約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陸機云審殿最於緇銖定去留於毫芒皆在聲

字致意耳因戲謂史記左傳皆有絕妙點板未可任意誦去如溪撫案大叫以爲知言

山惟轉則秀水惟轉則活文惟轉則靈試取史記漢書及古人名篇讀之彼其滔滔汨汨渾淪磅礴徹首迄尾似無復斷續可尋及細窺其脉理則逐段逐節界畫井然特其起承無跡轉合有法長短伸縮之妙有非深心人未易測度者晉魏六朝所以遠遜秦漢者爲其

刺言

卷之十四

九

段落太明轉折太露耳

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於未振千古新新不已之妙盡於此矣

擬議以成其變化誰謂文章不從古法中來劉禹錫云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麗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語出創獲自是正理

諸史之文馬遷爲冠諸子之文孟子爲尤

兩漢文字亦有唐宋人所不肯爲者唐宋文字

亦有兩漢人所不能爲者未可矮人觀場

韓退之文絕似馬遷蘇長公文絕似孟子

韓退之毛穎傳直欲與七十二傳爭雄徐偃王

碑平淮西碑曹孝成王碑方之十表真堪伯

仲以敵矣

先秦西京而後若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皆卓然

刺言

卷之十四

十

自立於宇宙之間超然特出於氣數之外不

得以時代拘之

報任少卿書畢竟出履手非子長作以其精神

氣骨自不相肖也

文至六代浮靡已極大雅淪亡要之自西京之

末東漢之初如賓戲客難解嘲釋誨達旨等

篇固已浸溽萎蕤漸逗駢驪矣至如仲舒鄒

陽皆西京一時之選天人三策何其不振獄

中一書何其不倫乃知以時代爲賞鑑者耳
食之見也

文章起句最難得佳唐宋人每以此競奇如杜

牧之阿房宮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

出李華弔古戰場云浩浩乎平沙無垠曼不

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

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忘群

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皆突兀驚人不肯

刺言

卷之十四

十一

作猶人語

柳州諸記皆瑰瑋奇特超出諸文之上

杜甫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韓子蒼云作

詩文常得文人許可乃自不疑予謂得失寸

心知當是老杜晚年自信後語耳若無老杜

之自信何可無子蒼之自下

人謂李杜工於詩不必工於文老杜姑無論若

李白送侄崑遊廬山序及送張承祖之東都

送烟子元演隱仙城山序皆森挺奇異仙氣逼人使人讀之飄然如在蓬萊方丈間豈文人學士所能摹擬

唐文自昌黎河東而下其中拔奇領異凌厲往昔者亦匪一人予讀李商隱所作元結集序異思創格怪語險詞怒鬼嗔人開天闢地直與禹碑石鼓文爭雄千古沈光作太白酒樓記亦激昂悲壯沉鬱振蹈獨步一時

刺言

卷之十四

十二

古今文字安章頓句之妙轉軸接脉之巧出沒變化不法而法不奇而奇者前有孟子後有馬遷而已

刺言卷之十四終

刺言卷之十五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四

炎帝神農氏開物成務萬世永賴何況當世史稱其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則炎帝其有遺行歟恐未必然軒轅生而神聖竊意諸侯卽共推尚當三讓固辭阪泉之野親帥師而爭之至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之戰凡三

刺言

卷之十五

十一

戰而後得志焉則軒轅不且爲纂弑之嚆矢歟恐又未必然三皇之事若存若亡此等語或出戰國好事者爲之論世者當別具心眼乃可耳

四凶之號始於戰國萬章偶聞而舉以相質耳其實鯀非凶人比也當時四岳咸薦四岳皆千古神聖人豈無見而漫爾汲引者意鯀聰明才力必度越在庭師濟輩什百而其一段

孜孜急急、艱險不避之真心、又自確然不欺、於方寸是故堯曰不可、四岳曰盍試哉等之、未有賢於鯀者、而惜也、剛愎自用、又穿鑿多事、不審於順逆之勢、是以九年而迄無成功、惟其九年而迄無成功、故鯀不得不爲法而受誅、惟其爲法而受誅、而心事實無所欺、故天亦鑒其衷而佑其子孫、或乃謂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禱杙、卽鯀也、此尤荒唐未可信、

刺言

卷之十五

二

禹下車而泣罪人、非泣罪人也、自泣也、其言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試想此段精神、肫懇惻怛、真有跼蹐弗寧者、豈爲罪人泣耶、

胤侯掌六師、其權不可謂不重、其責不可謂不專、然權歸后羿、而胤不能早防其微、相居商丘、而胤不能明正其罪、胤亦負仲康首任德意哉、胤征一篇、數義和罪狀、不過爲其荒迷

於酒、廢棄厥職、以視后羿、則放飯流醢之於齒、決耳、又何釋其大而懲其細也、

舊臣靡其夏后社稷、一个臣乎、少康生長有仍、勢極堦微、而浞克殘暴戾、弑戮無遺、少康之不爲灌鄩之踵者幸矣、而圖迴謀慮、卒還夏祚、竟不露些子鋒鏖、何其杜機之深、而弑光之固也乎、惜也、其事與姓俱湮、不得與五子之歌諸篇、同留天地間也、

刺言

卷之十五

三

伊尹相湯以伐桀、而不聞有叩馬而諫之夷齊、放太甲於桐、身乘太阿、而不聞有流言之管、蔡於桐、旣歸還政、厥辟而不必有風雷示儆之金縢、伊尹其賢於公旦耶、則時世之趨人心之異耳、

周公之避居東都也、告於太公召公曰、我之弗避、我無以告我先王、然則大聖人亦有嫌疑之避乎、非然也、聖人不爲一身計、不如此無

以鎮羣情而安社稷耳

魯侯潰弑君自立而昭王不能討朱子謂周綱凌夷自昭王始然昭王南巡不返穆王不能與問罪之師而返諱之周綱之凌夷不愈甚乎乃猶命呂侯作祥刑之書以告四方不審膠舟致天子溺死當得何等罪也

管仲之見用於桓公也雖以高國之世臣而不能有加於其上晏嬰之見用於景公也雖以

刺言

卷之十五

四

諸田之日盛而不能少阻於其間固兩霸主信任之專要之兩公之德望事業亦自有足以懾服之者不然彼皆重臣世執國柄肯俯首從其下耶

鄭莊與周戰射王中肩罪逆極矣乃復夜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此其辱更甚於射吾不知周君爾時何以遣發此賊然不能矣嗟夫蘇季合從之謀實當日攢秦上策季不灰合從

之謀必不解合從之謀不解六國必不亡季之灰合從之謀之解人也實天也愚尤惜合從既成六國猛士雲謀臣雨西向而責負周之罪於秦舉岐雍豐鎬之地悉取而還之周不庶幾哉與一匡之烈比隆哉計不出此而僅僅相約以備秦此子與所以妾婦季也

張儀曰當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事史臣摹其心事以為儀感季子之成我而姑籍秦以報之

刺言

卷之十五

五

此不情語也當蘇君之時儀真不敢言事彼其合從之謀得之揣摩者已素六國狀如連鷄勢如伏弩秦即強儀即竭智為秦謀其不能引兵而出函谷關一步勢也雖欲不箝口以聽焉可得乎

王翦為秦伐楚請於始皇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當時不以為要挾比至軍楚數挑戰堅壁不出日夜休士洗沐而善飲食

撫循之至軍士相戲爲樂當時不以爲師老
行至灞上數請美田宅園池至關又請善田
者五輩此雖出翦自堅之策然無饜甚矣當
時不以爲貪黷於此想見初秦文罔之寬廷
議之慎廟筭之周其一六王而并九有也豈
偶然哉

騶衍史稱其深觀陰陽消息而作迂怪之變夫
深觀陰陽消息則其持論必有原原本本者

刺言

卷之十五

六

矣果迂怪乎哉終始大聖之篇十萬餘言豈
無據而言者以爲闊大不經何也況其所謂
推而大之者必先驗之小物所謂推而遠之
者必先序今以上至黃帝所謂因而推之者
必先列中國名山大川及物類所珍衍之必
不作妄語人可知矣而惜也其書不傳於世
空令人懷想千秋上也

馮驩其三千人中第一俊傑乎焚券不取義利

之辨晰矣客散獨留臣主之誼篤矣日中數
言曠達之識著矣單車入秦卒復齊相幹旋
之機妙矣惜也田文不能汲引而大用之媿
同升之公叔文子遠哉烏在其能好士也

以一咲故而便欲斬君之美人頭楚者亦太橫
以客稍稍引去故而卒予楚者美人頭平原
君則賢矣哉然此楚者不能如毛薛之却秦
兵以歸信陵也不能如侯嬴之刎頸以送平

刺言

卷之十五

七

原也不能如黃歇之舍身以脫秦中也不
能如李同之身赴秦軍爲之却三十里毛遂
之叱楚定從以三寸舌強於百萬師也碌碌
罷癯靡所表見空負美人一死美人有知不
當復大咲地下耶

范雎蔡澤蓋當時策士之最早劣者觀其待須
賈一段費却幾許周折直是市井小兒詭詭
態從唐舉相持梁刺肥數語抑何其驕矜而

不能自禁也。中間伐魏拔懷收韓買趙東取周室兩人雖未必無少經畫然胸中總被富貴二字填塞非真欲以功名顯者懼禍及身先後引退正如小兒攪得一餅復恐有人從傍攘去則逸而走耳豈誠知止不辱者哉

樂毅與管仲齊名賢如武侯自比管樂則毅是何等人品今考其始末初仕魏爲魏使於燕燕昭以客禮待之卽委質而臣於燕伐齊之

刺言

卷之十五

八

後卽墨不下留徇五歲亦太迂且遲矣燕惠使劫騎代之又畏罪而降於趙一人之身倏魏倏燕倏燕倏趙視其主不啻奕棋然曾謂不二心之臣而若是乎夫子糾小白當時君臣之分未定一兄一弟又非判然兩國仲之事桓又在糾死之後未仁之疑猶且未免焉不知何以爲毅解

馬遷作史記游俠刺客可以不爲列傳今觀刺

客傳中若曹沫豫讓凜凜皆千載有生氣人彼專諸荆軻聶政特奸人之雄盜賊之無忌憚者耳不當同類而並傳之曹沫豫讓之與荆軻聶政同傳也猶之老子之與申韓同傳也皆史遷意見之偶失處

智伯以國士待豫讓讓必爲報仇而死以爲能報恩則可以爲能不懷二心以事其君則不可人臣事君有死無二豈以衆人國士異其報哉必如豫言則桀不得有關龍逢紂不得有比干矣再譙之婦爲其後夫死而尤前夫以寡恩也誰其義之

刺言

卷之十五

九

田單神師感敵亦近迂夜縱火牛亦近拙其得力處全在縱反間於燕使以騎劫代樂毅耳最不可及者全燕以百倍之師卽墨以單孱之卒相持數載固守不下百計經營卒收奇績乃爲直將軍耳

魯仲連立譚數言新垣衍爲之下拜不敢復言
帝秦繳書聊城燕將見之涕泣三日仰天自
殺彼儀秦輩能與爭雄否至於功成卻賞脫
履而去不爲富貴少訕此豈無所挾而漫焉
以噉名者等子由稱其爲戰國以來一人愚
謂若連者蓋被褐懷玉藏器以待者也若
遇湯文其必爲伊尹太公之儔何疑

太史公於魯仲連小贊謂其指雖不合大義非
刺言

卷之十五

十一

也當七雄龍鬬秦焰方張邯鄲之圍平原新
垣衍輩爭欲帝秦而連以一布衣疊疊譚說
力持不可至欲蹈東海而死謂不知大義者
而能之乎

或謂僖負羈非純臣也方曹君無禮於重耳負
羈身爲老臣而不能諫與碌碌者何異壺餐
加璧私以相遺無乃自貳於國乎曰非也觀
晉師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之罪則負羈

豈緘默不言者壺餐加璧以致禮焉外亦曰
使彼知曹未始無人焉耳老成謀國或別有
所見何可輕訾也哉

始皇之罪莫大于焚燒詩書愚竊妄議此一舉
也功與罪殆各半焉何也義皇而下三代以
前其間聖作賢述國史家乘倚相之所讀伯
益之所紀外史之所掌記不知其凡幾至今
而烟鎖灰燼無復隻語之存者誰爲厲階則

刺言

卷之十五

十一

秦誠不能無罪然忠質以後周文日盛迄乎
末季游譚颺起其間離經畔道之詞支離漫
衍之語當不僅富惠施之五車累洛陽之千
兩矣使非祖龍一炬其焚視聽而惑人心禍
豈眇小秦亦不可謂無功哉謬謂當始皇之
世使丞相斯與史官博士斟酌考訂略倣宣
尼刪削微意自六經正史而外凡出于戰國
游說浮浪不根之書足以惑亂黔首者悉詣

守尉雜燒之。豈不庶幾哉。與長城郡縣之制。並功不朽哉。不務出此。而額然惟更是師。非秦紀者。悉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于是乎秦之虐始橫。而坑儒之名。所由歸矣。以爲罪也。不亦宜乎。

李斯初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其志非不偉。事秦三十年。拓地開疆。卒成一統。其才非不高。高豎之謀。以爲不可反復持論。至于流涕太息。

刺言

卷之十五

十三

其義非不正。只是識力不足以自持。智謀不足以馭奸。而又持祿固寵。戀戀惟恐或失。故卒爲高豎所眩。而高因得以玩弄於股掌之上矣。使當高豎進說之初。確持大義。力能制則制之。不能則委曲以啗之。當是時。太子扶蘇故在也。而又握重兵於上郡。有蒙恬以爲之將。上郡之去關中。非甚遠也。籍第令馳一使。以密告之。正大位。清君側。是不亦事幾之

可爲者哉。計不出此。而優游不決。阿諛取容。至爲督責書。以與苟免。愚哉。雖被刑戮。亦何怨乎。

漢高功臣。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獨蕭何超然於走狗良弓之外。此非高帝之能忘。何亦非何之能相忘于帝。而何之客之爲何計者。實周也。嘗觀其行事。其履危蹈險。幾于不免者。屢矣。帝與項羽相距京索間。非用鮑生計。遣

刺言

卷之十五

十三

子孫昆弟。悉詣軍。何幾族。自將邯鄲。使使拜何丞相。益封置衛。非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何幾族。自將擊黥布。數使使問相國。何爲。非用說客計。多買田宅。自污。何又幾族。及後爲民請苑。條而怒。條而械繫。若侮小兒。然非王衛尉侍從容解。譬何又幾族。然則何之不與韓彭諸公俱滅者。倖哉。君子以是窺帝之猜毒少恩。亦以笑何之隱忍受辱。幾于頑鈍無

耻矣。視飄然從赤松子遊者，品何如哉。

淮陰侯之不反，古今多爲之辨說者，謂帝之殺信，陳平僞遊雲夢一語，有以成之。予謂知信莫如何，能用信莫如何，夫既知信用信矣，顧不惟無救之已也。且陰爲之謀焉，是何心哉。帝嘗械繫何矣，王衛尉從容力爭，帝爲不憚。卽日使使持節出何，何之力能得於帝矣。帝衛尉獨不能慷慨出一語爭耶，而依阿唯唯。

刺言

卷之十五

十四

使高帝爲無恩之主，元勲受無罪之誅，誰之責也。然何本戀榮固寵人，一味只是怕死懼禍，及已遑恤其他去，陳平一間耳。

漢高大封功臣，可謂一飯必報者矣。而紀信親脫帝阬，視死如歸，獨無半通之綸及之。當時漢庭諸臣，亦無有一人爲信言者。豈帝既尊貴諱及困厄時事，抑羣臣無敢觸其所諱耶。帝太少恩哉。信蜀西充人，予爲西充令時訪

問有紀公村，子姓繩繩，衣冠振振，蓋歸然望族也。天之報施，何必減於漢之封誓哉。

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跨下，其權剛爲柔，強爲弱，此豈少年無賴子語耶。竊意圯橋老父屠中少年，皆千古神物也。跪而納履，俛而出跨下，皆千古英雄也。非神物無此點化，非英雄無此領受。

刺言

卷之十五

十五

陳平嘗燕居深念，陸賈往謁，直入坐而平不見。賈曰：何念之深也。非患諸呂耶。平曰：然奈何。愚謂平非患諸呂也，患已之不免於禍重爲漢罪人耳。當辟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平出一言折之。呂台輩必無敢覬覦，誰實許之者。平也。呂后欲王諸呂，王陵輩皆守高帝約，以死力爭，使平與勃亦以死爭繼之。呂后亦必無敢斷行，誰實成之者。平也。平反復思念，使呂后事成，我終爲漢室罪人，事不成，我尤爲

呂賊戎首成與敗皆無可以自容爲之奈何幸賈敎以交驩平勃而呂氏之崩又適在平勃之先故諸呂滅而平適會其成功得以自解免耳全社稷安劉氏君亦不如臣此語誰欺哉

司馬相如當不獨詞人之雄也當時畧定西夷使叩笮冉羆之屬皆爲內附沫若牂牁之地悉歸版圖斯亦韎韐跼跼之輩所不能數數

荆言

卷之十五

十六

得之者矣而史不載其行事卽相如所撰著自諭蜀難父老二篇而外寥寥無及焉豈文人不欲以武事見耶抑時無好事者爲之搜尋而論著之故湮滅而不章乎惜也

讀酷吏傳意其人當是峭直不阿多所執持者及觀其行事乃大謬不然張湯爲廷尉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刻深者杜周亦爾上所欲擠者因而陷

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陰陽人主與俱上下蓋希世取寵人品之最無骨力最無血性者視張釋之勁挺不回持天下平者何啻鳳凰之翔千仞哉

李廣之下馬解鞍或以爲亦幸而虜不至耳廣之疎略於此可徵予謂當爾時事窮勢迫其計亦不得不如此所謂死中求活也舍此更有何策耶

荆言

卷之十五

十七

霍光之廢昌邑王不無遺議予謂其可議不在廢之之時而在立之之日昌邑在藩邸時舉止乖戾中外所知觀中尉王式之諫尚赧焉有忝候服况於九五大統光顧命大臣不博求明聖有德之人而立之而苟且冒昧反覆其手無乃以人國倖乎史稱光爲人好權矜氣茲舉也無亦心知其不副姑置焉而更廢之更置之以自張其威柄乎若是則不忠不

知則不智兩者吾於光不無少疑云

楊雄韓愈直是文人之俊傑若必以聖學求之都未免大醇而小疵雖然美新投閣愈之所不肯爲原道三品雄之所不能作楊豈韓匹也耶

太尉黃瓊劾奏尚書周永以爲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及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以獲封爵可謂直破小人鬼魅情狀矣然考桓

刺言

卷之十五

十八

帝始褒崇梁冀時使朝臣共議其禮胡廣等誦冀功德以爲宜比周公而瓊略示裁省請令合食四縣比於鄧愈夫瓊一時名士使誠不可卽抗言糾正如張廷尉之不拜番夫公仲之不與歌者田豈不偉哉而依阿渙恣斟酌李孟之間此所謂伍十步百步之分耳使周永還相詰問不知瓊何以置對

李郭之亂長安大饑獻帝出太倉穀豆爲貧人

作糜疑其廩賦不實乃於殿前作糜施之或

曰此雖非王政大體其愛民一念亦有可取者予謂王政之所以崇大體非獨以執要去煩而已正以紀綱名分全藉此一線維持若一切委而棄之則天下豈復知有冠履之嚴等威之辨哉子產鄭之大夫耳漆消之濟孟

子猶不滿焉况天子哉

程子云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

刺言

卷之十五

十九

也仲舒毛公吾無議矣美新投閣雄乎不知於儒者何似乎

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或謂魯兩生稱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今何言之易易予謂文中子非必指禮樂之精蘊要亦自其氣數聲容言之耳當時禮壞樂崩之餘先代制作已茫然無復可考孔明以絕代聰明其於周官世府之所藏太史伶倫之所

紀必有詳考其制而妙晰其解者而所輔相者又龍準奕葉非若篡逆之魏狡獪之吳不可以告宗廟而格神祇者比使其不死而漢祚終復制作事新洋洋纒纒不庶幾與三代爭烈哉蘇子曰禮樂之卒以不成者非其材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得文子之意矣

剝言
文子中子可謂隱不違時通不徇俗者矣方其請

卷之十五

二十

闕獻策身任太平此豈貿貿漫言爲富貴謀者哉弗用而歸著書自娛累徵不起庶幾乎進禮退義之君子矣而或者以爲隋文方黜儒術通欲鼓瑟齊王之門自取黜辱非席珍待聘之道也不亦淺之乎知通者耶

王通之續經也楊雄之擬易也說者咸以爲僭而罪之夫希聖希賢自是儒者本等事卽其學不無醇疵要之其出言爲楷肆筆成書也

曼曼時流萬萬矣何僭之有世道交喪禮樂不興其間踰名犯分敢於僭亂而恬不爲怪者不知凡幾何獨於聖人之學而使人趑趄囁嚅避僭逆之名甘暴棄之實哉故數子者議其未醇則可譏其爲僭則不可

華歆管寧耦而耕有遺金於地寧不視而過歆取視而棄之人以此定華管之優劣愚謂兩人雖有視不視之分其見有金一也其爲矯

剝言

卷之十五

二十一

情徇物亦一也何優劣之有

馮道販國老賊歷官四姓身事十主王荊公謂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近世李卓吾亦附其說而極稱之予謂論人者先論其大譬如失節之婦朝孫暮李縱使所至之家在在安和人未有不鄙其狀而羞之者使遇漢祖唐宗能免丁公之斬德彘之誚耶

陶靖節在彭澤纔八十餘日嘆曰吾豈能爲五

斗米折腰卽自解印綬去此等人直是心地高潔絕不拖泥帶水其實胸中經濟未知何如也

陶靖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怡然自得旁若無人蓋不獨有隱趣兼有隱才矣今人卽有此趣能做此事否

晉范甯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饕餮紂以爲王何茂棄典文幽沉仁義以致禮壞樂崩中原傾

刺言

卷之十五

十三

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自喪之患小王何流弊異代迷衆之罪大此與孟子好辨篇語意大同皆足斧鉞千秋拯拔萬世

何曾侍武帝晏退語諸子謂帝無經國遠猷惟說平生常事殊非貽厥孫謀之道且指諸孫曰汝輩必及於難然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奢靡暴殄恬不爲意迄乎子邵孫綬汰

侈尤甚則所謂貽厥孫謀之道何其明於責主而暗於自責也其不數傳而子孫駢戮靡有子遺所謂自遺伊戚非耶

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侃此事無乃太癡大丈夫卽不欲過爾優自有多許當習事何必乃爾然侃亦聊以媿夫清談廢事者耳果徒習勞乎哉

劉胤爲郭默所殺王導以默驍勇難制欲以爲

刺言

卷之十五

十三

江州刺史討賊之義謂何而猶曰遵養時晦何其怯耶陶侃曰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默殺宰相便用爲宰相乎此其氣固已吞賊矣其兵出而就縛也宜哉

庾翼薦桓溫於成帝以爲溫有英雄之才宜委以方面之任而至於殷浩柱父方負時名獨弗之重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徐議其任耳此真英雄語也以視深源不起當

如蒼生何之語便覺腐氣

刺言

卷之十五

二十四

刺言卷之十六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五

隋唐之際群雄並起各據一方惟竇建德舉動
然有懷仁仗義氣象聊城之捷生擒宇文文化
及先謁蕭皇后素服哭煬帝盡哀存撫百官
然後執化及之黨及隋官而斬之此其地步
固已占得極高及每戰克城所得資財悉分

刺言

卷之十六

一

將士妻曹氏永不統緒服役婢妾才十餘人
化及所得隋宮人千數即時散遣義利公私
之間又何其見得分明也惜也虎牢之役不
聽凌祭酒策顧小信失大事竟爲秦王所獲
要之舉動正氣不作鼠竊狗盜態建德亦高
光之儔哉安得以成敗少之

唐之得天下也李靖功最多漢之得天下也韓
信功最多然唐祖初定京師以靖嘗自囚上

變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乃以私怨殺誼士乎唐祖釋之漢王入蜀信爲連敖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物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兩公功烈同前後事亦相同愚謂兩公固自英雄正惟聞言立釋者抑復英雄耳

王君廓無賴子耳唐祖東都之戰廓以十三人

刺言

卷之十

上

破賊萬衆此今古所無愚謂此十三人只是敢死拚命一往不迴耳豈有他謬巧哉太宗嘗語侍臣昔蘭相如叱秦王目眦盡裂君廓往擊建德李勣過之發憤大呼至耳鼻皆流血勇何啻過相如哉觀此語可想見當日提十三人破賊時也

李勣夙以忠力著聞太宗嘗親爲剪鬚和藥以愈其疾又令得乘馬出入東西臺恩遇最優

渥矣後屬以太子曰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然昭儀之立長孫褚遂良輩咸守正力爭而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卒使武氏立而唐祚幾覆勣亦大負太宗哉忠力夙望謂何

李勣疾革召弟弼屬以諸子使慎察之曰無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本傳云未幾子敬業反卒夷其族殆若深爲勣惜者然敬業非

刺言

卷之十六

三

反唐反叛唐者耳至今讀討偽一檄凜凜義氣千古稱快其爲勣光榮多矣何必帶礪之盟世世無失而後爲世之不顯也哉

房玄齡初杖策謁秦王於渭北一見卽如故舊共參大計張良兵法爲他人言多不省及遇漢高語輒稱善古來明良相遇皆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非獨其臣不自知卽其君亦不自知故曰莫之致而至者天也

魏徵之失不在委質太宗亦不在不死建成之難而在不能勸建成早辭潛邸退就藩服反勸其早除世民以速其亡也至語世民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此尤絕可笑夫以世民之神武又有房杜虞薛李許諸人爲之輔建成卽有謀恐摧枯拉朽禁門之血當不待於後來矣

岑文本位致宰相不殊寒素有勸其殖生產者

刺言

卷之十六

四

輒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徒以文墨位宰相奉稍不薄尚何復事生產乎愚因憶乙丑冬在京師訪江夏賀對揚司業於旅邸所居環堵蕭然惟餘圖書數卷司業曰吾始爲諸生餽廩於庠家大人喜溢顏面謂他日庶幾從明經得一官可以結局後舉孝廉爲應城諭益大喜過望當爾時豈謂復有今日如是

而猶營營更生他想者不謂之失其本心耶予聞而嘆服嗟嗟今人畔援欣羨無復饜足都只從進步處懸想耳繹二公之言不亦可以少息已夫

文皇嘗云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嗟乎喋血禁門推刃同氣此何等事哉而猶謂損少過微也將誰欺欺抑文皇之爲此

刺言

卷之十六

五

語也其有赧心於往事夫

郭子儀卑騎見虜千秋偉之子謂子儀定先有一段絕妙作用使虜相信而不疑乃卑騎往耳不然輕身委敵不幾爲暴虎馮河之徒也哉蓋予於渝州之賊身試之矣

令公窮奢極欲正與鄭侯買田宅自污意同而致堂胡氏乃致疑焉何也

裴行儉嘗與突厥戰旣立營亟命徙高岡比夜

風雨暴至前營水高丈餘衆駭嘆問所以儉
曰自今但如我節制勿問我所以知愚謂此
語說得絕妙前知風雨此亦易事耳若明說
出則有何味惟云云乃驚猶神明矣

白居易繫意聲歌放懷文酒似乎柔情膩骨者
予觀其奏對殿中論執強鯁帝或未俞輒曰
陛下誤矣上爲之變色所獻虞人箴義正詞
嚴字字峻凜不進其君於古帝王不已此何

荆言

卷之十六

木

等肝膽哉意聲色文酒之娛亦姑借焉以寄
其牢騷慷慨之意云耳

武后讀李敬崇起兵一檄謂左右曰此誰爲之
有如是才而不用亦宰相之過也初郭元振
爲通泉尉所爲多不羈后召元振詰問既與
語卽器其才因索所爲文得寶劍篇大奇之
卽進位奉宸監后雖淫狐然能有此鑒賞亦
大可人也哉

尉遲敬德晚歲閒居修飭池臺學延年術張子
房旣佐高帝定天下卽辭去從赤松子遊英
雄結局往往若此非獨善處功名之會也

李鄴侯張留侯皆神仙中人也然漢高欲易太
子良用四皓計定之唐宗欲易太子泌以苦
詞固爭之兩人功在國本亦偶相同

肅宗賜李鄴侯之句云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
衣此可謂富貴神仙矣然天下那得有此便

荆言

卷之十六

七

易事嘗爲掀髯一嘆

朱滔之攻貝魏也賈林復爲李抱真說武俊使
其合兵攻滔武俊從之軍於南宮抱真自臨
洛引兵會之時兩軍尚疑未有堅決而抱真
竟以數騎直詣俊營叙國家禍亂天子播遷
因持俊痛哭俊亦感動悲不自勝指心仰天
嘆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約爲兄弟連營
合進大破滔軍嗟夫至誠待人卽胡越可聯

爲肉骨狙詐御物卽親戚亦化爲讐仇抑以見抱真英雄舉動磊磊不凡與龔龔書生蹀躞利害者奚啻千里

唐憲宗問李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絳曰此群小欲害善人之言也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此語可謂詞不煩而意獨到

劉蕡落第至使登第諸公自謂厚顏且願回上

荆言

卷之十六

人

所授以旌蕡直則蕡亦不可謂不榮矣奚必題名鴈塔看花長安而後爲得意哉然李邵推賢讓能不以已之登第爲榮而以蕡之落第爲媿則邵亦賢者哉

突厥默啜自武后世爲中國患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從此生事因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痛哭而死竊疑璟賢相也靈荃功果不世豈

得以黷武之慮而故抑其實無乃非激勸邊圉之道乎及觀他史載默啜擊拔曳固破之歸不設備拔曳固迸卒突出斬之是時郝靈荃使突厥偶得其首以歸然則斬默啜者非靈荃功也璟特不欲明言以傷中國之威耳而靈荃至痛哭而死胡不自度也耶

李抱真爲澤潞節度副使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之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

荆言

卷之十六

九

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不費廩給予嘗妄意今日兵弱已極猝有警至招募借援毫無實用莫若令九邊附近郡縣及河北三輔重地一訪抱真此法設誠力行不二三年所獲精銳何止數萬但所謂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此法難以徑行當有可商耳

世傳宋璟鐵石心腸至其爲梅花賦乃轉覺斌媚何也予獨以爲不然觀其賦中云擢秀敷

榮冰王一色胡雜迷於衆草又蕪沒於叢棘
匪王孫之見知羌潔白其何極又云栖跡隱
深寓形幽絕耻隣市塵甘遜岩穴江僕射之
孤燈向寂不怨淒迷陶淵明之三徑投閒曾
無情結諒不移於素性方可儼乎君子之節
然則公之高懷勁節固已隱然流溢於楮墨
間矣何曾有些子斌媚氣耶

盧懷慎與姚崇同居政府崇號爲一代賢相慎

剩言

卷之十六

十

不免伴食貽譏千載而下論者但原其清謹
儉素不媿羔羊之風而不知其虛懷折節每
事一聽於崇曾不少掣其肘以視休休之德
量殆庶幾矣使崇措一事於前慎復規一策
於後十年九牧一國三公其不至敗乃公事
者幾希故盧之清謹猶可能也其虛已以成
人之美不可能也而以伴食譏之甚矣其無
識也

有姚崇之精覈故懷慎得以遂其優游有竇叅
之通敏故董晉得以成其逸預然無懷慎則
姚崇亦不得以盡其才無董晉則竇叅亦不
得以舒其志四賢者跡若相反而實以相成
者乎

剩言

卷之十六

十一

刺言卷之十七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六

宋太宗論范質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耳。愚謂此皆英雄欺人語也。趙普嘗云。周世宗待陛下不薄。何以負之。則太祖何不以責質者。自責耶。嘻。非獨宋祖也。唐祖嘗誚封德彝。

刺言

卷之十七

矣。漢祖嘗斬丁公矣。英雄伎倆。大抵略同。

趙韓王嘗對太宗曰。臣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今願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語何其鄙俚。真未夢見論語在也。予嘗令於巴渝有學。博審君者。爲予言曰。趙普何嘗有一字肖着論語也耶。陳橋之變。踪跡詭秘。曾知誦而正之語否。遣吏市材。營店規利。曾知見利思義之語否。私庇堂吏。飾說瓜金。曾知事君勿

欺之語否。淪金匱之盟。倡已誤之說。曾知久

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利口之覆邦家之語否。致德昭之死。成廷美之罪。曾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之語否。以私憾誣馮瓚。私怨竄盧多遜。曾知犯而不校。以直報怨之語否。數語皆深文手段。當令韓王俛首輸服。寧忘其名。關中人亦有韞藉士。

刺言

卷之十七

上

李燕作趙普別傳。言普將死。見廷美坐於床側。

與普忿爭。夫普當時逃於人。非卒莫逃於鬼。

責可畏哉。巧弄機權。人能無凜凜。

曾因國難。披金甲。耻爲家貧。賣寶刀。曹翰武人。

也。乃能作此語耶。讀之千載生色。

太宗嘗問李繼隆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

部。李曰。羌人驚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之也。

愚謂此千古制夷之上策。蓋羈縻卽所以制

之矣。雖然。羈縻亦譚何容易耶。

曹彬宋之名將也然謂之名相亦可予嘗讀彬傳其下江南也城垂克忽稱疾諸將入問彬曰余疾非藥石能愈但諸君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是何等心術李煜既詣軍門請罪遇以賓禮但促其治裝歸朝而勅數騎待之官門是何等肝膽方其總師以行太祖許以既克李煜卽爲使相潘美預賀彬曰不然太原猶未平也及還獻俘而上果以太

刺言

卷之十七

三

原爲言是何等神識上既各使相之命僅賜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是何等雅量其從全斌破蜀也諸將爭取金帛子女而彬還惟圖書數卷其先爲周使吳越也致命卽還絕不受其私覲是何等節操既已位兼將相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下吏白事必冠而後見不斥其名是何等恭謹傳又載彬周歲時其家以百玩

置前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然則彬之具將相品也夫豈偶然也哉

太宗之欲相呂端也或謂端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予觀端之相業徽美種種未可枚數其大者如奉太子踐祚必捲簾審視而後降階率群臣呼萬歲李繼遷數擾西邊軍士奏獲其母帝召寇準議誅之端聞力持不可備陳其說帝撫髀稱善曰微卿言幾

刺言

卷之十七

四

誤我事斯非大事不糊塗之彰明較著者耶然愚不難呂端之不糊塗而難帝之知端勝於廷臣之知端與端之自知也

寇準奉帝親征虜騎薄城我兵敗之復射殺虜將撻覽當是時虜奉書請盟準不許使者往來益數準意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以解斯不亦有宋千載一會庶幾與漢唐盛時比隆哉而宵人譖之謂其幸兵以自取重準不

得已許之嗟夫

王旦宗室之賢相也予觀公本傳其評丁謂沮
王欽若抑劉承規汲引名賢絕不使知如寇
準嘗短已反力薦之且引以自代是何等識
度澶淵之役約期請立太子契丹乘上山請
歲幣外別假錢幣以覘我虛實旦卽於歲幣
三十萬外各以三萬予之而契丹大慙西夏
言民饑求糧百萬大臣皆不可旦請勅有司

刺言

卷之十七

五

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夏人自來取之而夏人
心折是何等經濟却玉帶辭治第不爲子孫
置買田宅是何等節儉其諸徽美未可枚舉
獨天書之議不能執持到底遂以美珠之受
爲千古未白一案予以爲旦賢者也豈爲數
顆珠遂壞生平觀其斥陳彭年條目謂不過
興建符瑞圖進取耳瞋目勅取紙封之則旦
豈阿意曲從者或者反復思之以爲此事上

世帝王亦有行之者且杜鎬所對聖人神道
設教又似有理故不得已而聽之夫豈以美
珠故哉綱目書玉清昭應宮使王旦卒書異
端之術醜之也無乃太苛刻乎春秋雖責備
賢者恐書法亦不然

高宗一見秦檜卽以朴忠許之又嘗曰秦檜誠
實愚謂世間鄙劣人似朴實陰毒人亦似朴
實鄙劣則貪榮戀祿名義皆所不知陰毒則

刺言

卷之十七

六

賊忠害良天理皆所不畏檜蓋鄙劣陰毒合
而爲一者乎高宗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
矣

趙丞相鼎旣被劾自潮州徙吉陽軍其謝表有
云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
死以不回及知不免先自書銘旌曰身騎箕
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語自丈夫當與
文丞相正氣歌共雄千古

虞允文既以便宜破金兵還京口謁劉錡問疾
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
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
愚謂正惟儒生乃往往成功耳何也惟儒生
計身家之念較輕奮發功名之念較切而
照管世情之念又尚少故事無遺策而功成
不意彼統將武夫矍矍宿將雖不乏鷹揚虎
視者流而願欲既足顧慮嘗多既一心以媚

刺言

卷之十七

七

貴游又一心以保妻子又一心以憂譏畏忌
種種諸念橫據胸中能得允文其人者有幾哉
或曰朱晦翁當干戈搶攘之秋從潭南嶽廟上
書首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爲言何其迂濶
而不近於情事哉否否當時華夷倒置忠佞
不分正繇君心未正宸聰未啓如人處闇室
中不能觀見一步又安能辨別是非好醜李
綱疏議兵事其終亦歸之正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英雄
所見正同安得謂之迂濶

孝宗志於恢復起復劉珙爲荆襄宣撫使珙疏
辭畧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必露其形者
無所爲而不成又曰願陛下上觀天時下順
人心以修己爲本以求賢爲先以恤民爲重
毋規小利毋洩大謀強固根本靜以待動旨
哉此千古名言亦今日要着予尤服毋規小

刺言

卷之十七

八

利毋洩大謀二語爲今日要中之要云

宋孝宗云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爲奸耳
可謂聖主之言然假托爲奸猶不過一己之
愚若夫聚徒鼓衆引類植黨將宇宙蕩蕩平
平世界釀成一個傾側欹邪徑路此則流禍
慘毒不盡投之濁流不快也

呂伯恭少忤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之語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吾輩終日

讀書而不能少變化其習氣雖富五車第二
酉能不負媿於伯恭耶

宋端宗是既崩群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
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
成中興者乃與衆共立衛王夫秀夫所謂以
一旅一成中興者蓋指夏少康也吾觀少康
寄跡有虞藏身庖正何等深密舊臣靡相之
布德兆謀圖迴謀慮竟不露此子手脚何等

刺言

卷之十七

九

曲折若當時君臣不忍而欲速其功則少康
身且不保烏能濟得後來大事秀夫天祥一
段忠肝義膽炳炳千古吾無間然惜乎不能
遵養時晦徐圖後舉而急急焉益王廣王之
求衛王之立若不能以旦夕緩者其卒無益
於宋祚也不亦大可扼腕乎

文信公之對元主也曰儻緣寬假得一黃冠歸
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嗟夫此豈文

信公由表語耶文信胸中未嘗頃刻忘宋彼

其不死誠欲有所爲於萬一耳謝枋得對魏

天佑亦云程嬰杵曰一死於十五年以前一

死於十五年之後皆不失爲趙忠臣然則兩

公心事可知矣鬼言爲趙忠臣之說正法家行以黃冠爲假道養時

元無文章固也然予讀處士吳萊之論文云作

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者如法度部伍分明

奇者不爲法度所縛千變萬化率作擊刺一

刺言

卷之十七

十

時俱起及其欲止部伍各還其隊原不曾亂
此語可謂得文家之三昧揭之几案間當自
有悟入處

元世祖與趙孟頫論留夢炎葉李優劣孟頫意

優夢炎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爲

宋狀元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

布衣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予謂夢炎特

負科名爵祿耳孟頫爲宗臣委以宰相胡出入

官掖其負祖宗社稷多矣聞世祖之言能無
媿汗沾背耶

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
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
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君乎
愚謂孝宗何嘗厭聞觀其語尤表云道學豈
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爲奸耳又嘗語王淮云
朱熹爲政却有可觀及熹入奏首以存天理
遏人欲爲言帝嘉納之孟子曰君子之事君
也務引其於當道愚謂人主非甚昏庸未有
不向道者第勿阻抑之足矣故曰謂其君不
能者賊其君者也

朱子門人黃幹云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
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
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處
士劉因論諸儒之學亦云邵至大也周至精

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
正兩公議論皆可謂道脉定案

剩言十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戴君恩撰君恩字忠甫澧州人萬厯癸丑進士
官至四川兵備副使是編凡內篇十一卷外篇三
卷乃君恩家居時所著其學出於姚江至外篇謂
孔子近禪孟子近道真可謂援儒入墨矣

張弘山集四卷

〔明〕張後覺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張

尚淳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宏山集四

卷》提要

弘山先生教言序

秋籍在邑因祖移居安平鎮去

縣百餘里入庠時初見先生德

容靜然詞氣和平心切慕之意

其超然世俗之表何修而得此耳

踰歲會同進朱友問之迺曰吾

教言序

在弘山張老師也村居樂孔孟

之道有季美子默不聞乎秋曰

願往見焉次黎明即約朱友步

其廬遂見先生先生曰子來有

志於學乎秋曰孔孟世遠不知

何所謂學請教之先生即授以

良知之學言之終日其言真切其
旨透徹秋遂忻然有省曰不遇先
生終成瞶瞶遂師事先生執弟子
禮番數日日聞其所未嘗聞者
別來此志奮然就而與同志趙允
升諸友相講學焉因遂遍交海

教言序

二

內理學先生聽其言聆其旨翹
益信先生之學誠孔孟真傳也
先生年益高學益精我穎翁
宗師督學山東聞其學相與益
切為建頴學書院於長清山中
群弟子而授之四方同志者日

往歸焉秋侍先生二十有餘季
於學雖無得凡有所聞即私記
之以為書紳法今以宦遊去先生
三四載未獲親炙其真意而切磋
於友朋願備述其始末教言錄之
與同志者一誦法云

教言序

三

萬曆二年冬在平門生孟秋頓
首書

重刻語錄叙言

先大父生平不喜著書所訓誨諸子
姓者家法具在若索之竹素則無
矣存日教言一冊乃我疆孟先生所
紀錄非家藏也即嘗遊燕邸適
金陵入水西日與諸鉅公宗匠上下

語錄叙言

一

其擬議非不多所講說時不肖方舞
象為諸生不獲從遊豈直不能
錄亦無繇錄也茲錄所載悉昌黎
講道堂中語齊君輩錄之而壽
之梓則澌右樂先生也夫昌黎齊
君我疆先生門下士錄皆與先大父

面談若樂先生與先大父為兩世
顏色未始接謦欬不相聞乃以齊
君所錄為先大父壽梓則先大父之
邀惠於樂先生者為何如儻所謂
異世同符非耶已而少山朱尊師
於燕得一帙示不肖不肖曰先人緒

語錄叙言

二

餘繼在後人後人弗繼如慙忘何
是故物而委之塗也因報且泣日
惟家聲之隳是懼遂手錄重
梓藏諸家廟用告先大父俾知當
今世猶有知已如樂先生者若夫
箕裘有托而衣鉢無傳則繼述之

羞不肖淳且又自愧矣

萬曆己亥不肖孫南淳謹識

語錄

三

弘山先生集目

一卷

教言

二卷

語錄

三卷

文

明故先考府君墓志銘

詩

弘山集

目錄

書屏

良知歌

閒吟

寄

報孟我疆三

與鄒穎泉

寄李定菴

四卷

弘山先生墓志銘

丁慈儒

弘山先生集目

弘山張先生傳

孟秋

弘山張先生墓表

張元忭

弘山張先生祠記

王汝訓

名公評附

弘山集

目錄

二

張弘山先生集卷一

荏平張後覺著

吳橋范景文

光山畢佐周編

聊城朱延禧

梁廷樞

堂邑張鳳翔校

孫男張尚淳

曾孫張明俊

弘山集卷一

張明傑

張明侯

張明璽錄

張弘山集卷之一

教言

秋初見先生問學即講天聰明問請吾人是非邪正一觸而知是聰明也每講學乃天然聰明也如今順我天聰天明應去便是聖學秋遂恍然有悟因歌之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因物付物人道乃成

一日問孔顏之樂先生曰飯疏食一章見之孔子說我餓了喫些飯渴了飲些水倦了曲肱而

弘山集

卷一

枕樂在其中矣若不義富貴如浮雲然看他饑食渴飲無一毫意必安排正是天然順達不假人力便是真樂顏子不改其樂亦是此意

先生嘗教人曰一得求得方是真知方是聞道暫得暫失笑不得知算不得得

先生與陳鐵峯書云吾兄天機自運不落形迹須朋友常相聚會更見穩實

先生與秋書云聖人教人千言萬語俱是入門話頭到宗廟之羹百官之宮只是常常見此而

已更無他說

秋一日舉顏山農快活歌請教先生曰所謂快活者非樂光景之謂也性體原自充滿無少欠缺原自生生不息活潑潑地此是真快活若有

一毫私意便不快不活

聖人學問第一義只論性不論過

聖人學問只在明上做不在照上做

作聖須先透性透得此性只順此性便是聖學

弘山集

卷一

嘗問聖學有功乎先生曰待說有功夫却是無工夫待說無工夫却是有工夫此間最妙當自得之

學問不在講說只在默體彼此真意相觀自有進益

嘗問孔子說七十不踰矩前此猶踰矩乎先生

曰凡孔子說話都是實話嘗說吾嘗終日不食

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孔子豈果終日

不食終夜不寢哉當食而食當寢而寢此便是

學便是不踰矩當食而思當寢而思此便是思

無益猶是喻矩也觀孔子云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其學益進矣

嘗問蔡憤一章先生曰此是聖人真實語吾人只是一箇學樂亦只是學天地間只是一途順逆有兩境舉食則九富貴功名之類皆是也舉憂則九貧賤患難之類皆是也憤是樂之真機樂是憤之本體憤亦樂樂亦憤無二理也聖人如此而憤如此而樂不見食之可願不見憂之可戚無窮通無得喪無久暫不知老之將至也

弘山集

卷一

三

三月

此意

問白沙詩云至樂終難說何如先生曰孔子開口都是說至樂孟子雖說難言却言許多天下無有說不得秋曰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竊嘗疑之由此觀之可見無有說不得

嘗問一貫之說先生曰夫道一而已道只是一就盡了非謂以此貫彼也又問曰何為有萬殊之說曰萬亦只是一問曰魯子唯一而言忠恕

何也曰忠恕就是一程子說中心為忠如心為恕甚有理

和而不流中而不倚和是不流之和何等強中是不倚之中何等強這中和至死不變方是君子聖人論學原無方所見得透時說聖賢的話即是說自家的話

逸民之行有不可終是執着孔子無可無不可無意必無方所活潑潑地所以為聖之時也嘗問聖賢學問言各不同如何先生曰只是一

弘山集

卷一

四

四月

箇真真感真應更無他說

先生不著述嘗勸之先生曰五經四書聖賢論學俱已詳透但人不肯體察耳聖學只要傳人不在著述

嘗問動靜分得否先生曰人心原是活的原無不動時動而無動便是靜聖人主靜君子慎動動亦靜靜亦動也只是箇

人心是活的原無無念時原無無感時正感正念便是實功

問聖經一章先生曰聖學之要只在誠意秋曰
明公云意者心之動心無不善動而後有不善
此言信否先生曰子以為何如秋曰意者心之
動心無不善意何有不善意原自誠誠其意者
復其本然之善而已先生曰然

或問誠意章先生曰惡惡臭好好色何等真切
便是毋自欺便是誠意

或又曰此處人皆可能如何云天下鮮矣先生

曰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便是公好惡便是

弘山集

卷一

五

意誠平天下絮矩只是公好惡如今人作的意

思多

或問為政先生曰堯舜之智只是急親賢為治

之道善用人而已

問誠無為幾善惡幾者誠之動也誠無為幾何

有惡揆孟子性善之說似有未穩先生曰然

心性情才氣原是一箇湏要會得

人之神明謂之心心者貫於一身無在無不在

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也不可錯認

為學只是要真心心有不真終日講說還是假
的不謂之聞道

孔門顏子以下美質莫如子貢夫子拳拳啓之

子貢以博施求仁夫子教只在心上做不在博

上做子貢以多能稱聖夫子曰君子不在多能

子貢以多學而識目聖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不是多學子貢以言語上觀聖人夫子教以無

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晏啓而不悟故

曰莫我知也夫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由

弘山集

卷一

六

此觀之聖學只在易簡不在多學故曰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矣此作聖之要也

明公知行合一說發得極透孔孟後無人看破

明公致良知之學真作聖之的訣言出於孟子

却能發得透徹廣大

先生在鐵峯山夜坐與邢一齋張定菴論著

察之說曰良知昭明如此燈光明何等著察聞

之者皆有省

人好動固是病好靜亦是病

問不睹不聞如何戒懼先生曰不睹不聞性之體也所謂隱微也獨也戒懼者保此性體而已不睹不聞是未發之中就是已發之和無兩箇誠明只是一箇誠則明明則誠無二理也

問克己復禮為仁先生曰聖學只在復禮上做禮即仁之條理也規聽言動一於禮而已非禮非仁也秋因問曰規聽言動文也復禮禮也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之謂與先生曰然問曰孔子群弟子問仁孔子答之不同果有異

弘山集

卷一

七

與先生曰皆是顏子第一義無二說也

慶貧難貧而無怨難慶富易富而無驕易貧而怨難者富而必驕易一機也

問勿忘勿助先生曰只必有事焉便不消說勿忘勿助勿忘勿助即是必有事焉却忘在何處助長便是忘只是一箇病

過化存神是說君子身上事所存所發神而無方化而無迹是天地之神化也是以殺之不怨利之不屑遷善而不知也

問曰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可見心即仁仁即人人即心也是否先生曰然

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性命只是一箇孟子互言之正見其同也

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先生曰寂感是一時原無二界

思是聖功之本只是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便是亂思便是私意聖功之思是何思之思無思無不思為聖人思何無得

弘山集

卷一

八

一日問精一之說先生曰道心最為微妙道心不雜便是精道心不貳便是一便是執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便是精一工夫

龜陶學問最精說箇天聰明何等透徹明白

吳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此便是天體流行何等著察故存心養性所以事天為學須做真人聖學不明縱是為學還是假的孔子之學群弟子都會推尊但不如孟子善形容觀他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

久可以遠則遠何等活潑無意必正孔子所謂
無可無不可也所以為聖之時所以願學孔子
觀聞楚狂之歌便下與之言聞子路之告便使
反見魯人獵較此處亦為之兆便是無方無體
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問伯夷柳下惠何以不同道先生曰孔子好學
故博學故謂之集大成伯夷柳下惠不如孔子
好學只是學成一家

嘗問顏子不遠復意孔子稱顏子有不善未嘗

弘山集

卷一

九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知不善不行不善此
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處所謂不二過不遠仁
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是心之本體顏
子不遠于復便是不改其樂孔子所以許其惟
我與爾有是夫也先儒以顏子未達一間似說
不穩觀周子處一化齊之說益見先生曰然
先生與秋書云近年來只體得一箇良字願吾
子時時體此千里之祝亦只有此而已

右門人
孟秋錄

大學聖經議

先生曰大人之學其道安在在明明德而已明
德而不親民失之空虛而無實用故又曰在親
民天之生此民都只在事事物物上做去能各
得其職方謂之親民親矣或不出於天然自有
之良容有一毫人為矯強之私則亦不足以語
至善矣故又曰在上於至善善而曰至學之極
也吾人之所止也知止就是止至善人能真知
至善而止之則定靜安慮得皆從而為之后矣
此止至善之妙用說后就是先無本末終始先
後之謂也到了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乃是着落
在事物上不知親民原有至善而人為難於其
間其所親者不免着落于形色斯其為末為終
矣能不不着落于形色而親其民者皆本來自有
之良則本始在我又以何者為末終乎知本始
當先者而先之末終當後者而後之去道復何
遠之有不觀古人為學乎先其本始后其末終
在古人則然也明明德於天下是在國則明於
國在家則明於家在身則明於身隨其所在皆

弘山集

卷一

十

明其明德至於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嘗有不得其理者固皆着落於形色是數者俱不免為才為終而已然未必有本終必有始於其本終者求其本始而先之國末終也不先其國而先治其國則以吾本來自有之良而治之矣家未終也不先其家而先齊其家則以吾本來自有之良而齊之矣身未終也不先其身而先修其身亦惟以吾本來自有之良而修之矣至於心意知物莫不皆然由是物格於先而後知之為末終者復其本始而致矣知至於先而後意之為末終者復其本始而誠矣意誠於先而後心之為末終者復其本始而正矣以至身家國與天下莫不皆然是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為本始而物知意心身家國天下為末終知而後此古人學得其要而後世所當法也其在於今自天子至於庶人亦惟學古人之所學各以脩其身為本而已矣只說一條字則誠正致格及齊與治等都該盡了還是上文以本始為先之

意苟本始不先則其本亂而未終治者否矣本始其所厚者而薄之未終其所薄者而能其厚是形不端而影得其正有是理哉

諸友會大雲寺時王見虞公在座先生曰吾輩此講俱出真意即此可謂之行否諸友於合一之說有省比靜坐良久先生曰此際不假言說真意相觀即無言亦可謂之講否諸友於合一之說又有省

問民可使由之章作王道看之何如先生曰父毋不使子知王者不使民知惟不使之知所以民日遷善而不知若使之知則歡虞矣豈王道乎

門人有問用功苦難者先生曰還不是本體用事自生紛擾自生迴避所以苦難透得本體則天真自運不假人為就簡易矣何難

問先儒云存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此說何如先生曰心一而已有養的箇甚有養此而已省察的箇甚省察此而已省察既是此則省察

亦存養矣省察亦存養則省察亦主人翁美有二乎哉

問古人云自得必用功而後得乎先生曰功夫便是自得夫本體原自得也用功不當不得本體是不得也用功停當得此本體是得也不假安排是自得也彼求益於本體之外者是多也非得也置此於空虛之地者是迷也非明也非明非得也自得之學自味之而已

問古人云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如何先生

弘山集

卷一

十三

曰謂甚功夫做得難山可摧乎壑可填乎愈難而愈遠矣懲忿如釜底抽薪窒慾如紅爐點雪如此用功方是高手功夫是本體上做真知是忿忿自懲真知是慾慾自窒消息之者在我而已學原易簡

先生會穎泉鄒先生曰某近覺得良字甚為有力透得此處真是作聖之基外此言知不是真知外此言能不是真能此本然之善也生而有者也知則天知能則天能天心不假人力復之

者復此者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善學聖人者孟子而已

有舉朱睦異同之說者先生曰汝輩且於自家良心上體察莫在儒先上體察良心之所同者吾同之良心之所異者吾異之儒先之同異求之可也不求可也區區於朱陸之異同乃於自家良心置之不顧是自異也非君子之學

門人有專事講說者先生曰學問不在講說只在實踐實踐得則講說亦是真功實踐不得縱

弘山集

卷一

十四

所言悉當空談而已孔子云恥躬之不逮正是吾黨藥石

門人問舉業之為累者先生曰即此亦是遵制但無願外之心而已古人云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是心為之雖百工之事亦不為累況舉業乎不以是心為之雖名為聖賢之學者急功襲效為累不淺況舉業乎君子之學盡分而已是日諸友於實踐之說有省

先生謂陳鶴涯先生曰學問既識本體須日日

天體用事不落塵埃方有長進若只正一正對一對既作復止非功也

鵲翁曰若功夫做不去如何先生曰不怕做不去只怕種不真

人須是學復自家本等的全人學聖人猶貳也自家若非原是聖人的全體何以學到聖處如顏子起初亦步趨亦趨猶是學聖人至於不伐不施知為已矣猶未免有迹也到得智聰不事同於大通則人即是我渾然無間矣大舜善

弘山集

卷一

十五

與人同亦是如此

先生謂羅近溪曰今之為學者知其可而為之知其不可而不為以為是亦足矣不若天體靈融真機自者不必求知其可而所為自可不必求知其不可而所不可者自不為此則所謂無可無不可也由所知以造於聖不可知其為知也不益精乎

問不睹不聞先生曰不睹不聞非無所睹聞之謂也在形聲之中而有不落形聲者在即至善

之理也此子思得曾子之精處在天謂之無聲無臭在人謂之不睹不聞在中庸謂之中和在大學謂之至善一而已矣

問何有於我哉先生曰聖人望道而未見故不見已之有也不見已之有所以為聖人學者惟見已之有故不能到聖人地位故滿最害事曰我無能焉者亦不見已之有歟先生曰然惟不已之有故不自以為能也堯舜事業自堯舜視之如一點浮雲過太虛此正好看聖人之心

弘山集

卷一

十六

周公真聖人也其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文王是說自家的此天然語也小子何莫學夫詩問先天之學先生曰先天人不識至道古難傳將以為遠耶即目前俱足將以為近耶亦誰能透得非道之難傳在不識者難之待汝心體無累時來說新因豁然有悟遂歌之曰每道先天在眼前眼前無處不通玄直須坦步青雲上日日說天不是天

右門人趙惟新錄
一日後伸問觀過知仁先生曰聖人不觀他人

之過亦未有既謂之過猶可謂之仁者蓋吾人之過實類甚多非但為不善而後謂之過一念一事不本於天然之良即謂之過天然之良仁也知其所謂過者斯識仁之體矣

問克已復禮先生曰已即真我孔子說脩已說求諸已說為已都是一箇禮乃天則不落人為復我天則而真已能全斯仁矣歸仁是舉天下而仁之已即天也為仁由己是時時事事本乎天若曰以軀殼之我做仁是人為也妄也而由

弘山集

卷一

七

人乎哉禮既復矣則時時事事皆天則運用視聽言動肯着在非禮上就是知之未嘗復行了就見顏子請事斯語之意

問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曰真我無時不在悟得這箇天機雖未事君而忠者自在雖未事親而孝者自在完完全全一時俱有一事不停當都不停當了性體虧矣及身而誠樂此全備者強恕而行復此全備者

問色取仁而行遠先生曰所謂色取仁非但善

其顏色也是實實的做去所以皆信之就似霸者也是着實做去所以民皆驩虞俱是着了色相只在人為上打點不是本來自有的運用所謂色取仁而行實遠乎仁也直好義天性也方是不落形色

右弟張後伸錄

山中會語

先生曰世之英傑皆始於知其可而為之知其不可而不為只一知字便屬在我而非天然之知不可以語良矣不知其可而所為自可不知

弘山集

卷一

一八

其不可而不可自不為斯謂之良斯為孔子之學

天然自有之謂良良乃真我人我之我去真我遠矣人我之我不去則真我不復雖從事於學何益

今人開口就有自家作主張意思此自家乃是軀殼上起的便屬妄了若是真自家就從天生地生人生物一點靈明加減分毫不得廢來的故謂之良此良本無蔽塞本無昏暗故又謂

之明

說說自家自欺這自乃是原來自家不欺了

原來自家纔是誠意惡臭好好色都是原來的一毫作主張不得識得此意就識得良字這便是自慊這便是獨得於天者故君子慎之

天性如何離得形色只不着在形色上就謂之天性性出於天即謂之良這良無精粗無隱顯無本末無始終自失其本良着落在形色上然後以形色為粗者為顯者末終者即不失其本

弘山集

卷一

九

良則形色亦精而隱本而始矣中庸不睹不聞無聲無臭都是此意

山中得子成書說今之所謂良即昔之所謂真最是最是但真有天人真出於天正是良真有人為都是妄出於天者此中光光淨淨無分毫渣滓物來則順應之而不窮真自人為雖不虛詐便有自以為是的意思在便不可以語良矣良知二字不可分良就是良知就是良良外無知外無良須要識得只是一箇

問子夏問孝夫子曰色難色果難乎先生曰若着了色相則難矣事親豈能外服勞奉養上性落在服勞奉養上是在色相上做而非天然自有之良矣豈足以為孝乎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養親非不是孝但不是天真自然靠在養上便不是孝故曰至若大馬皆能有養人養果出於天真則敬矣則孝矣

富貴貧賤章不以其道而得處乎富貴君子舍乎富貴而不處不以其道而得去乎貧賤君子

弘山集

卷一

廿

安乎貧賤而不去工夫全在造次上緊要造是造詣之造次是次舍之次次第相成再無間歇都是此仁運轉終食顛沛都是造次中事

右男張一本錄

遲問學求易簡事變恐應不來如何先生曰乾至易而能知陰坤至簡而能知阻天地間萬物萬化多少煩細只一易簡得之人只怕不到易簡處若真易簡充舜事業可為

宿東山中問天道人道之說先生曰天道人道

原無二理人道做的即是天道一復永復純是

天體流行不費人力一箇學問

暹問赤子之心先生曰聖人之心到老赤子之心不曾加分毫赤子之心良知也一點靈明完全不昧孔子無知文王不識不知皆是心也若仁者見之知者見之便非良知便失其赤子之心矣

先生同張鈞石會香山寺先生問曰如何用功

張君曰本體上用功曰何為本體曰不睹不聞

弘山集

卷一

廿

便是本體曰應物如何曰本體靈明物來自會應用曰恐有內外意思在曰直內方外舊有成說曰直內處就是方外原無二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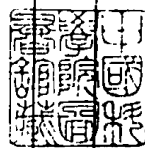
右門人趙暹錄

卷之一終

張弘山集卷之二

語錄

昌黎學道堂講語



先生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夫大人之學其道安在在明明德而已上明字無工夫此句全著落在親民句蓋明德而不親民則失之空虛而無實用故又曰在親民民人也凡身之所接如家國天下而為臣子夫婦長幼朋友者皆是親亦不是一槩的親去只是能各得其職就是親親民出於天然自有之良就是至善故又曰在止於至善是至善者學之極也

弘山集

卷二

一

君子有三畏君子之心只是常常畏此三者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天所命於我者如何不畏畏只是保守而已不是恐懼畏怕之意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是也大人者全此天命之理者也以畏天命之心畏之大人往矣聖人之言在焉則於聖言畏之畏大人只是法那大

人畏聖言是行那聖言只是箇畏天命

先生訓誘三曰韓子子鄉賢也子知若人之學乎韓子處窮處困原道篇引聖經止於誠意正見此處同一貫發益心意知物皆身也正誠致格也修也一修身焉齊舉之矣故下止言一修身爲本而不及他見的透時說修身處止也得說誠意處止也得未有意誠而不能格物致知也再觀明公格致之說益信韓子之有見焉宋儒謂韓子無頭學問不是

弘山集

卷二

二

三

先儒譏韓子博愛之謂仁句却不看下旬行而宜之之謂義了然行卻行箇甚

近時只體認出箇良字覺得此字最妙只說一良字再不消說知字說良而知自在其中矣人能體此良字自然本體發明日覺有益

天生將下我來完完全全的這等一箇人聖賢也只是這等一箇人曾不說這等的吾人不如聖賢處只是不如聖賢不失了原來作人的道理原來作人的道理良心也聖人之心到底只

是這箇良心吾人把這良心遮迷了其有作於人愧於天也多矣若肯思量我也是箇人也是天生的箇人把良心時時體驗一猛裏打過這利害關頭使天體日日用事不落人爲就是不失赤子之心如何不如聖人

良是人心原來自然本體光光淨淨無絲毫人爲的意思一有心爲善就算不得良了諸生有問應事苦難者

天下事只要以本體應去自然停當不用許多

弘山集

卷二

三

算計以本體應事如何苦難如此就可以知孔顏之樂

吾人爲學不要在人爲上用工夫只天機自運而已天機到了熟處就是從心所欲不踰矩的地位

學問只怕執着若執着甚就着在甚上執着在應上用工夫就着在應上了執着在靜上用工夫就着在靜上了只是常靜常應常靜而而已矣孔子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亦此意也

人人都有這箇良只以此良應將去就是聖學了今人全是自家意思作主張故喪失其良耳若自家意思作主張則心不虛矣心不虛則善何有而入乎此正是吾人為學的大病處直須拔去病根時時在良上體驗方是聖學下手的工夫

一日問天理要存又存不來人欲要去又推不去如何先生曰汝只在良上用工夫久之天理不待存而自無不存人欲不待去而自無不去

弘山集

卷二

四

三百十

若有心存天理去人欲則存者未必存去者未必去徒自憧憧往來耳非學也存天理去人欲只是一件事存得天理在人欲自然去了

先生謂諸生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思只是一箇汝等發之諸生發之不透請教焉先生曰這箇只在良上默體不學之學是真學無思之思是真思譬諸孩提愛親敬長之自然真切處就是學愛親敬長之靈明昭著處就是思若這思一思這親當愛乃愛之這兄當敬

乃敬之非良也無得於靈明罔焉而已不安於自然始焉而已

聖人吾人所以異處只在學不學耳聖人不是天生的全是學成的吾人學不如聖人是故人品不如聖人若心聖人之一念就是一念的聖人若行聖人之一事就是一事的聖人又之念念事事都是聖人的心事是亦聖人而已矣故曰聖人可學而至

舜好問好察禹聞善則拜孔子自以為不如顏

弘山集

卷二

五

三百十一

淵是數聖人之心何等的樣虛惟虛所以受天下之益為天下之大聖也心聖人之心者當先心聖心之虛

一日問改過遷善何如先生曰改過就是遷善原無兩樣人不患有過只患不能改過改之又則無過矣無過則善矣若文過遂非就不是遷善了

顏子不遷怒無怒也奚其遷不貳過無過也奚其貳總是見他天體光光淨淨無有毫釐染着

所以為顏子復禮之學若以常說紀顏子說低
了如何叫做復聖

問聖人有怒否先生曰聖人未嘗不怒可怒者
怒之而已矣已不與也雖是有怒也叫不得怒
怒而無怒聖人之怒耳惟之喜與哀樂莫不皆
然此便是未發之中就是已發之和

心即事也事即心也心與事只是一箇二之則
不是矣

會講德堂諸生侍坐默然良久先生曰只此是

弘山集

卷二

六

學不在講說此心常常如此再不間歇就是聖
人之心

聖學只在心上做不在迹上做

一日問聖人之心先生曰聖人之心常常的是
箇乍見孺子入井之心此真心也人皆有之不
能全之惟於乍見時有之人能時時體驗保守
得此心常如乍見之心就是聖學

這箇良是我天然自有本體無有分毫人為的
意思若有一毫人為縱所為悉當也算不得良

算不得良却是色取仁而行違霸者之事了

問孔子惡鄉原章先生曰鄉愿譏狂狷譏的也
是說善斯可矣說的也是他也是實實的去為
善其所以可惡者只是闡然媚世處惟其如是
之心所以彌縫的甚好忠信廉潔無可舉無可
刺而衆皆悅之彼亦自以為是此正不狂不狷
似中道而非中道也故孔子惡焉五霸亦是這
箇學問但五霸淺而易見耳故曰高之為鄉原
卑之為五霸孟子賤霸亦孔子惡鄉原意

弘山集

卷二

七

或問誠意章先生曰勿自欺也這箇自是我原
來自然有的勿要欺了我這原來自有的這箇
自見惡是即惡見好色即好何等快足就是自
慊就是勿自欺就是誠意下句慎獨獨字是我
獨得於天者即自也慎獨只是保守我這獨得
於天者不可失了前輩說真心為慎人為偽
有理子思莫見節亦是曾子這箇學問

或問費隱章先生曰費處就是隱非費中另有
隱者在孟子形色天性意亦類此夫婦與知與

能良知良能也聖人不知不能無不知無不能也孔子無知文王不識不知是以天地運行皆是此道總見得天地聖人足以盡道朱註把天地聖人就小了天地聖人苟不足以盡之道果何道也哉是道也無形無聲天下豈能載得無物不有天下豈能破得鳶魚節鳶魚亦是道飛躍亦是道上下察的察字是著察之察即鳶魚之飛躍見察上下的一節耳正是莫能載莫能破處註謂皆費也所以然者為隱未穩費就是

弘山集

卷二

八

隱了下節特結言之

問誠明之說先生曰誠明是一貫的道理直從聖經誠意致知出來誠就明明就誠時說誠則自然明是也明則可以至於誠矣非也曾子子思孟子言各不同只是這箇學問

問天道人道先生曰道之天然處是天道人所當為處是人道天道不外人道人道做的即是天道人只打從天然處做去自然天體流行只是一箇道理明公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

天未畫前先天未畫就是日用常行的故也

問尊德性道問學節先生曰存心致知分不得德性良知也道問學即是致良知都是存心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即盡了學問之事世俗不知此義只把馳騁詞章番閱經史當作問學此豈學問乎不過學問之一事耳鳶湖之辯彼宜爾也況下文精微中庸知新崇禮並無如世儒所云者吾子默體之問學習章先生曰時習即是學悅也是學樂也

弘山集

卷二

九

是學不愠也是學所以為君子之學

或問賢賢章先生曰此就良上看吾人只良處見賢就賢而輕易其好色之心事父母就能竭其力以事之君就能委致其身以事之二能字良能也註云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未穩不有其身何以事君只是致極吾身以事之而已矣與朋友交言就信全是天真運用就是學了

或問仲弓問仁章先生曰仲弓是箇簡的人簡

易至於忽略故以出門二句告之見大賓承大
祭不是加意敬謹但此時只是真心然出門無
人是心之易縱時也我去使民是心之易逞時
也故獨以出門使民言之出門之心如見大賓
之心之真使民之心如承大祭之心之真時時
慶慶此心真切將已所不願欲的勿施於人身
上在邦無怨那邦人在家無怨那家人這箇就
是仁了亦是顏子克己復禮之意不可以上章
為乾道此章為坤道只是一箇道理告諸子問

弘山集

卷二

十

仁都是此義

聖人一生只是學幹事也是學如舜好問就是
那學問的孔子自少至老無一事不是學亦無
一時不是學誦詩讀書是為學中之一事

顏子不愛不求子路不佞不求吾人把這愛求
的心一刀兩斷方可為學若割不斷這箇病根
不謂之大勇

右齊鳴鳳錄

先生初至學道書院即講孝弟忠信四字謂吾
輩在天地間只四箇字終身用不盡了外此言

學便不是學堯舜之道亦曰孝弟而已孝弟只
在徐行後長者謂之弟只徐行後長在坐者莫不

皆然卒不得為孝弟者何蓋徐行後長乃是不
學不慮天機順適真性運用故謂之弟即此真
性隨在皆然便是堯舜孝弟但人除此徐行一
節多非真純用事對此徐行不過故不謂之孝
弟諸生於良知之說有悟

堯舜之道不過曰孝弟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

弘山集

卷二

十一

又為士之次孝弟豈有二乎哉但曰稱孝稱弟
便是着落在色相上做便非堯舜孝弟故子夏
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
饌曾是以為孝乎

色取仁而行遠所行者非不是仁的事但着在
色相做故謂之色取仁而行實違乎原來自
有之仁若不是實做箇仁的事如何在邦在家必
聞霸者之學正是如此巧言令色鮮矣仁亦是
此意

問鄉黨稱孝宗族稱弟彼所謂孝弟乃色取仁也彼所謂稱乃邦家必聞也是否先生曰然先生曰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箇只是一時即今真心聽講窮理與抑盡性與栗曰所謂窮者盡也如今在坐者真心聽講更無雜思妄念九孝弟忠信之禮此時完完全全無欠缺欠便是窮理便是盡性是否先生曰然

問著察之說云良知昭明如此燈光明明何等著察此言何如先生曰性體靈明不昧原自著察

弘山集

卷二

十一

行之習之豈有不著察者行之不著乃不著之行非行也習矣不察乃不察之習非習也故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周子云不思無不通為聖人豈惟聖人吾人亦是不思無不通惟王心齋見此

學思只是一箇學而不思是不思之學故謂之罔思而不學是不學之思故謂之殆

為學之道只了當下此當下又有當下終其身只有一當下而已

君能致其身非不有其身之謂也蓋死天下之身易成天下之事難必委曲其身務成君之事方謂之忠如甯武子之愚是也苟徒不有其身無補於國家之敗亡何益非子夏必謂之學

今古也要之不有其身特事君一節耳顏子到如有所立卓爾便却與道為一了非卓爾之外又有可從者在也卓則一無高堅無前後也從則二如我去從人一般然則既立卓爾而又復何從哉故曰末由也已

弘山集

卷二

十一

問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利是利順之利仁知是一箇安利無二途就安仁上說謂之仁者就利仁上說謂之知者是否先生曰然

為人謀而不忠謂之小人為人謀事之謂也蓋所謂人謀鬼謀之人謂之小人在天以問九職分之所當為皆人謀也人謀而忠是合其天然自有之良此曾子自省意也

即今真心聽講更無妄念便是實踐工夫但離此會定不如坐講之真心耳志學者常常守此

可也

陽明先生教人如猫伺鼠如鷄伏卵我則以為不然只體一良字何等省力此是捷徑工夫聖學之要

為學須要勇猛方濟得事世有一等剗惡人若移之為善則其為善也甚易故周處所以能變惡為善也

世有非議講學者此輩敢於非議定有一段勇敢之資若一有悟便可與入道此孔子所以思

弘山集

卷二

十四

狂者

問思者聖功之本思果何謂先生曰無思之思是謂真思有心之思皆妄也此思即何思之思誠意之意故曰聖功之本不可錯認

右宋魏栗錄

為學要常會善人古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所謂幾日不見黃生鄙吝即生以黃生善人也常會善人則薰陶日久自不覺其入於善矣薦問先生云知其善而為之知其不善而不為

此是下手工夫否先生曰亦是但着色相上去不如隨吾良處做自無不善自不為不善

薦問仁知合一云吾心一理也而曰仁者樂山莫非山靜物也遇其靜而樂之故謂之仁知者樂水水動物也遇其動而樂之故謂之知乎先生曰然

薦問是故惡夫佞者先生云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實以害之聞夫子說他就舉一段有理的言語答應實非使之本意故夫子惡他非是惡他

弘山集

卷二

一五

說的不是惡他昧了本心取辦於口以文之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愛親敬長人之良能也堯舜不過順此良而已父母愛他固是此孝父母惡他亦是此孝只管順其良心以盡孝弟初不知父母之愛不愛也所以父母畢竟底諒了書曰不格奸蒸蒸義不格奸者不正彼之不是只管順我之良以盡我之道人自化之正如物在籠內火到氣足物自熟了故曰蒸蒸義父母雖底諒父母何嘗知乎堯舜何嘗知乎惟其不

知只順此良做去所以於變時雍四方風動成了大治堯舜之道不是孝弟是甚麼

右王 薦錄

先生群弟子坐於北寺說學而不思則罔不思之學則為罔思而不學則殆不學之思則為殆學即是思思即是學學思本是合一

世人只是有這些知見是以不能順着良上應事且看左右服役他只是無知見所以唯命是從畧無勉強他若兩旁知見便不能如此自然

弘山集

卷二

十六

矣世人若能順這良上應去不要參之以知見自然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

先生南還憇於旅舍對諸生發明性命之旨曰天命之謂性本是一箇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性也有命焉是性即維天之命使離命而言性是性君子不謂性也仁義禮智天道命也有性焉是命即成之者性使離性而言命是命君子不謂命也孟子互言之正是性命之同

先生將行孟先生問為政曰鑑空衡平問牧民

曰民之兩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右吳大定錄

國祥問事君能致其身如何先生曰事君能致其身非不有其身之謂也能字乃能為之能致字乃委致之致謂人臣事君善能委曲其身以事之如甯武子之愚能濟其君又能保其身是已如不有其身則身已無有矣如何謂之能致問賢賢易色先生曰賢賢易色易字乃容易之易非易其好色之心之謂也蓋錫馬蕃庶只夢

弘山集

卷二

十七

形色雖好賢之所不廢而真好之心猶以此為待賢之常人之所易盡焉耳如曰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然理欲不並立安有易好色以好賢乎況當好賢之時無此許多變易也即有此變易亦非真好

問持志養氣如何先生曰志氣原是一箇養氣即所以持志非養氣之外又有所謂持志也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者謂有事來則順事應去而勿正心如正其心則有意必矣故曰勿忘

勿助長也

右張國祥錄

先生率諸生偕鄉先生會桂學道堂曰我輩學無他孝弟忠信是已人於他事或偽為獨孝弟乃是真心觀之孩提愛親敬長有何莊飾不過率性之良自然愛敬古之聖人做的事業光明俊偉亦是此孝弟之真心發見爾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且如徐行後長是真心否衆皆默然

吾人見長者不待計較就能徐行非真心乎然

弘山集

卷二

十八

謂所不為也吾人見長者時有此心不見長者時便無此心便做不得聖賢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者只是常存此心無一事不做到恰好處不以親長存沒而易此心此堯舜之所以作聖也吾人不如堯舜全是私欲障蔽習非日久有始無終孩提一童子也則能愛親敬長我輩頂天立地則不能愛親敬長願與諸公改圖永堅此志則道不在堯舜而在我矣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於是衆皆忻然

人之應事惟以良心應之斯事無不善此良字是我原來本體渾渾淪淪忘物忘我再無知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易曰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再不用知識思慮穿鑿只以自然應之便了如孔子無可無不可不知其不可而所為自無可無不可也我輩應事使添許多知見便不是本體了知見甚害事無思而無不通方是聖人地位

回也其庶乎空空者無欲之謂即良也聖人

弘山集

卷二

十九

之道也顏子心齋坐忘忘了許多知見憶度之私故曰其庶乎屢空若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貨殖亦無害但億字是大害且如貨殖一事其獲利多寡任其自來何用億度彼則每日億度其利便是懂懂往來非良也寧不為心害耶故夫子曰賜不幸言而中士農工商皆可以入聖所惡於上毋以使下等句只是我心如是使上下四旁亦如是人已只是一理又用去度然後

方夢使之得所能近取譬亦是此意此正恕若之事故程子曰如心為恕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者不是恐懼是保守天命之理詩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畏大人者體大人之行於身也畏聖言者體聖人之言於身也此正孟子終身之憂如舜而已之意也

人心最良不可染着色象亦不可有執持今之論道者曰人心本是快樂的物吾只快樂此是

弘山集

卷三

廿

偏向執持乎樂着於樂之色象矣不知人心本無一物當樂自然樂之沒有一毫偏向之心斯之謂良也推之喜怒哀然

問行矣而不著章先生曰著察只是一理不可分當然以然蓋著即察也其曰不著不察謂徒行矣不見斯道之昭著徒習矣不見斯道之著察道在天下本光明正大無處不呈露夫人之行習多邪僻暗昧何以謂之著察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數也周曰所謂著察者亦是

良心之著察乎先生曰然

右宋維周錄

一日論本末詳因問先傳後倦分本末否先生曰本末原分析不得洒掃應對就是誠意正心孰為先傳孰為後倦如草木大的也有本末小的也有本末君子教人又如何分析本末誣人也有始有卒即是聖人子游不知一貫道理故有本末之分

問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果是樂山水否先生曰

弘山集

卷三

廿

仁知自有真樂無動無靜一天機也山水一遇天機自運自不覺心地活潑遇水便樂水遇山便樂山總不過亦只是常常如此而已

問修己以敬一章先生云修己之道不外於堯之欽明舜之溫恭看當時於變風動氣象天下何等安然亦只是一敬子路不知主敬合一道理故少之子貢博濟求仁亦中此病又問黎民既於變風動夫子又如何說堯舜其有病諸曰此正是至誠無息的意思

一日在學道堂論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章先生云人子養親難道說不是大事但孝親之心一有不至猶望盡於他日惟送死之事必誠必信無一毫假借這纔是真此方是

又論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一章先生云世人說大人自是與赤子不同不知赤子就是大人非赤子之心別有大人也特不察原來的道

弘山集

卷二

廿二

理故耳吾人能涵養本源良心不失即是大人矣觀人心莫不有仲尼之說自見

右齊應祥錄

天下之道只在當下聖人之學只求當下當下學到終身終身只是當下學者終身無成只因當下放過

孔子一生實是學知不是謙辭觀其言不曰為之不厭則曰丘之好學不曰好古敏求則曰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分明是學知工夫故曰我非

生而知之也好學如夫子者顏子一人而已

尚澹從遊書院坐良久先生曰此時覺心體上如何對曰覺有妄念曰覺得是妄念便是進益澹又問洒掃應對如何便精義入神先生曰我叫你聲名字你便答應不假思索不落知識便是精義入神洒掃亦是此義

或問牽機者行往東又往西何所持循先生曰該往東就往東該往西就往西何所不持循

右張尚澹錄

弘山集

卷二

廿三

文

明故先考府君墓誌銘

先考府君寢疾久進不肖孤後覺曰吾將以後事屬汝夫墓之有誌以紀實也若必求達人以粉飾其辭不可以傳且所聞不逮所見之親即不諱汝自誌以成吾志孤泣曰謹受教乃嘉靖辛丑七月四日府君卒不肖孤罹荼蓼之苦不勝悲號強援筆以誌府君張姓諱文祥字德符別號東社世居弘山集

卷三

三十四

在平東界社即口古之興利鎮也先世為元宦族祖塋尚列翁仲柁道碑歲久字畫剝落無譜誌無存不可考矣五世祖諱景初避亂南遷逮我朝混一仍還茲土景初生得山得山大勝大王大廣大智孤之大父諱訪大王所生府君之考也俱有隱德府君體貌魁梧性行醇雅少慧聰日記數千言大父每撫而教之曰吾先聲待汝嗣其勉之以鄉居罕所取法命入邑受師館寄親識之家府君方十二三歲承順親志童蒙玩嬉一無所事

父老諱即了大義及弱冠經史子集無不究其與諸邑博士弟子歷督學使者皆試第一鄉邦咸以致遠相期府君處之愈恭教授諸弟悉有時名大父喜謂曰汝弟亦成立門祚可保無墜慰吾夙望惟汝力府君益瘠慄慄常視天下事物如已遇有急危輒思拯濟清平縣素無識時惟訟有司鍛鍊成獄人咸冤之無敢言府君為進白獲免後復完人幾敗者數事而不求人知率類此邑掌教潘公廷憲薦其畱思於不報之地嘆曰行業如弘山集

卷三

二

三十四

斯而猶屢科不偶耶至正德己卯乃領山東鄉薦是歲冬丁祖母楊氏憂嘉靖甲申大父繼逝府君自製誌文喪葬俱如禮以故春官試期兩不獲與戊子秋慨然曰吾既不能蚤荷君祿以養行年五十有四而功業尚未建將若之何遂就廣昌縣令廣昌邇邊鄙民儉信陋最稱難治府君蒞之思威並濟日幾成功邑民馬騏郭勗黨與豪橫邦人畏之如虎前尹皆莫能制府君力請于憲撫極之境內晏然其壯道

實政平而訟理人服其論府君奉公守法耻於媚人竟違時尚歷政三載致為臣而歸歸之日約宦者數公月有二會考論德業鄉人範之踰年疾作右手足雖不便舉動猶嚴庭訓每戒諸孤曰爾曹各勤乃業罔惰一有驕奢淫佚無相見也日羅列諸孫於前教以小學矩度少欠安詳恭敬則有戒飭孤聞聖賢心學于永新中溪顏先生趨歸以告府君喟然曰此孔孟正脉也惜吾衰老不能從事汝必進友海內高人以終此學即于病間用左

弘山集

卷三

三

手親書對句曰武公九十而自修問學之功不替伯王六旬而克已省身之力尤加進修之志老而彌篤如此丁酉冬復風傷卧床四載乃竟不起傷悼將何如哉感慕將何如哉府君生於成化丙申五月十三日距卒享年六十有六娶同邑陳氏弋陽典史君瑋之女也有婦道第六文耀見任東明縣簿文華引禮宮文惠監生早卒文郁生員文重文振業字男三長知縣官早卒孤後覺其次也生員於後居於行村冠帶省祭次後仲女

侍王所出也女一適庠生李克勤僉憲方池公節義之子也孫男八一本再思三聘四教五美六歲皆業儒七發八統尚幼孫女四長適長清縣李範孀居餘皆幼重孫女一始生百日是年冬十月十有八日別塋于城東北十里許之平原以祖塋前窆下從治命也孤既次叙其累復系之銘曰嗟嗟我考履道孔安肆力于學小試于官祿養弗逮祖訓允邁報政爰歸厥修匪懈順化長寐命孤自誌慟刻貞珉百世罔墜

弘山集

卷三

四

書屏

嘗觀天下事八九不如意若果事如意此心百倍費何如靜味書免却閑雜累古今多少人幾箇知義利義利辨不明讀書不識字君子正路由小人釐斷立正路終坦平釐斷多顛躓管管逞機關荒却方寸地冉冉老更催子孫難耕治區區數年米着力祛斯弊窮達已在天溫飽非吾志

良知歌

良知兩字甚莫分致良便是致知人此中消息誰

能得好向羲皇路上尋羲皇道路山中有山中大
路誰肯走醒即睡方睡即醒此間便是羲皇友

閒吟

從來尼父欲無言須信旨中已躍然悟到鳶飛魚
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

書

報孟我疆

學問須要時時自家真機流行不必立開講門戶
為是苟因門戶不必立遂致沉溺更一大厄也何

弘山集

卷三

五

如何如齊河房備吾春會得一聚首切當著實不
可多得者曾期與吾子常會果爾必大有益塾江
黃先生甚可畏前疑豁然矣去日戀戀不忍舍期
得再會此願定有遂也

二

聞吾子率盛徒問學勤懇此區區夢寐所深願者
今一見之何幸何幸貽教言板足領厚情但非吾
所當受者將傳咲於四方矣愧愧佳論諸友甚稱
揚兢相分去貴治諸友俱知此學為自家故物定

是歇手不得肯各以新得見示更望更望

三

秋初携王昆虞有江南之遊長至方來東郡值羅
近翁轉官陪送別與願學書院歸計離家半年矣
江南得力友惟蕪湖屋多近數載只悟一良字大
略與令姪從吾言過冀吾子時時體此千里之祝
亦只有此而已餘懷縷紛何日傾倒前賜佳音歸
意懇懇方爾進用乃出是語不可不可况諸老再
得起薦新春大會靈濟宮協力振揚斯道衰老忝

弘山集

卷三

六

目望之何如何如

與鄒頴泉

客歲春願學書院登領尊教覺曾告以書院久居
自仲夏抵季秋日對三峯求掃知見茫乎無所得
也瘡疾偶發舍弟輩迎生以歸越三冬而求友一
念勃勃乎不可遏聞令器聚所先生倡學都城遂
買舟北上果得與良會多所受益未幾而天臺耿
老先生至生得趨候先生成就後學之念如饑如
渴尤不可及當與老師協力化成以底位育之功

此天下後世一大幸也願望願望吾徒昌黎子孟
秋介諸生數人來迎生入其境見山峯奇特若加
斧鑿然南望北海濤浪連天此伯夷所居以待天
下之清之地私謂斯處當有賢人萃聚既而諸生
質疑問難燕問日夜其一段淳朴篤厚之資令人
愛戀不忍舍去蓋悅鄒魯之學而鄒魯之士未能
或先皆昌黎子教養力也起衰濟溺不獨一韓子
當大有望于後於是私竊自嘆有一昌黎子足了
吾願矣將圖南旋仰念老師三世一轍海內所共
弘山集 卷三 七

寄李定菴

嘗讀禮云欲為上哀次之瘠為下吾恐子痛親之
未見哀毀失節不免蹈賢知之過吾儕相期天真
應用不宜至此念之念之

張弘山集卷之四

弘山先生墓誌銘

丁懋儒

弘山張先生歿余哭之慟既正學失傳權謀功利
誠惑人心而士習日趨益下

明興二百年間始倡於河東薛夫子繼盛於陽明王
公今之言道學者宗之先生崛起于北方一聞良
知之說潛心力踐純篤明粹自得夫不情不聞之
秘實天之所畀乃不熱遺寧非斯文所共惜哉先
生歿既數月矣孤一本蠲吉暮春望日塋祖兆懇

弘山集

卷四

余為誌銘嗚呼後死者之責義惡容辭按門人趙
維新狀先生諱後覺字志仁因寓號學者稱弘山
先生聞于四方曰荏平張弘山云上世無考諱景
初者元末兵起避地而雨至 國初復還荏平景
初生得山得山生大王大王生訪訪生文祥以賢
科宰廣昌號東社行實有誌文祥生五子長後知
醫學訓術次即先生後昌壽官後奇巡檢卒未進
士維翰父也後伸邑廩生先生生有異質幼不好
弄長無妄言體貌魁偉容止端肅于人無所忤然

亦弗苟合屢試場屋聲譽雖隆竟不獲一第時論為之稱屈以歲薦就華陰教職甫三年引歸教授為諸生時夢孔廟水流入其家厭舉業套習取太極西銘定性諸書沉潛玩索至忘寢食有得則隨筆記錄慨然有任道之志邑博顏中溪學陽明者以良知誨人先生聞之曰把柄在我矣復見波后徐公於東藩自是深造遠詣直欲上法孔子顏孟而下勿論也道日益弘四方之士雲集科目多出其門不喜著書曰辟如寫真儀狀不殊精神則遠

弘山集

卷四

二

門人請刺教言卻之或曰學者須識真心今之所謂良知其真與曰此良字生天地生人渾然至善一毫加減不得真出于天便是良若是人為還是妄曰學孔子是學自家的若在步驟間遠孔子者也曰學合人已而後成非徒明諸己而已曰朱子儘是學孔子只為下學心太重未免落在形聲上晚年謂不睹不聞是入聖口訣殆於天載之妙有默契焉者東社公有疾數年先生事之以道務得其歡心及陳夫人歿哀毀皆踰制麤衣糲食築室

獨處環壁蕭然悉人所不堪者居鄉以禮教人莊風固而不變于兄弟曲盡友愛子姓恂恂見者知為弘山家人也道行於華陰雖名位在上者皆無以階禮地震人多乘機為亂先生視邑篆八日到不檢數人民賴以安上司褒異及歸士民泣送者絡繹不絕登華山履險躋巔東望有丘壠之思歸志由此而決抵家結廬親墓日夕掃除祭必哀泣人以終慕稱焉嘗會講于長清之王遇嶺學憲鄒頴泉為創願學書院詳見記中聘先生于湖南

弘山集

卷四

三

俾六郡士師事之郡守羅近溪欲建見泰書院先生與羅公寢契晤語別載先生壯遊京師與皆所楚侗諸公論學南遊后城水西之境盡友諸名公至姑孰語余曰比向來覺長進知之乎曰知相視一笑蓋於性體上盤桓即不睹不聞之旨也凡仕于其土及道經在山者多造廬請益撫院李公漸菴兩至山居討論忘返先生病不能為禮竟促席飽蔬食焉戊寅春病少間訪余異曲山房信宿而去後漸不起易簣前使人招余永訣諄諄以孔學

不明為憂無一語及他事則先生任道之心有生
死不二者矣嗚呼先生之道之大論學惟患私已
治天下在于用人乃齋志而歿至於行誼純備此
特著其大都曷以盡知先生哉距生弘治癸亥正
月初七日卒于萬曆戊寅七月三十日享年七十
有六配趙氏封文林郎經之女子二長一本冠帶
生員娶馮氏王府教授持衡女次三聘中場女一
適余長子奉祀正夢田孫男四尚默早卒尚朴娶
楊氏尚淳府庠生娶劉氏庠生忠信女尚欽娶商
弘山集 卷四 四

銘曰

天生仲尼以天自處行無轍迹易陳傳序思孟以
來周程有緒大明中天良知斯起不暗不聞實契
厥旨曰洙曰泗孔廟之水流入其家淵源所潛邑
北高原莊山之址葱鬱佳城千載伊始子孫家焉
曰文先生之里

弘山張先生傳

門人孟秋

先生世家莊平初為諸生從中溪顏先生游獲聞
良知之旨欣然有省輒以斯道為己任中溪歸會
者落落先生結草廬於十里之園銳志力行樂孔
孟之道而邑人士師先生若趙維新輩甚眾先生
見益徽行益純令望日遠恩邑王見虞阿邑陳鐵
峰諸公翕然宗之而山東興起者益甚眾是時波
石徐公乃得心齋之印而接統於陽明者適參我
東藩先生率諸友往從之聞天聰明之說而良知
弘山集 卷四 五
之學益進先生學既有得日與遠近同志聚樂不
倦嘗曰天地間只有此是其欲罷不能之時乎乙
巳夏秋得領先生教明白簡易精透直截遂受學
焉先生教之每日學先透性透得此性只是順性
此外無學蚤歲論學嘗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如
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便是天聰明若有一毫作好
作惡便非天體其論著察則曰昊天曰明及爾出
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此乃天體流行何等著察
也中歲授華陰訓尋致仕歸居山中論慎獨則曰

在天謂之無聲無臭在人謂之不睹不聞在中庸
謂之中和在大學謂之至善一而已矣故君子慎
之論孔子之學則曰世之英傑始于知其可而為
之知其不可而不為只一知字便屬在我而非天
然之知惟不知其可而所為自可不知其不可而
不可者自不為斯所謂無可無不可也斯謂之良
斯為孔子之學以至克己復禮之說形色天性之
說功夫本體之說諄諄發所自得載之教言者可
稽也嗚呼先生之造深矣言約而義精學正而道

弘山集

卷四

六

大擴先儒所未發者時海內理學若近溪羅公頴
泉鄒公相與印證莫不信服兩建書舍以風四方
而來學者日以濟濟先生之道亦既見於時矣惜
其厄於所遇而不得大展其學於天下也先生平
日不作詩不談禪不用術士不事著述樂志有光
風霽月之懷應事有閒雲流水之適和而莊恭而
安孝友乎於宗族忠信重於鄉閭化教僅行於一
邑聞望實隆於四海此先生歷行之大端非小子
所能盡述者也嗚呼哲人既逝儀刑日遠瞻望弗

及予將安歸悲夫

山集

卷四

七

弘山張先生墓表

張元忬

有明正嘉之際王文成公倡道於姚江維時及門之士自大江以南無慮千百人而淮以北顧寥寥焉誠阻于地也既一再傳諸門人高弟各以其學流布于四方然後一二傑者始興起於齊魯燕趙間而其毅然自樹超然獨行懷有出於及門諸賢之上何哉今夫世謂之蒙其子弟有父兄之教或不能率有父兄之書或不能讀其得之也易故其守之也不堅如是而有成者十無一二焉薨牖繩

弘山集

卷四

八

樞之子崛起於布素非有所承籍也得一師則敬信而從之得一書不成誦不置得之彌艱守之彌固蓋鮮有不成者豈乎學者徒傍門牆務口耳其信不若自修自悟者之為堅哉予頃居京師得一友曰孟子成氏子成山東在平人也其守介其學特立而深諸子每叩其所由則稱曰吾師云吾師云已而叩其師則曰吾邑弘山張先生也已又叩先生之所由則曰先生故嘗私淑於文成之門人江右中溪顏公波石徐公而得之者也一日出弘

山數言數十條示予予受而讀之既終業嘆曰文成之傳其在茲歟江以南諸君子著書以明良知之言者多矣大都高者或過于玄遠而無當其次或淒泊牽附而未融予甚愚下誠不能無逆於心今觀先生書簡直融貫無一言不本於心得無一言不契於宗旨其最著明者有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有曰良即是知知即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有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有曰良知是念念自懲真

弘山集

卷四

九

知是懲懲自窒懲念如沸菴抽薪窒慾如紅燭點雪摧山填壑愈難愈遠凡此類直揭本體非高遠非淒泊即令文成復起且首肯之矣斯道將不在先生歟先生名後覺字志仁自蚤歲為諸生獲聞良知之說於兩公輒自信此心與仲尼無二久之益深思力踐洞朗無礙已又以取友未廣為愧耻於是南結會於香山西結會於丁巖北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遇齊魯間學者舉知有弘山先生海內大賢道在平者必造先生之廬近溪羅公守

非探索事曲折萬變吾循良而應而非強合是道也
也素鑄子與氏至姚江啓其肩鍵雖當時及門之士
不能驟解先生私淑遺言洞契宗旨反復提誨直指
本體汎掃一切支離之習聽者初駭其徑易久之益信
如呼寐解醒人人自以為快或問朱先生曰若盡體察
吾心良心之所同者吾心之所異者吾異之舍已而區
區紙上之義益之障也聞者灑然先生精義造約氣和
養和由歲荐仕華陰訓導攝邑事會地震多起朴弭
弘山集 卷四 十二
盜功尋解綬歸門弟子益進督學鄒公郡守羅公
兩建書院居之海內名賢過在山咸紆轡請益先生
猶孳孳取友于四方垂老力學不倦門人勸之著述
曰六籍備矣傳道以言孰與傳道以人勉旃在二三子
世俗方詬講學以飾聲者談天語聖超然自以為頌
悟而中鮮實詣遂聚天下賢者于偽先生繩趨尺步自
意升以至白首無間言故非有所承籍學士大夫固
不慕雲合景附此足以明真心之契合無論遠邇顯
晦矣先生沒後門人梓

其改言若千篇少宗伯楊公官諭張公盛推其學
得姚江法門李公甫下車之日首事表章無亦精
神氣魄曠世而相符與公既祠先生于邑又于郡
城建祠贊祠祀王穆二公暨符卿與先生夫以吾
郡理學寥寥遭際聖世名儒碩哲栢望豈地氣與
運偶會而生抑亦風化相感以勸其成也先生不
階名位棲徒哲之未發振正學于久晦以視三君
子力勤而功倍吾黨志學之士其以先生為鵠矧
郡大夫標軌樹風吾知其相率而趨于道蒸蒸盛
弘山集 卷四 十三
矣先生名後覺字志仁人稱弘山先生李公名士
登號瀛陽洛陽人萬曆庚辰進士

名公評附

王龍谿先生答張陽和書云來教所述張弘山論學之言其義頗精有曰耳本天聰目日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有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直揭本體非高遠非湊泊殆有契於師門宗旨其與徐魯源論學之言謂古之聖賢以一心建立萬法未嘗有所摹擬于前况於動靜語默食息起居之微又安能一幕擬之而後謂之學乎陽明先生揭出致良知三字真是千古之秘傳弘山集 卷四 十四

時時提醒時時保任不為物欲所遷意識所障易簡廣大入聖之捷徑也尤可謂卓然自信勇於任道確然不易乎世者矣王泓陽先生郡人物志張後覺字志仁在平人事父母至孝居喪喪毀骨立三年不御私室早歲得王文成之學于顏博士鑰屏棄舉業深思力踐雖隆冬盛暑不爐不扇久之充然有得嘗曰耳本天聰目日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又曰真知是忿忿自懲真知是慙慙自窒慙忿如沸金抽薪窒慙

如紅爐點雪摧山填壑愈難愈遠當時門人孟秋趙暹趙經新獨契宗旨海內名流道在山者往往紆軫請益督學鄒善郡守羅汝芳兩建書院集齊魯諸生其中延升席使為都講以歲薦仕華陰縣訓導會地震視邑篆起仆弭觥境內安堵歸之日士民遮道泣送里居教授所著有弘山教言

王見震先生牧壽先生序隆慶壬申先生孺人偕稱七十人日乃先生徽降之辰諸縉紳學士率有言以賀牧事先生久受教最深乃申之以私祝曰弘山集 卷四 十五

諸君子亦有記漢儒林傳否漢承秦火齊魯先生哀集六經家各一說人持所見其以經術進者為國家圖大政決大疑不自為也曰臣師誰也師說云何而當時天子習其教不違其情國家有大政有大疑疇而咨之曰汝師誰也師說云何而申公時以師顯其不然者獨抱遺經與之終始曰吾所受於師者然爾皓首不敢易一言故亦能各以其學名世夫直經師爾猶然信今而傳後我弘山受學中翁得聞粵中心學之傳而毅然以孔聖為可

始學至從心務識本性不假知見不落言詮
日從事於無可無不可之學而其曰世之忠臣義
士其一時成就非不傑然有立皆始於知其可而
為之知其不可而不為乃孔子無心於可而可者
自為之無心於不可而不可者自不為孟子曰可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孔子也知孔子者孟子而已督學鄒公聞先生學
招留省邸以風多士兩建書院悉先生主之精神
乎契如春風鼓舞萬物皆有生意時出一語心目

弘山集

卷四

十六

躍然談詩解頤不啻如匡章董乃化隆室宦教被
方隅豈天心尚有在耶牧遠去京翼墨墨守一說
以自淑無能褒揚先生之學余罪也余罪也先生
門人張子仰峯孟子我疆從子忠養皆以進士願
天子之下邑日將入覲清光給事左右倘從容為
上言曰臣師誰也師說云何將無有安車蒲輪以
迎如申公者乎先生必能為國家建萬世無窮之
計不至默然一語而退後世輯理學言行錄當必
以先生為首稱而因以嘉孺人之多助此其為壽

遠矣乃園海屋間三老偃仰呼吸以求所謂壽此
野人芹也不敢獻



弘山先生教言後序

先生之門人孟子成氏遊宦永平之昌黎以遠範日遠乃取平日教言刻之自勵先生聞之曰嘻言不可孰以為至也前之所是者今或以為未是今之所謂已然者後或

教言後序

一

以為未然學問無窮安可孰以為至雖吾言之亦與衆共商確之耳刻何為哉新復於先生曰道貴公諸其人耳一人聞之不若百千萬人聞之之為廣一世誦之不若百千萬世誦之之為長為其鳴於世

教言後序

二

刻之則書不可刻為其公諸人而刻之則不刻不可也雖刻之亦與天下後世共商確之耳使今日言之天下後世從而是之亦與天下後世共是之也非吾一人孰之以為是也天下後世從而改之亦與天下後世共改之也非吾一人孰之以為未是也君子之學如日月之闕焉而天下後世共照見之耳明晦又奚恤也先生曰不然著書猶寫真也容色耳目非不相肖精神命脉迥乎其殊傳真以言不若傳真以

人恐夫人據迹而遺心是以吾之
自誤者而誤人也新曰是亦即寫
先生之真耳先生之道在心先生
之可以喻諸人者由心之言也先生
長矣羣弟子離散分處處其時猶
不能記先生之言以附書紳之末况

教言後序

三

後世欲因言以識心也得乎雖然至
寶在途乃瘞之而不為世重見之者
之過也使後世以真感真諒必有
得先生之心者復以所聞教言條附
之敢忘狐裘羔袖之嫌

萬曆二年冬荏平門生趙維新頓首序

弘山先生語錄後序

萬曆丙子春愚宰黎聞弘山先生
北遊燕邸會楚侗諸公相與論學以
印孔門正脉愚遣人迎之至昌黎則暮
春矣是時館於蕭寺講於書院鄉
先生及生徒素悉學者數十人晨夕

諸錄後序

一

相繼請益不間既而登水岩寺遊觀海
亭瞻仙臺頂對五嶂三岫之奇海山之
大觀備覽之矣凡所至止諸生從之遊
質疑求正先生循誨之亶不倦每聆
教言即時紀之備在語錄中雖精微妙
旨非諸生可悉而閱其大端亦宛然

授受意也思収而集之為一帙將以備誦
法也時戊子夏愚如京執此以往一日出示
復而楊君玩之曰此文成之真傳孔門之
正脉也愚請序諸首楊君欣然就焉
適浙之樂君在一覽而悅諸心銳志謀
梓之愚不敢隱遂携去所謂聲應氣
求二君之謂乎我先生之學得楊君之
久而益彰得樂君之傳而益遠矣至
於性命微言孔孟宗旨錄中具載達者
閱之當自見矣何敢復贅愚感二君美
意僞述諸篇末云爾

萬曆戊子六月門人孟秋頓首拜書

語錄後序

二

宏山集四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明張後覺撰後覺字志人號宏山在平人官華陰
縣訓導嘗受業於尤時熙明史儒林傳附載時熙
傳末其學源出姚江推闡彌深而彌墮禪趣是集
凡教言一卷語錄一卷皆其門人趙維新所編第
三卷為後覺所作誌銘一篇詩三篇書五篇第四
卷附錄傳誌之類教言語錄皆實冥恍惚之談動
稱顏山農其宗旨可見詩文皆不入格尤不諳體
例如為其父作誌題曰明故先考府君墓誌銘夫
明者當時帝王國號也明故先考是誰之先考乎

感述錄六卷續錄四卷

〔明〕趙維新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感述錄六

卷續錄四卷》提要

感述錄序

昔夫子感獲麟而作春秋而他日又曰述而不作不
感不述耶感者麟耶感之者麟耶夫人心無一息無
感時無一息無述時故孩提之幽夢未有喚之不覺
者也祖父之朽骨投之數十世一滴之血未有不入
者也易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夫天
地萬物之情是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也蓋至我明而
陽明先生者實始以是傳之心齋心齋傳之波石波
石傳之宏山宏山傳之我疆素衷感于彼應于此一

張序

生生之意運之無窮於乎大哉然則先生之爲是書
其感于宏山之沒耶其感于宏山之生耶其感于宏
山之沒也則無人註奚先生何述焉其感于宏山之
生也則不目而視不耳而聽不手而指不足而行是
爲何物可不思乎語曰未知生焉知死傳曰生生之
謂易夫生則惡可已乎是數服執其隨感隨則服思
從于朋咸朋則思手之爲舞足之爲蹈口之爲詩筆
之爲文不因水流不因花發不因山頹不因木萎師
非師我非我也善述人之志其如示諸斯乎邵伯岳

石梁先生讀先生書想見其爲人亟欲公諸海內夫亦欲喚入之所爲宏山素裹者以運之無窮乎是亦天子二千年一滴之血有感之而無感之者也郡伯如此人人如此吾亦如此後有作在其亦有感于此夫

發千後學張鳳翔題

張序

二



藏書錄序

岳子入東郡則題之木蘇而嘆之將泮也有感焉紛拏于脩破脩脩之肅而胸中若有格格屹屹捍而不入應而不忤者時取行錄一二備先語體理之則要之於乳矣賊之於杖矣替之於沼矣或觸而捍或觸而應或入而忤或入而不忤格格屹屹者十失其八九而一二者時有焉則遇而問之文部張達玄先生文部曰在山有趙素乘先生者聞道君子也信其師宏山先生之學以與其友我曩尚望紹明心齋跋石

曹序

一

之緒以升文成先生之堂其人九十有二矣其束躬潛懷時含豪以有青儻日而炊縷衣而卧饑餓不能出門戶而自浩然于天地之間其言常有令于聞其名不一觀其面予曷過而問焉屬畢令君敦延之令君爲余言先一月逝矣其生也見之令人意消而其去也思之令人愴懷而不釋試從其家取遺言以進則有感述二錄在其言曰感述者感宏山師而有述志範也言不盡出于師亦必錄師而有言雖哉之也夫何感夫何述感宏山耶其自爲感耶述宏山耶

其自爲述耶彼與宏山有格格砣砣者則不能感而
焉乎述彼自有格格砣砣者則不能述而易乎感而
世之讀是錄者或入或否或恬或否其有格格砣砣
者存耶否耶其自有可感者不存乎見少則自有爲
感者不存乎見多其于述也若人之肖天而子孫之
親真于祖父母父母則已矣夫圓頂方趾以肖天而
我之顯仁藏用之心則有違背捐棄而不能述者頭
面手足耳目口鼻類吾親而事之而求之規似而色
澤遠求之色澤而神理遠有彷彿離岐而不能述者

曹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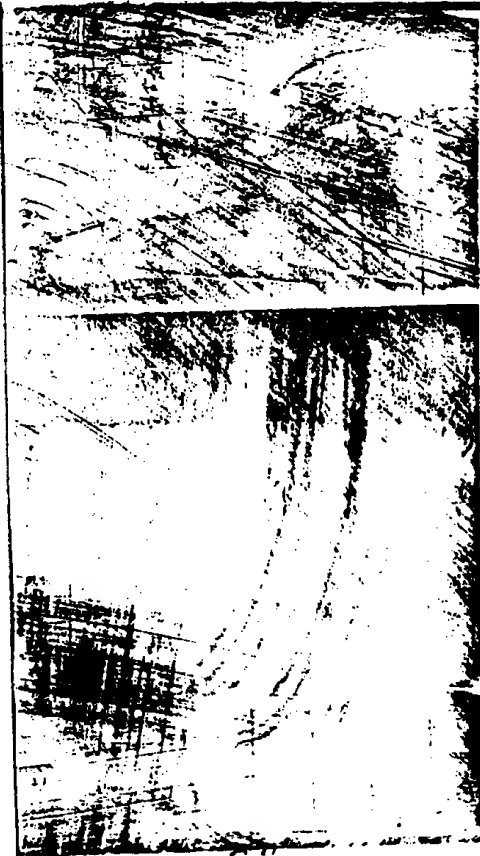
二

迺升中而鳳皇至饗帝而風雨節孝弟之至者往往
通於神明則天與人無間焉而子之事親也可見似
日懼聞名心懼雖累年曠日而有肅然愾然于聲容
歎息之間者有所以感而已矣知宏山與素衷之所
以感者存而後文部不必面覲可遙思子不必生事
可默籍讀其言者可千里同堂萬年共息不必肩摩
足抵聲氣相屬素衷之錄感述者此物此志也不則
如余之於郡而有格格砣砣者感感而感感頓而頓
其于茲錄也河漢之矣而奚以述爲吾願夫讀之者

東所以感母使懸頓之屬得以優其守喪孝之者則
宏山素衷之相爲感者至今在矣

萬曆丙辰長至日長水曹和聲書於東郡之沃柳堂

曹序



感述錄序

感述者何感宏山先生而述之志也予貢月于如不言小子何述焉夫不言何述言而可無述耶但先生不喜著書新日侍側而傳者何寥寥耶無亦先生意在言前而述者語落言後如之何能述先生也雖然執言失言執意亦失意即述先生亦奚不可也是以新之述先生也非盡為先生言亦皆由先生而有言何也述先生之意不以言也丙戌歲新以明經薦入都晤同門我疆日子述先生未余日自顧謏陋不

序一

足以志先生我疆曰志先生自志也述先生範後人也君子之學也計琢磨不計瑕類取其足以傳先生之神而已子奈何無述耶居數歲再至都適我疆在告居數日死矣嗚呼余有述而烏乎證耶述中有先生曰者為先生言無先生曰者為新述先生言所謂述先生之意而傳先生之神者也嗚呼我疆往矣海內之知先生者不少也尚相與駁正之俾無失先生之言即無失先生之意矣謹識以俟之

萬曆庚寅夏日在平趙維新書

感述錄卷之一

在平素衷趙維新著

大學

問明德

先生曰德吾性也性體純白無疵曰明大學一書首三句道盡首三句明明德一語道盡通天下只是一箇明德通天下皆明其德便了所以說明明德於天下新民是明德中事止至善是滿吾明德分量明德而非新民非明也非至善非明也

感述錄

卷一

余謂斯世斯民孰非吾五官百骸之分即民即新孰非吾心精元氣之流此見得盡人性即是盡已性民德之新即是已德之明即體即用即用即體問知止

先生曰總來只一知字在本體為明在作用為知知不止便茫昧不定知止則志有定非向也至善在吾心更向何處去靜謂知不馳逐安謂知之穩貼慮謂知之精明得謂知之歸宿皆至善皆明德德明而新民之能事該矣謂向者馳分志心身者

問本末始終

先生曰日本末終始原是一箇有物便有事有本末便有終始有終始便有先後非截然兩對也近道卽止至善語有直婉耳又曰天下國家總是一箇心一件事但發端處由吾本體一點真明做去漸充而大纔有本末終始意思

先生謂新曰明新兩在也以爲一事何耶維新對曰世未有離人而立於獨者且如一身在此方其澄然無事天下國家之本已涵非一人之私有也中

感述錄

卷一

二

間不能無人卽吾同德之人不能無事卽吾共明之事直機相關何分爾我處一家之人盡善便是新一家之民吾之德明於一家處一國之人盡善便是新一國之民吾之德明於一國處天下之人盡善便是新天下之民吾之德明於天下民猶未新是已德不明已德欲明便是民德俱新若曰吾明已德尚未及民吾新民德始推自我不知當其修身時豈離人自修之哉非大人同體之學

先生曰善

先生謂新曰汝從事格致久矣直指勿蔓對曰這箇

知是性分中自有的知這箇物是真知中貫徹的物知意心身家國天下皆物也皆知之物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莫不各有正當的道理隨其感遇卽於正當處透得卽於正當處做得毫無差毫無邪謬卽此便是意之物格知以不妄而誠心之物格知以不偏而正身之物格知貫百爲而修家之物格知洽倫理而齊國之物格知周四境而治天下之物格知遍九州而不離物言知失之玄虛

感述錄

卷一

三

知外格物失之逐物非大人之知與物也

先生曰善

問修身爲本

先生曰身者天下國家所共有之身也身一修而天下國家之治舉矣天下國家非未也對身云爾本端而未自理本亂而求末治是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有是理哉

問誠意章如惡惡臭証言皆務決去如好好色証言求必得之竊意似皆着重何則臭與色皆不在

欺

先生曰何以曰性本無惡惡之而已惡欺去矣不必如惡臭之惡也性本有善好之而已好斯得矣不必如好色之好也以此言好惡便平易便不欺纔是大公順應本體此便是誠

先生曰從來無人說出

或問誠意章勿自欺矣又曰慎獨何也

先生曰自獨也勿欺慎也毋自欺者毋自欺吾獨知之與也毋欺便慊慊便意誠總是一點獨處用功

故云必慎其獨

問其嚴乎是謹嚴之嚴卽上文慎字意語意直截若曰可不謹乎卽此便是誠意但云可畏之甚似在指視中疑爲前一層

先生曰然

問有所忿懣四有字說者以爲着意又取釋典中三心不可有爲質不知孔門絕無此言新意只平平看若曰有所忿懣而不得其正者有所恐懼而不得其正者有所好樂而不得其正者有所憂患

而不得其正者如此則心不在焉心一不存百爲皆錯不能修吾所視之身也不能修吾所聽之身也不能修吾所食之身也正心之係於修身也如此欲修其身者心安可以不正乎故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只不得其正自明不必在有所上刻意如以有所爲着意則下文之其所又何以乎

先生曰得之

問大道必忠信以得之竊意大道忠信也得忠信便是得驕泰非忠信也失忠信便是失二者之外

論得失形非真契何則思信誠也一誠而天下舉

矣

先生曰然

則生財大道與上文大道同乎

先生曰小道有不同大道無不同明新一也以此用人以此理財其間自有絜矩亦一也生衆道所當衆食寡道所當寡生衆生也食寡亦以有節而不冗亦生也而恒足於食矣爲疾道所當疾用舒道所當舒爲疾生也用舒亦以有節而不妄亦生也

感述錄

卷一

六

莊子卷之二

在平素東趙維新著

中庸

先生謂新曰天命章可詳言乎對曰天非有所命也天地人物總是一箇若曰天之命卽是我的性率此性便是道修此道便是教修之者修其所率云爾何爲其不可離也曰修字對廢字看離字對合字看不修則廢廢則離離非率性矣性可離乎性性是身之主宰無性則真宰離而身非其身君子知其然也以爲此身賴性以爲人性超形聲而爲道其體道也豈待見顯以爲功哉嚴乎其無形之視也以全此不睹凜乎其無聲之聽也以全此不聞屬存養乎省察乎景象何似曰存養自祭外無祭也中境界然但有虛靈者在何爲其慎獨也曰道無兩境功無二用非戒懼外別有慎獨功夫也人情毋存皮面做事祇爲無本之學故不睹隱矣君子以爲莫見不聞微矣君子以爲莫顯莫見莫顯具在隱微之中隱微之中正是不睹不聞本體

感述錄

卷一

一

這箇去處天機在我毫無外預所以爲獨這獨知
處豈不深密然而通天地者是在是同人物者是在
這便是中和之宰位育之原此處一錯安往非錯
所以當慎慎之云者戒懼而已矣戒懼不已便是
須臾不離何爲其未發也曰非截然不發而後發
也性體流行毫無間斷常寂然常感通常太公常
順應卽用卽體卽顯卽微特以其未嘗着落於形
色故云未發渾然在中故謂之中發而中節是天
然自有之節無所乖於在中之本體故謂之和這

藏書錄

卷二

二

箇中那箇不根底乎此故曰大本這箇和那箇不
由此運用蓋順此便正違此便乖所以必本此通
行故曰達道其言性情之德何也曰舉中和是入
此境界如止明性情之德則數言遂成虛境功夫
反不喫緊蓋慎獨則中和在我大本達道渾化無
違天地人物已統而會之於一心矣卽此便成位
達天地位只是這獨處經緯萬物育只是這獨處
成學問到此只是全了這天命之性於本分未
有加如註中戒懼而約謹獨而精諸說體用兩

途終難措手

先生曰幾矣四子中有當發明者惟吾子悉焉新唯
唯

問時中識得首章意則隨處皆在這中是我性分
中自有的真宰君子體道不息常戒懼則常是本
體常是本體則常是中故云時中言時時是中也
若謂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分兩境矣
何也德一中也有君子之德則有中矣易云又能
不然何以曰中庸之爲德蓋非中非德也

藏書錄

卷二

三

先生曰然

問人莫不飲食也似不必深求只說誰不飲水飲
有正味水之中也其誰知之誰不喫飯食有正味
食之中也其誰知之卽今崇儉者其氣抑深自菲
薄尚奢者其氣揚過求精美日用間那箇沒有恰
當處只是人不省的賢智愚不肖之過不及皆此
類

先生曰然

問學問只一箇中中是心之本體所謂善顏子

不去了此心之中便是得善釋與得善心也釋
是功夫不懈弗失是得之永久言奉持言解解似
着形迹學者不知此中在我動稱天下之事天下
之理不思心便是事心便是理此心一錯任是窮
極於無窮有何來歷此心不錯從他人橫豎顛倒
壞我步不得這壞我不得處便是此中常在纔是
服膺弗失心外求中非中也

先生曰善

問強以三言何也

感述錄

卷二

四

先生曰三言皆一意子路是過問的人言南柔之也
言北抑之也言不流之和不苟之中合有道無道
而不變引之也惜也聞之而未能行曰塞訓未達
何耶曰塞是心之實處至死不變何耶曰只是意
這真實處到底不變耳非以厄難期之

先生問費隱對曰識真哉子思之言也言費不言隱
言隱不言無聖人不知不能何也曰堯舜之上善
無盡道固不盡於知能也使聖人而盡知盡能道
斯窮矣曰聖人亦有所限耶曰聖人亦盡其可知

可能者耳必欲求其知且能者無一毫之不盡豈
所以觀聖人耶亦非所以觀道矣人猶有憾何也
曰天地之載亦如天之覆若曰能載而不能覆不
可憾矣只物有不遂其生便憾與天地奚歎莫載
莫破何也曰有外非道也有內非道也包乎六合
形氣之外孰得而載之即天地可知密於幾微隱
約之中孰得而破之即鳶魚可知造端夫婦何也
曰此人情易懈之地此處一錯縱有好處終是懸
空做事此處不錯微上微下纔是真實學問

感述錄

卷二

五

先生曰吾與子

問行遠章承上言道不遠人不必過求高遠世未
有舍脚下而求前者自通便是行遠目卑便是登
高只在脚下走日日行遠自邇日日登高自卑父
母兄弟妻子於我至親至近豈不通卑只父母順
兄弟宜妻子和雖有家日邇之常以此盡倫以此
盡性高遠自在

先生曰理透

問鬼神之爲德

先生曰鬼神只是性體流行不必說情與功效一於顯一於微不是盛微之顯顯是盛體物不遺不是爲物之體卽物上體驗一些遺漏不得實理自著故不可掩

問無憂

先生曰此是承舜說來上有瞽瞍憂不得於親中有傲暴憂不得於弟下有商均憂不得於子舜未嘗無憂也其惟文王乎作述在性分不在勢分只是從太王來一點爲善之心後先相承不替一戎衣

藏述錄

卷二

木

有天下惟不愧乎此心故曰惟我文考無罪武王未受命不欲急於伐商也前此猶俟紂之改耳迨夫紂惡旣盈八百畢集武王亦有不能自己者存商之心視服事之心不減也故不失天下之顯名雖然文王賴武王無憂矣豈知武王遺文王之憂也哉

問子述之不特武王已也成文王之德者有周公焉周公制禮以此事先人成文武也以此開後人成文武也以此治天下成文武也達孝在周公矣

下章達字承此章達字意說下章達字承此章達字意說周公以相道述者普述故達

先生曰然

問達字述事亦是繼志只這一箇心一箇理通乎前後上下只不拂乎此心此理郊社禘嘗不必說義意之深遠心一也武周以此事親以此事天以此制禮以此治天下常制斯禮也明斯義也治天下蓋易易矣今天下之所以不治者非不有武周之禮在也無武周之心不能因禮而明其義耳果

藏述錄

卷二

七

能以我之心體武周之心因武周之心明武周之禮於其所以事親事天者治天下者了然會通而無遺未有得武周之心而不能致治如武周者也故曰其如示諸掌乎夫子嘗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聖人一觀於鄉便知當時治天下之所以易獨此云義意之深遠是舍性分之外求深遠矣

先生曰然

別哀公問政

存天武之人取人是欲得文武之人取猶觀也取
文武之人必觀其所以修如文武之身可也
非也取之修身而已修之者何以道也以仁也
氣親處而指人也見得能盡仁方是存文武之人
曰親親曰尊賢豈謂其臣哉其爲君身明矣君身
欲仁須不賢以輔之以下方說尊賢爲政在君身
以行之者一也智仁勇有三達道此一也生學困
有二知之此一也安勉利有三成功此一也俱指
修身人或以身爲近粗不知道德皆爲修身也故
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九經首言修身而歸
於誠身以上不言誠至誠身始露誠字哀公資
下明言誠尚懼不解豈有含糊之理况四一字
是直指誠中二字又不指誠非言明言雖學者不
新况哀公平誠身既言誠下文即繼之以

人自爲之哉天 本然之誠也既爲
之未然則誠之者亦人道當然之誠也聖人
聖人的樣子以下皆誠身之事傳學五事學此則
正思此辨此行此兩條不分學利困勉亦不分志
功上條是名目下條是如此做已干已百是孔子
着力望哀公處哀公愚者也柔者也故孔子以明
強啓之公初在君身上提撥方好用人行政不然君
身不修雖有賢者其暗用之問明辨之
先生曰近多以辨爲辨之於內恐其近於問也不知
思而得已辨矣而又辨焉不又近於思耶問是我
未和於人辨是我申說於人蓋問而答可思矣思
而得有見矣又以明辨於友不徒已知之已也問
是見之未定辨是思之已審原不相礙世以辨之
內者爲細辨之外者爲粗未深體也
問王誠盡性原無界限蓋誠便是性非性之外有
誠也誠至而性無餘理一性盡而天地人物皆舉
之矣公已性盡而後盡人必人性盡而後盡物畢
盡性也性也不是了原無此功

先生曰

問至誠前知

先生曰誠至便先事而知非億也誠自明也非徒知之已也便有潛移默補意所謂造化轉移自我者也故曰知幾其神乎問曲不是誠曲處充滿斯誠先生曰然

問自成章誠道二字承上問政章誠身以下說來予思責成於人之意緣學者不解是前章抽出來申說的言語故每解不透蓋天地間總是一箇道

誠道錄

卷二

十一

實理故誠上言誠者誠之者矣安勉不同要皆自我而成之也故曰自成上言天之道入之道矣天人不同要皆自我而道之也故曰自道所以自成自道者何也以誠爲物之終始故也誠既爲物之終始故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誠之得失係物之有無如此物之貴誠也明矣是以君子誠之焉然豈自成已而已哉蓋誠非一人之獨有共有之也非一人之獨成共成之也何謂成已適是一點真實至理自此充滿天理以全以成已言故曰至

何謂成物適是一點良心不昧自此貫徹天機處

有曰德外內分矣而皆此理之通行曰道仁智而非合措未宜也然皆性也實異名而同源外內而非合措未宜也然皆道也實兩在而一致物我而非合措未宜也然皆誠也實形殊而理一夫安行而不宜哉以此自成誠斯至矣以此自道道斯體矣蓋此理本是自然渾成的故必自我而成就本是有有的道理故必自我而蹈躅若自成處已言

誠道錄

卷二

十一

實理賦物到物之終始處便重複難說章首先言誠章末只言道總是一箇以本言以用言一也先生曰然

問至誠無息

先生曰首句功用包括盡矣誠至故不息故又誠全內外故徵以久而徵者自悠遠自博厚自高明博厚以淪洽言高明以俊偉言非積久而後發也誠成物單指至誠功用至配天地無疆亦只是指乎天地不分體用天地之道只是不二博厚高明

悠人只是不二不二便不息不測非由此以致盛
大也於穆不已常中看單言不已無着蓋曰高明
覆物天也高明而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見
高明中有深遠無窮意光輝宜著文也不顯而純
乃文王之所以爲文也不顯對於穆有不必要顯
至誠也純也不二不測也不顯不已也一也

問大哉聖人之道

先生曰聖人卽上章至誠成物便是育物其功配天
故云峻極於天上章言其理此章詳其事三千五

感述錄

卷二

十二

百皆聖人範圍其意發育峻極全在此蓋天地間
只是一箇禮兩條分大小近支蓋云所以發育峻
極者以三千三百爲之曲盡也道問學是尊德性
的功夫盡精微是致廣大的功夫道中庸是極高
明的功夫溫故是知新的功夫凡此皆所以敦學
以崇禮也五事五言固盡單言亦盡隨事感宜便
是育物意思崇禮禮字總承禮儀二句說來又開
下文禮樂張本

問議禮制度考文通章禮主貴度禮之樂也文禮

之文也非天子不議禮一句截盡度文對禮不退
軍書行皆禮也觀下文一則曰作禮樂一則曰作
禮樂曰夏禮曰殷禮曰周禮禮外無及是上爲下
皆禮也通天地間禮之功用爲實

先生曰良是

問三重還是德位時觀下文曰無徵曰不尊而歸
重於本諸身徵諸庶民其爲德位時明矣寡過在
禮樂上見就王者身上說不指百姓不謬不悖無
疑不惑寡過也世道世法世則有望不厭寡過見

感述錄

卷二

十三

於行事之實也無德位時而作禮樂過也故曰君
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有譽正言
寡過正在君子身上中和位育只是已分上無缺
故曰寡過

先生曰得之

先生曰至聖具生知之資涵天淵之德故足以有臨
通章以足字貫其有臨也取諸仁義禮智而足也
仁義禮智之貫徹時出之爲見言行而足也以故
破信悅而足也洋洋盈施又而足也至通貫誠照

及尊親而足也故曰配天

爲己知幾

先生曰兩言一意知幾者知其幾之在己也遠之幾

在近風之幾在自顯之幾在微君子知在己關係

甚大故只在己上做若爲己而後知幾外哉

問尚綱承上言聖人之德至矣亦何自而入哉入

之以尚實之心而已尚實自闢然自淡自簡自溫

自日章自不厭自文自理自近自微是用功之地

這便是人之所不見便是不言不動之時此處敬

感通錄

卷二

十四

信便是首章戒懼無兩層功夫合動靜而一於敬

故動固敬不動而亦敬合語默而一於信故言固

信不言而亦信總之只是一箇總之無有形迹以

此言德不顯也以此言恭篤恭也以此言平潛移

默化形聲泯也蓋至於平天下只此不顯之德而

已故聲色末矣不顯非聲色也毛有迹矣不顯非

迹也惟天載聲臭俱無正是此德本體相對無一

毫欠缺所以爲至得之大者如此合之聖者如此

不過一點真實之心爲之真心焉可忽也天功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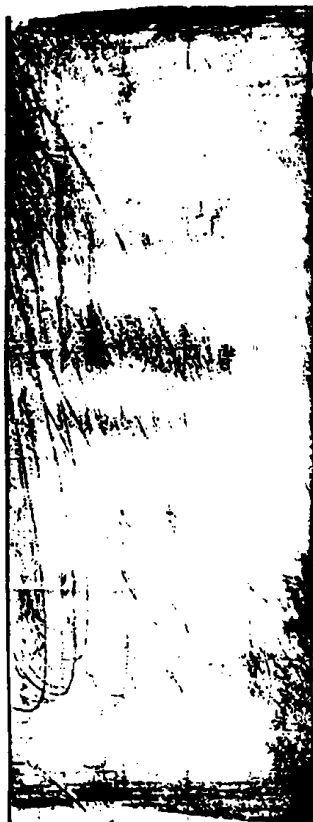
致人恒岐於兩層夫是以勤苦無得

先生曰然

感通錄

卷二

十五



在平素衷趙維新著

論語上

問學習曰學訓做時習是常做做是悅上做功夫時習是常在悅上做功夫悅是性之本體常做則性體常融真機曰著故常悅樂是悅之通諸人非樂乎人之我知也不偏是不以人之不知而改此悅非悅乎人之不知也蓋性體本身悅易今也此悅融洽故云亦此便是行註云將以行之非功也

感通錄

卷三

或云功夫到而後能悅不知功夫必有指那處可以做工夫那功夫可以悅也再詳

問孝弟曰孝弟仁之實也不犯上作亂仁之餘也人能孝弟則心一於孝弟心一於孝弟故所好在孝弟所不好在犯上作亂也未有好之而不爲之者亦未有不好而爲之者如此則心心念念都在孝弟上做事事物物都從孝弟上出君子於此可知務本之益矣其所疑神注念在此其所培植灌溉在此其所植立充實在此其所滋暢榮舒在此

本與道一理也立與生一機也非生於本之外也務者道而立者亦道立者本而生者亦本也塞天地橫四海施諸後世皆生也皆孝弟之生生也人知仁之當爲矣舍孝弟求之是絕華之根而求榮也有是理乎孝弟生而有者也從生而有者這點真機做去充融涵汰渾脫無迹天真藹然可掬這便是仁若曰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嘗有孝弟來不知無所謂孝弟亦無所謂仁謂仁無迹也孝弟亦安有迹耶不過是良心真切在望

感通錄

卷三

二

長則爲孝弟在民物之惻怛則爲仁舍孝弟求仁仁與孝弟俱罔矣未驗孩提之良

問本立道生曰本一道也孝弟一仁也務是爲之真切立是植本固生是機不息誠在孝弟上真切日真切日培植日滋長敦化日深川流日濬孝弟之生生一仁道之生生也不然何以曰置之溥之施之不問耶故曰親親仁也又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學者務此可推矣不然外孝弟爲仁或必功覆天下爲仁是謂棄本而徇末蓋根心之仁無

縮務其純而約無務其泛而遠

或問孝弟爲仁之本仁本作人首言其爲人也孝弟終言孝弟爲人之本見孝弟是人之根本以見當務何如

先生曰近之

或問巧令曰巧令不但媚悅之私如止媚悅之私人皆知其爲不仁何待夫子剛發曰是何如人曰當時有以言取仁者人便因言而信其仁有以色取仁者人便因色而信其仁這便是巧令夫子恐人不識故言曰以巧令取仁者難乎其爲仁矣故云鮮如有二者不必有德象恭者不必爲君子之類

感述錄

卷三

三

三省章所言皆忠恕之事事則有三省身則一平目之得者皆臨時之所睚也夙昔皆已融洽故應對不假擬議世皆以三省爲未聞一貫以前尚欺於一致不知所由雖曰諒曰交曰傳之殊而皆一於反身之約一點真誠在謀則爲忠在交則爲信此傳則爲智皆忠恕之道無二理也

問予子職章通是孝弟實謂是行孝弟而有常信是言孝弟而有實衆卽同胞愛衆是由孝弟而得及於人推廣此心也仁卽親長親仁是本孝弟而上交於賢培養此心也學文是體察孝弟之當否印證此心也

先生曰然

古人德行見聞令而爲一故讀書爲養心之務今人德行見聞岐而爲二則讀書後聞見之資如論語弟子章謂時人之讀書而不力行發也非一無

感述錄

卷三

四

聞而偏於行也非數事之後而始一讀書也蓋人八歲以上日事誦讀但專以爲善爲事當行而行無事則讀書以養德常讀而讀有事則真心以應事如孝親弟長謹言慎行容衆尊賢行之從容而有條適順而成章卽此便是學問如曰始一讀書則又偏枯稿非善養全材之方矣去聖人愈遠學問難明凡此皆當善看如前執着力行後執着讀書皆非夫子本意蓋學學問也文文章也一也踐履之成章亦文也出話之真實亦行也非二也

夫子其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奈何專學文耶
淵明質易色曰人情好賢多致飾於色體貌隆而
典意罕焉乎誠今移去其致飾之意則發自真誠
矣卽此便易色

先生曰然

問學則不固竊意威儀皆學也學問真實則威儀
自重不威重便是學不固浮薄勝忠信日滴也故
學必以忠信爲主求益友輔此忠信者速改過去
此不心信者何如

誠齋錄

卷三

五

先生曰然

一可謂孝矣章重父之善處少之時惟父所命矣
人固有親從而中違者故觀其志志不違親孝矣
人固有存順而沒改者故觀其行行不違親孝矣
人固有暫守而又昔者故又必三年無改三年則
不忘親之心惻然如一日也故謂孝何如

先生曰然

一可謂貴以無諂無諂爲問夫子以樂與好禮啓之
一聞斯言脫然勝去再拜而謝乎心也曰休

夫子其曰然一大觀耶顧曲證旁觀形影對
一沈沈光霽胸襟夫子冷然以吾方與汝論學
一及於詩由今以往始可與言詩已矣詩之外未
一發言也蓋以我說的足那你知道的是這溺於推測
之故習猶然向日一賜也安可與論道耶似非許
與何如

先生曰予言是或曰商也可與言詩與此顧不同耶
曰有記予二字先之有多少好處况所悟有不同
耶

誠齋錄

卷三

六

問思不知人

先生曰思不知我之爲人而已能知我之爲人孽孽
焉求盡人之不暇人之不知奚患焉彼急知人而
不知知如狗外而自治疎可患者矣他日嘗曰不
思人之不己知思其不能也觀此可見曰然爲可
一云何曰亦求我之可知者而已求我可知不
一思思焉求我所立無位奚患焉若曰見知之實
一思爲人而知也去自知遠矣

一思思焉求我所立無位奚患焉若曰見知之實

先生曰：忘武化不以父母之疾爲憂也。如以子之疾爲憂，是倒說矣。

而色難非舍勞與養也。服勞色在服勞，奉養色在奉養。色一非二者皆非矣。二者勉的這箇勉不的所以爲難。

先生曰：然。

問：夫子之知回恐不待回之退也，退卽退藏於密之退。私已之私也，退省猶內省反觀也。發是性體發見亦生生意也。蓋夫子言之回卽內省其私焉。

感述錄

卷三

七

內省則私忘私忘而天機微矣。故云足發足發又奚愚也。如聞克復而請事請事已仁矣。語之而不情不情已行矣。恐不待回之退也。然與。

先生曰：善。如云因其既退而省之，是夫子潛窺之也。

益非矣。

問：視其所以，人品不同，行事亦異。有視其以者，有觀其由者。有察其安者。隨下而觀之，無遁情矣。蓋聖人之於人，可望而知也，而視以而觀，由而察，安而潛。次始盡是常人之觀也，非聖人之觀人也。

先生曰：然。

問：溫有涵養意，良知本來有的，所謂改也，只在本來處涵養。則此知日日發生，非知於所性之外也。可以自爲，亦可以爲人。曰師若解，舊問涉記問非故也。新何以知。

先生曰：然。

子張是多聞見而疑殆不關者。夫子懼其多非教之多也。卽此便是尤悔非祿也。關慎而尤悔自遠。卽祿也。如云得祿之道又教之于矣，非夫子意尤。

感述錄

卷三

八

自尤也。悔自悔也。祿天祿也。自外至是爲人非爲己。疑而不關尤也不待言之失殆而不關悔也不待行之失。

問：損益。

先生曰：此理亘古今只是一箇所不同者，小節耳。非一思之一損益之也是殷因着夏禮爲損益，周因着殷禮爲損益。如此便百世可知。君子不先天以闢人未至者不逆可也。

問：無勇夫子嘆當時也。狗非祀者不以爲僭而。

以爲誦知誦則僭心息矣徒見義者不以爲廢義而以爲無勇知無勇則奮心起矣

問是可忍也

先生曰從奚取例則忍爲似是但季氏肯惡也夫子有嚴斥意則容忍爲似人以僭八佾者季氏也非三家也僭雍徹者三家也不獨一季氏也不知雍徹之僭自八佾啓之則是僭雍徹者亦一季氏也觀首書季氏而列書三家夫子之意可知是故嚴其詞誅僭竊也誅僭竊而叛逆消矣

臧述錄

卷三

九

問繪事後素

先生曰人情所尚在絢詩人之意以素爲文所尚從素所不尚在絢把繪事都丟過後了便是繪事後素其言禮後何也曰是禮以頌文爲後非禮後於忠信也所重在忠信所不重在頌文把頌文都丟過後了便是禮後禮與忠信一也曰起子者何也曰當時溺於頌文自林放探本夫子大之商以頌文爲可後夫子許之

問文獻不足

子曰魯也何爲其嘆魯也曰杞宋不足存夏商

之禮已矣周固在也周之禮固在也而魯不足以

存魯故也夫子嘗曰周公其來矣曰吾不欲觀之

矣曰不知也皆爲魯也曰然則知其說者之於天

下如何曰寓犯分也若曰今天下之不治不知禘

也不知禘犯分也知禘則君臣各循其分而天下

治矣曰郊亦禘也春秋何爲不譏郊也曰春秋書

郊甚詳書郊不言譏譏固在也且當時有跛倚臨

祭者有舉國若狂者誠敬者一夫子耳夫子曰吾

臧述錄

卷三

十

不與祭如不祭傷之也所不當祭僭不可言也其

所當祭忘不可言也魯之不爲杞宋能幾何哉是

可嘆也

問郁郁乎文哉

先生曰是由中達外非表暴之文也所以可從

問成事不說宰我不言所當言也當時坐視哀公

之懦而不言夫子說你放着可成的不說可遂的

不諫已失的不咎區區言松言栢而屬意於栗竟

何益哉如以爲已成已遂已往不足責必待未萌

者爲可責是終無可言時矣况戰栗既聞未聞哀
公稱獨聞之舉安在其必遂耶

先生曰子言是

不寬不敬不哀是今天也無可觀矣不在得失之

間

問擇不處仁

先生曰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以心言不以擇里言
也孟子卽此章之註疏

能好人章好的是便是能好不必說怎麼樣着好

感述錄

卷二

十一

下做此

先生曰不以其道得處富貴不處也不以其道得去
貧賤不去也

先生曰聖人只貴聞道既聞吾事畢矣死不死何害
彼長生久視之說視此可息矣

問多怨是放利之怨人也蓋好利多有不遂其私
者故多怨若人怨他則與放利者一矣

先生曰然

能以禮讓者傷當時不能用禮也下何有字應

上龍字何有言無有也蓋當時先王之禮固在也
不是無禮只是無讓夫子傷之曰有能以禮讓爲
國者乎無有也如今人說何有是那裏得來一般
蓋無有則不能以禮讓爲國矣禮文雖具如禮何

先生曰然

一貫章本文原無萬字只一便了忠恕亦只是一
若盡了又推猶二也非功也門人當益惑矣問幾
諫幾微也人子事親不待其過之既著而後諫也
過未萌而先有以止之也志不從是外雖從其中

感述錄

卷三

十二

未脫然也勞不怨是反復之不以爲勞而違怨於
親也撻不撻當無計矣

先生曰然

以約章約收斂也是胸中一點真處不散意卽約
禮也學問不患不博而患不約徒博所以多失夫
子指之曰約便鮮失奈何弗約也非屑屑然拘也
真常在耳

問顏子功夫在默識子貢功夫在見聞夫子屢啓
而不悟既愈之問冀其自觀也知二知一推測之故

靈龜在鼎如之言豈口許之云爾哉

先生曰然前輩固有此說

問性與天道

先生曰天地間無一物非性道亦無一物非文章人以爲文章猶可以聞見窺性道不可以聞見窺矣不知文章亦性道也文章亦性道又豈可以聞見窺耶何也人知夫子之文章爲文章也又豈知夫子之文章固性道耶

感述錄

卷三

十三

不得中道把狂簡當做了所以不能裁割

問內自訟

先生曰自是者不自訟人能常自省察真見得已有了不是要說這是我不是已自好了猶是口頭念過惟夫外無言說內自省悔便是刻責切處茲真訟也訟無咎矣

問十室忠信

先生曰忠信初與夫子同只是不肯淘汰結束小了一夫子便曰精且明與夫同體天地一大忠信夫子

忠信與夫同十室忠信之一枝

山川其舍諸是祭山川不可舍此牛非神必不舍意

善爲我辭是欲使者好生爲我卻他只婉辭拒之便是

不由徑是不行捷徑之事謂不由曲徑恐拘

罔之生是蒙蔽了此本直的生理

博約是隨博而約夫奚畔蓋只博處約無先後欲

修德必講學既講學必徙義欲徙義必改不善原

感述錄

卷三

十四

來只是一件

不徒曰申申而曰申申如不徒曰天天而曰天天

如見非意作而舒也非有心而和也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是一件事不游藝便涉玄寂

游藝博文也志據依約禮可知

憤排有溫字意主教者言茲惟不啓者啓之而已

不憤其不啓也不發者發之而已不排其不發也

舉一隅不以三隅告他以待其反若能反以相證

則相安於無言而不復言苟不能反三隅將次第

學矣總是謬人不休意

夫子聞韶只天機出感甚言相契之美連肉味也不知是病癡人不善觀夫子之心

問加我數年想夫子時年未五十只說我加數年之功五十以學易已自明白添改錯

先生曰然史傳不必拘也

問桓魋其如子何

先生曰是不可奪志意無能損於其德卽無能害夫子不必他說

感述錄

卷三

十五

問不保其往竊意往亦退也恐非前日意夫子說我但與其進而向善耳不論其退而爲不善也方其進而見時遽慮其退而阻之是甚也吾何可甚哉夫所以與其進者何也蓋其進也絜已以進也我之與進者正與其絜耳安保其既退之後而爲不善乎恐倒提是扭經從傳

先生曰然

先生曰三年學曾不至於毅是念不到此不必作志

先生曰篤信好學一順說下不必交互邦有道貧且

賤焉耶也所以必見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所以必隱

唐虞人才之盛以舜之德可以繼堯有周人才之盛以文之德無減於舜

先生曰非飲食二句固是克儉猶是痛父之殤故曰夫子知禹之心

問又多能也似非以聖而又兼乎多能也言天寶縱之將進於聖那裏又說箇多能稟則多能似不必說矣與君子不多不試故藝一例何如

感述錄

卷三

十六

先生曰然於無所成名見孔子之聖不可名

先生曰空空在夫子不在鄙夫只說我原無一些甚麼只隨其所問者發之而竭盡無餘人便以我爲有知

始也意其有高堅前後也不知道之不可以形象求不可以方所拘也繼而聞大博約之謗也始知吾身之酬酢皆斯道之流衍功之所用悉力之所得而想象非功也強探非學也斯時也隨文皆禮隨博皆約向之茫然不能立者今則卓然始有定

益如目所見益親是以道爲有物有彼今則與我相接也其失也誕如目無所用其力不知益親用力處不可他求此理前涉茫昧其失也誕益一分悟入卽一分通融隨我體認卽隨我活潑其機內涵消息自在特不可驟耳安在其不可爲耶如以爲真不可爲是水凍寒窖聽其自化與我不相干

問四五十無間焉是不間道非聲聞也使以聲聞爲聞則將求聞於人益不足畏矣

感通錄

卷三

十七

先生曰然

遺書卷之四

在平素求趙維新著

論語

問先進章經文無時人之言竊意先進於禮樂是初學而入禮樂渾朴之氣未脫故曰野人後進於禮樂是繼此而復入禮樂脫渾朴而入彬彬克底中和之域故曰君子然必山渾朴而後彬彬可企故曰從先進似不用時人之言何如

先生曰然

感通錄

卷四

一

問羅近公解回非助我者也作耶字說回非助我者耶何其於吾言無所不悅也蓋言言見解立言見投天機豁然相授助莫大焉

先生曰善

問未能事人責其盡人之道而已非誠敬足以事人之謂也未知生責其盡生之道而已非原始而知生之謂也

先生曰最簡易

子樂作子曰益行行非可樂也既樂之又憂之非

夫子意

先生曰賜師類也以師爲愈則賜可知過猶不及賜又可知

問唯求則非邦也與二節俱點之言俱未達其言不讓之旨所見幾於聖人而未實也故止於狂

先生曰然

問如大賓如承祭隨在皆不欲勿施之道也以此不得於邦不怨也盡此道焉耳不得於家不怨也

盡此道焉耳不然求那家不怨於我則必有求容

臧述錄

卷四

之意非仁也

先生曰然

問詡言

先生曰也只是非禮勿言一詡言而禮復言皆仁矣牛之再問不詡也夫子說你這個尚做不將去還要說果所以說爲難非立行相領意

問達於道之謂達問於人之謂問大達也者是夫子教子張隨在而自達於道也若曰人信而有義寧碍猶是教之問務外之病終不祛矣夫實直極

義達忠信之宜也慮以下人達虛受之宜也也是

三者在那必達此道於邦而不求問於邦也在家必達此道於家而不求問於家也方是真達謂曰

好曰觀曰察曰慮皆自內焉故也外念一萌不勝聞之弊矣非夫子教子張意下節行違是心之做處與色違緣他外修飾的好方纔動人若說行事與色違顯是不好安能動人

先生曰然

先生曰後得是把握丟過了只做我見在的事不是

臧述錄

卷四

三

留在後面得近利影後得句粗鄙影攻人惡二句

先生曰以文會友仁文也以友輔仁仁友也

問先有司身先也赦小過慎宥也舉賢才公任也蓋事之不集起於宰之不能身先故也先之則有率作與事之機夫仲弓寬洪者也簡重者也簡重不必任事而坐享成功之意居多寬洪則必輕刑而大故疑於多有寬洪不必過察而不才或以見客故宰先之則有司勤事而無叢脞之虞小過赦則人知自新而無縱惡之害賢才舉則濫別惟精

而無待位之失

先生曰然

先生曰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便欲求可知之方非私也無喪邦意有焉知賢才而舉之間然後有爾所不知人豈舍諸之就互相問答者爲經濟所見不同非私也非小也

問仁一心也恭敬忠隨在異名也居處時全了此心恭在卽仁在也執事時全了此心敬在卽仁在也與人時全了此心忠在卽仁在也稱居常之仁

感述錄

卷四

四

人矣由心而夷狄變也恭敬忠行乎夷狄不變也仁隨恭敬忠不變也稱居變之仁人哉何如

先生曰然

問有耻是不辱的涵養不辱是有耻的措注一念之耻心達出處也孝弟非次也然止於鄉黨宗族之稱而已未大也信果非又次也而必信必果則言果之拘也

先生曰然

則憲辭九言之果有道不穀矣然而過也夫子

子曰邦有道汝其穀之惟邦無道穀乃可也蓋有一禦辭之耶如註憲果不能有爲當爲半宜使之去矣不使之去而與之粟是有道而穀夫子使之矣使之而復禁之人情乎况憲稱猶介夾非素餐者北職所宜若有道必不曠官職不宜居辭祿不待教戒一禦不穀廣其志是狹其志矣是使之終無可穀矣何如

先生曰然

問彼哉惜之也不然晏嬰賢大夫也夫子稱其善

感述錄

卷四

五

交子西亦賢大夫也夫子未必深斥爲僭王不獨一楚也爲阻賢不獨一子西也爲致禍亂非明之所能逆視皆不足以致彼也然而遜國一也立賢二也善政三也又皆不足以致彼也註其爲人可知與賢大夫何相礙若曰召白公以致禍亂則陳桓之弑君平仲非不知也果消變於未萌乎亦謂而誅之乎抑死君之難乎又可例矣

先生曰然

問其人

注曰特一長以自用偏也合衆美而未盡也故
笑之以禮樂曰今之成人者何如曰作子路語極
是若曰就子路之所可及是夫子限人以小成而
禮樂猶未至也他日何以曰何足以感

問孔子請討討恒也亦以討三家也兵未舉而三
家之叛息謀已伐矣胡氏謂先條後問非義也非
所望於夫子蓋齊非魯比故不以兵而以謀若在
魯則自有無形之師而消未萌之亂若臨事而舉
兵非聖人所以安國也故曰兵未舉而三家之叛

感述錄

卷四

六

已息伐謀也觀此而知聖人神武之師

先生曰然

先生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子以爲成物
固所以成己也又謂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
己子以爲人喪己矣

伯玉之使謙夫子與之語當其實也公明賈之詞

讓夫子與之語過其實也

問不逆人之許而先覺己之詐不僥人之不信而

先覺己之詐不僥事於治己而不責人賢也若謂生

聖人之詐不信則詐不信未能先覺而己先涉於
詐不信矣惡得賢

先生曰然

問擊磬胡爲而云有心也曰荷黃借言聖人有
於世非聖人有形之磬也聖心一無所係也
然則夫子固無心而擊耶曰擊者無心聽者有心
非聞樂以識心也曰荷黃胡爲而致譏也曰荷黃
譏夫子之周流托聞磬以發之耳若曰有心哉擊
磬之人乎非爲磬也曰夫子胡爲而擊磬也君子

感述錄

卷四

七

無故音樂在側隨感而擊隨擊而化和平之音韻
萬如也聖心亦何滯哉曰高山流水非耶曰自是
高人一段雅況與聖人太虛之體不同曰河汾鼓
琴釣胡爲嘆耶曰此又粧點模擬景象適來好事
者之慕果山澤而廟廊則出位矣曰處江湖之遠
而憂其君何耶曰如此是陋巷亦憂民之饑矣顧
見在相觸何似不能盡無有感即過

問修己以敬一言學庸兩部書該括已盡便是明
明德於天下便是篤恭而天下平大小遠近皆宜

言近而指遠也已一修舍人與百姓在內人與百姓皆已也安人與百姓皆修已也修已以安人是於安人處而已修矣修已以安百姓是於安百姓處而已修矣蓋人已原是一個人與百姓上停當方是已分上停當何如

先生曰然

問原壤

先生曰述循也長而不循義理老來徒足亂俗夫子不責其不可言者而責可言者善誘哉不可言謂

感通錄

卷四

八

升水而歌

問恭己正是篤恭註云紹堯之後是先舜而為矣又云得人以任衆職是待衆人而為矣恐非無為本旨

先生曰然

問竊位

先生曰惠可以為大夫則位固惠之位也而不與俱立是惠之位文仲竊而有之矣在彼則懼形已之

辱在此則陰掩彼之長視同升者不有愧哉與公

文則謚又竊之矣

先生曰義以為質義之當為者也為節文之義為退讓之義為誠實之義總是成就了一個義斯比義之君子哉

問沒世而名不稱焉沒世不稱名也沒世實不稱名終無可稱之實矣故君子病焉苟有其實無其名君子安焉無近名也苟無其實雖有其名君子耻焉耻過情也若曰耻其名之不著是為名而學也為名而疾也為名而君子也恐非務實之學

感通錄

卷四

九

先生曰然

問謀道章首尾自相發明君子所以謀道者何也道吾之道也憂不得乎道而已不謀食何也貧無資於我也非所憂也祿是天祿云爾祿是謀食矣憂貧矣非君子意蓋不謀道則失吾性之秉故憂道身雖貧無損於吾心之正故不憂貧

先生曰然

問蕭牆之內

先生曰蕭牆之內也指魯君言伐顓臾謀魯之漸

魯在魯不在季氏逐君其難乎

友直友諒則友多聞俱是實功不然祇聞見之資耳樂節禮樂矣樂道人之善一與善皆禮樂也樂多賢友一取善皆禮樂也故才兼四子必以禮樂文之

問其斯之謂與蓋說人生一世只在斯一件身後好夕只在斯一事不賢如景公富則富矣死而無聞其失乎斯之謂與賢如夷齊餓則餓矣於今稱之其得乎斯之謂與承上自明不必他引

感述錄

卷四

十

先生曰然

先生曰述邦謂失迷其可據之邦不必說迷亂

問習相遠以爲人不善者率出於性不知氣質雖有清濁純駁之不同其本然之善者固在也相近也特其習之不善於是始遠於善耳非善惡通相遠也若曰性本相近而有爲不善者習之遠於善耳非性也豈可以習之不善遂謂性爲不善哉蓋其習於善者復性者也近也非遠也習於惡者自其習於惡也遠也非近也合下節謂習之不善與

也可移皆中人也唯上智雖與下愚之人

先生曰然

問吾豈匏瓜也哉言佛胎不能繫夫子承上不日堅乎意可則往不可則不往非若匏瓜之可繫也食字或適之訛何如

先生曰然

先生曰涵養性情玩二南風化活潑真機必有大觸發處不然做令局子看是又正牆面也且如二南

感述錄

卷四

十一

詩吟咏後意趣何如不吟咏時意趣何如渾體自見

問道德句道字一讀塗有粉飾意謂道聽之而身體力行則有諸已矣若徒詞以炫人不自有也稟也

先生曰然

問禮壞樂崩禮樂之文斗三年不爲之心禮樂之實意在焉食言不甘哀吾親之不復有食也問樂樂哀吾親之不復有樂也皆處不安哀吾親之

事有居也皆真也皆真皆禮樂也惜予之未達
但其期年之內哀戚淡非實心爲之不若今人
者素而已

先生曰然

問勇

先生曰以其行行也戒之率爾也陋之問強也抑之
鼓琴也復抑之尚勇之問前日之剛心猶在也遺
夫子之憂者其由與爲亂爲盜其辭斥

先生曰討與微卽訓上稱人之類也不遜卽無禮果

感述錄

卷四

十二

敢之類也聖賢所惡其道同其心一

先生曰莊蒞慈畜謂並行也

問四十見惡於惡人無恤也見惡於善人可恤也

若曰年至四十躬修可異也而猶不免於惡之可

惡焉是將終不得爲善人也已

先生曰然

先生曰知津與問津相應俱有含蓄

有君而無君誰與王有君而無臣誰與輔有君

臣而無臣使便是該的便是義

先生曰見危執德二章見子張學已造篤實處

問博學博文也切問近思皆約禮功夫篤志貫三
者之中此便是仁若曰未及乎力行而爲仁則篤
非真篤也問雖切而意緩思雖近而實遠博學亦
聞見之資耳何以曰仁在其中

先生曰然

問吾人剛出處俱是學問學問俱關政事故仕
而優便是仕之中的學問故曰則學學而優便是
學之中的政事故曰則仕若謂仕之中無學也學

感述錄

卷四

十三

之中無仕也是不知仕學爲一理非仕非學也

先生曰然

先生曰曾子說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子游

說喪致乎哀而止皆是把這哀戚真意做到至處

實是致會不非而言非何也子游蓋曰喪把這點

實做到至處便是了何以文爲此其本末皆在非

以哀爲止也豈以平日過高而究其弊乎識者詳

之

儀也三章指其過高非惡其不仁處

先生曰當時喜得其情者有之哀矜則未也曾子

仁人之言哉於嚴霜烈雪之中而道之以春風和

氣

以一心含吾道之精美也以一心會吾道之全富也

夫子焉不學與舜好問章相參俱見二聖之無我

先生曰知命與五十而知天命一例知命則知禮矣知禮則知言矣

感述錄

卷四

十四

感述錄卷之五

在平素衷趙維新著

孟子上

先生曰萬取千焉二句便含義字不為不多者以義言也

夫君子純乎正義之心而已惟吾之得為利不利非所計也今註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則是不專利不專利豈將處義利之間耶禁其利猶恐不純乎仁義導之仁義猶恐或涉

感述錄

卷五

一

於利義利之間豈君子當止地耶不知有欲利之心非矣欲利而不專其利非矣為有害而不專其利又非矣孟子淨梁主之源頭而遏其利註孟子者淨學者之源頭顧欲利而不專其利使學者將奚適耶

先生曰何患乎無若是說有此地者即爾之君胸次甚大非太王自指也

問道德一也明立不必分貽不疑而懼其明不懼而疑曰立知言養氣一時應止之言非孟子本意

功夫本等功夫持志是也養心是也能養心言自知氣自浩非兩項事縮不縮是于理當爲非屈在我也屈在我便不義而餒矣持志自兼養氣持志而又無暴其氣不是功夫驟趨而反動其心似支吾言語蓋所謂動心者動血氣之心也非義理之心也義理之心如何動得今以有養之人雖卒然傾跌氣若稍迫心自不亂告子雖不知義其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所以曰可

先生曰然

感述錄

卷五

二

問浩然之氣本剛大塞天地功夫全在直養無害上直字承縮字來道義本直善養直也忘助害也二節不分體用上文既說塞天地下文便叫起氣之所以塞天地者何也配義與道也合道與義言之也無是指無道義言氣之所以餒者何也無道義故氣餒也離道與義言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正應上文無是餒也何非無氣而道義餒也蓋氣本集義而生義是心之宜氣是心之運心是氣之宰集義則心慊故生不集義則心不慊故餒

有不慊尚餒况可襲取而生之乎襲取便有以意便不義了告子未嘗知義宜其餒也而不餒者悍然也非浩然也何如

先生曰然

問註云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似倒看了乃是道義合乎氣而爲之助玩集義所生句自見承上文所以配義與道者是集義所生而配也謂合義則氣充失義則氣餒故養氣必集義註又云若無此氣則一時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不充則亦

感述錄

卷五

三

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不知道義安有疑懼安見不足有爲所行既出於道義其體安有不充都是扭捏說了體有不充還是道義不純何如

先生曰然

必有事焉而勿正疑蓋止字之誤學貴有事而懼其止故必有事焉而勿止止則忘故勿忘勿忘則易助故勿助總是一個直養功夫作正心似非蓋正心之說本大學第一義古今第一義今人事有偏者說正之則正無不善也懼心之不正而正其

心則正心無不善也胡爲而作正心耶職不正勝一言又豈大經可據耶况引宋人事而貼忘助二端絕無正字意尤見正當作止

智足以知夫子者真知聖道之高而後稱之假使其道汗下必不匿情過稱此其言可信之言也若就三子分上汗便阿其所好矣此其言不可信之言也

先生曰孟子學問全是擴充非擴充之於外也只本禮常充

感述錄

卷五

四

先生曰君子之於辭受惟其是而已處之有名則受之有道不必皆受皆不受也居一謂必居一不是故答云皆是爲對非字看耳曰餽贈爲賄處非貨也曰聞戒爲戒處非貨也取字作取予之取在君子身上看非致也

江漢三句作贊曾子的是觀下文之譏相便是對證故曰異於曾子言江漢則相爲行潦之汗也言秋陽則相爲陰晦之蝕也言不可尚則相爲可卑爾雅之誠是言掩的着實的是更若字似遠

先生曰然

問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悲君之不獲正民之不被澤也三月無君則弔如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憫賢者之不見用也如以三月而缺一祭爲憂是爲士者必得位而後祭也終身不得位則終身不獲祭矣謂蔬水承歡非耶孟子此言似非直指

先生曰然

先生曰一治一亂論人事不論氣化亂由人事未盡治由人事盡當其治也君子樂與天下享其休而

感述錄

卷五

五

惟盡乎人及其亂也君子力與天下扶其危而不敢歸諸天其治非可恃也其亂非可諉也蓋治亂安危者世運也裁成輔相者人事也君子論人不論天或曰洪水亦人事未盡耶

先生曰禹治洪水而水患熄前此亦人事未盡

或問呂氏稱張子欲復井田之制期數年不刑一人如何曰所謂處之有術者蓋自有公平正大之術可以當人心者耳非以姑息之政稔亂也若數年不刑一人則犯法者衆衆犯法則惡日肆善日

損井田未行天下將多事而不可支故三代聖王之制自有平易近民之法政不必徇人啓弊也曰貧富如何均得曰如何均不得且富貧安有一定數年便自轉移如富者之田適滿九百畝卽此便爲一井貧者之田其滿九百畝則一八家爲一井出不足者令其田不損其人令得買無令得賣田有餘者益其井不損其田令得賣無令得買稍做限田之制田宜合散但取足一井之數不計人之多寡又之自然均平如有八家之地而無八家之

賦述錄

卷五

六

人則因地代八家之役不損其地如過八家之人而止八家之地則因丁產見在之人不拘于田富不必奪貧不必與權其事而斟酌之法自可行或人曰善

通鑑卷之六

往平素衷趙維新書

卷六

問伯夷之歸文也非爲養也文聖人也夷亦聖人也夷尊父命文服事殷其志同也故就文而同歸於善武王視文王異矣有伐商之心矣伐商伯夷不忍也諫而必去去而必餓明志也不然棄國不有而必利人之養不餓於始徒餓於終伯夷不爲也

賦述錄

卷六

一

先生曰然

太公之歸文也籍有疑焉當其時文守臣節既與守之武伐虐重又與伐之有伐商之志而無其藉藉之固又也公雖無土獨非商之民乎相父以忠相所以叛是主心也豈歸文之時有所蘊而未酬而固待於斯耶不然與伯夷茹芝西山被歌廣和存商之老視與周之佐不減也不然相武王以伐者天下獨少若人耶昔也與夷同歸今也夷去而留其意可觀也不然公曰夷爲義士矣自處

不以義乎蘇軾曰武王非聖人也言武王則太公
可知又不然敬義之訓不可同伐暴之謀兵法之
制難與齊治平之畧以道合而以兵用三復之太
公之志又可知

嫂溺援之以手權也明翁解曰權而得中是乃禮
也此處點權字甚真

告者恐一時之無親不告者恐後世之無親

仁之實章是一株樹開了五朵花五朵花原是一

株樹一朵是五朵之合五朵是一朵之分大要仁

感述錄

卷六

二

不專於事親而事親其大義不專於從兄而從兄
其先知之實知此在義禮樂而事親從兄也禮之
實節此仁義知樂而事親從兄也樂之實樂此仁
義知禮而事親從兄也言仁則義知禮樂合而成
其仁也言義則仁知禮樂合而成其義也若得此
遺彼是一偏之蔽也惡足語仁義知禮樂哉註曰
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儼
通分析知之明處是仁義禮樂邊微於此透微此
事窮奇之則是仁義禮樂學處於此透此之義

不兩節看

問人有不爲也

先生曰只不爲其所不當爲便是爲其所當爲若平
時決意不爲臨事決意爲又是執着

問君子深造之以道言深造乎道也非方也如以
道爲進爲之方則學爲何物曰格致誠正學問思
辨非方乎曰格致誠正一修也學問思辨一行也
本是一串無許多層數如格致纔致致了纔誠適
迤不是功夫曰何以言欲其自得之也曰自得便

感述錄

卷六

三

是功夫深造一句直打到底蓋這源頭本是我原
有的強探不謂之得不得不謂之造故自得便是
深造爲居安自得而安也爲資深自得而深也爲
逢原自得而及原也到及原處這源頭在我天下
事俱是源頭做既是源頭做去取用何窮所以君
子欲之者以此若得而非自得爲支離爲淺近不
能徹底如何做的將去所以取用易竭蓋逢原者
逢吾心之源也左右言不一也非身之兩傍也太
空說源頭在彼我逢之耳感述

先生曰然

先生曰博學而詳說之蓋日用之間事物之應無窮何其博事雖殊理則一向其約隨無窮之應莫非學問所在卽此便是博學詳說兼學問思辨此字要緊學問不說不明不詳說不做底將字就把字看反字是近裏意蓋要把學問反而求到吾心至一之地耳至一便不徒博

問原泉有源之水也有原故不竭而漸進以至於海有本者如是言有本之學如此有源之水也是

感述錄

卷六

四

之取爾言惟其如是有本孔子之所以取也苟爲無本正言無本之學也如七八月之間雨集非源泉也溝澮驟盈非漸也涸可立待非至海易竭也皆證上文苟爲無本一句如此無本之學暴得虛譽而實不繼也君子耻之奚取爲

先生曰然

問其有不合者非四事之各不相合也三王之已爲者皆理所當爲而奚有不合也不在時勢不相制作而在心原惟在心原則所惡所好此心執中

重賢此心愛民求道此心慮遠慎選此心仰而之冀而契也蓋諒三王與我同一心而快然無異也喜其不寐也此便是行如又以爲欲急於行不若是躁切

先生曰然

先生曰公行子齊之重臣有子之喪謂繼體之家嗣也若親喪便直書不應如此轉折不作子喪者疑於不當吊也看來有可吊之理

向象憂亦憂二句只在誠信上看舜非不知象之所爲至情感通自不能已見其憂便惻然憂也見其喜便豁然亦喜也如今父母亦有惱兒子者天親隨感而應見兒號泣慘然動情見兒懽喜便釋然無悶如此可解亦憂亦喜

感述錄

卷六

五

先生曰然

問此方也從猶禦之猶字來有比照較量意謂汝以諸侯之猶禦矣禦固不待教而誅矣逆汝之義亦以其猶禦也將比並於禦人而誅之乎必教之乎後而後誅也必教之不教而後誅則其不可同

於衆人也明明矣如此說於文義方有着落若謂一連字下又補一盡字恐近戾曰然

以多聞爲師非師之至乃一時應對帶言之不爲典要

問一鄉之善士似不必作已之善蓋于一鄉倘已之善不蓋于一鄉則一鄉之善士將終不得而友矣使已之善必蓋于一鄉則一鄉之善士悉出吾下又將不可與友信斯言也抑將使吾之善必蓋於古人而後與古人友乎

感述錄

卷六

木

先生曰子意何居對曰似只作一鄉有善士焉吾取而友之吾爲一鄉之善士矣未足也進而一國有善士焉吾友之吾爲一國之善士矣未足也進而天下有善士焉吾友之吾爲天下之善士矣未足也又進而古之有大於天下之善士焉吾尚論而友之已嘗誦其詩矣讀其書矣不於詩書之中尚論其行事之實誦讀不爲虛乎是以卽誦讀之際而考究其行事之詳於考究之餘而畢致吾乎契之意以一時之注念仰契千古之精神由千古

精神內啓一時之則做是古人之行事吾取而友之吾友而同之又不止天下士而千古之士矣友亦何可限哉舊作詩其言也書其政也分外又論其行事之迹不知言政非行事耶舍詩書之外又何所稽而論世而尚友耶

先生曰然

白羽毛之白也白雪氣之白也白玉形之白也猶血之餘也其性輕雪氣之凝也其性融玉石之潤也其性潤

感述錄

卷六

七

先生曰性無善無不善此虛無之說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此湍水之說有性善有性不善此氣稟之說也皆不可謂性善也乃若發於情之不容已者情之自然也情之自然者可以爲善則性之本善可知乃所謂性善蓋本善者性也發而爲善者情也發而能爲善者才也皆就天然自有不染人爲處言之若夫爲不善乃物欲所溺不能盡其才之罪也豈才之罪哉此是孟子直指本原教人盡其心說語或者乃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又曰才

藏書錄

卷六

八

孟子之旨公有人爲不善者便說是
之謂哉且如四端渾涵於中性也無一毫染雜性
之善也見父而愛見兄而敬見孺子入井而惻隱
沐浴情也所以能孝能弟能悌惻隱一點真心
勃不可禦豈氣稟所能拘哉才也吾儒學問不明
正是喫氣稟的虧今直言性善教人變化氣質猶
恐不及反說論性不論氣不備斯不亦害性之論
哉善乎橫渠張子之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

焉氣質之性君子弗有性焉者夫知所謂天地之
性則知所謂人之性矣最宜深玩
問仁人心也章首直指人心章末直指求放心見
得天地間別無學問功夫徹底無痕註云學問之
事固非一端求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
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昏昧放逸雖曰從事
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不知雜學便是他端正
學豈有他端孟子恐人求之於他終身迷罔無成
反而求之曰學問的道理無他只求放心便是求

藏書錄

卷六

九

放心自清明自昭著清明昭著便是上達如此用
功卽已到手不復分外求矣又云聖賢千言萬語
只是教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復入身來自能尋
向上去不知此心非有形之物果放在何處果從
何處約之使反而復也反復而入身也而尋向上
去也雖百千萬里之遙百千萬世之役不過一時
念頭着在那事物上便謂之放覺得是放便默省
收歛便是不放卽此復吾本體一點清明毫無障
蔽便是真學問別的筭不的一些大抵此章之註

多影響宜細理會何如

先生曰然

先生曰孟子學問從思處入故每章教人思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夫亦未熟之人也能熟乎
仁則欲不能勝矣

先生曰孝弟是良心做良心既完何所不至黎民於
變時雍時雍此孝弟也四方風動風動此孝弟也
置之塞天地溥之橫四海施諸後世無朝夕此孝
弟之施及流通也故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

曹交事長求道處未見可絕處歸求餘師之言理還自合如此亦未見有拒絕意堯舜之譚啓迪親切有味非絕也求教者尚爾絕之不知求者更當何如聖賢不如是也

志仁志便是仁志仁便是當道玩上文仁者不爲下文志於仁而已便不說道字自見志仁矣殺人求地便不忍註言事合於理心在於仁似過分析孟子曰今之事君者說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今之臣有是乎哉

藏述錄

卷六

十一

辟已之土地充已之府庫而已不如是吾斷以良臣目之而不謂民賊矣又曰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今之臣有是乎哉索賄以賂邊夷殺無辜以市已功而已不如是吾斷以良臣目之而不謂民賊矣又曰由今之道云云今之時惜不及孟子見

亮與諒同小信也執固執也拘小信則執矣君子不居小信安有固執之失

問盡心三條一意首句爲主盡心者吾心之天理

全盡無私也有養節是盡心的功夫歿壽二句是

存養功夫不懈立命句天與我之理於此植立不虧盡心功夫至此方完聖學不偏於知不可以知而遽謂之盡之也大要謂盡心者知是我的性不是我的性如何盡的我之性又知是天與我之理不是天與我之理如何盡的欲盡心不存不可也欲有心不養不可也存養不加欲事天不可也故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吾心之天也使存養猶有懈焉二也猶有莫於天焉非俟也則天之理不能自我而植立焉非盡也存心而養者一其念焉不二也聽天而無所期必焉俟也事天之功可完心之理可盡依託恐難用功何如

藏述錄

卷六

十一

先生曰然

從所欲之謂善充而至於神上下只二理可見成事與達無足此通彼之說

舊說爲我害仁不說害義兼愛害義不說害仁中却說害中與上二句已自相反以全言之爲義兼愛之一偏而非義之中似義就害了義兼愛

義之一偏而非仁之中似仁就害了仁執中
中之一偏而非時中之中似中就害了中楊子舉
義之一害義之全體墨子舉仁之一害仁之全體
子莫舉中之一害中之全體皆舉一而廢百也皆
無權也

先生曰然絕物如楊子不爲也而以不甚絕爲中徇
物如墨子不爲也而以不徇其爲中皆執一也善
乎程伯子之言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
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則不中矣

感述錄

卷六

十二

先生曰心猶泉也及泉則逢原矣掘井而不逢原非
井也故云棄

久假不歸便自以爲是知非則不假不假則歸矣
在真僞不在事功引功如彼其卑說不倒

先生曰學陶雖知有法而天子之父則不可刑舜雖
知有父而天下之法則不可廢必也議貴議親而
嚴勅下之防乎必也出舍減膳而下罪已之詔乎
不然必執之則近於抗執之而舜不容則若之何
湯之則疑於私逃之而復執之則若之何遵海

形色有個天然之理在故云天性衆人固於形色

之中把天性都壞了聖人渾是天性用事連形色
也都好了所以一踐一不踐或曰何爲形色曰如
耳目形也視聽色也其聰明則天性也餘可類推
問五教

先生曰時雨之化貫乎五者之中有德之將成材之
將達答問之將通私淑天機之將答皆可貫曰私
淑何以有時雨之化也曰積學將得忽觸君子之

感述錄

卷六

十三

微言沛然一如面命

問引而不發

先生曰君子引入於善說破口還怕人不省的安有
不發云不發者其將得未得之時乎驟發之則真
義不投不困之則所得不固曰躍如則固無不發
矣如一貫之語門人孰不聞之悟與不悟能與不
能耳安在其不發也故君子之射也口雖無言一
引滿之際而中的之機卽在此更有何說

問不可已三章總是進銳退荒之病夫說始忌終

人情之通弊其始也氣方銳可已者亦爲之而不已其既也氣已衰可爲者亦已之而不爲當無所不已矣其始也情方殷可薄者亦厚之而不薄其既也情已解可厚者亦薄之而不厚當無所不薄矣其必可已者已之不可已者吾勿已焉終無已之失矣可薄者薄之不可薄者吾勿薄焉終無薄之失矣夫天下事皆吾所當爲夫安有已也無亦當爲之急乎天下人皆吾所當厚夫安有薄也無亦先一本之愛乎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則厚

感述錄

卷六

十四

無失其厚薄者無失其爲薄無所厚者薄之失矣當物之爲急先者先之而不敢後後者後之而不敢先無不可已而已之失矣重三年之喪兼及總小功之察慎放飯之大而不忽齒決之小推類求之則本末緩急之辨益明矣

先生曰然

周於利者可殺而亦可亂凶年不能自保也周於德者不可亂亦不可殺無可亂可殺之道也

孟子曰王天下得國特甚言不可以得天下意甚矣

以不仁得也

夫不理於口不必作僂是大不見理於衆人之口也士情茲多口不必作增是士固見憎于此多口也

問修其身而天下平非修身無預於天下而天下平也理本合一不離人而爲已亦不離已而治人日日是天下日日是平天下日日是修身不若翫者專事枝葉而無預於吾身之真修也便是舍已田而芸人之田

感述錄

卷六

十五

先生曰然

耳目口鼻四肢之用非欲也當可非欲不當可則欲矣屬性分非欲屬形體則欲矣寡欲者寡其不當可者也任形體者也日消日壽一旦澄然而反其天真焉欲而無欲矣註云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於理欲機關猶未豁也循理安往是欲徇欲安往非欲欲而節亦欲也何也只在正不正不專節不節養心辨之

爾然而無有乎爾二句作已然說謂當孔子之時

假若無有見而知之如此者則後世又烏有聞而知之如此耶孟子居見聞之間意甚涵蓄謂我今日幸與聞知之列者以當時見知之有人也觀孔門顏曾諸賢無愧焉卓安得謂無有見而知之者耶

感述錄

卷六

十六

感述續錄卷之一

在平素衷趙維新著

同春第一

君子在下位不能使物各得所但常擴萬物一體之懷便自有六合同春之味

或問爲學何處真切曰當下真切當下不真切無真切處何也隨時皆當下也隨時用功自無可間之時

有事時卽事爲涵養無事時以涵養爲有事有事時

感述續錄

卷一

涵養在事中無事時事在涵養中

喜聞過非必後事之改一念之喜心過洒然釋矣諱

言過匪但先時之謬一念之諱心過暗然滋矣其

洒然也吾慕其高明其暗然也吾憫其陷溺然則

非後時也喜自朗超諱自淪落慎之哉

四境朗朗清清一塵不掛便是真體常在以此真體

應事亦一塵不掛便是真體酬酢從此不計事之

有無常是一塵不掛則真體常在我矣

生知天聰也天聰何待於思安行天能也天能何待於

於勉中便是得生知安行便是中蓋聖人之中道
中適從容于中道之中非中在彼吾有以意之也
中是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天然之中也何也
時中之中則一爲中的之中則二識者辨之

以日用爲幻妄而逃於空以常行爲庸淺而托於空
不知日用常行皆至理除日用非實用除常行
正行空不真實玄不平易談奚益也

汗婦不信世間有貞女貪夫不信世間有廉士信而
諸忌也爲形已之非也

感述續錄

卷一

二

矩也者則也吾心之天則也夫子之不踰矩矩從心
也所蹈迪一天也吾黨之士卽水能周旋自中乎
禮但日循吾心之天則自日入聖賢矩矱

或問事求可功求成果非耶曰非以成可爲非也以
智謀求成可者非也可自有正當的可可爲而成
不可必其始也順應之其既也順受之不可乎事
而可乎吾心是謂真可不成乎事而成乎吾心是
謂真成真可此中不謬真成此中不壞真成真可
吾心不累於可否成敗中也

爲善終身有何結果曰善上結果便是真善
忠爲善不終耳果純於爲善乎其生也乾乾淨淨
來其沒也乾乾淨淨去一點虛靈宇宙同一不壞
此善視宇宙無歡結果之大無踰此

真性純備只是完我生來本等的人古之人不肯自
聖安寧言佛人倫日用色色不妄無聲無臭渾然
天體異學特竊其境似安寧言空真機洒然隨在
是樂安事西方爲極樂彼霄人輩生前千態萬狀
不知多少輪迴又何必身後有輪迴

感述續錄

卷一

三

諸文學有談動靜機者衆得以爲入理不知動有機
矣靜實無朕或問何爲無朕曰本體淵澄鏡明水
止安有機哉

尖在物則避之在人則侮之惡其有意也勢必兩傷
彼以侮吾以恭則兩無事矣非床下之與也恭則
不侮也

或問位育是聖人事學者安能到得曰此猶是望空
談事未嘗實用功也若是實用功時只在中和處
做不必在位育上責成卽位育亦不必到地平天

成民安物卑而後爲功也位育不離中和中和不離性分性分不離民物此中天體渾然無偏倚此
戾之祿便是中和靈臺經緯不消便自清寧便是
天地位處一人一人得所處一物一物得所便是
育民育物從此功夫無間卽此中常是中和卽中
和常是位育雖大小遠邇不同但能真體嘗在自
然物各得所只做我性分中本等功夫自有真切
處也

或問先達云增一分情識則減一分純白長一分華
感通續錄 卷一

采則消一分本實此說如何曰此語甚善真偽不
並著情識增則純白減矣華采長則本實消矣不
止一分

人已原是一箇虛靈便渾至善無人無我者虛也能
應能和者靈也使呼應倡和全此人已虛靈便是
人已至善使呼應倡和全此舉世虛靈便是舉世
至善舉世至善善無疆矣快哉

本體無念也隨感而應應而不留念而無念也如鏡
之未照初無妍媸之分也及其既照亦不留妍媸

之迹也與物俱化鑑未嘗有也本體如鏡之無
焉則廓然也

學問必如太虛之體始得太虛無物也太虛之生物
無心也無心而後物之生生爲不窮而太虛自若
也人之一心淡然無我事至而不溺視聽言動一
無所著斯太虛矣

屏去見聞暗然退處則一於內一於內是謂內障不
知內之合乎外也專事見聞泛然徇物則一於外
一於外是謂外障不知外之合乎內也必也聞見
感通續錄 卷一

之合於性者取之聞見之不合於性者去之不屏
聞見而亦不倚見聞斯爲合一之學

或問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功夫如何用曰道
非兩途功惟一致方涵養時本體毫無所放卽此
便是敬再用敬多一敬矣涵養便自虛明便已包
致知在內分別求知卽靠見聞非致也曰修己以
敬何如曰敬修只是涵養涵養貫乎事物涵養致
知不相離以此修己以此安人以此安百姓學問
原無人已遠近之分何也纔爲已便帶人纔處近

便帶遠故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曠日當空目所共睹而瞽者不見雷出地震耳所共聽而聵者弗聞故於錢也然瞽行必前其手審夷險以濟明之不迷聵者每笑視人顏色考其意以補聰之未達是以若有聞也若有見也通耳目俱全之人顧有不見不聞之病而不肯求通以擴其未及是心竅蔽也心蔽竅吾無如之何矣

仰見天覆萬物皆一體也俯察地載八荒皆一團也

中念人羣億兆皆一膜也約人心爲己心擴己心

感述續錄

卷一

六

於人心庶幾乎同體之義從與視而不相恤是謂

自孤之民

樂仕進是喜事功喜事功乏遷世無悶之意甘恬退

是與世無情無世情歎萬物一體之懷其必用舍

行藏無與焉斯庶幾孔顏之樂

學問只天真運用不萌有我之私徇人有我蔽天真

者也

日用閒涵養沉潛是功比擬稱量是病真切專一是

功急驟因循是病

或問真境曰真境靈源天體也天體不雜人爲樂人

爲非真境也欲求真境入境方知

明新隨在是功隨在皆是盡性性無人已明新安有

人已對人而新亦明也反已而明亦新也一體也

聚吾精潛吾神凝吾一養吾中精不雜也神不物也

一不二也中不倚也一而已矣

見理者不動於氣養心者不役於物知天者不諉於

人

以物喜必以物悲以得爲樂不得必不樂是有待於

感述續錄

卷一

七

外者也

自損者必受益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而後益可

入道非有益也由所受反其初之無物而已

天下惟天性之善可以語良是吾黨用力去處所謂

本也道也立則俱立生則俱生也若曰本立而後

道生是兩事也恐務非所務矣

透性第二

人之趨向差起於性學未透爲學須是透性性不透

則以精微爲異端而聖學晦以支離爲正脉而大

路岐以佛老之言釋孔孟之旨爲見道而真偽淆
遂使無聲無臭之原不睹不聞之與純白易簡之
真虛靈精一之妙茫然不知爲何物任道者所宜
究心也

斯道不著一物而實體乎物不掛一事而實貫乎事
聲色爲末務故無聲無色者精聞見爲形迹故不
見不聞者至今之人率拘拘於聲色聞見之中而
不敢直超乎聲色聞見之上性學不明而舊習拘
也間有不以聲色見聞爲事者則又竊二氏之緒

歐進續錄

卷一

餘爲高妙而俗學又羣狀宗之爲卓識而不可解
其爲罪視拘拘者爲益浮聖道將無時而明矣豈
謂聲色見聞非吾人日用事業棄不理耶

不睹非離目以爲功也不聞非離耳以爲功也貫乎
耳目動靜者也皆心也二節皆一時之功也非二
也睹的時節做的也是不睹的功夫聞的時節做的
也是不聞的功夫不睹功夫便是真睹不聞功
夫便是真聞分隱顯爲二地是二也非吾心之一
理也何也庸非以目爲功也聞非以耳爲功也皆

心也皆心無隱顯也故曰一也

或問甘泉謂孔門事上求仁動時着力信爾不睹無
形矣胡容戒慎不聞無聲矣胡容恐懼乎曰迎合
隱見顯微爲一機功合隱見顯微爲一效必待睹
聞而後用功則不睹不聞時都空空過了況不睹
隱矣而獨睹一點昭昭不昧卽此時爲真睹不聞
微矣而獨聞一點惺惺莫掩卽此時爲真聞古人
藏於無形聽於無聲蓋見諸此不然是舍真睹真
聞而不用力也况戒懼卽爲有事卽是慎獨卽屬

歐進續錄

卷一

光

動而獨中洞微不擾又是動而無動也道固無動
靜者也不然事上求仁則仁爲相迷動時着力則
功爲間隔爲庸淺非性命之學

或謂堯舜事業自堯舜視之如浮雲然曰此語猶似
過高之病猶未識堯舜之心者愚昔執中數語香
爾丁寧四海困窮憂懷若溺其心何心也彼浮雲
之聚散何益吾身之輕重下民之休戚實關吾心
之敬肆况二聖之兢業都俞其敬惕爲何如者豈
不以治爲足耳與浮雲之視不同

書起無事本體常明物來平平應去曾無任已盡亦樂也入夜惺然本體昭昭不昧閑念不萌夜亦靜也

或曰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其說如何曰夫人安有兩心一心安有事使道心者心之未消而出于正心之初也人心者道心之變而起于邪非心之初也觀之水一而已或澄而清或渇而濁此人心道心之別也若謂清何在王出命濁何在王聽命是兩心矣

感通續錄

卷一

十

食取充腹卽淡勿厭衣取蔽體卽素勿厭珍味錦章卽衆好勿奪本性自淡本性自素彼異物乃漓吾之本性者卽衆好何爲

或曰天日以事試人福善禍淫毫髮不爽曰善物惡心天安有試也爲善天福之福以善耳天無心也爲惡天禍之禍以不善耳天無心也况善卽福謂吾心有充然者在也不善卽禍謂吾心有暗然者在也不然善人而處貧賤便是清吉之福况自有安平之樂不善人而處富貴便是穢濁之禍况自

有傾危之虞或人慨然謂曰吾是以知禍福之危真

心本圓融不役於物見乎彼而心不役于彼見乎此而心不役乎此如鏡之照山川方其未照初不照爲山川之象比其常照亦不染被山川之形迨其既照亦不滯彼山川之跡蓋山川照吾鏡中而鏡初未嘗移于山移于川何也靈不逐物而流也

言從性真處說便是善言行從性真處做便是善行性真無染只從不染處運用便是安當若在世情

感通續錄

卷一

十一

上求安當未免徇人止流爲鄉愿非本然之善學問只在本體做不必在事端上模擬不必在物理上揣量本體精明則事皆性之事性明而事自理物皆性之物性定而物自正人已原是一箇成已成物工夫只是一件纔分人已學問便不合一真而非真矣

或問忍曰忍非學問中第一義事雖不行中猶未淨但能本體粹曰俗塵不掛分外霧淨烟消無與於我

吾心之神與鬼神之神原來只是一箇惟不教於心
心之神斯無歉於鬼神之神吾人之性與天地之
性原來只是一箇惟不虧于吾人之性斯無虧于
天地之性

淡泊可以清肺腑安淡泊則無妄想之念不妄想即
是本體在

或曰士君子立身寧使上之人訝其不來無使上之
人病其不去曰此猶是以形迹立身非以道立身
也如以道立身去不使訝來不使病蓋過高便非

藏述續錄

卷一

十一

中道顧相接何如耳機不我投不敢自衡禮有當
答不敢過矯

問君子可以爵祿人否曰爵祿公器非人臣所私職
在我尚當擇賢而授君子常有一體之心嘗是與
人爲善之意提攜開悟如衡之在懸一絲不倚斷
則人人受益便是不爵而爵不祿而祿

或問鄉人妄誕奈何曰君子只自責自修平實而
平不高深物可往來實不虛幻物可倚仗如是則
妄誕可消即不然尤愧在我倘逆且猶是我其

妄誕也內省不驕于入奚計

初學得明道之賢相引翼如盲者依識路之人跬足
從渠步步不差友慈祥如近芝蘭友醇篤如烘饅
日慈祥相與則惻怛之念日生醇篤相親則真朴
之味日洽

或問學當治生平仲胡爲貽君子之譏耶曰學之道
一則純二則雜君子譏之者爲其中之二也何也
既已爲學又欲治生一萌治生之念則必有徇外
之念而志不篤方北其汗我中原正學日晦平仲

藏述續錄

卷一

十二

只宜以道自任爲多士倡而亦爲是言其中可知
矣君子安得而勿譏耶何也治生本吾當然不萌
邪念生亦正也爲學本以謀道一萌非望學亦爲
也

天非自爲一理也與人共爲一理也惟人不能全天
天人始分爲二矣其初本一也天人合一性命合
一人已合一內外合一知行合一動靜合一體應
合一隱顯合一終始合一取予合一修短合一
留合一出處合一言行合一心事合一巨細合一

炎凉合一生死合一開落合一

一遠邇合一形神合一理氣合一

我無悔物之行則不然我無駭世之行則不然不

而已矣

特已第三

或問持已之索本以完不染之初也而人或忌之者
何曰亦盡其反觀之道云爾果以樂而形人之不
樂則索爲可忌果懼物之免已而自樂是懣懣之
道也彼忌也聽之而取害也安之

感述續錄

卷一

十五

以本體之明觀書則書皆吾心之所發見如是而言

雖今言亦古言以本體之明處事則事皆吾心之
所特措如是而行雖細行亦善行

處貧賤而見道則不減富貴之樂處患難而見道則
不減安寧之樂

或曰仕思廉臨民思仁何如曰此做在事端者也非
盡性之道也仕方思廉臨民方思仁未仕未臨民
之前恐都無事茲惟本性用事不思廉臨財自廉
不思仁臨民自仁若在事端上做一不思便落

不起非大人尚志之學

賢智則遜之安吾之所不及也安不及則賢智同歸
愚不肖則矜之憫人之所不及也憫不及則
愚不肖可以共事

道中本無一物亦無物不有空其境宇也一於空便
害道道可以兼空空則不可名爲道也嗟乎大造
中自有真機妙用徒言空者非透真機者也
或曰靜中默識心體何如曰默識者不假言而自識
者也非一於靜也靜中默識動中不可識耶心合

感述續錄

卷一

十五

動靜者也功合動靜者也隨時涵養隨處默識隨
識心體在無事時默識此心即默識爲有事即默
識心體在有事時默識此心便是默識處應用亦
便是應用處心體在須有合一之功始得

有問鄰學憲公學而時習之何以悅者答曰習便是
悅不知何以曰習便是悅予曰悅便是學或默然
予復申之曰悅是心之體習是心體上做
本體純白無纖毫之翳反觀亦純白無翳便是不疚
即此不疚內境坦然順適便是無惡一點清明惺

惺常在便是天體充融便自人不可及

心學明則其處權力蔑如也奚懼奚阻視榮進泊如也奚趨奚赴

獨學而不公諸人隘也是不見性之合人已誨人而忘自修逆也是不見學之有本末恐學非所學矣好勝之人純是血氣用事不必論他日墜與不墜只好勝一念已墜落血氣殼中

君子不愛名亦不嫌名只在實處做名不名無關於

我

歐述續錄

卷一

十六

不計人之慢我惟恐我之慢人則敬至不計人之傷我惟恐我之傷人則愛至敬至則皆敬人之人矣愛至則皆愛人之人矣此極美之俗也吾安得見之

不以一物掛心則真宰寧不以一事撓已則本原靜君子盡其在我不計其人在人脫有一非道加我遇也既無疊識安所事較譬之冷風拂面拂袖可也與冷風較則誤矣

或問賑貧解難勸善揀失仁者事乎曰凡此難皆在

者事隨分而處之時其可而為之不必已也何也君子只本原處做徹四者盡其本心作意而為之也

或問鄉人屢犯須何似而可曰不容則激容之則肆寃言亦容之而已彼犯之不止吾容之亦不止人孰無良我不有其失人亦自消其失故容之益寬大曰容之不幾於徇乎曰徇則求悅其意然但不較之而已

或曰仁者易為而認言也曰人見其言之認耳本心

歐述續錄

卷一

十七

常在自無妄為之事知為之難者何心自知言之認者何心非視行以為言也與告顏子同乎曰聖言無二理知言之認則非禮勿言可知矣知為之難則非禮勿動可知矣知言動則視聽可知矣福莫大於心平禍莫大於心險心平則中境坦然百順在我心險則崎嶇百端罪言可盡

勤則日生儉則日省由學為勤儉始真何也日日本體用功便自不惰便自不奢本體分外無營故爾皆情皆心之障

安節第四

聚歡呼視暗室不愧孰正八珍充筵視菜根滋味
孰雅錦衣炫耀視敝布揜形孰適非厭彼取此也
淡泊也吾安之豐裕也吾節之但不爲世味所移
耳

寬是寬了此心刻是刻了此心愛人者良心日生害
人者良心日敝

人人都有刃只是都錯用了不肯勇於爲善

害人卽自害非受人之害已也卽此害人之心將原

感述續錄

卷一

十八

來的本心着此惡念虧損豈不是自害愛人卽自
愛非必人之愛已也卽此愛人之心將原來本心
心着此善念培植豈不是自愛

辭受取予日用間少不了的只本心上應應一於清
便過高便使人難受便使人生命如伯夷豈不
是清之極終自遠聖王之世至於出處法法亦不
常事如人家會客可往則往可來則來
牽係又如代人任事事至則任事終則
不終而當已一於去終是本心上

迴面盼有我之心未去

榮粹聚散俱是浮景以本體照之如澄潭之鑒萬類
有而未嘗有也人能完完全全還上天一箇本體
便是生人實受用處彼浮雲竟何用

天道好生不但春來俱有生意雖隆寒剝落百卉生
意充然勃鬱於中乃知好生便是生物之心人能
體此生物之心處人接物安往非善人無知愚賢
不肖只看他是非同處便是良心所觸此處可驗
性善只是無人提省

感述續錄

卷一

十九

善言如何風善行如甘雨和風所披非不洒然鼓舞
然亦纔拂便過未若甘雨之浸灌施自洪惟仁
人君子之言雖善言亦善行也蓋其根心之言
爲典要可爲敷施其入人也必深其澤物也必廣
非若世之區區作好言語可相論列
胷中純是天理言自善言行自善行只要誣養此心
誣養既純何施不可或有誣誦善言樂聞善行以
期言之修者此浸灌之說非澄源之論蓋誣養
作云則聞見亦誣養之資專事聞見恐不見不聞

醫病又作矣

能慮第五

慮非思慮之慮力是既安之後源澄見徹天機不由人力件件迎刃而解如止水湛然萬象畢照非求有以照之也

起來無事日誦論語三二條潛玩聖賢爲學衷旨以體察於身心便是當時親授聖人之教

時或獨臨書案涵咏遺編以咀識性體或偕一二隣翁優游樹底以養天和或徐行隴畝觀草木之生

感述續錄

卷一

二十一

意以識化機耕耘倦或卧小榻合目片時以養神氣或玩古人詠道之詩以自浸灌雖啜粥飲水併日一食此中皜皜無疵若水之無波月之不暈日之皎爾中天便是貧而樂

人有不說於我者必我之取憎設有可好之實將愛我不暇而何事爲疾我有不悅於人者必我之未宏設有一體之義將容人不暇而何事爲較

以無求爲福以能讓爲勇以無識爲聞以無位爲貴以醇和爲藥餌以兩忘爲精神以無間爲脉

淡引爲充足以陵轡爲切瑳以無念爲自將以愛

人爲培植

行善欲勇勿以遊絲掛樹爲善欲真勿效傀儡登臺不可以精力衰而懈吾爲善之志不可以年數長而怠吾爲善之功

室中無人寂然靜坐一點塵慮不起室中有人坦然應事一點塵氣不侵無事自適有事自適道固適也無事不侵有事不侵道固無所侵也

靜而不晦便是靜中純白其天定其機活潑動而不

感述續錄

卷一

二十一

擾便是動時安適其境逸其機妥當

感述續錄卷之一終

養氣第六

或問配義與道以上二條果可以體用分乎曰

係道義之有無非以體用言也人通天地為一

此吾人之真氣也真氣原無欠缺無欠缺便是

大剛大便是道義道義大則大地而養順剛大

之本然而不作為以害之且泰也剛大改則塞于

天地之間矣塞天地是體亦是用若日氣之

威遠續錄

卷二

十一

塞天地者何也配義與道故也配道義是用亦

體其所以餒而不塞者何也無道義為之配故也

無道義以為之配夫是以餒而不塞也下文是集

義所生者言生於集義餒於不義也生即塞矣

與用不必分只重直養問是集義所生之是字或

即無是餒也之是字乎曰是集義所生之是字自

與下文非襲而取之非字相應若無是餒也是字

則又專指無此道義而氣餒言非無氣而道義

也道義是常伸於天地之間安有餒也惟氣有

餒耳如見君子而厭然非餒乎有時以

非充乎然非道義之充故則起不充若道義

此矣集義是以本來之道義養他非分份之

也分外求道義是原來者未常塞也未字

體之正若無氣而道義則養氣用道義

為氣配道義便能充得無道義則餒而不充

至此說

或問作用是性何如曰體用之善者為性謂天

發不由人力也心非性也如以作用之善者為

威遠續錄

卷二

五

之性則知覺運動亦兼善惡以是為性非性之

也天命之性無非純粹可謂之性乎

問輪起日做何事輪何境存何心輪何物此輪

前並多言無一念之雜無一息之閒並舉方完

一念纔發匪止恐非此處不

閒便是一念之推茲雖不太

而問者

問昔人謂權非體道者不就用又謂然出

此語如何曰日用間安往非權只是

且如分兩斤鈞有權也推而食息起居爵受爵出處有權也皆正也皆不可以妄意行譬之行端正而行經也或畏泥塗而改轍焉權而經也原亦謂吾不旁行而必涉泥塗爲守經焉或矣天下事皆類此義理不以大小拘也世徒執在人之行事每出於俗情之所未嘗爲輒曰彼不得已也彼固有權在也不知凡不得已者皆天理民彝之不容已也既曰天理民彝之不容已皆經也皆權也則經正理也權所以稱此正理也凡權則正理不

人人都有本來權只看稱時準不準

或告子曰古言萬法歸一未審一歸何處曰一便是歸一又求歸是一外求一也非居家求家者乎或曰一歸於無曰一是天授之中本無渣滓無二三無中求一是杳冥也又何一焉蓋一妙理也無形

色無聲臭無形色無聲臭便是天然真切之一必欲歸則一猶未一也一猶未一無亦寂寞昏昧之無不足以爲歸矣而強求歸之一不如無歸者一無定形求一則一不可見歸無定在求歸則歸無所處何也一之理圓融本不執着歸之味活潑本無着落于不觀於天地之道乎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正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清寧正非三也陰陽剛柔仁義非三也皆一也皆一則無

容歸矣天地之道寧有迹哉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曰吾道一以貫之曰夫道一而已矣云而已矣者是無餘無欠而道至矣盡矣至盡則無容歸矣審是則沉潛焉爾涵泳焉爾順適焉爾不容以擬議焉耳其味無窮要皆至理而或者必欲求歸是舍精微易簡之一而求玄遠之一陷虛無寂滅之一而非至當無二之一不足以爲一矣

白朝至暮此中純然無累便是一日之學臨臥惺然寢寐安適便是夢寐之學今日精明覺得法日

有未盡求日精明覺得今日尚有未盡便是與日俱新自少至老無少放逸便是一生之學臨終然無少昏憤便是送終之學

存心第七

問釋氏言三心不可有何如曰心安有三天地間惟此見在之心而已心活物也無去來無前後而渾然一體者也心無未來云未來者至先事而逆探之也云逆探則見在之心以逆探而失心無過去云過去者至後事而追逐之也云追逐則見在

感述續錄

卷二

五

之心又以追逐而失操事事物之時宜以何者爲當不知心惟見在則未來之心不待無而自無過去之心不待去而自去見在之心又非可以持把捉爲也天體純全澄然其無事而已無事則存操則不存孔子曰操則存孟子曰存其心心之當存也明矣心存矣一思患之時不嫌於未來一省愆之際不嫌於已往

問玄之又玄曰嗟世有兩玄哉理本平易玄已失中又玄益非矣云又玄者蓋不知至道之無奇也則

空而不空曰此言自相矛盾道本真實言不空者蓋自覺其前空之爲無著言空者又自覺其不空之爲有礙云爾蓋不知至理之非妄也道不必淺言之也淺言之則粗道不必深言之也深言之則杳善乎子思之言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其述夫子之言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夫子繫易之詞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孟子亦曰行其所無事夫不徒曰費而必曰費而隱見費隱爲一機不徒曰微而必曰微之顯見顯微爲一致不徒曰寂

感述續錄

卷二

本

然而必曰感通見寂感爲一心夫言費言顯言感通非有也言隱言微言寂然非無也不言有事不言無事而言行所無事則又事事而不滯於事非有非粗也非無非杳也非空非玄也深言不入虛無淺言不涉形器然後知中庸之道爲無敵也平易近民者道也玄非道也有物有則者道也空非道也

或曰何爲無念曰澹然一無所係曰有知乎曰虛靈自照安謂無知曰知乃又有念矣曰知心之心

只是不著在那向知非念也不知則昧中境礙矣
日景象何似曰體寂神澄若是焉謂曰應事時如
何曰應之以澄然而已矣著意則溺忽則忘澄故
無事曰應事安得無念曰正念一無所徇無妄焉
耳矣詩曰思無邪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無邪之思無思也爲而不
有無爲也感通而不動寂然也至於寂然念無容
說矣曰安能至此曰心境淵如本無念也念起於
欲欲寡則心清心洗則中湛清湛澄也非可以問

感述續錄

卷二

七

答求也

問知能曰知是知非知也行是去非能也真知自能
真能自知真知天知也有待而知非天知也非天
知非天能矣真能天能也有待而能非天能也非
天能非天知矣

勿以俗氣汙身勿以怒語陵人勿以盛氣侮人勿
以所爲自是

造化之生息無限量吾心之卷舒同焉宇宙之真偽
無紀極吾心之妙用同焉

宏師曰學問不進受病處只一拘字不知體性真容
舒奚拘也

或曰對富言貧恐爲已施也對貴言賤恐爲已援也
曰此猶是世情語士無貧言貧貧病我矣士無賤
言賤賤病我矣奚必對富貴言爲不可哉曰何爲
士無貧無賤曰吾道自足自尊奚貧奚賤

今之論教人者每日曰法可傳心不可傳不知心何物
也傳何事也法又何因也卽言卽心卽心卽法一
而已人之入有淺深耳當其傳法之時心已俱傳

感述續錄

卷二

八

之矣學者之神不遇耳故日授之而不授不然猶
千百世之下一視聖賢之書而卽悟乎學則書不
悟者不責不傳者世之學者凡遇聖賢論仁論義
論忠恕處卽以心學目之而自遜自此之外不以
心學名者尚多也不知吾儒之日用而不離者
非仁乎孰非敬乎孰非忠恕乎亦孰在而非心學
道之不明不行不但百姓日用而不知
衆人取必于外故常不足君子求得于心故常足何
則心我所自有也無待于人安往不足自期至善

此心純是天理便是一日盡性小則即陸門矣古
人學要緝熙有此日則盡此日之功不問所居之
修短居此地則明此地之道不言所履之繁暑清
此身則循此身之分不計所奉之厚薄

人有好侮者見侮輒怒見人輒侮之不知所以致侮
者乃其所以侮人者也怨人侮已而以侮人爲快
悲哉斯人之不悟也

忍非太虛之體人情難遽消什過觸便解久之客氣

自融解之者何本性原無此物也不然有觸即發

感述續錄

卷二

九

無復能解者矣忿而不懲是過大而忘水也無忿
而懲是未火而求熄烟也學要解不要忍解則陰
雲可霽忍則怒火猶藏

鄉人有行年五十深追聞道之晚者予曰學然後有
聞聞非晚也不聞斯晚矣子誠有聞雖晚奚計徒
悲而安于莫及不益晚乎夫學也者覺也人生如
夢夢必有惺惺斯覺不惺無覺矣覺斯聞不覺無
聞矣善學者識其晚而常覺焉斯常聞矣其人其
而起曰吾今乃如始寤

人有揚人之善者雖人之善亦已之善人有誣人之
惡者非人之惡實已之惡或曰揚人之善未必躬
爲善也何謂善誣人之惡未必躬爲惡也何謂惡
曰揚善善心也誣惡惡心也即念即行即言即事
對外而言謂之隱當其在內則已發皆迹也對內而
言謂之見當其中則有覺皆事也何爲無迹曰
澄散無迹何爲無事澄則無事然則卒無事乎曰
動以天奚事

格者則也物之正也詩言有物有則民之秉彜故物

感述續錄

卷二

十

之理既正心之知自全誠正修齊治平皆是物皆
各得其則者也詩言順帝之則以此是物格而知
至也前輩訓物格爲通物情恐於格則之義猶尚
未悉

日用間無論賢愚貴賤長幼尊卑所處皆有至當以
這心無欠缺便是幾欠缺便二矣何爲二曰惟不
在性體上做雖當只是彌縫故二
學問只在本體上做莫在好惡上落脚果有未體
做自然能好能惡若著在好惡上便分了

如惡惡臭二句頗難看惟天體用事者自有分曉

或問妙契疾書前人記以目觀耳先生何屬意焉曰
妙契豈不當書但疾書似急於有言惟不用書
無契若時時天體用事時時妙契也時時妙契有
問皆真語也今天鑑未常求照也而有契者有妙
契是本體之明君子復本體耳求契求書有二也
契可書但不必一於疾書

前輩云處天下事要商量學術尤要商量此言似亦
未審夫事無內外無人已天下事皆吾儒學問事

歐陽文忠公

卷二

十一

事其商量一也纔分事學便有內外人已功未便
不合一以此言學術似猶未商量者

忠恕第八

大道局嘗遠于人哉謂易從盡仁盡道者驅經以從
傳也所經者也遠人者也子曰道不遠人故不遠
人者可爲其遠人者皆不可爲者也所謂不遠人
而可爲者以人治人而已矣而人之理則忠恕是
也忠恕之所施則子臣弟友之當盡者是也道易
嘗遠于人哉所求于子臣弟友者皆吾之所欲所

不求于子臣弟友者皆吾之所不欲故子臣弟友
之道皆忠恕之道而忠恕之道則吾心之實理也
道易嘗遠于人哉

天下一家無人無我有盛有衰如盈如涸有生有死
如開如落盈涸開落之際看的似平盛衰生死之
時便覺著重人已相形之際看的又重把生人之
涯都錯認了爲人非必事業掀揚非必爾我較量
只不孤負了此生又不孤負了並生便是能不孤
負此生一顧一寧兩無惡矣能不孤負了並生皆

歐陽文忠公

卷二

十二

人皆我兩無歉矣

問沮溺曰沮溺等亦是高人只因無有天下一家萬
物一體的意思所以分人已分去就合下便截住
了在大子則無我無人無可無不可

或曰昨每遇事過後覺得是妄既知是妄必須尋箇
義理之心替他不然妄終不解矣曰何必別求義
理之心知妄斯不妄矣曰知妄安能不妄曰知妄
明心也明心便是本心本心便是義理義理其出
目耳何必他求譬如走路覺得是妄則即轉脚

步只在脚下奚必他往

問志伊學顏氣格甚大曰此語尚涉兩岐曰何爲兩岐曰兩人所造各殊志伊學伊志顏學顏可也志伊學顏功夫如何做得且如天民先覺耻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所志豈不甚大但未仕時一於處既仕時一於出不是員轉消息孔門無此學問然則何如曰顏子不在出處上落脚一於仁而已矣一於仁則無我顏子幾于聖人以其無我也故任的意思便是我的意思然則伊尹不可

感述續錄

卷二

十三

學子曰伊尹豈不是好但願學孔子者不爲彼好也任處終也任出執着那條路上未若仁在於位則出仁在於止則處用舍存道不在我志顏學顏未嘗遺乎尹也何者志在卽學也學在卽志也求有志彼而學此者

道生物物生於道道生物而道不知其所以生物生於道而物亦不知其所以生惟不知故能生生而不已使有知則有心有心則道窮而物亦窮以是知生生之理不自知也故天地無心而成化

水有涵湧山有巉巖此水此山我日登臨而我不敢怠顯則豺虎暗則魍魎此魍此虎我日與遊而我

不敢觸不敢怠不敢觸而我賴以全孰謂幽險怪奇而非予有益之境耶

天地間有形必朽有象必滅惟無形無象者不朽不滅君子遊神於無形無象之中亦得不朽亦得不蔽非賴軀殼永也非藉空虛存也本性與天壤不蔽也或曰無形無象不幾于虛乎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誠者之事不思不勉形色以上自有精微

感述續錄

卷二

十四

非虛也

雨落于天爲至清雪落于天爲至潔一染于塵則清以濁移潔以汙涅而寢失其初惟吾之本性得于天匪雨以清匪雪以潔出入塵埃易溺易涅夫本性安可忽也

或問程伯子曰伯子是大賢以上人純白坦易古世所稀

問朱文公曰文公苦心力學以著述爲道統本原猶尚未快

問王心齋曰心齋一寸只說夢言動炫耀雖日講學庸殊非學府之旨觀語錄自見儒而俠者也陽明亦已識之

問陳白沙曰白沙語未甚悉洒然有儒者風味

問王陽明日陽明天生豪傑其知蓋世惘然超悟宗旨言行卓有可法臣職越乎常俗取善不遺微渺千世之一人也

水至柔也寒至則凝通途行利車載若忘其柔者以是知柔不終柔有時而剛又其變也湯木石衝城

感述續錄

卷二

十五

廓一掃無餘徒柔爾哉金至剛也為方員利器靡隨人所制若無賴於剛者以是知剛不常剛有時而柔又其變也解十二牛驅千萬旅而礪若新柔徒剛爾哉剛有時而柔剛不可恃柔有時而剛柔不可忽世之處剛柔者知剛柔又知剛柔之變而無失矣

五行四者皆以形用火之用也以神四者皆以逆著火之顯也以象三者皆有損益火獨不然烈之者千萬炬無奪于一炬之微省之為一

萬物之用四者皆自為物火則依于物以為物冰中有火鑽之則焔方其未鑽若無火者木雖有火而木無傷也不鑽則不焔也不中有火擊之則燃方其未擊若無火者石雖有火而石無傷也不擊則不燃也夫暴怒火也觸暴怒鑽擊也處人之暴怒而擊鑽不事當無暴無怒矣

火之燭膏藉草木指草木而謂之火則非火也去草木而求火則無火也大不可見也其既焚也為燼謂燼為火亦又非火也蓋火之神往矣微可使著

感述續錄

卷二

十六

著未嘗增著可使微微未嘗滅倏起倏滅倏烈倏熄不可把握者其惟火乎水不積則不大分之則微惟其自上下者倏忽而萬頃皆波卷之曾無一勺水之用亦神矣然有以使之火之用則無待于積者其炎也草木附焉草木盛則勢揚草木微則勢寢而火之神初不係于草木之盛與微也火之熄也無朕水之消也亦無朕其消也蓋日炙之屬湯之土縮之火燥之也火之神則不知其所往亦不知其所來斯民咸日用而不離蓋日中有火處

空有火木石有火而日空木石之火未嘗灼灼見也不知其故矣唯不知觀其用又觀其不測之神藏用哉

水木金損益有徵土則無徵焚之亦然而既焚之土亦無損衡之亦流而既衡之土亦無損列之為溝渠矣而溝渠之側有丘阜分之為溪澗矣而溪澗之旁有山陵此去彼存益無適而非土也故惟土可以兼五行之用謂生木注水蘊火藏金皆是也故觀五行可以識損益盈虛之數而損益盈虛有

感述續錄

卷三

十七

不顯隨而變者故因其變又何以識會受之神火不係于物亦不離于物猶性之在人其有性而不可指其性之所在也然則可以見火而非火也感則可以見性而非性也故觀火可以識性

性善第九

或問性善何狀曰所謂性善者非有物可指也無渣滓而已有中能無渣滓何事不可做

上天生物其廣愛物甚周為之防患甚密於並生並育之中寓曲成檢制之詳如走之類諸爪牙矣其

不能爪牙者則疾其足以遠害若兎鹿之屬是已飛之類競羽彙矣其不能羽彙者則迅其飛以避攫又不能則依簷宇以自衛若鴿雀之屬是已冬則生軟毛以禦寒夏則生涼羽以當暑其不能毛羽者則又使生水澤與波出沒或深淺以自沃或穴汙以拊形若魚蝦之屬是已或為之巢或為之窟擇便栖萃靡所不備其惡甚者又不使同百物生化如虎狼始交泉獍戕本之類隨宜檢制去惡以存善亦生生之意也亦不欲泛遂其生生之意

感述續錄

卷二

十八

也

氣一也寒極則和氣生和極則熱氣生熱極則涼氣生涼極則寒氣生推遷代謝曾無紀極皆莫知其然以是知造化有不測之運有不息之機

月自晦而朔其光漸生不知其所以生及所由來自望而晦其光漸滅不知其所以滅及所從去日常明月有時而虧陰陽之義剛柔之體男女之別也使日晝常明月亦夜常明是兩大也其於屈伸往來盈虛消息之理不備

日月星光各具矣水火珠玉金石光各具矣晝夜行
光亦各具矣物各生明無相假也其間小遜大微
避著亦尊卑之義若謂借日爲光彼自寓言不此
滯也

陰陽無處無之無物無之無事無之無時無之陰中
有陽陽中有陰陰爲陽根陽爲陰根一氣之屈伸
爲往來非若物之判然爲二也說者乃謂陽嘗居
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嘗居大冬而積於空
虛無用之際不知既有生長自有收藏生長用也

藏遠續錄

卷二

十九

收藏亦用也非生長時止有陽非收藏時止有陰
也不然陰既積於無用矣謂陽又安在耶又不然
陰陽豈代相生滅而不屬耶蓋大夏亦自有收藏
大冬亦自有生長大冬亦自有陽之熱大夏亦自
有陰之寒以意化裁之可也執一則鑿

天之道以神用故日月星辰以象顯地之道以形用
故山川草木以迹著說者乃謂河岳山海之精爲
星辰風雨露雷之化爲草木不知草木托根於地
風雨露雷特滋養震發之耳非以其化爲也蓋

自有星辰亦自有風雨露雷地自有草木亦自有
河岳山海各得天地之氣以成象成形運行鼓舞
焉耳使河岳山海之精爲星辰而河岳山海又誰
之精所爲耶果爾是地能生天之象而天不能成
地之形也又自帝座前星以下蓋天子百官民物
之象而非止如或者之說

人倫之道皆天授也雖兩間至微之物苟一節之長
出於天者要皆不自知而自爲不自出而自至不
自知不自出所以爲天性爲能歷萬古而如一物

藏遠續錄

卷二

二十

且然况人乎或者戕性真以自放曾物之不若矣
浮雲能往浮雲能來浮雲能生浮雲能滅其往來者
風飄拂之其生滅者氣消息之而浮雲無與天下
之物皆浮雲也入下之生滅皆浮雲之消息也知
消息之無與浮雲自可忘情於盛衰之際

耳聞有聲非物之聲非吾之聲宇宙間共有之聲目
視有形非物之形非吾之形宇宙間共有之形知
其爲共有之形聲則形聲之可好者吾所勞吾力
况所好自有真耶

風清物也一吹于塵則濁爲之易風之變于塵也本
平物也一激于風則暴爲之易水之蕩于風也天
地間至清至平者果受變于物哉

食蟲之禽虫出乃見食粟之禽隆寒自有物異所生
也鳴樹之蟬翔弗及草鳴草之螽高弗及樹物異
所乘也水潛之魚鱗如水之波穿山之虫甲如山
之石物類相屬也

夏月一燈薰灼滿室冬圍爐煥弗及背物不能逆
時也

藏書續錄

卷二

二十一

依仁是渾然全體功夫如人之着衣全不用力藝不
止六藝游不但游適游字與依字相影響日用間
百務應用皆藝也皆藝皆游皆依也皆依皆游皆
必皆道也道是心體本然故日用惟依仁是切游
是游處依志據依游一事也道德仁藝一心也機
指游藝爲小物便分內外分內外便非全體之學
或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語是否宏師曰如此說
天下便沒有爲惡的不是善既是性故盡善便是
盡性惡亦是性則爲惡亦是盡性天下將謂惡亦

是性中有的率天下而入於惡此言性之如是則
性惡之說苟卿不得罪於聖門性善之說孟子無
功於天下後世矣謬甚

或曰道體一定學問有消長耳或曰道無終窮安能
計定不然何以曰堯舜之上善無盡耶子曰嚆道
所易言哉以包羅言則廣博而不可窮以真機言
則微妙而不可測以常體言則一定而不可易以
變化言則流行而不可止是故人性之善五品本
倫日月星辰寒暑晝夜之運五行之推遷夫誰以

藏書續錄

卷二

二十二

易之而生人生物盛衰消息之端則雖聖人亦莫
知其然前乎千萬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
其歸靜既虛易而不可以定拘如結繩易之以書
契果宿易之以密室汪林易之以籙籙之類又胡
能究事而料惟是天性之在人心中者生生不已之
妙有先聖不敢謂已至後聖不敢謂已能天地人
之至奧益有道無盡而學與之俱無盡者又安能
以一定言耶如曰也定是死局子而非性真生生
之秘矣中庸謂天地聖人有所不盡是道無盡乎

是學無盡乎深體之當必有得

孔子教人只於天機活處應接指引如仁教孝慈寬信敬恭忠恕之類日日提撕只是各月更不說本原所在以本原無物恐人或廢於空也說弗畔說失之者鮮說然而識之亦不指爲何物欲人自識之耳子思說自得亦不指爲何物孟子始說本心指羞惡言之說人心指仁言之亦不以空言也如釋氏說空便令人無下手處不知至道自有真據實未嘗著空也

感通續錄

卷二

二十三

或問仁心體也告顏子以復禮矣告仲引乃在事端上求仁恐事端與復禮相違奈何宏師曰謂指尋同皆禮皆仁也見賓承祭出門使民禮無往而不

在也不欲勿施則隨在皆禮矣與告顏子無別日得無涉於外乎曰心合內外仁合內外則功合內外功合內外則事皆心也曰那家無怨視歸仁不少狹乎曰歸仁以我包涵人言一體也無怨以我蓋已心言亦一體矣語有廣狹理無精粗

匪養第十

匪養復本體也匪養純便是本體純學者由有功處做到無功夫由費力處做到不費力處天體湛然無疵便是天然自有之體亦便是天然自有之功性體原無渣滓本自純白簡易本自平直活潑屬平常則蕩而極于玄遠玄遠非性也薄淺近則虛而淪于寂滅寂滅非性也何則性無外者也而亦非遠性無內者也而亦非近觸處洞然要在自得之耳

感通續錄

卷二

二十四

心之虛靈之謂聖或曰何謂也曰天生人惟此虛靈此外更無一毫人不作聖只是虛靈不完不知天地者虛靈之原也聖人者虛靈之至也人能全此虛靈便是全吾天命之性

或曰空便是道否曰道體本空空便不可以爲道也如以空名道只宜以空名已矣又何以道名耶且如道家談玄只說道如是其玄玄便不可以名道也知此則知心本無物只說心若是其空空便不可以名心也曰然則何以見心曰靈處是

或問真體曰真體卽是本體對不真而後見真初非

以真名也曰何以見曰真體本自純白只從緣處默會便是純白何能會得曰子讀論語否曰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或問道無物性無物空亦無物似不甚遠今何駁之甚也曰道運萬化而不息性含萬有而不滯王道道無染雜主性性無染雜主空則萬境索然是染也曰空又何染曰索則萬有俱廢是染於空也染於空是又以空病也曰何似而可曰連空不用不更通快乎哉道性原來只一箇

藏述續錄

卷二

五

只當下心好便是好何屑說過去未來時時存當下
心過去未來都不中用

禪家於一切事都視為妄棄而不有此便是妄中之妄何則妄妄也不妄真也合真與妄都視為妄而棄置之即此身已墮妄窟

順適易縱困苦易收凡不如意的去處皆是鍛煉之藥正宜反觀內省

未疾時能養精神可以無疾既疾時能養精神可以減疾不萌閑念則精神不擾不留初念則精神不

有蓋精神者吾人之元精元神也精固可以顯神完可以攝精不亂斯不耗原來之靈明爾已

六不也不見乎此隱言隱也不顯乎此微言微也隱微此獨也獨即不睹不聞之本旨也或曰得無一於內乎曰獨合內外者也非內也未事之中當事之和一獨也言性分中惟有此無有他也到中和地位則常中當和慎獨之功渾然無朕蓋致乃功純而自至非用力以至之也至此則天地位於一心萬物育於一心位育於不睹不聞之真機而已

藏述續錄

卷二

六

通宇宙此獨也

釋門說空已矣却說靜久神光照目百靈集耳又說諸佛見身作偈又說諸佛隱身而言又說鳥獸入道又說舍利可質是有也幻也魔也與起初說空處天淵背馳

曾見無生要義首言忍又言力制便非真空直指於世間倫常大典都視為幻併自己說道之身亦幻矣天下事寧無大壞

或曰吾道近有乎曰不沾滯不聲色有非有也然則

爲無乎曰不沉淪不有真無非無也然則形有無
之間乎曰持兩可之論昧大中之知有無之間持
又非也然則何如曰易簡真實精微切要處倫物
之中而有功倫物居乾坤之內而翊贊乾坤廣大
而幾微不露全體而纖悉靡遺渾渾而無迹活潑
而順應色色分明當可事真無不二據一心於
天地萬物不謂之曠含天地萬物於一心不謂之
拘合天地萬物之屈伸翕開皆一心之真宰最用
不謂之幻道固昭昭不掩也渾渾無迹也使天下

藏述續錄

卷二

二十七

粹然歸有歸無道術裂矣宇宙亦又何如
釋氏自撚花示衆之後率多隱機非簡易平直易知
易行之理其徒又筆之於書以爲是如男作女拜
人來面壁淫詞明正非禮相嘲之類如飲竹飲水
化蝙蝠悔悟成聖游魚作天子雉雞聞道之類如
學彼則求得欲遂不學彼及非彼必有災殃願車
相招停牛稱謂之類尚可說乎果起衆於地獄也
乎抑自沉於地獄也乎儒者又爲之作書闢揚又
何說乎合其書與其徒猶俱傳也哀哉

天命之性便是中和本體位育真機非初也率性盡
道非強也修道謂教非外也不睹不聞非滅也莫
見莫顯非迹也中和非空也位育非幻也皆一理
之正

盛夏而雨水隆寒而凍解亦氣之變人之一身格則
灼懼則縮亦氣之偏

一念之非禮卽已得罪於天地况敢著之於其迹一
言之少戾卽已獲咎於鬼神况敢二之於其行

或問中庸合言忠恕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藏述續錄

卷二

二十八

論語專言恕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豈忠恕爲一
耶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如心亦忠也一也宋儒
謂忠恕猶形影謂無忠做恕不出似未達一貫之
旨善乎曾子之言曰忠恕而已矣一語渾融無迹
前輩云若用半點欺終無人不若用半點術終無
人不識爲戒世人用術欺人被人看破無益者發
君子自處則不然蓋心非兩可之心著不的一毫
僞妄欺則全欺術則全術無有少留半點而猶有
不欺不術者與之並立而不去也况恐人知識

不用改術猶非爲善本自益欺則妨吾存誠之志
術則坊吾居正之心正亦誠也術亦欺也怕人體
破而不用似未盡善

天地間無在而非物卽物卽事也無在而非事卽事
卽道也無在而非道卽道卽心也無在而非心卽
心卽人也含物不可語事矣含事不可語道矣含
道不可語心矣含心不可語人矣非學何以自立
哉是以無在而非學也

或問安居之樂門不遠也由我禮門居我仁宅出入

感述續錄

卷二

二十九

從容俯仰舒泰茲居也茲吾之所自有也樂此非
外

我不學佛心自善我不持齋志不昏我不受戒行來
是我談空語更真

或問不遷不貳曰此是顏子好學之功一處謂一則
無怒也無怒又何遷一則無過也無過又何貳何
則謂一常淨也自忘怒一常純也自不疚曰此
是顏子克己之功否曰顏子純是復禮功大克己
費力非第一義也口坐忘等語何如口坐忘非言

事也有坐馳意

仁義禮樂非兩途也彼泛然分之又泛然忘之誰在
於是乎不知道矣

問卓爾曰卓爾非所見益親意如口所見益親似又
涉瞻前之見蓋未聞博約以前不知高堅前後不
是道體仰鑽瞻忽不是功夫從此夫彼所以不能
自立既聞博約以後真兄的天地間隨在皆是此
理隨在燦然可卽隨燦然處又皆渾然一致功夫
不待外求文是此禮之又禮是此文之禮隨博而

感述續錄

卷二

三十

約功夫卓然在我而不爲想像探索所奪若是乎
顏子之立於道也到此地位雖欲從事於仰鑽瞻
忽以從之亦無由而從也已便是顏子真實學問
擇乎中庸註解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似又求之
於外宇宙間只是一理安有許多中是心之之體
卽此便是所性之善擇是反觀真切人都有此本
心不是迷而不覺便是纔明又焉各各有失顏子
真見得此中在我一反觀而不蔽常常使此中不
昧便是服膺勿失非泛然於衆理中求也非把捉

使不放也

或曰儒者專言良知今武人橫矣良知可以禦武耶
曰先得良知何事不可做繁其易耳人惟良知
不存是以上不體君父之心下不體士卒之心外
畏強敵內顧已私無所不臣國家又奚賴也不知
良知真知也真知真心也以此事君即吾之父以
此待下即吾之子以父事君君事之緩急即吾身
之緩急以子待下士卒之苦樂即吾身之苦樂我
既以父事君士則卒必以父事我我既以子待士

戴述續錄

卷二

三十一

卒士卒必以子自待父子同心視國家之仇即我
之仇仇視敵人不顧已私未有不同心禦之者非
必一於捨身蓋自有破敵之誠心耳誠心運謀無
難不誠誠心制敵何敵不克推而行之冠可捷
也日得無有難之者乎日內廷無中制之擾同事
無掣肘之人冠在吾掌握中矣

或問道理難求曰不怕道理難求只怕心不光霽心
誠光霽道在我矣曰光霽可以語道乎曰道本無
物無物便是光霽人惟爲物所誘則我自爲一物

始與道不相屬胸中無物無物即道矣

或問子罕章從來皆以利命仁俱罕言子獨以命與
仁不罕言何耶曰以本文書法知之以聖無擇言
知之也蓋日子罕言者利而已所不罕而與者命
也與者仁也何也四教文行忠信並言矣雅言詩
書執禮並言矣不第怪力亂神並言矣絕四意必
固我並言矣今不曰罕言利命仁而必曰與命與
仁上有罕字下有與字則二例矣况孔門論命不
下數條論仁猶多而罕言猶如此其餘不罕言

戴述續錄

卷二

三十二

者尚有多於二者之論耶况聖人一身全體性命
開口便是性命指示雖名目不同皆命皆仁也今
觀論語中果有不二不命之語使誠罕言命與仁
則非聖人之言矣此百代未明之惑不得不正
或問知識曰言知識無周孔若矣昔者孔子曰生而
知之曰默而識之此知識之正上也謂不言而默
識吾心之理也周公之言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非不用知識也不任己識而惟順帝則以爲識此
天然之識真識也不任己知而惟順帝則以爲知

此天然之知真知也夫知自內明誠從外入也

而能得其正則一矣後世舞弄機智窮探隱索揣

摩測度以爲知識殊異乎聖人之謂知識者

有一友偶悞悔之不己

先生聞之曰悔過便是改過認得是錯一悔便還

在歧路徘徊又生過矣

門人有仕者問爲政

先生曰孔子云政者正也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

之萬世論政之要無以逾此以事言政者非澄源

感述續錄

卷一

三十三

之論

門人有入孝出弟專事成法自以爲可終身由之

者

先生曰敦行固已是好學同不可拘執堯舜在精一

上做故其孝是精一的孝所以特雍風動而天下

化之不然所謂孝弟而已矣者豈稱孝弟之謂哉

感述續錄卷之二終

感述續錄卷之三

莊平素與趙紹新著

文

宋山先生教言後序

先生之門人孟子成氏遊宦永平之昌黎以遼範日

還乃取平日教言刻之自勵

先生聞之曰嚆言不可執以爲至也前之所是者今

或以爲未是今之所謂已然者後或以爲未然學問

無窮安可執以爲至雖吾言之亦與衆共商確之耳

感述續錄

卷三

刻何爲哉新復於

先生曰道貴公諸其人耳一人聞之不若百千萬人

聞之之爲廣一世誦之不若百千萬世誦之之爲長

爲其鳴於世而刻之則書不可刻爲其公諸人而刻

之則不刻不可也雖刻之亦與天下後世共商確之

耳使今日言之天下後世從而是之亦與天下後世

共是之也非吾一人執之以爲是也天下後世從而

改之亦與天下後世共改之也非吾一人執之以爲

未是也君子之學也如日月之明焉亦與天下後世

其照見之耳明晦又奚恤也

先生曰不然著書猶寫真也容色耳目非不相肖精神命脉迥乎其殊傳真以言不若傳真以人恐夫人據迹而遺心是又以吾之自誤者而誤人也新曰是亦卽寫

先生之真手

先生之道在心

先生之可以喻諸人者由心之言也

先生長矣群弟子離散分處當其時猶不能記

感述續錄

卷三

二

先生之言以附書紳之末况後世欲因言以識心也得乎雖然至寶在途乃瘞之而不爲世重見之者之過也使後世以真感真諒必有得

先生之心者復以所聞教言條附之敢忘孤裘羔袖之嫌哉

蓬萊閣記

閩時僻倭城丹崖絕頂下瞰海窟煙蒸雲縹仰于蒼溟之墟勢若蒼虬躍溟渤而薄層雲矯軒突兀巋然東方一巨鎮也昔之建是閣者或以三山冥昧寥遠不可涉步注想於虛無漂泊庶幾乎安期羨門一遇迺於夷情出沒方隅禦之猷漫不嬰情其登探則羣然縱耳目之觀遠中澗水汪洋舒嘯若民之魚鱉乎不衽席乎不又想同介于懷惡用樓閣爲哉登臨山海之勝開據登之勝雄跨滄津盤礴壁立

感述續錄

卷三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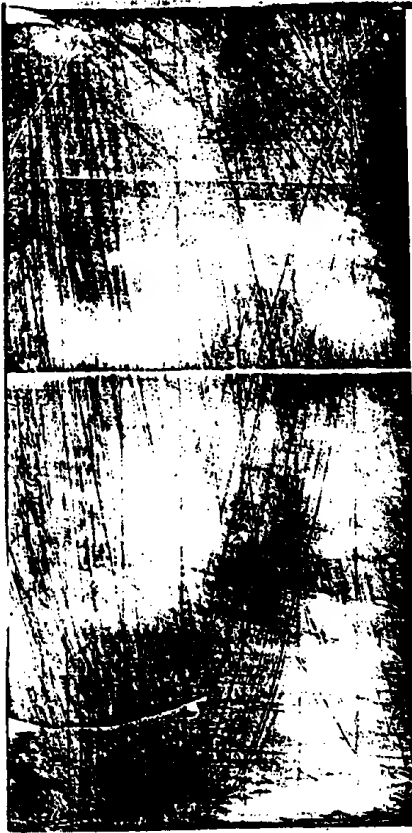
乘高遠眺尺寸千里其陳兵而守也足以控制倭夷潛消寇伺俾東陸晏然什當宁左盼意擬之遶海之朶立石競侈者果孰爲當否其時巡而駐也將使環海玃貅星羅棋布翼翼巍巍若岱岳之上摩穹昊羣山拱列寧不使鯨鯢息沫波不輕揚而知中國有聖人哉昔人以俗登仁壽爲蓬萊真境以海市爲幻影而冀民安吏稱治世之澤陋洞庭彭蠡之觀而幾怨乎先憂後樂之念蓋古之君子不貴仙跡微茫而貴世登熙皞不言觀遊奇壯而言四海無虞不以一

之升沉爲忻戚而使吾君吾民獲久安長治之休
爲快其於閭之樹也不尤爲永建不拔耶

歐陽文忠公集

卷三

四



客問

初問曰特旣春矣柳色花香鶯鶯蝶拍可與遊乎
曰吾不如子美念惟雨足郊疇農祥載事此時農
畝躬耕俯仰皆樂無懷乎苟天乎付帝力於不知
客再問曰南薰布矣槐幕清軒荷翻翠沼可與適乎
曰吾不如茂叔念惟溽暑蒸霖束薪若桂此時斧
斯林月檐橫岩雲負荷歸來不敢忘所有事

客三問曰金颺透矣野芳若沐籬菊看黃此固亦瀟
灑之辰也翺翔乎未曰元亮則有之念惟萬寶希

歐陽文忠公集

卷三

五

登桂樓吐曜此時釣艇優游水天一色疑乃烟霞
直接富春一線

客四問曰蕭發凝矣雪漫前村梅舒右隴此又亦迺
寒之候也往觀乎未曰浩然則有之念惟天布黃
綿茅簷背曝晚來孫映忘寒衷貼若煥伏窩潛玩
歸連荷孔春融肺腑

祭中書馬公文

士之生於世也凡出乎百載之上者誰不為當世之
以一善得名者孰不為賢哉而未若翁之正且直
且敏也當公之未過也時世務不萌于時之念孰如
其識以草萊待王公之履召而後起孰如其正以布
衣獲人主之知遇而立致相位孰如其遺此足以為
公笑彼者曰竊議每聞人主線路曰文章無一字增
減曰政事關當世之機宜此足以論公矣抑不思彼
時常何不言公公必不肯效諸嗣之獻使者不
意公必不肯為輕身之往每悼已之不及事親而勤
君以親親之念此公之自樹哉古之人有以出處卜
其事業者吾惜其出而公之出也以匡時有始進者
尤而事業克蓋前愆者吾惜其處而公之處也以守
正自築岩釣渭之風遠如公者可易得哉夫士蓋嘗
於傳記中仰公之高而矧茲同土也陳牲設醴以重
公也因以風厲乎後之人

歐陽修

卷三

太

祭宏山先生文

嗚呼一方之遺脉其自先生始乎自文成公習良劍
之學先生以良半約之然則先生蓋以繼文成公之
道脉也已東魯絕學後一千載無與契者先生以此
良半契之雖謂絕學之後於先生而始續亦可也先
生自弱冠迄於今孰不曰一方之有道行者乎孰不
曰奇偉人乎孝友人乎又孰不曰識卓悟敏足以關
後學者乎又孰知所養以至於斯也知先生所言無
非性命而不知先生所動無非天機知先生所言所
動皆天機而不知先生不言不動為天機之自著知
先生居安履正之為道而不知先生遇變涉險之為
常知先生之可知而不知先生之不可知非知先生
者矣先生簡易夷夷一見知之久而益知之久而容
有不知者愈久而愈明非先生之難知也不履海濱
無以知滄海之深不涉泰嶺無以知岱峯之峻學不
及先生安能知先生之至於斯也先生坦率類程明
道而剛果不移嚴毅類朱晦翁而精敏不滯明粹類
顏子而卓爾之見相孚孝友類曾子而忠信之懷

歐陽修

卷三

七

悔惟初見者知先生之樂久見者知先生之深未嘗
見未嘗久安能知先生之至於斯也先生使我輩識
仁始知無心非仁使我輩識心始知無性非心使我
輩識性始知無天非性使我輩識天始知無在非天
是以知此之謂知學此之謂學真切簡要明透無滯
此我輩之幸聞於斯也往者我輩觀教言先生曰觀
我言語爲機活爲味融教言止教言耳嗚呼先生往
矣觀言動無從矣所觀止教言而已矣向之示我以
簡要者得無自此而支離乎向之示我以真切者得

藏述續錄

卷三

本

無自此而浮泛乎向之示我以明透者得無自此滯
迷而莫之省乎嗚呼哀哉人之於世親生之師成之
成之固所以生之也嗚呼昔孔子悲道之無傳我輩
悲傳之無自由今以往又孰成而孰傳之也去歲告
終于今數月追容慕履裊腸益切嗚呼先生其知我
輩之哀也乎其知我輩之過於哀也乎嗚呼我輩猶
爲先生望也

詩

讀書樂四章

讀書樂樂好書開卷須分正閏餘正言是我明心鑑
曲說蠅聲祗益非就中寧無片語當萬斛沙叢
一粟恐滯純白陶汰遲昔賢當日曾邀戒樂人
觀非聖書

讀書樂樂在勤勵志須教幾寸佳溝源經子功宜
活深文章造欲深莫教安遠索此身請君試擬
草發坐看生機與日新折膠煤金不踰限那計觀

藏述續錄

卷三

本

書過夜分

讀書樂樂在心心源豁處自天真書是古人當日
觀書如我對談文一念悟來潭映月言開處比
升雲此中英會好相尋書中聖賢忻相對且薄餘
芬利衆人

讀書樂樂有成聖言與我渾相同百花頭上梅開
赤鯉乘時已躍空甘霖洒處民獲潤披拂遺編
品生書卷何曾孤負人古來雪夜讀論語喜將
邵佐昇平

解王子舉行書

恭聞察院舉行執事以僕應之執事非知僕者也僕惡足以堪之僕不堪執事以爲堪者益僕之慚也未察院自舉有行之人耳如僕奚足舉耶養不足以遂志而以爲孝學不足以知道而以爲賢拙不足以補過而以爲正情不足以趨時而以爲守僕之有負於執事也多矣昔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非前此不知至此始知古人日新之功自見其補行

蘇東坡

卷三

十

之有未安耳僕知己之非而不免日蹈於非希古人而每不逮古人惡乎可也今夫席前之地人見其重而不知塵之未淨初弦之月人見其明而不知光之未完僕之失正類此與其無實而冒善行之名曷若使僕就實而釋僕之慚夫就實行則士之敦實者益益衆矣如此則雖不舉僕而愛僕者固自在也況執事者諒僕達諸同執事者共諒之幸勿舉僕而僕之慚

謝陳化峯舉行書

小兒歸自城中聞吾兄以孝行舉僕者甚盛心也僕何孝之可言哉兩度丁艱雖見憐於有司寸衷莫副曾何益於吾親以僕爲孝則士之稱孝者衆以僕舉孝則士之當舉者亦衆然則兄之知僕豈如僕自知之審哉何則實鮮而竊令名懼私心之獨歎也古人云士之相知貴相知心夫其知之也以心其兄知也亦以心何爲而不知也蓋知之者見其華而以爲不知者恐實德之未稱耳僕敢謂兄爲不知已哉知之

歐陽修

卷三

十一

而不諒其衷是以爲兄爲不知已耳孔門諸賢曾子之孝以養志閔子之孝以感親子路之孝以盡力僕於三千有一乎夫孔子之言後世之法也僕無三子之行而兄舉之舉一人不足爲多人勸適足以就華而增僕之慚耳如僕者奚以舉哉縱如兄之愛僕僕一念之哀戚然亦人子之常事正如直木之在目中所顧者屢影耳無益於時也無益於事也無益於吾親也無益於時於事分量弗及也一舉行而無益於吾親於僕心奚忍哉不可忍而忍之非榮也罪也

僕以爲罪兄以爲榮僕何以謝於兄哉如僕者勿舉
可也前書遺某公處祝勿舉僕而復聞此於兄非某
公諒僕而兄未之諒則以某之不諒者而復蒙兄之
不見諒也兄之愛雖頓首何以言謝僕之私心正不
如此也在兄亦必有以諒之矣是以不謝而敢辭惟
兄其止之其止之

感述續錄

卷三

十二

辭劉志齊舉孝書

不肖遭先母之變承老伯撫慰再三賜之教行大抵
激切時事雅意贈美不肖感傷愧歉赧然不敢以謝
老伯不以不謝爲罪又爲之稱舉於學冀有所表揚
以示風勵蓋愛禮之盛心也不肖踰月方聞之愈益
感傷愧歉赧然復不敢以謝老伯又爲之極意稱揚
詩歌贊詞累千百言而不足盡其稱美昔人所謂無
以爲而爲不覺言之至此也不肖愈益傷歉愈不敢
謝豈惟不敢謝鄙意且函爲辭之夫以哀戚寂寥之
門承老伯之獎觀稱揚曲盡譬如深涯沒溺之人有
道者不以爲汙反爲之提携洗滌而升諸衽席此雖
百拜階前不以爲過而有所不謝者不敢當故不敢
以謝也昔者曾子之孝亦云至矣而孟子以爲可夫
以曾子之孝猶以爲可則凡未及乎曾子者皆不可
者也云不可則不敢當也審矣不肖主不能隆其養
沒不能盡其心汨沒何異流俗天地一罪人耳此雖
痛自貶削與吾親無分毫益老伯不以爲罪人反以
爲孝子而加薦焉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反而觀之所

感述續錄

卷三

十三

缺何限所缺既多責悔奚追孝子之名大亦易敢當
哉蓋孔子之言有所譽必有所試而後世之善惡不
足以公是非老伯信之久矣不肖之在今日正小善
之不足公者夫不以親終爲悲而以舉孝爲榮以親
之吉爲已之善有人心者諒不爾也老伯以孔子之
心望後人不肖以流俗之行屑殊過實鮮名高罪累
深重夫亦易敢當哉伏惟老伯無許其所行而責其
所未肖不肖亦以其所未肖者自責而自勉庶不爲
天地間之罪人無負老伯期待之意可也老伯不以
前之不肖者罪不肖又豈肯以後之致辭者爲不肖
罪哉衰經之人往往心亂不勝冒觸拂逆之至惟老
伯裁監止勿復言

歐陽修

卷三

十四

答朱少山先生書

先生以海內第一流德意藹然視人猶已每有愛新
之意卽古之與人爲善不是過不肖烏敢當哉竊論
物仰荷優禮尚祈心照蓋在情不在儀也前領教近
世學者間流二氏蓋未知吾儒之爲至當便以二氏
爲高知二氏之所以失便知吾儒之至當彼過於釋
氏者豈不曰空乎詰其謬則曰空而不空不知至空
則不空爲礙至不空則空爲虛語蓋空字止可言境
界不可言宗旨也通於老者豈不曰玄乎究其歸則
曰玄之又玄吾意前玄微矣則後之玄爲太深後重
精矣則前之玄爲近乎蓋玄字止可就窺處見不深
以至張論也適吾儒之學中庸爲至無釋氏之空而
又無佛物之染塞無老氏之玄而又有精微之妙用
天然自有之中具天地萬物之理卽天地萬物之理
皆易簡平常之道真體流注不假人爲舜之由仁義
行茅思率性之道只此一機若夫模倣古人踪跡積
種思效猶是義襲而取非真得也此理切近精實不
形色中不爲形色所拘有物有則無聲無臭言空言

歐陽修

卷三

十五

管見如斯不敢自斷在老師必有至論
以貽鄰里之懷聽受

歐陽文忠公集

卷三

十六

答孟我疆書

拜領佳音恍然知愛先師事表揚繼述惟吾兄所優
如弱弟安足數正如人家有宗子有庶子隨行逐隊
以少備名位則庶子不可盡無至於克家用譽以表
率斯人雖百庶子不足當宗兄之萬一吾丈之於弟
正類此先師往矣環環無所依矣自分落寞退廢如
陷溺無人援適吾兄一語救之此正宗子之出遊追
念弱弟之家處者落寞也退廢也以一語援之茲非
起我於陷溺者耶愛莫愛於斯矣篇中舉中和吾黨

歐陽文忠公集

卷三

十七

之的舉空谷兄為對症之藥夫氣質未融正是為藥
之患兄言及此以中切中顧學問無滓淡泊而已融
正而已淡泊純正一中和也剛柔則滓矣識得滓融
識得剛柔克識得剛柔克則無剛無柔無沉潛無義
明一中也中一和也此先師之的也古今所共有是
的也終日惟此一事終身惟此一事事外無學學外
無人即學即人僕何以得此哉惟吾兄教之而已讀
未發論圓融洞達八荒皆在蓋未終篇脫洒洗滌塵
襟為之一快領式教在午盛使次早即行欲偕為先

師述一節匆匆未及倘不棄尚容請正不一

感述續錄卷之三終

感述續錄

卷三

十八

素衷先生行畧

先生甫二十歲聞宏山先生講良知之學遂執贄焉稟學焉往復參證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幾附此生矣因大問答語爲宏山教言日諷誦之並示學者令教言行於世先生學有原本點點滴滴俱歸一處其論心曰心活物也無去來無前後而渾然一體者也其時時行當當處處法未嘗都不中用又云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卽中皆和卽未發皆發卽費皆隱卽顯皆微卽內皆外卽文皆禮卽博皆約卽知皆能卽

感述續錄

卷四

一

物皆道卽心皆人夫道一而已矣其論學曰學問只在本體上做莫在好惡上落腳果在本體上做自然能好能惡若着在好惡上便分了其所論造多近世儒者所未及先生居常自言時或獨臨書案誦咏遺編以咀識性體或偕一二隣翁優游樹底以養天和或徐行隴畝觀草木之生意以識化機耕耘倦或卧小榻合目片時以養神氣或玩古人詠道之詩以自浸灌雖啜粥飯水併日一食此中磅礴無兆若水之無波月之不暈日之皎爾中天其自得如此先生四

邑令兩任學博邑令重其人累以百金爲壽郡廷重其人亦累以百金爲壽先生一無所取其所應得而已常自言曰心境淵如木無念也念起于欲欲寡則心清心洗則中湛先生至性純孝執親之喪五味不入口隣人聞其號哭無不流涕久之柴毀骨立杖而後能起三年不入寢室邑人悲其意爲作詩慰譬之邑公舉於官先生不悅曰以親之苦爲己之善有人心者亮不爾也力辭之有辭劉志齋陳化峯二書載集中久之撫院聞其事束帛加璧表其門先生

弟所得原祿悉與共之先生醢金立會名曰尊祖牛俱展掃半周貧乏所著有聚族碑記并尊祖會序藏于家邑庠生孫世祿家貧甚廩次後先生然自念其文之不易得當也過此無望矣以素衷故好義其幸憐我乎則私所知屬先生先生慨然曰此吾志也但不忍發口遂先孫生周哲學命先生作慎獨說盡心解其慎獨說曰宇宙間惟此一端更無他也天與真覺靈局中寓玄竅淵渥毫無他預或念內萌或感外入悔吝得失有觸斯著此其機在我而不在人非獨己之說乎蓋自不覩不聞以至無聲無臭一而已矣其盡心解曰此直措盡心之全學也存養盡心之功也夙壽不貳不懈其盡心之功也聖學不偏于知不可以知而遠謂之盡之也學者以爲獨得孔孟之旨先生雖卑官然所在立教率先孝弟而後文藝皆以至誠先之故士子服從其教循循禮法邑人亦皆薰然而化嘗自言古人學要緝熙居此地則明此地之道不言所履之崇卑存此身則循此身之分不計所奉之厚薄學者以爲曹月川先生後一人云先生嘗自

古上君子當嘗有六合同春之味故鄉居率里人爲
崇正會與人子言教以孝及人弟言訓之弟所居里
士安其賢民化其德同邑孫佐周時秉仁施厚輩皆
執弟子禮商河張虛菴亦不遠數百里造先生問學
先生以心要序遺之年九十二猶作詩有惟有清明
一念虛之句無病卒遺令家人勿用浮屠焉

歐陽文忠公

卷四

四

名公評附

王泓陽曰宏山早歲得文成之學深思力踐充然有
得當時門人孟秋趙維新獨獎宗旨

張陽和曰宏山與其門人孟秋趙維新日夕相琢磨
無一言不契于宗旨文成之傳其在茲與

孫月峯曰先生潛心性學品格孤高經史不釋于手
名利不入其心

羅近溪守東昌造先生論學脫粟一飯終日依依於
是扁其門曰真儒

歐陽文忠公

卷四

五

鄒穎泉督學東省聞先生論學嘆曰齊有是人哉於
是聘王湖南書以訓多士

張洛源曰在平宏山張先生篤生鄒魯之鄉潛心洙
泗之學念近世學者馳騁虛遠沉酣二氏至語及
學庸語孟之真詮直奔髦視之先生愛滋甚故隨
所精研體驗而有得者時與二三子辨質趙公素
衷與孟我疆俱先生里人且同侍門藉得先生之
教尤深顧先生不喜著書人罕觀其制作今哲人
既萎不幾與先生俱遠耶趙公懼於是纂其微言

述其遺事并抒其心之所得與生平所爲印正於先生者筆而爲書根諸理竅而寫本真言不必盡於先生要靡非先生意旨斯稱感述也已嗟呼六籍散漫大道弗傳先生往矣所賴前有所承後有所啟其在茲錄乎選家大夫曾官在亟爲予言堯公賢旣而余宦章丘趙君博長山章去長僅數舍余往來其間士民戒津津頌之不容口大都所自淑與所淑人悉如家大人言蓋真得宏山之傳而與我疆相伯仲者

感述續錄

卷四

六

感述續錄卷之四終

感述錄六卷續錄四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明趙維新撰維新字素衷在平人官長山縣教諭明史儒林傳附載尤時熙傳末以維新師張後覺源出時熙故也此二錄卽維新感其師之言而述之故曰感述前錄皆記後覺講授四書之義續錄前二卷皆自述講學之旨第三卷爲詩文第四卷則附錄維新行畧及張元并孫鑛諸人評語也師弟所述無非禪機而轉相神聖以爲不傳之秘蓋姚江立說之初亦不料其末流至此矣

治平言二卷

〔明〕曾大奇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治平言二卷》提要

叙

士有鬱於中則言言之而未必效效之而不以爲迂且誕而有當情事惟恐不得當其人者此非徒才與識之爲而精誠爲之也世治則言貴世亂則言賤世非能貴賤言也君與相有一於求治之心而言者適授其中之所誠然則羣然貴之一當因循苟且之世而徒徵其言之後效

於其先且以爲非時以爲中忌
以爲出位或言不逮其時人
逮其言異時所保而勿失者今
委而棄之此有志之士所爲藏
其言以歿而自隱其文良足難
矣魯端木先生博通瓊奇嫻古
今成敗得失如指諸掌議論不
風人意旨而於
國朝典故時務兵刑名實方畧
人才升降胥儲而策畫一一深

中窾會而目擊時艱有鬱於中
擇其可行而無弊者攄而成治
平一家言綜貫委曲根極理要
施之未嘗不可行行之未嘗不
可久書成而不出以示人而先
生已沒固索其子堯臣乃得之
卓識翔論橫絕今古且讀且快
惟恐其言之易盡也嗚呼悲哉
當天下右言之時而斯人不獲
以言售而卒老一諸生窮愁著

書取信後代君子傷其志焉夫
陳亮一儒生志存經濟議論風
生紹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益
力學著書淳熙詣闕上書極言
時事致天子改容欲用种放故
事召之爲宰相所阻後光宗時
卒得進士首擢而其年不永亮
亦未爲不用也天限之也使先
生晚有同父之遇則其言一一
操諸左券而竟厄於知己幾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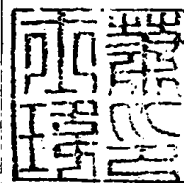
陋儒之言迂且誕同廢然先生
精誠貫金石昭日月海內人士
讀其書無不知有端甫先生其
人者而先生之書亦漸以顯書
成於

神宗朝其時治平日久已豫爲長
慮卻顧之圖會

神宗賓天北嚮痛哭失聲此其意
可與庸俗人言之者乎余少從
先生游先生語余子如良璧宜

自愛如良馬見鞭影卽馳者也
今余髮種種矣先生可作牽馬
操壁而前曰馬齒加長矣而壁
猶是也余能無媿哉感先生知
已之言而發其平日所爲文有
當於用以不晦先生之志使知
世有如先生而猶不敢以言用
而自甘諸生以老則夫秉禮蹈
義之儒避跡馳不羈之諱鬱聲
於窮岫之陰緘口於休明之世

其湮沒又何可勝道哉先生所
著述甚富茲刻其治平言以行
通家眷晚生蕭士瑋頓首序



治平言序

嗟夫此曾生端甫氏治平言也天下
大患海內晏然名為治平無事而寔
有浸漬蘊伏之禍寔莫能言其所以
然迨至禍起矣變生矣而首尾並救
智勇俱困如學醫人費而迄無一濟
曷及乎然則天下之可言者無如治
平之時豫防之則不至急更之則可
止也故曾生治平之言殆天下之至
言也且夫世之為儒小儒也操行修

潔聊慮冲寒斯亦足自善矣顧有進
是者荀子所謂大儒之效是也夫夫
儒行不必不修潔慮不必不冲寒而
其志嘗在於有其及物之功不以小
已自樂也意在天下顧不能見諸天
下登高而四望焉不有異事必有異
慮何者誠病乎亡其及物之功耳夫
功之及物亦不可以驟也達而引諸
政事窮而著書虛寔之分雖懸要期
於內有所見與外有所濟苟誠內有

所見與外有所濟即何必身自為之
而亦何不可以諸生老哉余蓋反復
所為治平言而知生之志之不但已
也

神宗上賓生北面長跽告其志蓋

事

平

可知矣今夫當事者於局中之利弊
不必憂也即憂之不必知也即知之
猶有半塞揣摩之不必如是其確也
即一端確矣事多而智少官多而涉
少不必如是其遍有所確也今取曹

生治平言而按之於古今成敗國家
故實為察詳其摘而議之與酌而救
之者為至不可易計深思遠感慨係
之真通達國體之言而將之以忠誠
者也使曾生身當事任即不然輩上

事

四

諸君子或取其坐而言者而見諸行
則防患既周而近日之變將有所移
何至忡忡陸陸幾至於不可支語曰
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生之所言要
皆使振飭其小雅所載之道焉已矣

乃知天下未嘗無士士亦未嘗無才
患徒託諸言又患言僅以傳而不一
用也夫自既沒而其言驗士之志豈
不悲哉或謂曾生深於性命之旨若
通翼諸書參會絕微奚先於治平言
是取余憮然曰子且以性命為何如
者哉拱手高談而漠視君父之安危
此陳同甫之所傷也性命人所以生
也君父有安危而惻然與之同安危
至于痛涕其人生氣盡如矣而此外

別有性命乎然余聞曾生十五好擊
劍論兵二十精禪律既而為詩歌古
文辭即又精詩歌古文辭人得其著
述以為秦漢間人也嗣乃益折節學
聖人之道喟然爭四海之感與世儒
相抹擬孝友天至父母兄弟之間依
依戀戀終身孺子焉蘊義生風赴士
二阨困不以有無為辭迨其生平及
物之功性命之旨殆蕪懷而合鎔之
余以是想見其為人則夫是書固有

所以來矣嗟夫余之論其人讀其書
而風于澤宮者又豈獨為曾生也哉
西江學使者陳懋德維立氏題



序

余讀曾先生治平言而憤然感也士
有意當世凡經國籌邊錄名練實必
先定於獻中抒而為言措而為政
兩者並足不朽故戡禍亂潤太平與
夫據槁梧役枯管能各據其所懷來
則立言立功奚以異乃今之讀書取
官者顚恟：却顧不難屈折以遠忌
諱卽有矢謨曾不得自伸其喙先生
以一縫掖感憤時事好為深言而不

顧條天下利害洞若觀火是非有攷
於前而成敗不與於後如五穀之可
以療饑藥石之可以伐病豈窮故
言歟其所蓄積殊也夫

神廟時稱極治已 朝無敗道官無失

本

上

德賦無竭澤薪無伏戎中消無毒權
之隙而先生言之常若種之憂旦
夕有未測者何也古之君子必憂
而危明主惟以憂危之心立言故
深言不顧而盡然無不可用第不用

先生耳著危父正在天聖中已先天
下憂為萬言書遺宰相執天下誦之及
身為將相所行事無不出此書者假使
生得時而駕斯言可勝用乎雖然言
之至者惡可以窮遠遠近論也太息

本

上

流涕痛哭當肯言之似已甚詎雖不
偶以死而其言畧已施行至所言使
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孝文即
未及用歷兩朝後主父偃昉而行之
漢室以安先生言之疇昔而今時一

一若左券

督學憲怡陳公業因其言俎豆其人
矣異日有按籍而訪行之如主父偃
者立言立功入美以異余故欲以其
言於五以竊附憂法危明之意

泰和令徐行忠題



附

陳宗師批允卿賢泰詔

看得秀才以天下爲已任選哉古人固以勇
券而非徒以言券也乃故生員曾大奇學挾
性命之淵微識周當世之大務經綸具有本
領通達洞中幾宜卽其治平一書成於
神廟之時而符於數十年以後成敗得失有如持
券使數十年間有深謀蚤見如其人者豈遂

續語

周章無緒至此此則身雖未見而其言固已
見矣況其他著述泰究天人文章力廻漢晉
躬敦孝謹方正自持或感時而代民請命或
遇患而身急抵危皆卓然不愧古人而所選
有難於古人者也今世方求訃謨而責儒效
可勿崇厲以風多士歟仰府卽行泰和縣
吉製主迎本生入卿賢祠崇祀繼

治平言見錄

卷上

經世議

主術議

輔臣議

輔臣議

朋黨議

責成議

治平言

目錄

富國議

賦役議

卷下

兵制議

養兵議

廟筭議

馬政議

言路議

資格議

敬事議

聽訟議

信譽議

治平言

目錄

治平言

泰和曾大奇端甫著 男文 饒謙敬

經世議

按古今而論。有一世則有一世之患。有一世之患。則自有一世之雄駿特達。潛識幾先而救挽之。得志見諸行事。不得志則著方冊。垂空言。以待夫明君亮臣。庶幾有一人焉。聞吾言而張設其救天下之禍敗。若秦越人華陀之禁方。無不

治平言

卷上

立起也。雖然。其有形者。皆可易圖也。其有形之。繫而屬於一事一端。尤易圖也。是故晉實羯戎於關中。江應元為作徙戎詔。唐五代節鎮擅命。叠亂分裂。趙則平請削其兵餉。令守宰徑隸京師。當是時。使晉武有二世之思。盡散氏羌。開隴便寧。豈致五胡之亂。而宋太祖以開天遠謀。故聞言而杯酒遂定。由此觀之一事之患。更一事而巳。世之為患。不同彼世之患。非此世之患。

也。則彼世之救患。又安知不反為此世之大患哉。天下蓋有無形狀之患。為以為患。而上恬下熙。大難之端。未由起也。以為不病。而秦越人已望而走。此其患始有不可言者。姑嘗妄以今日言之。今之時。比望而邊備之未張也。水利之未興也。鹽屯之未復也。南望而民力之告罄也。顧中原而漕河四潰。蛟龍爭道而處也。天下靡稟矣。而貂璫雲翔。張其封豕之角。牙以吞噬方國。

治平言

卷上

天下毒痛。憂時之君子。能無隱乎。曰不憂也。之數者。關切於國家至鉅矣。而以為不憂。何若曰。是非其綱也。是患在無綜核之相。不能知人課實。故天下不蒙休。是故有張仁愿王忠嗣而何慮乎邊備。有史起鄭國而何憂乎水利。有桑弘羊趙充國而何慮乎鹽屯。有耿壽昌劉晏而何憂乎民力。得鄭當時賈讓而何畏乎漕河。王旦韓琦而何懼乎大瑞之不成也。且天下未嘗

無才一世之才自足供一世之用特患受人家
國之任者無意廣求無意憐愛是以夫功聚治
藏耳故曰非其綱也天下蓋有大憂焉君不親
其臣臣不得見其君君臣之相隔若秦越萬里
間關重阻之不易通且古今上下之分至本
朝極矣而人主至中葉輒深居終歲不一出從
禁中決事雖以公孤殿閣古所稱元首股肱亦
且望其君如在層雲隱霧三天之上而不能近

治平書

三

此其勢必有所藉以通君上之前而中消於是
重矣上憑此以通其臣臣憑此以達其君舉天
下之大而針孔之線盡竭此二三刑餘之人可
不為寒心乎嗚呼亦幸今
主上英明獨斷而中消無甚不肖者耳假設有
險臣如趙高仇士良其自幕繁也既完既固而
舉衆主明坑弄人主於股掌之上而天下莫如
何盜起而君不知威劫殘傷竟氣蒸霧而主不

聞天下將奈何即中消無有舞權作奸如是者
而外臣適有雄智邪汚之人如分宜肖子倚為
城社而專為其私以亂天下卒卒不可去則天
下之禍起矣夫是者今之所未見端也而吾畏
其卒也且今之時君英明而疑其臣好獨斷而
私其柄其賢正者固已束手矣稱之以聖神中
正懿錄之嘉問而不能動其欲也激之以貪冒
辟邪褻惡之醜名而不能動其忿也天災屢彰

治平書

卷上

四

駭而不惕也六服搖搖而不省也夫主以深居
不信臣兼以見定靡搖如堅瓠之不可割危石
之不可鑿此雖有智者無所措謀勇者無所措
力雖有匡國救世之臣如霍子孟諸葛武侯王
景畧姚元之之輩亦無由入其術行其志而况
此未嘗學之小臣曉曉喋喋欲以空言回天不
既潤乎然則天下將終不可為乎吾聞之也無
有不可為之時所患者臣無致主之術無結主

宋齊梁陳隋唐虞夏商周

此篇不獨言此

之誠徒以所聞仁義禮樂迂遠不切之虛言上
 格其君故其君益承其成若有淵識曠覽之士出
 為別道以早之則以為可驚可唾棄相毀辭以
 敗其成但取名美不顧事實但務求於君不顧
 已之未嘗行以是為忠號於衆曰吾忠之不見
 諒也豈不痛哉且主英明明何不可因也主獨
 斷斷何不可成也夫英明獨斷者古所稱天下
 之利器而微密之管壘也夫何不因其明何不
 治平言 卷上 五

因其斷幸不逢昏暴柔優之君何謂不可為哉
 愚以為當今之時要在結主而結主之術莫如
 先置其身於無可倚賴之地使雖有猜心不容
 不信我同塵合汚勉遂其欲成其所快使雖有
 暴行必且歡然不忍舍我而後可以唯吾志之
 所欲為夫整身以求信新莽之所以移國也同
 塵合汚以求不舍我李林甫之所以堅寵也凡
 小人之迷主擅國不告而同然矣而君子忍道

之曰不然莽林甫以之行其私而吾以之成其
 公莽林甫以之希大物固位強私門愚耳目
 以圍塞天下士而吾以之導主威定國是絕浮
 議課百官簡制定法以救生民安天下如此則
 又何害其為求信何害其同塵合汚哉故主而
 雄畧自用如漢武則公孫弘之讓非阿也主而
 耽溺殘暴如文宣則楊愔之術非徇也不觀管
 子之相齊乎以齊桓公之三大邪好田而晦夜
 治平言 卷上 六

必至禽側好酒日夜相繼好色而姑姊妹之不
 嫁者七人其淫汰破義固賢君子之所掩耳不
 忍聞也而管敬仲皆以為為無害於霸國潘與淫
 國奢與奢同塵合汚歡乎無間而後乃安然行
 其霸天下之術耳今之人士未及齊桓之行今
 之人臣未有管子之具而今之人臣之責繩其
 主也往往出於管子之所不敢與不能則亦宜
 其上下之愈不交而天下焦焦不得受其夷明

獨斷之益亦無怪矣。且以管子之才。桓公之賢。鮑叔之讓賢。空可一朝相傾倚。而管子未易也。初諫繚兵弗聽。諫伐宋弗聽。敗於宋而諫復修兵弗聽。魯盟而諫去兵弗聽。蓋五年而後桓公始一以管子為規也。惟管子言無不酌而不急於水。信待其事。後必符一一如左券。而後桓公安其教信其言。雖欲少參雜焉。不敢矣。故管子相齊。

治平言

卷上

七

四年之中國彌亂。鮑叔曰。奈何。管子曰。吾君恃其智多可諛。姑少胥其自及也。神哉淵乎。故以管子之賢。桓公之智。鮑叔之薦。而結主如此其難也。嗚呼。今當此英明獨斷之君。而誠結交不携。則又何患乎。邊備之未張。水利之未興。鹽屯之未復。民力之告罄。與夫漕河之四潰哉。而况於貂蟻乎。顧古今以來。邪臣結主以成私。賢臣寧得罪其主。而終不欲失天下名。生民何時得。

太平也

論事必入朕理。必中膏肓。而曲折變化。抑揚精警。雖似老成。至結主通誠。不務名高真賞。年之要箴也。

治平言

卷上

八

主術議

古智王之治天下也。欲天下之忠。不敢望天下之自忠也。而必務以作其忠。望天下之自忠。百不得一也。有以作其忠。則雖庸邪可變而貞良。而足鼓兩途者。可使一其趨。何者。誠有以激發其義心也。父子之親也。而有不必孝之子。鄉鄰有。好義樂施。一飯不負人者。人必樂趨之。非薄父子而厚鄉鄰也。樂其不負人也。由此觀之。天

治平書

卷上

九

下人之於君。非遂有子父之澤也。其乘時自奮見及時自競。勞枯筋蒙死而為上者。非盡以為當然也。曰冀上之不負我。而恩我也。而上之人往往不憚負之。無赫赫之過。盡棄其夙勞。小者貶退。大者幽辱。重者沒。更重者戮。而天下始憤惋矣。夫非獨令勞心首公之臣重冤也。且以鑒天下之勞心戮力者。夫不聞張惟孝乎。惟孝以五千人復潯陽諸州。報鍾蜚英之知己。而終不

有著名姓以效國家也。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為君侯紓難。余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不知朝廷何以負人。而令遠覽之士先幾而避至此乎。又不知朝廷何苦於負人。而令天下英雄智正之士杜口裹足。以遠朝廷。乃爾哉。且使是時惟

季率厲其衆。義勇奮。可以復鼎。澧矣。不可復荆襄樊乎。又不可保障湖南乎。一惟孝奮而凡崑居皆處之。為惟孝者不感時同奮乎。則天下

治平書

卷上

十

勝敗當未可知也。而彼直以朝廷負人。遂老死江干谷畔。而無悔。而宋竟以無人禦胡。故社稷為墟。宗廟滅絕。腥膻及於海崖。悲夫。朝廷又何快於負人。而不令國益哉。前者江陵之受托我穆皇以輔今上也。值今上冲齡。天下百事未有定。而江陵動心酌持

一遵

高皇帝約束而斷行之蓋自嘉靖之季南結倭北結虜大司農倥偬仰屋吁而官吏積蠹幾如宣陽之戈甲雖以

穆宗威明而中央之人擅撤御座擅捶御史擅行織造擅授錦衣以長君臨御閣豎猶四出無畏忌如此苟有冲齡又不知如何矣而江陵謹固其柙執綬正立遂能使中央之人肅肅無敢

治平言

卷上

十一

譯以大倉則饒以度支則溢屯政則舉陸田則出竄二百年官方民隱積重難反之勢一舉而首之滌積垢如釋重負天下之神氣出於一內治張矣復以胡虜款伏邊鄙救寧坐幼主天下之上而有高天泰山之安雷轟電照之威託孤之業自金霍以來未之有比也諸方有非常之崇崛異之褒十世之府以風厲天下忠公勞勤之臣身死之日骨殖未冷而人臣乃

有因其瑕釁反唇而刺刃暴其螫惡沒其家入

老母在堂而無食羣子踣蹙而近死傷國家

之大體辱朝廷之紀綱痛莫甚焉且江陵何如

功也昔吳起之於魏績茂矣將三軍使士卒樂

死是能使士向方也治百官親萬民是能使國

治也寔府庫是能使國富也守四河而秦兵不

東鄉韓趙賓從是能使國強也古天下有一於

此者必蒙茅土封矣而吳起兼有之以是自予

治平言

卷上

十二

雄而反見屈於田文何也豈非立效於長君之世者國勢定而無虞而扶傾於少主之日者變百出而難措也哉故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親當此時而能不震不驚拱揖指麾而厝國於不傾此其功雖其臣能以國強不敵也雖其臣能以國富不敵也雖其臣能以國治不敵也雖其臣能使士義而向方不敵也而况兼富強治義之效於主少國疑之日如江陵者哉一旦

從而藉沒之竭其家室削其爵謚毋無食而子
無官何罪而至此故至今遠覽之士莫不計度
以爲江陵功累世不可及江陵尚如此雖復破
絕筋骨焦枯神形猶復爲嫉妬之臣所係虜耳
夫人臣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嗚呼若及今不
念帷蓋之施急破謗邪之門復其爵謚官其子
孫遣使祭塋以慰其靈令塊然久寃無訴則人
臣之欲勤國者江陵爲鑒矣其就肯蓋心所事

治平言

卷上

三

也哉往胡司馬宗憲以平浙閩倭有社稷功而
憾者極口必殺之而

世宗制曰若殺胡宗憲今後誰與我任事者
天恩深隆故惻語悲懷動人骨血人主而如是
報功也朝廷負人之誚免也夫

有識者謂江陵功過不相掩今國家多故
中外須人天下愈思江陵之功而竟畧其過
矣賴

上聖明報功之典追及泉壤而先生之言符若
左券此昔人所以致嘆於新息也

治平言

卷上

十四

輔臣議

嘉靖初言官張逵疏曰竊惟朝廷之政柄必有
所寄不在臺閣則在官闈不在官闈則在近習
歷觀前代治亂其政柄在臺閣而亂者有幾乎
在官闈近習而治者有幾乎故今日閣臣之任
不專而政事多缺君子曰諒矣逵之達國體也
今夫萬金之家僮僕衆田宅多勢不能一一躬
親之則必委一二家督以總率諸舍人而後諸

諸事言

卷上

一

舍人奔命一心事因有濟况夫爲天下主而可
無專委乎而可勞形休心一一親之乎曩者大
倉王少傳疏閣臣之失職而曰閣制於部部制
於屬閣制於部則安用閣也部制於屬則安用
部也夫閣與部且患苦多制矣部之屬又寧能
長有此權也則是權也安歸乎嗚呼亦幸今
聖明之英斷而官闈近習不敢大肆焉耳昔山
陽亡徒繼令之羣斯藉名都大郎求黨與索隨

諸事言

卷上

一

和而亡逃匿之意而漢楊賜曰此皆輕量大臣
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
嗚呼人主之心不過忌臣下之得權耳而豈知
匹夫爭衡大慈肆逞要皆自輕量大臣始國無
砥柱之臣則上與下兩無所倚始而輕執政繼
而輕主威而天下凌夷漫漶禍不可殫言矣且
是權也上既不欲人臣分之矣大臣獨不可自
攬以報國家乎今大臣之臆膺而不敢自操者
吾知其故矣曰權不美之名也吾攬之未必有
益於國家而先已起天下割刃膏腹之心以我
爲威福以我爲擊斷非吾身之利也非吾子孫
之利也吾不如徐徐于下苟且塗附官高祿厚
日過一日而身名俱利矣而不知誰者先王所
謂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君子以之公小人以之
私君子以之仁小人以之虐君子以之振紀綱
明法令收英雄絕浮議課實效翦奸慝爲社稷

黎民百世之計而小人以之弱公室強私門樹
憐黨黷賄以困寒天下士既荷天下之咎又
禁天下之是此所以異也且吾之自審而小人
耶即無權安可居此位也即不然而自知無益
於國家亦當解印脫組以無妨賢者路莫如此
志行不果也又不宜妄自非薄借口於不專權
以蓋其陋夫吾恐其以避權為聲而以避事為
實也避權猶可避事其可乎夫惟權之名不美

治平言

卷上

十七

故小人常假之以制朕朕以小人之心
似而排君子於無容之地而惟其事有必濟故
君子必不敢避之以廢國家之事不敢避孤
特之是非非為我私也不敢避堅明之黜陟
曰非為我八也不敢避定議之生殺曰非為我
戚也蓋先處其身於無可指摘之地而誠心潔
行強正去乎故雖其君亦深信而不疑有所敬
約而不敢為非古之人有行之者李沆是也沆

相真宗真宗雖劉美人一夕遣黃門持手詔以
為貴妃沆引燭發詔語使者奏曰但道臣沆以
為不可遂遂當是時真宗未聞以沆為跋扈不
恭也左右諫大夫亦未嘗以沆為跋扈為不恭
也異哉惟沆之生平足暴於天下故臨時專斷
鎮若巖屹視若無事今無沆之平日安得有沆
之臨時乎委靡如此即若權近或有所囑請而
所崇擢假中旨以顯拔匪人必不敢抗矣何

治平言

卷上

十八

明之也唐河東節度王鐸權近求兼宰相密
詔詔中書門下曰鐸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滅
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
可應別奏奈何余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
不可止既而果寢詔可塗况其他乎其君且敬
約而不敢為非何有於下彼二君子寧不知逆
幸之取禍權名之避其無乃以國故而利其
禍福非所計也吁若此者可以無愧於大臣矣

子瞻策論不過如此
非熟時務通國體安得此剴切痛快真大儒
之言也



輔臣議

人有恒言。君擇一相。相擇百執。而天下理矣。此
非迂言也。此竟之所以成雍熙無爲之理。日月
照而四時行。用此道也。蓋自堯得舜於服澤之
陽。而授之政。固曰主道無爲。而臣道有爲。吾虎
靜恬澹。而萬物咸理矣。及舜受政之後。空將愁
其五藏。矜其血氣。一一理之。而顧令禹宅揆。稷
司農。契司教。皋陶司刑。夔司樂。伯夷司秩宗。益
治平書
司山林。世司其工。苟是種種者。各有司存。而舜
何所事也。然則君相之道。槩可知已。今
皇上攬大阿。不信臣。天官章數上。多勿問。簡擢
從中出。則不但信輔臣矣。將無效明皇事類
耶。夫明皇建銓曹之多私也。分吏選爲十曹。以
他部尚書若它官十人主之。試判訖。上親稱制
臨決焉。用左庶子吳兢言遂止。然其後欲大拜
蘇延碩。以忤格礙。問宰相。相曰。唯賢是顯。何資

之計。從之。則明皇之不信餘曹。未必不深信輔臣也。是猶之肯委人也。未有若今日。孤隔不相信之甚也。夫不信天官曹。猶可言也。廢閣之臣。名預機務。造膝陳謀。辨情咨。而不開張目吐膽。能進一賢。拔一才者。何耶。上之不信耶。廢閣之自無權耶。昔馮瀛王至貴重。猶曰吾三人相。每不如前。以擢任親故知之。吾初入也。能用至丞郎。再入也能用至遺補。三入則州縣焉止矣。是

師京師總於輔臣以達於天子此紀綱之形也

鄉總於縣。縣總於府。府總於省。省總於京。師京師總於輔臣。以達於天子。此紀綱之形也。所用之縣。府。用之京省。一不得其人。毋論流毒下國。而天下且旁指而議之。其所議者。是則吾之紀綱。誦矣。其卒不能不辱。奪改易以就下之。議於是其不肖者。不以爲上。之以賢易不肖也。而曰卑可踰尊也。疏可踰戚也。賤可踰貴少可凌長。新可間舊也。而驕陵覲覲之心生矣。其究上之各分之紀綱。祇爲無用之階級。而下之是非之紀綱。反爲把持之權術。非所以習天下也。即天子欲自用乎。夫必待人主之躬親而後得賢。是所謂人主必耕以自食。服戰鵬行而後民乃肯耕戰也。彼深居九重之主。又安察其大德小德。大賢小賢。又安從知其誠詐良惡智愚勇弱哉。則其勢耳目必旁出矣。耳目旁出。則其勢又必緣隙以弄權。而奸人幾幸輩輩相引自用。

待是

步而

家經

雖通

中家

何其

熱

可行

則失察耳。目旁出則滋害。天下將奈何。故愚以爲欲振紀綱。莫若審用舍。欲審用舍。莫若一其權於輔臣。而責其成。何者。小人之空人國。必構大臣。可忌之名。勢之使不敢不忌。必假大臣可嫌之迹。劫之使不敢不避。可忌之名者。備也可嫌之迹者。黨也。於是大臣始迴惶縮。不敢親一人。不敢附一進退。懼其所指而立功立事之臣。亦遂狼狽。國顧而無所依。甚者。偶一人之失。舉一舉之失。效小人輒呼。凌諱而大臣愈自危。夫自危誠是也。抑不幸天下有倉卒矣。必之禍。艱鉅難明之疑。彼大臣者。置之與其之也。謀之而所與者誰也。將與夫平生不相知。肝膽不相孚。才智不相習之人。與嗚呼。既平生不相知。肝膽不相孚。才智不相習矣。又孰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故吾曰。英烈端亮之臣者。亮則知人。端則持心。早英烈則其氣足以壓天。

治平言

卷上

三

下者。好之。瞻而不。不。於。舉。其。誠。足。以。作。天下。之。事。爲。之。忠。而。不。圖。於。極。條。本。無。黨。何。難。於。跡。本。非。等。何。忌。於。名。職。域。外。之。觀。推。已。有。之。誠。開。拔。奇。之。津。程。實。見。之。積。削。浮。虛。之。議。輔。臣。舉。之。天子。用。之。以。天下。賢。理。天下。事。各。得。其。職。而。天下。治。矣。又。何。待。天子。舉。親。而。後。紀。綱。振。舉。也。哉。或謂輔臣堅明。尊賢使能。固天下福。倘遇聰察之君。縱任我而一時意見各別。且如何。曰。於是。何言也。不聞趙韓王呂萊公乎。趙韓王嘗薦人爲若官。藝祖三不許。他日復奏。祖怒。裂牘擲地。聲色奮厲。韓王頽不。變。跪而拾之。歸。他日綴集舊牘。奏如初。祖乃悟。卒用其人。太宗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才。呂萊公時疏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萊公三舉其人。對。上怒。擲牘投地。曰。卿執乃爾耶。從容而對曰。臣豈敢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家事。直由陛下未諒耳。擲。勿。俛。拾。

治平言

卷上

二十四

其書徐懷而下。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象我不如。卒用之。果稱職。藝祖太宗非不知人者也。唯韓王萊公之識鑒明。故人不負所舉。其體國誠故。必用而氣不折。嗚呼。我巳之問建寧死。長洲去。袁州欲用其所親。歐尚書爲天官。而尚書望不愜。唯

天子亦厭之也。三疏不省。袁州則親待命於西苑丹墀中。自辰至申。必得報。乃退。此何異韓王

治平言

卷上

二十五

萊公然舉非其人。爲天下嗤。然則輔臣而欲爲國家振紀綱。明正用舍。而不至小人搖動也。則知人又最急矣。

經生持論。非詭則迂。只是箇不明眼不快識。學未到耳。先生史學最精。故其言親切。而有本。莫徒作文字。神神看過。

明法議

人之言曰。立法莫如嚴。行法莫如恕。治世之要。衍得其梗概矣。曰。非也。立法嚴則煩瑣深密。不勝其勞。而下不勝其犯。其勢足以增天下之疑畏。禁天下之手足。而不暇展其卒也。令有所必不可行。而勢有所必用。則其法反至於輕。而行法恕則寬緩迂柔。足以啓天下窺見之隙。而長天下玩侮之實。且所窺見而玩侮者。非世之

治平言

卷上

二十六

庸人而世之慧黠狡悍之人也。夫慧黠狡悍之人。習聞夫法之嚴。則深恐其才之必中罟網。而不敢爲國家用。而又習見夫行之恕也。曰。是上之人姑爲此嚴法。以恫喝我而不必用者也。吾雖有所舞於其外。駕於其內。彼未必直以法繩我。卽繩我而金錢可通神。賄取可活身。吾猶可得當以逞吾志也。吾何爲不犯哉。然則立法嚴是教之犯法也。數出重法而犯者衆。則不能不

出於隱忍。隱忍則法不行。數出重法而犯者。則不能不出於私。顧私顧則法不行。數出重法而奸人窺見其不必則失。難御難御則法不行。且法者非從天降。非自地出。天下與天下畫一守之者也。故椎鍛以平不夷也。榜檠以矯不法也。法者以法不法也。法立而不必行。行而後恕之。則是法者徒上木之威容。嬉笑之桎梏耳。則又安取夫危法以恫喝天下為哉。故任其不

治平書

卷上

二十七

我何用椎鍛矣。任其不直。安取榜檠矣。且人之賢者其氣懦。其心朴。其顧忌必甚。彼徒見法之嚴也。而未審夫行法者之未必嚴也。將惟法是顧。惟蹉跌是虞。內縮外迴。祿祿奉其官。救過不遑。何暇論繩墨之外乎。其勢令彼黜舞文之吏。徒據此重法以百中人。百欺人。而縣官不得其毫芒之用耳。若是則嚴與恕皆舛矣。曰吾將立法嚴而行法亦嚴可乎。夫是者亡秦之續也。非

謗族偶語棄市。令天下惴惴重足。不寒而慄。夫為天下者亦何必乃令天下察察。咄危如此哉。所謂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益一錢而死者是也。故嚴而嚴者秦也。恕而恕者元也。人知秦之亡本於酷矣。而抑知元之早亡本於法寬。博而政姑息也。哉。故偏嚴非也。偏恕又非也。若是則嚴與恕皆舛矣。曰立法莫如恕。行法莫如嚴。夫何故。立法恕則蕩佚簡易。使天下之賢才得

治平書

卷上

二十八

展布其四體而不困於維縛。而行法嚴則必罰必誅。能使天下慧黠狡悍之人喘息而不敢失足。其中故立法恕則人喜於自見。人喜於自見則事功立。事功立則主尊國強。立法恕則人慕其平易。樂其平易則愛戴深。愛戴深則人和。治行。事其恬愉。居其甚安。佚若是而有許臣好吏。豪民猾賊。敢犯吾法內之禁者。必誅不赦。引天下肅矣。故法內之禁。秋毫不可假。也。其法外

之所可疏濶者。一切與天下自便。毋以嫌似相
誣誤。毋以憎讒相點污。此明王所以鼓舞萬方。
長執重勢。而獨收天下之利者。此道得也。辟之
善馭馬者。其鞭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
之不右。則必絕之。若其奔逸絕塵。可以追利辟
害。而不免隄。則亦姑少聽之而已。吾觀西漢
之治。大抵其才力雄異之人。皆得以便宜從事。
而無拘以文法。及其法行。雖貴倖必戮。嗚呼。此

治平言

卷上

十九

所由盛治不可復繼也。

宛切透快絕無蓄縮囁嚅之態。其智明而筆
敏。可與韓公子蘇端明方駕。

責成議

昔者

高皇帝之治天下也。設官分職。魚鱗雜襲。然核
其要。不過曰以大制小。以小制大。以尊制卑。以
卑制尊。以衆制寡。以獨制衆。以親制疎。以疎制
親。以天下人制天下人。雖無無荷權無歸重。而
國家坐受其長安無危之慶。夫

高皇帝之爲謨鴻悠矣。而其末乃不能無掣肘

治平言

卷上

二十

而相牽。親望而交相誣。相牽則功不立。相誣則
禍不弭。日玩月愒。養成其不可復拾之釁。此非
細害也。夫吏者民之本綱也。聞之曰善張綱者
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魚。魚久矣。其能
於深淵之下。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聖人治吏
不治民。今夫守令者近民之最官也。而將帥者
捍塞之最臣也。然則欲百姓之乂安。則莫若責
守令。欲邊禦之強固。則莫若責將帥。今守令之

上而相臨之官亦既多矣。將帥披甲持戟以與胡奴爭命於原野鋒鏑之間。而廣置不諳武之文臣坐而制之。八使十連動相稟覆事至。借限守以逃責。事成務分功。而讓過十羊九牧。莫此爲甚。愚請先言守令。先正曰。得一良令。無異勝兵三千。得一良守。無異勝兵三萬。守令何若斯重哉。夫渤海盜起二千石莫能擒。其遂至而盜立解。永始元延間。長安中探赤白丸。薄暮塵起。死傷橫道。尹賞至而長安清。當是時。卽令校尉暴師露衆。曠日煩費。未可力勝。而此二人者。不煩一戰。不費斗糧。卒令大黨震壞。寇竊而農還。唯其不拘以文法。而謹督其成。故二臣功見言信。雖然。當龔遂未至。漢未聞以渤海盜不可擒。而別增一高官以壓之也。尹賞未至。亦待夫能者如賞耳。不問別設一督捕以尸之也。何則。官多則權分。權分則責可逃。往者青羊盜起。余尚

治平言

卷上

三十一

書子後以知州級卑。判貳不由科目。議力有張。請建路州爲府。以屏河東。固亦謂府勢尊嚴。人心伏憚矣。然至議盡自片化入宣城姑熟。張大司馬往。議以千里遙通。無一憲司。請特設兵備於池陽。則是又以府勢不足。嚴人心不足。憚也。夫天下事。惟賢才足辦耳。今不求賢才而責官。級不督守令之吏治。而往往增設高議。是直以沐猴之衣冠。士偶之尊。我爲足以之屏之。輸也。且州不能勝盜。則曰州輕。而建府。府久不能治。將復何設。府不能勝盜。則曰府輕。而建憲司。矣。憲司又不能勝。將復建都乎。且。中兩軍。魯以饒故。黃侍郎矣。則亦將以待之不。能壓。而逾置尚書可乎。夫侍郎非由科目來。而稱議力無限者乎。何以有此賤也。夫守令者。比古次國諸侯。小國諸侯有守土之責。爲民正長。可言輕哉。甲令曰。州縣官被盜破城池。北守

治平言

卷上

三十一

將帥抵死此何如職也。而每一詔起。輒別益尊。秩不程功明罪。謂之何哉。且民罹剽劫而長吏不任責可乎。又況於城池之破陷乎。吾意但嚴督州縣官。勉其力戰。彼畏死必百方計勝矣。然此非居乎遠才而嚴勸懲焉不可也。若謂州縣官級卑而權輕。必待建府。必待建憲司。則是州縣官雖破盜破城池。固無傷也。何也。級卑而權輕也。州縣官級卑而權輕。而必待建府。必待建憲司。則是土之人。明以州縣官不足恃也。如此。意司。是土之人。明以州縣官不足恃也。如此。雖有陳勝。胡廣。李客。黃巢之寇。州縣官固可安坐勿慮矣。何也有官高而權重者。若府若憲司。任之也。則又安用設州縣。為又安用空立此最誅之法哉。與日者。教皇帝之初。中原盜起。望屋而食。吾江右為四方通衢。賊既平。督撫增縣至今不下十餘夫。皆謂高治。則是以彼縣為不能治。而增此以助。

治平言

卷上

三十

之也。彼不能治矣。而此獨能治乎哉。此而不能治。又復何。後民擾賦。煩無放於亂。此何異。疫癘之人。手足不舉。不思瘳其手足也。而別以木手補之。高駘端之庶幾。冀其持行。不亦悲乎。故愚以為欲貴守令之治。宜莫如達才而專責其成。仿古西漢之治。許以便安從事。毋以嫌似相註。毋以憎譏害成。賢者得展布其四體。而不拘以文。庶幾乎民安而事舉。兵練而盜弭。手若夫。邇。治平言。卷上。三十。舉猶是也。以將帥即戎。以總督大臣一人督輔之。而別設主餉官足矣。又何為有監軍諸職。紛紛擾之乎。不聞狄武襄之征廣南乎。此非予之臆言也。嘉靖初。兵部以虜警。請大臣經畧。天子曰。官有定員。員有定職。惟未嘗得人。故有事無策。輒擬增。今邊務責延撫矣。易餉者。所司矣。令勤心而可矣。遣經畧。滋擾何為。煌煌聖謨。

治平言

卷上

三十

高帝爭烈嗚呼。人主而欲建安強之業也。但
內責守令。外責將帥。中責輔臣。其於平天下可
踴足而須也。輔臣別有議。議在圭術。
漢治之所以興。惟得人。善任職。專責重。後世
以體統名分。誤天下事多矣。此言何周至而
縝切也。

治平言

卷上

幸

富國議

今天下之財。靡粟矣。取之官而官告罄也。取之
民而民告窮也。是贏天下也。大司農持籌束手。
靡所措。輒曰。

主上躬節行儉。為天下先。有司僅從以時。幸年
歲豐登。冀萬一之小贏而已。夫今

皇上可謂至儉矣。而度支不加饒。自非土木禱
祀。賞賚諸役。即不節而所侈能幾何。即節而所

治平言

卷上

幸

餘能幾何也。民方顛頓。經溝壑。而有司且以嚴
酷佐其竭澤之漁。又安所得倉廩。餉都鄙。溢如
先漢陳陳之世哉。大司農又以內帑饒度支。置
期望。

皇上盡發其內帑。以佐國用。毋示天下私。毋樹
私囑。公若胡越。直以計無所出。故不得不盡此
策耳。雖然。此亦非經國慮遠之長籌也。夫度支
雖厲。尚可濟內帑之饒也。今日雖堅吝。不即解。

安知他日之終不用也。度支固矣。盡發其內帑。內帑復賸矣。又安取者乎。不問異日江陵富國之饒乎。今何存也。何所費而更無餘也。聞江陵初進時。大司農所儲千七百九十萬。無何六七千。而向所餘者。闕然矣。何所費而更無餘也。夫千七百九十萬。不可不謂腴矣。無其早相乘之憂。疆場意外之憂。坐而用幣。轉臣不加節。司農不加節。今議者復欲盡發內帑之盡發。吾恐發系

三四年年而國家復如度支罄矣。卒然有急。更欲何發乎。故曰非經國慮遠之長籌者此也。乃有慈切之儒。恤民之長。輒又引

高帝之屢詔。謂租

文祖之不貴積穀。昭皇之痛派地產。以為計慮至深。此以紓民力。可以耳。國方大。屈胡以相恤。辟若主人饒倉而禁庖厨之進食。命之曰吾恤庖。不亦難行乎。吾嘗

反覆思之。千金之子。門戶鉅。賓客煩。酒食衣服。與馬僕從之費。歲不勝博。則其漸必不給。販夫小人。囊不滿十金。量腹進食。忍寒節衣。一身之外。別無異耗。則其勢反寬。然若有餘何者。其所出之塗異也。今民之所以困者。國之賦厚也。賦之所以厚者。出之塗濫也。不濫其塗。賦雖不厚。不能為國。故欲薄賦者。莫如濫其出之塗。而欲濫其出之塗者。尤莫如汰天下不急之枝官。蓋

管觀于唐。其始太宗傳末世。官冗國費。定制六百四十有三員。喟然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其後未季。文武官遂至萬八千八百餘員。故宋呂祖謙非之曰。官之冗莫甚唐也。雖然。以今日較之。又何如乎。京師員千四百七十六人矣。南員五百五十有八人矣。外官二萬二千九百餘人矣。而武職復不下八萬有奇。土之毛不加益。而官日增。天下財產何得不蹶。生民膏血何

得不竭善乎唐荆川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
臞維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目困元
食日滋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
人七殆哉及及乎此今日之症也愚請言其逆
者國家舊都金陵設大小九卿法至備至善
文皇既定鼎於燕此大小九卿者固宜陳設於
燕矣不寧使金陵陪京之地一一相仿也夫六
部公理南務國學訓人才應天守尹牧豕斯宜
作兵馬司有督益水炭之務無容省矣以九卿
論之通政主出納王命達下情審署奏報今北
矣於何而有類奏乎此可省者一也大理職審
讞名及刑獄政令贊天子刑刑今此矣不聞以
審讞九及之事付南矣兼陪都又有比部一屬
存乎此可省者二也太常專祭贊禮樂之事今
廟堂有天地神祇之祀者耶光祿掌祭饗宴
酒醴膳羞之事今南豈有官膳宴勞之役者耶

可省者三也尚寶司實屬符章而實屬筆此
鴻臚專朝儀朝會賓客吉凶禮儀之事而朝儀
一切在北矣可省者四也大醫院之主診藥政
察也欽天監之主天文星紀也南無所用之奏
兩省者五也古者言無專官而言歸廣今既
專官矣科則有六而科之中復有科焉道則有
三而道之中復有道焉天下之事不患無
官矣而南復設之何為乎愚以為即南務可
省並命南六部各據所職言之足矣可省者六
也以六部論之南刑曹郎中十三人員外郎十
人主事十四人此在京都已為休閒無事之官
而況南乎愚以為宜并南六曹悉裁之自侍郎
以下部置郎中一主事一員外郎一而司馬部
中特增官一人以佐畿甸留守之重庶幾南無
斷官事無勞議乎可省者七也乃惟太僕牧馬
於滁則宜責實備肥瘠登耗以備緩急滁江都

御史空移謫當金而外設官衙於采石以月朔望治江防於以懾姦尤莫南服即朝廷無南顧憂矣猶未也外服之職若賦稅若學校若督寇聽訟若軍伍百工之技固郡縣之所得藉理且鞭箠使也及夫事連兩郡害出大家則又有監司以臨之乎足矣今守巡之外別立數衙高坐司署止以文移相維屬吏不本談議民不聞姓名不亦濶乎愚以為自兩臺及三司使及督學大夫外諸一切若屯田若水師若清軍若驛傳糧儲宜咸令各所部守巡轄其事而兼理之守藩之福也則以所部屯田水利糧儲諸職交委焉巡泉之福也則以所部清軍驛傳諸職交委焉牧羊之謂去代車之患消事其濟乎經厯與文移可也何謂必佐以幹事照磨理卷宗可也何謂必佐以簡校理問典刑名辨疑請允可也何謂必佐以副愚以為皆可省也其請郡

邑首領及夫所云吏目者皆可省也所云寨巡備者皆可省也巡簡者無事徒與僻陬富猾爲猶鼠有事不鳥獸策即汚劍而耳縣既張官置吏所衛又設武戶鎮之不此之責功而彼之分祿何居乎猶未也建武之初光武營前世冗官之弊裁天下州縣四百當是時兵戈擾攘盜寇陸梁空盛官填撫而適行割省何也蓋聖明課實恤民之慮悠遠矣今縣有二里三里者何也夫不責功程績而徒多設沐猴之衣冠鬼蜮之士偶以爲足以維城維翰不亦未乎愚以爲自定海崇明諸邑外其他戶稀賦簡方二三里以上至五十里以下者宜俱削入附近之邑其附近之邑必原設武衛乃可而別置丞一員填其地所設丞或由科目或超遷擢以優其權割千夫長一人百夫長一人佐之若其官屬之盛學校之設吏卒之數諸道上官之供億查勘悉省

入所用近者爲一邑費不蒸省乎。猶未也。百姓之困宗祿極矣。天潢之派。浩衍無崖極。周晉二封。卽窮河南山西之歲入。不足以供之。而他可知已。說者請於奉國校尉而下。裁其歲祿。鎮國諸將軍中尉而下。停其分典。非也。諸鎮奉素無中人十家之產。無王公萬石之積。一旦遽裁祿入。是坐令向隅而憂凍餒耳。非所以明朝廷親親也。愚以爲其賢者。宜令與鬼且鴻達之。彦

治平言

卷上

四十三

同隸金閨之籍。而其不能者。授之以京東輔郡。負山控海之田。開西北水利。令與民雜作。使得擴產爲子孫計。而官給其資。金湯固而轉輸省。宗支厚而民力紓。爲利至博。碩胡不嘗試相與行之乎。猶未也。京師之冗也。莫甚於錦衣。共武初錦衣官二百十有一人耳。至嘉靖初。病裁濫劇。猶存千七百餘人。視曩曩亦既加矣。陸炳用而所邊緹騎驍勇者至七千人。所召募三

負得國

輔秦晉齊魯間。駢肩超乘之士。千有餘人。衛之人。鮮衣怒馬。而仰度支者。凡十五六萬人。噫。極矣。以戰則曰。吾非戰卒也。以守則曰。吾非守卒也。大司農持其籍。仰屋嘆而已。謂宜有術漸損之。如嘉靖初年事可也。他如騰驤十二營之士。光祿無名之饋。邊塞無用之官。歲餉欺溢之數。武閭世蔭之宜。所可汰節者。不止累巨百萬。吾不能盡著於冊。蓋所可言者。止此。嗚呼。爲民

治平言

卷上

四十四

設官官劇而瘠民。課功則借限守以逃責。無事則飽廩祿而游談。又況所稱宗人衛官。種種虛糜乎。天下將奈何。然吾攷元和初。憲宗竟以吉甫奏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卒能平淮蔡。威澤魏致中興。若今之時。有聖主擇天下英烈碩亮之臣。堅明約束。從容有術而斷行之。令藩省官。從其所省。祿俸之數。歲時輸入。而別貯在外諸府庫。嚴勅度支。勿輕預歲終命給事。

御史簡之而人主又以節縮加意嚴實三四年後蓄積多而倉庫實國費損而度支饒然後議薄歛之定法調宿逋之民田諸熟松吳越豫章之賦十可減三四國有貴朽之福野有含哺之慶其於以富國強兵赫然致中興又萬萬在元和上矣。

議不通千百年利弊不能一一談如指掌雖驚陋儒之臆實荷經國之采

治平言

卷上

四十五

賦役議

今天下無大水旱之災無大兵革之擾而閭閻焦焦有哀鴻之象若病危之人氣息微弱不以溫劑厚補之後雖有虛扁亦無以固其生矣民之贏餒若是其甚者何也賦役困之也自我高皇帝躬親民疾苦既在位加大德於天下積古定制以版籍覆丁甲以墾田定賦稅時時蠲天下賦甚者減全蠲不征又嗟賦吏之誅以安養之已拾遺實為賦長督其鄉之賦而商命之作大詔以告之遺天下勅建國家元氣肇復耳目一新民淳鮮所股削雖食嚴發政清請賦長知顧重又定賜金陵賦江以南粟輸京贍利無兌淮之運官少王儲十國祿易供故上利而下安也其後建國比年漕江以南粟四百萬輸京食百官京衛軍而宗室日益以蕃百官日益以增遺費日不替而他房之市日相尋無已此其

治平言

卷上

四十六

勢雖欲不增賦固不得矣賦長之法窮而後轉
中丞雅撫江西於是有里甲之則諸糧目視部
所下派刻布之即升斗靡不均即辭陳悅民知
布筭靡不脫也里甲無由浮歛而上下其手於
是江西之民尊奉韓中丞則如金科玉條誦言
之至今後周尚書忱撫三吳則有平米法有均
儒等法三災民難而財裕比之劉晏其後法益
圯不復論丁糧而第專於里甲均之矣里甲均

治平書

卷上

四十一

徭之法窮而後歐中丞鐸撫三吳則有徵一法
麗中丞尚鵬撫浙則又行一條法皆便民至計
民載其德居頃之間中丞如斗撫江西主麗公
議上之會遂卒民巷哭失望而會劉中丞光濟
來奏可合里甲均徭驛傳兵兵命之曰四差不
分年不廣設諸名富者不近官役人不坐名募
人不復致抑勒法至便民間亦少鼓腹遊矣
乃民之贏餘口日已甚而問閭焦焦若病疴者

此等
民
究心
下
今天

何也在令甲法外科率者類有禁今天下理大
物傳四差編派諸目視閭初業倍十之矣末流
之勢於所編之目復增行增益而民不知其故
夫天下惟昭揭其名則民曉然憑其成法墨吏
不得暗侵漁今如許而為里甲民弗知也如許
而均徭民弗知也如許而驛傳民兵民弗知也
聽縣官之所編耳縣官以為如此則如此矣又
其黠者故布派式以詔之而陰遂其私其在省

治平書

卷上

四十一

郡有監司若守而民易自通者猶得存法守之
什二他僻遠之邑去監司守且遠吏得行恣睢
而民不易赴愬山谷遠民畏事而憚官不復曉
吏門陰蠹事但見今歲每石額增二三分矣明
年每石額增二三分矣民踴足屏氣聽之耳不
知其故矣易知之單不直截臚列其數而依昔
舊制繁稱隱會汙漫其目乃極天下之難知也
愚以為連帥分伯不明示不易之則而勒之石

使郡邑曉暢無可訾乃徒令墨吏私派患未有
 解也又非但官賦而已郡邑之胥胥及郡邑之
 民僑居會城者多出其利以與胥館門中之老
 胥通矣於是胥館每歲之則丁視他邑增甚矣
 胥館不知也縣官不知也其民不知也增之甚
 而後郡邑之胥館每歲之則丁視他邑增甚矣
 利之矣夫 朝又豈有大甲兵大工役未嘗加
 一賦也即所部事與而費不替亦當明奏 朝
 治平言 卷上 四十九

延而後下之郡邑安得今歲一則明歲一則乎
 朝廷未嘗有加賦之令也所部未嘗有事也其
 所征輸按往昔一成之則征之足矣而今歲一
 則明歲一則何也自非 朝廷之加賦所部之
 事與而何以每歲各有一則也則不聞其加少
 而第見其加多然則則之下適足為郡邑之積
 胥與胥館門中之老胥作催食蛋耳故愚以為
 不刊其成制而絕有歲之下則雖有賢教民

患依然不甦也又有甚者貪吏之追輸也甚於
 縣子翁之索逋也恣增其羨不啻暴子翁之索
 賄月也輸者至而羨不滿罰而刑之稱曰何以
 尚不足也細民不足於毫釐也註之籍務以責
 之籍之所註者僅毫釐而後之所補者業倍蓰
 矣况糧有吏庫有吏種種陰耗而歸咎直歲之
 失金者又不替乎故愚以為不重繩墨吏欲民
 之少甦不可得也舊之逋也而追征也未來之
 治平言 卷上 五十

賦也而預征也夫舊逋固為不可蠲矣良民畏
 逋畏賦不畢輸獨好豪商猾胥有相與十五均
 其利導伺災傷覬蠲免故蠲積逋所以惠奸民
 不可也雖狀亦何至舉先任者之所不敢盡取
 而吾一時姑澤漁乎即有能追繩猶吏償其嚙
 舌之飛寄而隱食者而乃以歸私囊故政雖善
 而民不肯服又况以預支之費不給而暴行預
 征之賦乎故愚以為不緩征輸而逋征而預提

欲民之少甦不可得也。幸子之聞江陵行度田法。僉民之殷厚者爲弓正。而殷厚之民。樸淳不諳。盡爲流民。歸吏所收。及其數不及格。則反於弓正之身。前之故弓正之家。往往虛賦多。而子孫狼狽。縱盡行賤鬻。莫能任其賦者。於是弓正家之田去。而弓正之虛賦猶存。雖破家舍。賣妻孥。猶不勝矣。其在士大夫之理田。不過糧。又可知也。故愚以爲田疇不清。欲民之少甦不可得。

治平書

卷上

五十一

也。謹按。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會一歲所出以計其入。所存者尚一百六萬五千二百餘兩。歲歲儲之。可謂不訾。而距今戊戌之冬。曾幾何時。大司農上言。總大倉庫中。止存九千七百餘兩。亦大槩廩矣。是尚不能常注。南中富之產。卒然有急。何以備之乎。何以懸絕至此乎。故愚以爲冗官不省。浮用不節。經費不

汰。欲民之少甦不可得也。嗟乎。賦役大事。理財大計也。生財大道。則曾子言之矣。世之學者。既不講經世之學。又不問素自操。素動以理財爲粗鄙。而詆桑弘羊。劉晏爲不肖。嗟乎。今安得有上足闕下足。只如桑弘羊。劉晏者。

法弊相維。上下相冒。言之井井。至抉點吏老胥。因緣爲姦。如趙尹。諸公。發部隱伏。與無遁情。可稱達儒。

治平書

卷上

五十二



治平言

奏和會大奇端甫著 男文饒講



議

文皇帝身犯矢石甚苦暴露從馬上得天下亦既瘁矣既得也吾意當自安恬逸因循舊貫乃置金陵汴而之窮邊極寒之地者文皇帝非愛之也

治平言

卷下

文皇帝深惟社稷之重規恢萬載之策以天子之尊而身親爲天下障強胡使四方無虞故雖瘁弗計也

文皇帝既定都矣當又自安恬逸因循舊貫可矣乃歲伐胡天子親度漠南望北斗虜僂尸宵息鼠伏鳥窺明正告其意曰吾都幾也將使取便徑易出兵伐汝也以神京之重百官萬姓六師之所輻輳虜既內懾於望寔又天子數

治平言

卷下

蕩沙漠百戰餘威令子孫帝王安承其休而天下無事此其計萬世不接之業也夫以天子之尊而身爲天下障強胡則天子安可不知兵大臣佐天子爲天下障強胡則大臣又安可不知兵異日者虜乃在矚眴去神京數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大寧東勝以間之猛士如雲健馬如雨殘虜尚無慮數十萬而止福一不慎則十萬之師殫又况於興和廢開平荒套河不守界平虜爲衝山南山北河內河外喪地各千數里無河山以闌之無大寧東勝以間之此其爲禍必百此矣由間道絕松林直指居庸則呼吸可壓七陵下若以千騎蹀上谷以三千騎壓雲中使彼此不得顧而以三萬騎道開平攻薊焚燒廬舍大掠人畜乘風雨之勢以逼閭閻則九廟驚矣邇來類絕廣寧越山踰河徑潮河古北扼我吭而軍距神京一日耳故夫都幾之急兵也甚

於都汴洛金陵萬萬也何者以遘胡大患也然則天子安可不知兵爲大臣佐天子又安可不知兵乎雖然不知兵制不可謂知兵知而不能勤習練不可謂知制蓋嘗論之永樂初京立三大營營無昧兵之將將無失練之卒然天子猶時時親臨試賞信罰必用極勤懲又著按月開報之條故兵數用不困蓋明示聖子神孫天子若大臣不可以不知兵者固如

治平言

卷下

三

此三大營不相統而後於尚書謙奏簡精強十五萬分團十大營而後團營之制立至成化初以輔臣劉定之密疏選京衛勝兵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爲四班班四萬與京衛蕃上共十有二萬分設十二團營而後十二團營之制立至正德時復選十二營精銳別設將統率以待各邊警而後東西兩官廳之制立至嘉靖中以侍郎王邦瑞言更制合十二營三分其兵

爲舊制設政府以一事權而後三大營之制復立蓋我

列聖若大臣之於兵則亦既厯厯矣若是宜兵日強甲日堅虜惴惴沮膽而虜至往往一矢不加遺者非獨侵削害重而役占弊滋也則亦由兵制之未精而知兵者少耳嘗按鄭給事林以軒轅氏破蚩尤陣教京伍其畧曰黃帝拔井田作陣法大軍居中主旗鼓八節如環繞悉聽指

治平言

卷下

四

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是也自此京軍隊甚齊足當虜不難踰然自謂是法也吳起以下莫知則亦不自知其言過矣夫此特大畧耳若夫攻殺擊刺坐作進退之方不得其精神鼓舞執習妙密而還責其彼此之相援也如鼓答桴以權堅決勝不

亦濶乎。蓋吾嘗聞之方外逸人矣。練兵之法至
未易言也。今姑舉綱維。有內練。有外練。內練之
法六。一曰練心。二曰練氣。三曰練手。四曰練足。
五曰練目。六曰練耳。外練之法亦六。一曰練陣。
二曰練營。三曰練藝。四曰練地。五曰練時。六曰
練勢。請得熟數之。何謂練心。心萬事之君主也。
練萬卒之心。則尤難。故其教曰。始以仁。何則。愛
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是也。繼以禮。軍士飲食

治平書

卷下

五

必先隊長。隊長必取其次。以教讓是也。又繼以
信賞。不遺仇讎。罰不阿貴親。法如金石之不可
搖。而令如入濶之必死者是也。又繼以節制。上
統乎下。下承乎上。微然不可紊也。假令亡一隊
長。卽斬其所部之軍。曰此統下之節制也。若一
隊之軍先却。卽斬其所部之長。曰此承上之節
制也。四者備而專軍并銳。齊力一心矣。氣之練
也。激之使必聞。習之使効効乎其欲武者是也。

手之練也。有增重法。減輕法。足之練也。有走法。
躍法。不可不知也。目之練也。其精者習觀的法。
久則可使懸如車輪。而粗者熟旗幟。若其身
之衣耳之練也。其精者有聽聽法。久則可使聽
十里外兵馬之聲。如壁間。而粗者熟金鼓。亦若
其父母之聲。此所謂內練之六法也。六者備可
以教陣矣。陣之法或用三。或用五。今夫岳武穆
之受兵法於周同也。三法也。王靖遠之受兵法

治平書

卷下

六

於異人也。五法也。三法者。每三人輒問足立。擇
一拔衆者爲長。而稍前。二居左右而稍後。亦足
成犄角勢矣。由是倍而三之。得九人焉。爲伍。再
倍而三之。得二十七人焉。爲隊。又倍而三之。得
八十一人焉。爲總。又倍而三之。得二百四十三
人焉。爲營。曰。是正營也。其鼎足而立。猶之乎三
人者之勢也。別置副。副勢亦如之。數亦如之。計
二營之。則四百八十六人矣。陳之必有副也。

更迭而進。更迭而退。使力不患竭也。其進則半戰而半止也。退則半抵而半抽也。夜而防警。則半起而半息也。分數明。布徇審。軍力其綽綽矣。故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向聞戚大將軍之教陣於薊也。襲用其法。井井而乃不置。副久不作。犄角勢。此所未備者也。陣成則營之法要矣。雖陣未成。我一出兵。即欲安營休士。故營不可不練也。夫古之兵。止則不可犯。而今之兵。止則不

治平書

卷下

七

免於衝。是其故何也。古之營。築土自固。而今之營。濠淺易越也。愚以為西北山川曠漫。車戰最便。近俞總兵大猷制兵車為獨木輪。人推挽可上下。塹安營可以防突。追奔可以致遠。對壘而陣不動。交鋒而矢不及。翼以強弩神銳而敵不支。此衛青以武剛自環。而馬隆以偏廂轉戰千里者。皆是物也。營安矣。而何以禦敵。以禦敵則藝不可不練也。藝不可不令專工。亦不可不令

二五

旁通專工。則技神旁通。則盡變。今夫鎗之家十有七。刀之家十有五。弓弩之家十有四。棍之家三十有一。拳之家十有四。馬上器械之家十有六。諸此類。不可枚舉。此外法有破之者。有解之者。吾厚禮而致其師。擇所近而教其士。賞信罰必以課其成。無不精矣。次練地。練地者。如過山。即習於過水。即習於過市。即習於巷戰。是也。次練時。時者。如遇寒風。則習屏氣。遇暑暘。即習向

治平書

卷下

八

日。不可不知也。若夫練勢。則兵家稱至玄要。語曰。善戰者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決積水於千仞之溪。而至於漂石勢也。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三軍之衆。疾如怒雷。氣勢也。狹路開津。羊腸道。龍蛇盤。一夫守險。千人莫敢過。地勢也。因敵情。因敵疲。因敵饒。渴。前營未合。後軍未涉。因勢也。六者備而外練成矣。嗟乎。畿輔必設重兵。雖幹弱枝。乃自古已然。况迨胡虜腹間哉。且朔方

嘉靖

士馬雄天下。則李郭建其勳矣。而嘉靖中。劉昌則歲召客兵。隆慶中。督臣則主增南兵。不此之服習。而彼之招募。徒令往來騷騷。何益於勝負之數哉。誠得威明之將。罷統緒之子。寬中制濶文法。付以便宜。得吾內外練之法。習之二三年。如冒頓之教鳴鏑。使吾兵聚若淵魚。散若飛鳥。奔若超忽。應若率然。如此者。雖得三萬人。可橫行匈奴。焚老上。封狼居胥。縛中行而答之。

清平言

卷下

九

背。又何必紛紛召客兵。增南兵。而聚十五六萬。疲弱無用。坐食之軍。為哉。雖然。孰是可以盡兵乎。吾聞之。教無常。行無常。故曰與飄飄往。與忽忽來。昔者張巡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其所以勝。答曰。古者人情狡。模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其中。三軍望之以奔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耳。

嘉靖

今虜之馳突。正與昔異。然則勝之者。抑本在將耳。夫將有如巡其人者。而又撫之。郭令公之識量。則國如巡其人者。而又撫之。郭令公之識量。則國家尤全荷其定傾。撥亂之庇矣。故都燕而知兵之君臣。尤不可不知任將。

守其正。持其變。師其意。閑其法。古由今也。至重內練。而薄外援。其有鑒唐藩鎮之教乎。今天子所以注意京營也。

清平言

卷下

十

養兵議

方今國家之患莫大乎殫國力、疲民膏血以養兵。而兵不得一日之飽。而國家亦不能得養兵秋毫之用。養腹兵則腹兵無用也。養南兵則南兵無用也。養京兵則京兵無用也。養邊兵而邊兵日捐瘠不得養。費日增兵日寡。兵不可廢而府庫日益空。國計日益蹙。民貧困日益不支。大命將乏。莫之振救。此剝膚之禍也。何者。往流賊起霸州。無幾暨于耳。舉中原之衛所而不能出一矢以相當。故曰養腹兵而腹兵無用也。嘉靖中倭寇從海上發。五十人餘耳。轉掠十餘郡。至應天門。而四十八衛者無一人出援其鋒。故曰養南兵而南兵無用也。自復立三大營以來。京兵不下十五六萬人。操之不過五六萬人而已。常司農之給餉。抑何人之具也。及司馬之饋發人又何乏也。遇警而簡之。則僅一二萬人耳。

清寧書

卷下

十一

治平書

卷下

十二

二萬人外。團營與老家幾無異矣。而此二三萬人者。雖怒馬騰矍。固不能與虜角。庚戌之役。虜劉三輔壁九門。司農所索餉京兵十五六萬人者。皆窺影自完。雲翔而不敢校。督營大臣出城擊胡。而營大半空。其存者弱不任旗鼓。故曰養京兵而京兵無用也。若乃夫邊餉則狼顧甚矣。考嘉靖己亥前。各塞歲發僅及五十九萬耳。自庚戌而增至二百二十一萬矣。又八年而增至二百四十餘萬矣。又五年至二百五十一萬矣。其末也。計為萬者二百八十九。則亦大浩矣。泰中四鎮尚守其舊。合其軍。延國其為萬者三十八。為千者五而已。合四鎮之兵二十餘萬人。馬十餘萬匹。邊廣紆而瀾莫計其歲發。乃僅足當大同之主兵耳。嘉靖丁巳。發大同餉為萬者二十二。其後至二十七。其後以益兵故。又益十一萬矣。舉主兵而客兵可知矣。然則四

塞尚不足當一塞費也。雖然以大同歲費計之，又不足當薊州之十四。何則？今度支所歲發薊者不下百九十萬矣。此其朝廷之所以養兵，非不厚。司農之所以給發，非不時也。然兵日憔悴，顛踣不克振。此其故何也？吾聞之客兵之所，以困者一。赴于將帥之侵漁，再蝕於家兵之抑勒。三遇於倉橫之倒索，則支發愆期。四害於主兵之好逸而置之極，衝五迫於修造之太急，而

治平言

卷下

十三

督責難竣。六苦於微閑之大遲，而跋履無時矣。枵腹稱戈，裂指荷挿，此在平居已不能自存，一旦有急，又安能以奄奄之息，捍百戰方張之勇哉？故舉一客兵而主兵又可知矣。前是數命大臣稽翼勿令空報支目，要之所稽不過藉耳。彼於營中剝錢而此於紙上覈數，則亦何異夢中之擒賊哉？愚請姑以薊之一鎮頌言之。往薊之兵止四五路，全嘉靖中分爲十區矣。十區歲

而副察遊守不啻倍徙矣。戚將軍來而門下客紛紛，官少不能相容，則有一路而分之爲二，二營而分之爲二，一官而分之爲二者，況重之巡撫兵備，鹽軍種種坐食之官乎？故冗員空省也。往薊未有客兵，歲所調發盡薊兵耳。其後秦隴之西三晉之卒，遼左之戍，征調無時，水土不習，工役不休，死者常十四五，而費復不訾。則何不專練鄉兵以求實用乎？夫漁陽突騎，河朔勁卒，

治平言

卷下

十四

非古所取勝乎？故客兵空免也。往兵在邊止用防秋耳。今戍守無虛月矣，且無虛歲矣。事多煩，年例餼不增乎？原其弊起於將吏之制拙，故無以起破傷之氣，而大創號胡終日惴惴，不得不備。故將吏空簡也。語曰卒不可用以將，予敵今鎮之老弱多矣，存此無用之老弱以糜軍實，何也？明知不能發一矢，張一戰，姑聽而有之，此又何也？務精不務多，可無肆乎？苟汰之而於什

中選五於五中選一別貯其費以募拳勇悍悍之人用兵精食足矣故老弱空汰也武臣以捍虜也而文法吏往往重繩之故其勢武臣不得不厚相承奉或賄賂以干薦達雖所養陪臺無不款極此之所承奉而款厚者固皆軍食之餘也將安得無尅兵而兵安得飽哉文法之寬也選文武臣具矣而行邊之吏猶日相望於道所役邊之兵也所供億之資迎送之費軍之餉也

治平言

卷下

十五

行邊何益徒令山而股削耳故差遣空簡也在令甲將帥有抽一人一騎私用者軍法從事今軍已任役使矣而鼓吹軍牢匠作之屬自中軍至百總各若干名往往混支正餉則雜餉何用手故餉法空整也將帥之侵冒軍典則前言之已勦昌之地計二千里有餘然較宜大則兵爲獨少乃歲餉幾不下二百萬較各塞則餉爲獨多夫餉爲兵計故因兵計餉兵少而餉多何益

考隆慶四年分年之日得主兵八萬五千有奇而六年會計縣至九萬五千矣察錯如此得無有王成僞增者耶且勦昌主兵原十一萬五千有奇後逃遁者三萬有餘矣而年餉之請猶依然不減客兵之減者十一枝矣而度支之入亦餉依然日增以兵則如此其少也以餉則如此其多也虛張軍數濫干支發於以愚上綱利如此餉安得無煩而府庫安得裕耶故兵實宜核

治平言

卷下

十六

也務此八者則食者無蕩財之人而用者非多孔之出防禦之途不多而無名之饋盡塞驛驛之擾既杜而空列之食頃減勦歲可省餉累巨十萬而兵亦少裕國難濫猶不至路窮至於九塞之經費則與邑爲急宜大之地荒則營田爲要則談是者人人知其說人人能言其效吾無復加矣在力行之耳嗟乎以天下之大供九塞可用之兵而令九塞之兵猶然腹餓不得食庸

寒不得衣。軍士爲國家理。襦蔽衆衝。枵寒難繼。
負春鉅。身宿穴中。罷於刀金。卒不復一日之饒。
而歲竭內帑。累巨萬。以與虜市。運府庫之財。填
廬山之壑。而不悔。長此不已。吾安知其尾乎。
談邊事不入底裏。不如不言。如此真令人握
腕中。聽嫺於邊者。不可不知。

廟算議

天下之事。必先備。備不張。則弛。張則害於不中。
度而弛。則害於不復張。之二者皆過也。何者。往
肅皇帝懲庚戌事。操法御下。獨計以爲厚賞。嚴
誅。以激懼其臣。則莫敢不盡力。故一聞虜入。輒
逮當事。內樞臣外督撫。鎮將。棄市者不下數十
人。蓋三尺凜也。然庚戌之役。大將軍鸞擁四
十萬衆。聚闕下。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

諸事如左

天子卒受其罔。而其後邊督臣。備守策應。卒亦
不能自強。是其故何也。則張而不中度之患也。
吾嘗深究之。往一失機。朝廷卽逮督撫。鎮臣。
而監司。部將。一弗及。於是督撫之令。不能行之
於監司。而鎮臣。令不能行之於部將。彼二三臣
者。昵於上下之莫可如何。故雖殊才。莫措一失
也。虜雖踰垣而入。其衆必信宿。而後奔。故法乘
其未集。一利也。既聚矣。必四散剽掠。散則可掩。

卷下

矣。二利也。比滿載歸。輜重為累。凡四五夜不少。休乘隘而襲其情。歸又無不利矣。今虜方入而邊大臣已囊三木向長安市矣。即有可乘孰為決策代者。未必即至。至者以初試之方。隅亦未必即能辨比代者至而虜已安步飽去矣。二失也。兩軍交鋒。期於致死。雖殺傷相當。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今制曰戰而卒五人死者將戍虜入境殺十人以上不報者。止降級。若是夫誰

治平言

卷下

肯嘗萬死之地。以干匹伍之誦乎。此趣之退。保而延。寇入三失也。當格鬪時。手眼瞬息不得差池。初何暇取級哉。取級則不暇復戰。而敵乘之矣。况非殺已降。則或自良民及勢要強奪。不一而足。乎制曰不能取彼級。則不得論功。覆以其罪。罪之不嚴。擁眾退縮。縱賊不擊之誅。而嚴我軍被殺及無級之罪。將帥安得不退縮。隱匿乎四失也。邊總兵握數十萬師。敵干礮刃以修

卷下

扞王艱任重矣。命文大臣一人官總督調度之。而令戶部分司一人給餉以足其食。無不具也。今又設巡撫矣。又設贊理軍務矣。又設閫矣。文武大臣矣。又設巡視御史矣。又設監司兵備矣。又有勦功罪之巡察矣。而巡察又有隨營紀功監軍之文。然則為總兵者。上自總督。巡視下逮於御史。兵備監軍。皆無不可控制之也。賊至調度撫臣。檄之東。按臣檄之西矣。或機當戰。檄

治平言

卷下

二十

之守機當守。又檄之戰矣。或機當預。擣其前。檄之合。勦其後。機當勦其後。檄之預。載其前矣。又况兵部之經調。愈緩不及乎。為總兵者。安所得一成之畫。而趨其成五失也。天子既身親為天下障。強胡當時時閱武簡。將親習其能否。而厚任之。顧自壬寅以來。所不御朝二十年餘矣。中間所恃以耳目者。柄臣耳。內侍耳。而狼貪虺毒之柄。臣子往往乘父之勢。陰

結內侍而鼓玩之。

天子果聽。柄臣子之鼓其權也。而使之專其利。賄重雖敗可遷也。其輕也。雖功可罪也。每虜一入。便爲柄臣子生涯之一資。國被其患。而已不與其憂。是故趙文廟貞吉。倡義明庭。則懼之。胡莊肅松督學山西。上疏發憤。則懼之。置之必敗之地。以挫其威。窘之不可爲之勢。以塞其口。若曰。爾敢再言耶。爾自有賄來。便可得高。我何爲治平書。

卷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一百十

一百一十

一百二十

一百三十

一百四十

一百五十

一百六十

一百七十

一百八十

一百九十

二百

二百一

二百二

二百三

二百四

二百五

二百六

二百七

二百八

二百九

三百

三百一

三百二

三百三

三百四

三百五

三百六

三百七

三百八

三百九

四百

四百一

四百二

四百三

四百四

四百五

四百六

四百七

四百八

四百九

五百

五百一

五百二

五百三

五百四

五百五

五百六

五百七

五百八

五百九

六百

六百一

六百二

六百三

六百四

六百五

六百六

六百七

六百八

六百九

七百

七百一

七百二

七百三

七百四

七百五

七百六

七百七

七百八

七百九

八百

八百一

八百二

八百三

八百四

八百五

八百六

八百七

八百八

八百九

九百

九百一

九百二

九百三

九百四

九百五

九百六

九百七

九百八

九百九

一千

一千一

一千二

一千三

一千四

一千五

一千六

一千七

一千八

一千九

二千

二千一

二千二

二千三

二千四

二千五

二千六

二千七

二千八

二千九

三千

三千一

三千二

三千三

三千四

三千五

三千六

三千七

三千八

三千九

四千

四千一

四千二

四千三

四千四

四千五

四千六

四千七

四千八

四千九

五千

五千一

五千二

五千三

五千四

五千五

五千六

五千七

五千八

五千九

六千

六千一

六千二

六千三

六千四

六千五

六千六

六千七

六千八

六千九

七千

七千一

七千二

七千三

七千四

七千五

七千六

七千七

七千八

七千九

八千

八千一

八千二

八千三

八千四

八千五

八千六

八千七

八千八

八千九

九千

九千一

九千二

九千三

九千四

九千五

九千六

九千七

九千八

九千九

一萬

一萬一

一萬二

一萬三

一萬四

一萬五

一萬六

一萬七

一萬八

一萬九

二萬

二萬一

二萬二

二萬三

二萬四

二萬五

二萬六

二萬七

二萬八

二萬九

三萬

三萬一

三萬二

三萬三

三萬四

三萬五

三萬六

三萬七

三萬八

三萬九

四萬

四萬一

四萬二

四萬三

四萬四

四萬五

四萬六

四萬七

四萬八

四萬九

法度何如也。是為有賞罰否耶。度支計一歲之入。尚不能當其出。計數何如也。前之敎法如所謂不御朝。及我軍被殺等條。既未之悉更。而前之振刷。又今之所不舉。愚恐當今之時。雖有衛霍班陳之將。亦必不能摧堅深入。雲徹席卷。以必得所欲。何以故。內氣虛也。故愚妄論。今事為弛而不復張者此也。夫書生談兵。命之曰遙度。若夫譚廟筭。則請處於狂夫之言。以待聖人之

治平言

卷下

二十一

上下百餘年之內。張弛之論。備矣。莫作陳言。讀過

馬政議

比方之民害。未有甚於馬政者也。此非國制之害。而楊猷更制之為禍烈也。令民十五丁養馬一。馬死責之價。孳生不速數者。責之價。豈不自以為踵熙寧故智。令牧養不乏人哉。然而宋則猶有恩貸焉。戶馬則蠲科歛。熙寧五年行者是也。保馬則蠲征役。元豐七年行者是也。馬端臨詳之矣。其大旨猶聽民自願。不過抑而所

治平言

卷下

二十一

免草束納錢諸勤恤。亦不一而足。故政雖微無甚害。今不問其願否矣。丁是則與之耳。料欲如故也。征役如故也。所徵責殆非一端矣。而又於郡邑長貳之外。增官於里社之外。別立群長使。身當二役。無所恤。夫既以人之故差之。又為馬之故役之。民既備徵輸以給公家之用矣。復備屬秣以飼公家之畜。此其為困殆不可殫言矣。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穢。而處之於穢汚。縣官

割其鬃中。鬃者。鬃其地馬所從產。則責馬所從。鬃則必。鬃鬃鬃鬃。鬃雖破。注折屋。鬃妻孥。尚不堪償矣。此

仁宗所以令官贖還寬責駒。而

宣宗所以令學生不及數者免償也。蓋至隆慶初。復以太常武金言。并省種馬。徵收價料。今太僕價日盡。不復存。而種馬遂廢矣。夫祖宗天挺神智。備嘗諸艱。其制及覆曲盡百世

治平言

卷下

二十一

不可易。而不經之臣。一見小利。妄行更變。以重困邦畿赤子。勢至不可救挽。則崔文敏所謂入仕大易者。固矣。且使民竭力飼馬。而官得其用。猶可言也。今所養者何如耶。雖馳逐數十里。不憊耶。及其給之於軍。則無幾何。而馬已骨立。何以故。不幸有壯馬。則官假之。私假之。家屬假之。未已也。又奉身以隨之。陵阿奔駭。遂不堪命。夫軍則何利。而願極馬壯哉。且也軍旅實者。則可

此名學

免也。其或不可免。而至領牧。則亦寔者而已。者之所居。則儼屋也。其食。則待餉也。儼屋。則馬無棲待。餉。則食無餘饒。之渴之馳之驟之馬之死者。已過半矣。而官之所以給秣者。則又寧損馬以全餉。毋費餉以肥馬。何者。試言存操之馬。自四月至于九月。僅料餉而已。問芻則闕然矣。若下場之馬。自十月至于三月。方全給耳。他時則闕然矣。馬安得不餒而死乎。而况能衝鋒破

治平言

卷下

二十一

敵乎。說者謂薊鎮依山阻險。馬無所用。故昔在嘉靖癸丑。虜騎四斥。兵部請增馬。而督臣博執不可。曰。薊以守為主。無所用馬也。後戚總理疏亦云。昔遼虜患時。凡騎兵臨陣。皆舍騎。匿諸林。以一人控三馬。置之不用。故騎兵三千。則已令一千不得向敵矣。所以令一千不得向敵者。反以控馬於不用也。則薊豈亦何利於有馬哉。故言軍情。則不欲馬肥。論官之給秣。則又不能

使馬肥而程其實用則蒔宜中不宜戰宜步不宜馬然則亦何苦令畿內生靈破產拆屋鬻妻孥以養無用之馬上糜國家幾百萬之餉而無秋毫之用徒使根本重地困頓不支乎且養馬本以簡民也乃先無事之時而自困之不卹乎愚以爲編民戶之制宜急更也雖南京畿及河南山東之戶馬亦皆可盡罷也何者此楊猷之謀困苦民之陂法非國家

治平言

卷下

二十一

祖宗之本制也更之將奈何曰請以官牧馬如唐人制而聽民自畜如漢人制蓋今國家提封萬里凡古今宜馬之地具在版圖而不得奏彭彭任任之盛者閑校之事固非讀書射策之所曉也矧乎苑寺官不振極矣資淹而靡輕雖卿佐銜乃無異司馬故人有苟且自散之意誠遶天下善養馬如秦非子王毛仲其人者雖在窮簷陋室之中不以布衣故而徑登苑寺先就

之各邊令體統崇峻勿於兩臺受制勿於二司降志聽其措畫無中擢期數年不易有成績則以尚書狝卿厚相寵耀而不任者輒顯廢之以明繩忌事則天下不患無善養馬者應矣合須得地耳唐牧馬置十八坊四十八監其地在岐幽涇寧間復不能容則析八監列河西豐曠地蓋中割膏腴之田跨數州善水草處爲牧放之所而又得人司之故其盛至一緣易一馬今代

治平言

卷下

二十一

什之間如樂羊山魚兒川滴水崖馬跑泉諸處不泉繁茂宜畜牧誠嚴勢要劉據之法令專壹屬調簡居民之善閑者爲閑厠其資勞馬之蓄息可計日而須也所謂以官牧馬如唐人制者此也在漢勸民蓄馬馬一匹後卒三人三人雖極富厚而利歛征役一勿之民之不養馬者情矣至邊塞之間縱民畜馬無所禁故烏氏塞則致馬千羣橈桃居塞則致馬千匹於時

聚特化者。損不得會聚。蓋其盛也。今民慮官司之抑配與依輪。率無敢私畜牧者。是并其源之旁。出者且涇鋼之矣。謂宜嚴抑配依輪之禁。縱民畜牧。少如漢復卒之令。以激勸之。而受其用可也。所謂聽民自牧。如漢人制者。此也。且戶馬之法罷。則畿民不繫馬矣。畿之民既不繫於馬。而令一歲中每馬出料草。值七緡輪造以備養馬之資。則國家歲可多七十萬之入矣。吾計

治平言

卷下

二十九

前馬亦不下五萬有奇。歲常耗料草二十萬。今若以守地之故。汰其五之二。則前亦歲可省八萬料值矣。國家歲可多七十萬之入。前歲可省八萬之出。于以佐死守之善養馬者。而畿之民又永無養馬之害。以紓沉痾至便也。以固根本至利也。以裕閭閻以蕃雲錦至順也。國家何憚不爲此。嗟乎。國家都燕。燕古冀北朔方地也。唐李郭以朔方士馬雄天下。克復兩京。此

天子之都乎。此而乘其雄以破滅驍胡。空如從竈上驢除。而二百年乃不能靡虜一鈔。冀北馬之所生號空羣。而今至困黔首畜之。猶不得一善馬而收之。胡夫都燕之吾君若大臣何可因循哉。

張景順開元時爲監牧副使。牧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其蕃育如此。皆王毛仲之力也。今時獨不可仿而行之。而徒以令甲敗

治平言

卷下

三十

乃公事何也。斯議鑿鑿可施之行。



言路議

言路之開。國之福也。言路不開而羣臣無敢言。容則雖有蹇蹇之神奸。滔天之隱禍。無與陳列矣。此號公齊潛王之所以聚社稷亡逃而後悔其莫告也。然自宋以來。議論多而實績累。責人至苛。刻言曲辨。革革成羣。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者。罰。醜之曰。辱臺。此本出於廣聰明。通欺蔽至意。然既切責之以督其言。而人主又以

治平書

卷下

三十一

寬大柔厚。世相優互。故彈擊之臣愈橫。恣不可忍。廢人以自成。醜人以自名。激人以肆毒天下。而不顧其後。其禍到於今。於時高宗謂相趙鼎曰。臺諫論事。許風聞固也。然須審實。若務大體。不摘纖瑕。以強置人於過。豈惟陰德。亦足以銷刻薄之風。臣諫臣不爲。朝廷愛惜人才。而至令君上反以渾厚相訓誘。亦足悲也。夫風聞言事。此武后之所以鉅奸慝。制群下。古未之有也。

而

高皇帝以胡羯大亂之後。禁奸防詐。不可廢其制。故特存。而憲綱所著。猶必以明著年月。陳指實跡爲訓。其搜求細事。及一切挾私。則有禁懼善類之整傷。虞正士之影射也。歷年二百。言路與大臣互有伸屈。而癸未以後。則天下不堪競矣。計君父有同奴隸。詆大臣如劫盜。攻同類如犬彘。搜不可見之隱慝。指不可聞之暗過。惡無

治平書

卷下

三十二

微而必戮。過無小而不大。其罪無可質。其言無可據。甚者行實難議。則攀摘閑門以相污。務令人終身志意。蟠屈不開。堂堂天朝。乃無異市井之鬭。援村嫗之詩罵。蓋至矣。僞不長。蓋虛不久。而他日之所以受攻者。乃卽前日享直號之人矣。然則交氣疾爭者。爲易口而自毀也。並辭競說。爲貸手以自毆也。豈不信哉。夫人必有其實。後可以名加之。必有其

罪而後可以罪當之。此其於人也亦既無憾矣。然而有道君子戚戚然猶慮夫偶失之註誤。意外之蹉跌未可喪人生平也。而况人不詳正邪。事不察實虛。徒以其噬口利機。唆其噬臍。進傷為人君嚴之義。退害為人臣者之生。其為不利。甚。吁。論人如此。其於以論事。又可知矣。有事於此。甲以為利。乙以為害。已又有附甲而云利。已又有附乙而云害。兩家之難。膠而不開。拏而

治平言

卷下

三十三

不解。如敵國之不相容。試之於事。乃了無當。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播宣之。今甲實未嘗見其利也。而云利。附甲者實未嘗見甲之利也。而執甲之利。乙實未嘗見其害也。而云害。附乙者實未嘗見乙之害也。而執乙之害。天下條貫。國家表裏。俱付勿問。而兩家之難。膠而不開。拏而不解。如敵國之不相容。此徒令國是搖而朝廷厭耳。往者丁大率之事。孫大宰與沈司馬

治平言

卷下

三十四

交譏。附大宰者章百餘上。趨司馬者章百餘上。附彼則指此為工。兜附此則目彼為刁。牙。擾擾。衝訐。幾半歲無寧。欲令朝廷成何景也。往者朝鮮之役。石尚書主和親。而朝臣主征戰。恣言博論。人人自謂孫興。朝廷見主戰者之紛也。令簡一二人前行督征。而面面相盼。莫有應者。吁。向者何言之快也。今又何憊也。蓋至今日。政蘇民愁。臣情天下之事。未知終始。而刑餘之人。方且征利四橫。道路嗷嗷。而諫官始束手無出矣。嗟乎。向者毛舉纖瑕於正臣才臣英臣功臣之身。惟恐不一網盡。不一宿去。而今乃束手於封豕長蛇之貂璫乎。故使上之不信臣者。言路也。使上之不任臣者。言路也。使主威損而國勢弱者。言路也。使國是亂而邪臣縱者。言路也。使上下不交。而奸弊萌滋者。言路也。何也。言如此。不確也。而朝廷安信乎。言如此不一也。而

朝廷安從乎。言如此多而無謂也。而謂朝廷不厭乎。言如此浮而無實也。而謂朝廷不察乎。言如此其侵而無上也。而謂朝廷不怒乎。國家設諫諍。則以辨忠邪。吐嘉謨。上益聰明。而下達欺蔽。而豈知禍至若斯烈哉。夫非謂絨口卷舌之為可也。謂夫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取厭於上。而激極之勢。反令可聽者盡塞也。今有賢理者。其一人曉曉不已。五反六

治平言

卷下

三

覆則人必從而譽之。其一人從容致辨。問乃答。唱乃應。氣和語覈。不越一二言。而人自服矣。欲上之重言官。宜莫如慎重其言。欲慎重其言。宜莫如為國家愛惜人才。而欲為國家愛惜人才。宜莫如輕視名爵。不敢廢人以自成。有輕視名爵。不敢廢人自成之意。則必不好異。既不好異。則必不以難行之事責人。主以必行。必不叩頭流血。輕凌其主。天下受譽上得非。而況於

大小臣寅乎。蓋宋之時。議論雖多。而往往乃有念人才之難者。曰國無事宜為。朝廷愛惜者王素是也。曰國多事。九宜為。朝廷愛惜者王縉是也。吾讀鄭端簡史。言本朝陳尚書壽在諫垣。孤特而不許。常自曰。我父戒不得作刑官。何以故。枉人故也。刑官枉人。官官尤枉人。嗚呼。諫臣何獨不聞此。

治平言

卷下

三

此長者之言而稱之

後世言官一語不當情事。令人主取厭。安得

資格議

夫銓選之論資所由來久矣。非獨魏崔亮之停限。唐裴光庭之聖書也。自漢魏之間已有之。將濟與衛臻書曰。昔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獲漁父為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走矣。

治平言

卷下

三十七

由若言觀之。則是以離亂拔異。而承平守資。不可喻易也。夫天下惟賢才足辦耳。傳說以版築爰立。未聞武丁有屯難也。范睢以廟上殘蠅相。秦未聞昭王遺紛糾也。若謂牧野不同於成康。斷蛇不比於文景。必待緩急無措。乃始越格擢材。是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其勢且令天下英父喜亂。夫何故不亂。則終不得越格擢。不得越格擢。則才終不得見也。天下之盛。必生於

治安晏處之日

其君臣狃為無事。如堂燕曆。弊日叢官日玩。隆寒極暑。其末也。遂不可救。故聖人於卦之蠱。諭之曰。君子振民。戒偷也。曰。幹蠱戒無事也。夫胡不嘗試相與求其蠱之者。誰乎。治之有蠱。任官壞之也。爵不試。德祿不課。實職不度功。歲滿則拱手遷去。不滿則陸沉其職。狠鄙者以累資躋高僚。材傑者以歲月限末位。是以雖有異能。無顯寵以聳人之心。雖有殊功。

治平言

卷下

三十八

猶遠巡以待滿。夫使異能殊功者。與庸污貪黷者。不異如此。則居官者又何愛而暨功能何慮而不為庸污貪黷也哉。故世之隆盛也。必百官職業之修也。其衰亂則百官職業之廢也。其職業之修也。必上有大勸懲以鼓盪其氣。而後人自勵以赴功也。其廢也。則官祿祿政悶悶上無以作新。其耳目而人人有苟且待次之意也。

故格之爲害。能使假節者容。而材傑者憤。能使
人安步飽食。以待日至之時。而泰越其民。事之
所以利吏之所以盡。法制之所以頽爛。潰裂職
此其故矣。曰格定。則下無攀賁之私。而人主無
愛憎之懸。不亦可爲道揆法守乎。如此者。則是
以法爲罔限也。夫不恃賢才之能。宣化道君。而
恃陋條以守國也。後主所是。疏爲令。人主其能
不自創法也哉。且庸無益乎。況今國家內外
官歷階而進。其等級大繁。歷歲不能周。而坐困
英材以循資。是繫追風之足。爲驚牛之登也。愚
以爲國家宜別設一科。以待天下布衣之異
能者。如國初故事。毋使高不危黃巢李振等
窺牖於山澤之間。而居官者寧厚以不次之典。
使久於任。毋拘歲月之斷。以循其資。吏治庶幾
其振乎。此其說在崔文敏明端敏董翰林策議
中。不具論。獨思以爲使臨事。吏安能舉。吏也。

治平書

卷十

十

大議

使夷而舉於歸夷。必不屑欲察其賢而隆以不
次之遷。猶易能也。察其賢之必可勝任。不易能
也。察其賢之必可超上位而毋拘以交。尤不易
能也。此其責必有總其要者。故愚以爲郡縣藩
臬之察舉。則必宜慎選撫巡之真能識治體愛
人才者付之。察巡撫之真能識治體愛人才者
則必擇天官之真能知人者付之。擇天官之真
能知人者。則必有綜核名實之輔臣。操攝史治
之說也。

治平書

卷十

十

資格所以待庸愚沉滯者。而才俊卓犖之士
無不懷憤。前人有舉而行之者。君子亦力爭
之。則擇輔臣以爲知人之本。又古今之通論
也。

嚴舉議

夫論官程吏則廉誠尚矣。周少宰以六計弊羣吏一廉善二廉能三廉敬四廉正五廉法六廉辨註曰廉之言察也。夫周公既以善敬正攷德以能法辨程才矣。而獨不及操潔介特之士。將居官者固可不廉乎。吾曰廉之爲言也潔已奉公之謂也。夫人性無全而德必有病。慈切者或時不能自割。恭莊者或幽不能無染。執持者或

不能不怵於利。則善敬者正法者之不可不繩

以廉固矣。若夫能辨之士幹練援衆又何如其

英異足用也。卽不能自簡於欲。國家緩急賴

其用足矣。又安往夫課以廉潔修潔之行哉。曰官之不廉也。自取利不利民。夫至乎自取利不利民而無所不至矣。官安可不察廉也。不觀漢治乎。漢治近古。文帝詔曰。廉吏民之表也。景帝詔則曰。其惟廉士寡欲易足。毋令久失職。宣帝

詔則曰。舉廉吏欲得真。斷斷乎其規貪厲耻是

以吏稱民安。東漢中興重選官。曹自茂材外三

公歲察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各二人。

光祿歲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一人。廷尉大司農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各二人。蓋不獨以論官。且以論士。明以榮舉之權。耀天下以必趨風之所。鑄人知自重。迨其末季。權威大闢。肆虐跋扈。而黨錮君子。欲以名教是非。逆折其鋒。用雖不成。而風格標持。矚然高烈。嚴氣正性。比質霜琨。廉所風厲。不既重與。魏晉以後。不聞復以廉察舉。故風亦日以頹。明興高皇帝首以廉媿之節風天下。而竭意於剝貪。自戶侍郎郭桓賍貪亂政。布告天下。連逮其下四部胥以駢首。不復問孤卿制郡邑取六十兩以上。許民詣闕訴。蓋又明以刑威戮辱作天下羞惡風之所激。遂有靖難諸節臣九族刀鋸了

不可奪然則舉廉懲貪信厲國矯俗之一大竅會也。若是以辨官程吏足乎。曰未盡也。在金世宗有之。曰凡稱政有異跡者。謂斷事有軼材也。僅僅清廉自其本分。以貪污多故顯其異耳。曾生曰誠哉是言也。廉吏之耻貪。辟之貞婦之耻淫也。夫婦亦當令事別姑。相夫訓子。安上撫下。中饋饒潔。豈家茂業。種種有成耳。若守貞不淫。固其所也。且婦豈可以其守貞不淫為功績哉。

夫令之士脫青衿而蹀甲科。或簪纓未經事。或起寒薄無遠識。庸材或以閭閻開豪士。或以跳脫長奸。我迂而枉。民吏緣而叢弊。如此雖百伯夷在堂。何益於殿最也。人之好官爵。甚於好利。不廉則官廢。夫又安知不遂矯為廉以保有此官也。善乎仲長子光之言曰。君子居位為士民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養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

名以小知居大位。庶績不成。庶得拘繫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武帝欣泛駕展用駟馳。故漢之吏治莫盛於文景宣元。而功業莫隆於武帝。以此耳。向令黨錮君子。有一淵議異能。不患閹奸不去。卽靖難中有臣如此。豈令文皇帝罹此苦哉。然則如之何。曰才而性自廉者上也。于少師譙曾中丞銑是也。亟舉之。廉而不失為才者次也。柴侍郎車朱中丞統是也。亦亟用之才而不必廉者。王威寧越胡少保宗憲是也。社稷之鎮不可失也。廉而不必才者。自海中丞瑞而下。滔滔皆是矣。昔開元帝謂相懷慎。朕以天下事委姚崇。假卿鎮雅俗。吁。寧獨任相哉。

國家官才以能風世。以節廉可以矯。而才不可以偽。虛懷慎自。嚴儉約而一切決事委之姚崇。此可以處廉能之際矣。

聽訟議

聽訟之難尚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自堯舜以來，未有一日無訟之世也。而孔子云：無訟何居？曰：子言之，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蓋曰：吾不能保世無無情者，而能必吾使之不得盡其辭也。然則吾不能保世之果無訟，而能必吾所以使之者，雖有訟而無訟也。人之不齊也，如瀉水流漫，雖亭毒不能齊。古今一也。是

治平言

卷下

聖主

故狠剛之民，挾其氣而不能下，則訟。彼害之民，挾其智而不相恤，則訟。愚心躁欲之民，不知其不可，而有所利之不能自已，則訟。狠剛之民訟而恬善之民不甘，則亦訟。被害之民訟而敦拙之民大恐，則亦訟。愚心躁欲之民訟而循本依天之民無以自明，則亦訟。其辭一，其號屈一，其引經傍憲一，其對簿之時，瞻望士師之聲笑而緣以迅轉又一，其指天畫地呼神忘生，作為盛

額捶胸之狀，聳聽者以偷覲一時之勝。又未有異也。訟之難也，而烏乎聽之？人有言：周禮以三訊斷獄。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兼聽並觀，而思過半矣。曰：不可。何則？訊羣臣是開鄉大夫之請托也。訊羣吏是授吏胥門子之權，令之橫舞吾赤子也。訊萬民而鄉有約焉，人有中焉，其屬私而不可憑者，又十之六七矣。彼奸人者，多散誕得之財，不惜錢刀之課，交私與

治平言

卷下

聖主

援陰奪耳目，飾理外之理，而脫法內之法，其至毒害蓋莫甚焉。羣吏之口而幽蒙縣官，方以為訪之甚可據，是故士訟民，輒曰：吾恤小民而不知此。慄得之小民也。小家訟大家，輒曰：吾恤小家而不知此。橫挑之小家也。成見先入，牢不可破，顛倒無倪，驕長豪奸，其妄自信者，則又不委耳目而自委也。曰：每事必躬驗之，夫恃已之躬親而以為必無惑乎吾嘗見之矣。甲有訟墓者，縣

治平言

卷下

四

官方按視而乙家已陰置其親戚故舊著其榮
 衣艸屨故作行道之人示無意而過之縣官呼
 而問焉遂罪甲縣官不知其為乙家布列之私
 人而以爲無意行道之公人也吾又嘗見之矣
 甲有訟水者乙之田高原而曉甲之田平陸而
 肥各有所就水而乙潤乙患其潤也盡挽其陂
 瀆以溉其私會縣官方按視而乙懼甚夜決其
 瀆以還之甲家不知也縣官至以用証而重苦
 之此非所稱躬親乎聞奸舛其形陰智奪其目
 彼又安從知之悲夫罪生乙禍歸甲民有號天
 而泣耳然而一不服則捶楚之下逼之使從極
 而定百脉死猶愁亦鮮不用矣於是彼又知民
 訟之法以重相控制使之不敢不吾聽雖然民
 身則既困矣而民之心亦安能變白黑甘冤危
 而使其終吾服哉其勢必不容不怨於郡郡之

治平言

卷下

四

不得又不容不怨於監司若兩臺矣怨於郡與
 郡之少申我也怨於監司若兩臺與監司若兩
 臺之少申我也今若郡若監司者則不然怨於
 郡郡仍以付縣矣怨於監司若兩臺監司若兩
 臺仍以付郡矣夫民之怨於上苦矣非肯不
 得顯非意氣不得前奔斥則耗力聯證則耗財
 舉室瞻聽則女廢其績畢家遠叩則男廢其業
 日月浸移則一載之功無時蹉嗟怨上豈易易
 哉今民以縣之枉我也而怨於郡郡仍以付縣
 縣豈肯反易以明吾非乎民以郡之枉我也而
 怨之監司若兩臺監司若兩臺仍以付郡郡豈
 肯反易以明吾非乎夫上即自聽吾猶恐下官
 之求勝結僚友以佐說也而况更付之原聽之
 官乎其勢絲毫無改於前雖有嚴酷武健百倍
 以恫嚇民者矣曰爾何敢怨上也沉冤愈沉
 以枉愈忤欲如數輩以嗤笑良善唾血而莫顧

此其能自白者已如此又况夫罷不肖股肱不

利。咄。咄。期。期。之。民。乎。其。勢。雖。暴。辱。其。泰。殺。狗。彘。不。敢。不。聽。雖。暴。擅。其。若。應。坐。妾。不。敢。不。聽。雖。暴。據。其。父。母。宗。祖。之。丘。墓。不。敢。不。隱。忍。嗚。呼。可。為。痛。哭。者。此。也。夫。無。訟。之。治。邈。矣。上。之。如。文。王。之。於。虞。芮。次。之。如。韓。延。壽。之。於。馮。翊。皆。能。使。無。訟。者。也。不。可。幾。也。若。夫。聽。訟。則。有。道。矣。聽。訟。之。道。柰。何。曰。人。之。情。偽。不。可。知。雖。然。誠。之。不。可。掩。也。

治平言

卷下

四十九

其心無應耶。則其辭直。其色定。其氣舒。其情慤。其視聽不亂。其言語不二。其心有慙耶。則其辭誕。其色赧。其氣喘。其情撓。其耳目皆惑。其言語前後左右自乖忤。吾虛心以聽之。至誠以動之。潛幾以體之。亦居可知矣。行歷之素信也。心神之素孚也。仁澤之素渥也。元元信我如列眉矣。更察此以驗之。十不得八九乎。即欲廣耳目乎。訊之士大夫。必擇其堅正高潔之風聞。如魯哀

公之問孔子。曹平陽之舍蓋公可也。不然無訊也。訊之羣吏。必擇其辣心白意。拙直之吏而操縱之。如黃次公。擇長年廉吏司察而屬令周密可也。不然決勿訊也。訊之萬民。毋以其私好惡亂我聰明。如張復之。所謂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於其黨。得其實可也。不然亦勿訊也。毋主先入。毋作好惡。毋執一成之見。而匪石不轉。毋重越訟之禁。而鉗民以逞。至於諸道上

治平言

卷下

五十

官之所懇。更勿以付原聽之官。而毋憚平反民之不寃。何待於公。嗚呼。世之聽訟者。苟以修己積善為心。幸毋易視焉可也。

從前閱過之事。有動於中。而極陳之。如暮年人談其苦涉歷。遂傾人耳。此國家所以尊老更也。

官豎議

宦豎之說自三代未之前聞也。而管敬仲已言之。其說曰。爲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爲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爲緩。緩可以惠民。威惠遷於下。則爲人上者危矣。又曰。賢不肖之知於上也。必由中央之人。則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財力之貢

治平書

卷下

五十二

於上。必由中央之人。則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兼上下以環其私。則爲人上者危矣。曾生曰。中央之人。何罪。使中央之人自固而握柄安行。無忌。卒潰決糜爛。不可解。則人主之過也。浸假人主任天下。賢知材武。相親相信。早朝晏罷。與通天下之志。與定天下之業。與斷天下之疑。而此等輩一聽奔走。此雖有百千中央之人。何害城社。又何勞如崔胤等召兵誅勳。使冤號徹上。

治平書

卷下

五十三

霄也。故天下之賢知材武。可輔安國家振黎元不少也。而人主必好信中央之人。何居。豈周秦之制不可復。而漢武作偏乎。曰。嗚呼。劉鋹見之矣。鋹之委政。龔澄樞陳延壽等也。曰。羣臣皆各自具家室。顧子孫誰與我盡忠。必盡忠也。惟宦者可任。遂委政澄樞等。作刀山劍樹。以明珠琬琰飾殿離宮。數十刑酷斂重。宗廟竟滅。絕身爲俘。澄樞等身首分於千秋門外。夫人臣居官任職。固不可謂無家室。子若孫矣。雖有家室。子孫亦何害其爲忠君愛國也。故必忠君愛國也。而出於無家室。子若孫。則如澄樞等。固無家室。子若孫者也。而何以等之。臨履巧淫。竟以其家廟社稷也。且人臣之念家室。顧子孫。貪黷私固不少矣。抑豈遂無有輕家室。不顧子孫。以效忠畢智捐軀也哉。今鋹以人臣之念家室。顧子孫者。而不任之可矣。則胡不遂求天下之輕家

室不顧子若孫而一意奉公者而遽以委之無家室子孫之澄樞李托薛崇等以亾其宗廟社稷則豈不失慮甚哉嗚呼古今之不信材賢而信官監其見未有不出此者也自以爲得委矣疑者非所疑而疑於其可託國之材賢信者非所信而信於其必敗度之官監可不傷乎蓋本朝官監之禍幾與先代同而本朝官監之稱賢則往往溢於先代之外如阮安之清而

清平言

卷下

五十五

績也金英與安之智也懷恩之正也鄧昌之格也王岳李芳之直也視漢之一呂強唐之一高力士後唐之一張承業抑何其寥寥迥殊哉絲綸無簿銅牌久失

高皇之制既不可卒復而景泰中各鎮守之制復肆四方又

天子深居不信寵羣臣當此時也雖有申屠嘉韓琦坐視莫如何此大祗之族也視止行遲怵

然爲戒之日雖有斤斧非人臣所敢言矣有提

刀四顧耳愚常計之若有執政淵識得結主術使君臣上下如魚水歡則罷各鎮守內臣及銅牌之制猶尚可復也張永嘉是也次則寬之使不吾畏結之使不吾貳借其威勢以肅其屬展吾志而安行無後患則天下惟所爲張江陵是也毋已而陰搆其黨使自鬪乎不然者則請從大計數舉之例行黜陟別賢惡用懲其不肖者

此法

清平言

卷下

五十六

而激勸其賢者其庶幾有風乎夫不勸其賢而徒概抵其不肖未有能行者也聞長者言正得中浙鎮守鄧文欽自理刑訟徑拘問官司而諫臣戴金等糾止之其說曰如河南鎮守呂憲山東王思敬皆靜約奉法百姓相慶輿論許與之臣豈敢有外言乎時文同類中覽疏至此皆重咎文之橫軼而文亦內慙惡以爲公論稱其同類卒縮縮不敢如所行讀戴公疏有之此語

當不謬呼如戴公者可謂動刀甚微而謀然其已解者

宋宰相欲以王繼恩爲宣徽使以討蜀寇功也太宗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以授以他官宰相力言帝怒深責之聖主舉動如此故可爲後世法銀不足論矣踵銀之智者抑何其比也讀此可爲三嘆



治平言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曾大奇撰大奇字端甫泰和人明神宗之末萬事叢脞門戶之禍大起大奇是書分經世主術輔臣明法責成富國賦役兵制養兵廟算馬政言路資格覈舉聽訟宦豎十六議而輔臣議分爲二篇凡十七篇其體例指陳時弊畧仿賈誼新書而文格則多近蘇氏策論然論弊則明而論所以救弊之道則往往叅以書生之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云

林子全集元部六十二卷亨
部十九卷利部二十九卷
貞部二十四卷（一）

〔明〕林兆恩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林子全書要語



天以一中分化人以一中
立命道一而已教何云三
教之三也世人岐之吾

師合之非創說也天下義

敏

一

理賅備於易傳曰乾以易
知坤以簡能至易簡理得
而成位乎其中則吾儒之
真體實用也牟尼氏以空
虛爲體無相爲宗非易乎

清尼氏以清靜爲體不物
於物爲宗非簡乎先師仲
尼氏無意必無固我取空
虛清靜之體而互印之有
異乎否耶其示子淵則曰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勿動何嘗有物何物
於物及與子言孝與臣言
忠與弟友言弟友循循誘
人與慈悲度世直相映發

他日有言曰吾道一以貫
之合一之旨自了然矣世
儒讀孔孟之書淺者訓詁
深亦臆解非稟神慧孰窺
大全如奇偶彖爻四聖獨
敬
契無言之秘迺逗陰陽之
精奈何僅得半班以見知
見仁而離岐之耶夫西方
聖人之頌猶龍之稱豈無
見而云然者哉吾

師龍江先生洞天人之秘
突究性命之本體憫庸愚
於迷途掖賢智於覺路故
其緒論真切引譬詳明繼
往開來悉萃於此海內後

敘

四

學不能盡登其堂聆其指
授得是書而私淑之則易
簡之理可與成位同歸萬
物其咸備矣上人了玄從
幼授業獨得真解欲廣吾

師之傳使一切形氣各悟
本來奈上智最稀頓悟者
寡不得已借已病之法爲
點鐵之丹使錮疾可瘳則
昏迷亦可醒也收齏掩骼

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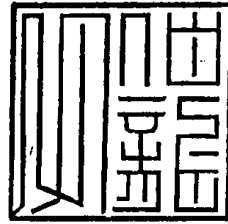
五

完其功行一念孜孜無非
闡明合一之旨揭日月而
行中天端有賴於斯人歟
端有賴於斯人歟

皆

崇禎歲辛未節端陽漳弟
子馬鳴起書於敬事之

精舍



敘

六

林子全集自序

錄分內集舊文

子谷子龍江兆恩

余生平所著三教書既標之曰
三教分內集而又曰歸儒宗孔
非非三教者豈不以儒不孔子
道不黃帝老子釋不釋迦故以

林子全集自序

一

三教者流之非而非之而歸儒
而宗孔也夫曰歸儒曰宗孔曰
非非三教是亦足矣而必曰三
教分內集者匪他也論語曰老
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
皆宇宙內事是皆吾人分內事

也豈非聖人所以盡人而持載之而覆幬之而無遺人邪尚書曰鳥獸魚鼈咸若中庸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是亦皆宇宙內事是亦皆吾人分內事也豈非聖人所以盡物而持載之而覆

幬之而無遺物也故曰聖人盡人昊天盡物若道釋者流亦人爾乃獨無分於至治之咸若配天之尊親者何與逃墨逃楊歸而斯受而旣苙且招殆非聖人昊天之心之大也孔子曰吾非

斯人之徒與盖聖人亦昊天也而尚書之咸若中庸之尊親不謂之盡物而况於楊墨道釋者流而爲斯人之徒者乎此余三教合一之書之所由作也

以上原缺

林子倡道。每以度世爲教。或人愕然異之。來見林子。林子曰。汝無異也。汝知汝之心。本自廣大。包羅天地萬物。而無有能外之者乎。汝今尙未見性。則又安能不以度世之教爲異也。或人乃

筆集序

六

問何者爲性。何以能見性也。願夫子明言之。以教我也。林子曰。釋氏之見性。儒氏之知性也。今汝未能盡心。安能知性。未能明心。安能見性。余昔者嘗有言曰。知性性知。非智能知。見性性見。

筆集序

七

非眼能見。夫旣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見矣。余將何言。余將何以教汝也。汝今且依余所授盡心明心要法。勤而行之。久則自當有悟入處。旣有悟入。便有真知。旣有悟入。便有真見。真知無知。無知者知。名爲性知。真見無見。無見者見。名爲性見。無可測識。性不屬知。無可想像。性不屬見。性不屬知。何以曰知。性不屬見。何以曰見。自性自知。自性自見。自性自悟。自性自度。旣曰自

悟非由人悟。既曰自度。非由人度。盡心明心。自悟自度。機非在我。自非我義。神理自彰。不可度量。如是而悟。非我能悟。如是而度。非我能度。非我能悟。正覺正悟。非我能度。正覺正度。余將何

學子集序

八

言。余將何以教汝也。

此言性。而附錄於全

集內自序之後者。蓋自度以度世而爲性之盡也。

又

或以林子修性之旨。既聞命矣。敢問所以修命。林子曰。修命必本於修性。易曰。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若或徒知所以盡性。而不知所以至命。雖有慧悟。終落空無。故孔子之不惑。孔子之盡性也。我而能盡性焉。而人物天地之性。亦皆在我矣。故以我之性。而人之物之。而人物之性。有不

學子集序

九

自我而盡乎。以我之性。而天之地之。而天地之性。有不自我而盡乎。孔子之知天命。孔子之至命也。我而能致中焉。而天地萬物之命。亦皆在我矣。以天地之命。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自我

而位乎。以萬物之命。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自我而育乎。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言天。卽命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蓋性本於命。命出於天。天也者。自然而已矣。故

天則自然有是命。而命則自然有是性也。夫孟子曰。知者。何也。知也者。知之也。知天地之化育之知也。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而曰。知曰作。其義一也。猶今所云。知府事。知縣事。非徒曰知

之也。若也。未能盡心。而存心之功。不可不知也。未能盡性。而養性之功。不可不知也。未能知天。而事天之功。不可不知也。然心卽性也。釋氏有言曰。真心是性。真性是心。故天壽之不貳其心。

矣。由此而進進不已焉。可以知性修身。以俟之以立命。由此而進進不已焉。可以知天。夫天壽不貳。固不以形骸而貳其心矣。而修身之功。其義將何取焉。身也者。身也。體也。乾爲首。坤爲腹

腹亦體也。坤曰。正位居體。鼎曰。正位凝命。艮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孟子亦曰。立天下之正位。惟此正位也。以言乎其大。則足以包羅乎天地而無外。故謂之廣居。而大道從此出矣。老子所

隨死而亡焉者也。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故能知所以原其始而始之。則必知所以原其終而終之。此道家所以長生。釋氏所以不死者。卽尙書所謂考終命。而形骸非所論也。故

非成就。如來圓覺。亦復如是。而後世修命之士。有不認鑛以爲金也。亦寡矣。余昔所論著元神實義。有所謂重立性命。再造乾坤者。非他也。乃所以銷鑛以爲金也。故修命之士。惟當在於氣穴圖之。老子所謂深根固蒂也。然兩石相擊。而火生焉。兩精相搏。而神應焉。蓋我之精氣。包藏於氣穴之中。若我能以我之所相搏之神。凝而入之於氣穴之中焉。殆所謂立天下之正位。以

居體。而凝命也。昔者孔子嘗言仁。宋儒所謂杏仁桃仁者是也。蓋菓核中之有兩片者。一陰一陽之道也。而其尖處之幾希者。仁也。繼之者善也。故始而坎離交。以胎陰也。而得其陰之所以爲陰者。豈非從父母形化中來一點之幾希乎。學而至此。然後方可謂之全其親之所生。而爲孝子矣。旣而天人合。以胎陽也。而得其陰之所以爲陽者。豈非從天地氣化中來。一點之幾希

乎。學而至此。然後方可謂之全其天之所賦而爲仁人矣。又旣而二陽偶。亦以胎陽也。而得其陽之所以爲陽者。豈非從冲漠無朕中來。一點之幾希乎。學而至此。然後方可謂之露我全真。

卷之六

七

以與太虛同體矣。夫旣露我全真。以與太虛同體矣。則命自我立。而所謂我命由我不由天者。非虛言也。古人有言曰。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還虛。夫以精爲氣。神而鍊之以還虛焉。則精爲

元精。未始精而能生精者也。氣爲元氣。未始氣而能生氣者也。神爲元神。未始神而能生神者也。天地有壞。這箇不壞。蓋以其不依形而生。而無可死之道也。若不先之以見性。而卽曰我能

卷之六

七

修命。則余不能知之矣。

此言命而附錄

於全集內言性之後者。蓋修性兼修命。而爲學之全也。

萬曆歲戊子穀日七十二叟兆

恩

合刻三教先生集叙

儒釋道三教之聖人無日不在
天地間蓋天實生之以撐持世
界濟度衆生者也上古帝王人
人是儒人人是道人人是佛天
下陰受其福而未嘗標儒釋道

卷之全集序

十

三教之名三教之名顯于衰季
之世曰此爲儒此爲道此爲釋
摠之至神至靈太聖大賢之化
身流轉變幻隱現出沒于古今
世代之中陰用之而不得則顯
出之而上天救渡生人之意愈

苦愈微何者三代以後之人心
世道旣不能如上古之渾沌醇
龐帝治王風邈不可追列國之
君互相吞噬日弄刀兵死于鋒
鏑者大半天下皆囂然喪其樂
生之心上帝哀之故孔子老子

卷之全集序

十

並世而出以拯拔一世孔子明
五帝三王之道以詩書禮樂之
教號呼于天下老子曰是忠信
之薄而亂之首也不若返于太
古無爲之初老子之意玄微幽
渺雖後之人主用其一二亦足

以致清淨寧一之治而遁迹流
沙人莫得而測其踪跡而孔子
之道明白正大天下萬世由之
則治悖之則亂遂以尼山之一
匹夫爲中天之砥柱而天下橫
騁之夫乃有顛倒決裂而不顧

者此亦孔子之教所無如之何
者也佛倡爲因果輪廻之說以
震懼天下爲惡之人以陰助孔
子之教之所不及發其夢于漢
之永平而昌熾極盛于五代擾
攘斬伐之際亂轉劇而其教轉

盛如達磨之至于蕭梁而鳩摩
羅什之起于姚秦譬如沃清冷
之水于鑊湯之中而耀日月之
燈于暗室之內而上天一種悲
憫世人之深心拔濟羣生之隱
念至是苦矣三教宗旨雖人人

殊而孔之仁老之慈佛之悲其
主于濟世一也孔子之于老聃
至尊之爲龍此時佛教尚未入
中國也而孔子已預知之爲商
太宰稱西方之聖人則孔老佛
三聖人心心相印如印印泥而

後世之拘儒曲學淺渺無識不能深知孔子之意至操戈以相向薄責于老而厚誅于佛乃自古迄今三聖人之教竟鼎立于三才之中而不可磨滅則環擊而聚攻之者母乃揚其波而煽

林子全集序

五

其焰也哉嗟乎此林先生三教合一之書所以作也非林先生合之而三教原自合也余生也晚不及見林先生而款啟寡聞又不能深窺先生之精蘊而先生之弟子了玄上人取先生之

書散見而雜出者彙萃合刻之索叙于余故爲之說如此然上人寓居金陵十餘年殁光埋照不求人知施棺掩骼不知幾千百千萬使泰山之錄北邙之魂皆有所歸植德種福無量無邊

林子全集序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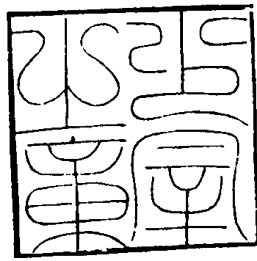
又能以術善巧方便已人之病徃徃有效潛行默用皆濟人利物事與三聖人仁慈悲之旨合則上人于先生之教非徒口誦說之而躬行實踐之矣至于博綜羣書洞明深奧以馳騁于筆

墨文字之際特其剩技乃知市
廛之中風塵之內未嘗無人而
探奇搜異者須另具隻眼其可
肯

崇禎辛未孟冬葉燦題

林子全集序

七



刻林子三教全集序

夫三教合一之旨。徃徃見諸載籍。及諸
傳聞。言之不啻詳矣。然究其所合。閭與
猶甚幻惑。請以聖門宗旨窮之。則虞廷
之精一。魯論之空空。大學之明德新民。
至于格致誠正。中庸之未發已發。推之
位天育物。孟氏養性知天。備萬物而歸
於我。盡之矣。若夫玄門宗旨。無形生育。
無情運行。無名長養。三者既悟。惟見於
空。至無而無之。無無而復無之。常應常
靜。寂無所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盡之
矣。至于禪門宗旨。本來無物。色空俱泯。
一切圓成。不離見聞。超然證覺。盡之矣。
以上三教宗旨。符而錄之。可以合儒道。
釋之原委。統天地人之一氣也。不然此
古聖設教行道。敷演之文字也。文字解

林子三教序

一

理之由。能生理障。故執之者。卽落階級。且蔽性真。烏能合之哉。若欲合之。須尋三聖人。內外自同。終始無分。乃可。牟尼教人。以明心見性爲極。空中歸一爲則。清尼教人。以修心煉性爲極。守中得一爲則。仲尼教人。以存心養性爲極。執中一貫爲則。尼以丘山不動表真性不移之義。中則漠然無朕。先天先地。未有儒

林子三教序

二

未有道。未有釋之先。一乃無朕中。命出端倪。謂之性也。中一者。性命之大原。極則之絕學也。故抱一爲天下式者。將以順性命之理。貫天地人之同氣。例儒道釋之未分也。以此佐而合之。不亦了然明與。此雖古聖提唱。然但描頭畫角。以爲正印。恐落下驤。且今道流以修命爲高。而不及性。釋流以修性爲高。而不及

命。聖門則罕言命。罕言仁。而性與天道。遂至後世而無聞焉。性命相左。竟落於空矣。以此三家分門裂戶。立異變常。於人人本地風光。反至恍惚難決。故終其身迷焉。不肖永昌。幼習舉子業。壯年叨列鄉薦。遂不復留心仕進。卽有志于三教歸一之旨。始枯坐着空。而學禪。遺世辟糧。而學玄。詞章窮物。而學儒。搜括半

林子三教序

三

生形神稿瘁。屢入邪途。致成疾疹。抱病二十餘年。醫治罔効。偶張明甫商于敝邑。亦得病無藥。艱於起止久矣。一日脫然惠顧。昌駭然異之。訊厥所繇。云得三教心法。受持數日。卽脫此苦。遂徵其傳曰。周中常先生。西江人。旅寓滄洲。昌卽備贄馳謁。先生夷然不屑教也。加意懇祈。然後命疏讀而焚之。乃知綱常倫理

之大爲生人之戒行。以艮背行庭要旨授之。乃知心身性命之微爲萬古之常經也。時中常卽南還。昌佩服至教。歸而行之。不三日間。卽得水火旣濟之津梁。心身泰然之竅妙。披閱心聖直指。讀體胖由於心廣。辟面本諸根心。黃中通理。四肢宣暢。見得靈異。濁垢盡除。其變幻顯赫。不着思維。注想而有顛倒陰陽之驗焉。七日之內。痼疾頓瘳。氣體食息。倏異平日。次年中常先生復來。授以三教會編。林子十札等書。因知南都有了玄大師。建祠倡教。刻書度人。兼行施棺掩骼。無漏功德。四方問道。法席恒滿。應答人世。如海潮音。聞之不覺。心神馳動。超然而不能自己也。恨山川修阻。趨謁未由。隨修書幣。懇勸請益。詎師誨人忘倦。

千里指示。猶如面命。鉗錘棒喝。披剝精粗。半生沿習。一時放下。身輕神爽。獲見本來。不啻起死而肉骨矣。或懇求九序至理。師慨然指出未生之前。冲漠無朕。渾然中也。本無虛空之名。故曰虛空粉碎。此何思何慮。太虛之本體。虛不能無氣。氣能結神。神能生精。而精能生形。形能物物。色色而無窮矣。故世人爲物形拘累。而精不顧氣。氣不凝神。神不致虛。而一身之精氣神。已自分而裂之也。將何以合三教而一之。所謂九序之法。詢艮背行庭通關。不過就物形中。收拾諸念。而攝其精。以化其氣。又用安土採取凝神。而煉其氣。以化其神。如脫離生死。超出天地。虛空粉碎。不爲返神以合其虛耶。虛卽以證極。則極且難言。而况曰。

則曰證。特借言以發明吾身中三教無分無合之廓然者也。人人一身皆具三教本無分。何用合也。此三代以前當如是也。

吾夫子林先師降生度世。主持三教。闢漢代以來之異端。補當世未爲之缺典。良工苦心。建立諸法。莫非收歛衆生之心。著作諸書。鋤平三教蹊徑。人人讀其

卷之三 教序

六

書依其法而修之。則精氣神自然會合。而歸於心。心存而身自修。身修而家自齊。家齊而國自治。國治而天下太平。而不返於唐虞三代之盛之。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者。未之有也。況今天地日月。山河大地。比之唐虞三代。何曾少蝕。幸

聖主貞明。至仁敦化。於都哉唐虞三代

之君矣。若賢相大臣。能以臯夔自任。明良相與。一德同心。萬姓而下。孰不聞風向化。而樂享於唐虞三代也。然唐虞三代實無難矣。上下無欲。人心不欺。儒而經世。綱常以正。倫理以明。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道而忘世。清虛自守。卑弱自持。屏去紛紜膠轕之習。而歸於靜默無爲之境。釋而出世。棄華就實。力行造於

卷之三 教序

七

安行。自利推之利他。吾師之度世。使之泯其跡。而同其道。隱其形。而通其心。而聖宗。而玄宗。而禪宗。而中而一。摠然合之。而歸於我之心。之精之氣之神之太虛矣。太虛茫然。無儒。無道。無釋。亦無無儒。無無道。無無釋。而出世。而忘世。而經世。摠不外之度世之心。而返於唐虞三代矣。若挽二氏于歸儒。闡儒門之性命。

茲集載之悉矣。是書鏤板未備。玄師背戴雲水。四十餘年。偶緣就今時。得吾鄉涂左垣先生。任刻其半。昌謀諸同社。孝廉于廷陳等。續竣其事。而留都名公鉅卿。暨諸文學。較讐叅閱。實爲詳焉。玄師遠徵昌叙。昌不文且寡陋。其何敢妄有以弁之。唯是具述入道因緣。附贅于後。若分教之任。得吾師授受條理。詳細付

林青三教序

八

囑。而吾滄已領半席矣。敢不躬行。及諸親友子弟。同倡而大之也。日所存者。心身性命之學。所行者。綱常倫理之德。所談者。三教合一之旨。所居者。已爲唐虞三代之世矣。是爲序

肯

崇禎辛未孟冬。北滄水塩山倡教門人

劉永昌百頓首謹識

林子全集序

應天門人姚家凱識

爰自盤古以迄羲皇。渾、噩、何從見道。既無名教。亦不立教。且不立安所得三教之興。其諸哀世使然乎。曷言乎哀世使然也。昔在唐虞。治水明刑。敦倫司稼。教

十

各不同。總歸於治。即如周初。姬姜兩先公。治魯治齊。所尚已不一。道然不可指之曰分門別戶也。及其成功一而已矣。周之初。哀世道荒。無人心晦昧。老子以柱下史。闡清淨無爲之旨。爲後世道教宗。尼山祖堯舜而宗文武。自周迄今二千餘

載儒術之尊如北斗泰山然孔子不云乎西方有聖人則釋道之興又不自漢明始也第言各異而旨各不同於是三家之徒互相尊絀迄無定論者迄今亦二千餘載然愚以為三教興於衰世而後人智慧聰明竟無有踰三聖人者是以不能

二

窺其間奧而要其指歸譬春秋無孔子安知後世不指揖遜一教而征誅一教乎何漫知祖述憲章之總歸於一途也譬諸戰國無孟子安知後世不指伯夷一教而尹惠一教乎何從知清任和之總歸於一聖也使三聖人之後果有

闡明三教其人吾知必能原三聖人憂世之心與其立教之意合其歧而同其異而第無崇尊儒者既樂儒之明顯而遂指釋老為寂滅而虛無矜釋老者又希心於成儒作佛之異而謂儒之空言無當不知釋老儘多匪人而儒中

三

或有敗類皆後人之用其道者非也而其教固自千萬禩而無弊是以尊釋氏而得禍莫烈於梁武奉老氏而罹殃莫慘於道君莽操祀檜冒嘗不謙恭下士而究為後世三教敗壞之口實然三教之鼎立斯世固至今炳若日星也則三

教之殊途而同歸固可知矣

龍江林先生崛起於萬曆之初年
心慧鑑空眼明手快乃撮三教之
同歸者著而為書有九序心法教
人並却病功夫濟世已行寰宇
若干年 了玄上人出自

先生門下自閩來南倡明斯道建

四

祠奉記

先生神像都人士翕然皈依者蓋
不可計量矢志掩骼已不下萬
有千數功莫大焉其於

先生惟能獨領懿訓接其武而
契三教之精第念茲書京師未
備乃復彙帙而梓之以公諸海內

夫三教之本同而異也自漢迄今

言人、殊而統於晰一而三之則

三教之自異而同也有

林先生之彙集而更得 了玄上

人之著明渾然三而一之書成屬

各為文以弁首予不文知無能為

先生揚乾也然義不獲辭因敬

五

序之如左

肯

崇禎辛未仲春望日書於中

一堂中

林三教先生全集序

蓋自微言絕條流紛糅百家騰躍人挾其喙莫不自以為有當於聖人之旨而翼、嚶、以相攻伐要其以歸三教而已柱下最為首出致虛守篤以觀元化及其弊也流

全集序

為荒唐乾竺氏披剝本根析理如牛毛精且密矣然由其教者至絕屬族判倫類而始可入道此可以出世而未可以治人儒者貫天人徹外內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而相連于盡性至命之旨要

其精解蘊而不傳以俟人之自得後

之儒者拘牽于文義沒溺于訓詁不能緣聖人之功用以見其精微而但相與堅守其膚毛以為聖人之道盡于是矣其諸玄遠者皆異說也如是則道之在天地間也二氏攫

全集序

二

其驪珠而吾儒祇寶其糟粕既不足厭天下奇穎有智之心而儒者復諄、排二氏不置無惑乎天下之有所惑而愈趨也近代學者之頗知三教合一之理曰猶之天也漢人以為天而匈奴則名之撐犁以矣

照而不明其所以合又不務會通其
設教之旨以棄其短而取其長以
相輔而行譬如手劈空虛而或分
之或合之世念豈有能信之者哉
龍江夫子承絕學于千聖之後貫
三教之奧而流出之使三聖人心精

金集序

三

了照相見無間毛髮而更少為次
第其工用之所先後其析氣以養
心護命以遂性如良背行庭之
旨則老氏之初機釋氏之權教
而吾儒之善誘也其明心以盡性
致命以達天以太極無極之論則

儒者之心傳老氏之極則而佛門之
了義也微之可以徹性命而鉅之可
以著經常顯之同民患之吉凶而幽
之知鬼神之情狀不離飲食日用而宇
宙一切瑰奇僻詭神靈變化悉覩
罔焉使後之學者由其一皆有濟

金集序

四

而遺其一皆有契猶之越三聖於
一堂而左提右挈以治千萬世之人
心世教也猶之日月寒暑之無不
相濟而太虛之原未始有分也嗚
呼至哉涵少承先君子之教竊
有志於性命之理而材質駑下無

所發明頃 子公大師為先生高
足弟子倡教金陵及門之士雖附
羽集而漁亦以千慮之得時蒙印
可因獲縱觀于先生之微言緒論
退而歎曰子聖之秘盡在是矣後
有作者其蔑以加矣今了公刻其

全集以傳而漁又獲與警較之役
微論其扶別玉精蕩削豁矜揭
晝曉矇千春不夜即其鎖者諸
以井田兵食之說簡而通辨而不
詭

今聖王之宜有事也使學者得

書而讀之足以知儒效之非迂而百
家之外論之以相詰擊者亦可以
少休矣不勝不實見其所以同而
務斟酌損益以借之于跡斯又子
莫之執中而非先生之道也

崇禎四年歲次辛未正月上元日

門下弟子周景瀛頓首拜書



林三教先生全集序

竊以洪蒙肇破。而太虛中之真陽。拱之於天。而天之神。寄之於日。日者。太陽之精也。咸池初浴。扶桑始明。兩儀分象。萬彙聿新。凡夫化化生生。色色形形。皆得太陽以亨以成。而月之懸象。星之森列。亦不過竊太陽之餘光耳。夫吾人之身。等於天地。而元神之炯炯。卽太虛之朗然。故太陽亘千古之不磨。元神歷萬劫之不壞也。粵考古昔。迄於今日。其所以稟太陽之精。紹三教之統者。可得而遡矣。羲皇之上。茲不復論。堯舜撫運於明時。仲尼獲麟於叔季。窮達異勢。陽德同亨。顯被一時。垂休萬世。此則太陽之盛。純乎其純者也。大禹之光。猶聖感

林三教先生全集序

一

林三教先生全集序

二

之未優。武王之光。則至善之未盡。曾參衍其光於一貫。子思述其光於中庸。孟軻見知。知言養氣。若老氏之光普矣。悲其莫續於後。而釋迦之光大矣。惜其猶限於西。達磨振教於中國。惠能了悟於黃梅。呂曹韓白。老氏之尊宗也。程楊李朱。孔氏之裨將也。石馬跋摩。釋氏之衙官也。要而論之。堯舜日之卯矣。仲尼老釋日之午矣。孟軻日之未矣。惠能日之申矣。至於程楊李朱。呂曹韓白。石馬跋摩。許多流輩。不謂之日行至是而西。而復沒於西哉。是由星明月朗。借餘光於太陽也。夫西沒東升。不終冥晦。一輪紅轉。復見昭明。惟我三教先生。元神正氣。充塞兩間。倡道東海。

之濱。畢集三門之士。著作諸書。所以闡太
陽之理者。備之矣。以一身之純軀。爲天地
之一陽。蓋欲擴而充之。以盡人物之性。以
成叅贊之能。使三教合一之理。光于天下
後世。晃朗焜耀。如日中天。此則先生之太
陽也。夫仲尼所以集堯舜禹湯文武之成。
而先生所以統仲尼釋迦老子之盛者。亦

林子全集

三

惟此太陽之正氣。不蝕滅於萬古宇宙間
也。不肖真懶。幼叨門牆。先受立本心法而
一貫至善之旨。致中浩然之大。盡性至命
之學。明德親民之訓。不獲推明。又於入門
立極。清靜無爲之理。無形生育之德。真常
應物之用。寂無所寂之奧。於茲執著。難曉
其義。及至壯歲披緇。荏苒方外。惑于立地

成佛。幾乎落空。而後喻渡河之法。捨筏登
岸之旨。覺迷不二之由。色空不到之處。真
心實地之義。亦未明達。茫無所知。恨與道
之無緣。痛捨身之不死。遂艱涉山川。歷四
十寒暑。背戴此書。靜卽讀之。神領之下。常
決疑義。心性始明。今且老矣。乃知昔之昏
蒙如坐長夜。而今之契悟者。若抱初陽。似

林子全集

四

若心之所已知。而口之所能言者。豈非至
正通達之道。而先得同然之機乎。于中符
節精微。寓意難測。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
意。陳白沙曰。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
風雅之淵源也。真懶因倡道于茲。闡明全
集。諸友日望心印。而京師鏤板未備。津梁
缺然。頃爲構祠接待。寓止十年。施棺掩骼

萬有餘身資用繁費。故未功及。近得保定
安肅門下涂生文輔。慕道慎篤。托黃生文
泰受法。不幾月間。津津有得。隨詢是籍。印
證心源。皆說心性之理。又從心性中發出
來也。詳細玩味。嘆服不已。毅然捐金授梓
且遠聞於河澗滄洲之塩山。門下孝廉劉
生永昌。孝廉于生廷陳。分教門人張生德
林。于全集序

五

位。釀金助刻。又門下應天文學姚家凱。謝
璣。周景濂。許桐等。同加披閱。而得先師孫
子明經選士。林生不息。重承叅訂。今梓事
已登。而諸君等強余爲之序。余焉敢僭。余
亦請諸君各爲之序。諸君曰。此時

聖明中興。正陽當令。吾輩精神孚契。意氣
脗合。所謂教同道同。道同心同。故命意亦

同。而修詞之際。無有乎不同者也。各任標
題。擴而張之。必惟協取吾心之陽。與天太
虛天地之真陽。炯然常照。貫徹古今。洞三
教之至理。耀吾師之言傳。不謂斯文之大
幸。而思與天下後世者。共之云爾。

皆

崇禎四年辛未中秋之吉。金陵倡教不肖

林于全集序

六

門人真懶百拜謹序

林先生三教全書序

龍江林先生度世至人也慨異流
之熾興慮聖教之將絕聚三門之
說陳列大義求其是以廸乎世而
又非有甚深之辭因其可曉爲之
喻衆則入道之塗莫有近焉昇從
了公大師覓心指獲誦 先生之

三教全書序

一

書而知 先生志切于歸儒宗孔
也謹按宗者本也法也又尊而主
之之義也夫立教者爲之本而可
法使人尊而主之者皆曰宗而後
之學者亦各以其趨而歸之者爲
宗如儒宗孔道宗老釋宗佛三門
之裔其趨而歸之也亦以爲之本

而足法焉爾爲之本而足法則必
尊之以爲主尊之以爲主則各是
其是而二氏崇虛將與吾儒敦本
鼎峙而爭而吾之所謂宗者亦幾
幾乎莫定其趨我 先生辭而闢
之示以周行諸如言中言一言敬
言仁性命之蘊通其致而畢著夫
所以然其斯謂發前聖所未發乎
乃予獨深味于孝弟立本之言也
豈故細夫修性修命者哉程子曰
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
繇通於禮樂則性命孝弟無復有
精粗本末之殊且吾聞之二氏矣
曰事天地神明莫若孝其二親二

三教全書序

二

親最神也曰孝至于天日月爲之
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于
民王道爲之成則二氏之教咸稟
孝弟爲先務寔有與吾儒相發明
者此三教之所以合也其流弗察
率以絕倫遺世獨修獨證爲二氏
宗風亦大失其教旨矣天下未有
不孝不弟而能成仙人佛者茲語
不信然歟夫然後人知綱常萬古
爲重而孔子之傳誠足爲之本而
可法莫不尊之以爲主而趨而歸
之矣故曰孔子者儒之宗也雖然
人孰不欲爲聖賢惟見異則遷遷
斯變變斯雜雜則流于虛無寂滅

故始雖知有孔子之傳而終或入
于玄與禪者卽曰從事焉尚微而
所務未加厲也要無表章之人故
至此今試受是書而誦之天下羣
趨孝弟而人心返于天世道齊于
古於是流者歸雜者一變者定遷
者還本之以爲法尊之以爲主繇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伊誰之力哉
故曰孔子儒之宗而先生者則
宗孔之宗也設微 了公大師梓
其全書公諸天下後世道雖盛弗
傳故曰 先生者宗孔之宗而
了公者則宗 先生以宗孔之宗
也

應天門人朱應昇頓首百拜書



五

五

林子全集目錄

元部共十冊

第一冊

自序三篇附諸門人序跋

目錄

五切不可

作聖

仲尼天地

度世

道無不可

三教無遮大會

第二冊

道一教三

萬古此綱常

綱常教之本

復古之道

宗孔之儒

孔門心法

九序

第三冊

心是聖人

須識真心

艮背行庭

煉心實義

世出世法

在世出世

第四冊

性命

性命仁丹

常明教

本體教

河圖洛書

心爻

第五冊

常道篇

無生篇

太虛天地

真我昌言

佛菩薩義

元神實義

夢中人

第六冊

經傳釋略

德性問學

格物正義

立本

第七冊

信難

儒經訊釋

黃老訊議

無爲真實義

見性篇壇經訊釋

教外別傳

第八冊

權實
寓言
破迷
三教異端
持齋辯惑
念經辯惑
第九冊
心鏡指迷
絲銀喻
七竅
易解俚語
著代禮祭
崇禮
歌學解
詩文浪談
第十冊
六美條答
井田

導河迂談
山人
徧叩三門
天人一氣
帖門辭謝
跋二篇
亨部共十冊
第一冊
論語正義上一卷
第二冊
論語正義下一卷
第三冊
大學正義一卷
第四冊
中庸正義一卷
第五冊
孟子正義上一卷
第六冊

孟子正義下一卷

第七冊

道德經釋畧上三卷

第八冊

道德經釋畧下三卷

第九冊

常清淨經釋畧一卷

心經釋畧一卷

心經槩論一卷

林子目錄

六

第十冊

金剛經統論四卷

利部共十冊

第一冊

會編盤古氏至秦二世二卷

第二冊

會編漢高祖至隋恭帝二卷

第三冊

會編唐高祖至後周恭帝二卷

第四冊

會編宋太祖至元順帝三卷

第五冊

先衍一卷

三教經畧一卷

儒經一卷

第六冊

醒心詩一卷

林子舊稿一卷

林子目錄

十

第七冊

林子續稿五卷

第八冊

林子續稿二卷

疏天文稿二卷

第九冊

夏語註釋二卷

第十冊

夏語註釋二卷

三教合一六要一卷

頌章一卷

貞部共十冊

第一冊

分內集宗教至法身無法三卷

第二冊

分內集性命至聖賢禽獸之分三卷

第三冊

分內集問仁至時人按劍三卷

林子目錄

第四冊

分內集知往藏來至三教以孔子爲宗三卷

第五冊

心聖直指一卷

第六冊

道統中一經三卷

第七冊

寤言錄二卷

林子書札一卷

第八冊

醒心摘註一卷

聯句一卷

第九冊

林子行實一卷

金陵中一堂行實一卷

第十冊

林子文畧

林子目錄

九

林子五切不可示戒諸生

一切不可爲古先聖人之言以濟其私。

一切不可流於荒唐枯槁以斷棄綱常。

一切不可以講學爲名結交貴顯者流。

一切不可談及理亂黜陟言人陰私之事。

一爲學有序。切不可不知立本而遽用入門之功。不知入門而遽談極則之大。今以儒教

言之。三綱五常。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此其立本矣。存心養性。所以事天。而不可使知之道。此其入門矣。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不可使知之道。此其極則矣。而道而釋。亦復如是。

林子全集

門人 涂文輔 全叅閱
劉永昌

作聖篇

或問夫子既以三氏爲教矣。不曰玄學禪學。而必曰聖學者。何也。林子曰。此余歸儒宗孔之本旨也。夫如是。則二氏之教。勿談可乎。林子曰。余特取之以爲印證。俾聖人之學。得以益明。此乃余立教之大都也。作作聖。林子兆恩。

林子全集 作聖篇卷之一

一

林子曰。君子不爲學則已。而學則必學聖人之學。以爲學也。不爲道則已。而道則必道聖人之道。以爲道也。而其所以學聖人之學。道聖人之道者。無他心而已矣。心無古今。亦無聖凡。故心吾之心者。乃所以心聖人之心也。心聖人之心矣。豈非所以道聖人之道。學聖人之學哉。

林子曰。心一聖人也。若曰心能作聖。則聖人與心。猶爲二也。而人之所以不能聖人者。以有以蔽乎其心也。

林子曰。聖人也者。天下後世所望而震也。而曰吾何畏彼。又曰有爲者亦若是者。何也。以吾心之虛靈知覺者。聖人也。聖人之所以能虛靈知覺者。非以其心乎。此余心聖之旨。欲與天下後世共此虛靈知覺者。共作聖人也。

林子曰。知聖人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者。上知下愚一也。知聖人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而必爲之者。上知之所以爲上知也。知聖人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而不爲之者。下愚之所以爲下愚也。

林子全集 作聖篇卷之一

二

林子曰。纔知聖人之可爲。纔覺聖人之可爲。而爲之者。上知也。忽然而不知不覺。而不爲之者。便是下愚。雖知聖人之可爲。雖覺聖人之可爲。而不爲之者。下愚也。忽然而能知能覺。而必爲之者。便是上知。

林子曰。知覺也者。非以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也。之爲難也。爲能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而必爲之者。之爲難也。非以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而必爲之者。之爲難也。爲能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而爲

之必要其成者之爲難也。

或者以下愚之人。豈能知聖人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邪。林子曰。余所謂下愚者。非與至愚之下愚者道也。乃與上知之下愚者道也。又問上知之下愚。林子曰。汝獨不聞夏之桀。商之紂乎。天下萬世。孰不以爲至愚也。其所謂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者。其愚邪。其不愚邪。謂非上知之下愚而何。若至愚之下愚。昏昧迷蒙。亦惟寒而知衣。饑而知食。已爾。然而知寒而衣。知饑而食。則亦有真知真覺。

林子全集

作聖篇卷之三

三

者在焉。不謂之天之青。日之明。而爲重雲之所障蔽邪。至於風吹雲散。天復而青。日復而明。安知其不能爲聖人。而得其性善之本體也。故曰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

林子曰。爲惡之人。至於盜跖極矣。而性善之孔子。固在也。

林子曰。行盜跖之行者。盜跖也。而心仲尼之心者。獨不仲尼乎。

林子曰。夫毀譽榮辱。利害死生。果足以貳孔子之

心乎否也。若毀譽榮辱。利害死生之足以貳孔子之心也。其何以爲孔子。毀譽榮辱。利害死生。亦果足以貳盜跖之心乎否也。若毀譽榮辱。利害死生之足以貳盜跖之心也。其何以爲盜跖。夫盜跖之徒。非真能不貳心於毀譽榮辱。利害死生也。而其所以不貳心於毀譽榮辱。利害死生者。我知之矣。豈非欲濟其惡。而肆小人之心邪。或問盜跖亦可以爲仲尼與。林子曰。仲尼盜跖。只在迷悟之間爾。但仲尼不貳心於毀譽榮辱。利害死生。以爲仲尼也。盜跖不貳心於毀譽榮辱。利害死生。以爲盜跖也。

林子全集

作聖篇卷之三

四

林子曰。世之人。孰不以離父母。棄妻子。而後可以學道也。殊不知離父母。棄妻子。不孝不慈之人也。豈不孝不慈之人。可以學道。而道必待於不孝不慈之人。而後可學邪。又孰不以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而後可以學道也。殊不知不士不農。不工不商。游手游食之人也。豈游手游食之人。可以學道。而道必待於游手游食之人。而後可學邪。世之人。孰

不以聖人者。上天之所獨厚。而非夫人之所能學也。殊不知夫人之心皆堯舜也。惟其心皆堯舜也。故其人皆可以爲堯舜。余亦人爾。而其心豈不堯舜邪。但惟恐爲氣質之偏所勝。不能自反以存此堯舜之心也。昔者宋儒嘗有言曰。中間無住脚處。余每誦斯言。未嘗不驚魂駭魄。而其所謂中間無住脚處者。豈不以利善之間。仁不仁之道。而其路頭之所由以分者。真無可住脚處邪。惟聖罔念。卽以名狂。惟狂克念。亦能作聖。由此入彼之機。其嚴

林子全集

卷之十

五

如此。此君子所以日夜孳孳而不敢怠也。

孔子曰。學以聚之。左傳曰。敬者。德之聚也。子思曰。心之精神之謂聖。朱子曰。敬者。心之主乎中也。林子曰。豈非以心之神聚於中以主之。而惟精惟一。是乃堯舜允執之學邪。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言心與精而爲一。而會歸於黃中之中。而允執之者。此堯舜之所以開道統之傳。而爲萬古聖學之宗也。若孔子一貫之一。是亦精一之一也。余於是

而知堯之欽。欽此也。孔子之敬。敬此也。中庸之誠。誠此也。易之艮其止。書之安汝止。詩之敬止。禮之毋不敬。無不在此也。

古人有言曰。惟天下之至精。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在我矣。夫心神也。不有精以養之。不可也。蓋人之始生也。而神與精本不相離。而堯舜精一以執中者。直不過以復其不相離之本體爾。故曰性之也。豈非其成性之本體之本如是邪。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二字之義。不可不知也。能知此天下二字之義。而此心之本體。則亦何有於思。何有於慮。自不憧憧往來。而無朋從之患矣。

林子全集

卷之十

六

夫堯舜既曰可得而學矣。而其所以學堯舜之學也。必如之何而後可。林子曰。時而言也。心聚於中而言也。心聚於中而言。則謂之言堯舜之言也。時而行也。心聚於中而行也。心聚於中而行。則謂之行堯舜之行也。無一時而不心聚於中也。則無一時而不心乎堯舜矣。無一刻而不心聚於中也。則

無一刻而不心乎堯舜矣。由此而進進不已焉。斯謂之允執厥中。而學堯舜之學矣。孰謂堯舜之不可爲邪。此孟子之所以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也。孟子曰存心。曰存神。而孔子則曰成性存存。存存之義。只是如是而存存爾。敬而無失之意也。而文王之所謂純亦不已者。豈其絕德哉。亦惟以此存存之功。以希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已矣。

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林子曰。達之所
以相天下者。周公此心也。吾心一周公也。吾復吾
心之周公。是亦周公也已矣。窮之所以師萬世者。
孔子此心也。吾心一孔子也。吾復吾心之孔子。是
亦孔子也已矣。

或問聖人果易學與。林子曰。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孟子曰。有爲者亦若是。由書與孟子之言觀之。豈不聖人之易學邪。若或一念之不協乎天心也。一事之不協乎天心也。卽與天地不相似。而謂之聖。

人可乎。此其所以爲難也。然則書與孟子而皆易之者。何也。林子曰。我自有之。我自爲之。豈不易哉。故曰。求在我者也。是求有益於得也。故謂學聖人之易者。以聖人之在我而不在外也。謂學聖人之難者。以聖人之純德而難爲力也。要之爲之自我。當如是。豈其以聖人之純德爲不可幾及也哉。

之。作之不已。是亦聖人也。但人則不知所以念之。不知所以念之。則不知所以作之。雖不爲惡。亦不能善。無所短長於時。故謂之鄉人也。是亦草木而已矣。舍其心之聖人。而至於爲草爲木焉。是則可憂也。顧乃不之憂。而必欲爲草爲木爲鄉人也。何與。又况蕩其狂於聲色貨利之間。功名富貴之際。不復顧畏。無所用耻。故謂之狂人也。是亦禽獸而已矣。舍其心之聖人。而至於爲禽爲獸焉。至大垢也。顧乃不之垢。而必欲爲禽爲獸爲狂人也。何與。

誠可謂失其本心而爲下愚之不移者也。

林子全集

門人 涂文輔 全參閱
劉永昌

仲尼天地

林子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聖人無不容。如斯人而不爲天之所覆也。則亦爲聖人之所容也。如斯人而不爲地之所載。則亦已矣。如斯人而爲地之所載也。則亦爲聖人之所容也。余於是而知聖人之心之大。天地而已矣。龍江兆恩。

仲尼身家天地

林子曰。孔子之道大矣。身其身也。然後不獨身其身。而以天地爲一身也。家其家也。然後不獨家其家。而以天地爲一家也。

林子曰。孔子之身。身天地以爲身者也。而於一身之內。不思有以理之。殆非孔子愛身之仁也。孔子之家。家天地以爲家者也。而於一家之內。不思有以齊之。殆非孔子教家之仁也。

仲尼家天地以爲政

林子曰。天地一家也。太極既肇。天地斯闢。渾敦氏乃始君臣之。伏羲氏乃始夫婦之。父子之傳而至於唐若虞也。而吾一家之政。惟堯舜其統理之矣。此一家之運之所由以興隆也。又傳而至於商若周也。而吾一家之政。惟伊周其佐理之矣。此一家之運之所由以盛大也。時至春秋。不曰式微之運乎。不意亂臣賊子。生於吾家。而家道幾乎索矣。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夫春秋也者。以紀家之政。以教家者也。其爲君臣父子。足法以俾吾一家之人而世守之也。

林子全集

仲尼家天地卷之三

三

或問何者謂之家政。林子曰。禮樂刑政。紀綱法度。此家政也。然此家政也。非惟於君臣父子之際爲然也。若上而以照以臨。以鼓以潤。下而以流以峙。以生以育。一皆吾家所合用之物。而不可缺焉者。若不有以政之。則又安能處之有道。而照而臨。而鼓而潤。而流而峙。而生而育邪。

窮達各致有用

林子曰。儒者之學。達則爲天下。窮則爲萬世。窮達雖殊。各致有用。此儒者之學之大也。昔者孔子之所以栖栖皇皇。而席不暇煖者。豈無謂哉。蓋以天地萬物。莫非已也。而老安少懷之志。真有不能一日少忘于懷者矣。故當其時。微生畝譏之。則曰無乃爲佞乎。接輿譏之。則曰何德之衰。石門譏之。則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至於荷蕢則曰深則厲。淺則揭。長沮桀溺。則曰而誰與易之。而孔子則悉紀其言於魯論。而不以爲諱者。何也。豈不曰。我以天地爲一身。而凡天地間事。皆我分內事。皆我之所當爲也。而彼以其身爲一身。而凡天地間事。皆非其分內事。皆非其所當爲也。此其分量之大。小。後世自有能辯之者。亦以俾知儒者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

仲尼不爲已甚

林子曰。與其進。不與其退。歸斯受之矣。則亦何嘗有已甚之行也。故互鄉之進也。豈其無潔已之心哉。我則不爲已甚。從而與之。安知其不爲聖賢乎。

林子全集

仲尼家天地卷之三

三

公山弗擾之召也。豈其無潔已之心哉。我則不爲已甚。從而往之。安知其不爲東周乎。故孔子處之而設科也。不必皆才子弟也。歸斯受之矣。出之而行道也。不必皆明君也。召斯往之矣。

仲尼設科之大

或曰。昔者孔子之設科也。三千之徒。今不復論矣。卽七十二人之中。而其賢者不過數人爾。數人之中。子貢之貨殖。宰我之晝寢。冉求之聚斂。子夏之喪明。賢哉回也。又不幸短命死矣。其得與聞一貫。

林子全集

卷之二

四

之旨者。則亦不過曾子一人爾。在孔子若無知人之明。又不能使之人人得聞至道也。亦獨何歟。林子曰。金出之沙也。積沙而汰之。然後可以得金。三千之徒。猶之積沙也。一貫之授。而曾子唯之。沙中之金也。苟道不自我而絕。而得寄之曾子一人焉。則孔子之願足矣。然則有自絕於孔子也。而孔子將如之何。林子曰。其鼓孺悲之瑟乎。若苟有悔心之萌也。而孔子又將如之何。林子曰。其鳴冉求之鼓乎。

或曰。楊墨之歸也。孟子曰。斯受之矣。其於既莖又招之戒。何如是其諄諄也。設非其人也。而有向道之志焉。孔孟亦將何以處之。林子曰。不追其既往也。曰。人心易危。安保其終而不變乎。林子曰。不逆其將來也。

或問冉求藝者。列之政事之科。而孔子每曰。於從政乎。何有。後仕季氏聚斂。且爲之謀伐顓臾者。何也。林子曰。始而曰。從政乎。何有者。蓋不過卽其才而稱之爾。孔子之天地無心也。終而曰。非吾徒也。

林子全集

卷之二

五

無乃爾是過與。蓋不過卽其失而攻之爾。孔子之天地無心也。

史記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或曰。夫天下豈有無父之國。而孔子弟子。豈皆磨不磷。涅不緇者哉。林子曰。余嘗考孔子弟子。若顏回不改其樂。曾參我以吾仁。閔損善爲我辭。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至於狂者。則有曾皙浴沂風雪。三三兩兩。狷者。則有原憲清淨有守。貧而樂道。家語曰。季次未嘗屈節爲公臣。孔

子貴之。史記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之附益。夫豈其本心哉。余於是而知孔子度世也。而三千之徒。悉皆容與於孔子之持載覆幬中矣。

史記子貢一出說齊。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伯越。又宰子官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又七

十二賢。而公伯寮與焉。或曰。公伯寮乃季氏之黨。故愬子路於季孫。宋儒嘗謂其不當祀。又嘗考之家語。無有公伯寮名姓。惟此三者。豈非太史公傳之者妄。而不可以不辯也。余初以聖人不可毀也。而毀之。爲之愕然。旣而思之。設言門弟子果有是事。則亦何傷於日月。更足以見孔子之天地。無不持載覆幬矣。

或曰。原壤自放於禮也。而曰孔子之故人者。何也。豈原壤慕孔子之禮義。而孔子喜原壤之曠達歟。

林子曰。若以原壤慕孔子之禮義也。必不當有夷踞之非。若以孔子喜原壤之曠達也。亦不當有叩杖之舉。記曰。原壤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而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母失其爲親也。故者母失其爲故也。由此言之。則孔子之所以不終絕原壤者。殆非夫人之所得而知也。

人有言曰。孔子遊於方之內。而未嘗遺世焉者也。原壤遊於方之外。而未嘗不遺世焉者也。抑豈知孔子亦遊於方之內。亦遊於方之外。亦未嘗遺世。亦未嘗不遺世。無方無體。有不可以測量而擬議者乎。故曰。無可無不可。或問何謂也。林子曰。夫人以世間之心。遊於方之內。而孔子則以出世間之心。遊於方之內者也。夫人以出世間之心。遊於方之外。而孔子則以世間之心。遊於方之外者也。然則孔子豈其遊於方之外邪。林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順以應之。而無所希於世也。故孔子遊於

方之外而遺世者以心不以迹。而夫人遊於方之外而遺世者以迹不以心。此非特孔子爲然也。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豈非聖人之心。未嘗遺世而遊於方之內者乎。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又豈非聖人之心。未嘗不遺世而遊於方之外者乎。余嘗曰。孔子出世間矣。而以世間法教人者以此。

莊子曰。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檀弓曰。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棄禮壞法。一至於此。而孔子不之絕者。何歟。豈其出世間法以遊於方之外邪。而孔子猶有取焉。林子曰。非也。孔子直以其狂也。而容與之。而覆載之矣。循循善誘。俟其自化。則彼雖狂也。安知其不可幾乎。道駸駸焉而入於禮法之中乎。此聖人之所以爲大也。

天地無外之心

或曰。設使孔子復生也。豈其盡道釋者流。而君臣之。而父子之。而夫婦之。士之農之。工之商之。邪。林子曰。孔子天地也。若道釋者流之不君臣也。不父

子也。不夫婦也。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也。則是孔子之天地。亦有不持載覆幬矣。豈其然哉。

帝王無外之心

林子曰。孔子之心。帝王無外之心也。若曰我儒也。而於道釋者流則遠之。以非儒也。士者與之。而於農者工者商者則拒之。以非士也。豈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之天地哉。縱得成其儒者之名。是亦列鼎足而三之。謂之偏安一隅可也。殆非帝王一統無外。而爲孔子之心之大矣。

一以孔子之儒

夫既曰三教者流之非。而非之矣。而又曰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者。何也。林子曰。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儒者。正所以非之也。故以其不知有心身性命之學者非也。而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學之是。以其不知有三綱五常之德者非也。而合而一之。以孔子之德之是。以其不知有士農工商之業者非也。而合而一之。以孔子之業之是。然道釋者流。既外孔子以爲教矣。闢之可也。而必非之。而必合而一

之以孔子之儒者。又何也。林子曰。夫道釋者流。豈非斯人之徒也。顧不可以並生於孔子之天地而儒之邪。且斯人之徒之所以爲人。而不羣於鳥獸者。以其有此人道也。若夫心身性命之學。乃人道之本原也。微乎其微。姑且未論矣。而三綱五常之德。士農工商之業。不謂之人道之最切。而爲人倫日用之所當行者邪。故有此人道。則可以爲人。無此人道。則不可以爲人。而余之所以合而一之。以孔子之教者。乃所以德之業之。與之並生於孔子之天地而儒之也。且余歷觀斯世之所以爲道爲釋者。豈其心之誠然哉。蓋不得已而寄其身於玄官梵宇。而問其道之所以爲道。釋之所以爲釋者。則亦茫然而未之知也。而世之儒者。槩以其道與釋也。而不之德。而不之業。而不與之並生於孔子之天地而儒之者。是亦不察其心之過也。誠使世之儒者。而能察其不得已之心焉。而有以德之。而有以業之。而與之並生於孔子之天地而儒之矣。則彼原無爲道爲釋之心也。其有不樂其德。不安

其業。不怡然懽忻於孔子之天地而儒之者乎。此固不闕而自息。殆非卑微之分之所能爲也。故托空言。以俟來者。

林子全集

門人 涂文輔 全叅閱
劉永昌

度世

林子曰。天命之性。本無不善。而分量之大。又無不包。夫性之分量。既無不包矣。是故古之聖人。欲以盡其性也。天地且思以位之。而況人乎。萬物且思以育之。而況人乎。龍江兆恩。

學以度世爲大

或問林子每云度世。豈其盡天下之大。萬世之遠。而悉皆度之。以爲儒爲道爲釋哉。林子曰。此余之心也。余豈敢曰能盡天下之大。萬世之遠。人皆儒而孔子也。道而老子也。釋而釋迦也。而余之心。蓋必欲以盡天下之大。萬世之遠。人皆知儒之所以能孔子。而孔子之儒固在我矣。道之所以能老子。而老子之道固在我矣。釋之所以能釋迦。而釋迦之釋固在我矣。三氏之教。如日中天。而燦然著明於天下。萬世者。余之心也。而亦非余之所能爲也。

釋氏度世

金剛經曰。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林子曰。如來法身。充滿於法界矣。則能盡諸法界之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而皆在我。如來法身中。而滅度之。爾。此釋氏度世之大。渾然一太虛也。

林子曰。以一人之身言之。以滅一身之衆生。而度之以爲佛也。以天下萬世之大。且遠言之。以滅天下萬世之衆生。而度之以爲佛也。故纖惡不除。不謂之度。一身之衆生。而有所未盡者乎。一夫不德。不謂之度。天下萬世之衆生。而有所未至者乎。

孔氏度世

或問度世。乃釋氏之教也。而孔子亦豈有度世之心與。林子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至於老者。必思所以安之。朋友。必思所以信之。少者。必

思所以懷之。中庸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又曰。洋溢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豈非釋氏所謂卵生胎生。濕生化生。而盡滅度之者哉。又問度世至教也。豈其無位之士之所能行哉。林子曰。達而出治。窮以明道。而度世至教。是乃無位之士之所宜行也。若孔子者。特春秋之一匹夫爾。而諸凡天下之大。萬世之遠。如有願學孔子者。是皆孔子之徒也。余嘗曰。孔子者。度世之聖人也。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林子曰。聖人之學。非徒爲其心爲其身焉已也。故格致誠正。止於至善矣。推之而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其分內事也。又非徒爲其家爲其國爲其天下焉已也。故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矣。致之以位天地。以育萬物。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亦皆其分內事也。夫凡有血氣。皆無知也。又安能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邪。抑豈知聖人達而在

上而堯舜也。則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宇宙者乎。不能外於宇宙矣。其能有外於聖人太和元氣者乎。聖人窮而在下而仲尼也。則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天地者乎。不能外於天地矣。其能有外於聖人浩然之氣者乎。夫凡有血氣。固無知也。固不能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也。殊不知君也者。長之也。父也者。生之也。而曰生長於聖人之氣之中者。乃卽所以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而生之而長之者矣。今由血氣尊親之言觀之。則知堯舜仲尼度世之功大矣。豈獨釋氏爲然哉。

堯舜仲尼之春

林子曰。太和之氣。周流於唐虞宇宙間者。堯舜之春。天地之春也。浩然之氣。充塞於萬古宇宙間者。仲尼之春。天地之春也。天地春矣。物有不各遂其生者乎。堯舜仲尼春矣。人有不各足其願者乎。儒門者流。每於道釋之徒。而必驅而遠之。豈天地之

春有遺物。而堯舜仲尼之春有遺人歟。

老氏度世

或問老子豈度世與。林子曰。然。又問老子未嘗設科以爲教矣。而子乃曰度世者。何也。林子曰。夫度世不在於設科。亦豈必設科。然後謂之度世與。然此乃度世之迹也。而非聖人之所以度世也。道德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其老子度世之微旨也乎。常清靜經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夫天地且賴大道以生育之矣。豈世之人也。反在於生育之外。而

林子全集

度世卷之三

五

同教。而其度世之心。則自有神機妙用者在焉。則亦何迹之拘。而有所同異於其間哉。

度人自度

或舉佛果羅漢果以問林子。林子曰。何哉。汝之所謂佛果羅漢果也。或曰。昔者嘗竊聞之。所謂佛果者。未先自度。先要度人。所謂羅漢果者。只是自度。更不度人。敢問何者。又謂之度人自度也。林子曰。夫佛果者。豈曰度人焉已哉。亦且度世。大涅槃經云。自未得度。先度他。懺法曰。先度衆生。然後作佛。而其誓願之大。雖曰能盡度世間人矣。而其心猶然以爲未至者。佛果也。若所謂羅漢果者。亦惟了此一身。而自以爲至矣。昔者孔子之志。在於老安少懷。而顏淵之無伐善。無施勞。子路之車馬輕裘共敝無憾。不謂之獨善其身。而釋氏所云羅漢果哉。又不觀之禹稷乎。禹思天下有溺。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由已饑之者。佛果也。若當其時。則有巢父許由。豈不曰清風之足以襲人哉。而獨修身以爲高且潔者。羅漢果也。

林子全集

度世卷之三

六

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蒸民莫非爾極夫后稷教民稼穡以粒食萬民矣而天下萬世皆賴之以生以養者豈非其至極之德之足以配天也哉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者殆爲是爾

尚書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故顯于西土者而西土之衆則咸在文王日月照臨之中矣光于四方者而四方之遠亦咸在文王日月照臨之中矣

度世自度

林氏全集

卷之三

林子曰自度者以其身爲身也度世者以天下萬世之身爲身也若堯舜達而在上而以天下爲身也仲尼窮而在下而以萬世爲身也或問窮達異矣而其心亦隨之以異與林子曰窮達之迹雖異而其心則未嘗異也且堯舜何嘗不以萬世爲心邪若湯則聞而知之仲尼則祖而述之而其身萬世之心則亦不異於仲尼矣仲尼何嘗不以天下爲心邪周流四方席不暇煖而其身天下之心則亦不異於堯舜矣

度世度人

或問度世度人不可兼而爲之與林子曰釋迦度世也而正法眼藏付之迦葉之微笑孔子度世也而吾道一貫寄之曾參之一唯故度人者未有能度世而度世者未有不能度人者也

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

程明道曰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流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全是心而已故不知有天地之心則不知有天地之身不知有天地之身則不知有天地之四肢百體夫天地之四肢百體皆我之四肢百體也若也不知我之四肢百體而精神氣脉本相流通本相貫屬而故楚越之謂之能仁其身可乎明道又曰醫書以手足痿痺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通其心故也故既通其心則必能仁其身而所謂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者此也豈可謂之非我而不知所以仁之者乎此余度世之教是雖聖人復起不易

林子全集

卷之三

吾言矣。

或問所以度世之旨。林子曰。夫人以其身為身也。而一身之內。皆其分內事也。聖人則以天地為身也。而宇宙內事。皆其分內事也。又問宇宙內事之所以為吾分內事者。何也。林子曰。聖人之心。包羅乎天地者也。惟其心能包羅乎天地。故其氣能充塞乎天地。惟其氣能充塞乎天地。故凡天地間之形形色色。如上之日月星辰。下之山嶽河海。以至於昆蟲草木。生生化化。而無盡者。則皆我之形也。夫心天地之心。以為心矣。氣天地之氣。以為氣矣。形天地之形。以為形矣。則是天地之間。只我一心。爾。心一則氣一。氣一則形一。不謂之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邪。

擴此心之分量

林子曰。夫人之心。心有其心也。而有有心之心。只此一點已爾。聖人之心。心無其心也。而無心之心。同體太虛。是雖天地之廣且大也。亦且包羅於此心太虛之中矣。而度世之教。乃所以擴此心之分量。

而非有所加也。

並生天地皆我同胞

西銘曰。民吾同胞。故以父母為父母。而並生於父母者。兄弟也。以天地為父母。而並生於天地者。亦兄弟也。若道釋者流。豈其能外天地以為生也。不外天地以為生矣。謂非同胞之民。吾之兄弟而何邪。

並生天地皆我形氣

林子曰。人之形也。氣也。孰主張是。而所以主張之者。豈非人之心邪。地形也。天氣也。孰主張是。而所以主張之者。豈非天地之心邪。若道釋者流。則亦形天地之形。而與我無異形也。氣天地之氣。而與我無異氣也。而世之人。每欲驅而遠之者。其殆未聞同形同氣之大。天地之心之仁乎。或問天地之心之仁。林子曰。氣不獨氣。而合天地以渾其氣。形不獨形。而合天地以一其形。不謂之天地之大。吾人之心之仁乎。

林子曰。心既為天地之心矣。而於四海之內。而楚

越之則是楚越我之臟腑也。四海之外而楚越之則是楚越我之形骸也。而謂之人也者。天地之心之仁也。可乎哉。

孺子入井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而道釋者流。則必欲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亦獨何歟。此其無知入井。蓋有甚於孺子之可哀者。仁人君子。能無怵惕惻隱之心乎。

兄弟無告

論語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今之僧尼道士。誠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若有同胞之念。其能無錫類之思乎。

援溺以道

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今天下之溺於邪也舊矣。而仁人君子。義之以君臣。仁之以父子。別之以夫婦。士之農之工之商之。而以道援之可也。顧乃不之援。而又且從而遠之者。何歟。是使道釋者流

不得與於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而仁人君子之心。能憇然乎。

父母兄弟心豈能安

林子曰。使道釋者流。不得與於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而仁人君子。母曰天下溺焉已也。乃實吾之赤子。無知而入井者。吾之兄弟。顛連而無告者。如其無父母之心。同胞之念者。則亦已矣。如其有父母之心。同胞之念者。能不援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邪。此余一念慈愛友于之懇切。蓋真有出於至情之所不能以已也。

爲僧爲道情非得已

林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天地之心。必不忍其人之爲僧爲道也明矣。聖人以好生爲德。則聖人之心。必不忍其民之爲僧爲道也明矣。父母孰不愛其子也。則父母之心。必不忍其子之爲僧爲道也。

也明矣。人孰不愛其身也。則人之心。必不忍其身之爲僧爲道也明矣。而其所以必爲僧必爲道者。亦嘗考其故而不得焉。豈命邪。

痼疾乃身

或者以道釋之不君臣也。不父子也。不夫婦也。若痼疾之在身。而諄諄言之不置者。何歟。林子曰。天地之大。一人之身也。今道釋者流之必棄去君臣之義也。父子之仁也。夫婦之別也。豈非吾一身之中。精神氣脉之不相流通。不相貫屬者乎。故道釋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不昏。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則天地不位。天地不位。則萬物不育。由此而無父子之仁。由此而無君臣之義。故昏道釋者。正所以和陰陽。以位天地。以育萬物。以仁父子。以義君臣。以流通貫屬我之精神氣脉。以成吾之身爾。

精神氣脉流通貫屬

林子曰。我之精神氣脉。直欲與天地鬼神相爲流通也。相爲貫屬也。而天地鬼神。豈不於我乎流通。豈不於我乎貫屬。至於不相流通也。不相貫屬也。

則是我之所以流通而貫屬之者之有所未盡矣。我之精神氣脉。直欲與民物古今相爲流通也。相爲貫屬也。而民物古今。豈不於我乎流通。豈不於我乎貫屬。至於不相流通也。不相貫屬也。則是我之所以流通而貫屬之者之有所未盡矣。

並育無類

余嘗謂性本不殊。道惟一致。而其設科以教人也。固不知有儒有道有釋。亦不知儒道釋之有正有邪。固不知有士有農有工有商。亦不知士農工商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之有貴有賤。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若軒轅之問道於崆峒。昌黎之留衣於大顛。何嘗以其我儒也。而於道釋則並棄之邪。伊尹耕夫。太公屠叟。傳說築於傅巖。仲由薪於韞丘。孟子曰。百里奚舉於市。孫叔敖舉於海。亦何嘗以其我士也。而於農工商則並棄之邪。

時從林子遊者。有已達之士。有至微之徒。人或譏林子。林子曰。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道無所不容。彼貴者不自恃其身之貴。而恃其有尊於貴者。

在焉。彼賤者不自知其身之賤。而知其有尊於身者存焉。吾子以其身之貴爲貴乎。以其心之貴爲貴乎。以其身之賤爲賤乎。以其心之賤爲賤乎。且衛青人奴也。而爲大將軍。邵平列侯也。而爲種瓜人。身之貴賤。有時而易如此。況心本無貴賤。安可以其貴而貴之。以其賤而賤之邪。

時從林子遊。有老者。有貴者。或謂林子知有道焉。爾。不知所謂老老貴貴之義也。林子曰。鄉黨莫如齒。此非序齒之時也。道之所在。長幼非所論矣。朝廷莫如爵。此非序爵之時也。道之所在。貴賤非所論矣。

林子全集

度世卷之三

五

並育不害

或者以旣欲合斯人而一之矣。而又必群斯人而分之者。何歟。林子曰。天地之所以爲大者。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而聖人必因俗以爲政者。其聖人之所以爲天地歟。余初不識因俗之教。每以爲斯人皆性善也。學道皆道人也。齒而坐之。序而列之。行之且十年矣。就不以爲矯世而違俗也。於是

遂因其俗而導之。儒自爲儒。道自爲道。釋自爲釋。貴者貴之。未嘗有貴之心也。賤者賤之。未嘗有賤之心也。因人而施。付之自然。此其所以合儒道釋而教之。庶乎其不相爲害也。

易曰。方以類聚。故有類而無類者。君子之廣大也。無類而有類者。君子之精微也。

仲尼公道公心

林子全集

度世卷之三

六

兆恩拜復。兆恩所云三教合一者。以合今之和尚道士。而三綱之。而五常之。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以與儒者爲一。孔子爲一也。夫孔子之道。公道也。孔子之心。公心也。以孔子之公心。行孔子之公道。豈惟以其道之公。而公之講學之士。亦且以其道之公。而公之道釋者流。然後孔子之公心。始冒天下萬世於無外矣。來教云云。豈其以孔子之公道。而爲一己之私學。我自師之。不欲與人共之邪。抑孔子之公道。非道釋者流之所宜學也。若孔子之公道。非道釋者流之所宜學。則道釋者流。是亦不可並生於天地之間邪。有王者作。將比今之道釋者

流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敗而後誅之乎。唐虞三代之治。鳥獸魚鱉咸若。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如兄所云。則道釋者流。不惟不之仁。亦且不之愛。使斯人之徒。不得與鳥獸魚鱉並生於天地之間。咸若於唐虞三代之盛矣。是豈孔子之公心哉。且唐虞三代以上。道釋之教未興也。故太和元氣得以流行於宇宙間。而漢唐宋以來。道釋昌熾。內有怨女。外有曠夫。偏陰偏陽。乖氣致異。此治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如無志於唐虞三代之治。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七

則已。如有志於唐虞三代之治。若不羣道釋者流。而三綱之五常之士之農之工之商之。其何以復還太和元氣於宇宙間邪。兄幸毋以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五常。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與我若邈然之不相干涉然。殊不知以孔子之公道公心而觀之。則皆吾赤子之無知而入井者。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況乖氣致異。而治之不唐虞三代者。職此之由矣。且兄生平所講者何學也。所道者何道也。去歲以卒卒無斯須之頃。尚未叩兄之蘊。以

聆明教爲恨。且兄之學。以人自處乎。以天自處乎。若以人自處也。盡吾之所以爲人之道。仰不愧天。俯不忤人。是亦足矣。若以天自處也。則凡天之所覆者。皆天之事。皆吾之事也。鳥獸魚鱉。思所以咸若之。而況於人。而爲萬物之靈者乎。故孔子之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孔子之公道。孔子之公心也。而道釋者流。獨不有老者乎。獨不有少者乎。獨不有吾之同儕而爲朋友者乎。今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五常。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趨於邪徑。入於迷途也。豈非老者有未安者乎。少者有未懷者乎。朋友有未信者乎。孔子固深絕之。而亦不之安。不之懷。不之信者乎。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大抵道本至大也。學之者小之也。中庸言博厚高明。至於載物覆物。配地配天。易亦曰。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鄙見所謂羣道釋者流。而儒之。而孔子之者。蓋以擴孔子之公心。達孔子之公道。庶乎天覆地載之內。得以範圍而曲成。並生而並育。或可以復還唐虞三代之

林子全集

卷之三

八

盛而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也。漫托空言。竟亦何益。惟兄其再教之。

林子全集

門人 涂文輔 全叅閱

劉永昌

道無不可

林子曰。道也者。無所不該者也。而學道之人。可以三綱。可以四業。可以富貴。可以貧賤。可以夷狄。患難。以之爲己。可以盡己之性。以之爲人。可以盡人之性。以之爲物。可以盡物之性。以之爲天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龍江兆恩。

道不離事

或者以事事不可以冥心。而卽業之勞。非所以學道也。林子曰。昔者禹八年於外。以乘四載。股無胈。脛無毛。而文王則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何其勞也。顧其心有不靜哉。非惟儒者之書爲然也。是雖道釋之書。亦有之道。書曰。日應萬事。心常寂然。釋書曰。萬事不礙虛空。虛空不礙萬事。故心其事矣。而不知卽事而卽心者。則是稿滅其形也。事其事矣。而不知卽心而卽事者。則是外馳其志也。

林子曰。君子之於道也。以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以繼往聖。以開來賢。此其所以有貴於道也。夫道也者。文之而足以定太平。武之而足以戡禍亂。故爲道者。不曰廟廊之上。皆可爲也。是雖三軍之中。亦皆可爲也。若三軍之中。不可以爲道。則黃帝。涿鹿。舜禹三苗。湯武放伐。周公東征。孔子夾谷。是皆不可以爲道與。故辟世非道。離人非學。

富貴貧賤皆可學道

諸生有以身富貴。而不能事心爲憂者。亦有以身貧賤。而不能事心爲憂者。林子曰。汝之富貴不大。堯舜而堯舜猶能執中。汝之貧賤不過孔曾。而孔曾亦曰一貫。

林子曰。若此道可行於富貴。而不可行於貧賤。道非其道也。若此道可行於貧賤。而不可行於富貴。道非其道也。蓋道也者。合富貴貧賤而一之者也。故上自天子。下至於公卿大夫百執事。又下至於士農工商皆可爲也。然後方可謂之道。

須臾不可離道

林子曰。仕者每日。我非不樂乎道也。而蒞官有所不暇矣。士者每日。我非不樂乎道也。而業舉有所不暇矣。至於農者。工者。商者。亦每日。我非不樂乎道也。農之工之商之。有所不暇矣。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蒞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有所不暇。則終食之間。亦有所不暇歟。又曰。造次必於是。比之終食。則又難矣。况蒞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其視急遽。苟且之時。爲何如也。顧可以違仁。而樂道之。有所不暇也乎哉。又曰。顛沛必於是。比之造次。則又難矣。况蒞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其視傾覆流離之頃。爲何如也。顧可以違仁。而樂道之。有所不暇也乎哉。

道術學業不相妨礙

昔余棄去舉子業。退處山中。不免以道術學業。岐而二之。然舉業正所以明道術也。夙夜之所莊誦者。非聖人之遺言歟。夙夜之所講明者。非聖人之微旨歟。反求心身而躬行之。是亦道術之一助也。若明經條約。乃余之所誤者。二三子其時而習。

之以自考也。果能涵泳義理之精微者乎。果能不
以功名富貴爲心者乎。幸而得第焉。能不自以爲
喜者乎。不幸而失利焉。能不自以爲悲者乎。以此
應迹。常自反照。其爲心身之益。道術之助也。不旣
多乎。

商山羽翼

林子曰。應曜隱於淮陽山。與四皓俱召。曜獨不至。
時人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要之四皓定
太子之功。其於區區守一淮陽山者。亦大有間矣。

林子全集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四

韓崇仕宦

韓崇少好道。遇林屋僊人王瑋玄教之。崇勤而修
之。瑋玄曰。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僊舉
也。崇遂仕至宛陵令。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海南
太守。拔書佐表安時人。以崇有識物之鑑。崇治郡
積十四年。政化洽著。舉天下最。

逢萌掛冠爲絕三綱

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
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林子

曰。余覽神僊傳。亦有逢萌者。萌未嘗不仕。而以三
綱爲重如此。余於是乃知山林僻處之士。殊非道
家之道也。

嚴平賣卜以惠衆人

蜀人嚴君平。性雅淡。專精大易。耽於莊老。莽篡位
遂隱。遯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
惠衆人。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
臣言依於忠。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
垂簾而誦老子。林子曰。與子言孝。與弟言順。與臣
言忠。是道氏之教。教人以人倫也如此。

林子全集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五

山棲禪坐之非

或者以不山棲不禪坐。不能成佛道。顧可儒之以
儒。而三綱之。而四業之也。是子之言何其迂歟。林
子曰。佛之教。莫明於六祖。佛之書。莫明於壇經。余
嘗覽壇經。而考六祖之蹟矣。壇經曰。父旣蚤亡。老
母遺孤。艱辛貧乏。於市賣柴。當是時也。採薪以養。
猶恐其不給也。況得而山棲得而禪坐耶。又曰。乃
蒙一客。取銀十兩。與能充母衣糧。能安置母畢。不

經三十日。便至黃梅。當是時也。兼程以往。猶恐其或遲也。況得而山棲。得而禪坐耶。又曰。有一行者。差能破柴踏碓。經八餘月。當是時也。破柴踏碓。且有所不暇。況得而山棲。得而禪坐邪。又曰。在於四會縣。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獵人常令守網。當是時也。避難獵人隊中。且不能以聊生。況得而山棲。得而禪坐邪。在家則有以養母也。辭家則有以安母也。就謂釋氏之教。有外於三綱邪。市柴可也。踏碓可也。獵而守網可也。就謂釋氏之教之不可以四業邪。設六祖而山棲也。而禪坐也。則爲佛者。而山棲而禪坐可也。然而六祖之在山棲也。不禪坐也。則爲佛者。奚必山棲禪坐。以蹈釋流之敝。而與六祖之壇經異邪。

慈悲大義

廷柱生問曰。釋氏之慈悲也。則刑不用矣。如天下何。林子曰。慈悲者仁也。人仁也。顧不可以爲天下邪。故刑期無刑者。慈悲也。罰不善人以安善人者。慈悲也。

林子曰。四凶之罪。虞舜之慈悲也。少正卯之誅。孔子之慈悲也。

林子曰。無故不殺者。慈悲也。有罪必刑者。慈悲也。如幻三昧

昔者善財童子。參無厭足王。無量猛卒。執持器仗。無量衆生。各犯王法。或斬其頭。或斷其手。善財見已。而作是言。云何於此。而欲求法耶。王告善財。我得菩薩如幻三昧。林子曰。昔者舜之誅四凶也。而程子則曰。可怒在彼。已何與焉。若舜者。其亦所謂如幻三昧者與。無厭足王。又有言曰。如我心者。寧於未來受無間苦。終不忍發一念。以與一蚊一蟻。而作苦事。況復人邪。若夫二乘。與諸小機者。流惡足以語此。

道之用大

程子曰。虛者道之祖。抑豈知道也者。能生天。能生地。能運虛空者。道邪。余於是而知道之用大矣。堯舜虛其心。以處於父子之際。故可以禪受。不然。則不仁。湯武虛其心。以處於君臣之際。故可以放伐。

不然則不義。周公虛其心以處於兄弟之際。故可以東征。不然則不悌。

林子全集

門人 涂文輔
劉永昌 仝叅閱

三教無遮大會

或問會以大名。而又曰無遮者何也。林子曰。惟其大會。故曰無遮。蓋此心之分量至大也。上而天。而日月星辰。雨風露雷。下而地。而山嶽河海。卵胎濕化。與夫形形色色。生生化化。而無盡者。莫非我也。莫非我之心也。夫既曰我我之心矣。其誰能外我。外我之心。而得而遮之者乎。此無遮之大義也。若也不知此心之分量。而自我之。而自小之。而自遮之。殆非所謂大道爲公之盛心也。龍江兆恩。

洪生問釋氏無遮大會之義。林子曰。余委不知釋氏無遮之義。余請言余之所以爲教者。而不知謂之三氏之無遮可乎。余每以三氏爲教。而其教人也。貴者。賤者。富者。貧者。老者。壯者。少者。知者。愚者。賢者。不肖者。而諸凡爲士爲農。爲工爲商。苟以是

心至斯受之矣。其爲教也。始之以立本。既之以入門。終之以極則。或語之以上。而所謂出世間法也。或語之以下。而所謂世間法也。或最上一乘。或上乘。或中乘。下乘。多方以教之矣。而又不凌節而施焉者。蓋欲將以斯世斯人。而悉歸於道化之中者。余之教。余之心也。余以是心而設教也。二十有餘歲矣。然亦不免驚駭時人之耳目。故余之教有所未明。而余之心有所未盡也。然而孔子亦有無遮大會歟。林子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孔

林子全集

卷之五

二

子無遮大會之心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無遮大會之志也。故其之魯之齊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亦以明其志於春秋之時。使天下萬世。悉皆包羅於我天地覆載之中。而無外矣。洪生喜曰。吾乃今始知孔子之會。不惟無遮於春秋之時。亦且無遮於萬世天下矣。今專爲儒門設一大會。令人不驚不駭如何。林子曰。子之言善矣。然必曰。儒門。便不廣大。便不無遮。是亦偏安於儒門之一隅爾。書曰。鳥獸魚鼈咸若。程明道曰。仁者以天

地萬物爲一體。豈惟人哉。而此心且無遮於萬物矣。豈惟物哉。而此心且無遮於天地矣。豈惟天地。儒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釋經曰。徧大地是我法王身。而此心亦且無遮於六合之外矣。而余所謂無遮大會者。特以示其迹。以寄其心爾。洪生曰。敢問無遮大會之真實境。林子曰。而所謂真實義者。亦惟在於心爾。苟不迹以示之。則其心亦有不可得而見矣。於是而徧諸天下。而必有以會之。而必有以語之。會而語之。以儒之所以爲儒。而儒則

林子全集

卷之五

三

未始儒也。道之所以爲道。而道則未始道也。釋之所以爲釋。而釋則未始釋也。語之以立本。未也。而申之以入門。語之以入門。未也。而申之以極則。尸而語之。而繼之以月。月而語之。而繼之以年。年而語之。至死乃已。又如孔子之周流侯國。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而必有以會之。而必有以語之。豈其儒也。無有乎孔子。道也。無有乎老子。釋也。無有乎釋迦。出乎其間者哉。借言無有孔子老子釋迦。出乎其間焉。則亦足以俾孔子老子釋迦之道。得以

倡明於天下萬世。人人得而與知之。人人得而與能之。而若是乎其大者。蓋亦不過以示其迹。以寄其心。俾其有所遵而守之者爾。洪生曰。其如弗尊弗信。而人之我遮何哉。林子曰。夫弗尊固弗信矣。而人之弗信者。則當知是人之自絕以遮乎我。而非我有所峻而絕之以遮乎人也。然事有待於尊。而人信之。信之者其迹也。人則得而遮之矣。事無待於尊。而人信之。信之者其心也。人則無得而遮之矣。故以其迹之有限言之。能會於會之所及。而

林子全集

卷之五

四

不能會於會之所不及。以其心之無窮言之。不惟能會於會之所及。亦且能會於會之所不及。夫且能會於會之所不及矣。則迹惡得而限之。而人惡得而遮之者耶。夫既如是矣。則所謂無遮大會者。直以心運之。不亦可乎。而奚以迹爲哉。林子曰。又焉可以盡棄其迹。而專事於心耶。蓋心之所以能盡者。固有出於迹之外矣。殊不知迹之所在。心之所存也。故迹以寄之。雖曰顯而易見也。而人之得於觀感者。斯得而興起之矣。心以運之。雖曰微而

難知也。而人之得於默契者。有不知爲之者矣。洪生又問。大地法身之言。不亦異乎。林子曰。不足異也。儒者亦有言曰。聖人通天下爲一身。若以大地法身之言。之足異矣。而曰天下爲一身也。不亦異乎。惟其以天下爲一身也。而天下之大。特在我一身之內。方寸之間。爾舉心動念。其運至速。此感彼應。其機甚微。而古先聖王之所以風動四方。而廣運於無外者。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故千羽舞矣。而有苗格。簫韶成矣。而鳳凰儀。此蓋不過

林子全集

卷之五

五

以吾一身之運用。而是氣之相爲感通者爾。余今復與汝而申言之。設言盡四海之內。而有以會之。而有以語之。孰不以爲大耶。而余則曰。未可以爲大也。又設言盡四海之外。而有以會之。而有以語之。孰不以爲大耶。而余亦曰。未可以爲大也。此皆有迹而會。而會於會之所及也。故必會於不會。不會而會。精神之所潛通。氣機之所感召。而諸凡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則皆吾身也。皆吾身。則皆吾氣也。皆吾氣。則皆吾虛也。而無復有能外於我之身

以爲身。外於我之氣。以爲氣。外於我之虛。以爲虛者。鼓而舞之。而動而變而化。其誰爲之。蓋有不可得而知矣。然必至此。而後方可謂之無遮大會之眞實義矣。

林子全集

門人 于廷陳 全叅閱
呂維

道一教三

林子曰。道也者。所以本乎其教也。教也者。所以明乎其道也。但世人不識道與教之分也。故以教爲道焉。豈不謂之教三而道亦三邪。殊不知儒氏以其道而儒之以教人也。而非儒自儒以爲道也。道氏以其道而道之以教人也。而非道自道以爲道也。釋氏以其道而釋之以教人也。而非釋自釋以爲道也。龍江兆恩

三教之所由始

林子曰。孔子之教。未嘗曰我儒也。而學孔子者。乃始命之曰儒。黃帝老子之教。未嘗曰我道也。而學黃帝老子者。乃始命之曰道。釋迦之教。未嘗曰我釋也。而學釋迦者。乃始命之曰釋。

教本不殊

或問三教同與。林子曰。其道一。其教三也。然則三

教異與。林子曰：其教三，其道一也。譬支流之水，固殊，而初泉之出於山下者，一也。

孔氏之教

或問孔氏之教。林子曰：三綱四業，世間法也。以與世間人道也。性與天道，出世間法也。以與出世間人道也。然孔子之道，雖曰高矣美矣，而其教人也，則必以世間法爲先。

老氏之教

或問老氏之教。林子曰：凡人始生之初，而所以主林子全集 道教三卷之六 二

釋氏之教

或問釋氏之教。林子曰：父母未生以前，而所以不屬乎形骸者，果何物也？一片太虛，乃人之所本無。釋氏之教，教以此矣。

三氏之教酌裁後先

或問林子之教。林子曰：余惟酌裁三氏之教，而後先之爾。故人倫日用，教之所當先也。既知教之所

當先矣，然後方可語之以人之所本有。既知人之所本有矣，然後方可語之以人之所本無。然而三教果可得而一之乎？林子曰：教之所當先者，先之而先其所不得不先也。教之所當後者，後之而後其所不得不後也。本末兼統，以無遺。始終條理，而不紊。昔統之而一者，既以分之而三。今分之而三者，乃復統之而一。三教既一，風俗自同，不矯不異。無是無非，太初太朴，渾渾熙熙。此余三教之大都，合一之本旨也。

林子全集 道教三卷之六 三

或問三教三矣，何以統之而爲一也？林子曰：余之設科也，有曰立本者，是乃儒氏之所以爲教也。有曰入門者，是乃道氏之所以爲教也。有曰極則者，是乃釋氏之所以爲教也。而其教之序也，先立本，次入門，次極則。故不知立本，則人道不脩。無以爲入門之地。不知入門，則心法不持。無以爲極則之先。

或問孔子之教，非以立本與？若今乃以四書爲教者，何與？而所謂道家之入門，釋氏之極則，則亡矣。

而謂之三教之大成可乎。林子曰：孔子之教雖以立本爲先，而所謂道家之入門以明心法，釋氏之極則以體太虛，則四書備之矣。而余之所以集三氏而必以四書爲教者，以此子其滌去舊聞而徧討之四書本文中，便能知之，則亦何必汨沒於三氏之載籍以自侈其博乎？又問漢唐宋以來訓釋四書者多矣，敢問何者爲正？林子曰：余惟直誦孔曾思孟之書已爾，而不知其他也。

儒教立本

林子全集 卷三 六

四

或問儒教立本。林子曰：夫所謂立本者，乃余所謂世間法，而爲人道之常也。人道不脩，則本不立。而曰可以窺聖人之門牆者，未也。而况乎不可使知之道，可得而知乎？

儒教入門

或問入門之心法，豈非所謂孔門心法與？然而何者謂之心法？林子曰：心法也者，事心之法也。論語所謂敬而無失，復禮爲仁，居之無倦，大學之止至善，格物致知，中庸之致中和，致曲而誠，孟子之居

仁持志，易之直內止其所，詩之敬止，書之欽厥止，禮之儼若思，是皆所謂孔門心法，道教之入門也。

儒教極則

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又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語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中庸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篤恭而天下平。又曰：無聲無臭，至矣。是皆所謂聖神功化之極。釋氏之極則也。

林子全集 卷三 六

五

儒教由入門而極則

大學所謂誠意者，有法有爲以入門也。而孔子之無意，則無法無爲而極則矣。大學所謂致知者，有法有爲以入門也。而孔子之無知，則無法無爲而極則矣。孟子所謂求放心以存心者，有法有爲以入門也。而邵康節曰：心要放，程明道曰：既得後，便須放開，則無法無爲而極則矣。

道釋立本

楊生問曰。儒以立本爲教。由是而入門。由是而極。則則吾旣得聞命矣。若夫二氏之教。豈亦與儒者有同歟。林子曰。夫焉得而異之。余嘗謂二氏之教。若不知所以立本。則亦安能而入門而極則耶。或問道釋之教之所以立本。林子曰。忠孝者。其立本也。從古以來。豈有不忠不孝而能成僊作佛者哉。道門張順少事母孝。嘗語人曰。不忠不孝而學道求仙。是猶舍舟楫而涉大川也。

林子曰。黃帝老子人倫之大。載之史書可考已。今

林子全集

卷之三

六

請得而詳言之。黃帝四妃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顓頊帝嚳。以及唐虞夏商周。皆其孫子。則是黃帝之教。未嘗遺人倫也。老子之子宗。宗爲魏相。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文帝。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大傅。則是老子之教。未嘗遺人倫也。至於釋氏亦嘗考其故典矣。若釋迦爲釋氏之宗。曾娶耶輸氏多羅。生子羅睺羅。夫婦之別。父子之恩。釋迦亦兼而有之。則是釋迦之教。亦未嘗遺人倫也。

林子曰。今之真人府。張道陵之後也。道陵漢和帝時人。孫子傳至于今不絕。是道家之人倫。嘗見其人矣。鳩摩羅什已證大乘。乃生二男。自是不住僧房。別立廨舍。是釋氏之人倫。又聞其語矣。夫上觀之黃帝老子釋迦。下觀之張道陵鳩摩羅什。皆有人倫如此。而道釋者流。真有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今之茶馬司所轄諸國。乃西僧之舊也。室家俱有。嗣續相傳。若道氏之教。則亦曷嘗不昏不嗣哉。而其所以不昏不嗣者。蓋自宋藝祖始。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七

廷柱生問曰。道釋不以孝爲重歟。林子曰。不以孝爲重者。道釋之妄也。傳之失其宗也。四十二章曰。事天地神明。莫若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又蘭期精修孝行。真人弘康嘗語之曰。夫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夫二親之神。神於天地神明。而精修孝行。能使日月以明。萬物以生。王道以成如此。則其所以孝其二親者。而又安敢有一毫之不盡其誠邪。獨不觀之孝經乎。人之行莫大於孝。通乎神明。光乎

四海無所不通。其於道釋之旨。亦有何異。此三教立本之同也。

道教極則

道書曰。身外有身。未爲奇特。虛空粉碎。方露全身。此乃道教之極則也。豈惟釋教爲然哉。

釋教入門

釋書曰。念所受法。常當自勉。精進修之。又曰。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此乃釋教之入門也。豈惟道教爲然哉。

釋氏以道教爲入門

浙有胡姓者。遠造林子而問曰。我儒也。頗知佛之妙義。以無有法。而當下卽能成佛矣。豈其以道教爲入門。釋教爲極則也。林子曰。佛莫盛於釋迦。金剛經曰。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夫曰來世。曰五百世。則是釋迦成佛。其難且久。如。此。而子則曰。當下卽能成佛者。何也。余不敢謂釋迦之圓通。反不及於子。而子之慧悟。尚有過於釋。

迦乎。胡姓者曰。夫釋迦豈有法與。林子曰。有。金剛

經曰。法尚應捨。若無有法矣。而其所捨者。果何物也。胡姓者曰。以無有法。而與釋迦授記者何也。林子曰。以若有法。而不與釋迦授記者何也。若釋迦者。豈曰忍辱仙人已哉。蓋亦曾爲帝釋矣。亦曾爲善慧仙人矣。不謂之以道教爲入門邪。故始而有法者。道教之所以入門。而不與釋迦授記者。此也。終於無法者。釋教之所以極則。而與釋迦授記者。此也。又按梓潼化書云。予之在朝也。以聞方外之言。辭榮而歸。道逢隱者。持予以心印。授予以正訣。曰。此西方大聖人歸寂法也。子能念而習之。可度生。死。而而不亡。終成正覺。若中道而廢。則猶能擇地而處。亦可爲神仙。夫未成正覺。先證仙果。而余所謂入門極則之言。爲不誣矣。

入門真實義

夫釋氏以道教爲入門。則吾旣得聞命矣。而所謂入門之真實義者。願夫子明以教我。也。林子曰。儒氏盡心以知性。釋氏明心以見性。是皆所謂依法。

修行入門之真實義也。道經曰：真常得性。又曰：性由自悟。若也未能了心，豈曰悟性？殆非自根自本之學。而天命之性，蓋亦未之知矣。安能率之而可謂之道乎？故儒氏謂之異端，釋氏謂之門外漢者，豈非其不求端於心，而未入門內者邪？

夏

林子曰：夏也者，大也。而太極在其中矣。太極而陰陽也，陰陽統於夏。陰陽而五行也，五行統於夏。退藏於密，即儒是夏。谷神不死，即道是夏。如是降伏

林子全集卷之六

十一

即釋是夏。光明藏者，夏也。活潑潑地者，夏也。玄關竅者，夏也。呼吸根者，夏也。樂處者，夏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夏也。一貫者，夏也。而得一歸一者，亦夏也。執中者，夏也。而守中空中者，亦夏也。以言乎其居，吾身之廣居，以言乎其位，吾身之正位，以言乎其道，吾身之大道，恍恍惚惚，杳杳冥冥，涅槃妙心，普現一切，塞乎天地之內，超乎天地之外，先乎天地之始，後乎天地之終。

林子曰：儒亦夏也。而仲尼之道在我矣。道亦夏也。

而黃帝老子之道在我矣。釋亦夏也。而釋迦之道在我矣。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吾身正氣，天道流行，而天地之夏在我矣。在太極之上，不爲高，在六極之下，不爲深，先天地生，不爲久，長於上古，不爲老者，吾身正氣，天道流行，而天地之夏在我矣。論覆則如天，而四生普蓋，論載則如地，而六道俱承，論明則如日，如月，而光騰八表，輝徹古今者，吾身正氣，天道流行，而天地之夏在我矣。儒世間法也，道與

林子全集卷之六

十一

釋，出世間法也。而所謂夏者，亦夏亦儒，亦世間法也。亦夏亦道，亦夏亦釋，亦出世間法也。

林子曰：先天之理，夏備之矣。先天也者，天之先也。生天生地，生人而爲天之先者，先天也。故天者氣也，而先天不屬氣，地者形也，而先天不屬形，惟夏則非天非地，非氣非形，微乎微乎，其不可得而名言乎？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而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於夏焉盡之矣。皇之所以爲皇帝，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而皇帝

王之至妙至妙者。於夏焉盡之矣。儒之所以爲儒。道之所以爲道。釋之所以爲釋。而儒道釋之至妙至妙者。於夏焉盡之矣。天得夏以清。地得夏以寧。人得夏以聖。皇得夏以道。帝得夏以德。王得夏以功。儒得夏以仁。道得夏以玄。釋得夏以空。莫非天也。而日月星辰之麗於天者。得夏以照。以臨。莫非地也。而山岳河海之屬於地者。得夏以峙。以流。大而元會運世之終始。乎天地者。得夏以綱。以維。小而飛走動植之並育於天地者。得夏以生。以成。

林子全集

十一

林子全集

門人 于廷陳
呂維 全叅閱

萬古此綱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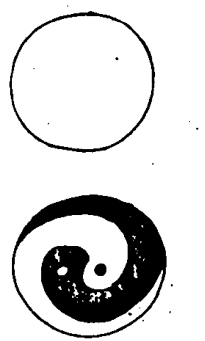
或問道釋之教。所由來尚矣。而林子必欲昏之者。何與。林子曰。若兆恩者。特卑微一布衣耳。安能羣道釋而必欲昏之也。故孔子之於亂臣賊子也。孟子之於楊朱墨翟也。則亦徒托之空言已爾。而况兆恩之庸庸者乎。然而有男不昏。有女不嫁。殆非易之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也。于谷

林子全集

一

子龍江林兆恩

原宗圖



天 道得一
地 儒主一
人 釋歸一

原宗圖說

林子曰。太極分而爲三才。曰天曰地曰人。人有三宗。曰儒宗。曰道宗。曰釋宗。儒以孔子爲宗。道以黃帝老子爲宗。釋以釋迦爲宗。

林子曰。太極者。一也。天以一而陰陽之。而一陰一陽者。天之道也。地以一而剛柔之。而一剛一柔者。地之道也。至於人。則以一而仁義之。而仁義之道。莫大於三綱。故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者。三綱也。而天下萬世。顧乃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以斷棄此三綱者。何與。

三綱人道之大經

昔者魯哀公問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惟此三綱。人道之大經也。經焉旣正。庶民斯興。由此而夫婦以別。由此而父子以親。由此而君臣以嚴。故余之所謂三教。而三綱之者。反經也。

天地氣運繫之綱常

邵堯夫曰。三代之世治。未始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始不亂人倫之爲道也。余今亦曰。

天地氣運之隆。未始不隆人倫之爲道也。天地氣運之替。未始不替人倫之爲道也。由是觀之。人倫之大。而古今莫之能損益者。以氣運隆替之機。國家治亂之本。繫之矣。然則二氏之淪三綱也。可勿正乎。

大昏萬世之嗣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林氏曰。大昏者。人之所以配天地。而嗣其嗣於萬世者也。顧乃輕棄絕之者。何與。

此身所繫最重

林子見時有不昏者。而必語之曰。子之一身。至重也。天開地闢。而人生焉。世世不絕。而至於子之身。自是子而復孫。孫而復子。至於天地未有終窮之時。尚未艾也。是子之一身。上而爲天地開闢以來祖宗精神之所聚。下而爲天地未有終窮之時。子孫命脉之所寄。所繫之重。至於如此。而子乃忍於斷棄倫續。而自以爲高且潔者。殆亦未之思歟。道家不昏。自宋太祖始。

或問道家以不昏爲大歟。林子曰：「大道家者，何嘗以不昏爲大也。宋燕翼貽謀錄曰：黃冠之教，始於漢張道陵，故皆有妻孥。雖居宮觀，而嫁娶生子，與俗人不異。後諸親故，多竊寄褐之名，望家以入。自是生齒日繁，每起爭端。宋藝祖深疾之，遂詔令天下宮觀不得畜養妻孥，是道家之不有妻孥也。自此始。然而釋氏之苦空也，豈其以不昏爲大歟。林子曰：「釋氏亦何嘗以不昏爲大也。豈惟釋迦是，雖維摩詰傳、大士龐士元者，流亦皆昏也。六祖壇經曰：若欲修行，在家亦得，出家亦得。又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參禪。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夫心固在我矣，豈必出家不昏，而後可以覓心求玄邪？」

道釋靜孤之非

林子曰：「上自天地，下及黎庶，以至於昆蟲草木，莫不有陰有陽，而道釋者流，顧乃抗其志而靜孤者，何也。抑豈知綱常最重，而爲天下之達道也哉？」

霖雨放宮人

昔者宋太祖嘗以霖雨放宮人者，豈非其積陰之極邪。由此推之，則凡天地間有爲陽之亢而陰之極者，亦足以傷天地之和矣。而變理進退之義，真有不可不知也。

所知者三綱五常

或問黃帝老子釋迦之道，豈其有此三綱五常邪。所執頗堅，難與致詰。林子但應之曰：「不知也。其人絕然不悅曰：『聖學統宗四十餘集，非子之所論著。然皆道釋之綱常也。而今則曰不知者，何也。』」林子曰：「余不知其他也，而余之所知者，知天下萬世之不可一日無此三綱五常焉爾已。若黃帝老子釋迦之有此三綱五常也，則道釋者流固當遵而守之。而三綱之矣，而五常之矣。若黃帝老子釋迦之，而不有此三綱五常也，則道釋者流豈宜尤而效之。而不三綱而不五常，以爲名教之罪人哉。但子生平之所論著者，乃得之載籍者然也。然則載籍果足信歟。林子曰：『後之君子欲以考古而論世焉，舍載籍其奚以也。如其足信與否，余亦安能知之。』」

而余之所知者。知天下萬世之不可一日無此三綱五常焉爾已。

傷今思古

林子曰。天開地闢。庶類繁生。而首出御世者。則有渾敦氏。君臣之所由始。政教之所由起。混茫肇開。此一時也。逮至羲黃之世。人文始畫。制作聿基。媒妁既通。則民知有夫婦之別。姓氏既正。則民知有父子之親。自開闢以來。而至於斯。又一時也。歷唐而夏。而殷。而周。人文丕著。制作大備。君臣父子夫婦之際。既秩既叙。綦隆化中。郁郁其盛。盛而必衰。理之常也。辟日中天。能無易乎。故繼文武成康之後。時則有孔子之聖。而生於其間者。雖善不尊。述作自見。自開闢以來。而至於斯。又一時也。自此以後。人私其學。迂恠枯槁。踈蔓支離。異端並起。而三教從此分矣。故不揣僭陋。而有歸儒宗孔之說者。因時之宜。以救敝也。夫由渾敦氏至於今。而所因者三綱。可考而知也。由今而至於千百世之遠。而所因者三綱。亦可逆而知也。但三代以前。斯道在

上而不在下。三代以後。斯道在下而不在上。三代以前。不惟斯道之既明。亦且斯道之既行。三代以後。不惟斯道之不行。亦且斯道之不明。三代以前。則如彼。三代以後。則如此。然則身斯道之責者。能無傷今之意。反古之思邪。

林子全集

門人 于廷陳
呂維 全參閱

綱常教之本

林子曰。三綱五常。教以立本也。不知立本。而曰我能持心法。以入門。體虛空。以極則者。余弗能知之矣。龍江兆恩

聖人身任綱常之重

林子曰。聖人一身。天地之所寄也。萬物之所屬也。

林子全集

卷之六

一

三綱五常之所繫也。故天地不能自位。賴聖人以位之也。萬物不能自育。賴聖人以育之也。三綱五常不能自正。賴聖人以正之也。若二氏之斷棄倫屬也。而綱常不幾於墜乎。綱常既墜。而萬物得而育乎。萬物不育。而天地得而位乎。或者以二氏之不綱常也。而萬物即不育與。林子曰。曠夫怨女。上干天和。而天地得而位乎。萬物得而育乎。由是而疲癯殘疾之不得其生。鰥寡孤獨之不得其養。亦惟職此之故耳。此垂氣之所由以致異也。內無怨

女。外無曠夫。太和之氣。流行宇宙。不惟疲癯殘疾之得其生。亦且無疲癯殘疾之可生者。不惟鰥寡孤獨之得其養。亦且無鰥寡孤獨之可養者。此和氣之所由以致祥也。嗟乎。嗟乎。聖人遠矣。而二氏者流。誰與綱常之。綱常墜地。誰與扶植之。天地而誰與位之。萬物而誰與育之。疲癯殘疾。而誰與生之。鰥寡孤獨。而誰與養之。此余三教歸儒之旨。雖曰徒托空言。而夙夜惓惓。每不能自已於懷也。

文王所必先

林子全集

卷之六

二

林子曰。今之僧尼道士。散處於寺觀之中者。雖曰不饑不寒矣。然乃於不父不予。不夫不婦。而是其焉者。何歟。不謂之失其本心哉。此兆恩之所以不忍。而思有以先之也。或問何以先之。林子曰。父之子。夫之婦之。所謂文王先之也。

孝慈爲先

林子曰。使我學道。而父母有不豫焉。則是我慕道之名。而遺孝也。蓋孝。卽道也。安有遺孝而可以謂之道邪。使我學道。而妻子有不畜焉。則是我慕道

之名而遺慈也。蓋慈卽道也。安有遺慈而可以謂之道邪。

因其明以開其迷

林子曰。黃帝老子釋迦之道。莫不有倫屬之常。而學黃帝老子釋迦者。始不知有倫屬之常。而入於邪。而僻於異端也。設使學黃帝老子釋迦者。而倫屬之。不入於邪。不僻於異端。則黃帝老子釋迦之道。余亦何爲言之諄諄。而不置邪。設使盡天下後世。惟知有孔子之儒焉。而信之而學之。則黃帝老子釋迦之道。雖不明於天下後世。固無害也。余之意。以爲世之學黃帝老子釋迦者。惟知有黃帝老子釋迦者流而已矣。夫惟知有黃帝老子釋迦者。而語之以黃帝老子釋迦倫屬之常。蓋所謂因其明而通之。庶幾言之者易入聽之者不厭。不然。教之以孔子之儒。是亦足矣。又奚必屢舉黃帝老子釋迦倫屬之常。諄諄言之不置邪。

德禮代刑政

林子曰。道釋二教。其來尚矣。歷漢唐宋以來。至於

今。諸賢人君子。每從而闢之。而卒不可得而闢者。豈若示之以天地之量。招而徠之。而容蓄於覆載之內。如此。則道釋者流。未有不幡然反情易嚮。而歸斯受之。固有不容闢而自息矣。鄭生霖序以德禮代刑政。甚得余心。余竊以爲明人倫。以正三綱。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故上天之所以相協者。此三綱也。皇極之所以敷錫者。此三綱也。庠序學校之所以設教者。此三綱也。學此謂之善學。而士之所以希賢。賢之所以希聖。聖之所以希天者。亦不外此三綱也。治此謂之善治。而皇之所以皇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者。亦不外此三綱也。三綱之所繫。固若是其大矣。又安可使道釋者流。而獨外哉。鄭生霖序又曰。任道之責。確乎不疑。卽有不亮而非之者。弗顧也。又曰。不知知先生者何人。繼先生者何人。夫羣道釋以正三綱。道莫大於此矣。余惟確然爲之。夫復何疑。余惟以三綱之大。而天下後世必有知之者。乃今輒以聲而議余者。以未詳余所談三教之旨之爲何如也。至於能繼余志。

以開道釋之迷。端於二三千有屬望焉。

補人道之缺典

承諭補缺典數言。可謂相知之深矣。然不免有溢美之詞。愧愧。今復爲兄詳之。乾以成男。坤以成女。男非女無以生。女非男無以成。夫婦之所以別也。父子之所以仁也。君臣之所以義也。人道之重。至於如此。今道釋者流。飄然雲外。其有夫婦之別乎。不有夫婦之別。其有父子之仁乎。不有父子之仁。其有君臣之義乎。不有夫婦。不有父子。不有君臣。

卷之七

補人道之缺典

五

此則人道之缺典也。區區嘗因此而推言之。古之聖人立此君臣以教天下萬世之義也。立此父子以教天下萬世之仁也。立此夫婦以教天下萬世之別也。今道釋者流。顧乃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而與古之聖人之所以教人者異矣。又不謂之聖人之缺典邪。此區區歸儒之教之所由立也。區區復因此而推言之。天地以陰陽剛柔化生萬物。上而日月之照臨。下而山川之流峙。微而昆蟲草木之森列。莫不有陰有陽。有剛有柔。今

道釋者流。顧乃反其陰陽之常。悖其剛柔之義。以自棄於天地造化之外。而不恤也。又不謂之天地之缺典邪。此區區原宗之圖之所由說也。然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則亦有然矣。日淪地中。反晝爲夜。而夜則有月以照臨之。又況有所謂火焉。而麗木以明歟。月也。火也。非所以補日之缺典乎。天使陽生萬物。復使陰出佐陽以成之。陰以成之。又非所以補陽之缺典乎。若聖人者。以參天地以贊化育之所不及者也。民之未有宮室也。則處之以棟宇。民之未有粒食也。則教之以稼穡。無以引重而致遠也。則利之以服牛乘馬。易詩書春秋禮樂者。六經也。聖人之精。因經以示。文辭體裁。且不沿襲大學之書。論語之所未嘗道也。中庸之書。大學之所未嘗及也。孟子之書。中庸之所未嘗發也。堯舜之中。孔子則貫之以一。孔子之仁。孟子則益之以義。若後世儒者之所論著者。文辭體裁。相沿相襲。况有能自出一家言。而言其心之所自得者。譬如以水益水。以火益火。汗牛充棟。將焉用之。此區區

卷之七

補人道之缺典

六

之所以不自揣分以竊窺天地造化之微聖人立教之旨漫托空言以補人道之缺典云。

三綱卦

一卦以乾坤日月為象。

一乾為君坤為臣日為君月為臣。

一乾為父坤為母日為男月為女。

一乾為夫坤為婦日為夫月為婦。

一卜用三錢三錢俱仰為純陽為乾三錢俱覆為

純陰為坤一錢仰為少陽為日一錢覆為少陰

林氏全集 綱常卷之七

為月。

一時日方向先卦以乾戌坤未日午月子後卦以

乾子坤午日卯月酉。

一乾之數三坤之數四日之數二月之數一。

一三綱禮之大者殷因夏周因殷而莫之有改也

故循三綱而行之未有不吉者逆三綱而行之

未有不凶者由是觀之吉凶無常亦惟在於三

綱之循逆而非他也故以三綱名卦以前民用

俾二氏者流各率乎嗣續之常而盡其人倫之

大也。

先乾後坤卦

純陽純陰三綱既明。

先坤後乾卦

純陰純陽三綱既張。

先日後月卦

鳳凰噦噦三綱始備。

先月後日卦

牝雞喔喔三綱日廢。

林氏全集 綱常卷之八

先乾後日卦

純陽而陽陽道未亢。

先坤後月卦

純陰而陰陰道未極。

先日後乾卦

陽而純也陽寢昌也。

先月後坤卦

陰而純也陰寢長也。

先日後日卦

日中而昃。三綱漸失。

先月後月卦

月盈而虧。三綱漸非。

先乾後月卦

純陽而陰。剛乎中也。

先坤後月卦

純陰而陽。柔乎中也。

先乾後乾卦

其陽已亢。厥咎外繇。

先坤後坤卦

其陰已極。厥咎內怨。

先日後坤卦

陽變純陰。女戎方獫。

先月後乾卦

陰變純陽。陽德方亨。

林子曰。易以道性命也。綱以明人倫也。然性命之微。非有上智不可得而知也。人倫之大。雖有至愚亦可得而由也。噫。占者能明乎綱之理。則君臣以

義。父子以仁。夫婦以別。邦乃其昌。家用以寧。而唐虞三代之盛。復見於後世也。若占者復參諸易。則性命之微。亦思過半矣。但人倫之大。尤切於民生日用之常。而爲趨吉避凶之要路者。不能違也。

林子全集

門人 許汝謙
胡應全 參閱

復古之道

或問林子三教之說。豈不變古之道哉。林子愕然異之曰。余何嘗變古之道。敢問余之所以變古之道者。何也。或曰。二氏皆棄去三綱四業。以爲道爲釋。而子必欲羣而三綱之四業之。不謂之變古之道而何。林子曰。若二氏者。流悉皆變古之道。以爲道爲釋矣。而余則必欲反其教而三綱之四業之。以復道釋之古道也。昔戰國時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而楊墨之言。豈非變孔子之仁義。而兼愛。而爲我。而使孔子之古道不著邪。孟子懼而闢之曰。是無父也。是無君也。是禽獸也。故必本之於性善。而仁義之。以復孔子之古道也。若余之所以必欲羣二氏者。流。而三綱之而四業之。仁之義之。父之君之。而不流於荒唐枯槁之歸者。是余之心也。竟托空言。以

告諸道釋者流。龍江兆恩

民棄常道之所由始

林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道則莫大於三綱。故均是人也。人皆有君臣。人皆有父子。人皆有夫婦。而道釋者流。獨無君臣。獨無父子。獨無夫婦。是道釋者流。獨非人乎。道釋者流。亦人也。而獨無君臣。獨無父子。獨無夫婦者。何也。豈天既生其人。而固薄之邪。抑亦其人無分於斯道之常也。蓋由於好奇索怪之士。不識寂滅清淨之旨。而妄倡爲寂滅清淨之說。於是瞞瞞之徒。遂從而信之。以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而謂寂滅清淨之教。乃在於此者。惑之甚也。又有一等之徒。求其寂滅清淨之旨。而不得。乃從而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以爲寂滅清淨之教。亦不過如此。此三綱之所由以滅絕。而人道不幾於廢乎。

民棄常業之所由始

林子曰。余歷觀天下。人而士焉。人而農焉。人而工焉。人而商焉。而獨道釋者流。不士不農不工不商。

者何也。豈黃帝老子釋迦之教固有在於不士不農不工不商歟。抑其寂滅清淨之旨亦非爲士爲農爲工爲商者之所能學也。蓋由於遊閒之侶而樂於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也。遂妄倡爲寂滅清淨之說。有不在於爲士爲農爲工爲商者。此民之所以無常業。而道釋者流之所以充斥於天下也。

率天下而禍常道常業

林子曰。仰事父母。俯畜妻子者。常道也。士之農之工之商之者。常業也。若必欲棄去常道常業。而後可了此心身性命之學。則是學也。是率天下後世以壞常道常業之首禍也。而二氏者流。飄然遠舉。而自以爲高且潔也。何歟。

道釋常道

林子曰。君臣之義也。父子之仁也。夫婦之別也。道釋之書亦多有之。可考而知也。則夫道釋者流。豈必入山隱處。以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不忠不孝。以乖陰陽之和。而爲名教中罪人邪。

道釋常業

林子曰。能盡士農工商之常業。而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者。能得道也。不能盡士農工商之常業。而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者。且不可以爲人。而況能得道乎。然而道釋之書亦有之。道書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鑿井。於道何妨。又曰。耕雲鋤月。自家生活。釋書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又曰。神通與妙用。運水及搬柴。夫所謂不作不食。自家生活者。豈非東漢孺子非其力不食邪。

唐虞三代之盛

林子曰。余嘗考其道於唐虞三代。而唐虞三代之道。可考而知也。又嘗考其民於唐虞三代。而唐虞三代之民。可考而知也。是故唐虞三代之爲道也。同有此君臣。同有此父子。同有此夫婦。而無異道也。唐虞三代之爲民也。均之爲士。均之爲農。均之爲工。爲商。而無異民也。至於道釋者流之昌且熾也。人始而不有君臣。不有父子。不有夫婦。而有異道也。人始而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而有異民也。故托空言。而必欲正之以君臣之義。正之以父子之

仁。正之以夫婦之別。庶乎其無異道。而道唐虞三代之道也。正之以士。正之以農。正之以工。以商。庶乎其無異民。而民唐虞三代之民也。

林子曰。唐虞三代之盛。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及者。豈謂無其故哉。蓋以唐虞三代之時。無有乎所謂和尚者。無有乎所謂道士者。無有乎所謂妓者。故其時。無有不三綱者。無有不五常者。無有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者。降及漢唐宋。和尚則充斥天下矣。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五

道士則充斥天下矣。女和尚則不為不多矣。女道士則不為不多矣。至於妓者。傷風敗化。至賤至垢。至無耻也。亦且無處無之。以此之故。故其時。亦有不三綱者。亦有不五常者。亦有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者。此則漢唐宋之時然也。若欲復返唐虞三代之盛。則當羣斯人之徒。而為之娶婦。為之嫁夫焉。如此則人人皆三綱也。皆五常也。皆士皆農皆工皆商也。風俗豈不淳美。生齒豈不日繁。而漢而唐而宋。豈不唐虞三代譬如一家而生三男三女焉。

三男而皆為之娶婦。三女而皆為之嫁夫。不謂一家之內。無怨無曠耶。由此而男孫女孫。內孫外孫。生齒日繁。而家道從此興矣。若或三男而不為之娶婦。三女而不為之嫁夫。一家怨曠。愁苦之聲。且不忍聽。豈曰父母之道。而家道從此索矣。為父母者。果能幡然悔悟。而三男必為之娶婦。三女必為之嫁夫。無怨無曠。生齒日繁。昔日愁苦之聲。今則反為室家之慶矣。夫天下之大。亦一家也。故知所以處父母其家。則知所以父母天下。而反漢唐宋於唐虞三代之盛也。有不存乎其人哉。此余之所以夙夜乾乾。而不能自己於懷也。

林子全集

卷之三

六

所當先者常道常業

或曰。道釋一念存主之微。而與聖人異者。可勿正乎。若徒正其不三綱不四業也。亦未矣。林子曰。何哉。汝所謂存主之微者。或曰。道釋之所謂中者。豈曰堯舜之中。道釋之所謂一者。豈曰孔子之一。此其存主之微也。可勿正乎。林子曰。余不知其所謂中者之謂何也。又不知其所謂一者之謂何也。而

徒逆其存主之微而正之以非堯舜之中。孔子之一也。又安能得其罪以服其心邪。況余不能中。不能一。而欲正之以堯舜之中。孔子之一也。不亦難乎。且世之儒者。亦有言中矣。豈真所謂堯舜之中邪。亦有言一矣。豈真所謂孔子之一邪。子欲正其中之非中。一之非一也。則請自儒者始。若道釋者流。則教之以三綱。教之以四業。是亦足矣。又安能得其一念存主之微。而正其中之非中。一之非一邪。

所可信者常道常業

或者以子之信黃帝老子釋迦也。而必三綱之。必四業之者。何歟。豈信其人也。而顧反其教邪。林子曰。使黃帝老子釋迦之教之有常道有常業也。余則必欲從其教。而常道之。而常業之。使黃帝老子釋迦之教之。不有常道。不有常業也。余則必欲反其教。而常道之。而常業之。余即其教之可信也。而信之。奚必黃帝老子釋迦之是信邪。今余之所以信黃帝老子釋迦者。以黃帝老子釋迦之教之有

常道常業而足信也。

常道常業必信於人

或曰。三綱之常道。四民之常業。既諄諄言之矣。其如天下之人之不吾信也。何哉。林子曰。使道釋者流之吾信也。而三綱之。而四業之。乃余之所深願而不可得也。使道釋者流之不吾信也。而不三綱。而不四業。亦豈余之所欲哉。乃余之不得已也。余之言諄諄矣。似若可信於天下者。然余不敢必天下之人之余信也。余雖不敢必天下之人之余信也。而敢於必天下之人之不能外其三綱。不能外其四業也。夫天下之人。不能外其三綱。不能外其四業矣。安能於余之言。而不余信也。然余之言非苟焉而已也。是雖仲尼復起。必信余言矣。仲尼復起。必信余言。則夫天下之人。豈能外其三綱。外其四業。而不余信。以信仲尼之所信邪。

原本以還天地之始

或問林子之道。林子曰。余安能知道。而余之所以倡明三教。合而一之者。非他也。蓋自其未有儒未

有道未有釋之先之道者言之也。願聞其旨。林子曰。譬之樹然。夫樹一也。分而爲三大枝。曰儒。曰道。曰釋。儒之一大枝。復分爲二小枝。有專主尊德性者。有專主道問學者。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道流釋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道之一大枝。復分爲三小枝。清淨也。彼家也。爐火也。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儒流釋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釋之一大枝。復分而爲五小枝者。五宗也。各自標門。互相爭辯。則亦何異於儒流道流。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而喋喋不已也。自是枝而復枝。葉而復葉。紛紛籍籍。是非非非。蓋有不可得而勝數者矣。然而唐虞三代之時。有儒乎。否也。有道乎。否也。有釋乎。否也。而人始生之時。知有儒乎。否也。知有道乎。否也。知有釋乎。否也。故儒道釋者。枝也。而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之先者。根也。或問根。根矣。而未始有根之先。可得而言乎。林子曰。仁也。又問仁。仁矣。而未始有仁之先。可得而言乎。林子曰。無聲無臭。是亦一太虛。

矣。雖欲言之。惡得而言諸。夫豈終無可得而言邪。林子曰。天之所以爲天者。則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已矣。外此復何言哉。文王之所以爲文者。則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而已矣。外此復何言哉。

林子全集

門人 許汝謙 全叅閱
胡應

宗孔之儒

林子曰。唐虞三代教出于一。而秦漢以來。則始有三教之名。而道術於是乎裂矣。或問道術裂矣。而三教可復得而一乎。林子曰。歸儒宗孔。教復于一。龍江兆恩

孔子之儒隨分取足

林子全集 卷之十
或問教三道一。而必曰歸儒宗孔者。何也。林子曰。若孔氏之儒。蓋有得其大而可宗也。故其所可使由者。世間法也。所當然之理也。以所當然之理。教人。則天下萬世。凡得名之爲人者。有不可以與知。不可以與能乎。其所不可使知者。出世間法也。所以然之妙也。以所以然之妙。教人。則天下萬世。有不世出之資者。有不可以盡性。不可以至命乎。此孔氏之教。所以使人各隨分願而取足焉者也。林子曰。聖人之於天下也。家之於百姓也。子之其

曰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者。子而愛之也。曰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愛而教之也。故天下之大。有一夫而不與被堯舜之澤者。伊尹耻之。而萬世之遠。有一人而不與聞仲尼之儒者。余竊憂之。

羣三氏以歸儒

林子曰。世之儒者。專事於威儀文辭之際。而不知根本工夫。真實學問。此其所以傳而寡要。勞而鮮功也。若能反之心性之內。而求之本原之地。斯不謂之儒邪。至於二氏者。流專以離塵超俗爲高。不以嗣續綱常爲大。此其所以與儒者異也。若能不以蓬島之旨。求之海外。而求之吾身。不以淨土之旨。求之西方。而求之吾身。不離日用之間。率循常行之道。不荒唐。不枯槁。是亦儒者而已矣。

儒宗孔子之儒

或問既曰歸儒。又曰宗孔者。何也。林子曰。以羣三教者流。而歸之於孔子之儒也。又問曷歸孔子之儒也。林子曰。釋歸於儒也。道歸於儒也。儒亦歸於

儒也。夫既儒矣。而曰儒歸於儒者。何也。豈不以世之儒者。雖學仲尼。而不知有心身性命之學邪。然其君臣父子之際。序列既詳。則固可以羣二氏者流。共之而使由之矣。

或問孔子之儒。固三教者流之當宗矣。而其所從入之門也。於斯朱陸二子何先。林子曰。余惟直欲上宗孔子之儒。已爾。而不知其他也。余嘗考朱元晦之學。蓋得之伊川矣。其曰日格一件。豈堯舜所謂不偏物之知者哉。又嘗考陸子靜之學。蓋得之禪伯矣。其曰學不貴存。豈孔子所謂能守之仁者哉。余故曰儒歸於儒。以歸於孔子之儒也。

或問孔子之儒。儒矣。而三教所歸之儒。此何儒也。林子曰。此所謂儒者。能知立本。以了此世間法已爾者。儒也。故余欲羣三教而歸於儒者。歸於立本之儒也。羣立本之儒而歸於儒者。歸於孔子之儒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此乃有漸之教也。又問不知立本。而可以謂之儒乎。林子曰。夫儒固當知立本矣。獨不有所謂服儒之服。言儒之言。

而自以爲儒者。儒邪。

已巳之春。有二方生。來訪林子於武夷之止止庵。林子與之語者終日。喜而謂林子曰。領子所談。可謂能得三氏之微矣。而曰道一教三。則雖聖人復起。莫之能違也。然子何不令三氏歸道歸釋。而獨曰歸儒者。實我二人之有所未解焉。林子曰。儒之道。莫盛於孔子。今以孔子之儒言之。衣冠以正。瞻視以尊。動容以禮。而諸凡所以理身者。無不備於孔子之儒矣。父子以仁。兄弟以序。夫婦以別。而諸凡所以理家者。無不備於孔子之儒矣。君之使臣。臣之事君。也以忠。內統萬民。得以順治。外撫蠻貊。又且威嚴。而諸凡所以理天下者。無不備於孔子之儒矣。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事。教民稼穡。與夫蠶桑。而諸凡有切於民生日用之常者。亦無不備於孔子之儒矣。蓋自唐虞夏商周之世。在上則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在下則有臯夔稷益伊周之爲相。悉以宣著儒者之教於其先。由是而漢而唐而宋。以及

今日在上而爲君爲相者之所推行在下而爲師爲儒者之所紀輯。又以發明儒者之教於其後。是孔子之儒其來尚矣。而子以爲天下萬世有能外於孔子之儒者乎。若夫道釋之教而載之丹書梵經者。皆孔子所謂不可使知之道也。余曷嘗以道釋之教爲非哉。第以出世間法。難與世間人道也。釋氏嘗有言曰。與汝言者。卽非密也。此孔子之所以欲無言也。而無隱之機。豈在言傳。故曰無行而不與。三子者。若道家所謂收拾心身。歸之一處。以復我一點靈明者。非儒者所謂心之精神之謂聖邪。雖曰猶有可得而言者。然終不若孔子之教。皆天下萬世之所易知者。易知則易從。而余所謂歸儒宗孔者。殆以其所易知而易從者。以與天下萬世共之。張子厚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者是也。若或以不可使知之道。而強人以必知。以必從。以厚望天下萬世。則天下萬世其有不驚不怖。而重其疑畏之心邪。

宗孔只是宗心

余之所以爲學者。宗孔也。余之所以宗孔者。宗心也。蓋吾心之孔子至聖也。故吾一念而善也。一念而惡也。吾自知之。人所爲而善也。所爲而惡也。吾亦知之。豈非吾心之孔子至聖之明驗歟。非特吾心之孔子爲然也。則雖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無論智愚賢不肖也。而其心之孔子亦至聖也。若夫近代名儒。心之孔子與吾心之心之孔子有不同邪。故余直以宗孔爲正宗。心爲要爾。

儒通天地人

林子曰。通天地人曰儒。而一體乎萬物者也。故儒也者。需也。从人从需。爲人所需者。儒也。栖栖皇皇。席不暇煖。孔子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也。豈特孔子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哉。三皇以其皇爲人所需者。皇而儒也。五帝以其帝爲人所需者。帝而儒也。三王以其王爲人所需者。王而儒也。亦豈特皇帝王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哉。天

以其無不覆幬爲人所需。天亦儒也。地以其無不持載爲人所需。地亦儒也。由此觀之。儒也者。合天地皇帝王而一之焉者也。而孔子之儒。統天地皇帝王而一之焉者也。惟其統天地皇帝王而一之。故其爲萬世一人。萬世之一大儒也。惟其爲萬世之一大儒也。故萬世之儒之道之釋。所當合而宗之。而歸之於孔子之一大儒也。

林子全集

門人 許汝謙
胡應全 參閱

孔門心法

林子曰。所謂孔門傳授心法者。假此心法以復此真心爾。真心既復。又焉用法。若未得此真心。而無有所謂法者。譬舍舟楫而渡江河。未有能濟焉者也。龍江兆恩

心要有主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何以主之。而無有乎所謂主之之法邪。林子曰。曲藝且有法矣。而事心之大也。獨無其法乎。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先王則有法言法服法行。又問所以主之之法。林子曰。主敬焉盡之矣。

主敬

璋生問主敬。林子曰。心惟在腔子裏。欲其時時惺惺而不放逸也。朱子曰。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欽是第一字。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

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又曰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黃勉齋曰。敬是束得虛靈知覺住。真西山曰。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

易曰。學以聚之。何以聚之。左傳曰。敬者。德之聚也。子思曰。心之精神之謂聖。敬則心之精神聚乎其

中矣。或問堯之欽。非孔子之敬與。林子曰。欽與敬一也。心之主乎其中也。然敬也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二

成終也。他如經傳之所紀載。有所謂艮其止。止其所者。有所謂安汝止。欽厥止者。思不出位。緝熙敬止。在止至善。不息則久。益有不可得而悉述者。是皆所謂敬也。是皆所謂心法也。以先立乎其大。而不爲小者所奪矣。

儼若思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林子曰。無思而儼若思者。敬也。余最愛一若字。如有能會此一箇若字。則便知所謂主敬真實工夫。或問何謂也。林子曰。心存

於內則能思。敬雖無思也。而心亦常存於內矣。故曰儼若思。

敬靜

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其曰主靜者。非以靜爲主也。以其心之有所主也。故靜然而主也者。豈非定而主之以立人極者與。朱子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若也不知心法。以事其心焉。是雖槁形岩穴。坐老蒲團。外若靜矣。而其心則猶然馳乎其外者。不能敬也。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三

直養

程子曰。孟子養氣一篇。須是實識得有物。始可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是一箇物。林子曰。浩然之氣。果有物乎。何以識之。又何以養之。而曰直。不可不知也。或問直養之直。林子曰。直也者。直之也。入直之義也。敬而存之。存而守之者。直也。故直也者。心主乎中。而神守其舍也。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蓋此心元在於我之真去處。

而本直也。而直養無害。乃所以復其人生之初之本如是也。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或問以禮爲敬可乎。林子曰。禮者。敬而已矣。卽事卽心。無內無外。斯禮以制心者。敬以直內也。

雞犬喻心

時有儒流胡姓者。自以爲能知心學之太。林子曰。何以事心。而事心之法。子其知之乎。胡姓者曰。事心豈有法耶。林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事心之法也。何以謂之放心。何以求之。胡姓

林子全集

卷之五

四

者曰。卽此便是心學。而又焉用法爲邪。林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而其所以求雞犬者。豈無其法耶。胡姓者曰。事心之大。姑且未論。而其所以求雞犬者。豈有其法乎。林子曰。夫求雞犬之法。孰不能知之。特以其瑣細鄙事。而吾子弗之察爾。故犬放矣。能無求之之法。而慎其出入之門乎。雞放矣。能無求之之法。而處以棲息之地乎。若吾心之難馭也。蓋有甚於雞犬之放逸矣。操之而存。舍之而

亡。而出入之門。棲息之地。真有不可不知也。於是胡姓者遂問所以求放心之法。而林子乃以脰子裏之真去處者以語之。胡生喜曰。此非其事心之法耶。林子曰。然。

此心馬牛不可使風

林子曰。夫事心固有法矣。而心之難持。殆有甚於風馬牛之不可得而馭也。古人有言曰。服牛乘馬。穿鼻絡頭。雖人爲也。亦各因其天而任之。故不有絡之以馭馬也。馬其可得而乘乎。不有穿之以馭牛也。牛其可得而服乎。而孔門心法。乃所以馭此心馬牛而不使風也。

林子全集

卷之五

五

懲忿窒慾

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若必於忿而懲之。於慾而窒之。而不審其所由來也。以實用其力焉。則爲學之功不旣疎乎。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夫忿之不懲也。慾之不窒也。豈非孟子所謂舍之而亡耶。故敬則自不亡也。或亡矣。則亦操而存之爾。夫旣敬矣。夫旣操而存之矣。則又安有忿而可懲。有慾

而可窒耶。昔者有苗負固不服。帝乃誕敷文德。而七旬來格。故主敬以存心者。爲學之先務也。敷德以懷遠者。爲治之大端也。

顧諟明命

或問顧諟明命。豈其常目在之耶。林子曰。此言顧乃照顧之義也。敬而無失。常自惺惺。顧不以目而以心也。夫惟其不以目而以心也。故其視聽言動。以至於造次顚沛。則無不可爲之時矣。

安仁居仁

林子曰。安仁。而仁安於中心之中也。孟子曰。居仁而仁。居於中心之中也。

中道中行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何者。謂之中行。而又謂之中道。林子曰。中道也者。中之道也。堯舜之所允執者。在此中也。中行也者。以其能持心法。以行此中道者。中行也。

磨樞舟舵

林子曰。磨之利於人也。以其樞也。若磨之失其樞

也。則亦無所用於磨矣。磨無所用。而謂之磨也可乎哉。舟之利於人也。以其舵也。若舟之失其舵也。則亦無所用於舟矣。舟無所用。而謂之舟也可乎哉。若夫不知心法。不知心極。是亦磨之無樞。舟之無舵也。無樞無舵。而謂之人也可乎哉。

吾身北辰

林子曰。磨之有樞者。磨之心也。而其所以旋磨之樞也。可無其法乎。舟之有舵者。舟之心也。而其所以操舟之舵也。可無其法乎。若夫入極也者。心極也。猶磨之樞。舟之舵也。而其所以立心之樞。操心之舵者。獨無其法乎。易曰。天行健。而天之所以行健者。以北辰之居其所也。故北辰也者。天之樞。天之舵也。而君子之所以自強不息者。獨不有樞。獨不有舵。獨不有北辰乎。

攝心之難

昔子夏學於孔子也。而曰。出見紛華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胸中。未能自決。程明道嘗自謂用獵。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

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夫子夏聖門之高第也。猶惑志於紛華。明道宋儒之卓然者。尚喜心於見獵。攝心之功。不其難歟。

看未發前氣象

昔李延平嘗受學於羅豫章。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林子曰。羅豫章之學。得之程明道。程明道之學。得之周濂溪。故能知所謂未發之中而求之。殆非後世支離之儒之所能及矣。但未發之中。茫乎其無朕也。有氣象乎否也。得而看乎否也。豈其借此數字而令人有從入之門耶。

明道得易之意

程子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林

子曰。此非有孔門心法。不能知也。縱能深思自得。須當就正有道。則庶乎聖人之所以示人者。爲不差矣。

學貴得師

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或問孔子聖人也。亦有師歟。林子曰。此非惟孔子爲然也。雖古之聖人。亦皆有之。黃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君囑。舜學乎務成昭。禹學乎西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武王學乎虢叔。周公學乎太公。古之聖人亦皆有師。乃何獨至於孔子而疑之。又問講論經旨。亦是學歟。林子曰。此亦學也。而非其所先焉。朱子曰。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然而何者。謂之本原。何以涵養之。林子曰。此自有心法在焉。非得真師。則亦莫能知矣。

趙括父書

時有欲習匠人之技。而耻受命於工師。惟日取魯班遺書。而莊誦之者數年。乃遍叩諸工師。而論難

之曰。如此而柱。如此而梁。如此而斧。如此而鑿。工師不能辨也。有胡姓者。聞其名。召之作室。洋洋然。自以爲天下之良工也。旣而授之斧。則不能操也。授之鑿。則不能持也。授之柱。授之梁。則不能斷也。胡姓逐之。林子聞之。嘆曰。此亦趙括之父書也。見聞之知。終不適於用矣。

司人之財

或問曰。見聞不足知歟。林子曰。儒者之學。自有孔門心法在焉。若不知心法。而見聞以爲知者。見人

林子全集

卷之十

十

之見。聞人之聞。知人之知也。知人之知。故言人之言也。至於言人之言。而每自以爲得者。得人之得也。譬司人之財者。非不有所積也。但所積之財。實非其所自有也。財非其所自有矣。而謂之有財。此有用也可乎。言非其所自得矣。而謂之有德。必有言也可乎。若夫堯舜之中。孔子之一。而吾身之內。則自有真消息者在焉。孟子所謂幾希者是也。故不知心法。則不知幾希。不知幾希。則不知真消息。不知心法。不知幾希。不知真消息。是不以德性之

知以爲知也。顧乃見人之見以爲見。聞人之聞以爲聞。知人之知以爲知。言人之言以爲言。得人之得以爲得。則亦何異於司人之財。而自矜其有也。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風奴富貴

林子曰。昔有風奴者。奴於王侯之家。有顛氣。人咸以風奴呼之。風奴每誇於人曰。我奴也。雖貧且賤。而所見聞者。則盡富貴也。又嘗與他王侯家奴。關其富貴。而不知其非已有也。若夫以人之見。爲己之見。以人之聞。爲己之聞。又且訕訕然而自侈其美者。是亦風奴之富貴也。故曰。世人心。止於見聞之狹。見聞之狹。難以體道。豈其所謂孔門心法。以尊德性。而爲孟子自得之學哉。

訟扇是非

人有言曰。陸象山禪者。余嘗疑之。以象山志於天下國家者。豈其後世之所謂禪者。至覽象山訟扇之答。乃始知其禪者。其言曰。且彼訟扇者。必有一是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卽決定謂某甲是。某乙

非矣。非本心而何。楊慈湖曰：止如斯耶。象山曰：更何有也。由是觀之。非禪而何。昔者孔子之答子路也。曰：修己以敬。曰：安人。曰：安百姓。卽是更何有之旨也。但敬則心存矣。而謂某是某非而得其本心者。不曰落於空。而所謂孔門心法。則亦未之知也。

落空漢守尸鬼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是入德之門。真莫要於此矣。而邵康節乃曰：心要放者。何歟。若也。不知下學之有爲。而著於空焉。則謂之落空漢。而操存主敬之工夫。殆亦未之聞歟。若也。不知上達之無爲。而著於相焉。則謂之守尸鬼。而太虛無我之分量。殆亦未之聞歟。

林子曰：心不存。則氣質之性不除。心不放。則天地之性不見。

下學上達

或問曰：學以無爲爲大歟。林子曰：何哉。汝所謂無爲者。或曰：聖人無爲也。天無爲也。若有工夫。則是

有爲矣。豈曰聖人同天之學哉。林子曰：昔者孔子大聖人也。猶曰下學上達。顧我於孔子何如也。而以無爲爲大耶。子以爲不學不立。而可以耳順不踰矩乎。否也。不善不信。而可以大而化之。聖而不可知乎。否也。不致曲而能化乎。否也。不時習而能悅乎。否也。不樂而生。而能惡可已乎。否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豈吾子乃性之者。直與堯舜等爾。而無待於反之之力邪。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豈吾子乃誠者。本體本自寂然。而無待於誠之之功邪。

林子曰：衍遠自邇。登高自卑。下學上達之明訓也。若也。徒誦衍遠登高之言。不識自邇自卑之漸。不曰忠恕。而曰一貫。不曰利仁。而曰安仁。不曰明則誠。而曰誠則明。豈所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哉。由邇而遠。自卑而高。不凌節而施。不躐等而進。斯乃下學之士。所宜循序而漸進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

忘其所能。心或亡矣。操而存之者。能也。然亡有二。義有死亡之亡。謂其心之死也。則生之有出亡之亡。謂其心之放也。則存之由是而等而上之。生生而不息。存存而匪懈者。賢人之學也。復由此而等而上之。不待生而自無不生。不待存而自無不存者。聖人之至也。然其初學之功。亦惟在於操之使不亡爾。譬九仞之山。始於平地之一簣者。造聖之漸也。

謹獨

林子全集

十四

林子每以大學毋自欺語二三子曰。人其可得而欺也。心其可得而欺乎。心之所以不可得而欺者。以吾心之鬼神至聖至靈者在焉。夫誰得而欺之。或問所以能不欺於吾心之鬼神者。豈其無有所謂心法也與。林子曰。其不以冥冥情行而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者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而隱之見而微之顯。而伏之孔昭者。吾心之鬼神炯炯而不昧也如此。豈其可得而欺哉。然不欺之要。惟在謹獨。程明道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

其要只在謹獨。若能知所以謹獨矣。而存心而主敬。戒慎恐懼。防乎其防。而天德王道便在我矣。此謹獨不欺之功之所以爲大也。

林子全集

十五

林子全集

門人 許汝謙
胡應全 參閱

九序

或問身其身也。而身中之真去處者。非竅與。林
子曰。惟此一竅。乃老子所謂玄牝之門也。竅中
亦復有竅。然吾身亦有天地。亦有太虛。吾身之
太虛。則以天地爲竅。吾身之天地。則以吾身爲
竅。而推原其本。豈有外於吾身竅中之竅邪。故

林子全集

一

以此竅而身之。卽是一人之身焉。爾已擴之而
身天地也。不以天地之大以爲吾之身乎。充塞
兩間。參贊化育。又擴之而身太虛也。不以太虛
之大以爲吾之身乎。包羅無際。幹旋天地。龍江
兆恩

其一曰艮背。以念止念。以求心。

易曰。艮其背。背字从北。从肉。北方水也。而心屬
火。若能以南方之火而養之於北方之水焉。易
之所謂洗心退藏於密者是也。其曰以念而止

念者。蓋以內念之正。而止外念之邪也。然聖人
貴無念。而內念雖正。是亦念也。豈程子所謂內
外兩忘邪。此蓋以妄離妄。以幻滅幻。而古先聖
人所相傳受之心法也。故必先忘其外。而後能
忘其內者。學之序也。

其二曰周天。效乾法坤以立極。

心爲太極。而乾旋坤轉。周乎其外者。所謂四時
行焉。而吾身一小天地也。

其三曰通關。支竅光達以煉形。

林子全集

二

能知所以通關以煉形矣。而所謂七竅相通。竅
竅光明。與夫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者。其不由此
而入乎。

其四曰安土敦仁。以結陰丹。

天之極上處。距地之極下處。相去八萬四千里
而天地之間。適當四萬二千里之中處也。若人
身一小天地也。而心膂相去。亦有八寸四分。而
天地之間。適當四寸二分之中處也。其曰土者。
何也。東木。西金。南火。北水。而中央土也。苟能以

吾心一點之仁。而安於土中以敦養之。水火既濟。乃結陰丹。

其五曰採取天地以收藥物。

亥子之間。天地一陽來復。而吾身之天地亦然。巳午之間。天地一陰來姤。而吾身之天地亦然。故亥子之間。雖以採取吾身之陽。亦以採取天地之陽。夫既採取天地之陽矣。則天地之陽。有不悉歸於我之身乎。巳午之間。雖以採取吾身之陰。亦以採取天地之陰。夫既採取天地之陰。

林子全集

九序卷之十二

三

矣。則天地之陰。有不悉歸於我之身乎。然天地遠矣。敢問所以採取之方。林子曰。天地非遠也。而陰陽之氣。常與吾身相爲流通。吾身非近也。而陰陽之氣。常與天地相爲聯屬。故天地雖甚廣大。然亦不過取之吾身而有餘矣。

其六曰凝神氣穴。以構陽丹。

兩腎之間。名爲氣穴。竅中之竅。玄之又玄。老子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若能以心臍之間之所凝結者。而下藏之氣穴焉。送歸土釜。以牢封。

固。蓋以俟夫真陽之丹。自外而來也。然神卽丹也。移丹於土釜。卽凝神於氣穴也。

其七曰脫離生死。以身天地。

夫天地則甚廣大矣。而曰身天地者。豈不以天地之廣大。而以爲我之身乎。蓋我之氣。天地之氣也。故我能先氣我之氣。然後能氣天地之氣。以爲我之氣也。既能氣天地之氣。以爲我之氣。則能以我之氣。而融通於天地之氣。而與天地之氣爲同流矣。如此。則天地廣大之中。自然有

林子全集

九序卷之十二

四

所凝結。而與我之丹。相爲配合。然後方可名之曰陽丹也。

其八曰超出天地。以身太虛。

夫太虛則至空洞矣。而曰身太虛者。豈不以太虛之空洞。而以爲我之身乎。蓋我之虛。太虛之虛也。故我能先虛我之虛。而後能虛太虛之虛。以爲我之虛也。既虛太虛之虛。以爲我之虛。則能以我之虛。混合於太虛之虛。而與太虛之虛爲同體矣。如此。則太虛空洞之中。自然有所凝。

結而與我之丹相爲配合然後方可名之曰舍利光也。

其九曰虛空粉碎以證極則。

此其至矣不可以復加矣何思何慮無意無爲。豈其有則也而必曰則者何與豈其有證也而必曰證者何與極之一字且不可得而言矣而曰則曰證特借其言以發明之爾故以天地之廣大以爲身矣而身其身者猶爲未也以太虛之空洞以爲身矣而身天地者非其至也然必

林子全集

九序卷十二

五

至於虛空而粉碎之則是虛空又且忘之而況於天地況於身乎到此地位而求之三氏蓋亦鮮其人矣。

林子全集

門人 王大儀 全參閱
崔維嶽

心是聖人

林子曰心其一聖人乎卽心卽聖卽聖卽心而外心以求聖則未有能聖焉者也龍江兆恩聖人不外心以爲聖或問心林子曰聖人是也又問聖人林子曰心是也心之本虛靈能知覺者聖人也。

林子全集

心是聖人卷之三

十一

林子曰至虛至靈者本體也由虛靈而知者先知也由虛靈而覺者先覺也。

林子曰不思而知者先知也聖人也不慮而覺者先覺也聖人也。

林子曰凡民之心旣爲氣質之偏有以戕之物欲之交有以引之而謂已之心不虛靈不知覺不聖人也亦惑矣。

林子曰聖人外其心而虛靈也而知覺也而聖人也而謂凡民之心不虛靈不知覺不聖人也猶之

可也。然而聖人而虛靈也。而知覺也。而聖人也。皆不外於心如此。而謂凡民之心。不虛靈。不知得。不聖人也。可乎哉。

林子曰。神明不測者。心也。聖人也。變化無方者。心也。聖人也。

林子曰。渾然在中者。渾然一聖人也。粹然至善者。粹然一聖人也。

林子曰。心之高明。心之聖人也。而卑暗則非其初矣。心之廣大。心之聖人也。而狹小則非其初矣。

帝王不外此心

林子曰。三皇以其心之聖而皇也。五帝以其心之聖而帝也。三王以其心之聖而王也。

聖人能權不外此心

林子曰。堯授舜也。舜授禹也。湯放桀也。武王伐紂也。伊尹放太甲也。周公誅管蔡也。此數聖人者。豈非其心之能權乎。心之能權。心之聖人也。

孔子之時不外此心

林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以其心之聖。無方而無體。

也。若清若和若任。則有方有體。而非其心之聖之神矣。

見知聞知不外此心

林子曰。聖人之所以曠百世而和感者。此真心也。而聖人之道。統於此矣。故曰道統。堯舜得此真心。而命之曰中。以開此道統之原也。孔子得此真心。而命之曰一。以紹此道統之傳也。

林子曰。見知者。見而知此真心也。聞知者。聞而知此真心也。惟魯氏之傳。獨得其宗者。得宗此真心也。孟子曰。予私淑諸人者。私淑此真心也。

事天享帝不外此心

林子曰。惟此真心。何思何慮。一致而同歸也。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惟此真心。乃吾心之天。吾心之帝也。故聖人以此事天。以此享帝。

聖人真常之心

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書曰。烈風雷雨弗迷。林子曰。聖人之精神氣脉。其殆流通於天地而無間者乎。故常而同其常也。變而同其變也。至於聖人之

心則自有真常者存焉。豈其烈風雷雨得而迷我。余於是而知聖人之心。常常也。變亦常也。

孔子王者之心

或者以孔子窮而在下者。豈其以萬世爲土而王邪。林子曰。孔子非王者。王者之心也。故陶唐之民得蒙至治之澤矣。而堯則何嘗有所驩虞於天下哉。不安排。不擬議。行其所無事焉爾已。萬世而下得聞大道之要矣。而孔子則亦何嘗有所驩虞於萬世哉。不安排。不擬議。行其所無事焉爾已。由此觀之。夫所謂王道者。豈必其在君相之位。而後可行也哉。孔子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

林子曰。人之所以喪其心者。非其心之去已也。特交於物。而爲物所蔽爾。無論途人及至不道者。就不以其心之既喪。而無有乎所謂聖人者。殊不知其見所可哀憐者。則惻隱之心。卽此而在矣。故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心之聖人也。羞惡之心人皆有之。

林子曰。見君子而後厭然者。羞惡之心也。以無所不至之小人。而猶有羞惡之心如此。不謂心之聖人之一明驗邪。

大人赤子之心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林子曰。赤子者。無知之大人也。大人者。無所不知之赤子也。道本至足。各足焉爾矣。余故曰。聖人之聖。非有加乎其性也。但不失之爾。

林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者。大人之赤子也。叩兩端而竭焉者。大人之無所不知也。

林子曰。余嘗卽耳目而例論之。赤子之耳。赤子之目。赤子之心。一也。及壯且老。亦此赤子之耳。亦此赤子之目。亦此赤子之心。而未嘗改乎其初也。若大人也者。聖人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亦惟不失此赤子之心。而非有以益乎其性也。故率其耳之性。而未有不聞。率其目之性。而未有不見。率其心之性。而未有不知。不覺者。自然而然也。豈其學聞學見。而後能聞能見。學知學覺。而後能知能覺。

耶。

文王孔子赤子之心

林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者，本體也，而寂然感通之機在我矣。或曰：天下何思何慮，豈非中庸所謂不思不勉，而聖人之地位，此其最高者，吾子每曰卽此擴而充之而已矣者，何也？林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心之本體本如是也，非惟聖人之心之本體本如是也，而常人之心之本體亦本如是也。蓋何思何慮之本體，至虛而已矣。所謂心兮本虛，喜怒哀

林子全集

卷之三

本

樂之未發者是也。昔者詩人之頌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文王孔子之何思何慮，心之本體者然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孩提之童之何思何慮，心之本體者然也。故文王孔子之所以聰明睿知，神聖文武者，亦惟在於孩提之童，所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擴而充之矣。

孔子原是我心

林子曰：心無古今，亦無凡聖。昔孔子著論語書時，

我元在孔子腔子裏，而孔子特爲我以筆紀之而已爾。今我讀論語書時，孔子元在我腔子裏，而我特爲孔子以目觀之而已爾。若不會此意，而曰能識真心，善學孔子者，未也。

或問：孔子聖人也，豈其心之本體原是一聖人歟？林子曰：非特孔子之心一聖人也，而天下萬世之智者，賢者之心，亦一聖人也。非特天下萬世之智者，賢者之心，亦一聖人也，而天下萬世之愚者，不肖者之心，亦一聖人也。但孔子以其心之聖人而爲之，不厭焉，故能爲聖人也。而智愚賢不肖之所，以終於智愚賢不肖者，豈其心之聖人與孔子異哉？特其所以爲之而不厭者，與孔子之心有不同爾。

靈關神理

林子每以心是聖人教人。或問：聖人之心，林子曰：聖人之心，凡人之心也。但其靈關無時不啓，神理無時不彰，雖與凡人異也。而其日用應酬之間，則亦有見在心者存，而未始與凡人異也。又問：何爲

見在心。林子曰：見在心者，平常心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以其心之本虛也。惟其心之本虛也，故能卽觸而卽應，卽感而卽通。而若是其速矣，無俟擬議。謂非見在心而何？且見曰乍見，而有則皆有。夫豈有驚人可喜之行哉？言之雖不足聽聞，而其實則天下之至理具焉，無矯無異，又非平常心而何。

平常心見在

或問：見在心，固曰平常心者是也。而與所謂神理者，則亦有同歟？林子曰：神理卽寓於見在之心之中。而見在心之真機，卽此神理之妙用矣。然皆從靈關中出，而非有二也。故人孰不有此靈關也？孰不有此神理也？此固至平至常之心。但百姓日用此心而不自知爾。夫不曰關而曰靈關，不曰理而曰神理者，何謂也？豈非靈而神之，乃所以異之邪？林子曰：夫關曰靈關，理曰神理者，抑豈無其謂哉？卒卒無斯須之頃，從何而發？莫不出於自然，亦莫知其所以然。然而不謂之靈，而不謂之神，而不謂

之異，不可也。然而人皆有此靈關也。人皆有此神理也。隨取隨足，淡乎無味。是皆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也。而天下後世，遂以爲不足知，不足能，而不之靈，而不之神，而不之異者，亦多有之。此則賢知之過。而聖人之道，所以不明不行也。然此見在心也。是亦聖人之心歟？林子曰：是亦聖人之心也。本之靈關，神理自足，充此心也。而聖人固在我矣。優而游之，俟其自化，而勿忘勿助之間，真機活潑，豈不與天地之神化，同其流行，爲魚之自在，相爲飛躍邪？故此見在心也，實惟作聖之要，入德之門矣。

聖凡乍見不異

林子曰：今自凡人言之，乍見之頃，靈關啓焉。神理彰焉。凡人固與聖人無異也。而乍見之後，不復有乍見之心矣。靈關不啓，神理不彰，而不能不與聖人異也。又自聖人言之，乍見之頃，靈關啓焉。神理彰焉。聖人亦與凡人無異也。而乍見之後，一如乍見之時矣。靈關無有乎不啓也。神理無有乎不彰

也。而不能不與凡人異也。

林子曰：聖人形凡民之形，則亦心凡民之心也。凡民形聖人之形，則亦心聖人之心也。形其形也，而謂其形之不類也可乎哉？心其心也，而謂其心之不類也可乎哉？

林子曰：聖人心凡民之心，而充其心以成聖也。故謂之聖人。凡民心聖人之心，而特其心以入凡也，故謂凡民。

忠孝丹心

林子全集

心是聖人卷之三

十

或問忠臣孝子一點丹心，豈其所謂神理也，而亦從靈關出歟？林子曰：然。卽此一點丹心，乃神理也，而亦從靈關出矣。其孟子所謂始燃之火，始達之泉者乎？

詩文可以見聖

吳有詞客，携生平所撰詩，若文十數卷，入閩，造林子而問曰：聖人果可學歟？林子曰：可。然聖人之心，能通達萬變矣。抑豈後世之人之所能企而及哉？林子曰：聖人之心與我不殊也。心惟神明不測，故

能變化無方。今卽子生平所撰詩，若文而觀之，則子之心，殆亦能通達萬變而聖人矣。吳人瞿然異之曰：豈其然哉？林子曰：子而詩焉，能三百篇，能漢能魏，能六朝，能唐，能宋，能元，子而文焉，能典謨，能訓誥，能紀，世家，傳，能序，能記，能頌，能箴，又且能抑能揚，能縱，能橫，能翕，能張，能短，能長，能製廟廊，能覲冕之語，能裁山澤枯槁之言，能練釋氏空寂之句，能爛霞侶翩跹之章。若子者，亦可謂通達於詩若文矣。此其本虛之心，故能變化有如此者。況以子之才，而志於聖人之學焉，則未有不聖人也。而通達萬變，不於子之詩若文也，可槩見乎？

聖人之心圓融不測

或問心是聖人矣，而聖人之所以聖者，豈非中心之心耶？林子曰：爲學莫先於識心，而聖人之所以聖者，乃圓融不測之心也。變動不居，觸之卽應，蓋虛空中露出一端倪，而自有真消息者在焉。無方無所，無內無外，是乃圓融不測之心，而聖人之所以聖也。寂感之際，其端甚微。老氏謂之谷神，蓋此

感彼應而不疾而速。一何神也。又謂之玄珠而圓神不滯。殆不可以智而知。以力而得也。故曰。乃使象罔。釋氏謂之圓陀陀。赤洒洒。然亦沒可得而把者。又謂之實相。然實相無相。故曰。於不見中親見。親見中不見。

聖人不多見

或問。心卽是聖人矣。何其聖人之不多見也。林子曰。常人屈於物欲而不識心也。學者溺於所聞而不識心也。既不識心。又安能聖。

卽真卽妄

林子曰。見得真心。便離妄心。故聖人之學。不離妄以求真。

卽妄卽真

林子曰。離得妄心。乃見真心。故聖人之學。不求真以離妄。

真妄不二

林子曰。無真無妄。乃是真心。

求真心

林子曰。勿忘勿助。要識真心。既識真心。聖人見成。又曰。日用常行。勿求真心。元無所障。至虛至明。

真心正覺

林子曰。我本無心也。無心而心。乃我聖人之心也。我本無覺也。無覺而覺。乃我聖人之覺也。然而我其有聖人之心。我其有聖人之覺乎。殊不知先乎我而聖者。此真心也。此正覺也。後乎我而聖者。此真心也。此正覺也。先聖後聖。其揆則一。真心正覺。無古無今。

林子全集

門人 王大儀
崔維嶽 仝參閱

須識真心

謝上蔡曰人須識其真心。世儒不識真心。而其所相告語者。乃憧憧往來之心也。列之肝脾肺腎。身中之五行也。真心者太極也。太極而陰陽也。陰陽而五行也。而謂五行爲太極也。可乎哉。

龍江兆思

通天地人心

林子曰。人有人心。亦有天心。欲識天心。先空人心。惟此天心。卽汝真心。真心是性。真性是心。湛然常寂者心。寂而常感者心。汝甚毋以思慮心爲汝真心。惟汝真心。卽我之心。惟我真心。卽天下人之心。天下人真心。卽萬古聖人之心。萬古聖人真心。卽天地之心。惟此真心。通天地人心。惟此真心。歷萬億劫不壞心。爲學初心。先求放心。心無出入。方識真心。

心本無心

林子曰。天地無心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聖人無心也。感其見聖人之心乎。

心之所由以妄

林子曰。心本寂然。亦安有妄。若於六塵中。觸情動念者。便是妄心。

林子曰。心本無思也。心本無爲也。思則憧憧矣。爲則擾擾矣。憧憧擾擾者。妄心也。

林子曰。心本無意。必固我也。意必固我者。妄心也。

林子曰。離物者。心也。不離物者。心也。若不離物。心亦妄也。若必離物。心亦妄也。

或問妄心非心歟。林子曰。妄心非心。故曰妄心。心本無妄。而妄又安可以名心邪。

心本無妄無無妄

或問妄心可得而滅乎。林子曰。妄本無妄也。夫亦復其無妄之本體矣。爾而又奚待於滅邪。故滅之而動其心焉。是亦妄也。又問其所以復之。林子曰。滅之旣無所於滅矣。而復之又豈有所於復哉。

夫既曰妄而滅之。無妄而復之。而又曰滅之無所於滅。復之無所於復者。何也。林子曰。子其反觀子之心矣。心之本體。其妄邪。其無妄邪。無妄則無所於滅。而滅之者。非也。無無妄則無所於復。而復之者。非也。滅之者。非也。而曰滅者。其有得而滅邪。其無得而滅邪。復之者。非也。而曰復者。其有得而復邪。其無得而復邪。其曰有得而滅者。而所滅也。果何妄邪。其曰無得而滅者。又何其無妄之可滅邪。其曰有得而復者。而所復也。果何無妄邪。其曰無得而復者。又何其無無妄之可復邪。故本無妄也。本無妄之可滅也。本無無妄也。本無無妄之可復也。蓋心之本體。本如是也。豈其妄也。而有妄之可滅邪。豈其無妄也。而有無妄之可復邪。

林子曰。動心之謂妄。動而妄者。妄心也。不動不妄。妄復無妄者。無妄心也。要之聖人之心。惟其虛矣。故聖人之心。惟其虛也。而心且忘矣。況其心之妄。心之無妄也。得而知乎。妄不知也。無妄不知也。又況其妄而滅之。無妄而復之。得而知乎。

心無巨細

林子曰。心也者。無所不包者也。故天之體。不足以擬其大。心也者。無所不入者也。故物之細。不足以擬其微。

心無先後

林子曰。心曠然而通於千百世之上。而千百世之上。非先也。心曠然而通於千百世之下。而千百世之下。非後也。

太虛之心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道也。皆道則皆太虛也。皆太虛則皆我之心也。若雲而爛焉。雨而潤焉。山而青焉。水而流焉。鳥而飛焉。魚而泳焉。草而華焉。木而植焉。莫非物也。莫非道也。莫不混淪變化於此心太虛之中矣。然天地則有內有外。有先有後。而此心則徹內徹外。徹先徹後。感而遂通。用之無盡。是雖欲窮其用之所從來也。殆不可得而擬議而致思者。若也不識此心。而別求所謂心者。則皆妄心也。然妄心本無也。妄心既無。真心

自見余嘗以此心語人。而人未有不驚且駭者。然此心不傳久矣。而子其孰授之。林子曰。得之太虛。

天地萬物皆我身心

或曰。心之有定在也。豈非所謂制之一處。心在腔子裏。而心存耶。若夫心之無定在也。則吾不能知之矣。敢問林子曰。五臟之心。猶五行之火也。石其有火乎。而擊之而火者。真火之蘊於其中矣。人其有心乎。而觸之而心者。真心之蘊於其中矣。故色之觸乎其目也。而心即在目而能見矣。聲之觸乎其耳也。而心即在耳而能聞矣。余嘗因是而推之。心本虛者。真心也。不有以觸之則已。苟即其身而徧觸之。則皆身也。則皆心也。心其有定在乎。火本無者。真火也。不有以擊之則已。苟即其石而歷擊之。則皆石也。則皆火也。火其有定在乎。夫觀火。則知心矣。而心則若是其無定在歟。林子曰。豈惟是哉。諸凡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而覆幬而持載。而生生化化。莫非我之心也。而心則固若是其大矣。豈特石而

擊之。則皆火。身而觸之。則皆心焉。已哉。程明道曰。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陳白沙曰。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至。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

或問徧觸之。則皆心者。何也。林子曰。人其有心邪。其無心邪。若言有心也。而心則何其虛焉。而未嘗心邪。若言無心也。則不特循其身而觸之。無一處而非心也。又且渾其身而並觸之。則並皆心也。豈其心也。有在此而不在彼邪。此心之所以無定在。而以神用焉者也。若火則亦有然者矣。石其有火邪。其無火邪。若言有火也。而石則何其冷焉。而水嘗火邪。若言無火也。則不特循其石而擊之。無一處而非火也。又且渾其石而並擊之。則並皆火也。豈其火也。有在此而不在彼邪。此火之所以無定在。而亦以神用焉者也。

心無內外

或問而覆幬而持載。而生生化化。而先生則曰。莫

非我之心者。何也。林子曰。道無內外。故心無內外也。夫心無內也。而非無內也。無內而無非內也。今試以其內言之。天我也。內也。而天之所以覆幬者。莫非我也。莫非內也。地我也。內也。而地之所以持載者。莫非我也。莫非內也。人我也。內也。物我也。內也。而人與物之所以生生化化者。莫非我也。莫非內也。夫心無外也。而非無外也。無外而無非外也。今試以其外言之。天我也。外也。而天之所以覆幬者。莫非我也。莫非外也。地我也。外也。而地之所以持載者。莫非我也。莫非外也。人我也。外也。物我也。外也。而人與物之所以生生化化者。莫非我也。莫非外也。若必曰外也。道其有外乎。心其有內乎。若必曰外也。道其有外乎。心其有外乎。故道也者。心也。心也者。道也太虛而已矣。太虛其有內乎。其有外乎。或曰。心無內外矣。昔聞有是言而不知其義也。而子又曰。天地人物。非內非外。豈不令人驚愕。駭聽。而心固有若是其大歟。林子曰。聖人之心。如止水矣。而天光雲影。相爲徘徊。然所謂天光雲影。

者。其在止水之內乎。其在止水之外乎。知水則知心矣。而其心之虛明也。水云乎哉。

明鏡止水之心

林子曰。夫人之心。皆明鏡也。而聖人特不塵之爾。夫人之心。皆止水也。而聖人特不波之爾。

鳶飛魚躍之心

林子曰。鳶不知有天。亦不知有飛。魚不知有淵。亦不知有躍。鳶魚之所以飛躍。飛躍之所以上下者。果孰使之然哉。故得之於心。通之以神。乃知非鳶非魚。非飛非躍也。亦非非鳶。亦非非魚。亦非非飛。亦非非躍也。故曰。會得時。活潑潑地。

林子曰。所謂孔顏樂處者。乃吾心之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也。

卽境卽心

林子曰。花柳風月。總屬自家。觸處皆是境。則觸處皆是心也。

心之本體

林子曰。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心。

之本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強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者。心之本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加也。

天心

或問人也者人也。而人則安能心天地之心邪。林子曰。非以其人能心天地之心也。而以其人之心能心天地之心也。而以其人之心。即天之心。而後能心天地之心也。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者。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立也。縱或未之能達也。而吾之精神氣脈。蓋未嘗不與斯人之心。相爲流通。相爲貫屬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安也。縱或未之能信也。縱或未之能懷也。而吾之精神氣脈。蓋未嘗不與老少朋友之心。相爲流通。相爲貫屬也。疲癯殘疾之欲其得生。鰥寡孤獨之欲其得養者。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生也。縱或未之能養也。而吾之精神氣脈。蓋未嘗不與疲癯殘疾。鰥寡孤獨之心。相爲流通。相爲貫屬也。上而日月星辰。雨風露雷。欲其以順而以序。下而

山川鬼神。鳥獸魚鼈。欲其咸寧而咸若者。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順也。縱或未之能序也。縱或未之能寧也。縱或未之能若也。而吾之精神氣脈。蓋未嘗不與日月星辰。雨風露雷。山川鬼神。鳥獸魚鼈。相爲流通。相爲貫屬也。夫如是。則吾之心。皆天之心也。既曰皆天之心矣。不謂之人者。天地之心乎。

心大天地

林子曰。物。物也。人。物也。天地亦物也。而心則非物。若心可得而物之。是亦物也。又安能妙萬物。然則心與天地孰大。曰。心大。故天地也者。人資之以始。人資之以生者也。心也者。地資之以平。天資之以成者也。

林子曰。天也者。氣也。而有未始氣者存焉。地也者。形也。而有未始形者存焉。人也者。形也。氣也。心也者。未始形也。未始氣也。人之所以小於天地者。非以其形乎。非以其氣乎。人之所以大於天地者。非以其心乎。

萬世不易之常心

林子曰。心也者。經也。萬世不易之常經也。經也者。心也。萬世不易之常心也。故六經也者。所以發明乎其心之經也。非以六經之文爲經也。然經之文。以文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故經之文。亦以名經。若夫三綱五常禮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九經政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而況心乎。禮非心不叙。政非心不飭。文非心不徵。

人心道心

林子曰。天命之謂性。心由性生也。而心屬火。內之肝心脾肺腎。猶外之木火土金水也。念念常在於欲。卽謂之人心。念念常在於道。卽謂之道心。然以道存心。豈不善哉。特賢人持守之功。殊非聖人頭腦學問。忘其本根。不由中出。故曰惟微。若能知吾身之中而允執之。則性由此立。道由此出。譬山下之泉。涓涓不竭。此蒙以養正。乃聖功之大也。

中心之心

林子曰。心卽中也。仁乃其中心之生生而不息者也。故曰中心安仁。命於此而立。性於此而存。易之

所謂盡性至命者。在此中也是中也。廣大配天地。著明配日月。變通配四時。屈伸配鬼神。聖經曰。在止於至善。以其止於其中。而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渾然在中。粹然至善也。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性無不善。中者土也。而土之正色黃。故曰黃中。又曰安土。坤爲腹爲體。故曰居體。以其寂然也。故曰誠。以其不貳也。故曰一。以其原無邪曲也。故曰直。以其能陰能陽。能剛能柔。能仁能義。而天地人之道統於此也。故曰太極。又曰人極。又曰心極。心極者。中極也。又曰皇極。以之明三綱也。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以之明五常也。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易知也。而靜專動直之機存焉。簡能也。而靜翕動闢之機寓焉。易謂之美在其中。孟子謂之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所謂心乃中心之心也。譬磨之所以能旋轉者。以其心之在中也。故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矣。

無所倚之真心

黃生問曰。中心之心。非我之真心與。林子曰。中心

之心。何思何慮之心也。殊塗同歸。百慮一致。謂之真心。不亦可乎。余每以此語人。乃今明言告汝。此亦非汝之真心也。若所謂真心者。蓋通於生死之故。而未嘗有存亡焉者。乃汝之真心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其旨微矣。余嘗深究其義。而反其詞曰。未知死。焉知生。則孔子言外之旨。或得以益明。故我而生也。則中心之心。固在我矣。我而死也。則中心之心。寄在何處。豈不隨生而存。隨死而亡。而謂之真心。不可也。若余之教。每曰始而存心者。存此心也。中而致虛者。心要放而不復存矣。終而復其虛之本體者。又且忘之。而不知有所謂心焉。不知有心。乃見真心。然此真心。果無所倚歟。林子曰。惡乎其有所倚也。然此心之分量。本自廣大。易之所謂周流六虛者。卽此心也。釋氏之所謂人死性不滅者。卽此心也。天地有壞。此心不壞。惟其不壞。故名真心。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而曰夕死可矣者。以此真心。不與天地而共壞也。第中心之心。則自孔孟以來。鮮有知之者。而況所謂無存無亡。

而無所倚之真心邪

林子全集

門人 王大儀 全泰閣
崔維嶽

艮背行庭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故命之而氣也。性之而神也。天然之真機也。夫神。火也。遇物則燃。其能不為物所引而去乎。然而夜氣清明之候。而神則猶在於肉團心矣。日復一日。人化為物。神馳氣散。而艮背行庭之功。其可以已乎。然余所談艮背行庭。皆有權實存焉。此有漸之教。不可不知也。龍江林子兆恩

易曰。洗心退藏於密。何謂也。林子曰。洗也者。洗之也。心屬乎火。而藏之以背之水者。洗之之義也。退也者。退之也。心居乎前。而藏之以背之後者。退之之義也。

林子曰。五臟皆麗於背。心既背而水之。則心清淨矣。心既清淨。則五臟亦皆清淨矣。

或問以心之火之南。而藏之以背之水之北。而心

之火也。其不為背之水所熄滅邪。林子曰。世間之凡水。凡火。則以形用焉者也。而吾身之真水。真火。則以神用焉者也。水多則火滅。火多則水乾。此凡水。凡火之性者然也。若夫以心之火之南。而藏之於背之水之北。豈惟水不能乾。火不能滅。而亦且能交相養。而互相用者。其神之所為乎。今以常人言之。神則寄之於目矣。而夜寐既熟。則藏之於腎。亦易之所謂洗之之義也。至夙興之時。而目之神。有不爽然清淨。藉其不夜而腎。神豈能清。今又以

天道言之。日則麗之於天矣。而夜淪地中。則藏之於海。亦易之所謂洗之之義也。至啓明之候。而天之氣。有不爽然清乎。藉其不夜而海氣。豈能清。夫觀之常人。則如此。觀之天道。又如彼。則夫艮背之說。前且後之南且北之。而易之所以示人者。可謂至精至微。至深切矣。

林子曰。心之火易燃也。諸凡功名富貴。與夫聲色臭味。有順吾情而可喜者。則輒動其心。而隨之以喜。此是火燃。而心不能止乎其所矣。有逆吾情而

可怒者。則輒動其心。而隨之以怒。此亦火燃。而心不能止乎其所矣。始則旦晝。終則夜氣。不盡。夫至於夜氣不存矣。豈曰燃之云乎。而燎原之勢。殆有不可得而熄滅也。

林子曰。初學之士。先須念三教先生四箇字。孔老釋迦。三教先生也。孔子之時中。老子之清淨。釋迦之寂定。皆吾心之本體者然也。故無時無處。而不念三教先生者。蓋有似於侍立三教先生之側。而不敢須臾違也。念三教先生者。初從口念。而至於

背之腔子裏。久則念念只在於背。念念只在於背。則心常在背矣。念即心也。念起於心。而非心之外。復有能念也。然豈曰口念之云乎哉。而耳之所聽。聽於無聲。殆有如孔老釋迦之法言之在吾耳也。目之所視。視於無形。殆有如孔老釋迦之法容之在吾目也。心之所存。存而無體。殆有如孔老釋迦之真心。而無異於吾之心也。夫如是。則諸凡有不正之耳。不正之目。不正之心。有不即時而消鑠者乎。以此持念。以此攝心。而耳之聽。目之視。自能中

乎禮而不違矣。此乃初學之先務。而爲入德之門也。

林子曰。艮背之功。以念止念之心法也。以其念之逐於外焉者。妄也。今則返之於內矣。或者以念之逐於外也。固妄矣。而念之返於內也。不亦妄乎。林子曰。凡屬有念。皆妄也。皆妄則皆非也。而何分於內外邪。故以念而止念者。以妄而離妄也。

林子曰。目或交於物。而動我好色之心焉。然不必咎乎其色也。但當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好色之

心。其有不忌乎。耳或交於物。而動我好聲之心焉。然不必咎乎其聲也。但當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好聲之心。其有不忌乎。或曰。此非其心之咎與。林子曰。若復咎其心焉。豈不反動其心哉。蓋我元無此好色好聲之心矣。以見色而聞聲也。而始有此好色好聲之心焉。今則惟念三教先生四箇字。而不知有色。而不知有聲。而不知有心。夫一念之誠。而至於心且不知矣。則又奚有於色。奚有於聲邪。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林子曰。士者以讀書爲業。或讀學而時習之句。卽如念三教先生四箇字。亦念入於背之腔子裏。自一句而至於百千萬句。無不皆然。由此觀之。一日讀書。則是一日行我工夫。一歲讀書。則是一歲行我工夫。若不讀書。而馳逐乎其外矣。便是放心。便是不能行我工夫。至於講論酬答。辯議寒暄。亦復如是。然後方爲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焉。然此道也。自古聖賢。皆從三綱中密煉得之。而非他也。若堯舜之父子。湯武之君臣。周公之兄弟。不亦可槩見乎。又皆從四業中密煉得之。而非他也。若伊尹之莘野。傳說之版築。膠鬲之魚鹽。不亦可槩見乎。然此道之不明久矣。而世之爲學者。率皆不知所以煉之。卽有高明之士。而語之以道也。則彼必曰。非入山習靜不可也。我今則縻於俗矣。又奚敢以少窺斯道之藩籬哉。此蓋道流釋流之邪說。有以入人之深也。抑豈知煉之以三綱。煉之以四業。乃所以消磨氣質。而爲吾進修之一大助邪。

或曰。三綱四業。以煉心也。敢問何以煉形。林子曰。

以病而去病。猶以念而止念。借假以還真也。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蓋形不清。則不能明。不清不明。而志氣反爲其所汚矣。又安能如神而可以前知邪。易曰。神以知來。至誠之道。清明之在躬也。又問。清明在躬。林子曰。夫人之躬。有氣有形。而未必其皆能清也。氣不清。則濁。形不清。則穢。而其氣之濁。形之穢也。皆足以塵吾七竅而病之者。病也。而不清而不明。而不聖人也。職此之由矣。病而病之。以去其病。故曰。惟其病病。是以不病。要而言之。惟其心爾。故心之主乎其中也。神其有不定乎。神既定矣。形其有不清乎。神定形清。卽有如周公之困內。孔子之困外。而其中自有不亂者存焉。此煉之要道也。

或曰。良其背也。吾乃今始知之矣。而曰不獲其身者。吾甚惑焉。敢問。林子曰。此自其工夫之純一者言之也。吾知有吾之背而已矣。吾知良吾之背而已矣。抑豈知外其背也。而復有所謂身與。吾知有吾之庭而已矣。吾知行吾之庭而已矣。抑豈知外。

其庭也。而復有所謂人與。然獲也者。失之反也。子獨不聞之志士仁人乎。志士仁人。惟知其心之有此仁也。是雖至於不獲其生焉。殆亦以仁之故。失之而不之恤矣。惟知其心之有此義也。是雖至於不獲其生焉。殆亦以義之故。失之而不之恤矣。如此而日操之。故不特廟廊之上。可得而爲之。而三軍之中。亦皆可得而爲之矣。不特三軍之中。可得而爲之。而之夷狄。而蒙患難。亦皆可得而爲之矣。蓋身在此。則心在此。心在此。則念在此。而念念不忘之下。尚且不獲其身矣。而又况身外之物也。得而奪之乎。

林子全集

卷之五

七

林子曰。人之身有九竅。八竅南嚮。而其一也。稍後以通穢也。至於背也。皆無其竅。有若墻壁然。退而藏之。何其密乎。朱子曰。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惟其不隨身而動也。故能不獲其身矣。然背之真去處也。元不隨身而動。猶天之北辰也。亦元不隨天而轉矣。或問真去處。林子曰。所謂孔顏樂處是也。易曰。止其所處。卽所也。而止其所者。居其所

也。故居其所而不動者。天之所以爲天也。止其所而不動者。人之所以爲人也。又問聖人之道無方所矣。而曰止其所者。何也。林子曰。北辰之居其所也。而天忘之。艮背之止其所也。而聖人忘之。故有念則有着。有着則有所。由有念而至於無念。此堯之所以安汝止。忘其所而不知矣。

林子全集

卷之五

八

夫以天之北辰而擬議之。則是人之一身也。似獲乎背之北辰以爲用矣。而艮背之不獲其身者。何也。林子曰。人之一身。固獲艮背以爲用矣。若精神命脉之以和以調。視聽持行之以運以用。而艮背則但止其所而已。夫何爲哉。獨不觀之天乎。天之全體。亦獲北辰以爲用矣。若日月星辰之以照以臨。雨風露雷之以鼓以潤。而北辰則但居其所而已。夫何爲哉。抑嘗觀之磨焉。磨之爲物也。豈不獲其心以爲用哉。而其心之止乎其所也。則亦不隨磨而轉者。天之北辰也。觀磨則知道矣。故君子之始學也。亦惟所其背之北辰而居之爾。

或問行庭者。中心之中也。而曰天地之間者。何義

也。林子曰。人之首。崑崙山也。四肢。四海也。腹。中國也。腹爲中國。而北則恒山。南則衡山。東則泰山。西則華山。而腹之中。中國之中也。嵩山峙乎其中矣。故曰土中。易曰。乾爲首。坤爲腹。又曰。正位居體。體亦腹也。坤屬土。又曰。行其庭。庭亦坤之土也。然而何者。謂之天地之間乎。知天地。則知吾身矣。然而何者。謂之吾身天地之間乎。心臍相距八寸四分。是乃吾身天地之間。中心之中者。庭之中也。獨不觀之。鷄子乎。鷄子之中。黃者。土中也。天地之間也。林子曰。易曰。黃中。是亦中黃之義也。中黃之中。有一點者。鷄子之太極也。故中國之中。曰土中。而吾身之中。亦曰土中。鷄子之中。曰黃中。而吾身之中。亦曰黃中。

或問天地之間。天地之中也。而亦無定在與。林子曰。亦無定在也。今以易之六爻言之。一陽來復也。而天地之間。似乎在地之下。三陽而泰也。而天地之間。又似乎在地之上。若以間字之義。而必曰當在於地之極中處者。迂也。蓋天地之神化也。無方

無體。固有不可得而執之。而度之也。若菓植之。仁寄息乎其尖矣。蓮肉之心。貫徹乎其內矣。况鷄子之得陽也。或在於黃之極中處焉。上之下之前之後之。其亦無定在也。有如此。由是觀之。則夫間字之義。又豈必於天地之極中處也。而後謂之間邪。夫曰庭矣。而又曰行其庭也。敢問行之之義。林子曰。行也者。行之也。天行健之之行也。天之行也。日一周天。何其健與。若吾身亦一小天地者。周天之行健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然吾身之庭。太極立焉。而天則旋乎其外。而往來之不窮矣。艮曰。時止則止。太極立焉。時行則行。周天行焉。又不觀之繫辭乎。繫辭曰。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又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又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此行庭之心法也。或問行庭心法。豈不有所謂真實工夫之可言邪。願夫子明以教我。也。林子曰。余今請試言其方。須先以五行之心。安於中心之心。而爲土中者。以敦養之。自有消息真機。而心身性命相爲混合矣。一屈一信。一往一來。真有若日月之

代明寒暑之錯行。其殆天運之自然是亦吾身之一天地也。始而有意。終於無意。

或問行其庭。行矣而曰時止則止。太極立焉者。何也。豈行其庭也。而有止之之功乎。林子曰。止之者。所以行之也。故止也者。艮乎其中者。吾身一太極也。行也者。環乎其外者。吾身一周天也。子不觀之天乎。而包羅乎地之外者。莫非天也。故北辰之居其所者。天之止也。而擬之以吾身之太極也。其有不同乎。特吾身小而天地大爾。三百六十五度者。天之行也。而擬之以吾身之周天也。其有不同乎。特吾身小而天地大爾。

或問易曰黃中。而道亦曰中。黃易曰行庭。而道亦曰黃庭。自義文周孔以後。而世之儒者。皆諱言之。懼其有以類乎其道。而人異端之也。今子必欲舉之以教人者。何也。林子曰。世之儒者。豈曰諱言之云乎哉。亦且別求其義以訓釋之矣。若以黃中行庭之有類乎其道者非也。而作易之聖人。其亦非邪。又况義文周孔。古今之神聖也。後雖有作者。不

可得而及矣。顧有不明夫心身之大。性命之微。而專有在於言語文字之間。手容足容之細也。豈其然哉。且道家亦嘗飲食矣。而子亦將以其飲食之有類乎其道也。而異端之。而諱言之。而不復飲食之與。余蓋聞之義文周孔。而不敢諱言黃中行庭心法如此。是雖天下萬世以我爲非也。而併義文周孔而異端之。則亦有所不能恤矣。

林子全集

門人 表承祖 全叅閱
劉淮之

煉心實義

林子曰。煉也者。煉之也。以火燒金之義也。蓋自上古至人。無有不從百煉中來。而聖而神而文而武也。或問何以煉之。林子曰。學以三綱五常爲先務。而古先聖賢。有從三綱五常而煉其心者。學以士農工商爲本業。而古先聖賢。有從士農工商而煉其心者。學以拂亂所爲。爲能動心忍性。而古先聖賢。有從拂亂所爲。而煉其心者。學以傾覆流離。爲能了脫生死。而古先聖賢。有從傾覆流離。而煉其心者。然靜而心在腔子裏。而心不離於斯須也。人或知之者。至於動而心在腔子裏。而心不離於斯須也。豈非人情之所易忽邪。惟其爲人情之所易忽也。故余每語諸生。必於動中。而日致其嚴焉。昔者有問於謝林止蔡曰。一日靜坐。見一切平等。皆在我和氣中。

此是仁否。上蔡曰。此只是靜中光景。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朱子曰。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已上。却無此說。又曰。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際。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爾。若存養之功。而必專在於靜坐時。而後可行也。則是人倫日用之間。動靜常變之頃。抑亦不可以爲道與。殆非中庸道不可離之意。文王純亦不已之心也。乎谷子龍江兆恩。

心要在腔子裏

林子曰。凡諸生從余受業者。須當不分寒暑。不分晝夜。不分動靜。時時刻刻。以煉心爲主。若要煉心。不可不持孔門心法。能持孔門心法。則心在腔子裏矣。夫心旣在腔子裏矣。而存養省察以煉其心者。其可斯須而或離乎。故金不煉則不能精。玉不琢則不能器。木不繩則不能正。矍不屈則不能信。坐卧時當知煉心。

林子曰。坐不必趺跏。當如常坐。夫坐雖與常人同。

而能持孔門心法。則與常人異矣。卧時亦然。亦如常卧。亦要心在腔子裏。

林子曰。晝而坐。夜而卧。理之常也。夫坐卧雖有晝夜之分。而心在腔子裏。則無晝夜之分矣。

林子曰。坐時不持孔門心法。便是坐馳。孟子所謂放心者。豈必心放於色。心放於財。然後謂之放心也。卽此坐馳。便是放心。

應事時當知煉心

林子曰。應事之時。須當時時刻。省察此心。還如靜坐時否。不動心否。不動氣否。不悅色。不悅財。不悅紛華否。

林子曰。應事之時。如或不能不動心。不能不動氣。不能不悅色。不能不悅財。不能不悅紛華。是我存養之未至也。須當痛自悔戒。如果能不動心。不動氣。不悅色。不悅財。不悅紛華。是我存養之有道也。尤當益加勉勵。

無分動靜以煉心

林子曰。動時固易動其心。靜時亦易動其心。心在

腔子裏。則自然不動矣。

林子曰。靜而存養。心要在腔子裏而靜也。動而省察。心要在腔子裏而靜也。

林子曰。夫所謂能持孔門心法者。不特於出門使民之時。心要在腔子裏而靜也。甚而至於造次顛沛之際。心要在腔子裏而靜也。

察識擴充以煉心

林子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此何心也。夜氣不存。而違禽獸不遠者。此何心也。哮爾蹴爾。身死而不受者。此何心也。萬鍾於我何加。不辨禮義而受之者。此何心也。既見牛。則不忍其殺。鯨者。此何心也。未見羊。則以羊易之者。此何心也。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者。此何心也。吾退而寒之者。至此何心也。是皆所當察識焉者也。

林子曰。平旦之氣。平旦之心。一聖人也。旦晝以存。旦晝之心。一聖人也。又曰。一念而不昧其心焉。一念之聖人也。一事而不昧其心焉。一事之聖人也。惟在乎察識而擴充之爾。

程子曰：充得盡時，便是聖人。以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以其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者，擴而充之也。無所往而不爲仁，無所往而不爲義者，充之而至於盡也。故卽其善端之發見者，驗其心之一聖人也。充其善端之極致者，純其心以爲聖人也。

林子曰：知所以致曲而誠矣，由是而形，而著，而明，而動，而變，而化者，充之而至於盡也。知所以修身矣，由是而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者，充之而至於盡也。知所以盡己之性矣，由是而盡人之性，而盡物之性，而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充之而至於盡也。林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也。苟能充之，充此心也，足以保四海；以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者也，非惟充其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四海，亦且充其心之大，足以包羅乎天地，惟其能包羅乎天地也，故其能斡旋乎天地。

煉心以變氣質

林子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余屢言之矣。故其性簡者，居之以敬，其性剛者，微之以柔，其性僻者，守

之以貞，其性躁者，訥之以默，其性鄙者，達之以義，其性野者，彬之以文，其性隘者，擴之以量，其性迂者，通之以宜，其性靡者，實之以質，其性險者，易之以良，其性疎者，慎之以幾，至於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與夫凡足以動吾氣質之性，爲人之所不能忍者，而能忍之，皆變化之義也。

四煉

林子曰：道書曰：未煉還丹，莫入山，然煉有四義焉。神而煉之一也，形而煉之一也，我而煉之一也，人而煉之一也。神而煉之，以煉其神而使靈也；形而煉之，以煉其形而使清也；我而煉之，以我而煉我也；人而煉之，以人而煉我也。敢問何謂我煉？林子曰：卽余之所謂煉神煉形者是也。何謂人煉？林子曰：乃古人之所謂因內因外者是也。

煉之以三綱

林子曰：煉心之法，尤當先乎其大者，其事君也，果能忠乎？果能心在腔子裏乎？其事父也，果能孝乎？

果能心在腔子裏乎。至於天顯之序。交遊之信。固人道之所當然。而造端之始。居室之微。尤人情之所易忽。若舍此人倫之犬。而不知所以先之。而曰我有身心性命之學。豈不失之荒唐杳矣。殆非余之弟子也。

林生欲入山隱居。告之林子。林子曰。如子所見。謂之求靜。則可。謂之修道。則非也。林生曰。以山之靜也。顧不可以修道歟。林子曰。辟之金焉。愈試之火。則愈精矣。故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者。金之火也。

林生全集

卷之五

七

林生未達。林子曰。天地之性。吾之真金也。人人之所必有者。氣質之性。金之濁滓也。上智之所不能無者。若以人倫日用之火。而日煉之。則氣質之性。日除。氣質之性。日除。則天地之性。自見。故堯舜之父。子也。湯武之君。臣也。周公之兄弟也。仲尼之夫婦也。乃人倫日用之火。之最大者。而數聖人者。惟能以其火。而日煉之。遂得以動心忍性。而成其盛德大業矣。然道釋之書。不有言乎。道書曰。何必深山。守靜孤。又曰。關處煉神。釋書曰。雖不出家。於道

亦得。又曰。喧鬧繁擾。何處。而非道場。毀罵叱辱。何者。非我本師。亦所以煉其金。而日試之於人倫日用之火也。今吾子顧乃欲入山隱居。去矣。猶襲金而筭之。是金之未試於火也。金未試於火。則金必不能精。吾子甚毋襲金而筭之。以求靜於山也。於是林生不復有入山之志。遂借其火於人倫日用之間。

林子曰。楚先生嘗謂余曰。舜之父母及弟象。語其心。則足以殺舜。然舜之有天下也。實惟其父母及弟象之功。若父不頑。母不嚚。弟象不做。則舜之玄德。四岳安得而舉之。帝堯安得而聞之。又曰。舜上父母。下惟弟象。父母及弟象。嘗欲殺舜。則其怨言訕毀。以暴其惡於人者。何所不至。而邑人聚人。都人。不信其父母及弟象之言。而信舜之心者。何邪。舜不幸遭人倫之變。其亦詩之所謂他山之石。孟子之所謂行拂亂其所爲者與。

林生全集

卷之五

八

煉之以四業

林子曰。士者。心要在腔子裏。以明經。農者。心要在

腔子裏以力田。工者商者。心要在腔子裏以居肆。以服賈。至若廟廊之上。三軍之中。又至若諸凡食息起居。好惡取舍。無不心在腔子裏。然後方爲能持孔門心法。修己以敬而無失也。

胡生以其商之足以妨道也。遂棄其商而受業於林子。林子令復商於浙。浙人必欲低其值而易之。曰。道人之商也。必不類諸商矣。若計其資本以取什一之利。殆非三教先生之教也。胡生復入閩。以其言告林子。且曰。學道者不業商。業商者不學道。

林子曰。今欲低其值而徇之。而浙人且有言矣。不若棄其商。學道之爲愈也。林子曰。我之所謂道者。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伊尹之所以樂堯舜之道也。許衡曰。學者以治生爲先務。今吾子必棄其商。以其足以妨道也。則是率天下之人。而廢士農工商之常業。以從事於山雲水月之間。以遠離父母妻子。不養不畜。不謂之不孝不慈。而爲天地間之一大罪人邪。安可謂之道。設大舜之歷山之足以妨道也。而學道之人不農可也。傳說之版築之足以妨道也。

而學道之人。不工可也。膠鬲之魚鹽之足以妨道也。而學道之人。不商可也。然而農之工之商之。皆不足以妨道如此。則夫學道之人。奚必棄去士農工商之常業。而從事於山雲水月之間。以遠離父母妻子。而爲天地間之一大罪人邪。

居塵足以煉心

壇經曰。能離財色。名兩足尊。夫財色也者。人之大欲存焉。最人之所難離也。若處山中。而財心暫隱。未見矣。而自以爲能忘財者。非也。色心暫隱。未見矣。而自以爲能忘色者。非也。入山以求靜者。其試思之。然艮山也。而山其心者。艮背之義也。若不求艮於心。而求艮於山焉。心豈能靜。心不能靜。而曰有得於山者。豈其然哉。借曰心亦能靜。而有得於山焉。是亦暫隱而未見爾。見則輒復如初矣。

蒙難足以煉心

林子曰。不夏臺。其能湯乎。不羑里。其能文王乎。不陳蔡。其能孔子乎。此皆以聖人之金。試之以蒙難之烈火矣。豈復有渣滓之未化。而有待於煉邪。無

所待於煉而復煉之。不謂之聖人之金。已精而益精。而盛德至善。難乎其爲繼者。殆爲是爾。

操存堅執非以煉心

林子曰。心本活潑也。若操存堅執。而必其心之不動焉。是亦告子之不動心也。豈余所望於諸生邪。習靜者流。不知煉心。

林子曰。近來習靜之徒。不知孔門心法。而枯坐於一室之中。日不窺戶牖。夜不就寢席。亦旣迷矣。又況不仰事。不俯育。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自以爲高。且潔者。斯其爲迷也大矣。蓋由大道久湮。聖學不著。故邪師邪說。得以入人之深如此。若諸生中。有能宣明余教。以開斯人之徒之迷焉。是乃余之具弟子也。

林子全集

門人 袁承祖 今參閱

劉滙之

世出世法

或問林子以世間法教人者。是耶。以出世間法教人者。是耶。林子曰。以處世間。而能以世間法。與出世間法教人者。其上也。不知出世間法。而專以世間法教人者。其次也。若或棄去世間法。而專以出世間法教人者。又其次也。龍江兆恩

世出世法不可偏廢

林子曰。大矣哉。聖人之道乎。而學道之人。甚毋習於所見。足已以狹人也。故志於世間者。雖以世間法爲重。而其不可使知之道。不可不知也。志於出世間者。雖以出世間法爲重。而其所可使由之道。不可不知也。

師道之所由以立

林子曰。釋老以出世間法教人。而亦未嘗輟舍世間法。而釋氏之清規。道家之女青天戒律。可考而

知也。仲尼以世間法教人，而亦未嘗輒舍出世間法。而曰：命曰仁性，與天道可考而知也。若宋之邵康節、周濂溪、程明道諸儒，能知出世間法矣。而又能以世間法教人，此其所以能為後學之師也。程伊川、朱晦翁、張南軒諸儒，能持世間法而不敢少違，然亦知有出世間法，此其所以能為後學之師也。

體用合一

林子曰：知經世而不知出世，有用而無體也。其流必至於刑名而術數，知出世而不知經世，有體而無用也。其流必至於荒唐而枯槁。林子曰：周易精微之致也，而經世之道亦備之矣。詩書禮樂春秋經綸之迹也，而出世之道亦備之矣。

心性倫屬不相妨礙

道書曰：休妻不是道。佛書曰：何須要去妻孥。如或離棄父母，深棲遠遁，不續綱常，以為高且潔者，不惟非儒者之道，是亦二氏之異端也。誠使內能明乎心性之學，外不絕乎人倫之大，並時兼修，不相

妨礙者，上也。或先續綱常，後了斯道，如釋迦生子羅喉羅，然後靈山說法，向子平婚嫁已畢，遂飄然遍遊五嶽，或先了斯道，後續綱常，如鳩摩羅什已證大乘，而別立廨舍，邵堯夫四十始昏而生子者，次也。

道先世間釋先出世

林子曰：道家之教，以少壯時在家孝養，娶妻生兒，以盡此倫屬之大，至四十不動心，乃出世間。依法修持，以了此性命之學。道書曰：人生以十六歲為春，十六歲為夏，十六歲為秋，十六歲為冬，春夏發舒，秋冬閉塞，釋氏之教，槩四十有餘歲而不能得道者，仍遣之歸家，娶妻生兒，藏經曰：婆羅門法，淨行入山修道，道業未就，歸家婚娶，由是觀之，道先世間而倫屬釋先出世而心性，此二氏之教，亦有所不同者。

世間法為重

林子曰：孔門心法，不可不知也。二綱五常，不可不振也。士農工商，不可不業也。故心法也者，所以振

三綱五常而業士農工商者也。三綱五常至德也。士農工商常業也。若必欲棄去其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求所謂心法者。果何爲也。將以此而爲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持之有其本歟。抑將以此而棄去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爲逍遙物外之遊歟。夫棄去其三綱五常之至德。士農工商之常業。而爲逍遙物外之遊者。是乃敗風壞化。孟浪遊食者之所爲也。奚足道哉。

林子全集

四

林子曰。縱知心身性命之學。而不三綱。而不五常。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且不可謂之人矣。而况曰道人乎。若或不知心身性命之學。而能三綱焉。五常焉。士焉。農焉。工焉。商焉。固不可謂之道人。抑亦可以爲人矣。

或問心身性命矣。而不三綱。不五常。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可謂之道歟。林子曰。茂德遺業。安可謂之道。然則何者謂之道。林子曰。易而易知。而爲愚夫愚婦之所與知也。而謂之道。簡而易能。而爲愚

夫愚婦之所與能也。而謂之道。以之正心而心正。以之修身而身修。以之齊家而家齊。以之治國而國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平也。而謂之道。達而有堯舜之事功也。而謂之道。窮而有仲尼之事功也。而謂之道。

可與知者道

或問釋老之教。而人非之者。何也。林子曰。以其不有世間責也。故詳於不可使知之道。而專與上智者道也。然上智之士。豈可多得。而釋老之教。焉得不爲人之所非耶。

林子全集

世法卷之十七

五

林子教人。嘗曰。世間法。而又曰。出世間法。敢問林子之所以教人者。孰先孰後。孰重孰輕。林子曰。余之所以教人者。雖曰兼之。以出世間法矣。然而不能不以世間法爲重。而亦不能不以世間法爲先。故不知世間法。則不可以爲人。不知出世間法。則不可以爲聖。不可以爲仙。不可以爲佛。若古今之言。出世間法者。何限也。而儒之成聖。道之成仙。釋之成佛者。可得而數矣。而況於人道不修。而曰我

能以聖學而聖。以仙學而仙。以佛學而佛。余蓋弗能知之矣。夫孔子豈不知有出世間法哉。而其所教人者。必以世間法爲重。而先之矣。故能達之天下而不違。行之萬世而無敝也。如或舍此世間法。而必以出世間法語人。其孰能知之。故至善之止。而定。而靜。而安。至誠無息。而載物。而覆物。而成物。惟精惟一。變動不居。善養浩然。能知化育。載之六經四傳。難以悉紀。是皆教人者之所欲以無言也。至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此其世間法之最大者。又至於爲士爲農。爲工爲商。言之必信。行之必謹。辭受取與之常。進退儀文之節。載之六經四傳。難以悉紀。是皆教人者之所欲以雅言也。余雖無所用於時矣。亦必以世間法爲重。而先之者。以此。

或問邵堯夫之學。亦有同歟。林子曰。程明道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就其所至。可謂安且誠矣。然其學也。必須林下相從三十年。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堅苦刻厲。至於如此。然後可也。若兆思之。

學則異於是。必也內蘊乎心。身性命之學。而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或六七年。或十有餘年。或二三十年。隨其分量磨煉純粹。又必綱常既備。俯仰無累。然後飄然相從於林下。方可爲也。堯夫嘗有言曰。必須了得世間事。然後方能出世間。由此觀之。則堯夫之學。亦有同者。

林子全集

門人 袁承祖 全叅閱
劉滙之

在世出世

林子曰。在世出世。猶釋氏所云在家出家也。或問在家出家之旨。林子曰。心靜則身在家。而心猶出家也。心猶出家。而曰不可以行世間法者。未之有也。心雜則身出家。而心猶在家也。心猶在家。而曰可以行世間法者。未之有也。故學

林子全集

一

佛而知所以卽心而卽佛焉。在家可也。出家可也。在家而出家可也。爲聖而知所以卽心而卽聖焉。在世間可也。出世間可也。在世間而出世間可也。龍江兆恩

出世在心不在迹

陳生問曰。大道初來受業。得聞先生所謂歸儒宗孔者。而曰孔子之教三綱而已矣。四業而已矣。旣而又聞先生之教。而曰孔子之教。豈曰三綱已哉。豈曰四業已哉。夫昔日之言。則如彼。而今日之言。

又如此。敢問何謂也。林子曰。昔日之言。以語世間人之可使由者。以立本也。今日之言。以語出世間人之可使知者。以入門也。亦以極則也。然而所謂出世間人者。豈非其入山之深。而謂之出世間人與。林子曰。殆非也。以其可語以出世間法者。出世間人也。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行此出世間法。或問出世間心。林子曰。以其心不著於世間也。故謂之出世間心。又問何謂出世間法。林子曰。堯舜之

林子全集

上

執中者。出世間法也。孔子之一貫者。出世間法也。至於大學之所謂知止至善。中庸之所謂致曲而誠。孟子之所謂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是皆出世間法也。夫所謂出世間法者。豈必山棲谷處。園室茹素。以辟世離人。而後謂之出世間法哉。

林子曰。道家以心性爲神仙。而以心性內守。爲神仙居洞府也。故出世不離世間。仙境只在人境。若舍此身之外。而別求所謂海外蓬島者。不亦惑乎。或者以出世不離世間。而道家者流。猶有斷棄人

者亦獨何歟。林子曰。此學之者非傳之者矣也。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相。是有父子之倫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有夫婦之倫矣。爲周守藏室之史。是有君臣之倫矣。孔子問禮。關令尹強爲著書。是有朋友之倫矣。夫老子者道家之宗也。而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考之信史。歷歷可驗。如此。豈有斷棄人倫。如後世所謂道家者流哉。

林子曰。若釋迦老子。世所稱出世間人者。今不復論矣。至於堯舜之帝天下。孰不以爲世間人也。殊

林子全集

在出世卷之十八

三

不知堯舜在世間而有出世間心者。故能蕩蕩則天。無能名。巍巍天下而不與。又至於周公之相天下。孔子之師萬世。亦直以其出世間心。而周旋於世間。而爲出世間人爾。若曰堯舜周孔。是世間人而無有所謂出世間心。出世間法者。余弗能知之矣。

余生問曰。所謂出世間人者。豈其身在世間而亦能出世間。與林子曰。然。蓋身雖處於世間。而心則超出於世間之外者。出世間人也。是故心也者。通

乎九天之上矣。通乎九地之下矣。前乎古而無古矣。後乎今而無今矣。上天下地。前古後今。而皆不得而囿之也。如此。而況於所謂世間法。又況於所謂世間瑣瑣不美之事。得而拘之乎。獨不觀之孔子乎。世人每以不可爲而不爲。而孔子則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世人每以辟世爲高。而孔子則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世人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有降志辱身者。亦有隱居放言者。而孔子則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豈非其心超乎

林子全集

在出世卷之十八

四

天地之外。故不棄世離世。而自能與世間人異者。孔子之出世間人也。若必棄世離世。深棲遠遯。是乃巢許者流。非余所謂出世間人也。

果哉末之難

林子曰。心出世間矣。棄世間而爲巢許也易。心出世間矣。混世間而爲周孔也難。

出世間心爲用甚大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聲色不邇。貨利不殖。而諸凡世間瑣瑣不美之事。悉皆不足以入其心。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外生死。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忘是非。而多口有所不恤。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定危疑。而寵辱有所不驚。

林子全集

在出世卷之十八

五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然後可以善養吾浩然之氣。配義配道。而塞乎天地之間。

林子曰。有出世間心。則心無其心。而心太虛矣。可以包括乎天地。可以同體乎太虛。

林子全集

門人 黃文泰 全泰閣
霍應明

性命

林子曰。夫學之大。莫大於性命。性命之學。不明於世。而以神氣爲性命者。比比皆是也。豈非其玄微之致。不可使知耶。或有以氣爲命者。曰我玄學也。而以修命爲宗。或有以神爲性者。曰我禪學也。而以修性爲宗。此玄禪二學。而性命之

林子全集

性命卷之十九

十

所由以分也。道門張用成嘗曰。道家以命宗立教。故詳言命。而畧言性。釋氏以性宗立教。故詳言性。而畧言命。性命本不相離。道釋本無二教。彼釋迦生于西方。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爲最上乘法。故號曰金僊。此言得之龍江兆恩。天命之性。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何謂也。林子曰。純乎天而不入者。是乃天之命。所謂性也。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以其不純乎天者人也。故率其天命之

性。則謂之道。若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矣。而可率乎哉。率之而可謂之道乎哉。

性本於命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林子曰。余嘗譬之火焉。火則絪縕於天地。流行而無息也。故石之擊也。則自然有一點真火生乎其間者。一陰一陽之道。繼善而成性也。又問石而擊之。胡然而火。林子曰。此乃石之性也。而其性之所以能生焉。則又不可不知矣。林子全集 性命卷之十九 上

於命。

神本於性

或問何以謂之性。何以謂之神也。林子曰。性之萌而神也。昭昭靈靈。炯炯不昧。故曰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之謂歸根復命。而性神之說。莫辨於此矣。

性命各正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是生氣。其命之流行而不息。

者乎。盈天地間皆是覺靈。其性之炯炯而不昧者乎。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性命妙合

林子曰。一陰一陽而相搏焉。而一點之善落於黃中之中也。成之而爲性。其陰陽妙合而凝不測之神乎。猶一男一女而構精焉。而一點之善落於子宮之中也。成之而爲人。其夫婦妙合而凝不可知之道乎。

性命而神氣

林子全集 性命卷之十九 上
入藥鏡曰。是性命。非神氣。然則何以謂之性。謂之神。何以謂之命。謂之氣。林子曰。神本於性。而性則未始神。而神所由以靈也。氣本於命。而命則未始氣。而氣所由以生也。

性命而心身

林子曰。性而心也。而一神之中。炯。命而身也。而一氣之周流。故聖人之學。盡性而至命也。賢人之學。存心以養性。修身以立命也。

性命不二

林子曰。有命便有性。有生便有覺也。余於是而知性命。不可得而二也。然則生謂之命。覺謂之性。可乎。林子曰。惡乎可哉。蓋生之理具於命。而覺之靈本乎性也。

易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由是觀之。則理是性命之理也。明矣。而儒者乃以理性命。列而三之者。何耶。蕭廷之曰。形中之精。寂然不動。蓋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存。乃性之所寄也。為命之根矣。心中之神。感而遂通。蓋喜怒哀懼愛惡欲者存。乃命之所寄也。為性之樞矣。

草木性命

林子曰。余嘗觀之草木焉。歸根復命。而性在其中矣。性而神也。則花花而實也。而命又在其中矣。太虛同體是真性命。

林子曰。人而死者。形骸也。而性命則固未嘗滅矣。此蓋性命之微。其通乎晝夜。徹今徹古。而無死無生也乎。但世之人。不知性命。而以形骸為性命者多矣。故有以形骸為性命者。有以神氣為性命者。

有以性命為性命者。至於以性命為性命。而性命又且忘焉者。然後方可謂之太虛同體。

率性之謂道

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林子曰。率性而行。都是天則。然性無不包。而天下之道。盡於此矣。故率性則發。皆中節。率性則所欲不踰矩。率性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率性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率性則可以盡人物而參三才。率性則可以先天先地。神鬼神帝。率性則可以同體太虛。而太虛在我。

致中位育

林子曰。致中而後能率性。率性而後能盡性。盡性而後能至命。故天命之性。蘊之於內。則謂之天德。發之於外。則謂之王道。而王道之大。孰有過於位天地育萬物者乎。

林子曰。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中則天下無餘道矣。致中。則聖人無餘學矣。位天地育萬物。則古今無餘事矣。故要做聖人者。亦惟自己身中。討箇天命之性已爾。

天地萬物皆我性命

林子曰。未發之中。而天地萬物。得之以爲命。以爲性也。我能致中矣。而天地萬物之性之命。皆在於我。我以天地之性之命。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我以萬物之性之命。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

林子曰。我之性命。天地之性命也。天地之化育。我之化育也。故我之所以盡我之性命者。乃我之所以知天地之化育者也。

聖人成能

林子曰。聖人固法天地之無心。以全性命。以成其聖。而天地則藉聖人之有心。以致位育。以成其能。故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而聖人之有心。非所以成能乎天地耶。故民之秉彜。各具此三綱五常之性者。天之能也。而聖人則有以振之。惇之。皆所以因天之能。以成其能也。至於上而日月之照臨下。而山川之流峙。微而昆蟲草木之生生化化。亦皆天之能也。而聖人能使之不亂其

紀不失其寧。不拂其性者。亦皆所以因天之能。以成其能也。

聖人天地迭相終始

或問聖人之所以成能乎天地。林子曰。無始氏。然後有泰始氏。泰始氏始爲擘破洪濛。而以其虛空中一點真陽。以胎天生天。而天關於子也。胎地生地。而地關於丑也。迺今正值天地之運。午將過中。也。誰有能大發誓願。以預爲數萬年真陽來復之計。以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乎。然非有古今之一大聖人。不能爲已。由午而未。而申而酉。而戌而亥。以漸收真陽而終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前天地而藏諸用。豫之以成其能也。卒成之終。迺反其始。而天之所以復開於子。地之所以復開於丑。以漸還真陽而始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參天地而顯諸用。贊之以成其能也。由是觀之。天地不能自始。不得聖人之始。則無以爲始。天地不能自終。不得聖人之終。則無以爲終。而其所以終而始之。始而終之。以來復萬古之真陽者。斯其有功

於天地也大矣。然惟此一真陽也。始於泰始氏。而無所於始者。無始氏也。而天地人共之矣。放而彌之。而周流於六虛之外。而無不足。收而歛之。而退藏於一人之身。而非有餘。其天地聖人之所以能相陰陽而迭終始者乎。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夫豈惟人哉。而天地且不能違矣。故不知我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再造我之乾坤。重立我之性命者。未也。不知天地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未也。

心性

或問未萌之性。已萌之心。林子曰。譬如擊石而火自生。元來石中有火之性。夫心猶火也。而性則本來之所自有。亦猶火之蘊於石也。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庸所謂未發之中。發而皆中節。聖人無心而有心。蓋謂此耳。林子曰。石未嘗有火。而火生於石者。真火也。性未嘗有心。而心生於性者。真心也。

劉生問不生不滅。林子曰。火在石中。而火則未始生也。而石中之火得而滅乎。然而心卽火也。有生則有滅。

林子曰。石擊而火生也。火炎則反焚其石矣。性萌而心生也。心熾則反滅其性矣。然而性也者。豈其因心而滅。蓋逐其心於外。自忘其性而不知矣。

盡心知性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或問何以盡之。林子曰。盡有二義。若云此心。是所謂思慮之心也。思慮之心。乃所以迷乎其性也。若或不能盡去此思慮之心。而得其虛靈之本體焉。則是性也。豈其可得而知耶。故必思慮之心既盡。而後真性之機自見矣。感而常寂。本體照然。若云此心。是所謂何思何慮之心也。何思何慮。心之本體者然也。故天無不覆也。亦且不足以擬此心之大。地無不載也。亦且不足以擬此心之廣。若或不能盡此心之分量。而若是其大且廣焉。則是性也。豈其可得而知耶。蓋真心是性。真性是心。而心之無所不統者。乃性之

無所不包也。

盡性至命

道書曰。性由自悟。命假師傅。林子曰。此乃有所謂機焉。而感通之際。或有以觸其機而動焉。性其有不神乎。於是而究其神之所從萌也。則可以知機而悟性矣。然此余得而言之。而非其至也。至矣。則余惡得而言之。故曰。性由自悟。至於所謂命者。天地人物之所由以生焉者也。故天氣也。氣則有時而壞。而天之所以爲天。超乎其氣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地形也。形則有時而壞。而地之所以爲地。超乎其形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人則有心身矣。心身亦有時而壞。而人之所以爲人。超乎心身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得此欄柄。則自有不死者在焉。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然則命其一太虛歟。林子曰。安可卽謂之太虛。故謂之命。不太虛也。則著於有。有則只可以名氣。不可以名命。若謂之命。卽太虛也。則落於無。無則安能生氣生形。而天而地而人也。非有非無。無聲無臭。其殆不可得而致思。

不可得而擬議者乎。故舜之德曰玄德。文王之德曰不顯之德。亦惟其有得於此。盡性而至於命爾。

仁義根於性善

兆牙問性。林子曰。性至無也。亦至有也。兆牙曰。何謂也。林子曰。四端具焉。未嘗有四端也。萬物備焉。未嘗有萬物也。然則老子何謂於仁義而槌提之。林子曰。老子豈以仁義爲不美也。而固槌提之哉。蓋性立天下之有。而爲天下之大本也。故性立而仁義自生。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所謂本立道生。感而遂通也。故舍性以爲仁。未有不害仁也。舍性以爲義。未有不害義也。於是知孟子之仁義。蓋有得於性善者然也。

性情才

陳生問性。林子曰。孔孟而下。無人識性字之義。陳生問性之義。林子曰。人之性必善也。猶水之性必潤下也。火之性必炎上也。參之性必補人也。砒之性必殺人也。醫家所謂燒藥存性者。性也。陳生曰。

孟子道性善矣。而有性不善者。何也。林子曰。此乃氣質之性也。張子厚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故目形也。而目之性必悅色。耳形也。而耳之性必悅聲。若夫天命之性。未發之中也。至虛無我。豈有不善。故有善無不善者。天命之性也。有善有不善者。氣質之性也。

陳生曰。性一也。而張子厚則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之不同者。何也。林子曰。張子厚。天地氣質之說。乃孟子有性有命之旨也。陳生曰。天地之性。固皆善歟。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歟。林子曰。天地之性。性也。性而後有氣。氣而後有質。故有清有濁。有厚有薄。而始有善有不善矣。若夫天地之性。則未始有氣也。何清何濁。未始有質也。何厚何薄。此天地之性之所以爲善也。

陳生問情與才。林子曰。此皆有成說矣。故遇君而忠心生。遇父而孝心生者。情也。欲爲忠。卽能忠。欲爲孝。卽能孝者。才也。陳生曰。才有不善歟。林子曰。才無不善。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又曰。

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此豈入之情也哉。陳生曰。才既善矣。而曰不才者。何也。林子曰。才本善也。枉其才而不善也。故曰不才。陳生曰。均是才也。而又曰。小有才者。何也。林子曰。天之降才。本不殊也。鑒其智而小之。故小。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陳生問曰。若是則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者。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其曰才善者。卽孔子所謂才難才美。本之性情者。德也。其曰陷溺其心。禽獸不遠者。卽後世所謂才勝德而爲小人。不本之性情。而不才也。陳生喜曰。吾乃今始知勝德之才。謂之未嘗有才焉可也。林子曰。然。

林子曰。性本善也。而率性之謂道。所謂堯舜性之者是也。若氣質之性。則不免有克治變化之功。故曰君子不謂性。

竹子全集

門人 黃文泰 全參閱

霍應明

性命仁丹

或以丹爲邪而曰卽仁卽丹者何也。林子曰。若此性命之丹也。或得之彼家爐火。以爲丹也。而謂之邪而非仁也則可。若此性命之丹也。乃從父母之種性。烹爇而製煉之。以爲丹也。而謂之邪而非仁也則不可。龍江兆思

丹

或問何者謂之丹。林子曰。是乃孔子之所謂仁。一點之性命也。惟此一點性命。孟子之幾希也。故有此幾希則可以爲人。由是而賢而聖。無此幾希。則不可以爲人。由是而禽而獸。

神丹

或問幾希性命之仁。非世所稱丹心一點炯炯而不昧者乎。然而何以謂之神丹也。林子曰。幾希卽是性命。性命卽是神丹。故惟此幾希性命而落於

子宮。卽是我之神丹也。由是而五臟。由是而六腑。由是而四肢百骸。由是而能視能聽能持能行。由是而能仁能義能禮能知。由是而能聖能神能文能武。其可得而擬議乎。其可得而測量乎。而此幾希性命也。不謂之神丹而何。故以此而在世間也。兩精相搏而神應之。千百斯男。生生而無盡。以此而出世間也。兩精相搏而神應之。百千萬億。化化而無窮。

要識真性命

黃生每談性命。林子曰。汝以何者爲汝之性命乎。黃生答曰。豈非先生所謂男女媾精而幾希落於子宮者。乃我之性命與。林子曰。是固然矣。亦非汝之真性命也。既有幾希。便是有形。旣曰有形。亦便有壞。

結丹

或問結丹。林子曰。孔子所謂爲仁也。蓋人之始生也。一剪肚臍。而幾希性命。卽落於我之真去處矣。旣之而在於天地之間。又旣之而在於肉團之心。

又既之而散於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故結丹之法。而以其散之於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者而復返之於肉團之心。然後方可謂之能有人道。既有人道矣。又將以肉團之心而復返之於天地之間。然後方可謂之能得陰丹。既得陰丹矣。又將以天地之間而復返之於我之真去處也。然後方可謂之能得陽丹。既得陽丹矣。又將以我之真去處而復返之於我之本體虛空。虛空粉碎。乃證佛果。然而欲得陰丹。而非有爲不可也。欲得陽丹。而非無爲不能也。故有爲者可得而言之。而無爲者不可得而言之。然豈其無可得而言哉。縱老子言之。而亦有所不能言矣。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然亦無待於言者。蓋我既有陰丹矣。而内外交修。煉之而復煉之。而必至於天地合德。然後能得陽丹也。故曰丹自外來。其曰自外來者。豈非我之真陽從太虛中來耶。

丹從太虛中來

或問丹也。豈其從太虛中來耶。林子曰。然。汝獨不

聞人之始生乎。人之始生也。始於氣化。既氣化而形矣。形之而復化之。生生不已。以至於今千萬世之遠。而族類之繁。殆有不可得而勝紀矣。豈惟人哉。若羽生。若毛生。若鱗生。若甲生。而至於極微極細之物。則皆形化也。然而形化而未有不始於氣化。氣化而未有不始於太虛。故初開池塘。未始有魚也。而此魚也。則從何而生乎。人身之中。未始有虱子也。而此虱子也。則亦從何而生乎。是皆太虛中之氣化爲之也。夫物則皆有然矣。而曰一顆真丹。元從太虛中來者。汝又何疑焉。

仁丹是真種子

夫曰卽丹卽仁矣。敢問仁之用。豈其與丹異耶。林子曰。卽丹卽仁。而皆本之於性命。性命本之於天地。天地本之於虛空。是仁與丹之本體。何其大也。夫其體也。既以太虛之體以爲體。而其用也。則以天地之用以爲用。今先以仁之用言之。仁生道也。生生於天地之間。而未嘗有暫息也。然五千言言壽者一。死而不亡者壽是也。豈不以長生不死者

神較然而彰著哉。若論語言壽者一。而曰仁者壽。果何義也。近世有釋之者曰。精神順軌而不亂。血氣凝固而不搖。或又以壽身壽國言之。似入於養生者之家矣。孔子豈其然哉。昔者孔子嘗以果實之仁名心。謂心之生生不息者。仁也。今復以果實之仁言之。伏其實於地而芽之。樹之。條之。華之。而復實之。則其實也。殆不可以億萬計。然其一實一仁也。又各以其實而伏之於地。而復芽之。而復樹之。則其樹也。殆不可以億萬計。夫樹固不可以億萬計。而其實也。則從可知矣。而各以其實而復芽之。樹之。條之。華之。而復實之。則其實也。豈曰萬之萬。億之億焉已哉。然其一實一仁也。若孔子仁也。芽其實於三千之徒。是雖未必盡得孔子之道也。然其一人之心。一孔子之仁也。由孔子至於今。不爲不從矣。而願學孔子者。亦不可以億萬計。是雖未必能得孔子之道也。然其一人之心。一孔子之仁也。此其所以爲仁之壽乎。而道家之丹。亦猶是也。

仁丹心性命

林子曰。孔氏以此幾希性命。而謂之仁。道家以此幾希性命。而謂之丹。此語生問孔之仁。道之丹。林子曰。碩果之有其仁也。藉其土而芽之。牝鷄之有其丹也。得其陽而雛之。仁也。人心也。丹。赤心也。又問。旣曰性命矣。而又曰心者何也。林子曰。卽丹卽仁。卽仁卽心。卽心卽性命。而非有二也。

仁丹心中一

林子曰。允執之中。發皆中節。致中致和。以位以育。不見而章。不動而變。而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皆由此中而出矣。非仁而何。非丹而何。一貫之一。一而二。二而三。三生萬物。上而天也。日月星辰而照臨。下而地也。山川河嶽而流峙。中而物也。親上親下而無盡。皆由此一而生矣。非仁而何。非丹而何。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心本無仁也。仁從何來。而能惻隱邪。心本無義也。義從何來。而能羞惡邪。而其所以能惻隱。能羞惡者。非仁而何。非丹而何。

仁丹萬物母

林子曰。中而未始中。不可得而中也。而况可得而執乎。而其所可得而執者。未始中而中也。一而未始一。不可得而一也。而况可得而得乎。而其所可得而得者。未始一而一也。故未始中未始一者。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何有於丹。何有於仁。而中而一者。老子所謂有名萬物之母也。夫是之謂丹。夫是之謂仁。既得其母。復返其始。乃余三教之本旨。入門而極則也。

見聞億逆

近有秦姓者。以儒門而慕老氏之學矣。初聞守中之說。以問林子。林子曰。中在何處。答曰。心腎之間者中也。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數年復以守泥丸爲問。林子曰。泥丸在何處。答曰。頭有九宮。宮之中也。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又數年復以守丹田爲問。林子曰。丹田在何處。答曰。臍之下一寸三分。林子曰。曾守之未也。答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秦姓者曰。三者之傳於其人者。皆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

曰。守之而未見其功者。何歟。林子曰。守之而又安能有其功乎。蓋此三人者。皆以口耳之見聞欲以窺玄門之大道。而玄門之大道。顧有在於見聞之末。得以億逆而知之耶。若夫所謂心腎之間者。中也。九宮之中者。泥丸也。臍之下一寸三分者。丹田也。載之道書。可得而考也。又奚待此三人也。始得而知之。始得而言之邪。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也。林子曰。道無定體。中無定在。從古以來。未有能以見聞之末。億而逆之。以窺此玄微之大道也。而口口相傳。心心相授。自有真機者存焉。夫道流之所謂道者。今且不復論矣。而儒流之所謂儒者。余竊惑焉。其曰正心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心之所以正者。何如爾。其曰勿正心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心之所以無待於正者。何如爾。其曰誠意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意之所以誠者。何如爾。其曰無意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意之所以無待於誠者。何如爾。至於許多名目。互相同異者。亦惟襲取聖經之片言。以自立一門戶。而又且旁搜遠索。

以爲口頭套子之資爾。豈其有所自得於心。而能體之於身邪。

林子全集

門人 劉永禧 全叅閱

呂克諧

常明教

常明先生以聖人之學。倡道于南海之濱。一時有志之士。從之遊者衆。不自知其年之邁。遂介費門下而受業焉。俄頃之助。卽有觸吾本體之常明。不自退讓於仲尼之聖。而卓然以爲已任者。或問之曰。聖可學與。曰。有爲者亦若是。本體之常明。途人之堯舜也。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卽使狂者亦能作聖。而况非狂者乎。故人人皆性善。則人人皆堯舜矣。曰。聖可學也。則吾旣得聞命矣。而道釋之不綱常也。其來舊矣。而誰與易之。曰。此固先生之心也。先生視天下卽其家也。男而昏之。女而嫁之。其亦父母之心乎。紀而帙之。以傳信天下萬世者。孟子所謂必來取法。而爲王者師也。且孔子之道大矣。當春秋之叔季。而能免於削迹。伐木陳蔡之厄也。幸矣。而

萬世而下信之惟恐不篤。學之惟恐不及者。何也。豈非其道之大。寢遠而寢昌與。大抵先生之教以聖人爲可學。以綱常爲已任。嘗有言曰。道莫大於綱常。舍綱常之大。非聖人之學也。又曰。赤子之心。聖人之心也。又曰。聖人每同衆人以爲聖。愚人每異衆人以爲愚。又曰。聖人之道。易知也。易能也。語道而衆人之不可以與知而與能者。非其道也。凡類此者。是皆常明之本旨也。日夜莊誦傳而必習。雖以垂死之年。而聖人之心法。則亦不敢斯須而或忘也。門人劉璋常明也者。心性常明也。常明心性也。心性常明者。本體也。常明心性者。工夫也。聖人者。心性常明也。賢人者。常明心性也。心性常明者。性之也。常明心性者。反之也。聖人者。明之而至於盡。無常而無不常也。賢人者。常而明之。不使昏也。以其生意之謂仁。以其常惺惺之謂敬。以其寂然不動之謂誠。

聖人之所以應萬變而不窮者。惟此常明之體。隨感而應爾。日月常明也。深穴而處之。而謂日月之不常明。心性日月也。一點昭靈。炯炯不昧。是朗宇宙。照徹古今。但常人徇於私欲。學者謬於意見。譬深穴而處之。而謂心性之不常明。人知動之之謂妄。而不知靜之之謂妄。常明則無妄矣。常明有動靜與。林子曰。未嘗動。未嘗不動。未嘗靜。未嘗不靜。惟無動靜。故無寂感。寂然不動者。此常明也。感而遂通者。此常明也。夜氣之際。常明也。而旦晝則梏亡之。遷善者。復此常明之本體也。改過者。去此常明之障礙也。喜怒哀樂者。情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者。適也。惟常而明之。則能御乎其情。而安於所適矣。何思何慮者。常明也。憧憧往來者。不常明也。常明之謂一。常明之謂中。

當行而行。當止而止。當生而生。當死而死者。常明也。

常明則識量自大。常明則渣滓自消。

常明則譽不喜。毀不怒。利害生死不入其心。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常明矣。

德之不修。修此常明之德也。學之不講。講此常明之學也。

心性有一刻之不常明。則不足以合德天地矣。

心存便是主敬。主敬者。常明之工夫也。

林子全集

常明教卷之主

四

造次顛沛。能常明。方是工夫無間斷。

行不著。習不察。不常明也。

心有一毫之偏向。卽是不能常明。

變故一臨。而不能平心易氣以處之。是不能常明也。

也。

抑亦先覺者。常明也。逆詐億不信者。不常明也。

常明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

念念不忘者。常明也。

必有事焉者。以常明爲事也。

忘之則不能明。助之則有以傷其明。惟勿忘勿助者。常明也。

視聽言動處事應物。無非此常明運用。學者當常自提撕警覺。

正心者。恐其不常明也。勿正心者。亦恐其不常明也。

讀書不務博。欲以印證此真常之本明也。

堯舜與人同者。性善也。真常之本明也。

不能人人而面悉之。假之論者。以發揮此常明也。

林子全集

常明教卷之主

五

常者。常之也。常之而復常之。故存存而匪懈。明者。明之也。明之而復明之。故昭昭而不昧。人人有箇大常之道。不可得而易者。與天地相始終也。人人有箇貞明之道。不可得而熄者。與日月相炳煥也。擴此常明而大之。欲盡天下之人而常明之。而常明於天下。欲盡萬世之人而常明之。而常明於萬世。斯謂之一體之學。盡性之功也。以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惟擴此常明而大之也。

林子全集

門人 劉永禧 全叅閱
呂克諧

本體教

周子曰寂然不動之謂誠。誠也者本體也。惟此本體。孔子得之以爲儒也。黃帝老子得之以爲道也。釋迦得之以爲釋也。先生得之以爲夏也。惟此本體。儒之所以爲儒也。道之所以爲道也。釋之所以爲釋也。夏之所以爲夏也。惟此本體。

林子全集

本體教卷之五

堯舜文武之所以君天下也。惟此本體。皋夔伊周之所以相天下也。惟此本體。仲尼孟軻之所以師萬世也。以此本體上而爲天。則有天天者存。而天道以清。以此本體下而爲地。則有地地者存。而地道以寧。以此本體中而爲人。則有人者存。而人道以明。以此本體微而爲物。則有物物者存。而物道以生。以此本體而行達德。則知爲天下之極知。仁爲天下之至仁。勇爲天下之大勇。以此本體而行達道。則君臣以義。父子

以仁。昆弟以序。夫婦以別。朋友以信。本體之功用。固若是其大矣。要之易簡焉盡之。而爲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與能者。若愚夫愚婦之所不能知。不能行焉。卽非本體。卽非聖人之道也。門人劉獻策。

本體教上

常明其本體與。林子曰。日月有明者。本體也。容光必照。

本體之昭昭者。明也。本體之不息者。常也。

林子全集

本體教卷之五

本體者。未發之中也。

文王之不識不知者。本體也。

孔子之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本體也。

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者。本體也。

一念未起。鬼神莫知者。本體也。

虛而能靈。而知而覺者。本體之自然也。

寂然不動者。本體也。而感而通之者。利於用矣。

知來其本體之神乎。藏往其本體之智乎。

洗心退藏於密者。復此本體也。

堯舜之所謂允執厥中者其本體之謂中乎孔子之所謂一以貫之者其本體之謂一乎本體之寂然不動者誠也本體之神妙無方者聖也

本體則本自廣大故曰浩浩本體則本自靜深故曰淵淵

明此本體則建諸天地而不悖明此本體則質諸鬼神而無疑明此本體則考諸三王而不謬俟諸後聖而不惑

本體教中

林子全集

先天一氣混元至精者本體也

生身之源受氣之初者本體也

本體則湛然常寂本體則常應常靜

七返者返此本體也九還者還此本體也

復命者復此本體也歸根者歸此本體也

道曰自然者得此本體而常自然也

損之又損以至無爲以復自然之本體也

得此本體而一真不妄謂之真人得此本體

而神化不滯謂之神仙

以本體而變化無方者神丹也以本體而曠劫不壞者金丹也

本體則爲鉛汞之根本體則爲陰陽之祖

知識不用歸乎其天是一心一天者本體也

若稍屬之知且識焉卽非本體卽非天也

守此本體謂之守中得此本體謂之得一

綿綿若存者本體之常存也

本體謂之元始本體謂之太乙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者此本體也在六極之下

而不爲深者此本體也

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

上古而不爲老者此本體也

本體教下

自性者本體也

本體能生萬法本體能生智慧

本體本白金剛本體本自圓覺

本體本自清淨本體本自平直

本體本不住色亦不住聲香味觸法

本體本不着我相亦不着人壽衆生相

本體外離一切有相。本體內離一切空相。

本體則爲不二法門。

佛者覺也。謂本體虛而能覺也。

識此這箇○麼。這箇者。本體也。

惟此本體本不生滅。

惟此本體。故無無明。

本來面目者。本體也。

人人具足者。具足此本體也。

本體則無色無空。本體則無人無法。

本體則妙湛圓寂。本體則體用如如。

卽時豁然還得本心。則本體之障徹徹矣。

本體本無邪見。亦不愚迷。僞誑。亦不貪求執着。

論聖則衆聖中王者。此本體也。論神則六通自在者。此本體也。論覆則四生普蓋。論載則六道俱承者。此本體也。

者。此本體也。

林子全集

門人 劉永禧 仝參閱
呂克諧

河圖洛書

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或者以聖人不語怪而。易繫神物者。何也。林子曰。河圖洛書。天之所。以開聖人。以丕著人文。以化成天下者也。可得而怪之乎。若乃駭於其所不見聞也。而怪之者。余弗能知之矣。龍江兆恩。

吾身河洛

林子曰。河圖非他也。而吾身之中。自有河圖者在焉。洛書非他也。而吾身之中。自有洛書者在焉。故河圖之數。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六十四。而虛其中者。中心也。洛書之數。一而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而實其中者。中心也。譬磨之中心。以爲心者。俗所云磨心者是也。故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夫曰。王中心者。蓋以主此中心之中。而命之曰王。所謂天君者是也。夫何爲哉。以守至正而已矣。

命由此立。性由此出。

易書分紀

林子曰：易以道精微也。故以河圖紀之。易書以道政事也。故以洛書紀之書。

林子曰：曠百世而相感者心。而豪傑之士。豈有在於河圖之易。洛書之書。而後興哉。而其所以作易與書者。蓋以俟夫有待而興。以與凡民作印證爾。

虛實奇偶

林子曰：八實其中。河圖而洛書也。其聖人無心而有心者乎。九虛其中。洛書而河圖也。其聖人有心而無心者乎。

林子曰：河圖以偶起數。洛書以奇起數。偶則二而八之。奇則三而九之。九虛其中。亦八也。八實其中。亦九也。田畫九區。蓋取諸奇。圖列八陣。蓋取諸偶。林子曰：河圖之虛其中者。釋氏則謂之○。所謂能會這箇麼者是也。洛書之實其中者。道家則謂之◎。所謂一點靈光者是也。

仁未始仁

林子曰：洛書之實其中者。其仁乎。而河圖之虛其中者。其未始仁乎。林生問曰：河圖八卦矣。而重之以六十有四者。何也。林子曰：此自其未始仁者。而仁之。芽之。樹之。枝之。葉之也。故未始仁也者。本體之太虛者。無極也。然而洛書九疇矣。而重之以八十有一者。又何也。林子曰：此自其仁者。而芽之。樹之。枝之。葉之也。故仁也者。本體之始萌者。太極也。林子曰：洛書之實其中而仁。河圖之虛其中而未始仁。而聖人何不自其本根而明言之。而惟推而演之。枝之。葉之者。何也。林子曰：夫仁固孔子之所罕言矣。而況曰未始仁乎。故曰仁曰未始仁者。可與上智者道也。而枝而葉。乃因衆人之所易明者。而與之言。爾此固聖人天地之量。無棄人之盛心也。而與知與聞之衆人。顧乃尋枝摘葉。而以口耳之粗迹。謬爲聖人之的傳。不惟圖之。又且文之。而曰如此而爲河圖。而聞之河圖之所以爲河圖者。未之知也。如此而爲洛書。而問之洛書之所以爲洛書者。未之知也。如此而爲先天。而問之先天之

所以爲先天者。未之知也。如此而爲後天而問之。後天之所以爲後天者。未之知也。林子曰。我而仁矣。我卽在大禹之先。而其洛書也。我可得而九疇之矣。我而未始仁矣。我卽在伏羲之先。而其河圖也。我可得而八卦之矣。故不知吾身之河圖。而言八卦。不知吾身之洛書。而言九疇。余不能知矣。

林子曰。古先聖人。蓋直欲以洛書之仁。河圖之未始仁者。以示人已爾。至於河圖。圖矣。洛書。書矣。殆非聖人之得已也。而况曰八卦而六十有四乎。九疇而八十有一乎。而又列之以圖。而又紀之以文。

蓋真非古先聖人之初心。而每以爲枝葉之旣繁。而支離之益甚矣。後世之人。猶然不知求之自己。而所謂河圖之未始仁。所謂洛書之仁者。顧乃徒索之於其圖考之於其文。而枝之。而葉之。而使聖人之所以示天下萬世者。益以晦矣。豈不悲哉。

一未始一

鄭生曰。昔者有問於先生曰。何以謂之一貫之一也。而先生則曰。有不二之一。有真一之一。夫一豈

有不同歟。林子曰。不二之一。乃余所謂混沌中一片皆太虛也。其河圖之未始仁者乎。真一之一。乃余所謂太虛中露出一端倪也。其洛書之仁者乎。故真一之一者。一也。不二之一者。未始一也。一而未始一者。仁而未始仁也。

太虛天地。

林子曰。河圖用八而虛其中。中之虛者。神無定位。而周流於八者之間也。洛書用九而實其中。中之實者。神立其位。而周流於八者之間也。虛者虛之。

林子曰。未嘗虛。實者實之。而未嘗實。太虛之體。天地之心也。

林子曰。不知河圖之所以爲河圖者。則不知有太虛之體。不知有太虛之體。而太虛得而體之以爲體乎。不知洛書之所以爲洛書者。則不知有天地之心。不知有天地之心。而天地得而心之以爲心乎。然而太虛之體。得而體之乎否也。體之而無所於體。然後能體太虛之體。以爲體。天地之心。得而心之乎否也。心之而無所於心。然後能心天地之

心以爲心。而八卦而六十有四。而九疇。而八十有一。皆其枝葉。以與不可使知者道。以寄此洛書之仁。河圖之未始仁。而不亡爾。是亦存羊之意也。

吾心寂感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故未乍見之先。一太虛也。豈非吾心之所謂河圖邪。既乍見之際。而不忍人之真心斯形矣。又豈非吾心之所謂洛書邪。

真心實地

林子曰。真心之實地。一河圖也。本無聲臭之可言。實地之真心。一洛書也。卽有端倪之可見。或問何者。謂之真心。何者。謂之實地。林子曰。未發之中者。真心而實地也。而發皆中節。不謂之實地之真心乎。寂然不動者。真心而實地也。而感而遂通。不謂之實地之真心乎。

後天之先天

林子曰。伏羲之易。乾北而坤南者。先天也。文王之易。坎北而離南者。後天也。夫以乾北坤南而謂之

先天者。後天而先天也。而非所謂未始天未始地未始人。而不可得而名言之者。先天也。故以乾坤以與坎離而對言之。乾坤者。體也。先天也。坎離者。用也。後天也。復以未始乾坤以與乾坤而對言之。未始乾坤者。體也。體而無體。不謂之先天而何。若乾坤則雖云體矣。而持載而覆幬。豈不涉於用耶。余故曰。後天之先天也。

太玄

此語問曰。康節曰。太玄見天地之心。敢問何說也。林子曰。昔者楊雄之草太玄也。準書之洛書。以擬易之河圖。余嘗謂其得易之意也。惟其能得易之意也。故其能見天地之心也。若也未能得易之意。以圖河圖。以圖洛書。是皆尋枝摘葉之所爲。以襲取古先帝王之粗迹已爾。而曰能見天地之心者。未也。

或問何以能見天地之心也。林子曰。得易之意也。又問何以能得易之意也。林子曰。見天地之心也。然而何者。謂之天地之心也。林子曰。汝之心。天地

之心也。汝知汝之心乎。對曰：未也。林子曰：汝既未知汝之心矣。而又安能見天地之心邪。汝既不能見天地之心矣。而又安能得易之意邪。夫易之意終不可得而得乎。林子曰：汝欲得易之意。先自見天地之心始。汝欲見天地之心。先自知汝之心始。汝自有心。汝且不能知矣。而况曰天地之心乎。

皇極經世

鄭泳生問曰：皇極經世用四者何也。林子曰：卽其中之虛者而五之。猶言仁義禮智而信在其中矣。

林子全集卷之三

八

金木水火而土在其中矣。

卦爻

或問爻之中。林子曰：吾身天地之間。而易簡之理得矣。故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而天地人之理具於此也。皇帝王之道備於此也。仁義禮智根於此也。先聖後聖。見知聞知。而斯道之傳統於此也。卽此爲學。便是天德。卽此爲治。便是王道。易曰：爻也者。效此也。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之義一也。蓋指人之真心言之。

林子曰：自其未變者觀之。則曰爻也者。效此也。心

之未萌。卽爻之體。而天地萬物之靜時。太極本無

極也。自其變者觀之。則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

心之既萌。卽爻之用。而天地萬物之動時。無極而

太極也。然爻以象人之心也。而爻之中。心本虛也。

○以效天下之動。則爻之中。而天地之心見矣。○

林子曰：凡天地萬物。皆具此爻。而天地萬物之動

卽此爻之動。易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又曰：

道有變動。故曰爻。由是推之。豈特將興之禎祥。將

林子全集卷之三

九

亡之妖孽。可卜而知也。卽四體著龜之朕兆。而吉

凶有不先見乎。又豈特動乎四體。見乎著龜。可卜

而知也。卽鳴禽走獸。與夫金石草木之微機。而吉

凶有不先見乎。

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

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余嘗以人

身之爻之動。而斷其吉凶焉。故一念之動而善也。

不謂之一陽生而復乎。由此而舜之徒。由此而舜

而吉。從可知矣。一念之動而不善也。不謂之一陰

生而姤乎。由此而蹠之徒。由此而蹠而凶從可知矣。故爻也者。非他也。心之變動。卽名爲爻。而一物一爻。合天地人之道而一焉者也。易曰。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

或問二爻爲爻。旣聞命矣。而曰二土爲卦者。則又何義也。林子曰。卜以知來者神也。土以神用。故能卜此卦之所以名也。昔者箕子之叙五行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叙五事也。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而其所屬。則曰貌水。言火。視木。聽金。思土也。朱子曰。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木金。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豈非所謂土以神用邪。思亦屬土。而以神用。故曰思曰膚。膚作聖。若風之來也。不知其所從來。而其去也。又不知其所從去。故亦以神用而屬土也。二土合則神存。而吉凶已先見矣。易曰。八卦定吉凶。

卦爻字訓

林子曰。爻从父而二者。一陰一陽之道也。二爻合則能變。卦从土而二者。一陰一陽之道也。二土合則能卜。

或問爻之字訓。林子曰。此亦方寸之義也。而東而西。而南而北。而無有不宜者。故曰爻。易之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此也。無論凡聖。皆具此爻。而天下之道。悉冒於此爻之中矣。

學覺字訓

林子曰。學从爻。覺亦从爻。蓋俱指爻之中心者言之也。故卽此中心而學。則爲心學。德性之真知也。由此中心而覺。則爲先覺。寂感之自然也。

乾闢坤闔

或問闢戶之坤。闢戶之乾。林子曰。諸凡形而塞者。盡屬之坤矣。諸凡氣而通者。盡屬之乾矣。故坤闔戶也。而雷霆出地而震。草木出地而芽。山川出雲而通氣。不謂之闢戶而乾乎。又問乾闢戶也。坤闔也。而畫之爻。則曰乾三坤三。何也。林子曰。三

之戶本自闔也。而乾之健則往來乎其間矣。如此則乾闔坤闔之說非與。林子曰。何可非也。而三三二卦之旨。蓋以坤之闔處卽爲乾矣。故三之中三也。至於金擊之而斲石。撲之而火。亦非其中陽邪。卦爻闔闢

或曰。三之闔處卽爲三也。則吾旣得聞命矣。敢問二土爲卦。二爻爲爻。亦豈其有闔與。林子曰。汝旣能信乾坤闔闢之義矣。何獨至於卦爻而疑之乎。故二土闔而闢之。而乾道變化之機在其中矣。二爻闔而闢之。而乾道變化之機亦在其中矣。夫坤闔而闢不謂之靈開啓乎。而乾道變化於其中。不謂之神理彰乎。此聖人之所以合乾坤以爲德。而贊化育以成能焉者也。

與知者道

教外別傳。嘗曰。易之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者。寓言也。至於導河迂談。則曰。非寓言也。先生之言何其異也。吾竊惑焉。敢問。林子曰。汝以爲河圖洛書。其寓言乎。其非寓言乎。古人有言曰。吾身一小天地。

也。旣有吾身之天地。則便有吾身之河洛。旣有吾身之河洛。則便有吾身之圖書。而曰寓言不可也。然而何者。謂之吾身之天地。何者。謂之吾身之河洛。何者。謂之吾身之圖書。縱伏羲大禹復生。豈其能言之。而使人知邪。則亦惟圖之書之以俟後之。文箕周孔已爾。而曰非寓言也。夫誰得而知之。

林子全集

門人 劉永禧 全參閱

呂克諧

心爻

或問學从爻覺亦从爻其旨何如。林子曰。卽心卽爻而吾心之爻之中。本無心也。本無極也。而所謂河圖者在我。一念未起。未發之中也。無心而有心也。無極而太極也。而所謂洛書者在我。感而後應。發皆中節也。然有太虛而後有太極。有太極而後有陰陽。有陰陽而後有五行。有五行而後有八卦。有八卦而後有六十四卦。有六十四卦而後有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八十四爻卽一爻也。而太虛而太極而陰陽而五行而八卦而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四爻而無不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爻者效此也。又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又曰。道有變動曰爻。故天之所以

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者。有不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乎。皇之所以爲皇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者。有不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乎。儒之所以爲儒。道之所以爲道。釋之所以爲釋者。有不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乎。故以此爲學。則爲學之大也。以此爲覺。則爲覺之先也。龍江兆恩。

林子曰。易與天地準。朱子謂之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也。故能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以知幽明之故。以知死生之說。以知鬼神之情狀。以通晝夜而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吾心之爻之中則備矣。林子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而吾心之爻之中則備矣。

林子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吾心之爻之中則備矣。

林子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而吾心之爻之中則備矣。

林子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

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而吾心之爻之中則備矣。

林子曰。詩人情性之正。春秋是非之公。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而吾心之爻之中則備矣。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無所不備。而物並育焉。道並行焉。而川流而敦化。此聖人之所以爲大者。與天地同也。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而聰明睿知。皆由此中出也。而有容。而有執。而有敬。而有別。而無不皆備於我矣。溥博如天。何其大也。淵泉如淵。何其深也。而時出之。何其神妙而無方也。然豈曰見莫不敬。言莫不信。行莫不悅焉已哉。而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矣。此聖人之所以能配天也。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何其肫肫之至仁也。天下之大本。於此而立焉。天地之化育。於此而知焉。天

下之大經。於此而經綸焉。天固大矣。淵固深矣。而吾心之爻之中。則有大於天。而深於淵矣。

林子曰。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非他也。吾心之爻之中也。夫誰得而知乎。得而見乎。故能不動而敬也。不言而信也。不賞而勸也。不怒而威也。萬恭不顯。百辟其刑。故曰無聲無臭至矣。而吾心之爻之中。夫豈有聲臭之可言邪。

林子曰。性與天道。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易曰。盡性至命。而人之性。物之性。天地之性。亦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然有命而後有性。性既不可得而言矣。而況命乎。而所謂命者。何有於人。何有於物。何有於天地。而無所不具焉者也。其曰天道者。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也者。自然而已矣。性命於天。道率乎性。夫誰得而言之。既不得而言之。則亦誰得而聞之。若子貢則求之言矣。故曰不可得而聞也。

林子曰。韶樂之盡美。而又盡善者。而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故曰性之也。

林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而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故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而爲從容中道之聖人也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者誠也而形而著而動而變而化亦皆自然而然也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孟子所謂故也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也當仁而卽仁當義而卽義當禮而卽禮當智而卽智者利也故一也者故也而一以貫之者利也中也者故也而發皆中節者利也至於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五

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而耳順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又至於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而俟後聖博厚而載物也高明而覆物也悠久而成物也夫豈必待見而章待動而變待爲而成邪雖有亦足以發之顏子而猶曰欲從之末由此孔子之所以罕言也

林子曰天下之至尊至貴而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而天爵固在我矣故曰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林子曰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孔子之時中則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順以應

之而非有加也

林子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而乾知坤作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易知簡能皆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

林子曰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邇幽深遂知來物莫不備於吾心之爻之中而天下之至精在我矣

林子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莫不備於吾心之爻之中而天下之至變在我矣

林子全集

卷之三

六

林子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莫不備於吾心之爻之中而天下之至神在我矣

林子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其所以則之效之象之無不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

林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

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而舞之。以盡神。而無不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

林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而無不備於吾心之爻之中矣。

林子曰。修己以敬。而心主於吾心之爻之中矣。而安人安百姓。乃吾心之爻之中。本如是其大也。

林子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乃吾心之爻之中。本如是其神也。

林子曰。

林子曰。

林子曰。孔子樂在其中。回也不改其樂。乃吾心之爻之中。本如是之真樂也。

林子曰。不識不知者。文王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孔子也。乃吾心之爻之中。本如是之空空也。

林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乃吾心之爻之中。本如是之無窮盡無方體也。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自有真知者在焉。故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孟子曰。不慮而知之本體也。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而正覺在我矣。不逆不億。感而通之者。利也。詩曰。有覺德行。孔子曰。抑亦先覺。孟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者。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者。中道也。立者。立此也。從者。從此也。而躍如之秘蘊於此矣。

林子曰。至善之地。乃吾心之爻之中。所當止之處也。而大學之所謂止至善者是也。若中庸所謂不明乎善者。蓋不明乎吾心之爻之中之至善也。孔子曰。未見其止也。豈其至善之地之所當止者。而

林子曰。

林子曰。

顏子尚未之見邪。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可欲之善也。而信而美而大。而聖而神。以盡吾心之分量。而非有他也。

林子曰。吾心之爻之中。自有德之可尊。自有義之可樂。故達則爲天下。窮則爲萬世。而天下萬世。皆吾度內。而在於吾心之爻之中矣。林子曰。不忍人之心。乃吾心之爻之中之真心也。人皆有所不忍人之真心矣。以心感心。豈不肩天下於無外哉。故曰。治天下可運之掌。

林子曰。吾心之父之中。乃百姓之所日用而自不知爾。在君則用之以爲忠。在親則用之以爲孝。莫非吾心之父之中之所作用矣。

林子曰。人之有道也。而皆有此秉彜之常性也。而曰使自得之者。蓋得其所自有之常性。而各具於吾心之父之中也。

林子曰。堯舜以此吾心之父之中。以開道統之傳也。而其所見知聞知者。蓋不過以此吾心之父之中。而見而聞。而自有相感通者在焉。

林子全集卷之五

九

林子曰。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皆本於吾心之父之中。而自有曠百世而相感通者在也。故曰莫之能違。

林子曰。至大至剛之氣。而塞乎天地之間者。蓋自吾心之父之中。以直養之。而非他也。

林子曰。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蓋自吾心之父之中。發出來者義也。故曰義內而根於心。此孔子之所以無可無不可也。

林子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皆直從吾心之父之

中發出來爾。日月照臨。光子四方。皆直從吾心之父之中發出來爾。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皆直從吾心之父之中發出來爾。林子曰。孔子燕居則申申天天。三變則儼然而溫而厲。鄉黨恂恂。宗廟朝廷惟謹。與下大夫言侃侃。與上大夫言誾誾。見齊衰者必變。見冕與瞽者以貌。不尸不容。變食遷坐。色勃足。趨翼蹶。怡怡與與。非外也。皆直從吾心之父之中發出來爾。

林子全集卷之五

一

林子曰。吾心之父之中。可以明於天之道。可以察於民之故。

林子曰。能知吾心之父之中。則能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

林子曰。以吾心之父之中。以爲學也。而學術貫乎天人。

林子曰。以吾心之父之中。以爲學也。而心思通乎性命。

林子曰。以吾心之父之中。以爲學。而天地之所以覆載者在我矣。

林子曰以吾心之又之中以爲學。而日月之所以
照臨者在我矣。

林子曰以吾心之又之中以爲學。而四時之所以
錯行者在我矣。

林子曰以吾心之又之中以爲學。而鬼神之所以
屈伸者在我矣。

林子全集卷之終

林子全集

十一

林子全集

門人

劉永嘉
許允文
全叅閱

常道篇

或問一者其常乎。林子曰常非一也。未始一者
常也。又問未始一林子曰未始一者不二之一
也。中庸曰其爲物不二。不二之一。而徧滿於天
地之內。天地之外。只此一箇一爾。而無有二也。
故天得此一以常而清。地得此一以常而寧。日
月得此一以常而明。四時得此一以常而序。孔
子得此一以常而聖。老子得此一以常而玄。釋
迦得此一以常而禪。余於是而知天地日月四
時。而聖而玄而禪。皆得此真常之道。而不能外
也如此。故作常道。林子兆恩。

或問道德經常道之旨。林子曰乃常清淨經所謂
真常之道也。壇經曰佛性非常非無常。若曰有常
則便有無常。若曰無常則便有有常。而非常非無
常者。乃是不二甚深法門。而不落於斷常邪見矣。

林子曰。夫道元不屬於有無也。若道屬於有。有而復無。則是斷常而非道矣。若道屬於無。無而復有。則是斷常而非道矣。故以有而道道。而道非有也。有則不可以道道。以無而道道。而道非無也。無則不可以道道。故曰道可道非常道。然而道終不可得而道乎。林子曰。余今以釋氏色空二字之義。而例言之。故色可道也。空亦可道也。而色空俱泯。不可得而道矣。有可道也。無亦可道也。而有無俱泯。不可得而道矣。

林子全集卷之五

或問夏語有曰道其無乎。而今乃曰道不屬於有無者。何也。林子曰。汝以爲道其有乎。汝以爲道其無乎。夫無固不可得而道矣。而况無無者乎。故無無無有。而道之體。何其寂然而無朕也。而無而有。而道之用。何其周流而莫測也。夫既曰無無無有。而又曰而無而有者何也。林子曰。道非無也。而無則皆道也。道非有也。而有則皆道也。無而有。有而無。無無而有無。無有而有有。道其可得而有乎。道其可得而無乎。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是丘也。道其隱於有乎。道其隱於無乎。而孔子則與道爲一者也。而有而無。而有無俱泯。而語而默。而語默兩忘。一皆道也。何隱之有。此道之所以爲大。而聖人之大。大於道而已矣。道德經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林子曰。無無無有者。天地之始也。自無而有者。萬物之母也。然有卽色也。而色有色相。故可得而道之矣。而亦可得而名之矣。無卽空也。而空有空相。故可得而道之矣。而亦可得而名之矣。至於無有無無。無色無空。夫誰得而道之矣。夫誰得而名之矣。

林子全集卷之五

林子曰。不知常。其能虛乎。不知虛。其能靜乎。故常則能虛。虛則能靜。既虛而靜。則有許多生意發出。故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萬物雖曰並作。而芸芸而未有不歸復其根。絳是而靜。絳是而復命。至於復命。乃可以言常。常則虛極。而有不明乎。不常不明。此其所以妄作。而凶也。惟常乃容。無不包也。惟容乃公。無不周也。惟公乃王。蕩蕩而無有偏黨也。惟王乃天。浩浩而無不覆幬也。容而公。公

而王。王而天。此真常之道。所以歷萬劫而不壞也。故曰久。我既得真常之道矣。身雖沒焉。而真常之道。其可得而壞乎。故曰不殆。夫曰久。曰不殆者。是乃老子所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或曰。老子豈不以長生爲學耶。林子曰。老子之所謂久視者。老子之所以長生也。豈非虛空中。一點性靈。炯炯長存。而與道相悠久。而不殆邪。

林子曰。老子之學。非以學長生也。若老子以長生爲學。而長生矣。乃今老子果何在邪。或問老子之學。不長生矣。而天下萬世之所以學老子者。何學也。林子曰。乃以學老子之長生也。夫既曰不長生。而又曰學老子之長生者。則弟子之惑滋甚。林子曰。汝其反觀何者是。汝之所以不壞。不與汝形而共斃也。故長生不長生。不長生而長生者。豈非所謂先天地生。而爲天地之始者。不可得道。不可得名。而死而不亡者。長生乎。

或問長生有諸。林子曰。余不知有長生。而余之所謂長生者。以無生爲生也。故常道也者。無生也。無

生也者。長生也。

或問無生長生。林子曰。沒身不殆。老子之常道。老子之長生也。夕死可矣。孔子之常道。孔子之長生也。心不生滅。釋迦之常道。釋迦之長生也。

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周子此言。本之老子。老子曰。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夫諸侯命之於天子。大夫命之於諸侯。而人尊之。而人貴之。而道德之尊貴。則曷嘗有命之於人哉。乃本之真常之性。自然而然也。

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何謂也。林子曰。欲也者。欲之也。將之之義也。意也。我意欲如此。而云云也。余於是而知不安排。不擬議。而出於常道。而自然者。有欲也。故我以無欲觀之。不安排。不擬議。自然而然而衆妙之門。以啟。可以知其妙矣。若我以有欲觀之。而安排。而擬議。則衆妙之門不啟。既非常道。便不自然。而又安能不落於

微邪。或問何者謂之微。林子曰。微。一偏也。而孔子之聖。無意者也。故曰妙。

釋氏曰。天地有壞。這箇不壞。何謂也。夫既無天地矣。則此這箇也。畢竟安在何處。林子曰。未有天地。先有這箇。而天地非此這箇。則又安所成其覆載之能乎。汝以爲此這箇。果何物也。釋氏所謂識此這。○麼。這箇也者。這○也。太虛也。太虛無朕。而天地乃此這○中之一物爾。壇經曰。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真常也者。這

林子全集

卷之三

本

安之物。語太語小。莫載莫破。其爲處也。不可得。而限量之矣。其爲物也。不可得。而擬議之矣。白真人曰。形中以神爲君。神乃形之命。神中以性爲極。性乃神之命。林子曰。形生於神者。命也。形離神則形壞。神生於性者。命也。神離性則神滅。故見性盡性。而元命自我作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曰。可者。豈曰不屬於形。而形則有時而壞邪。抑且不屬於神。而神亦有時而滅也。余於是而知古人之所謂長生不死者。而形而神。皆非所論也。

林子全集

卷之三

本

或問性本空也。而况命乎。然則命其不屬之無乎。林子曰。命若屬之無矣。而天地萬物。安所資之以爲命也。又問命其不屬之有乎。林子曰。命若屬之有矣。而天地萬物。又安所資之以爲命也。然則命其有邪。其無邪。其非有邪。其非無邪。林子曰。無命則無生。有命則有壞。故天地萬物皆有壞時。而自

有不壞者在也。或問我之命。其不屬之我乎。林子曰。我之命而屬之我矣。則我可以長生。可以不死。若我也不能長

生不能不死。則我之命不屬之我也明矣。

或問天之命。其不屬於天乎。地之命。其不屬於地乎。林子曰。若天之命之屬於天也。天則不壞。至於天之氣。亦有壞時。則命之不屬於天也可知矣。若地之命之屬於地也。地則不壞。至於地之形。亦有壞時。則命之不屬於地也可知矣。天地且然而況人乎。而況於人之心若身乎。

或曰。我命繇我不繇天者。何也。林子曰。此乃養成之效驗也。余所謂自立性命者。其此之謂與。夫既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人

曰。自立性命矣。則命自我立。夫誰得而死之。故天則有時而壞。而其所以主乎天者。無時而壞也。地則有時而壞。而其所以主乎地者。無時而壞也。人則有時而壞。而其所以主乎人者。無時而壞也。

林子曰。知命則可以仁吾身。可以仁斯人。可以仁萬物。可以仁天地。天地人物皆是吾身之一氣。而吾身之氣。豈不流行於天地。長育乎人物邪。然氣原於命。故天地人物之氣。皆是我之氣。則天地人物之命。皆是我之命。繇是觀之。天地人物之氣。

雖有壞時。而天地人物之命。安有壞時。夫我之命。既與天地人物爲命矣。則這箇天地。雖有壞時。而那箇天地。亦開亦闢。我與天地同其開闢。而安有壞時。這箇人物。雖有壞時。而那箇人物。化化生生。我與人物同其化生。而安有壞時。此乃長生之學之真實義也。

林子曰。聖人之至命。非曰能了己之命已也。亦且能了人了物之命矣。非曰能了人了物之命已也。亦且能了天了地之命矣。蓋天地人物。莫非我也。天地人物之命。莫非我之命也。我既能了己之命矣。則天地人物自有不壞者在焉。此聖人盡性至命之極功也。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人

林子曰。人能了性命。虛空都是我。人能了性命。虛空不是我。而曰虛空不是我者。以我有所以能運虛空者在也。

或問天地我與。林子曰。天地之呼吸。我之呼吸也。非我而何。又問太虛我與。林子曰。太虛之呼吸。我之呼吸也。非我而何。然則我其天地。我其太虛與。

林子曰。太虛之呼吸。通於天地而爲一息也。天地之呼吸。通於吾身而爲一息也。或人疑之。林子曰。吾身之呼吸。通於天地而爲一息也。天地之呼吸。通於太虛而爲一息也。故天地之形氣壞矣。而天地之虛空。則自有運虛空者在焉。惡得而壞諸。吾身之心身壞矣。而吾身之虛空。則自有運虛空者在焉。惡得而壞諸。

林子曰。闔闢之機。呼吸之義也。故吾身之呼吸。以胎吾身之陰也。天地之呼吸。以胎天地之陽也。虛空之呼吸。以胎其陽之所以爲陽也。夫陽之所以爲陽者。其有陽乎。其無陽乎。不可得以陽而名之。非無陽也。非無無陽也。故有陰則有壞。有陽則有壞。而至於非無陽。非無無陽。夫誰得而壞之。

易曰。闔戶之謂乾。闔戶之謂坤。一闔一闢之謂變。故始而以吾身之乾坤而闔闢之。則自然有一點真陰之丹。落乎其間矣。既而以天地之乾坤而闔闢之。則自然有一點真陽之丹。落乎其間矣。終而無天無地。無乾無坤。既無乾坤。安有闔闢。則自有

不乾之乾。不坤之坤。不闔之闔。不闢之闢。不屬於吾身。不屬於天地。萬古所不能壞。一點之真丹。落乎其間者。其始不可得而擬議之。不可得而名言之者乎。

或問林子所言。出自何經。林子曰。夫言必出之經固也。而古先最初作經之佛。又襲何經而能作此經邪。余則以爲卽心卽佛。卽佛卽經。經固在我之佛。而佛亦在我之心矣。然而以心爲經。也可乎。林子曰。釋迦以其心之正覺。而佛之乃作佛經。老子

以其心之正覺。而道之。乃作道經。孔子以其心之正覺。而儒之。乃作儒經。故心外無覺。覺外無經。

林子曰。我之心。聖人之心也。而聖人之心。則以我之心。而心之。以爲萬古常寂之正覺也。我之覺。聖人之覺也。而聖人之覺。則以我之覺。而覺之。以爲萬古不易之常經也。

林子曰。夫經不本之正覺矣。而謂之萬古不易之常經。也可乎哉。夫覺不本之真心矣。而謂之萬古常寂之正覺。也可乎哉。

林子曰天地聖人無異心也。惟其無異心也。故其無異覺。惟其無異覺也。故其無異經。或問曰。天地豈有經與。林子曰。汝以何者爲經。汝豈非以聖人之六籍以爲經與。然聖人之六籍。乃聖人之經之文。而非經也。天地之所以不壞者。天地之經也。聖人之所以不死者。聖人之經也。

林子全集

無生篇

門人 劉永嘉 全參閱
許允文

或曰。無生極則語也。敢問何以謂之無生。林子曰。無生者常道也。道德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常道者。真常也。常清靜經曰。真常得性。釋氏亦曰。真常非常非無常。而其中則有真常者在焉。余於是而知真常是心。真心是性。真性是命。夫學而至於盡性至命。而性命又且忘之。不謂之我之本體。本太虛邪。太虛則無生。無生則無死。而其生也。死也。則亦如影之去來。何損於形如泡之生滅。何損於水邪。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若也不知所以無生。而遽曰。夕死可矣者。余亦未見其可也。古人有言曰。大家團圞坐。共說無生話。夫無生豈可得而話哉。而無生之作。亦非敢以話無生也。蓋直欲與天下萬世以共明此。不可使知之至道云爾。龍江兆恩。

稽古無始氏無生我也生混沌沌時我生而無
 生
 無生始生氣氣生而爲天無生始生形形生而爲
 地
 變化正性命沖和以爲人人既有性命安能無生
 死
 夫誰知無生能證於無生夫誰知生死出離於生
 死
 至人知出離煩悟我無生煩悟我無死出離於生
 死
 出離於生死生死豈是我生死不是我無生乃是
 我
 我也先天地無生卽在我我也後天地無生在天
 地
 我我天地我何者不是我夫豈曰天地太虛皆是
 我
 太虛皆是我而況於天地天地皆是我而況於萬
 物

我也致中和未嘗位天地天地自覆載覆載自成
 位
 我也致中和未嘗育萬物萬物自生成生成而自
 育
 位育在中和和本無生天地從此生萬物從此
 生
 天地從此生天地從此位萬物從此生萬物從此
 育
 日月與星辰而有此無生雨風與露雷而有此無
 生
 山嶽與河海而有此無生昆蟲與草木而有此無
 生
 人其靈於物人人此無生不能證無生何以靈於
 物
 蠢動皆含靈物物此無生不能證無生何以貴於
 靈
 超出此身外卽我卽天地超出天地外卽我卽太
 虛

無人得而到者亦非人旣曰無有處有處非真處

處

身

死

身

死

我

死

我

樂生卷之二十六

四

林

生

我

常

老

死

山

子

求

此

無人得而到者亦非人旣曰無有處有處非真

處

身

死

身

死

我

死

我

林

生

我

常

老

死

山

子

求

此

老氏不長生釋氏豈不死癡人枉留心念念在生
 死
 古今誰長生古今誰不死長生與不死癡人乃迷
 此
 迷妄有長生迷妄有不死長生而不死古今誰者
 是
 老氏曰長生長生在無生釋氏曰不死不死在無
 死
 孔氏而知生知生知無生孔氏而知死知死知無
 死
 一生而一死是名為輪迴生死而死生輪迴無窮
 已
 輪迴不在身輪迴而在心一日十二時輪迴千萬
 遍
 至人不知生至人不知死生死總不知何名為生
 死
 生非我所有有生不為生無生是真我無生是真
 生

生也不在身亦不在於心古稱長生人都在心身
 外
 外心身曰生生矣而無生誰識生死中真我不生
 死
 何名為生死名生不為生名死不為死不名為真
 我
 何名為生死實無有所生實無有所死是名為真
 我
 何名為生死有所生非生有所死非死不名為真
 我
 何名為生死無所生者生無所死者死是名為真
 我
 生死與真我邈然不相關生則從他生死則從他
 死
 何以為知生非知生者知何以為忘生非忘生者
 忘
 知者知無生無生無可知忘者忘無生無生無可
 忘

無生無可知知無生者誰無生無可忘忘無生者
誰
知之無所知乃名之爲知忘之無所忘乃名之爲
忘
若言無所知不可謂之知若言有所知不可謂之
知
若言無所忘不可謂之忘若言有所忘不可謂之
忘
忘之於所知無有能知者知之於所忘誰復有忘
者
聖人雖有知不能以語人欲語不得語聖人忘所
知
聖人忘所知無知乃真知真知不語人聖人亦無
知
聖人赤子心赤子豈有知赤子既無知又焉有可
忘
赤子不知生亦不知忘生赤子不知死亦不知忘
死

豈曰忘毀譽毀譽有不知豈曰忘榮辱榮辱有不
知
貴賤與貧富知愚賢不肖赤子安有知赤子安有
忘
赤子聖人心聖人豈無知聖人既無知而無待於
忘
聖人雖知生而忘乎其生聖人雖知死而忘乎其
死
雖知有毀譽而毀譽自忘雖知有榮辱而榮辱自
忘
貴賤與貧富知愚賢不肖聖人悉皆知聖人悉皆
忘
聖人而赤子無知其本體赤子而聖人有知以爲
用
若其無知者無知無有忘若其有知者有知寔難
忘
聖人雖有知無知如赤子無知如赤子斯貴於無
知

聖人無不知而又無不忘無不怠無怠斯謂之真
 忘
 無不知無知無不怠無怠而純一之心無有不赤
 子
 赤子之純一純一而無知聖人之純一知已而無
 知
 赤子之純一純一有何怠聖人之純一怠而無所
 怠
 文王而不知孔子而無知文王與孔子何異於赤
 子
 赤子而入井赤子怠所知美里與陳蔡抑亦怠所
 知
 赤子怠所知赤子也癡癡聖人怠所知聖人也癡
 癡
 赤子也癡癡不知此無生聖人也癡癡相怠於無
 生
 不知此無生癡癡爲真癡相怠於無生癡癡而非
 癡

癡癡爲真癡癡癡而非癡癡癡而非癡癡癡而真
 癡
 母謂赤子癡更有癡赤子母謂聖人癡誰知聖人
 癡
 世人不癡癡而曰聖人癡聖人癡不癡而曰我真
 癡
 聖人癡不癡癡從無生癡世人不癡癡反癡聖人
 癡
 癡從無生癡無生不爲癡反癡聖人癡聖人亦不
 癡
 知者不知怠怠以無生怠怠者不怠知知以無生
 知
 怠以無生怠而又安有怠知以無生知而又安有
 知
 無生無釋迦無生無寂滅無生有真我釋迦此寂
 滅
 無生無老子無生無清靜無生有真我老子此清
 靜

無生無孔子無生無時中無生有真我孔子此時
 中
 我也本無生我也非釋迦我也常寂滅我本是釋
 迦
 我也本無生我也非老子我也常清靜我本是老
 子
 我也本無生我也非孔子我也常時中我本是孔
 子
 釋迦不是我我不是釋迦我也與釋迦而共此無
 生
 老子不是我我不是老子我也與老子而共此無
 生
 孔子不是我我不是孔子我也與孔子而共此無
 生
 我曾爲聖學聖從何處來聖所不到處是聖之來
 處
 我曾爲玄學玄從何處來玄所不到處是玄之來
 處

我曾爲禪學禪從何處來禪所不到處是禪之來
 處
 無聖而有聖聖而不可知聖既不可知無生豈有
 聖
 無玄而有玄玄而不可知玄既不可知無生豈有
 玄
 無禪而有禪禪而不可知禪既不可知無生豈有
 禪
 本來無生道是謂真面目豈曰無色相亦且無空
 相
 頓悟無生道何戒與定慧頓悟無生道何貪與瞋
 癡
 何者是識神識神元非我何者是元神元神元非
 我
 何者是煩惱煩惱元非我何者是智慧智慧元非
 我
 無生本無我而安有我相無生本無人而安有人
 相

無生無衆生安有衆生相無生無壽者安有壽者相	無生無滅度滅度不滅度若起滅度心是名滅度相	無生無布施布施不布施若起布施心是名布施相	無復滅度相無生而滅度若曰我無生亦是滅度相	無復布施相無生而布施若曰我無生亦是布施相	何名爲三昧正受是三昧正見是三昧是名爲三昧	若曰我三昧便是不正受便是不正見不名爲三昧	若曰我正受若曰我正見我也得三昧不名爲三昧	三昧本無受而安有所受三昧本無見而安有所見
----------------------	----------------------	----------------------	----------------------	----------------------	----------------------	----------------------	----------------------	----------------------

受而無所受是名爲正受見而無所見是名爲正見	一行無三昧三昧豈在行三昧自三昧三昧不在行	一相無三昧三昧豈有相三昧自三昧三昧不在相	何名爲禪定無生外離相無生內不亂是名真禪定	何名爲懺悔無生懺前愆無生悔後過是名真懺悔	禪不在於禪禪而無所禪無所禪而禪無生是真禪	定不在於定定而無所定無所定而定無生是真定	懺不在於懺懺而無所懺無所懺而懺無生是真懺	悔不在於悔悔而無所悔無所悔而悔無生是真悔
----------------------	----------------------	----------------------	----------------------	----------------------	----------------------	----------------------	----------------------	----------------------

無生本虛空虛空虛空已何有於前愆又何待於
 懺
 無生本虛空虛空虛空已何有於後過又何待於
 悔
 離迷便是迷離覺非真覺迷覺猶在心安能離迷
 覺
 除妄便是妄除真亦非真真妄猶在心安能除真
 妄
 何有於邪正何有於迷悟雖云有起滅俱無起滅
 處
 以無邪見故有念便有邪有邪著邪見邪見非正
 見
 以無正見故有念便有正有正著正見正見非正
 見
 皈依豈皈依皈依不皈依昔有皈依者何言不皈
 依
 究竟豈究竟究竟不究竟昔有究竟者何言不究
 竟

我也本無生無見亦無聞無覺亦無知我也是無
 生
 我也本無生有見而有聞有覺而有知我也不無
 生
 見於無所見無見是真見聞於無所聞無聞是真
 聞
 覺於無所覺無覺是真覺知於無所知無知是真
 知
 我也本無生五蘊空非空非以空五蘊五蘊悉皆
 空
 我也本無生六陰有非有非以離六陰六陰悉非
 有
 我也本無生自然無無明亦無無明盡無生無無
 明
 我也本無生自然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生無老
 死
 不古而不今不今而不古自古自今古無生無今
 古

不去而不來不來而不去來去自來去無生無來去	或有以財施以財施者凡能不起財想財施亦非凡	或有以法施以法施者聖若或起聖想法施亦非聖	三身本無身不起三身想四智本無智不起四智想	四病無可離不起離病想百非無可絕不起絕非	林下全集 卷之三 七	想	舍假以歸真不起歸真想萬境本如如不起如如想	常寂而常照不起寂照想常明而常覺不起明覺想	本性本金剛不起金剛想本性本圓覺不起圓覺想	以幻而滅幻幻滅而復滅滅而無可滅無生是真	常
----------------------	----------------------	----------------------	----------------------	---------------------	------------------	---	----------------------	----------------------	----------------------	---------------------	---

空空而無無無而復無無而不可無真常是無生	母曰我滅幻幻亦無可滅母曰我真常真常亦非常	誰不證涅槃以出離生死若有出離心未能離生死	出離生死心欲以證涅槃以此欲證心何以證涅槃	雖曰證涅槃寔則無涅槃夫既無涅槃而曰證涅槃	林下全集 卷之三 七	槃	涅槃無可證證於無所證無所證而證乃名證涅槃	雖曰離生死寔則無生死夫既無生死而曰離生死	生死無可離離於無所離無所離而離乃名離生死	釋氏貴無念無念以無宗心迷有起滅不自有其宗
---------------------	----------------------	----------------------	----------------------	----------------------	------------------	---	----------------------	----------------------	----------------------	----------------------

儒亦貴無念無念是爾祖心逆有起滅不自有其祖

心或逐乎念念起失其祖心不逐乎念無念是心宗

無念心不生無念心不死有念心便生有念心便死

何以不思善思善而善生何以不思惡思惡而惡生

因思而後善善卽在於思善旣出於思而不本無

林子全集

辛

思無生則無思無思安有生有生便有思有思豈無

有思而有生卽名門外漢無思而無生捨筏登彼岸

跋曰

三教先生在宗孔堂門人朱有開暨汪子九經趙子學泮侍得覽無生旣卒業有開進而問曰天地豈不在於虛空之內與先生曰亦在虛空

之內亦在虛空之外汪子曰夫如是則虛空豈

在於天地之內與先生曰亦在天地之內亦在

天地之外趙子曰先生每曰吾心最大豈其能

與太虛同體天地合德與先生曰吾心之天地

豈不與天地而合德邪吾心之太虛豈不與太

虛而同體邪於是陳子大道後至亦得與聞之

曰吾心之分量豈其若是其大與先生曰天地

之天地豈不與吾心而合德邪太虛之太虛豈

不與吾心而同體邪要而言之人人有此天地

林子全集

辛

人人有此太虛人人有此無生故無生也者無所於生無所於不生也辟之鏡焉物來則照我何與焉若能會此意可以知無生之大都矣於是咸謂先生之教真可謂聞所未聞矣遂共紀之以附驥後謹跋

林子全集

門人 劉滋之 全參閱

于振麟

太虛天地

或問何謂太虛。林子曰。孔子之所謂先天者。太虛也。或曰。何哉。孔子之所謂先天而謂之太虛也。何以明之。林子曰。張子厚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朱子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由是氣之而天。形之而地。冲和之而人。而其所以未始氣未始形。未始冲和而太虛者。則固在矣。龍江兆恩。

聖人以太虛爲大

時有遊於方之外。而自號爲玄玄子者。造林子問心。林子既與之言矣。而玄玄子則曰。此心何其大歟。若以此心烹爇而製煉之。能長生乎否也。林子曰。不知也。能冲舉乎否也。林子曰。不知也。能拔宅而上昇乎否也。林子曰。不知也。然此三者。殆不過爲一身一家之謀爾。而非聖人之大也。曰。敢問聖

人之大。林子曰。大莫大於太虛。而聖人之心。則以太虛爲大。是故長生不足大也。而以長生貳其心者。心卽不能太虛矣。冲舉不足大也。而以冲舉貳其心者。心卽不能太虛矣。拔宅不足大也。而以拔宅貳其心者。心卽不能太虛矣。且子之學。老子之教也。而子獨不聞老子之言乎。道德經曰。先天地生。巍巍尊高。而後人釋之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豈不以心爲萬象之主。無形無氣。而太虛耶。然則孔子之心。亦太虛歟。林子曰。然。母意母必。母固母我。孔子之心。不太虛乎。

聖人與太虛爲一

或問聖人與太虛同體信乎。林子曰。豈曰聖人而汝之太虛。亦與太虛之太虛本爲不二也。夫同體固不二矣。而不二豈非一耶。又問不二之一。林子曰。天地之內。天地之外。一太虛也。汝與聖人同生於太虛中矣。太虛一片。又安有二。然而汝自有之。汝自迷之。此其所以不能同體太虛。而與聖人異

也。

孔子太虛

或問孔子之太虛。林子曰。孔子未生也。孔子一太虛也。孔子既生也。孔子一大虛也。或問孔子既生則有身矣。而謂之太虛者。何也。林子曰。子以爲四肢百骸。足以礙我之太虛耶。蓋四肢百骸不能礙我之太虛。而太虛無我。又非我四肢百骸之所能礙也。或曰。設其無此四肢百骸。其不與太虛混之而爲一耶。林子曰。豈其然哉。余以爲有此四肢百骸也。而能忘此四肢百骸也。則我也。太虛也。混之而爲一也。汝以爲太虛原與我爲一耶。爲不一耶。或曰。我安能知我。我安能知太虛。我安能知我與太虛爲一爲不一耶。林子曰。我太虛也。太虛我也。我有此四肢百骸。我亦太虛也。太虛亦我也。我無此四肢百骸。我亦太虛也。太虛亦我也。我何者而非太虛也。太虛何者而非我也。故天氣也。地形也。形氣亦何曾礙太虛。而太虛亦何曾不與天地混之而爲一也。由是觀之。我何生也。我何死也。太虛

而已矣。我而生也。太虛未嘗不在我。我而死也。太虛亦未嘗不在我。我太虛也。我無生死也。而以爲無此四肢百骸。而後爲無我也。則從古以來。死者何限。是亦皆無我歟。故生而不以生爲心者。無我也。死而不以死爲心者。無我也。無我者。太虛也。

天地聖人同體太虛

或問太虛虛空矣。而天地亦虛空歟。林子曰。天地亦虛空也。然天地有形氣矣。豈其能虛空歟。林子曰。天地有形氣。而無形氣者。虛空也。又問聖人亦虛空歟。林子曰。聖人亦虛空也。然聖人有心身矣。豈其能虛空歟。林子曰。聖人有心身。而無心身者。虛空也。夫既有形氣矣。則又安能無形氣歟。林子曰。有形氣。而無形氣者。忘其形。忘其氣也。夫既有心身矣。則又安能無心身歟。林子曰。有心身。而無心身者。忘其心。忘其身也。

林子曰。形氣者。天地之細也。而天地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形氣之外。而非形氣之所能拘也。心身者。聖人之細也。而聖人之所以大者。蓋有出於心

身之外。而非心身之所能拘也。故太虛其虛空乎。而氣形充塞於太虛之中者。太虛不知也。天地其虛空乎。而庶類徧滿於天地之間者。天地不知也。聖人其虛空乎。而萬事萬物森羅於聖人之前者。聖人不知也。故太虛也。天地也。聖人也。一也。特其天地有形氣而無形氣。聖人有心身而無心身者。爾。而其所以覆載照臨。所以錯行屈信。所以流峙生生化化者。亦皆太虛之妙用也。亦皆天地之妙用也。亦皆聖人之妙用也。同一虛空也。同一妙用也。余故曰太虛也。天地也。聖人也。一也。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幾非在我。化不可爲。若今教人者。之所以教。與夫教於人者。之所以學。孰不曰我本體虛空矣。我面前光景。皆我之妙用矣。而又奚待於修證而擬議耶。然而中庸之所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者。非歟。故余惟甘守自邇自卑之訓。庶幾得以漸復本體。下學而上達也。若所謂無待擬議而修證者。殆非余之所能學矣。或問本體虛空矣。而子顧有所不能學者。何也。林子曰。余固不待

學而得之矣。夫既曰不待學而得之矣。而又難之者。何歟。林子曰。余未生前。余亦虛空也。但余既得之。而今且忘之矣。聞之者無不發一大笑。要之我自自之。我自復之。則亦何難之有。然此乃仲尼不踰矩之時。極則之地也。若非有天下之至聖至神。其孰能與於斯。而乃今學者。之爲學也。豈不失之太早乎。

聖人體用太虛天地

邵康節曰。聖人與太虛同體。與天地同用。何謂也。林子曰。若言體太虛之體。以爲體。便是有箇太虛在。而著於體矣。何以能太虛。若言用天地之用。以爲用。便是有箇天地在。而著於用矣。何以能天地。然而太虛其知有體乎。其不知有體乎。天地其知有用乎。其不知有用乎。太虛不知有體。而天地之用。在於太虛之體。天地不知有用。而太虛之體。在於天地之用。體其所體者。體其所用也。用其所用者。用其所體也。

林子曰：聖人一大虛也。故其體太虛。若曰我之體一太虛也，卽非聖人之體。卽非聖人之太虛矣。聖人一天地也。故其用天地。若曰我之用一天地也，卽非聖人之用。卽非聖人之天地矣。

林子曰：太虛其體乎？體不太虛，而非其體之至也。天地其用乎？用不天地，而非其用之大也。

林子曰：聖人之體，原與太虛渾而爲一。聖人之用，原與天地並而爲三。

林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太虛同體也。而發皆

中節，則與天地同用矣。

林子曰：致中，則與太虛同體矣。而和之發也，以位以育，則與天地同用矣。

林子曰：至誠無息，而至於載物覆物成物者，不謂之太虛同體。天地同用者乎？

天地萬物皆我。

林子每曰：虛者，心之虛也。或問曰：我與天地萬物也，其可得而虛乎？其不可得而虛乎？林子曰：不知也。縱或知之，又安得而言之？又問林子曰：我其可

得而虛乎？我其不可得而虛乎？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則亦不可得而言也。天地萬物，其可得而虛乎？天地萬物，其不可得而虛乎？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則亦不可得而言也。要之，惟其心之虛焉盡之矣。故以我言之，心虛則我虛矣。我惟其虛也，誰非我者？而天地萬物亦莫非我也。以天地萬物言之，心虛則天地萬物虛矣。天地萬物惟其虛也，誰非天地萬物者？而我亦莫非天地萬物也。誰非我者？誰非不我者？誰非天地萬物者？誰非

林子全集

卷之三

本

不天地萬物者。謂我非我者，非也。謂我非不我者，非也。謂我非天地萬物者，非也。謂我非不天地萬物者，非也。我也者，我也。我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也者，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我也。誰得而我之？誰得而非我之？誰得而天地萬物之？誰得而非天地萬物之？故我無非我也，無非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無非天地萬物也，無非我也。若必曰我卽天地萬物，則是知有我。知有我，則尙有我。若必曰天地萬物卽我，則是知有天地萬物也。知有天地

萬物則尚有天地萬物也。尚有我也。尚有天地萬物也。而我與天地萬物爲非一矣。然則我與天地萬物也。爲一乎。爲非一乎。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言。要之。惟其心之虛焉。盡之矣。

虛空粉碎

或問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林子曰。本體其虛空乎。又問本體虛空。林子曰。虛空且粉碎矣。豈復有虛空耶。夫曰虛空。則弟子旣以惑矣。而又曰虛空粉碎。則弟子之惑滋甚。敢問何者。謂之虛空。林子曰。汝以虛空者。虛空乎。虛空粉碎者。虛空乎。虛空者。本體乎。虛空粉碎者。本體乎。汝以爲其有虛空乎。其有本體乎。其無虛空乎。其無本體乎。汝其以虛空得而粉碎乎。其以虛空不可得而粉碎乎。汝其以本體得而粉碎乎。其以本體不可得而粉碎乎。汝其卽虛空而虛空乎。卽虛空而粉碎之而虛空乎。汝其離虛空而虛空乎。離虛空而粉碎之而虛空乎。汝其卽本體而虛空乎。卽本體而粉碎之而虛空乎。汝其離本體而虛空乎。離本體而粉碎之

而虛空乎。汝其卽本體之虛空而虛空乎。離本體之虛空而虛空乎。汝其卽虛空之本體而本體乎。離虛空之本體而本體乎。汝其不卽不離此本體而虛空乎。汝其不卽不離此虛空而本體乎。汝其卽而非卽。離而非離。而虛空此本體乎。汝其不卽而卽。不離而離。而本體此虛空乎。汝其以爲粉碎虛空。然後方可謂之虛空乎。不可謂之虛空乎。汝其以爲粉碎本體。然後方可謂之本體乎。不可謂之本體乎。要而言之。本體本虛空也。若著虛空相。便非本體。虛空本粉碎也。若有粉碎心。便不虛空。故不知有虛空。然後方可以言太虛。天地之本體。不知有粉碎。然後方可以言太虛。天地之虛空。

林子全集

門人 劉滋之
于振麟 仝叅閱

真我昌言

或問何者謂之我。林子曰：我也者，我也。何者謂之真我。林子曰：真我也者，真我也。夫既曰我而我又曰真我，敢問何謂也。林子曰：我我也，而天地我也，天地我也，而虛空我也，故以我而我之，而我在我。我我也，以天地而我之，而我在天地。天

林子全集

地我也，以虛空而我之，而我在虛空。虛空我也。

龍江兆恩

林子曰：我其非我乎。非我其我乎。而上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上之者，皆虛空也。其皆我乎。其非我乎。下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下之者，皆虛空也。其皆我乎。其非我乎。東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東之，西之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西之，而南而北，而極乎天地之外，不可得而復南之，而復北之者，皆虛空也。其皆我乎。其非

林子全集

我乎。蓋天地特我虛空中之一器爾。一器之內，日月臨焉，星辰繫焉，雷霆鼓焉，風雨潤焉，山嶽峙焉，河海流焉，與夫靈而爲人，蠢而爲物，而散殊於一器者，何者非我方寸中生生不息，神變無方也。由是觀之，虛空我也，而天地一器，乃我虛空中之一方寸爾。故我虛空也，而未始儒也。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尙矣。而帝天下，則有庖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唐放勳氏、虞重華氏者，王天下，則有夏后氏、禹、商曰成湯、周曰文王、武王者，相天下，則有周公。師萬世，則有孔子。孔子傳之曾參，曾參傳之孔伋，孔伋傳之孟軻，從古以來，至於今，自今以往，而至於千萬世之遠，而聖人而君子而善人，諸凡有以儒名者，其皆我乎。其非我乎。非我是我，而寂感於我虛空中矣。我虛空也，而未始道也。若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尙矣。而六御天尊，則有昊天玉皇上帝、東極青宮度生上帝、王虛上宮天皇大帝、週天星主北極紫微大帝、太微南極長生大帝、承天効法后、上皇地祇、五方五老。

則有東方青靈始老九炁天君。南方赤靈丹老三炁天君。西方鬱靈皓老七炁天君。北方玄靈真老五炁天君。中央元靈黃老一炁天君。從古以來至於今。自今以往。而至於千萬世之遠。而天仙而地仙。而人仙。諸凡有以道名者。其皆我乎。其非我乎。非我。是我。而寂感於我虛空中矣。我虛空也。而未始釋也。若法身佛。報身佛。化身佛。釋迦牟尼。尙矣。而有以祖稱者。初祖迦葉。二祖阿難。二十八傳。則有達磨。達磨西來。五傳。則有惠能。是謂三十三祖。

林子全集

三

有以聖稱者。二十有五聖。又有以祖師稱者。列而爲五。曰臨濟。曰潞仰。曰雲門。曰曹洞。曰法眼者。五宗也。過去恒河沙無數佛。現在恒河沙無數佛。未來恒河沙無數佛。諸凡有以釋名者。其皆我乎。其非我乎。非我。是我。而寂感於我虛空中矣。由是觀之。何者不是儒。何者不是我。何者不是道。何者不是我。何者不是釋。何者不是我。何者不是天地。何者不是我之妙用。何者不是虛空。何者不是我之本體。故孔子儒。我以爲儒。老子道。我以爲道。釋迦

釋我以爲釋。天地用我以爲用。虛空體我以爲體。無儒。無道。無釋。無天地。無虛空。而無非我也。我而無我。無我而我。無我無我。無我無我。無我。

林子全集

四

林子全集

門人 左 渠
霍遇明 全參閣

佛菩薩義

萬曆戊寅林子曾草佛菩薩義。蜀有僧離空見之曰。是義也。吾未之前聞也。林子曰。余不識佛。安知是義也。而不大違經旨哉。離空曰。吾嘗覽藏經。或藏經中亦有之。而吾偶未之見也。但性之而情。情之而性。斯其爲佛菩薩義也。大矣。卽林子全集卷之十九

藏經中諸佛之所未言。亦可存之。以俟未來之有善知識者。林子兆恩。

林子曰。我其一如來乎。而如來者。真我也。然則何以謂之佛也。而佛之所以爲佛者。非他也。佛則以我而常寂矣。何以謂之菩薩也。而菩薩之所以爲菩薩者。非他也。菩薩則以我而常感矣。此所謂菩薩者。豈其有所待於修持。而初證菩薩果者。菩薩與。而此所謂菩薩者。佛而菩薩也。性之而情矣。故情也者。有感卽應順以出之者。情也。而非有所取

於相。牽乎其情者。情也。若所謂初證菩薩果者。雖曰有佛之覺矣。則亦不免有衆生之情也。

林子曰。佛以我而常寂也。則曰如如不動。菩薩以我而常感也。則曰不動尊王。我如如也。來無所來。去無所去。住無所住。充滿法界。本自非動。特以其寂感異。而有佛菩薩之別名爾。

林子曰。夫衆生豈不有如來邪。而著乎其情也。故不能見如來。然而菩薩是亦情也。蓋菩薩之情。情順萬事。而無情焉者也。而衆生之情。情徇一己之情。而有情焉者也。

林子曰。佛之性。本空也。不空而空。如來而佛也。

林子曰。佛之性。本空也。豈曰空之而性以其有不空者在也。

林子曰。佛之性。本不空也。若必曰佛之性本空也。而頑空之徒。安能見性。

林子曰。佛而菩薩者。性而情也。

林子曰。空而不空矣。我之真體。不可得而窺也。性之而情矣。我之應用。不可得而度也。

林子曰。性之而情。常寂而常感也。情之而性。常感而常寂也。

林子曰。寂也者。寂而不知所以寂者。寂也。感也者。感而不知所以感者。感也。體也者。體而不知所以體者。體也。用也者。用而不知所以用者。用也。性也者。性而不知所以性者。性也。情也者。情而不知所以情者。情也。空也者。空而不知所以空者。空也。不空也者。不空而不知所以不空者。不空也。故未感之先。則感在寂。而寂卽感也。旣感之後。則寂在感。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三

而感卽寂也。無寂無無寂。無感無無感。無體無無體。無用無無用。無性無無性。無情無無情。無空無無空。無不空無無不空。

林子曰。寂其無所於寂乎。卽我卽寂。而非我之所得而寂也。若我得而寂之。則是我有寂相。而著於寂矣。感其無所於感乎。卽我卽感。而非我之所得而感也。若我得而感之。則是我有感相。而著於感矣。體其無所於體乎。卽我卽體。而非我之所得而體也。若我得而體之。則是我有體相。而著於體矣。

林子全集

卷之三

四

用其無所於用乎。卽我卽用。而非我之所得而用也。若我得而用之。則是我有用相。而著於用矣。性其無所於性乎。卽我卽性。而非我之所得而性也。若我得而性之。則是我有性相。而著於性矣。情其無所於情乎。卽我卽情。而非我之所得而情也。若我得而情之。則是我有情相。而著於情矣。空其無所於空乎。卽我卽空。而非我之所得而空也。若我得而空之。則是我有空相。而著於空矣。不空其無所於不空乎。卽我卽不空。而非我之所得而不空也。若我得而不空之。則是我有不空相。而著於不空矣。林子曰。寂我也。而必我必寂者。非我非寂也。感我也。而必我必感者。非我非感也。體我也。而必我必體者。非我非體也。用我也。而必我必用者。非我非用也。性我也。而必我必性者。非我非性也。情我也。而必我必情者。非我非情也。空我也。而必我必空者。非我非空也。不空我也。而必我必不空者。非我非不空也。

林子曰。寂而感也。感而寂也。而必曰如此而寂。如

此而感。則不可謂之寂。不可謂之感矣。體而用也。用而體也。而必曰如此而體。如此而用。則不可謂之體。不可謂之用矣。性而情也。情而性也。而必曰如此而性。如此而情。則不可謂之性。不可謂之情矣。空而不空也。不空而空也。而必曰如此而空。如此而不空。則不可謂之空。不可謂之不空矣。

或問空而不空矣。豈非色空不到處與。林子曰。爾獨不聞迷妄之有虛空邪。楞嚴經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又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

林子全集

五

消隕。故色而空之。猶有見於色也。空而空之。不謂之有見於空乎。金剛經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故見色。見也。而非我也。見空。見也。而非我也。其爲虛妄一也。

或問空而不空矣。豈非所謂先衍之先與。林子曰。莫爲之先者。先也。空而不空。而不空者其先乎。而天地而日月而星辰。而山嶽河海而昆蟲草木。皆其先之所衍。不空而空也。

林子全集

門人 左 渠

霍遇明

全叅閣

元神寶義

或問曰。天地造化也。而吾身亦有天地之造化歟。林子曰。吾身一小天地也。亦是造化。然非惟吾身有此天地。有此造化也。而父母媾精。亦是小天地。亦是造化。故以父母之造化言之。則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以吾身之自造化言之。則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余於是而知

林子全集

一

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不曰世間人乎。虛空本體。無有盡時者。不曰出世間人乎。若所謂吾身之自爲造化者。乃所以建立吾身之一天地也。而所謂建立吾身之一天地者。乃所以脫離世間。而出世間也。離世出世。建立天地。而去假歸真。斯其爲反識而智者。大矣。然此乃道家之所謂自造性命者。翱翔天外。逍遙太虛。數則不得而限之。命則不得而拘之矣。若釋氏復自造化

以歸還我虛空也。則虛空中。自然有箇性命。性命。中。自然有箇元神。釋氏至此。則不惟不知有元神。亦且不知有性命。不惟不知有性命。亦且不知有虛空。此釋氏分量之大。而極則之地。夫誰得而及之。故道氏而不知所以自爲造化。以再立一性命。則謂之旁門。而道非其道也。釋氏而不知所以自爲造化。以歸還我虛空。則謂之外道。而釋非其釋也。龍江兆恩。

林子全集卷之三
林子在上生寺。有僧無名來見而問曰。夫子之所謂夢中人者。非我元神而化之爲識神與。林子曰。

此乃識神也。而非元神也。僧無名曰。反識而智。便爲元神。而謂此非元神也。然而何者。謂之元神乎。林子曰。若後世之所謂佛氏者。悉皆以汝之所謂元神者。以爲元神。蓋亦有所由來矣。釋氏有言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惟其皆有佛性也。故其皆有含靈也。惟其皆有含靈也。故其皆有知覺也。汝其以此含靈之知覺。乃爲汝之元神乎。然元神無知也。而無所不知。無覺也。而無所不覺。無識也。而無

所不識。而識神雖曰有所於知。而知非其所知。雖曰有所於覺。而覺非其所覺。亦惟逐乎其識。以爲識者。識神也。元神識神。莫辨於此矣。若必去識以復無識。如嬰孩時。而汝以爲汝之元神乎。苟有一毫繫念。便是識神。便是生死之本。然生死之本。皆出於心。故曰一切惟心造。故心之有所於識者。識神也。而必曰去識以求復無識。而此去識之心。亦是識神也。如此見解。蓋不過以心之一動一靜。而爲我之識神元神爾。殊不知元神則無動無靜。顧乃於動靜之間。相爲戰勝。以求復所謂元神者。不亦惑乎。然則何以謂之元神也。林子曰。余之所謂元神者。非今汝之所謂元神。乃釋迦之所謂元神也。又問釋迦元神。林子曰。夫釋迦之所謂元神者。豈易言哉。蓋自男女媾精之候。而一點落於子宮者。氣合之而爲命也。而性卽在其中矣。母呼亦呼。母吸亦吸。亦惟以母之性命。以爲我之性命焉爾矣。及至十月而生。剪斷臍帶。乃始自爲性命。若今汝之所謂元神者。而非所謂投胎之神乎。故曰無

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生死之本。投胎之神也。或者以爲結胎之時而有所謂投胎之神者。此不足生死之本者。元神也。至始生之際。亦有所謂投胎之神者。識神也。我惟以此結胎投胎之元神。以戰勝此始生投胎之識神。而非他也。或者以爲結胎之時。自有一神處乎其中者。元神也。至始生之際。而有所謂投胎之神者。識神也。我惟以此結胎自有之元神。以戰勝此始生投胎之識神。而非他也。或者以爲只此士投胎之神爾。自其寂然不動言之。則謂之元神。自其憧憧往來言之。則謂之識神。我惟以此寂然不動之元神。以戰勝此憧憧往來之識神。而非他也。惟此王言末世相傳。孰不各自以爲釋氏之微密實義也。而以余觀之。則皆有悖釋氏之教。而圓覺經所謂種性外道也。圓覺經又曰。若謂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雄欲而正性命。當知輪迴愛爲根本。又曰。欲因愛生。命因欲有。若所謂元神之元者。本來之義也。而投胎之神。乃生死之本也。而謂之本來

之元神可乎。既非本來之元神。而謂之真性命可乎。於是僧無名不覺啼泣而言曰。無名之在空門中也。五十有餘載矣。而師師之所相傳授徒侶之所相談議者。莫不以此投胎之識神。而爲我之元神也。亦莫不以此愛欲之性命。而爲我之性命也。無名乃今始知之。願夫子明以告我。使無名得證最上一乘。無名之大幸也。林子曰。夫以識神而爲元神也。豈惟今世之空門爲然哉。而其所由來者舊矣。余今請試言之。父母媾精而一點落於子宮者。乃圓覺經之所謂一切種性者。性命也。故此性命也。豈曰反識爲智。而可以爲元神與。亦惟建立吾身之造化。而造化此性命也。夫性命既造化矣。則於父母性命中。而自然養出一點性命。如在母腹。而爲我之性命也。夫既爲我之性命矣。則又自然於我之性命中。而還我於無。而爲我之太虛也。夫既爲我之太虛矣。則又自然於我之虛空中。再造乾坤。而爲我之真性命也。夫既爲我之真性命矣。則又自然於我真性命中。露出端倪。而爲我本

來之元神也。以此而言覺而謂之無上妙覺。以此而言法。而謂之微妙法門。以此而言境界。而謂之住不思議解脫之境界。以此而言智慧。而謂之一切世間莫能測量之智慧。以此而言功德海。而謂之窮未來際。盡於法界。以此而言妙法燈。而謂之能照法界。無邊無盡。故自造性命。乃釋迦之所謂教外別傳也。而反識爲智。非後世之所謂斷常邪見與無名喜曰。我乃今始知我之真虛空。我之真性命。我之真元神。所謂如來之真實義也。從此而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七

返我虛空。以再造性命。而我之元神有不自如。如不動中。而徧照於三千大千世界者乎。釋迦以此而證最上一乘。豈曰非後世之所能爲。亦且非後世之所能知。適有奚君來相訪。浙人也。七十有餘歲矣。自謂老於釋氏。而卒聞之頃。且驚且疑。僧無名乃爲之誦楞嚴圓覺。及六祖壇經。各數十語。以爲證據。而奚君遂悟昔聞之非是。願從爲弟子。列余乃以無名之所誦者附之末簡。以告天下萬世之可使知者。

楞嚴經曰。行與佛同。受佛氣分。如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冥通。入如來種。名生貴住。既遊道胎。親奉覺胤。如胎已成。人相不缺。名方便具足住。容貌如佛。心相亦同。名正心住。身心合。成。日益增長。名不退住。十身靈相。一時具足。名童真住。形成出胎。親爲佛子。名法王子住。表以成人。如國大王。以諸國事。分委太子。彼刹利王。世子長成。陳列灌頂。名灌頂住。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七

林子曰。入如來種者。以種性而爲如來之種子。以自造化如來也。故曰道胎。又曰覺胤。其與婦人之胤兒。玄門之胎仙。亦何以異。形成出胎。親爲佛子。而曰無有佛法。而當下可以成佛者。豈其然哉。圓覺經曰。善男子。如銷金鑛。金非銷有。既以成金。不重爲鑛。經無窮時。金性不壞。不應說言本非成就。如來圓覺。亦復如是。善男子。一切如來妙圓覺心。本無菩提。及與涅槃。亦無成佛。及不成佛。無妄輪迴。及非輪迴。善男子。但諸聲聞。所圓境界。身心語言。皆悉斷滅。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何

况能以有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是我說一切菩薩。及末世衆生。先斷無始輪迴根本。善男子。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體。已如空華。用此思惟。辨於佛境。猶如空華。復結空果。展轉妄想。無有是處。善男子。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便。偈曰。金剛藏當知。如來寂滅性。未嘗有終始。若以輪迴心。思惟卽旋復。但至輪迴際。不

林子全集

卷之三

入

能入佛海。譬如銷金鑛。金非銷故有。雖復本來金。終以銷成就。一成真金體。不復重爲鑛。生死與涅槃。凡夫及諸佛。同爲空華相。思惟猶幻化。何況結虛妄。若能了此心。然後求圓覺。

林子曰。金鑛非金也。銷之而後成金者。以有金之性也。種性非佛也。鍊之而後成佛者。以有佛之性也。

壇經曰。汝等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

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九

林子曰。心地諸種。乃佛之性。不因普雨。豈悉能萌。由此而花。由此而果。然而何以含藏之。何以長養之。不可不知也。至於頓悟花情。此乃釋氏之真實第一義也。而非有直超彼岸。究竟涅槃者。其孰能知之。

或問。旣曰種性。又曰佛性者。何也。願夫子明以告我。林子曰。男女媾精。初正性命。而爲生生不息之種子者。是之謂種性。種性含靈。皆有佛性。故佛性也者。佛性也。以其有佛之性。而堪作佛焉者。佛性也。

林子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一切衆生。皆可作佛。圓覺經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又曰。若遇如來無上菩提。正修行路。根無大小。皆成佛果。而一切衆生之所以不能成佛果。而證圓覺者。是豈無其故哉。寔惟邪師過謬。以故不得修行正路。以成一切衆生之咎爾。然而何以謂之修行正路也。林子曰。父母之種性。含靈之佛性也。以此佛性而自造化之。而修行之路。孰有正於此哉。故以父母之種性。以爲性命。是名爲人。人之所同也。以自造之性命。而返虛空。卽名爲佛。佛之所獨也。若六祖而下。旣不聞自造性命之大道。又不識種性含靈之種子。而有一等乾慧之徒。復從而語之曰。卽此種性是佛。而所謂當下之說。乃本於此。豈非邪師過謬。自迷以迷人耶。殊不知種性中。各各含靈。各各皆有佛性。而謂此含靈佛性。能自造化。各各皆能作佛者是也。而謂此含靈佛性。無俟修行。而當下可以成佛者。非也。汝獨不聞雀化爲蛤乎。旣名蛤矣。而復雀其性焉。雀其形焉。而謂之蛤。也可乎哉。汝又

不聞田鼠爲鴛乎。旣名鴛矣。而復鼠其性焉。鼠其形焉。而謂之鴛。也可乎哉。故觀物類之所以能變其形。而易其性也。如此。則知佛之所以爲佛。而衆生之所以能作佛矣。圓覺經曰。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故知所以自爲造化矣。則無六根。旣無六根。則無六塵。旣無六塵。則無六識。若不知所以自爲造化矣。則有六根。旣有六根。則有六塵。旣有六塵。則有六識。余於是而知六識之神。皆自六根六塵中來。爾心經曰。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豈非所以變易其身。而爲非身。大身變易其心。而爲正覺妙心。如雀蛤鼠鴛之各以其類而變。而化與楞嚴經曰。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由是觀之。則六識之神。本於六根。染乎六塵。殆自無始劫以來。而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雖曰內守幽閑。以離塵而去塵焉。然心卽是塵也。縱能離塵。以去塵矣。其能離心以去心乎。若余昔歲所撰著心經釋略。及諸樂論。所謂色空不到處者。近復所撰著金剛統論。

及此元神實義所謂自爲造化者雖以驚駭俗聽而質之釋迦則咸有默契焉故不知所以正路修行則必不知所以自爲造化不知所以自爲造化則必不知所以色空不到處學佛之徒甚毋驚駭余言如有得遇如來正修行路而其所謂無上菩提故在我矣而曰不能成佛果而證圓覺者未之有也

林子全集

門人 左 渠

霍遇明 全參閱

夢中人

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負之者何負而呪之也負而呪之而曰似我似我尙能變其形而螟蛉之矣而呪曰我形中之神而爲夢中之人邪螟蛉蜾蠃特一氣耳而況我夢中之人初與釋迦老子孔子不異邪故我能自造自化以咒我之神而釋迦之其有不釋迦者乎我能自造自化以咒我之神而老子之其有不老子者乎我能自造自化以咒我之神而孔子之其有不孔子者乎龍江兆恩

梁生初來介贊既受業矣林子曰復語之曰爾知夢乎爾知夢中之有覺乎不知夢中之有覺則不可以入道矣梁生驚而問曰何謂也林子曰爾知夢中之有覺則知死中之有生梁生曰夢中豈其能覺死中豈其能生耶林子曰余所謂夢中之有

覺者以夢之中。而自有真覺者在焉。死中之有生者。以死之中。而自有長生者在焉。爾獨不聞高宗之恭默。而帝賚良弼。乃其夢之所以覺也。而又不聞唐堯之徂落。而神氣歸天。乃其死之所以生也。然夢夢也。是果何物以主之。而使之覺焉。不可不知也。死也。是果何物以主之。而使之生焉。不可不知也。爾能知之。又能知所以養之。則便能不昧覺性。而卽其晝之所爲。固自有不因夢而迷者矣。不虧生道。而卽其朝之所聞。固自有不隨死而亡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二

者矣。如此而夢。如此而覺。如此而生。如此而死。比而觀之。則所謂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者。其可不知所以持而養之。自造自化。以復還我所本有始生之元神者乎。

林子曰。不知覺之所以覺。則不知夢之所以覺。而夢之所以覺者。乃其覺之所以覺也。不知生之所以生。則不知死之所以生。而死之所以生者。乃其生之所以生也。

爲之也。死則從何而死。而其所以死者。夢中之人爲之也。然不知所以夢。則亦不知所以死。不知所以覺。則亦不知所以生。故不以生死爲大。則亦已矣。如或以生死爲大。則所謂因覺知生。因夢知死。抑亦可以寒心矣。林子每語諸生曰。汝知汝之夢乎。知汝之夢。則知汝之覺矣。一日復反其辭而語之曰。汝知汝之覺乎。知汝之覺。則知汝之夢矣。故汝之覺也。耳其有不能聽乎。目其有不能視乎。手其有不能持乎。足其有不能行乎。心其有不能喜不能怒乎。而汝之睡也。耳固在也。何其不能聽乎。目固在也。何其不能視乎。手固在也。何其不能持乎。足固在也。何其不能行乎。心固在也。何其不能喜不能怒乎。由此觀之。則其死也。似爲無知而無覺矣。而汝之睡而夢也。而夢之時。亦有耳能聽矣。而其聽也。何其不屬於汝之耳乎。亦有目能視矣。而其視也。何其不屬於汝之目乎。亦有手能持矣。而其持也。何其不屬於汝之手乎。亦有足能行矣。而其行也。何其不屬於汝之足乎。亦有心能喜能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三

怒矣。而其喜也。怒也。何其不屬於汝之心乎。由此觀之。則其死也。似爲有知而有覺矣。然死生通乎晝夜。是亦夢覺之謂也。而以死爲無知也。其殆未通乎晝夜之道。夢覺之常者乎。有志之士。可以深長思也。

林生問曰。人之睡而夢也。而聽而視。而持而行。而喜而怒。何其不屬於我之耳之目之手之足之心乎。林子曰。夢中之人。元不屬於我之身矣。古人有言曰。生。寄也。蓋言人之神。特寄於我之身爾。惟其以生爲寄也。故其謂死爲歸。

陳生問曰。士夢治經。農夢易田。工夢執技。商夢貿易。有無者。何也。林子曰。此識神也。又問。何以謂之識神。林子曰。士識治經。農識易田。工識執技。商識貿易。有無。故其夢也。都從識神而變。孔子曰。游魂爲變。至於吉人爲善。多夢善事。凶人爲不善。多夢不善之事。不謂之游魂逐夢而變耶。豈惟夢哉。死復如是。適有方僧來乞飯。趺坐而聽。喜而言曰。先生之所以語諸門弟子者。豈非因夢而可以知死

耶。林子曰。然。徐而復言曰。先生因夢知死之論。甚爲愷切。聽之真足以令人寒心。而世人耽着於形骸之小。而不知修者。以其不知死也。不知死者。以其不知夢也。然而釋氏四生六道之說。皆從游魂而變。而孔子之言。豈非釋氏之旨耶。林子曰。不知也。方僧忽爾不說曰。我少儒也。嘗考月令之書。與夫。

國朝之曆。如雀化爲蛤。田鼠爲鴛。種種族類。皆能以其形而變之如此。而况魂也。而爲夢中人乎。而

林子全集三十一卷之三
先生則曰。不知也。何歟。願先生歸儒宗孔。而歸於孔子之通儒。毋爲後世之迂儒。林子曰。余之言過矣。但余不達於幽明之故。而輪迴之說。余則不能知之矣。
諸佛不說輪迴。而說輪迴者。釋氏者流也。

林子全集三十一卷之終

林子全集

門人 陳萬祺 全參閱
張德位

經傳釋畧

林子曰。經傳尚矣。而古先賢聖。乃以其自性真經。而文字之經。之以爲經。傳之以爲傳。以教天下萬世。而所謂不可使知。及可使由者。咸備於經傳。夫孔曾思孟之傳。既皆本於自性之真經矣。謂之作可也。謂之述不可也。然而孔曾思孟。亦自以爲述矣。故曰述而不作。孔子之謙辭也。余昔嘗竊論之。魯論者。經也。學庸七篇者。傳也。余每語人。則未有以余之言爲不然也。龍江林子兆恩

易

林子曰。周易一書。伏羲始之。而文王周公特成之。何爲遽以易繫周。而文王周公之心。必有所不然者。蓋周者。反復之義也。由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至於六陽之乾。由一陰之姤。而遯而否。至於六陰之

坤。所謂反復其道也。天之氣下降。而山川出雲。地之氣上騰。而天降時雨。凡夫人之有男有女。物之有雌有雄。莫不皆然。故觀太極之圖。可以明周字之義矣。或者以爲人之男女。物之雌雄。難以言周。林子曰。卽其氣之相軋。精之相搏。斯謂之周。所謂細縕摩盪。情相感通也。豈必如天地之輪轉。而後謂之周邪。

林子曰。易者。日月也。日月者。陰陽也。一天一地。一男一女。一雌一雄。夫是之謂日月。夫是之謂陰陽。林子全集

如此而周之。則能生。故曰生生之謂易。如此而周之。則能變。故曰易者變也。如此而周之。則謂神之不測。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分則陰陽岐而爲二。交則陰陽合而爲一。一者太極也。易曰。易有太極。林子曰。周易者。亦周天之義也。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又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所謂陰陽迭運。剛柔爲經。天且不違。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凡先天圖。後天

圖六十四卦圖。皆以圓而布列之。豈無意哉。周天之義也。夫周易既謂之周氏之易。則周天亦謂之周氏之天與。且天之氣。以圓而運。地之質。以方而凝。聖人者。亦惟執天之樞。則吾身之八卦。自相摩盪。而日月運行於其間。是聖人之易。一天也。故能陰陽而剛柔之。變化而進退之。春秋在我而天地不得而寒暑之。晦明在我而天地不得而晝夜之。則始終之理備。而死生之說明矣。

書

林子全集

卷之三

王

書曰。允執厥中。中其無定位與。林子曰。有正名而有定位者。中也。中其無定位乎。中其有定位與。林子曰。有正名而無定位者。中也。中其有定位乎。夫堯舜曰允執矣。而所謂中者。豈非其有定位之中與。林子曰。堯舜所謂允執厥中者。非以其中之有定位也。而允執之矣。若以其中之有定位也。而允執之。則堯舜之允執也。而反爲中所束縛矣。烏得謂之中。明日又問。曰喜怒哀樂之中。與允執厥中之中。同與。林子曰。不同。喜怒哀樂之中。無定位

之中也。允執厥中之中。有定位之中也。夫既曰允執之中。無定位之中矣。而今復曰允執之中。有定位之中也。吾竊惑焉。敢問。林子曰。堯舜聖神矣。其所相授受。以爲學者。雖與人異。亦與人同也。故始而中有定位。堯舜之始學。與人同也。而所謂允執者。允執而允執之也。終而中無定位。堯舜之聖神。與人異也。而所謂允執者。不允執而允執也。又問。不允執而允執之旨。林子曰。中既無定位矣。則將何所執乎。不知有中。而其中也。亦且不可得而知也。不知有執。而其執也。則亦無所用其力矣。林子曰。允執厥中之言。至於今固在也。孰有能知其中而允執之者乎。故曠百世而相感焉。謂之有所傳乎。否邪。而其所以相感者。又何物也。而謂之無所傳乎。否邪。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而謂之有所傳乎。否邪。若湯則聞而知之。而謂之無所傳乎。否邪。大抵見不以目。聞不以耳。而合堂異代之際。自有不見而見。不聞而聞。而相爲感通之機。殆非夫人之所能察識也。

書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而曰萬幾者。何也。林子曰。周子所謂幾善惡者。幾也。倏忽而善。倏忽而不善。一日二日之間。且至萬焉。邵康節曰。寧知虛過死萬遍。恰似不曾生一般。皆指此心之生滅者言之。又問天工人代之旨。林子曰。天子之事。皆天之事也。天無心也。而安有幾。而安有幾之善不善。而倏忽而善。而倏忽而不善。便是有心。而與天不相似矣。豈曰能代天事。然而曰無教逸欲有邦者。何也。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五

林子曰。夫幾則有善不善矣。而凡以逸欲之心處之者乎。則有邦之衆孰不效而尤之。不謂之我有以教之而何。故曰無教逸欲有邦。此唐虞之所以兢兢業業。有天下而不與也。

詩

林子曰。詩之爲教也。托之里語以發其情。倣之女流以婉其辭。如後世之宮情閨怨。農談漁歌。而此意猶有存者。然里巷女流之作。亦不終無也。大抵詩之道。出之心者。志也。宣之口者。聲也。考其聲而

本其志。則人心之淑慝。風俗之美滯。可知矣。後之作。者。徒竊昔人之意。卽數篇之內。而異其旨者有之。雖欲續詩。安所本其志乎。徒韻昔人之語。卽一篇之內。而殊其音者有之。雖欲陳風。安能考其聲乎。故曰。刪後無詩。若中和之聲。未嘗不周流克塞於天地之間。而飛走動植之自然者。皆詩也。詩豈亡乎哉。

林子全集

卷之三

六

或問鄭衛之風。悉紀淫人之詞。而孔子錄之者。何也。林子曰。鄭衛其風之淫乎。非必皆淫人之語也。而其風之所靡。雖臣子之不得志於君親者。亦每於此寄興而托情焉。然後始見鄭衛之風之淫也。林子曰。在上倡之之謂風。在下成之之謂俗。若必采民間之淫辭而錄之。謂之國俗可也。謂之國風不可也。又曰。貴者不能免。而賤者將置力焉。賢者不能免。而不肖者將奔走焉。此其所以爲風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故風行而草偃者。風也。

林子曰。詩之披於樂者。聲也。古之樂也。其聲淡。今

乏樂也。其聲淫。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然聖人之所以放之者。以其聲也。豈徒以其詩之章句焉。已哉。卽其章句而披之樂焉。而靡靡之聲。足以導慾而增悲者。亦風也。

春秋

林子曰。春秋者。其孔子賞罰之書乎。賞以法天之春。以仁物也。罰以法天之秋。以肅物也。故命之曰春秋。然以春秋爲魯史者。何也。豈不以周之失道。道在於魯。魯之失道。道在於我與。故以魯而編年。以我而定是非。則知聖人之意微矣。

林子曰。天以春而是。以秋而非。仲尼以是而春。以非而秋。故標其經曰春秋也。今以名其世。是仲尼之世有春秋。猶堯舜之世有唐虞也。書曰。帝乃殂落。又曰。陟方乃死。春秋曰。孔丘卒。其旨微矣。

林子曰。堯則天而治。百有一載者。唐也。舜無爲而治。五十載者。虞也。仲尼操南面之柄。而是非之。二百四十載者。春秋也。

林子曰。仲尼以其道而是非焉。是非一天也。固天

之春秋也。堯舜以其位而賞罰焉。賞罰一天也。亦天之春秋也。

邵康節曰。豈謂聖人無缺典。此非惟聖人爲然也。是雖天地亦有之。天地之缺典。天地之春秋也。或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一春一秋。乃天之常。天豈其有缺典邪。林子曰。豈謂是哉。余竊以天之春秋。寄於帝王之賞罰矣。而帝王之賞罰。乃所以成能乎天地而春秋之也。時至春秋。帝王無賞罰矣。帝王無賞罰。天地無春秋矣。天地無春秋。豈非天地之缺典邪。故托南面之權於二百四十年間者。雖以補帝王之賞罰。寔以補天地之春秋也。

或者以春秋表年首事。當以四時之說爲正。林子曰。當其時。晏子則亦有春秋矣。豈非竊取聖人之美名。以標題其所論著哉。何嘗表年首事。如世儒所云也。

林子曰。春秋編年。不以周而以魯者。其亦東周之意乎。

林子曰。孔子之春秋。卽湯武之放伐。蓋所以奉天

之命而是非之者。天之事也。抑豈徒操南面二百四十餘年之權已哉。王不稱天。槩可見矣。故春生秋殺。天之事也。是而春之非。而秋之聖人之所以體天以行事也。

或問春秋者。天之事也。其旨何如。林子曰。豈惟春秋爲然哉。若舜禹。乃天之所與也。而堯舜則代天以禪受之。桀紂。乃天之所廢也。而湯武則代天以放伐之。周之失道也。求車求金。而孔子則代天以春秋之要之。聖人之所存也。無非天心。故其所行。林子全集卷之三
九

禮樂

或問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也。斯言是與。林子曰。倪寬曰。惟天子建中和之極。禮樂之本也。故時而冬至矣。黃鍾之管。以候氣也。若得禮樂之本。以建中和之極。則其灰之在管也。有不依候而飛乎。余於是而知秦而強焉。必其先時而爽其候也。又於是而知周之季而弱焉。必其後時而爽其候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故積德

不百年。而曰能興禮樂者。未之有也。

林子曰。樂之作。貴聲也。余嘗聽儒生歌。醒心集詩。章令人有雅淡之想。又嘗聽佛生看金剛經。令人有寂靜之心。又嘗聽道生誦黃庭經。令人有清虛之懷。故曰。樂者。動於內者也。以是知聽鐘聲。思武臣數語。蓋達於樂之情矣。然水之聲。盪而浮。金之聲。實而沉。故木之器。只一二具。而金之器。且數倍。豈無謂哉。蓋因人心以作樂。而非有他也。

林子全集卷之三
十
家語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故文武並用。乃古之道。近臣射禮儀圖。以端身正立。挽弓當胸。爲外體之直。分文武之道爲二。此儒者所以不切於事情。後世之病也。殊不知左手乃四體之一。而左手如推泰山。實射之法。欲其直而固也。若挽弓當胸。其能持弓審固。而至於發乎。不能至。發其能射。疏及遠而爲有用之學乎。故書贊堯之德。則曰。乃武乃文。詩稱吉甫之賢。則曰。文武吉甫。堯與吉甫。儒者之盛也。亦曷嘗分文武爲二。而爲迂闊無用之學哉。

自性真經

或問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而六祖亦曰。諸佛妙義。非關文字者。何邪。林子曰。心性之大。自有精深之易。雖卦爻之未畫。今亦可得而畫也。自有疏通之書。雖典謨之未陳。今亦可得而陳也。自有敦厚之詩。雖風雅之未咏。今亦可得而咏也。至於謹嚴之春秋。和序之禮樂。亦皆具於心性之內。則春秋今亦可得而筆削。禮樂今亦可得而興起也。若忘其心性之大。而惟索之陳辭。故紙者。惑矣。

林子全集

卷之三

十一

一貫

時有訪林子於榕之城西僧舍。與林子談及一貫。章一人曰。以一理貫通萬事。真善發聖人之蘊也。一人曰。凡事憑理做去。真爲學之領要也。林子曰。卽此可以明一貫之道。而爲孔子之的傳可乎。二人對曰。有何不可。信如所言。則一貫之道。子能知之。是又二孔子也。余能唯之。是又一曾子也。卽七子之賢。未聞以一貫授之者。非聖人之吝教也。穎悟莫如子貢。雖啓之者再矣。而猶未達。何子言

之之易。而余唯之之不難也。二人猶不悟。乃曰。非子之高明。其孰能知之。林子於是歷呼諸僧而語之。而諸僧卽應之速。而無疑也。復就途人而告之。而途人亦應之速。而無疑也。由斯而言之。余亦孔子也。而諸僧及途人皆曾子也。何春秋之時。得人之難。而今乃反人才之盛也。何諸僧及途人之所知者。而七十子乃反不達也。二人復變其說曰。孔子只言一。而門人昧之。朱子益以理字。而萬世唯之。林子曰。孔子何不益以理字。使三千之徒皆得其傳。萬世之下。皆知其道。豈孔子闡道之秘。不若朱子與抑孔子教人之心。不若朱子與二人默然無以答。林子又曰。曾子與朱子孰賢。二人卽曰。朱不如曾。然則忠恕之道。子知之乎。幸爲我言之。林子三問而三不答。曰。幸無多讓。卽其所聞知者而言之可乎。二人乃曰。忠者體也。恕者用也。忠存於中。而恕以推之。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也。於是林子復呼諸僧而語之。咸曰。非我所得而與知也。復就途人而告之。咸曰。非我所得而與知也。豈曾子之

學不若朱子。而忠恕之說。不如益以理字之爲真。切明白邪。故由前一貫而觀之。不惟三千之徒不之知。而七十二賢亦且不之知。是仲尼之門之以爲難也。而乃今易之者。何與。由後忠恕而觀之。不惟七十二賢能知之。而三千之徒亦能知之。是仲尼之門之以爲易也。而乃今難之者何與。

夏時

或問人生於寅而寅乃時之正。令之善也。由漢以來皆建寅。其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乎。林子曰。否。此非孔子之意也。又問孔子之意。林子曰。行夏之時。吾其東周。孔子之意也。孔子曰。吾得夏時焉。故寅而丑。丑而子。子而復寅者。迭建之義。新民之耳目也。自古帝王之興也。正朔之頒。所以示民遵守。使農不失時也。奚必子丑之爲非。而建寅之爲是邪。如必建寅之爲是。則成湯伊尹之聖。胡不遵而守之。而武王周公。又胡以建子爲哉。且商華夏之正而建丑。俾民咸知有商也。周華商之正而建子。俾民咸知有周也。此蓋聖人之微權矣。余故曰行

夏之時。吾其東周之意也。豈其使天下萬世因之。而世守之。而無所損益乎其間邪。孔子必不然矣。林子曰。所損益可知也。而朱子則曰。所損益者。文質三統。此其所明也。至行夏之時。乃曰時以作事。而歲月自當以人爲紀也。何與。信如是言也。則商湯周武。不當損益。而孔子所損益之言。亦非邪。昔者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舜冠何冠。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而吾子不答。其意何邪。孔子曰。以公之問。不及於大。公曰。奚爲非大。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德好生而惡殺。其政任賢而去不肖。明並日月。化行若神。龜鳳呈祥。麟龍叶瑞。公獨以冠冕爲問。故非大也。不以冠冕爲大。則不以輅車爲重也。可知矣。不以輅車爲重。則不以夏時爲正也。可知矣。不以冠冕爲大。不以輅車爲重。不以夏時爲正。而曰百王不易之大法也。何與。若夫倭人之遠。鄭聲之放。是誠百王之所不能易也。

君子不器

林子曰。何者謂之器。而君子曰。不器者。又何也。易

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天地之形氣者器也而自有不屬器者在以主張乎天地之形氣也人之身心者器也而自有不屬器者在以主張乎人之身心也

行不由經

林子曰平平大道譬之康莊一偏之學譬之曲徑故道家謂之旁門釋氏謂之外道曲徑之說也

天下歸仁

林子曰此卽所謂收天下春歸之肺腑也凡夫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日月之所以明星辰之所以列風雨之所以潤山之所以高水之所以深飛走動植之所以生生不息則皆是氣也則皆是仁也蓋以吾一身之中歛之而有餘矣又曰天下之春我之春也我之春天下之春也天下之仁我之仁也我之仁天下之仁也此其分量之大蓋有無人無物無天無地而莫有能外焉者卽此是歸卽此是歛豈必歸之肺腑歛之一身而後謂之歸謂之歛邪此歸仁之大義也若曰一日之近而天下

卽以仁歸之豈其然哉舜仁也而瞽瞍不慈周公仁也而管蔡流言孔子仁也而子路則曰意者夫子其未仁與是父子兄弟師生之間其所以相爲周旋處與者旣密且久矣而猶如是况於一日之近而天下之遠者乎

雍也可使南面

可使南面者可使之南面以聽用於天子也論語曰子使漆雕開仕又曰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又曰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使之義一也又曰可使治其賦又曰可使爲之宰可使之義一也若他諸徒之才或可仕於大夫者有之或可仕於諸侯者有之至於仲弓之德行殆非他諸徒所能及矣故可使之南面以聽用於天子此亦用才之道也大抵聖人之道達而在上而爲天子焉而爲諸侯焉而爲大夫焉則舉賢才而用之用之以治天下用之以治其國用之以治其家窮而在下而爲師焉則養賢才而使之以其才可用之於天下也而使之聽用於天子以其才可用之於其國也而使之聽

用於諸侯。以其才可用之於其家也。而使之聽用於大夫。窮達雖殊。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則同矣。註曰。仲弓爲人。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夫仲弓則居敬行簡矣。而簡字且勿論。其曰寬曰洪曰重。曰有人君之度。則亦從何所據而云然乎。

季氏富於周公

林子曰。春秋之季。若周召之孫子入相天王。咸稱之曰周公。召公云。而曰季氏富於周公者。蓋言諸侯之大夫。而富於天子之宰相也。

林子全集

卷之三

十七

罕言

太史公曰。利誠亂之始也。孔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夫孔子之所謂利者。殆非何必曰利之利也。若何必曰利之利。而孔子則亦當絕口不談矣。而曰罕言者。豈其然哉。孔子之所以罕言利者。以利爲本。不可使知之道也。不屬於擬議安排。不着於意。必固我。不有顏曾。其誰得而言之。故曰罕言。

憤悱

林子曰。何者謂之憤。憤也者。憤也。憤恨之義也。何

者謂之悱。悱也者。悱也。而非其心之所安也。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故不能如舜。不免鄉人。能無憤乎。殆非有志之士之心之所安也。

發憤

林子曰。發憤之旨。卽所謂不憤不啓。不憤不發也。發卽啓也。故憤有未啓。悱有未發。此孔子之所以憂也。憤既啓矣。悱既發矣。而孔子之心能無樂乎。其曰忘食。又且不知老之將至。此乃孔子誨人不倦。無已之盛心也。

林子全集

卷之三

十八

自行束修

孔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林子曰。束約束也。修修治也。若不能約之規矩之中。以修其身。則聖人安所施其教乎。

三黜

時有聞林子黜辱訓義。犬以爲非。遂造林子。以與林子論辯。林子未之答。而先問之曰。兄官矣。今何爲不仕。答曰。吾旣以考績家居矣。惡得而仕諸。林

子曰若柳下惠既退之三矣而猶不去。兄何其果也。殆非柳下惠之聖之和矣。於是乃以林子黜辱之訓義爲是。林子乃復語之曰。孔子之道進禮退義。一何嚴也。言弗行也則去之。禮貌衰則去之。甚而至於仰視蜚鴈則亦去之。故君子未嘗不欲仕也。而決擇於去就之際。而不敢苟也。至於如此。故黜而辱之猶可得而和之。黜而退之其可得而和乎。

必有寢衣

林子全集

卷之三

十九

林子曰。寢衣之制。今尙有之。度其身之長而半之。林子曰。寢衣紀於褻裘之後。豈錯簡也。雖褻與寢皆有其制。而不敢苟也。如此。縱曰錯簡。而半以覆足者。何爲也。或曰。此致齊之誠敬也。而致齊之誠敬。顧有在於覆足者。何取也。或執又半之說甚堅。林子曰。此不必深辯。惟倣其制衣而寢之。當自知之矣。

祭於公不宿肉

林子曰。先祭一日宰牲。而次日始祭。若復宿肉。則

出三日。而肉敗矣。故曰不食之矣。

割不正不食

林子曰。割乃宰割之割。而曰不正者。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而殺者。不正也。豈非所謂用之以禮者與。昔歲有一士者。每執割肉。不方正之說甚堅。而周生與之辯未能也。一日士者買羊以祀。周生偶造其家。問曰。此羊幾何。士者曰。十有二斤。周生曰。熟之。尙有幾何。士者曰。不及五斤。割而去其不正者。又三之二。周生曰。夫不正者。其有如是之多。與。而子必不之食矣。而不知此不正者。可以奉父母乎。否也。可以遺諸兄弟乎。否也。可以啖妻兒乎。否也。士者不能答。周生曰。上而父母中而兄弟。下而妻兒。而皆不之食矣。無已。則以之食犬也。不亦可乎。夫天地生物以養人也。而故暴殄之如此。何其迂也。士者曰。吾過矣。吾何嘗以其不方正而不之食邪。吾少習其言。而不察之過也。

大學答言

時有訪林子於豫章之北沙寄室。與林子談大學。適有客至。而林子未之答也。林子乃遺之書曰。區區之所知。區區之所信者。孔子之經。曾子之傳也。今且爲兄詳之。世相傳大學之道以下。謂之聖經。孔子之言也。所謂誠其意者以下。皆是賢傳。曾子釋之之辭也。曾子既已釋之。而又奚待後人。而復釋之也。若後人欲復釋之。釋曾子之釋可也。若謂曾子之傳。不足以釋孔子之經。而必欲反曾子之所釋者以求異焉。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釋曾子之所釋者。尙恐不明大學之旨。而反曾子之所釋者。又安能得孔子之心邪。孔子之心。曾子之心也。曾子之心。我之心也。以我之心而通於曾子之心。以曾子之心而通於孔子之心。此乃釋經釋傳之大義也。然孔子遠矣。而孔子之心可得而見者。孔子之經也。曾子遠矣。而曾子之心可得而見者。曾子之傳也。若夫我之心。亦孔子之心。亦見之孔子之經也。我之心。亦曾子之心。亦見之曾子之傳也。不以我心之經。以逆孔子之經。

未有能釋經者也。不以我心之傳。以逆曾子之傳。未有能釋傳者也。況乎不知我心之傳。而擅反曾子之傳。不知我心之經。而強釋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區區嘗謂明德者。書之所謂顯道也。天敘天秩。燦然不紊者。德之明也。以此教家以教國。以此教國以教天下。所謂教以人倫者是也。大學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而明明德於其國者。乃所以教家以教國也。其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又曰。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又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又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明明德於其國者。非所以教以人倫乎。大學曰。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而明明德於天下。乃所以教國以教天下也。其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而曾子引之。豈不以寶不在國。而在於親邪。故君子不以得國爲

竇而以仁親爲竇。不以亡身爲憂。而以亡親爲憂。此大學之所以必崇仁孝而重人倫也。區區故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明人倫於天下也。然不特教之以人倫焉已也。而於好惡用人理財之教。且諄諄焉。謂非民生日用之常。所可使由之道邪。何嘗以其具衆理而應萬事。所謂虛靈不昧者。而責之於不可使知之民也哉。夫曾子傳而釋之。旣如是其詳且明矣。而兄乃不信曾子而必信朱子者。何與。曾子一貫之唯。孰不以爲非朱子之所能及也。曾子親受業於孔子之門。而傳之獨得其宗者。又孰不以爲非朱子之所能及也。此非區區之言也。天下萬世之公言也。而兄乃不信曾子而必信朱子者。何與。區區惟信余之心。以信孔子之經而已矣。又惟信余之心。以信曾子之傳而已矣。若謂曾子之傳。不及朱子之註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若謂曾子雖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矣。乃反不如朱子之興起於千百世之下。而尤爲得其宗也。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

也。若所謂治國平天下。而有外於人倫以爲教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若謂不可使知之民。而必語之以虛靈不昧之本體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人倫莫大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若謂人倫之大。不可以教國教天下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區區之所知者。知余之心。知孔子之經。知曾子之傳而已矣。區區之所信者。信余之心。信孔子之經。信曾子之傳而已矣。若於余之心也。非於孔子之經也。非於曾子之傳也。非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兄以爲信兄之心。以信曾子之傳。而信孔子之經乎。抑或信朱子之註。而反曾子之傳。以信孔子之經乎。若不知有吾心之孔子矣。而能有得於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旣不知吾心之孔子矣。而擅反曾子之傳。而能有得於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蓋反曾子之傳。正所以反孔子之經也。旣反孔子

之經而曰我願學孔子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鄙見如此。惟兄其終教之。

中庸字訓

林子曰。庸者。用也。中庸一篇。皆言中之用也。天地位萬物育。中之用也。愚不肖之與知與能。聖人之不知不能。與夫天地之大。猶有所憾。中之用也。達道達德。九經中之用也。盡已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贊化育。中之用也。載物覆物。成物中之用也。洋洋優優。中之用也。議禮制度。考文。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三

中之用也。建諸天地。質諸鬼神。考諸三王。俟諸後聖。中之用也。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中之用也。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中之用也。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中之用也。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之用也。中之用。則若是其大矣。而中庸胡爲乎不言中。林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本體也。天下之大本也。探之無朕。索之茫茫。未發之中。其可得而言乎。故不得已而強名之曰誠誠也者。寂然不動。未發之中也。

中其可得而言乎。又不得已而強名之曰隱隱也者。隱而不可見。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又不得已而強名之曰一。一也者。千變萬化。從何而出。不可得而擬議者。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故生意不息者。仁也。而未發之中。則肫肫其仁。不可得而言矣。莫深於淵也。而未發之中。則淵淵其淵。不可得而言矣。莫大於天也。而未發之中。則浩浩其天。不可得而言矣。故下文卽繼之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若欲知此未發之中。請自入德之門始。惟當於人之所不見處。實下工夫。不愧屋漏。以造不顯之地。然後方能知之矣。豈非所謂迪知迪哲。實允蹈之而知邪。不然。則亦安能言之而使知也。然凡物有色者。得而言也。而未發之中。不屬色也。得而言乎。凡物有聲者。得而言也。而未發之中。不屬聲也。得而言乎。毛雖至小。可得而見也。可得而見。則亦可得而言之。而未發之中。則非毛也。不可得而見也。不可得而見。則亦不可得而言之。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三

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既以未發之性而標諸卷端。復以無聲無臭之詩而繫諸卷後。章章顯露。句句詳明。中庸之義備矣。子思之情見矣。未發之中。其可得而言乎。未發之中。其可得而知乎。

性善仁義

或曰。孟子性善之說。不與孔子異邪。林子曰。未有異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由易而觀之。則孔子亦言性善矣。孟子曰。非天

性善仁義

性善仁義

性善仁義

性善仁義

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又曰。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故術不可不慎也。其孔子之所謂習相遠者與。或曰。孔子專言仁。而孟子則兼言仁義。林子曰。孔子曷嘗不兼言義。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是孔子亦兼言義矣。孟子曷嘗不專言仁。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者道也。則是孟子亦專言仁矣。但孔子之所常言者。仁也。而孟子之所常言者。仁與義也。

秋陽

林子曰。天之上。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而天之下。亦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或問何謂也。林子曰。唐之時。堯日也。舜月也。禹臯稷契暨諸百揆四岳。五星二十八宿也。虞之時。舜日也。禹月也。臯陶稷契暨諸百揆四岳。五星二十八宿也。故堯舜御天以當陽。而中天乎唐虞矣。然不特達而在上。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雖窮而在下。亦一日一月。五星二十八宿也。又問何謂也。林子曰。春秋之時。孔子日也。顏回月也。閔冉而下。五星二十八宿也。故仲尼素王以當陽。而不夜乎萬古矣。若孟子雖日也。豈曾子之所謂秋陽邪。故日也者。天資之以啓明月。資之以出皎。五星二十八宿資之以景耀。而天地之陽則皆萃於日矣。故日也者。太陽也。

林子曰。堯舜太陽也。而唐虞之世。皆在堯舜照臨之中矣。仲尼太陽也。而萬世而下。皆在仲尼照臨之中矣。堯舜以御天而抱太陽也。故其兢兢業業以君天下。而其心則惟恐天下之大有二人焉之

不與於照臨之中。以爲已憂也。仲尼以素王而抱太陽也。故其栖皇皇以師萬世。而其心則惟恐萬世之遠。有一人焉之不與於照臨之中。以爲已憂也。嗚呼。由春秋以來。至於今。二千有餘歲矣。然則繼仲尼而作。以抱仲尼之太陽者。余尙未見其人也。噫。

聖譬則力

論語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而孟子則曰。聖之清者。何也。林子曰。此所謂聖者。以林子全集 卷之三十一 壬九 其力之所至而造其極者言之也。故曰聖譬則力也。其至爾力也。又曰。伯夷極其清之所至。而爲清之聖者也。柳下惠極其和之所至。而爲和之聖者也。猶杜甫極其詩之所至。而爲詩之聖者也。張旭極其草之所至。而爲草之聖者也。或曰。杜甫張旭特技爾。豈其倫邪。然而能造其極。而不可以復加焉者。似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若隘與不恭也。豈其大而化之之聖哉。

好名

陳子頃曰。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余則以爲三代以上之士。亦惟恐其不好名也。使桀紂而好堯舜之名焉。必不爲桀紂。使飛廉惡來而好臯夔之名焉。必不爲飛廉惡來。

林子曰。人以我爲好名也。嫉之。是好不好名之名。是亦好名也。

由堯舜至於湯

林子曰。聖人之所以曠萬世以嗣續此道統之傳者。非他也。一神之相爲感也。譬之一雌一雄。而以形交者。人咸習於所見。以爲常也。至於鶴也。雄鳴風上。雌鳴風下。而卵生者。以神而交也。然猶一雌一雄。亦未足以爲異也。若水鳥之屬。鴨也。一雄而衆雌。以水而交。特一雄耳。而衆雌之雛咸得陽以生焉。不亦異乎。然猶其匹類也。嘗觀玉兔則望月而生。孔雀則聞雷而孕。不惟非其匹類。而上天下地。又且如是之絕遠矣。然玉兔於月。猶得而望之。孔雀於雷。猶得而聞之。而孟子則曰。由堯舜至於

湯則聞而知之。其亦神之所爲乎。故神之所在。無方無體。無形交。無形不交。無一雌一雄。無上天下地。無前乎千百世之旣往。無復乎千百世之方來。吾於是知以心感心。以神傳神者。聖教之大也。若口得而言之耳得而聞之。而曰聖人之至德要道盡在於是。終歸於見聞之小矣。

林子全集

門人 王真
湯新 全叅閱

德性問學

林子曰。世之爲陸象山之學者。則曰我之學在於尊德性也。世之爲朱文公之學者。則曰我之學在於道問學也。昔有兄弟而兩分其遺貲者。諸凡椅卓盥盆衣履之屬。悉中裂而半之。雖曰無不均之嘆。而其父之所遺者。兩不適於用矣。

豈不惜哉。龍江兆恩。

尊德性而道問學

林子曰。天命之性本善也。故曰德性。尊也者。尊之也。人孰不有此德性也。雖有此德性。而爲氣質之性之所勝者。亦多矣。宋儒有言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又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又曰。德勝氣質。然其所以尊德性者。不由於問學焉。不可也。故必學於人而問之。何者。謂之性何者。謂之德性。何以尊之。由此觀之。則所

謂道問學者豈非尊德性之工夫邪。

或問何以尊之。林子曰。尊而君之者。尊之也。又問何以謂之君也。林子曰。范浚所謂天君泰然者。是也。然亦有主客之辯焉。故氣質之性者。客也。天地之性者。主也。王者主之。辟之君而出其令焉。則氣質之性自退聽矣。客者主之。辟之臣而執其命焉。則天地之性其能尊乎。不尊故不存。而天地之性非不存也。特其爲氣質之性所勝而不尊耳。而所謂孔門傳授心法者。真有不可不知也。

林子全集

德性問學卷之三

上

林子曰。世之誦六經而不知有所謂心法者。惟當就有道之人而問焉。而學焉。何章何句。而切於吾之德性者。何章何句。而爲吾之心法者。既致叩之。復繹思之。果有契於吾心之同然乎否也。果不謬於六經之微旨乎否也。不知而耻問於人焉。不可也。不能而耻學於人焉。不可也。如無志於尊德性。以復吾心之聖人也。則亦已矣。如有志於尊德性。以復吾心之聖人。而猶然耻問於人。耻學於人焉。譬昏夜無燭。而有求於室中者。則亦無所見矣。林

子曰。德性者。天之所以與我。吾心之聖人也。若外德性以爲學。則其所學者。非真學也。學雖博。亦奚益哉。若外德性以爲問。則其所問者。非切問也。問雖審。亦奚益哉。故道問學也者。正所以尊德性也。林子曰。問學所以尊德性也。廣大也。精微也。高明也。中庸也。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所謂德性也。而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宗之。豈非所謂問學以尊之邪。

致廣大而盡精微

林子全集

德性問學卷之三

上

林子曰。余心鏡指迷篇。謂鏡之厚且不能分。而其大之圖。又不及尺。懸之廣野之中。而天地山川盡皆包涵於其中。而且有千萬里之遠焉。何其廣大也。鬚髮之白且黑。亦莫不畢照。而無有纖毫能遁其情者。抑何其精微也。況吾心之鏡。至虛至靈。非銅非鑄。非着於物者乎。而其所以廣大而精微者。又當何如邪。

極高明而道中庸

林子曰。由乎中而用之。猶所云聰明睿知皆由中

出也。蓋未發之中。而高明之體以具。故由乎中而用之。則其高明也。不馳騖於外而失之玄且遠矣。

溫故

林子曰。故也者。天之降衷。民之秉彝。而為我所舊有之物。與生俱生。猶所云故家故國者。而孟子所謂赤子之心。大人之故物也。溫也者。溫之也。操而存之者。溫之也。尚書所謂顧諟之。顧諟語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而造次顛沛必於是者。溫之也。

知新

林子曰。新也者。乃我德性中發出來者。神通朗發。智慧日生。而為古先聖人之所未嘗道。未嘗行者。故曰新。故以此而見之知也。而知本於德性。孟子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以此而見之行也。而行本於德性。孟子所謂不學而能。其良能也。

林子曰。知也者。知之也。知我德性中自有古人之所未嘗道。未嘗行者在也。故知不必求合於古人。而我德性之知。即是古人之所知者。特古人之所未嘗道爾。能不必求合於古人。而我德性之能。即

是古人之所能者。特古人之所未嘗行爾。余於是而知所謂知新者。不在於徧物。不在於多識。而堯舜仲尼之所以聖者。此也。張子厚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若必求之記誦傳識。以為我之新見新聞。而非君子之所謂知新也。

敦厚

林子曰。厚也者。厚也。蓋我原得地道之厚。以為厚。而德性中之所本有也。由是以此厚而親親。由是以此厚而仁民。由是以此厚而愛物。而所謂親也。民也。物也。無不持載於我之地道中。而與地同也。若於親也。而不知所以親之。民也。而不知所以仁之。物也。而不知所以愛之。則所謂厚者。而反為薄矣。而敦也者。乃所以復其厚之本體。而聖人之德之所以能厚如地者。以此。

崇禮

林子曰。禮也者。禮也。禮云。禮云。節文云乎哉。而燦然之盡美。皆全具於渾然之中者。禮之本也。惟其禮之有本也。故其能與天地同節。此言禮。乃復禮

之禮根心之禮。而非所謂忠信之薄。禮後之禮也。

林子全集

傳習錄卷之三

六

林子全集

門人 謝 榛
秦道生 全參閱

格物正義

林子曰。格物乃大學頭腦工夫。物格而知斯至矣。若韓昌黎文章士也。論聖學而遺格致。其亦大失聖經之旨者乎。或問物而格之。豈不反動其心邪。林子曰。有物則格之。始學之功也。要而言之。心本虛也。而又安有物之可格乎。學而至

林子全集

傳習錄卷之三

於無物之可格矣。豈非誠則無事。而為聖人之極功邪。朱子嘗有言曰。向來以察識端倪為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關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又答何叔京曰。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又答呂子約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又答陸象山曰。邇年日用工夫。頗覺有力。

無復向時支離之病。凡若此類。載之朱子全集甚多。王陽明亦嘗摘其要。而爲朱子晚年定論云。龍江兆恩。

格物在心不在物

林子曰。大學之所謂物者。非事物之物也。乃記之所謂人化物之物也。大學之所謂格者。非扞格之格也。乃書之所謂格其非心之格也。心化於物矣。不謂之非心而何。故格其非心者。格物也。

格物之用大

林子全集

二

林子曰。大學之道。格其心之非也。大人之道。格君心之非也。格其心之非也。而平天下之機在我矣。格君心之非也。而定國之機在我矣。

堯舜孔孟公案

孔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非也。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此堯舜孔孟之公案也。而朱子之釋格物也。有曰。卽凡天下之物。表裏精粗。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載觀或問有曰。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凡有聲色。形象而盈。

於天地之間。皆物也。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不容已。又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由此觀之。豈非多識以爲學。而徧物以爲知邪。

宋儒有言曰。君子耻一物之不知。夫天下之物。可謂衆矣。安能以一物不知爲耻。而益窮之。至於其極邪。况其表也。裏也。精也。粗也。悉能格之。而無不

林子全集

三

到邪。又况一草一木之細。而必察之。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將何爲邪。其將以一草一木。表裏精粗。而有益於心性之大。而爲作聖之功邪。程明道所謂弄精魄者是也。設言堯舜以遠志爲小草也。仲尼以梗梓爲豫章也。不謂一草一木之不知乎。則堯舜仲尼。顧乃以爲耻。而天下後世。遂謂堯舜仲尼爲非聖人也。必不然矣。

扞禦外物之非

司馬溫公扞禦外物之說。余嘗非之。或曰。扞禦固

非矣。而格去者是歟。林子曰：人惟與物相爲周旋也。而外物安得而扞禦之。若余所謂格去者，非格去其外物也。乃格去其非心也。然則物無美惡歟。林子曰：溫公扞禦之說，在物而不在心。若余格去之義，在心而不在物。而物之美惡非所論也。

心中不可有一物

夫既曰格物矣。而又曰在心不在物者。何也。林子曰：人有言曰：心中不可有一物。又曰：此人胸中無物。若着於物而爲物所礙，則是胸中有物矣。故心礙於聲色臭味，則心爲有物。而外不能忘也。心礙於意必固我，則心爲有物。而內不能忘也。

林子全集

卷之三十四

四

記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林子曰：卽物卽心。而人能離物以冥心也。至於爲物所化，而滅天理，而窮人欲焉。豈曰物之不善邪。其所以逐於物而化於物者，非也。

林子曰：物一也。自其物而言之，則謂之物。自其心之不能忘乎其物者而言之，則謂之欲。心之欲者，

心之物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非以其色之爲物也。而以其心之荒於色之爲物也。非以其禽之爲物也。而以其心之荒於禽之爲物也。

或問曰：物交物之物，格之可也。若有物有則之物，萬物皆備之物，豈其不善而悉格之可乎。林子曰：子以余格物之旨，將格其物之物乎。抑格其心之物乎。今且以近易者爲子言之。夫利之利於人也，大矣。然而亡身亡家亡國亡天下者，豈其利有不善邪。利之者不善也。故格也者，格其不善之利心也。

林子全集

卷之三十四

五

或問曰：心豈有物邪。林子曰：記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豈有欲邪。心之物者，性之欲也。故聖人忘物者也。賢人格物者也。常人逐於物者也。聖人無欲者也。賢人寡欲者也。常人動於欲者也。

性上不容添一物

林子曰：沙礫物也。珠玉物也。珠玉沙礫均足以翳其目也。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豈必其物之不美者，而後謂之物哉。而諸凡有翳我之知，而

非人性上之所本有者。皆物也。故楊子以物於義而翳其知也。墨子以物於仁而翳其知也。孝已以物於孝而翳其知也。尾生以物於信而翳其知也。仁義孝信。豈非珠玉邪。卽珠玉而足以翳其知焉。亦沙礫也。

外心非學

鄭氏曰。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司馬溫公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朱子曰。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也。王陽明曰。格其不正以歸於正而夫子則曰。格其非心。豈其自漢以來。儒者之說亦皆非歟。林子曰。學也者。心學也。外心以爲學。非學也。昔有少年與隣之婦比。其父耻之。獄之於家。俾不得比。雖不得比。而彼少年之心。一隣人之婦也。晝不能餐。夜不能寢。竟困於思以死。夫心本虛也。虛而靈也。故曰靈臺。以隣人之婦而入其靈臺而主之。孟子所謂其小者奪之也。此非其非心。心之物乎。故格之也者。格之而不

爲其所奪也。

存心卽是格物

林子曰。王敬者。存心也。存心者。格物也。而其所謂格物者。豈其與物相爲仇敵。而反動其心邪。故主敬以存心。而不逐於物者。格物也。或問求放心也。亦是格物與。林子曰。夫心之所由以放者。物物之也。故求其放心者。格物也。

心存而物自格

林子曰。日惟與物相爲周旋。而不動其心者。乃真格物也。

格物致知

林子曰。格物也者。格其物之所本無也。致知也者。致其知之所本有也。夫知。辟之鏡也。物塵也。故格其塵。則鏡明也。格其物。則知至矣。

心本能知

林子曰。至善之本體。本無不明也。而自有真知者在焉。若交於物。而引於物焉。則失其至善之本體矣。所謂未見其止也。格之。或問何者謂之止。林子

曰止也者止也。歸宿之義也。本體之自然所謂至善者是也。學而至於能見其止焉。更無復有進步處矣。故顏子之未見其止也。而孔子則曰吾見其進也。

聖人之所以聖

林子曰。心之本體渾然粹然。本虛靈能知覺者也。而聖人之所以聖者。豈有外於虛靈知覺者乎。聖人之所以聖者。不外於虛靈知覺。則是聖人之所以聖者。不外於心也。余故曰。心聖也者。心是聖。聖是心。非有二也。夫人孰不有心也。孰不有心。孰不有虛靈知覺也。聖人非有餘。常人非不足。而常人之所以不能虛靈知覺而聖人者。以物交於物而心則引於物也。故欲致其虛靈之知者。亦惟在乎格其物交之物而已矣。

耳目喻心

林子曰。目有所不見者。以有物之障乎其目。而非其目之性之初也。耳有所不聞者。以有物之塞乎其耳。而非其耳之性之初也。心有所不能知不能

覺者。以有物之蔽乎其心。而非其心之性之初

故目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障乎其目也。則目自能見。耳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塞乎其耳也。則耳自能聞。心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蔽乎其心也。則心自能知。自能覺。

知要有用

或曰。窮至事物之說。可盡廢乎。林子曰。何可廢也。士者盡其爲士之道而已矣。而諸凡有事於士者。不可不知也。任者盡其爲仕之道而已矣。而諸凡有事於仕者。不可不知也。至於天下之物。而不關於士與仕者之實用也。不惟不暇知。而亦不能徧物而盡知矣。

格亦是物

林子曰。物。物也。格。亦物也。格其格。則物格矣。故物辟之寇也。格。辟之兵也。寇。殲而兵不農者。格亦物也。

有所倚附議

林子曰。大學曰。物。中庸曰。倚。故倚之者。物之也。

林子曰。天無心也。亦無爲也。聖人無心也。亦無爲也。惟其無心無爲。故其無物無倚。若伯夷聖之清者也。以其倚於清而物之。故隘。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以其倚於和而物之。故不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無物無倚也。

博文附議

時有自矜其文極博。能致知而格物矣。問於林子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子旣非矣。然則所謂博我以文也。亦皆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何哉。汝所謂文。

林子全集

格物致知卷之三

十

者。又將何以博之。對曰。致知格物也。林子曰。博我以文。而朱子則曰。致知格物也。則以學文。而朱子則曰。詩書六藝之文也。若詩書六藝。今且勿論。而所謂禮儀三百。禮之大也。吾子果能悉三百而窮至其理乎。否也。對曰。吾未之學也。威儀三千。禮之小也。吾子果能悉三千而窮至其理乎。否也。對曰。吾未之學也。夫禮儀威儀。且未之學矣。又何暇及於一草一木之細。而必察其理乎。若謂博我以文。非者非也。

多學附議

集註曰。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非物物刻而雕之者是矣。而曰。卽凡天下之物。表裏精粗。無不到者。豈非所謂物物刻而雕之邪。

多識附議

集註曰。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者。是矣。而曰。卽凡天下之物。若一草一木之屬。豈非所謂緒餘邪。

多聞附議

或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而子旣非之矣。其曰爲其多聞也。則孟子之言亦非歟。林子曰。孟子之言。何可非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又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又曰。何謂尙志。仁義而已矣。卽孟子之所學。與其所以事乎其君者。皆仁義也。顧謂賢者之多聞。而有外於仁義乎。夫賢者之多聞也。或聞之於古。或聞之於今。如何而謂之仁。如何而謂之非仁。而天子則資之以仁其身。以仁天下。而正之也。如何而謂之義。如何而謂之

非義而天子則資之以義其身。以義天下而正之也。若必卽凡天下之物。至於不可勝紀也。而日陳於天子之前。曰如何而謂之表。如何而謂之裏。如何而謂之精。如何而謂之粗。則是使天子日敝精神於小知。且不暇矣。而奚暇以治天下國家哉。

徧物附議

集註曰。徒敝精神於無益者。是矣。而曰耻一物之不知。而窮至事物以求至乎其極者。有何益哉。而謂其不敝精神者。未之有也。

林子全集

徧物附議

七

林子全集

門人 張德位 全恭閱
楊正居

立本

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故自志學而立。以至於耳順。不踰矩。有始有卒。成章而達。殊無驚人可喜之行。足以見知於人也。故曰。知我其天然。余所謂立本者。非下學乎。而入門而極。則非上達乎。或問。林子無舉三綱四業。豈非所謂立本以爲

林子全集

立本

一

教與。林子曰。不三綱。不四業。則不可以爲人。而三綱四業。是乃日用之所當行者。立本之第一義也。茲所分摘立本篇。亦皆可使由之道。初學之首務也。若六經四傳所云入門極則者。悉散見於他分摘諸帙中矣。林子兆恩。

林子曰。能爲人謀而忠乎。交而信乎。傳而習乎。林子曰。能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愛衆而親仁乎。林子曰。能事父母而竭其力乎。能事君而致其身乎。

林子曰。能重而威。而以忠信爲主乎。

林子曰。能信近於義乎。能恭近於禮乎。能因而得其宗乎。

林子曰。樂固人之所難矣。而貧能無諂乎。好禮固人之所難矣。而富能無驕乎。

林子曰。能學而不至於罔乎。能思而不至於殆乎。林子曰。能闕疑。能慎言其餘乎。能闕殆。能慎行其餘乎。

林子曰。能久處約乎。能長處樂乎。

林子曰。能好仁乎。能惡不仁乎。

林子曰。能志於道乎。能比於義乎。

林子曰。能見賢而思齊乎。能見不賢而內自省乎。

林子曰。能不巧言。不令色。不足恭。不匿怨。而友其人乎。

林子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乎。

林子曰。能不罔而生而幸免乎。

林子曰。能恭而禮。而不至於勞乎。能慎而禮。而不至於蕙乎。能勇而禮。而不至於亂乎。能直而禮。而不至於絞乎。

林子曰。能三年學。而不至於穀乎。能學如不及。而其心猶恐失乎。

林子曰。能好德如好色者乎。

林子曰。法語之言。能從之而改乎。異與之言。能說之而釋乎。

林子曰。能出門而如見大賓乎。能使民而如承大祭乎。能於已之所不欲。而勿施於人乎。

林子曰。能爲之難。而其言得無訛乎。能內自省。而不憂不懼乎。

林子曰。能徙義崇德乎。能修愚辨惑乎。

林子曰。能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乎。

林子曰。能無欲速。無見小利乎。

林子曰。能居處恭乎。執事敬乎。與人忠乎。

林子曰。能行已有耻乎。能恒其德而不承之羞乎。

林子曰。言不必信。固人之所難也。而行能必果乎。

林子曰。狂者知所進取。而能不安於狂者乎。狷者有所不爲。而能不安於狷者乎。

林子曰。能見利思義乎。能見危授命乎。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乎。

林子曰。能學爲己乎。能上達乎。能爲君子儒乎。能病無能乎。能不患人之不已知乎。

林子曰。能言而忠信乎。能行而篤敬乎。能立而參前在輿而倚衡乎。

林子曰。能無害仁以成仁乎。

林子曰。能遠慮乎。能躬自厚乎。

林子曰。能矜矣。而不至於爭乎。能羣矣。而不至於黨乎。

林子曰。能當仁而不讓於師乎。

林子曰。能友直。友諒。友多聞乎。能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乎。

林子曰。能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乎。

林子曰。能九思乎。能三畏乎。能知六言六蔽乎。能尊五美而屏四惡乎。

林子曰。能執德而弘。信道而篤乎。

林子曰。能仕優而學。學優而仕乎。

林子曰。能毋自欺乎。能自慊乎。

林子曰。能好而知其惡乎。能惡而知其美乎。

林子曰。能知孝之所以事君乎。能知弟之所以事長乎。能知慈之所以使衆乎。

林子曰。能知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乎。能知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乎。

林子曰。能知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家乎。能知

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乎。能知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乎。

林子曰。能知言悖而出。亦悖而入乎。能知貨悖而入。亦悖而出乎。

林子曰。不覩而能戒慎乎。不聞而能恐懼乎。隱見微顯而能慎其獨乎。

林子曰。欲以行道也。其當知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之可非也。而不思以明之乎。欲以明道也。其當知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之可非也。而不思以

行之乎。

林子曰。能擇乎中而庸之。能得一善乎。能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乎。

林子曰。行怪不足述也。而能不爲乎。半途不可廢也。而可以已乎。

林子曰。道不遠人矣。而可遠人以爲道乎。

林子曰。能素位而不願乎外。能正己而不求於人乎。

林子曰。能居易俟命乎。能反求諸身乎。

林子曰。夫未能不惑。而知爲難能矣。可不知所以好學乎。未能不憂。而仁爲難能矣。可不知所以力行乎。未能不懼。而勇爲難能矣。可不知所以知耻乎。

林子曰。及其知之一也。能學而知之乎。抑或困而知之乎。及其成功一也。能利而行之乎。抑或勉強而行之乎。愚不憂其不明也。柔不憂其不強也。能人一而已百乎。能人十而已千乎。

林子曰。居上能不驕乎。爲下能不倍乎。

林子曰。愚矣。而能不自用乎。賤矣。而能不自專乎。生今之世矣。而能不反古之道乎。

林子曰。能爲君子之闇然也。而日章乎。能不爲小人之的然也。而日亡乎。

林子曰。能內省不疚乎。能不愧屋漏乎。

林子曰。能尙志而居仁由義乎。能無道桓文之事而不假仁假義乎。

林子曰。能知孟子之不動心而集義乎。能知告子之不動心而外義乎。

林子曰。能知孔子之

七

林子曰。能知仁而榮。不仁而辱。而猶然惡辱以居不仁乎。能知四端猶四體。知皆擴而克之乎。

林子曰。能聞言而拜乎。能告之以有過則喜乎。能取諸人以爲善乎。

林子曰。能如孔子時其亡而往拜之。而欲其稱乎。能如孟子不能造朝。而出弔於東郭氏乎。

林子曰。宇宙分內事。皆吾人分內事也。能如孔子之皇皇。孟子之不豫色乎。

林子曰。能知枉已而未有能直人乎。能知志士不

忘在溝壑乎。

林子曰。能富貴而不淫乎。能貧賤而不移乎。能威武而不屈乎。

林子曰。縱不能爲大丈夫矣。而以順爲正可乎。雖曰壯以欲行矣。而不由其道而往可乎。

林子曰。踰垣閉門固不可矣。而患得患失。而無所不至也可乎。

林子曰。愛人不親。可不知所以反其仁乎。治人不治。可不知所以反其智乎。禮人不答。可不知所以

林子全集

反其敬乎。

林子曰。禮義之不可非而非之。而甘於自暴也可乎。夫人孰不能居仁而由義也。而甘於自棄也可乎。

林子曰。事孰爲大。而不知所以事親也可乎。守孰爲大。而不知所以守身也可乎。

林子曰。能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乎。而幾希可不知所存乎。

林子曰。取與死生之際。所當嚴也。而至於傷廉傷

惠傷勇可乎。

林子曰。西子不潔。人皆掩鼻。而魯善之徒。可不知所戒乎。惡人齊沐。可祀上帝。而自新之士。可不知所勉乎。

林子曰。富貴利達。君子不去也。求之非其道。而爲妻妾所羞也可乎。

林子曰。君子之所以殉身者。道義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而祿之以天下。其可顧乎。繫馬千駟。其可

視乎。非其義也。非其道也。而一介可以與人乎。一

林子全集

介可以取人乎。

林子曰。枉已而可以正人乎。辱已而可以正天下乎。

林子曰。庶人之分。而其義則在於往役乎。士者之禮。而其義則在於不往見乎。

林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可不知所以思而求之。求而得之。而至於不仁不義

非禮非智乎。

林子曰。仁義之心。良心也。其可放其良心。而至於

夜氣不存。禽獸不遠乎。

林子曰。事心之功大矣。而操存舍亡之機。其可不知乎。一暴十寒之戒。其可不慎乎。

林子曰。桐梓則知所以養之。而身則不知所以養之。可乎。指不若人。則知惡之。而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之。可乎。鷄犬則知求之。而放心則不知求之。可乎。

林子曰。夫仁義其與膏粱之味。相去何如也。而不之願乎。令聞其與文繡之美。相去何如也。而不之

林子全集

卷之三

十

願乎。

林子曰。天爵其與人爵。相去何如也。而不之修乎。良貴其與趙孟之所貴者。相去何如也。而弗之思乎。

林子曰。堯之服而不之服乎。堯之言而不之言乎。堯之行而不之行乎。

林子曰。能知拂亂所爲。是我之所以動心忍性者乎。

林子曰。不有困心衡慮。而能作乎。不有徵色發聲。

而能喻乎。

林子曰。能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乎。

林子曰。能知求之有益於得。而求之在我者乎。能知求之無益於得。而求之在外者乎。

林子曰。行矣而能著乎。習矣而能察乎。

林子曰。能知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乎。能知王公不致敬盡禮。不可得而亟見乎。能知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林子曰。能知窮不失義。而士得已乎。能知達不離

林子全集

卷之三

十一

道而民不失望乎。

林子曰。能附之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歔然乎。

林子曰。能知有德慧術智。而恒有疾疾乎。能知操心危。慮患深。乃孤臣孽子乎。

林子曰。能仰不愧於天乎。能俯不忤於人乎。

林子曰。能鷄鳴而起。孳孳爲善乎。

林子曰。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乎。

林子曰。能不以三公易其介乎。

林子曰。能樂顏子之樂乎。能志伊尹之志乎。

林子曰。能克無欲害人之心乎。能克無穿窬之心乎。能克無受爾汝之實乎。
林子曰。能養心而寡欲乎。

林子全集卷之三十五 終

林子全集 卷之三十五

十一

林子全集

信難

門人 張近仁 全叅閱
張從善

鳴陽嘗竊覽信難篇。既卒業。不自揣分而言曰。昔者孟子欲明孔子之道於楊墨塞路之際。而時人類以好辯目之者。何也。豈不以世而楊也。吾亦爲楊而已矣。世而墨也。吾亦爲墨而已矣。生斯世也。爲斯人也。是從而是之。非從而非之。奚必以孔子之道。而是非於楊墨塞路之際邪。故搜玄於戎服聽講之時者。浮談以崇無也。談釋於奴身事佛之世者。禪鑽以入室也。明儒於臨幸辟雍之朝者。曲學以阿時也。若孟子則鼓其瑟。欲以熄楊墨之竿矣。夫誰復有能知而信之者乎。此先生倡明三氏歸儒宗孔之難也。先生曰。吾固不能爲楊墨之竿。吾鼓吾瑟。以聲吾教已爾。於是鳴陽謹錄之。以徧叩諸同志。毋卒舍瑟。以寄歸儒宗孔之聲於天下後世。則必有

林子全集 信難卷之三十五

十一

知而信之者矣。門人林鳴陽。

林子曰：孔子之學，心性也。黃帝老子之學，心性也。釋迦之學，心性也。心性，本體也。本體常明也。故至誠無息之謂常，虛靈不昧之謂明。而三門者，流率皆謬於荒唐枯槁，陋於威儀詞章。若語之以心性之本體，本體之常明，卒無有知之者。而知之之難也。卒無有信之者。而信之之難也。

林子曰：執中者，執此本體之中也。守中者，守此本體之中也。空中者，本體之中，本洞然而空也。余每

欲言之，而卒忘其所以爲言者，故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林子曰：得一者，得此本體之一也。歸一者，歸此本體之一也。一貫者，以此本體之一而貫之也。余每欲言之，而卒忘其所以爲言者，故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或者以執中守空中者，同也。以得一歸一一貫者，同也。而問其所以同，不知也。或者以執中守空中者，異也。以得一歸一一貫者，異也。而問其所

以異，不知也。甚者，不知其中與一之謂何也。乃襲古人之緒言，肆爲論辯，而曰如此而爲中。如此而爲一。自是其是，居之不疑，僭使黃帝老子釋迦孔子復生於時，語之以中，示之以一，而亦有所不信矣。余於是益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林子曰：老子之無爲，大舜之無爲也。老子之不言，孔子之無言也。老子之無知，孔子之無知也。故卽舜孔而知老子信老子，可也。何其知之者難，信之者難如是邪？至於黃帝，列於五帝也。可謂尊矣。贊

於周易也。可謂至矣。余每曰：謂黃帝爲邪而異端也，可乎？儒者竟不以爲然者，特其口不以爲然，而一聞之下，則未有不知而信之者。夫旣已知之信之，而猶然不之知，不之信者，何歟？余於是益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林子曰：道門者流，余每以黃帝四妃二十五子而老子之子宗語之而不信也。釋門者流，余每以釋迦要耶輸氏多羅生子羅喉羅語之而不信也。此皆載之典籍，可考也。似宜知之，縱不之知，比余言

之亦宜信之。乃今猶有所不知。所不信者。何也。不謂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邪。

或問謂之仙。謂之佛。謂之蓬萊佛國者。何謂也。林子曰。仙者心也。佛亦心也。蓬萊佛國。心之方寸也。曰。豈不誕歟。林子曰。儒者以心謂之主翁。謂之天君。心之方寸。謂之靈臺。靈府。顧不誕歟。然此知之。不難。信之。不難。而難於知。難於信。如此者。何也。不謂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邪。

林子曰。無暴其氣可也。運氣逆氣不可也。行亦能。林子全集 信難卷之三十六

禪可也。坐禪坐馳不可也。此不異語。此不誑語。似宜知之。信之。而尚有所不知。所不信者。何也。不謂之知之者難。信之者難邪。

林子曰。白日飛昇者神也。一點常明。在天不昧。長生不死者神也。一點常明。萬古不滅。此蓋所謂黃帝之仙去。唐堯之殂落。與夫仲尼之道。寄之曾參。孔伋。孟軻。寄之萬世不死之人心者。是也。豈不易而易知。易而易信耶。而猶有不之知。不之信者。此其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林子曰。道家之玄。孰不以爲異。而舜之德亦曰玄德。道家之丹。孰不以爲異。而武之書亦曰丹書。釋氏之種子。孰不以爲異。而程明道亦曰心如穀種。由大舜武王明道而觀之。則所謂玄。所謂丹。所謂種子。殊不足異如此。是皆可以較而閤之。知而信之。而猶有不之知。不之信者。此其知之者難。信之者難也。

林子曰。儒流未始知孔子。而信孔子者。信孔子之名也。道流未始知黃帝老子。而信黃帝老子者。信黃帝老子之名也。釋流未始知釋迦。而信釋迦者。信釋迦之名也。信孔子之名者。而語之以孔子之實。一貫而已。不記誦。不詞章。必以爲孔子之異端。而不吾信也。信黃帝老子之名者。而語之以黃帝老子之實。得一而已。不荒唐。不迂怪。必以爲黃帝老子之異端。而不吾信也。信釋迦之名者。而語之以釋迦之實。歸一而已。不圓坐。不斷滅。必以爲釋迦之異端。而不吾信也。此皆因人之所信而信之。而信之者。不必其心之是。囚人之所不信而不信。

之而不信之者。不必其心之非。豈非知之者難。信之者難歟。

林子曰。致中之極。可以位天地。育萬物。盡性之至。可以贊化育。成參兩。不顯之德。刑百辟也。剛大之氣。塞兩間也。至於斯立斯行。斯來斯和。又至於不悖不謬。不疑不惑。又至於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一皆聖神功化之極。乃儒者之盛也。誰不信之。誰能知之。不知而信之者。信之而未始信也。豈非知之者難。信之者難歟。

林子全集

門人錢光祖叅閱

儒經訊釋

夫曰訊釋者。何也。蓋經傳之旨微矣。故訊之以詰其義也。既訊矣。而又釋之者。何也。訊之而未

有以對也。故釋之以解其疑也。龍江兆恩
林子曰。孔子曰。性相近也。而孟子則曰。性善者。何也。既曰性善矣。而又曰君子不謂性者。何也。

林子曰。感而遂通者。情也。行所無事者。才也。若有所擬議而失之鑒焉。卽不名情。卽不名才。卽情與才之不本於性也。故善言性者。以利爲本。

林子曰。易以道性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五十可以學易。五十而知天命也。

論語曰。五十而知天命。林子曰。以孔子之聖。至五十而知天命者。何也。易曰。正位凝命。夫命何待於凝。而又曰。正位者。何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心也。既曰盡心。又曰存心者。何

也。何以謂之性也。既曰知性。又曰盡性者。何也。何以謂之天也。既曰知天。又曰事天者。何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性。何以謂之命。若專以此身言之。又何者爲性。何者爲命。何以盡性而至於命。

林子曰。何以謂之繼善。何以謂之成性。

林子曰。成性何以存存。何以爲道義之門。

中庸曰。致中和。又曰。致廣大。致者何。致之也。致此

中和也。致此廣大也。然我之性。本中和而廣大也。

而亦無待於致。致之而復其初也。或曰。致中和之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三

致。與致勝祖之致同。致者何。致以與之也。致此中

和。以位天地。而天地位。致此中和。以育萬物。而萬

物育。

林子曰。易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何謂也。夫既

日用矣。安得不知。既不知矣。又安得而日用之。然

所謂日用者。何也。所以不知者。何也。

林子曰。既曰陰曰陽矣。而又曰鬼曰神者。何也。鬼

神何以爲德。而又曰盛也。

林子曰。言大矣者。何也。坤言廣矣者。何也。易言

廣矣。而又曰大矣者。何也。

林子曰。乾。天也。而曰乃統天者。何也。天一也。而曰

先天後天者。又何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方之神。何以謂之無體之易。

何以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林子曰。何謂精。何謂神。何謂義。何以入之。何以致

用。又何以爲利用。何以安身。何以崇德。子思曰。心

之精神之謂聖。林子曰。何以謂之心。何以謂心之

精神。心之精神。何以能聖。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三

林子曰。心本淨也。何以謂之洗心。何以謂之退藏。

又何以謂之密。

林子曰。孝弟也者。親親也。親親而仁民也。仁民而

愛物也。故孝弟爲仁之本。

林子曰。何事於仁。何謂也。或曰。何事於博施以爲

仁也。故事仁於外也。博施其大矣。事仁於心也。復

禮其要矣。

林子曰。性一也。仁。肫肫者也。禮。渾渾者也。禮見乎

外。則燦燦矣。禮復於中。則渾渾矣。

林子曰。肫肫渾渾一也。自其仁而言之。謂之肫肫。自其禮而言之。謂之渾渾。

記曰。用人之仁去其貪。林子曰。此言仁何也。豈復禮之仁耶。抑愛人之仁耶。何以謂之仁。而又貪也。林子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何也。

林子曰。浩然之氣。正氣也。道義之氣也。浩然之氣。自配道義。而非曰如此而道。如此而義。而思以配之也。

林子曰。是集義所生者。則浩然之氣。斯可以配義

林子全集

集義所生者

四

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則浩然之氣。斯可以配道矣。

林子曰。必有事焉者。以事心爲事也。然心本正也。而亦奚待於正。故戒之曰勿正心。夫既曰勿正心。則易失之忘。故戒之曰勿忘。既曰勿忘。則易失之助長。故又戒之曰勿助長。

林子曰。性無所不統也。而天地人物統於性也。故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者。然後方爲能盡其性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何謂也。林子曰。辟鏡之於森列也。涵焉。況我也者。則能盡天地而包羅之者乎。

林子曰。後者。後也。承順天者。後也。坤陰也。得陽以主之。故有常。

林子曰。理義之悅心者。心之悅理義也。知之而好。好之而樂。以復此心之本體也。能無悅乎。

林子曰。中也者。中也。孔子樂在其中者。以其中之有可樂也。顏子之不改其樂者。樂亦在其中矣。

林子全集

集義所生者

五

林子曰。其餘則日月至焉者。謂自顏子而下。日不違仁。月不違仁。已云至矣。

易曰。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林子曰。此言道者何。道。蹈也。小人之道。小人之行也。故曰其德行者。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林子曰。此言道者何。道路也。余宗孔答問。謂仁不仁。各所從由之路也。德也者。德也。行道而有得者。德也。其曰凶德者何。以凶人而自以凶爲德也。若唐之韓愈。乃謂道與德爲虛位也。豈其然乎。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林子曰。日。離也。夕。三也。離曰。日。是之離。

林子曰。山下之火。勢必炎上。以觀天文。以觀人文。若是其責矣。而曰無敢折獄者。何也。

責曰。責其須何謂也。六二以陰柔居中。正。所須責也。

林子曰。兌。少女也。艮。少男也。在山澤謂之通氣。而君子則曰窒慾。

林子曰。四陽而之初者。益也。乾坤之交也。易曰。天

林子全集

卷之三

本

施地生。其益無方。三陽而之六者。損也。乾坤之交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林子曰。風畜天也。而曰慾文德者。何也。山畜天也。而曰多識前言往行者。何也。

林子曰。師曰。師。貞。丈人吉。林子曰。丈者。仗也能以衆正。故仗之也。至於六五。則曰長子。不曰丈人者。何也。

中庸曰。知天地之化育。林子曰。知者。知之也。猶曰知府事。縣事是也。易曰。乾知太始。

林子曰。一也者中也。達德也。達道也。九經也。一之用也。誠也者。中也。載物也。覆物也。成物也。誠之用也。

林子曰。惟精惟一者。易之所謂精義入神者是也。允執厥中者。記之所謂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者是也。

易曰。易有太極。林子曰。不有太極也。焉能周。林子曰。若稽古帝堯曰。句。

林子曰。鄭衛詩之聲也。若今之艷曲也。其靡靡矣。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二

故聽之者。蕩而不靜。

林子曰。在天謂之春秋。在人謂之仁義。在上謂之賞罰。在下謂之是非。

林子曰。寢衣者。寢而衣也。豈必齊而衣哉。有訓又非也。長平聲。

林子曰。反身而誠者。反之於身。而得其寂然不動之本體者。誠也。

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者。何謂也。林子曰。知至而意誠也。

大學曰。知至而意誠者。何謂也。林子曰。辟行道者。知所適從之路。則無岐路之惑矣。

林子曰。曲也者。直之反也。不直則不能誠。致也者。致之也。致而去之也。易之致命。論語之能致其身。孟子之致爲臣。致而去之之義也。故人之曲者。善反而能誠。猶水之曲者。從繩而能正也。

林子曰。格者。格也。格而去之之義也。書曰。格其非心。孟子曰。格君心之非。或謂感格君心之非者。非也。謂感格君心則可。謂感格君心之非似於文義。林子全集卷之三十一
爲戾。

或生而知之者。何謂也。林子曰。以孔子之聖。而猶曰志學。豈其生而知者。性生邪。

林子曰。生不苟得。患有不避者。喻義之君子也。若小人之喻利也。亦且能不顧死生。

林子曰。以天子之子。事舜於畎畝。舜將何以待之。况九男焉。而丹朱之又傲邪。以天子之女。釐降於匹夫舜。將何以刑之。况二女焉。而同居之又難邪。若帝堯者可謂善試舜矣。

林子曰。武王之伐紂也。而孟子則曰。聞誅一夫紂者何。天絕之也。天絕之者何。民絕之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萬世之定論也。然當其時。且不能信於夷齊之賢人者。何也。夷齊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則將何以答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應變之權也。林子曰。三黜者何。黜者。辱也。黜而辱之者。三也。若既退矣。安得不去。而况三乎。

林子曰。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孔子曰。賢人也。又林子全集卷之三十一
九

曰。逸民也。而孟子乃謂之聖之清聖之和者。何也。林子曰。袒裼裸裎之與偕。援而止之。而卽止。似乎恭矣。而曰不恭者。何也。

林子曰。見南子者。禮也。而子路不悅者。何也。其所不知者。不闕如也。豈聖人之心。有不自白邪。卽不自白矣。於聖人固無損也。而必矢之者。何也。聖人於其言。無所苟也。而况矢乎。

林子曰。舜之受天下也。猶受一簞食也。故其棄天下也。猶棄一敝屣也。

林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蓋聖人之所知者。道義也。若子子然。必去富貴而處貧賤。殆非聖人之所謂道。所謂義矣。林子曰。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而妻妾不羞而泣之也者。幾希。而良人之妻妾。今也或是之亡也。

林子曰。刑者何刑之也。刑百辟之刑。刑寡妻之刑。懷刑之刑也。惠者何。順也。刑之反也。孟子曰。以順爲正。

林子全集

卷之三

十

林子曰。堯舜之禪授也。則曰天與之。湯武之放伐也。則曰天命誅之。紀之詩。若書而曰天曰帝者。何限也。若後世之矯誣也。率以聖人爲口實焉。故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林子曰。何者謂之人心。何者謂之道心。何者謂之中。又何以允執之。

林子曰。堯舜之中。湯之中。子莫之中。時中之中。中道之中。同邪。非邪。

林子曰。一貫之一。協一之一。精一之一。德惟一之。

一。所以行之者一之一。同邪。非邪。

林子曰。無息之誠。與誠者。天之道也。之誠。誠意之誠。同邪。非邪。

林子曰。正心之正。勿正心之正。同邪。非邪。

林子曰。空空之空。屢空之空。同邪。非邪。

林子曰。天命謂性之命。不謂命也之命。不知命之命。道之將行也與命也之命。同邪。非邪。

林子曰。浩然之氣。精氣爲物之氣。移氣之氣。同邪。非邪。

林子全集

卷之三

十一

林子曰。天下至神之神。與不語之神。所存之神。知來之神。不疾而速之神。同邪。非邪。

林子曰。文不在茲。與傳我以文。文莫吾猶人。文理密察之文。同邪。非邪。

林子曰。知止之止。與止仁止孝之止。艮止之止。敬止之止。安汝止。欽厥止之止。同邪。非邪。

林子曰。明德之德。不顯之德。玄德之德。顯道神德行之德。道之以德之德。以德行仁。以德報德之德。同邪。非邪。

同邪。非邪。

林子曰。利仁之知。藏往之知。術知之知。以小事大之知。同邪。非邪。

林子曰。上帝何以臨汝。又將何以昭事之。豈非吾心一上帝也。而母貳爾心。卽所以昭事上帝者與。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上帝之臨汝也。

林子曰。子夏之學於仲尼也。而仲尼不假蓋者。何也。且其論交也。則曰其不可者拒之。而朱子亦謂其言之迫狹也。豈非其儒之硜硜者然哉。故曰無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主

爲小人儒者大之也。

林子曰。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曰。仁之爲器重。舉之莫能勝也。毛而輶之者。何也。道非毛也。而人輶之也。器而重之者。何也。道非器也。而人重之也。曾子曰。仁以爲己任。夫苟能以之爲己任矣。則未有任之而不能舉也。亦未有舉之而不能勝也。故曰。我未見力不足者。

林子全集

門人涂宗禹叅閱

黃老訊議

有儒流而喜談釋氏者。嘗謂孔釋之學誠不異矣。而黃老之道。豈與儒者有同歟。林子曰。老子猶龍之贊。姑且未論。而黃帝之道。亦與仲尼有不同邪。龍江兆恩。

黃帝邪正。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一

璋生問黃帝之道亦邪歟。林子曰。世人旣以其帝而尊之。復以其道而邪之。則吾不能知矣。起元生問曰。旣帝黃帝而列之義農也。則正之。復道黃帝而儼之李聃也。則邪之者。何也。林子曰。世人以其帝而正之。若問之以帝之所以正者。世人不能知也。世人以其道而邪之。若問之以道之所以邪者。世人不能知也。是非舛錯。任耳循聲。先入之言。難與致詰。余每於黃帝邪正之論。而嘆斯道之難明也。

黃帝堯舜並繫之易

易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林子曰。余於是知黃帝之道之大也。故列於帝。而五之也。尙矣。繫於易。而贊之也。尊矣。

刑名不原於道德

林子曰。夫刑名者。果黃老之學歟。黃帝之世。至和氤氲。羣生樂育。老子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又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豈有慘刻少恩。如申

林子全集

黃帝堯舜並繫之易

二

韓者流哉。

曹參重厚長者

林子曰。世傳曹參治黃老。師事蓋公。時稱重厚長者。吏之言文刻深者。輒斥去之。而謂申韓刑名之學。本於黃老者何耶。曹參粗得黃老之緒餘。而民以寧。一老子所謂其緒餘可以治國家者。非歟。若賓客有言不事事。輒飲以醇酒。其殆失無爲之本旨矣。

黃石公辯

或者以黃老之黃。非易所稱垂衣裳而取諸乾坤者。乃圯橋之老父黃石公者是也。林子曰。余嘗考之史氏。申韓戰國時人。黃石公初漢時人。由此觀之。則黃石後申韓而生也。百有餘歲矣。而申韓之徒。又奚從而學之耶。子其試考而思之。

仙去大義

或問黃帝神聖。古今莫能及之。而後人乃以其道而邪之者何也。林子曰。此亦有所由來矣。古人著書。率多寓言。而後人不能以意逆志。遂以其道而

林子全集

黃帝堯舜並繫之易

三

邪之者。亦可笑矣。余嘗考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羣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顛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槁陵。皆寓言也。以故人咸傳之爲僊去。卽此仙去二字。亦寓言也。神氣歸天。僊去之大義也。昔者子華子有言曰。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爲百福之宗。爲百

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神鼎熟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爲大爐。鼓陽化也。鍊剛質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開。而心術之變也。帝之所謂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弓裘衣冠者。

林子全集

卷之三

四

帝之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人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爲衰老。轉而爲死。聖凡之所共也。上智之所弗幸免焉者也。

孔孟是非千古

程子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又曰。楊墨之害。亦經

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朱子曰。楊朱卽老聃弟子。

孟子闢楊朱。則老聃在其中矣。由是觀之。無君禽

獸之教。不謂之老聃。其首惡邪。孟子何不究其害

之所由始。以闢老聃。而曰老聃在其中者。何與。豈

其司刑者。乃專治餘黨。以槩見其首惡之非乎。夫

於首惡之老聃。則固釋之。餘黨之楊朱。則必刑之。

而孟子之是非。必不若是其悖也。且楊朱後孔子

而生。去老子世代甚遠。而謂之老子弟子者。余不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五

能知之矣。老子嘗有言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又曰。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謂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可乎。唐韓退之曰。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夫老子實與孔子並世而生。豈其害甚於楊墨。而孔子又從而問禮歟。

孔子學於老聃

孔子嘗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知今。是吾師也。又子夏答魯哀公曰。吾夫子學乎老聃。夫

孔子自以老聃爲師。而門弟子亦以老聃爲孔子師也。何歟。

林子全集

門人 史志功
郭垣 全泰閱

無爲真實義

或喜黃老無爲而不解無爲之真實義。乃問於林子曰。有父子則有仁。有君臣則有義。甚而至於應事接物之際。一皆不能無爲也。願夫子明以告我。林子曰。余之所謂無爲者。非無所爲也。自然而已矣。故遇父卽能孝。而孝以仁其親者。林子全集

無爲之自然也。遇君卽能忠。而忠以義其君者。無爲之自然也。以至於應事接物之際。豈必安排擬議。亦惟以事應事。因物付物。夫何爲哉。自然而已矣。然則夫子之所謂無爲者。豈不與黃老異耶。林子曰。不異也。亦不離仁。亦不離義。亦不離事。離物而黃老之無爲。何嘗與我異耶。龍江兆恩。

黃帝制作之盛

林子曰。余歷觀帝王制作之盛。末有如黃帝者。見

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製玄衣黃裳之服。以象天地之色。至於大撓甲子。容成蓋天。黃蓋置閏。隸首算數。伶倫律呂。星氣之占。器用之利。內經之作。蠶桑之教。畫野分州。以鹽萬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制作之盛。難以勝紀。林子曰。先黃帝而興者。如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尙矣。伏羲氏。神農氏。人文始開。或有制作而不多見。後黃帝而興者。如唐之堯。虞之舜。夏之禹。商之湯。周之文武。人文既備。而亦無事於制作矣。由此林子全集卷之二十九

無爲本旨

或問無爲本旨。林子曰。以修身言之。而不亂其神者。無爲也。以處事言之。而不鑿其智者。無爲也。邵康節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又曰。順理則無爲。強則有爲也。程子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爲故也。而聖人之德。純一不已者。亦無爲

故也。

黃帝時當用兵

史記黃帝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黃帝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黃帝。黃帝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羆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黃帝爲天子。代神農氏是謂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九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

林子曰。夫黃帝者。習用干戈。教練猛獸。遷徙無常。師兵營衛。以終其身。而未有寧日者。如此而謂黃帝之無所爲不可也。

老子不諱言兵

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又曰。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又曰。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又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又曰。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不得已。又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

林子全集

卷之三

四

黃老之兵豈其得已

兵家有言曰。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若黃帝之兵。既見之於其行也。如彼。而老子之兵。又筆之於其經也。如此。故爲之於不得不爲者。順事而無爲也。爲

之於得已不已者。鑒知以有爲也。

老子習於禮

家語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此而已。孔子出。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林子曰。老子所云良賈深藏。句似若答非所問。與禮之旨。若不相涉。入然而孔子贊之如是。其至者何也。殊不知此乃孔子所謂復禮之微旨也。又按禮記曾子問禮者三。子夏問禮者一。而孔子俱述老聃之言以告語之。夫老聃者。豈日能明道德之歸焉已哉。又且考禮無失巨細有經。此孔子所以龍之。而曰吾師也。彬陽何氏家語註曰。按禮記孔子有吾聞諸老聃之言。殆卽當時在周所從問禮之人。而註禮者。謂非著五千言之老聃。夫五千言之老聃。卽夫子所從問禮之人。舍此人。則同時更有何老聃而知禮耶。林子曰。余讀禮記家語書。而知老子之習於禮矣。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五

然家語所謂禮者。乃出世間法。而禮之實蘊乎其中也。曾子問之所謂禮者。乃世間法。而禮之文見乎其外也。

舜禹無爲無事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或曰。舜無爲與。林子曰。舜之無爲。黃帝之無爲也。黃帝之無爲。大禹之無事也。易曰。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窮則變。變則通。而謂黃帝堯舜無爲也。可乎哉。其曰無爲者。我知之矣。爲其所當爲而無所爲也。若大禹者。敷土刊木。奠山濬川。而孟子則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而謂大禹無事也。可乎哉。其曰無事者。我知之矣。事其所當事而無所事也。

無爲無事一本於誠

林子曰。無爲無事皆本於誠。故曰誠無爲。又曰誠則無事矣。或問何以謂之誠。林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不待安排。不待擬議。而感而遂通。其皆誠而神者之所爲乎。而後世乃道黃帝而儒堯舜禹者。

蓋亦未明夫誠神之幾。寂感之妙也歟。

本來自信

陳白沙曰。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克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腳勞手攘乎。或問何者。謂之欄柄。而又曰。更有何事者。何也。林子曰。色色信他本來。則亦何事之有矣。白沙又曰。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卷自舒。感於此。應於彼。發乎

無不靜。非無不闔。非無不闢。非無不卷。非無不舒。乎。此感而彼應也。發邇而見遠也。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則亦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卷自舒。而有不自知者矣。又問吾自信吾。林子曰。觀之天地。則知吾之所以信吾也。故天之所以爲天也。信其本來之自然矣。而不自知其爲之者。地之所以爲地也。信其本來之自然矣。而不自知其爲之者。汝以爲天地之所以生生化化者。其有安排擬議者乎。自然而已矣。汝能信吾之自然。是天地而已矣。故曰。更有何事。此黃帝老子無爲之旨也。

林子全集

見性篇

門人 王 潢
袁 燧 全泰閑

林子曰。夫性也者。無生無滅。無動無靜。本無一法。固非昭昭靈靈而屬於相也。能生萬法。亦非窈窈冥冥而落於空也。賢聖不增。凡愚不減。禪定不寂。煩惱不亂。然而不依法修行。不可也。而其所謂法者。聖諦不爲。不落階級。亦無漸次。頓悟頓修。離相離空。離迷離妄。亦不思善。亦不思惡。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故能妄念俱滅。三毒卽除。開佛知見。入佛地位。無念無憶。無着無礙。自能萬法盡通。無數方便。自能應語隨答。應用隨作。自能萬境如如。神通自在。昔者五祖有言曰。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卽名天人師。佛而儒曰知性。道曰得性。則是見性之教。三氏之所同也。然佛之法。莫明於六祖。而壇經之命意立言。又爲世人之所能解也。故復錄其要。

而訊釋之以綴後簡。林子兆思

中一誠

林子曰。若欲至命。必先盡性。若欲盡性。必先見性。夫性中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得未發之中邪。若未見性。而定在之中。不可不知也。性一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悟不二之一邪。若未見性。而真一之一。不可不知也。性誠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契天道之誠邪。若未見性。而人道之誠。不可不知也。誠問何以謂之未發之中也。林子曰。充滿於上天。下地而無盡藏者。無中而無不中也。何以謂之不二之一也。林子曰。充滿於上。天下地而不可紀者。無一而無不一也。何以謂之寂然不動之誠也。林子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不可得而測量者。無誠而無不誠也。

誠

或曰。中一之旨。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何者謂之誠。林子曰。未發之中。不二之一。而其中則自有實理者在焉。天之道也。由此而成已焉。以爲仁也。由

此而成物焉。以爲智也。然而仁智豈不自寂然不動中來與。林子曰。非誠則無以爲仁。何以能成也。非誠則無以爲智。何以能成物也。又問物之終始。林子曰。未發之中。非中非不中。而中無不包也。不二之一。非一非不一。而一無不統也。中無不包。則亦何者非中。何者非誠。皆中則皆誠也。一無不統。則亦何者非一。何者非誠。皆一則皆誠也。然則物之所以終。所以始者。其能有外於誠乎。故曰。不誠無物。此君子之所以誠之爲貴也。

中庸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林子曰。誠卽道也。故道也者。混然而無爲也。而混然無爲之中。則皆有所謂實理者在焉。古人有言曰。道無鬼神。而道之所以能屈之而鬼信之而神者。乃其實理之自然。而不可掩也。故誠也者。誠也。誠則能化。誠則能明。誠則能不顯之德之純。誠則能無聲無臭。而爲不顯之至。誠則能盡人之性。誠則能盡物之性。誠則能立天下之大本。誠則能知天地之化育。大哉誠乎。斯其至矣。故未發之中。莫非誠也。而

發皆中節。何莫而非誠也。不二之一。莫非誠也。而生物不測。何莫而非誠也。

石火喻

林子曰。孔子其有知乎哉。無知也。叩之而卽知者。無知而有知也。否。其有火乎哉。無火也。擊之而卽火者。無火而有火也。

林子曰。火其有生乎哉。無生也。旣無生矣。而火則從何而火乎。故無火而火。火於無火者。真火也。知其有生乎哉。無生也。旣無生矣。而知則從何而知乎。故無知而知。知於無知者。真知也。

或曰。無生妙義。則吾旣得聞命矣。敢問何者謂之性。謂之神。林子曰。性本空也。而未始有神。性旣萌之而神矣。神卽火也。然石之性亦本空也。至於擊之而火生者。乃以爲火之性。原蘊於石之中也。其然乎。其不然乎。擬議億逆。愈測愈迷。法華經所謂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者。此也。

林子曰。石性中本無一火可得。擊之而復擊之。則

火火而無盡。人性中本無一法可得。叩之而復叩之。則法法而無窮。此其所以一法不立。而萬法俱備者。無生密義。其孰得而測之。

吾身亦有盤古氏

或問何以能見性也。林子曰。余嘗稽考古先。天地混合。則有盤古氏。而謂之盤古氏者。譬天地一盤也。而盤之底蓋。猶然未分也。嗣是而後。天開地闢。而人生焉。則有三皇氏。夫未有三皇氏。而先有盤古氏。然則人之身也。亦有盤古氏與。林子曰。夫人之身亦一天地爾。而我之盤古氏。尙在母胎之中。雖曰混沌沌沌。而已屬之氣矣。母呼亦呼。母吸亦吸。而釋氏所謂長養聖胎者。豈非所以長養我之盤古氏邪。

少微通鑑外紀。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而周靜軒嘗爲之斷曰。混沌之世。天地始分。有盤古氏。所以繼天而出治也。厥後天開於子。則有天皇氏。夫旣曰首出御世。繼天出治矣。而又曰天開於子者。何也。豈其天未開時。而亦有天之可繼。御世以

出治邪。然所謂繼天御世以出治者。君也。天曰未開。則地之未闢也。從可知矣。地曰未闢。則人之未生也。從可知矣。人曰未生。則將何者而爲之君。御世以出治。而亦何者爲之臣。何者爲之民。而欽若而從又邪。

威音王已前

或問釋氏所謂威音王已前者何義也。林子曰。儒者所謂無聲無臭。太虛是也。然則何以謂之王也。林子曰。其所以主張威音者。太極乎。故謂之王。余於是而知學佛者。但覓其王之所在而尊之爾。既尊王矣。而又且併其王而無有之。太極本無極者。太虛也。

林子曰。威音者。色聲之義也。金剛經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豈不以如如不動之體。而色聲之塵。則固本空也。吾惟復吾如如不動之實體已爾。故曰威音王已前。卽得吾欲見性。而徒索之威音王已後。而住色。而住聲。則未有能見性焉者也。

盤卽胎義

林子曰。天地之盤。以胎天地之本原。天地之性命也。人之胎。卽天地之盤也。以胎人之本原。人之性命也。

林子曰。天也者。蓋也。而覆幬乎其上矣。地也者。底也。而持載乎其下矣。故天地一盤也。而吾身之天地。亦一盤也。余於是而知未脫胎以前。吾身之天地。尙未分也。而所以主張乎混沌者。則有盤古氏。既脫胎以後。而吾身之天地。而開而闢矣。而所以主張乎威音者。則有威音王氏。然則威音王已前者。其在於未始脫胎之前乎。抑亦在於未始結胎之前乎。林子曰。夫豈曰人之胎焉已哉。而禽鳥之殼。亦有然者。而其生生之些兒。乃胎於玄黃之冲氣。然而不抱。則不能雛。又豈曰禽鳥之殼焉已哉。而桃李之核。亦有然者。而其生生之一點。乃胎於二儀之渾同。然而不土。則不能芽。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而欲悟性以見性者。其將求之昭昭而有倫乎。抑亦求之冥冥而無形乎。

壇經訊釋

壇經曰。指授卽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又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林子曰。惟論見性。斯其爲指授也大矣。何以謂之二法。何以謂之不二之法。

林子曰。何以謂之佛性也。壇經曰。若識衆生。卽是佛性。何以謂之真佛也。壇經曰。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何以能求見佛也。壇經曰。欲求見佛。但識衆生。何以能成佛道也。壇經曰。自見本心。自成佛道。

壇經曰。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林子曰。佛出世間法也。何以謂之在世間。而又曰不離世間覺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邪。不曰心而曰本心。不曰性而曰本性。豈所謂本心本性。乃真心真性邪。抑豈心是地而性是王邪。林子曰。性在作用。應物隨現。不識本心。安見本性。林子曰。心地無非。何者非戒。心地無亂。何者非定。

心地無癡。何者非慧。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念。何以謂之於念而離念邪。何以謂之真如自性。何以謂之自性起念。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相。何以謂之於相而離相邪。何以謂之法體。何以謂之能離於相。卽是法體清淨邪。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邪。何以謂之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邪。故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卽不名禪。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卽不名坐。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卽不清淨。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卽不空寂。

林子曰。性本不動。性本是禪。而曰衆生卽佛者。蓋言衆生之性。亦本不動。亦本是禪。然禪乃靜義。而心不坐。則不能禪。故坐也者。坐也。坐則能定。而靜而安。壇經曰。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若也不知性本是禪。心安名坐。而徒索之枯坐。著相以求禪焉。豈南能所謂最上一乘之旨。而明心。而見性邪。故曰未入門。

內。只在門外。

壇經曰。與汝言者。卽非密也。林子曰。豈非所謂說不得邪。故曰。汝若返照。密在汝邊。則亦惟在於自性自悟爾。

林子曰。世人妙性本空。而心之分量。豈不廣且大邪。其曰。小根者何也。壇經曰。未悟自性。卽是小根。若能悟性。乃名大根。余於是而知無智無愚。無佛無衆生。亦惟在於迷悟之間爾。壇經曰。小根之人。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

能悟。

林子曰。

自開悟。

緣邪見障重。

煩惱根深。若能常起正見。自開自悟。卽能見性成佛道矣。何名小根。

林子曰。何以謂之開佛知見也。壇經曰。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卽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爲開佛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又曰。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然則止惡行善。抑亦可以開佛之知見與。壇經曰。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夫靈光旣顯現矣。顧乃不能開佛之知見邪。

或問何以謂之一念也。林子曰。夫所謂一念者。蓋謂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如此。而無復有他念也。猶言心心如此。而無復有他心也。故心心念念。自懺前愆。心心念念。自悔後過。心心念念。去假歸真。心心念念。離假離真。心心念念。棄邪歸正。心心念念。無邪無正。心心念念。見性以爲功。心心念念。平等以爲德。心心念念。內心謙下以爲功。心心念念。外行於禮以爲德。心心念念。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心心念念。和光接物。通達無礙。凡若此類。是皆一念之旨也。如此修行。定成佛道。

林子曰。何名真度。壇經曰。各須自性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各爲真度。

壇經曰。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林子曰。夫佛豈無法邪。若迷若妄。不卽自除。而性中萬法。豈能自現。

壇經曰。不修卽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而曰佛無有法者。余弗能知之矣。然豈曰未見性爲然哉。至

於見性。亦須有法。而修行依法。復當參求。壇經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卽自見性。依法修行。又曰。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壇經曰。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或乃索之般若經卷。日夜莊誦以求見性。林子曰。汝欲見性。其將索之般若經卷乎。抑將索之自性真經乎。壇經曰。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若也不識自性般若。終日口念。而以外求。林子全集卷之十一

之。縱有所知。都屬聞見。以此悟性。豈能見性。壇經曰。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夫所謂不離見聞緣者。豈不以從耳目而入。可以觸機而悟性邪。但著於見聞。而以爲見性之地者。余未見其可也。或問何者。謂之機。林子曰。古之爲師稱善教。而弟子稱善學者。亦惟在此機。爾故真機不動。則靈關不啓。靈關不啓。則神理不彰。而徒索之經卷。著於見聞。而曰能識心而見性者。未之有也。

壇經曰。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

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林子曰。布施供養。豈不是人天小果邪。心中三惡。不自懺悔。縱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得福雖多。終成有漏。然而古人亦有言曰。先須作福。福至心靈。而契機悟性。蓋亦有在於此矣。或問何也。林子曰。夫心既靈矣。顧有機之不能契。而性之不能悟邪。

林子曰。佛之妙義。雖曰不屬之言語文字矣。而其所以發之言語。見之文字者。亦非有待於擬議而安排也。故曰思量卽不中用。

林子曰。悟性之人。雖在於虛極靜篤矣。然而動上亦有不動。而輪刀上陣。亦得見之者。不可不知也。然則何以謂之動上不動。壇經曰。性本不動。故也。或問林子嘗曰。見性性見。豈其見性之有可見邪。林子曰。但聽其言也。便能知之矣。而壇經所謂蓮花從口發者。豈非見性之有可見邪。

壇經曰。心如虛空。名之爲大。而百無所思。自稱爲大。而謂之真心之太空乎。

壇經曰。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而空心靜

坐着無記空。而謂之妙性之本空乎。

壇經曰。若見一切法。心不染着。是爲無念。用卽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若也百物不思。當令念絕。不謂之法縛而名邊見邪。

壇經曰。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若執一行三昧。坐不動。妄不起心。不謂之障道而同無情邪。

壇經曰。道須通流。何以卻滯。心不住法。道卽通流。若必看心觀靜。不動不起。不謂之相教。住法以自縛邪。

古人有言曰。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豈非所謂實性中。元不染善惡邪。若能如是解。卽得真如自性。而頓悟無生矣。故能斷百思想者。臥輪之斷滅也。不斷百思想者。六祖之寂滅也。

昔者大通和尚嘗語其徒曰。汝見虛空否。虛空無相貌。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六祖謂之猶存知見是也。故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

虛生閃電。由是觀之。則大通和尚之所謂了無一物可見可知者。其殆與臥輪之伎倆。亦無以異。是皆斷滅者流。而學佛者之所當戒也。

林子曰。惟此佛法。人所易知。人所易行。但釋氏者流。無有不知。無有能行之者。無相頌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夫不曰持戒而曰心平。豈不以心平則自有至戒者在乎。不曰修禪而曰行直。豈不以行直則自有真禪者在乎。由是觀之。則釋氏修爲之功。殆無出於此矣。又曰。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夫知所親養。乃所以爲仁也。豈有仁而遺其父母者乎。知所相憐。乃所以爲義也。豈有義而忘其上下者乎。由是觀之。則釋氏立本之教。槩可見於此矣。若或戒矣而心有未平。禪矣而行有未直。父母且不知所以仁之。上下且不知所以義之。此其大本已失。而曰能依法修行以見性者。豈其然哉。此釋氏者流之所當知也。

林子全集

門人涂文弼泰閱

教外別傳

或問不曰傳而曰別傳。不曰教而曰教外者。何謂也。林子曰。聖人有至教。悟性有別傳。故教外之教。謂之至教。不言而傳。謂之別傳。而汝以爲教外別傳者。其有所於傳。有所於教乎。其無所於傳。無所於教乎。傳而無所於傳。教而無所於

教乎。無傳而有所於傳。無教而有所於教乎。其傳而不在於傳。教而不在於教乎。其傳而非其所傳。教而非其所教乎。無傳無無傳。無教無無教。其殆機之相爲啓。而神之相爲通乎。然必至於不知有傳。亦不知有別傳之傳。不知有教。亦不知有教外之教。不知有機。亦不知機之相爲啓。不知有神。亦不知神之相爲通。然後方可謂之無教之至教。無傳而有傳也。龍江兆恩谷神靈關

或問何謂靈關。林子曰。所謂谷神者是也。谷惟其虛也。故有神理存焉。卽呼卽應。何其速也。然則靈關有定在歟。林子曰。無在而無不在也。設言靈關之有定在也。而謂之靈關可乎。故谷曰神谷。關曰靈關者。神靈之也。

靈關靈府

或問所謂靈關者。豈非其靈府之義與。林子曰。靈關靈府。其義一也。故自其精神之凝聚者言之。則謂之靈府。而顯仁藏用之機寓焉。自其乾坤之門

戶者言之。則謂之靈關。而一闔一闢之變寓焉。大凡天下之物。有可以神靈之者。則不可謂之平常。有可以平常之者。則不可謂之神靈。惟此見在心也。而至平至常之中。則自有至神至靈者在焉。故充此見在心也。可以皇。可以帝。可以王。可以師。萬世可以贊化育。是皆率性之道。自然而然而也。

神理

白沙曰。神理爲天地萬化主本。長在不滅。林子曰。天惟有此神理。而天之所以爲天也。地惟有此神

理而地之所以爲地也。人惟有此神理而人之所以爲人也。物惟有此神理而物之所以爲物也。夫天地且有壞矣而况人乎。而况物乎。其曰長在不滅者何也。林子曰。天氣也。氣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得而滅乎。地形也。形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得而滅乎。而人而物亦復如是。故天地有壞而這箇不壞。所謂這箇者。蓋指神理而言也。道氏所謂長生。釋氏所謂不死者以此。

乍見

林子全集

卷之四

三

或問乍見之頃。豈其平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與。林子曰。是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也。然此乍見之頃也。有思慮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思何慮。有將迎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將何迎。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當是時也。何待於思。何待於慮。而亦何暇於思。何暇於慮也。是乃順而應之之妙機。而聖人之所以聖也。其有外於斯乎。

以利爲本

或問以利爲本。林子曰。豈非釋氏之所謂在事之先。取以本利者乎。惟其本而利也。故其以利爲本。而孔子則罕言利者何也。惟此利字。不有顏曾。夫誰得而言之。故曰罕言。繫辭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故利言者不屬於擬議。而亦無事於擬議。自能成其變化。順以出之。而無所於爲也。其曰擬議以成其變化者。豈非所謂下學致曲而誠之功。以造於上達動變而化之地邪。故擬議者。可得而言之。而使由也。而利則不可得而言之。而使知也。

林子全集

卷之四

四

鳶魚飛躍

林子曰。鳶之飛乎其上也。魚之躍乎其下也。其皆天機之自然乎。而吾心之活潑。是皆鳶魚之飛躍。天機之自然也。若也不知自然之天機。而曰能悟性者。未也。

無言無隱

或問道其不可得而言乎。林子曰。夫道惡得而言之。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故不知道者。則以道隱於無言。而知道者。則以道隱於有言。余於是而知

有言者而未始有言也。無言者而未始無言也。道其可得而隱乎。道其可得而言乎。無言無隱亦惟在於知機而契機兩

契機知機

林子曰。太上契機其次知機。或曰。敢問何以謂之契機也。林子曰。契機也者。契其機也。機蓋與我相爲孚契而不二者。契機也。故契機也者。不知是機是我。是我是機。又不知卽機卽我。卽我卽機。殆將不知有機而忘機。忘我不知有我而忘我忘機者。林子全集卷之五

五

矣。豈曰知之云乎哉。

一以貫之

余嘗考之魯論矣。一以貫之者。聖人之別傳也。而心相感通之下。則自有真機存乎其間者。卽在孔子。且不知其所以教。而在曾氏。亦不知其所以唯矣。夫曾氏之傳。旣曰得其宗矣。顧乃不能善發聖人之蘊以教人。而但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何與。然當孔曾授受之時。而門人則固在焉。誰不與聞而又奚待於問也。蓋機有未契。是雖孔子亦

且無如之何矣。而况非孔子者乎。

機通天地古今

或問曾參之唯。豈非所謂契其機邪。而孔子必先呼其名者何也。林子曰。此所以觸其機而使萌也。其機旣萌則卽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者。蓋直指其機之萌者如此也。而曾參之唯。豈非能契其機邪。然而機也者。乃所以通天地人物而一之者也。故我能契其機焉。則天地人物之機。我得而握之矣。微乎其微。不可測識。固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機。林子全集卷之五

六

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然其機之相爲感通也。不惟無內無外。亦且無後無先。若堯舜之於湯。湯之於文王。文王之於孔子。後先相去。則固若是其遠矣。而其所以聞而知之者。豈其有所於傳邪。抑豈其無所於傳邪。故能明乎無傳有傳之機。則後先之遠。誰得而限之。或者愕然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然古今特旦暮爾。而又况聖人之機。流通於天地人物而未嘗有暫息者乎。又問何者是聖人之機。林子曰。天地人物之機。聖人之機也。聖人之機。我

之機也。故我有所觸而契其機焉。是亦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而天地人物啓我以機也。豈必遊於聖人之門。親炙輝光。然後能契其機邪。然機也者。無天無地。無人無物。無非此機之所流通。但天地人物日啓其機以示人。而人莫之知也。夫機則固若是其微矣。以此教人。豈不令人疑畏而自阻邪。林子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異教。抑亦先觸其機而使萌爾。若孟子所謂引之者。乃所以觸其機也。故曰躍如。又曰吾如有萌焉。何哉。有萌之機。林子全集卷之四 七

機徹天地人物

林子曰。機之未萌。則謂之性。性之方萌。則謂之機。夫惟其機之萌之本乎性也。故能徹天徹地。徹古徹今。然豈惟人哉。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夫鳳凰遠矣。而鳳凰之所以覽德輝而來儀者。以物之性。皆我之性也。而其機之萌乎其性也。則自有相

爲感通者在。而非夫人之所能知也。夫物且有然矣。而况人乎。豈惟物哉。古人有言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夫天地大矣。而天地之所以賴聖人以成能者。以天地之性。皆我之性也。而其機之萌乎其性也。則自有相爲感通者在。而非夫人之所能知也。夫天地且有然矣。而况人乎。

契機知性

或問心之生意之謂仁矣。而謂仁爲機可乎。林子曰。心之始萌之謂機。機一萌焉。而仁則油然而生。林子全集卷之四 八

不得吾心

孟子曰。吾不忍其觥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此齊王之觸於所感者然也。無所於思。無所於慮。擴而充之。是心足以王矣。或曰。齊王好勇好貨好色。而不忍觥觶之心。豈真有得於何思何慮之本體者然邪。林子曰。齊王不忍觥觶之心。固自發之。固自忘之。殆非有所於思。有所於慮。而後有此不忍之心。

也。故曰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若或有所於思。有所於慮。而後有此不忍之心焉。則此不忍之心也。何爲乎反而求之。而不得邪。但聖人之心。無時而不寂然也。無時而不感通也。而齊王見牛之頃。耶足以見其真心之未嘗亡也。

林子曰。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反而求之。不得吾心。非易之所謂日用而不知邪。蓋性在日用。苟能知其所以日用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不忍者情。苟能知其所以不忍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機也者。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九

機也。一感通之下。而道體卽爲之呈露者。機也。若不得其機。而影響於日用之間。億逆於見牛之頃。是亦想像之知爾。反而求之。豈曰能得本心。而知其所以日用者哉。然不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未也。若必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亦未也。反之而無所於反。求之而無所於求。而恍恍惚惚之際。似乎有以啓之。而自契其機者。

孟子因機利導

林子曰。余讀孟子書。乃知孟子之所以善教。而因

機利導之下。真足以激發而興起人之良心者。其曰聞之胡齋者。豈不喜得其間。而爲轉移齊宣王之一機邪。而是心足王之對。蓋亦言有大而非誇矣。是雖五帝三王之所謂盛德大業者。則又安能舍此不忍人之心。而別有驚人可喜之事邪。孟子又曰。見牛未見羊。卽此見字。最當玩味。正所以發其機。啓之而使萌也。蓋有見則有觸。既有觸矣。而吾不忍人之心。有不萌其機乎。齊宣王雖曰戚戚然而萌其機矣。然終不知所以反而求之。而所謂

林子全集

卷之三

十

不忍。所謂戚戚者。此何心也。其機固顯。蓋亦惻然而未之知矣。機且未知。而况可得而契乎。孟子至是。亦且無如之何矣。但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然孟子之心。不但已也。而與危構恣之間。乃所以激發其良心而興起之者與。其曰吾何快於是。則亦能知所覺悟矣。卽此覺悟。便是良心。夫良心既已見矣。顧乃不能轉移此大欲之心。而爲不忍人之良心者何邪。然不忍人之良心。人皆有之。若不知所以覺悟而轉移之。則已。苟知所以覺悟而轉移。

之欲仁仁至何遠之有

擴充轉移

林子曰善心一萌者機也因其機而擴充之而由微而顯之功不可不知也不善心一萌者亦機也因其機而轉移之而反惡爲善之功不可不知也

卓爾躍如

或問顏子卓爾孟子躍如豈非機邪林子曰顏子之所以稱爲善學者其機卓爾孟子之所以稱爲善教者其機躍如然余又有說焉機也者其神乎

林子全集

卷之四

上

而非力之所能致也是雖顏子亦且不能竭其才以從之故曰末由也已機也者其微乎而非言之所能傳也是雖孟子亦且不能發其蘊以示之故曰引而不發

強言顯道

林子既已論著別傳矣而又申之以機說者何也蓋道之不明久矣故不得不假之言以言其所不能言者亦不得不假之言以言其所能言者夫其所能言者言之可也而其所能言者則亦惡得而

而言諸言之愈支而道爲之益晦余既知之矣既知而復言之者何也庶天下萬世亦或有因余之所能言而得余之所不能言者是乃余之心也

風旖

或問風旖妙義可得而論與林子曰說什麼是旖說什麼是風奚取於相如如者空空以露真相相以顯真空真相元無相真空元不空辟如眼中童子鏡裏影像生於無生非空非相風旖妙義豈不是機機不可測機不可知不可思議當機契機

林子全集

卷之四

上

林子曰風旖妙義非關文字知忘所知乃契真機汝以爲仁者心動其有所待於旖於風邪抑無所待於旖於風邪本來心體蕩蕩寂空勿生一念彼感此通言卽非密豈得而論一觸便悟目擊道存或問林子嘗曰見而有不在於見聞而有不在於聞者何謂也吾竊惑焉林子曰會得此意則古人所謂無眼人能見無耳人能聞者自當知之矣由此觀之豈曰見而不在於見而其所以見者則又不在於眼豈曰聞而不在於聞而其所以聞者則

又不在於耳。或問不悟。又問。林子曰。汝之耳也能見。汝之眼也能聞。汝今必索見於眼。求聞於耳。則風旛妙義。汝又焉能知之。夫既曰不在於眼於耳矣。抑豈其不在於色於聲邪。林子曰。見聞有實體。悟性有神機。非色非見。非聲非聞。則自有見性聞性之實體者在。不生而不滅也。又問。何以謂之見性聞性而不生滅也。林子曰。色有生滅矣。故見有生滅。而其見性之實體也。其有生滅也乎哉。聲有生滅矣。故聞有生滅。而其聞性之實體也。其有生滅也乎哉。

無情說法

林子曰。無情說法。殆非有情者之所能知也。或問。無情豈能說法。林子曰。盈天地間皆我之性也。皆我之性。則皆我之機也。夫豈惟風旛爲然也。至於釋迦拈花。衆皆默然。惟有迦葉破顏微笑。不謂之以心傳心。教外之至教邪。夫豈惟拈花爲然也。至於外道。不問有言。不問無言。釋迦良久。遂能開其迷雲。令之得入。故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又不

謂之以心傳心。教外之至教邪。彌陀經曰。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而後世禪學之士。能會此意者。亦多有之。其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曰。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鳴咽。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曰。山河大地。是真善知識。曰。徒費言語。吾嬾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我敷演。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曰。鍾鳴鼓響。鵲噪鴉鳴。爲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也。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着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曰。簷前水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曰。盡大地是真空。遍法界是妙有。此其畧也。是皆所謂無情說法也。若夫儒門則亦有之。其曰。滿目江山一任看。而濂溪爲之心醉。曰。聞聲見色只如常。而敬夫爲之豁然。曰。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而閻道爲之撞彩。至於所謂交翠庭草。自得盆魚。月到梧桐。風來楊柳。一般意味。是亦說法之無情也。故以彼之無

情若有以獲我之心。以我之無心。又有以得彼之意。而彼我兩忘之下。則自有相爲感通之機者在焉。然當是時也。而謂之有情可乎不也。謂之有意可乎不也。而彼我兩忘之下。似亦不可謂之有情。似亦不可謂之有意。謂之無情可乎不也。謂之無意可乎不也。而相爲感通之際。似亦不可謂之無情。似亦不可謂之無意。到此境界。蓋有莫知爲之者。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思之不及。測之不得。則亦何以謂之有情。何以謂之無意。何以謂之有。

林子全集

教外別傳卷之四

十五

爾。故悟者當知自得。而迷者實難與言。

了心

胡生覽別傳。而以林子爲隱也。林子曰。汝以爲性其可得而言與。性既不可得而言矣。而余必欲強而言之。豈不反以晦道邪。汝欲悟性。曷不以孟子躍如章。與余別傳。而並觀之。庶乎知機契機。而有悟入處也。數日胡生復來見曰。性由自悟。古人雖有是言矣。而契機悟性。殆有甚於登天之難也。林

子曰。余昔之與汝言者。皆大匠之繩墨。羿之發率。孟子所謂引之者。中道而立是也。若巧則在人。是雖大匠與羿。則亦安能言之而使知也。又問何者。謂之中道。何以立之。林子曰。中道也者。中道也。吾身之黃中。吾身之河洛也。故能立此中道。而伏羲之圖。大禹之書。都由此中出矣。而易之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者。則皆寓言也。若也不知吾身之河洛。而必索圖於河。然後能畫八卦。索書於洛。然後能敘九疇。則天之所以錫聖人。而聖人之所以則天者。似有涉於跡。而非天地聖人神通默會之真機也。然則伏羲之畫八卦。大禹之敘九疇。不謂之見性以後事邪。林子曰。河圖洛書。乃我天命之性中。發出來爾。而聖人之所以悟性以作聖者。則亦與人同爾。豈謂聖本生知。而非學之所能至也哉。然別傳之教。時雨之化也。故孟子躍如章。卽續於五教之後。而世之儒者。鮮有知之者。夫豈惟三氏爲然也。至於詩文之小技。亦皆有別傳。若游藝之徒。不能自命一意。自出一言。而惟影響於古人之詩

林子全集

教外別傳卷之四

十六

以爲詩而非所以爲詩也。古人之文以爲文而非所以爲文也。夫詩文且然而况於三氏之大道者乎。故爲儒而不知有別傳。豈能盡性而謂之聖學不可也。爲道而不知有別傳。豈能得性而謂之玄學不可也。爲釋而不知有別傳。豈能見性而謂之禪學不可也。余今復以躍如章以與二三子言之。若孔子之所謂約禮敦仁。孟子之所謂根心益背。是皆所以引之者。以立中道也。然性乃人人之所固有者。而躍如自得。又非有所待於人也。二三子甚母曰。高美難及。而自謂不能也。古人有言曰。悟性還容易。了心寔是難。故了心也者。了此心也。了心則心無其心矣。無心之心。是謂真心。真心是性。真性是心。性其有不可得而悟乎。余於是而知了心之學。是乃悟性之第一義也。

致虛

林子曰。心本虛也。若欲悟性。莫先致虛。惟虛故靈。靈則能悟。不虛不靈。豈曰能悟。

跋

洪謹跋 洪介贊受業於

三教先生之門者。亦有年矣。至歲辛巳。始得覽別傳機說二集。茲復得覽教外別傳。而教外別傳。乃摘採別傳機說。而以谷神神理靈關靈府。平常心見在心。乍見心標之卷。首豈非其而神而靈。都從平常見在心。發出來。爾若不會此意。則乍見之頃。何爲乎見。君卽能忠見父。卽能孝見孺子。入井卽有怵惕惻隱之心。而神而靈而若是邪。顏回卓爾。聞一知十。曾參曰。唯獨得其宗。

林子全集 卷之四

七

性誠而明。孔亦有。假盡心知性私淑者。軻今由四子而並觀之。則孔門所謂無言無隱之教。以啓悟我後人。知機而悟性者。不其可明微乎。謹命梓氏復裁數言。聊紀歲月。以附驥後。皆萬曆戊子首夏。日門人李洪百拜謹跋。

林子全集卷之

林子全集

門人 饒有年 全參閱
王 潢

權實

林子曰道其可得而言乎。其不可得而言乎。昔者孔子之設科也。則有雅言罕言之異矣。若道家言之而率以致喻。至於釋氏則又有化城黃葉。許多名目者。亦皆權設也。或問雅言罕言。林子曰。夫曰雅言者。是乃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所可使由之道也。夫曰罕言者。是乃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者。不可使知之道也。故下學而上達者。先權而後實也。忠恕而一貫者。先權而後實也。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而其所

以循循而善誘者。先博之以文。而所謂詩書六藝者。徐以察其志之果專也。然後以約禮教之者。成章後達。有漸之教也。龍江兆恩

艮背權實

洪生問曰。艮背之教。豈非出於易乎。林子曰。然。夫

艮背之言。雖出於易。而余竊之以接初學之士者。殆非易之所謂真實義也。敢問易之真實義。林子曰。艮其背者。益於背也。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孟子所謂立天下之正位者。艮背之要旨。入門之大法也。而余每竊之以爲教者。庶或有信而從之矣。要之欲人都從背上做工夫。而念念皆歸於背。以收拾此放心。望門而入之一法也。洪生曰。文誼嘗竊窺夫子之教。或以艮背爲止念之功。或以艮背爲降伏之法。亦惟存乎其人爾。豈非釋氏所謂

林子全集 權實卷之四

權實二用也哉。林子曰。然。余或以易之艮背。而與初學者道也。只從念之路頭上做工夫者。其權乎。余或以易之艮背。而與上達者道也。又從心之實地上做工夫者。其實乎。然念雖起於心。而心之實地。則本無念也。心本無念。而反爲念之所奪者。此止念之功。不可以已也。

洪生問心之實地。林子曰。心之實地。本無心也。本無念也。本無法也。寂然不動之誠。太虛而已矣。然太虛未始有氣。而况形乎。是乃吾之本體也。本體

既盛大用斯彰。具大總持。而萬物皆備於我矣。故以我涅槃之妙心。而總持平太虛之本體。萬法皆備。而大用有不現前乎。然念起於心。而曰念之路。頭。又曰心之實地者。何也。林子曰。念字從人。從二。從心。人二其心。而有念之善。有念之不善者。此路頭之所由以分也。故善念者。內念也。不善念者。外念也。內念雖曰善矣。然亦不免有念。念從妄起。亦從妄滅。余故曰。以念而滅念。以妄而離妄也。夫爲學之人。卽從心之實地上做工夫。不亦善乎。而必

林子全集 卷之五 二

中一權實

或問良背之功。似爲在後。而行庭之旨。又曰在中。今日俱指人之中心言之。其實皆一處者。何也。林子曰。此亦釋氏所謂權實語也。子其知堯舜之中乎。而中者。非他也。中卽一也。子其知仲尼之一乎。而一者。非他也。一卽中也。故良其背焉。而背乃心之中。一之處也。行其庭焉。而庭亦心之中一之處也。然而中也。一也。豈其有定在乎。由是而天。而地。而日月。而山川。而昆蟲草木。而生生化化之無盡。而

林子全集 卷之五 三

元神權實

林子曰。夢中人拙集中之所說元神者。蓋以反識爲智。而元神之釋氏所謂權語也。元神實義拙集中之所說元神者。蓋以自造性命而元神之釋氏所謂實語也。余自十數年前。以此二語。每與人言之。而莫不以夢中人之所說者。能令人驚惕。而互

相戒勉者有之。若夫元神實義則不免而疑而駭。而至是乃始有知而信之者。故癸未之春先撰夢中人逮今甲申之夏乃撰元神實義而有志之士其將自造性命而元神之乎。若不有釋迦之精進歷三大劫不能爲已。其將反識爲智而元神之乎。不圓坐不可也不搞形不可也。日惟以此元神以戰勝此識神而不復有一毫他慮雜乎其間者。抑或可爲也。或者以林子之所謂元神實義真可爲能解如來之真實義矣。若夢中人一帙不復示人。

林子全集

卷之五

五

直惟以此元神實義以接上乘不亦可乎。林子曰。子之言豈不然哉。但非余之意矣。余之意欲以斯道徧滿於天地間。俾凡曰儒曰道曰釋曰士曰農曰工曰商皆得聞之。而其所傳聞者。母曰上乘焉已也。而中乘下乘亦皆在余所樂育之中。以俾世無遺人人無遺教。而後余之心始安矣。子獨不觀之六祖壇經乎。若神秀時勤拂拭之偈。只在門外。未見本性。而五祖乃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卽得見性。其意何也。豈不以天下萬世能得此無

上菩提之自性。蓋有不可以多見者。然非惟釋氏而孔子亦且罕言命。罕言仁矣。而孝親敬長謹行信言乃其所雅言者。又豈不以所謂民者。比比皆是也。若夫豪傑之士。乃數百年或一遇焉。此其所以罕言也。由是觀之。余惟此夢中人一帙是亦足矣。而元神實義乃爲二三子所強而論著。而二三子又且命之梓氏矣。姑兩存之。俾知所以正修行之路。以自造自化。亦俾知所以通晝夜之說。以自驚自惕。故知有元神之義。而不知有夢中之人者。

林子全集

卷之五

六

則必無自驚自惕之真心。而修爲之功其能力乎。若知有夢中之人。而不知有元神之義者。則必無自造自化之實行。而彼岸之地其得到乎。今兩存之。而能並觀之。庶或爲後學之一少助也。然此元神也。乃從太虛中來者。元神之實義也。至若父母初正性命而爲生生不息之種子者。是之謂種性。種性含靈皆有佛性。故佛性也者。佛性也。以其有佛之性。而堪作佛焉者。佛性也。

戒懼格致權實

或問戒慎恐懼一也。而子既曰。不戒慎而自戒慎。不恐懼而自恐懼。而今又曰。戒慎恐懼。防乎其防。致知格物一也。而子既曰。非謂物來則格之。而反動其心也。而今又曰。外物之來。必思以格之者。何謂也。林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虛無權實

或問既曰虛無者。太虛太無也。又曰無之至於無可無也。虛矣。今又曰無此聲色臭味。而心自虛矣。敢問何謂也。林子曰。古人虛無之旨。豈異也。

林子全集

權實卷之五

七

寂滅權實

何生初來受業。既語之心法矣。乃復問曰。何謂寂滅。林子曰。無此色聲香味觸法。而寂者。寂滅也。再易歲復來見。乃以其能滅此色聲香味觸法。而自以爲寂矣。以告林子。林子曰。汝之心。果有色聲香味觸法之可滅乎。何生愕然。如有所失。長跪請教。曰。願夫子明以教我也。林子曰。汝之心。無有乎所謂色聲香味觸法者。豈必滅此色聲香味觸法。而後能寂也哉。然則如何而後可也。林子曰。汝惟守

林子全集

權實卷之五

八

此心法。存存而不失焉。則所謂色聲香味觸法者。自當退聽矣。奚必待滅而後能寂也哉。又易歲復來問心。林子曰。汝其有心乎。何生答曰。人安能無心。林子曰。人安能有心。汝之心。非汝之心也。而心無其心者。乃汝之心也。夫既曰無心矣。而又安有所謂色聲香味觸法者乎。於是何生大喜而問無心之旨。林子曰。何思何慮。寂然而不動者。無心也。夫無心。豈易言哉。汝必先了汝之心。然後可以言無心也。若或不知所拟了汝之心。而必求所謂無心者。豈不反動其心。而又安能得其寂然不動之本體耶。

佛禪權實

或問佛。林子曰。佛本無佛。夫既曰無佛矣。而又言佛者。何也。林子曰。夫佛豈可得而言哉。然必至於無佛可佛。而後方可言佛。或問禪。林子曰。禪本無禪。夫既曰無禪矣。而又言禪者。何也。林子曰。夫禪豈可得而言哉。然必至於無禪可禪。而後方可言禪。

林子全集

門人 饒有年 全叅閱
王 漢

寓言

林子曰三教之書率多寓言精微玄致都在言外昔有鑿井而曰吾得一人焉或信而往觀之者有之或不信而往與之辯者有之夫聖人之道雖曰燦如日星矣然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况其言古而遠而其意遠而微者乎故鑿井而得一人焉是亦雲漢之遺旨也而天下後世有不往觀而往辯者抑寡矣龍江兆恩

補天寓言

女禍氏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太昊沒共工氏曰康回者髦身朱髮任智自神倣亂天常竊保冀方壅防百川以害天下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裂女禍氏戮之因鍊五色石以補天而共工氏遂亡林子曰共工倣亂天常竊保冀方此所謂頭觸不周山崩取譬之詞也至

於天經地義爲之泯滅故曰天柱折地維裂五色石者五常之喻也鍊五色石者復五常之性也五常復則地平而天成矣故曰補天

射日寓言

初帝摯立封堯爲唐侯摯以荒淫而廢諸侯尊堯爲天子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又有大風猋猋封狝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下殺猋猋斷修蛇於洞庭禽封狝於桑林萬民欣悅莫不向服林子曰射所以比德也堯有峻德而天變頓消如射之繳之之速也十日並出甚言陽之亢極矣故曰焦禾殺稼是恒暘而倍亢之災也

母胎寓言

佛母摩耶夫人遊毘藍園無優樹下右脇誕生太子釋迦牟尼佛九龍吐水沐浴金軀遂一手拈天一手拈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道門陳致虛嘗謂左手攀枝右脇降誕豈不是他離了生死岸頭九龍吐水沐浴金軀豈不是淨保保赤灑灑底一

手指天。一手指地。豈不是八字打開。中有個見成公案。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豈不是一大事因緣。人中最爲第一。斯言得之矣。

老聃在母胎八十一年。剖左腋而生。林子曰。余謂老子得九九太陽之數而足。故曰八十一。其旨微矣。後人不識其旨。而以老子二字而揣逆之。謂子之老。至八十一歲而始生。不亦妄乎。若夫修己背圻而生。禹簡狄胃剖而生。契其於釋迦之右脇。老子之左腋也。然乎。非歟。

林子全集

萬壽之旨

三

佐生問剖左腋也。誕歟。林子曰。亦寓言也。以藏神之室。而胎其神。如在母胎然者。神胎也。故釋不右脇。老不左腋。禹不圻背。契不背胃。

神遊寓言

黃帝閒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臺州之北。不知去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

林子全集

四

殤。不知親已。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摘無瘡。瘡。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駭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涉。神行而已。林子曰。凡天地間所有皆形也。皆形則皆氣。皆氣則皆神也。故用形而不用神。則物物皆戾。用神而不用形。則物物皆虛。夫惟其虛也。則雲雷之變態。則皆天之神。則皆我之神也。山川之流峙。則皆地之神。則皆我之神也。水火之燥濕。則皆陰陽之神。則皆我之神也。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神。則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氣。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氣。則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形。不知有形。不知有氣。不知有神。境有順逆。而神無順逆。形有生死。而神無生死。遇有善惡。而神無善惡。時有古今。而神無古今。氣有虛實。而神無虛實。故曰神遊而已。列子之寓言也。

不濡不灼寓言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鼉魚

鼈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求之。數百步而出。披髮行歌。而遊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蹈水有道乎。曰。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俱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乎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苻燔林。扇赫百里。

林子全集

卷之五

五

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所傷。閭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也。文侯曰。夫子

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林子曰。與齊俱入。與汨偕出。所謂入水不濡也。隨燼上下。徐行而出。所謂入火不灼也。然不濡不灼之旨。豈非以心之金剛。歷萬劫而不壞。道之自然。且萬古而不渝也哉。

鯢鵬寓言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林子全集

卷之五

六

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林子曰。鯢鵬之變化於天地間者。亦猶吾身之一升一降。以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

解牛寓言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

履膝之所踦。肫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謩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枝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硯。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之刀。刃若新。發於硯。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焉。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謩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馴虎寓言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狼虎鵬鵠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

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物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順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林子曰。列子此言。孰不以爲誕而不經也。狼虎鵬鵠之類。以擬此心之難馴也。抑豈知物之至暴者。猶可以媚養而馴。而人之至頑者。獨不可以善養而化乎。列子言多玄致。余摘一二章而例論之。以與世人習其辭而不能逆其志者道也。

木雞寓言

紀消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僑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林子曰。大學所謂止至善而定而靜而安。不謂之木雞之德全乎。故能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而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其德全矣。

屠龍寓言

林子全集卷之四

九

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林子曰。技成而無所用者。豈非所謂道大而無所容耶。

獼猴寓言

終南山有一僧住庵習定。一日僧失伽梨。乃遍尋覓。則一獼猴披在崑間宴坐。林子曰。心本靜也。而世人謂之心猿者。何也。蓋心之憧憧往來如猿猴之性。輕狂不定故也。後世不識寓言之微。而謂獼猴能習定也。惑矣。

象罔寓言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乎。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或問黃帝。非易所稱。垂衣裳者。林子曰。此言黃帝亦寓言也。黃者。中也。土之正色也。吾身之土中也。帝者。主也。以主此土中也。赤也者。火也。心之火也。火中之水者。日中之月也。故曰赤水玄珠也者。卽孟子之所謂幾希也。林子全集卷之四

十

公寓言

費長房初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

頭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林子曰。身譬之壺也。吾身之壺。亦有日月星辰之照臨。亦有山嶽河海之流峙。亦有飛走動植之生生化化。在天地之內。而非內。超天地之外。而非外。前乎千萬世。而非往。後乎千萬世。而非來。何者。非形。形皆我有。何者。非氣。氣皆我用。何者。非神。神皆我靈。故曰。何物高於天。生天者。是何物厚於地。育地者。是何物寬於虛空。運虛空者。是此壺公之義也。

何處非佛寓言

昔者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迴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林子曰。豈非孔子所謂在前在後。中庸道不可離之意邪。

芥子須彌寓言

江州刺史李澈問歸宗智常禪師曰。教中所言須

彌納芥子。澈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智常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澈曰。然。智常曰。摩頂放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澈俛首而已。林子曰。釋氏所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邵康節收天下春歸之肺腑者是也。所謂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孟子塞乎天地之間者是也。

雷起甚處寓言

堯峰顥暹禪師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林子曰。昔者邵堯夫問於程伊川曰。雷起甚處。蓋欲示之以根本之學。一陽之義也。伊川不悟。而曰起處起。惜哉。

愛蓮寓言

愛蓮說畧曰。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者焉。林子曰。周子愛蓮之本旨。以喻心也。子華子曰。心之精爲火。其色赤。其狀如覆蓮。故釋氏之所以有取於蓮者。以心之不染塵故也。

桃源寓言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生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皆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及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就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林子曰。

卷之三

桃源寓言

十

卷之三

積珍沒海寓言

十

捕魚爲業者。謂心之活潑。如魚之悠然自得也。山有小口。從口入。初極狹。謂方寸之地狹也。口者。方寸之象也。豁然開朗。土地平曠。等語。謂心之無量廣大也。避秦時亂。來此絕境。謂離俗之糾紛。適吾之間曠也。遂與外人間隔。是心遠之義也。不足爲外人道。難與俗人言也。尋向所誌。迷不復得路。心不清淨故也。後遂無問津者。謂心學之不明於天下後世也。

積珍沒海寓言

明豐生問曰。古之人不以物累其心也。故以積珍而沒之海。有諸乎。林子曰。珍沒於海者。心藏之淵也。夫物豈能累心。而心則累於物爾。太玄曰。心藏於淵。美厥靈根。所謂積珍而沒之海也。

璚寶莊嚴寓言

林子曰。玻瓈赤珠璚。璚玕而嚴飾之者。非外也。萬物備於我矣。故索於外而嚴飾之者。世間之珍也。索於內而嚴飾之者。心上之寶也。

草木俱去寓言

釋惟岳嘗有言曰。只如舍衛國王欲往靈山見佛。勅諸臣僚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並須同去見佛。若一草一木不去。吾則不得見佛。林子曰。佛說非身是名大身。故山河大地卽我。我卽山河大地。豈非所謂佛身充滿於法界。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耶。不曰克塞兩間焉已也。須到得包羅天地於無外。然後方可言見性成佛。蓋大無不容。小無不入。佛性然也。故曰若一草一木不去。不得見佛。

林子全集

門人 饒有年 全叅閱

王 潢

破迷

或曰。天下皆迷也。而誰與覺之。林子曰。夫天下之安於迷也。舊矣。故覺者以迷爲迷。而迷者亦以覺爲迷。若必欲破其迷而覺之者。是亦迷也。余嘗覽三氏之書矣。夫乘日輪之右脇者。釋迦也。李樹下之左腋者。老子也。是釋老之生也。孰

不以爲怪。而不之信。至於太昊之母履跡意動。以及孔子二龍五星等語。又孰不以爲神而信之。若以二氏爲怪。何不以二氏之怪。而怪伏羲。孔子而不之信也。若以儒門爲神。何不以儒門之神。而神釋迦老子而信之耶。又至於嫫祖感大星之禱而生少昊。女樞有瑤光之瑞而生顓頊。慶都赤龍簡狄飛燕。此其神耶。怪耶。其足信耶。不足信耶。或以爲神。則皆神也。或以爲怪。則皆怪也。若必於此則神之信之。於彼則怪之。而

不之信。殆非古今之通論也。龍江兆恩。

羽化長生

時有以羽化飛騰之術。長生不死之訣。訪於林子。林子曰。兆恩嘗考三氏之書。黃帝住世百十有一年。釋迦七十有九。老聃九十。孔子七十有三。都無羽化飛騰之術。又無長生不死之訣。顧兆恩何人也。焉能獨異。天惟命之。我惟全之。朝兢夕惕。不逸不豫。庶幾或能於身死之際。如黃帝之仙去。帝堯之殂落。一點清靈。在天不昧。此則兆恩羽化飛騰之至術也。至於歸天之神氣。期與天地相為炳煥。相為往還。而闡明三教之微旨。又期與黃老孔釋相為存亡。相為終始。此則兆恩長生不死之要訣也。

順受為正

浙有陳姓者。以接命之術。獻之林子。林子曰。命定之天。是雖司命者。亦無得而易之。而况人乎。若縱得而接之。亦非所謂順受其正也。老子曰。我尚自頭白。誰能得久。全劉長生曰。柰何憑假身以求長

生。

漢武帝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為之。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林子曰。書無逸載。三宗文王。卓然賢聖之主也。近則享國之永年。遠則聲稱之異代。由是觀之。則帝王益壽不死之方也大矣。

命定之天

程伊川嘗有言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林子曰。夫生人之命。必有所懸矣。而永年益壽之徒。命獨不懸於天乎。余醒心集亦有詩曰。若道此身能不死。古今誰是長生人。余嘗自謂此詩非迂也。昔有語導氣者。問於程伊川曰。君亦有術乎。對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此言得之。

仲尼長生

時有談長生者。造林子。林子曰。仲尼長生之至術。賢於道流遠矣。如陵生侍側。問曰。仲尼亦長生歟。

林子曰仲尼之道寄之曾參孔伋孟軻寄之萬世不死之人心與天地相爲終始而不窮者仲尼之長生也。

道釋亦殂落之義

林子曰殂者神氣歸天道家之所謂長生从視白日飛昇者是也落者體魄歸地釋家之所謂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是也。

怕死貪生傳之者妄

人有言曰釋氏怕死道家貪生雍生問曰何謂也林子曰道家不以生爲心故自有長生者在也釋氏不以死爲慮故自有不死者在也豈其以身之生死之足患而有所貳於心耶後世不知此義而卽其所謂長生者則曰貪生所謂不死者則曰怕死斯言過矣然而孔子仁壽之訓豈其貪壽而怕夭者乎必不然矣關尹子曰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只各爲妖不各爲道。

帝舜玄德

兆瓊生問曰儒者不言玄而楊雄之書以玄紀各

者何也林子曰舜之德曰玄德則唐虞之帝湯瞽諱言玄也。

武王丹書

明俊生問曰儒者不言丹而道家謂之丹者何也林子曰武王西面受書於太公望亦曰丹書後世以有一點忠懇之心謂之赤心亦謂之丹心。

自立性命

林子曰心屬火其色赤故謂之丹余嘗卽此性命之心丹言之槩有其四有所謂人丹而曰紫金者昔所稱陰丹也也有所謂天丹而曰黑金者昔所稱陽丹也也有所謂陰陽配合而曰黃金者昔所稱三家相見結嬰兒也又有所謂非陰非陽混沌沌而從太虛中來者昔所稱舍利光也。

只復性命之本然

文命生問曰心本丹也而道家謂之煉丹者何也林子曰日也者天之丹也黑而盪之則日不丹心也者人之丹也物而霾之則心不丹故煉丹也者煉之無所於煉以復其心之本體天命之性之自

然也。

林子曰：卽丹卽仁，而皆本乎其心焉者也。若外心以求仁，固不可謂之仁矣。而外心以爲丹，亦豈可謂之丹哉？

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故以心爲丹，而仁義禮智皆由此中出矣。

內丹外丹之大義

李少君以祀竈却老方見漢武帝，武帝尊之。少君言祀竈則致物，謂丹砂可化爲黃金，壽可益蓬萊。僊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祀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海上燕薺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林子曰：帝王之學雖與凡庶不同，然亦有內丹有外丹。惟道惟德鍊性修心，滌渣鍊惡，欲不爲累，譬如金之精純粹美而無有不善之念，雜乎其間者，內丹也。羣生樂育，異俗向化，蕩蕩熙熙，無爲而治，此其爲利之大，傳之子孫，世世不絕，雖不雜以黃白之術，而帝王之外丹成矣。

陰丹陽丹之大義

或以林子言丹之義可謂詳且盡矣。林子曰：朱也，余又有所謂陰丹陽丹者，其義甚大，非徒爲我一身焉已也。或問何謂也？林子曰：棲跡於斷澗絕谷，飄儵於綠霧白霞，剝其陰以復一身之陽者，是自度者之所爲也。故余命之曰陰丹。達其道以憂天下，窮其道以憂萬世，剝其陰以復天地之陽者，是乃度世者之所爲也。故余命之曰陽丹。

仲尼天地之丹

佐生問曰：仲尼亦有丹與？林子曰：仲尼其至矣。始則以其中胎一身之陽也，而溫養之，及其成也，克滿一身。既則以其身胎天地之陽也，而溫養之，及其成也，克滿天地。克滿一身者，是有一身之陽也；克滿天地者，是有天地之陽也。

仲尼萬世之丹

林子曰：時至春秋，天地旣剝矣，而仲尼之陽克滿一身，是天地之初陽者復也。與七十子共明此道，是天地之二陽者臨也。見可而仕，三月大治，是天

地之三陽者。泰也。漸於四海之內者。其大壯與。及於四海之外者。其夬與。流於萬世。而萬世信之。則陽純而乾矣。

極樂蓬島

林子曰。身之極樂園也。如來禪定於其中矣。而釋流則西方之身之蓬萊島也。神仙逍遙於其中矣。而道流則海外之。

吾身蓬島

或問身之蓬萊島。林子曰。身。真人世之間。與世人相爲周旋。而心則空虛洞徹。飄然物外。如在無人之境。海外蓬萊島者然也。陶淵明所謂心遠地自偏。周子所謂出於泥而不染。釋氏所謂居塵不染塵。在欲而無欲也。

自生西方

或問發大誓願。欲往生於阿彌陀佛國者。果能往生於阿彌陀佛國乎。否也。林子曰。此所謂卽心卽佛。卽方寸卽佛國之旨也。佛經云。我在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中。不能超拔。隨順於時。是我

方寸。是五濁惡世也。若於五濁惡世。能戒能定。能慧。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我五濁惡世。倏變而爲阿彌陀佛國。此乃所謂自生西方。而非有所往而生也。豈非往生之真實義耶。故曰。回頭是岸。

天堂地獄

林子曰。作善降之百祥。而百祥之駢集。寔惟天堂之福也。作不善降之百殃。而百殃之俱罹。寔惟地獄之苦也。凡作善則心逸日休。便屬陽明而輕清。不謂之天堂而何。作不善則心勞日拙。便屬陰濁而幽昧。不謂之地獄而何。

輪迴

應時生。問輪迴之旨。林子曰。人生聚則成形。散則成氣。聚而復散。散而復聚。輪迴之旨也。圓覺經曰。一切世界。始終生滅。前後有無。聚散起止。念念相續。循環往復。種種取舍。皆是輪迴。林子曰。輪迴者。心也。故人人也。卒變之而爲虎狼之性。是亦虎狼而已矣。人人也。卒變之而爲狗彘

之行是亦徇彘而已矣。不謂之輪迴者心乎。此之釋流之說。又爲至顯而至速也。

林子曰。苟爲善。而人敬之。天下仰之。鬼神欽之。不謂之天堂。只在目前耶。苟爲不善。而人賤之。土師刑之。鬼神殛之。不謂之地獄。只在目前耶。彼人其形。而禽獸其心者。畜生道也。不士不農。不工不商。游手游食。而至於不能自全活者。餓鬼道也。不謂之輪迴。只在目前耶。古人有言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由是觀之。特患世之人。之不能爲君子爾。能爲君子矣。而地獄而畜生而餓鬼。寔非其所憂也。

坐禪

昔馬祖在庵中坐禪。讓禪師往問曰。在此何爲。曰。坐禪。曰。坐禪何所圖。曰。圖作佛。讓禪師曰。將磚一片。於庵前磨。馬祖曰。磨此何爲。讓禪師曰。要作鏡。馬祖曰。磨甌豈得成鏡。讓禪師曰。坐禪豈能作佛。林子曰。六祖壇經曰。心念不起。名爲坐。後人不識坐字。而以爲行坐之坐。不亦謬乎。考釋氏典有

行禪之說。余醒心集有卧禪之旨。要之心念不起。而行卧之間。亦是坐也。

運氣

或問運氣是與。林子曰。非也。不運氣而氣自運。孟子所謂無暴其氣也。蓋吾身之氣。自升自降。而自運矣。如天之一春一秋。如海之一潮一汐。一皆自然。而然也。而運氣以逆氣者。豈不失其妙用之自然耶。余故曰。運氣者。逆氣也。

面壁

或問面壁是與。林子曰。是也。釋氏所謂面壁者。亦有妙義。蓋洗心退藏於密。以養其神。以復寂然之本體。猶面壁然而物無見也。故曰心如牆壁。可以入道。

禪靜同旨

或問儒家之靜。佛家之禪。林子曰。儒家之靜。佛家之禪。命字雖殊。其旨一也。誠使佛家而知有本來面目焉。坐可也。行可也。儒家而知有主敬工夫焉。靜可也。動可也。若禪必在坐。則佛之禪。頑空也。靜

必在坐則儒之靜枯坐也。

逆反同旨

或問儒門之反。玄門之逆。林子曰。儒門之反。玄門之逆。命字雖殊。其旨一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道書曰。順則成人。逆則成仙。故儒門者。流能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堯舜。道家者。流能善逆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神仙。復歸嬰兒。不失赤子之心。其意同也。

拔宅

林子全集

卷之四

十一

林子曰。身譬之宅也。神譬之身也。養成元神。炯炯不昧。離身長往。歸還于天。即如世人舍宅而他適也。故曰拔宅上昇。

飛昇

仕鑾生問曰。昔之人有服丹而飛昇也。信歟。林子曰。不知也。又問。林子曰。神也者。丹也。謂神之歸天者。仙去也。

刑解

人茂生問曰。刑解有諸。林子曰。有之。曰。願聞其人。

林子曰。古之所謂剖心以成忠。待烹以爲孝者。其人也。丹心一點。萬古不滅。

水解

瑤生問曰。水解有諸。林子曰。有之。曰。願聞其人。林子曰。楚之屈子平。宋之張世傑者。其人也。耿耿赤心。萬古猶烈。

舍身事佛

林子曰。舍身以事佛者。舍身以事心也。傲生問曰。豈非卽心卽佛之謂歟。願聞其人。林子曰。比干以忠而剖死。伯夷以清而餓死。能事心也。若匹夫匹婦之經於溝瀆也。知舍身而不知事心矣。

神

大本生問心之神。林子曰。儒家謂之天君。謂之主翁。謂之太極。謂之些兒。道家謂之真人。謂之神仙。謂之千變萬化之祖。謂之些子。釋家謂之如來。謂之法身。謂之本來面目。謂之自在菩薩。謂之舍利子。謂之這箇。皆指此心之神而言也。

神室

明珪生問神室。林子曰。儒家謂之靈臺。靈府。謂之腔子。謂之中。謂之樂處。謂之真去處。謂之正位。謂之黃中。道家謂之蓬萊島。謂之洞府。謂之玄牝之門。謂之中黃。謂之玄關。一竅。謂之呼吸之所。釋家謂之西方。謂之淨土。謂之極樂國。謂之光明藏。謂之佛國。謂之活潑潑地。皆指吾身藏神之室而言也。

鼎

詔生問鼎之義。林子曰。鼎者。身也。易之所謂正位。凝命者。此也。

塔藏

林子曰。釋氏之建塔。以象此心之鎮靜不移也。若藏之制。亦類塔能旋轉。豈非以吾身小天地。法輪能旋轉而不息耶。此釋氏象教之義也。

舍利光

或問舍利光之說。林子曰。舍利者。心經所云舍利子者是也。蓋舍利之方寸也。利子者。方寸中之神也。變動不居。一何伶俐。故謂之利子。光者。光明之

義。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而佛氏又以方寸爲光明藏。亦此意也。故定而能慧。寂而能感。安而能慮。虛而能覺。誠而能明。皆舍利光之旨也。

傳燈

劉昉初爲丞相府卒吏。至是出爲左殿直。歎曰。爲吏徒勞耳。吾將脫屣塵垢之外。與安期。美門。並遊。乃屏居東都委巷中。又往郴州。止於東山僧坊沙門道覺。謂昉曰。吾燃膏油於如來前。二十年矣。勝利當無涯。昉曰。異乎。吾所聞修行人。以身爲燭。以戒行爲膏油。以方寸爲燃器。照破一切無明。古有燃燈佛是也。林子曰。此釋氏傳燈之旨也。以一燈之光。傳之數千燈。不熄不滅。而此燈之光。固在焉。蓋神屬火。而火則以神用也。

因果

戒定生問曰。因果之說。不足信歟。林子曰。以因果而修道者。惑也。若齊民之愚也。奈恐其信因果之未甚爾。齊民之信因果也。甚則必不敢肆然而爲惡矣。

僧姓

林子曰。先王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姓氏之來尚矣。經云。釋種猶云儒宗。道派者是也。豈必去姓而後可以奉佛哉。蓋忘其本之所自出也。

祝髮

德光生問祝髮之教是歟。林子曰。余惟以釋氏之教見性爲大而祝髮毀形。非以奉佛之心也。

幻妄

林子曰。釋氏以普度徧濟爲心。而謂之幻妄。人世可乎。若普度徧濟。而有出於人世之外。謂之幻妄。人世則可。若普度徧濟。而惟在人世之中。謂之幻妄。妄人世則不可。

布施

林子曰。釋氏有言曰。以財施者凡。以法施者聖。故用財布施。特以擴其乍見不忍人之心耳。若以此便爲功德。陋亦甚矣。

林子曰。達則大賚四海。窮則與爾鄉黨。皆布施之義也。以此爲福田利益。則非矣。

功德

宋明帝以故第爲湘宮寺。構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還。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屠。何功德之有。林子曰。梁武帝問於達磨曰。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對曰。陛下實無功德。若宋主不過佞佛。徼福與梁武帝等爾。善哉。六祖有言曰。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梁宋之主。豈足以知此哉。近有一士者。親病篤。叩之醫生曰。非得人肉難治。士者計無所出。偶夜有熟睡者。輒剗其股。睡者驚起大怒。士者曰。不幸親病。欲得些肉爲藥。奚以怒爲。此亦宋主之功德也。

齊心爲上

林子曰。齊心者。內齊也。齊素者。外齊也。昔者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愧身徇國事。雖欲齊戒。不殺安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山言發令。使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

雨順時。風雨順時。則萬物各遂其生。以此持齊。齊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炊。全一禽之命。帝撫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下之治矣。

法術

對生問曰。法與術是乎。林子曰。論語謂之法語之言。孝經謂之法言。法行法服。七篇謂之行法。俟命由此觀之。法字可盡非乎。易繫辭謂之術。豈多乎哉。七篇謂之仁術。宋儒謂之學術。必貫乎天人。由此觀之。術字可盡非乎。若後世梯劍履火。誦呪書符。自以爲法。自以爲術。而非聖人之所謂法。所謂術也。

符呪

蜀沙門曇無讖善呪術。涼主蒙遜甚重之。林子曰。所謂符者。凡所作書。皆符合吾心之妙用。非如後世畫符之謂也。所謂呪者。凡所出口。皆顯設吾心之靈機。非如後世念呪之謂也。

魏主詣道壇受符錄。林子曰。詣道壇受符錄。馳志

於死後之富貴。亦甚惑矣。以私心而慕至道。真堪發一笑。

雲章生問曰。呪不幻歟。林子曰。呪也者。呪也。辟螺贏之負螟蛉者。呪也。故能惺其心。則一點清靈。照徹晃朗。是之謂大明呪。能存其心。則真實內主。萬邪莫干。是之謂大神呪。若後世之呪。而入於幻也。術矣。

懺罪

宋世祖詔曇宗法師懺罪。林子曰。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夫禱實發於心。而懺顧由於人哉。六祖曰。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此懺罪之大義也。

禳請

林子曰。佛氏之教大矣。豈曰爲人禳請以希福利哉。若所謂報應之旨。謂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與儒者之道又奚異也。昔者鄭火而定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此禳請之大義也。

寂滅斷滅

林子曰。寂滅之旨。與斷滅不同。所謂寂滅者。心寂然而欲自滅。寂而常感。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是也。所謂斷滅者。斷滅此心。無所復用。六祖曰。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是也。三樂生問曰。斷滅之與寂滅也。異歟。林子曰。斷滅也者。圓而坐之。如無情之木石。斷滅去也。故孟子之不動心者。寂滅也。告子之不動心者。斷滅也。

在家出家

士志生問曰。在家而出家也。古有諸。林子曰。有之。

維摩詰經

卷之四

三

維摩詰傳大士者。其人也。華嚴合論曰。佛子。菩薩摩訶薩。在家宅中。與妻子俱。未嘗暫舍菩薩之心。維摩詰經曰。亦有妻子。嘗修梵行。

州生問曰。釋氏以出家爲大歟。林子曰。不以爲大也。劉元城曰。出家者紛然。非佛教之福也。

道釋仕宦

維生問曰。達而禪也。豈不以禪者心歟。林子曰。心禪則境寂矣。大慧語錄曰。昔李文和都尉。參得禪時。大徹大悟。楊文公。參得禪時。身居翰苑。張無盡

參得禪時。在江南運使。圭堂居士曰。佛法未嘗遺世。維摩之入政治。救護一切。非入政治。則不足以大其救護也。故善財參大梵光王。見其施人化以美其俗。參利生無厭足王。見其罰不善以安其善。皆普賢大行之一。所以爲未來佛子之式者也。夫豈必曰。遯世爲佛事哉。

真卿學道而忠義

平原大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

維摩詰經

卷之四

三

兵李平。問道奏之。帝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林子曰。歐陽永叔嘗謂真卿忠義之節。皎如日月。然不免惑於神僞。載觀玄宗所嘆二十四郡。曾無義士。余於是乃知真卿忠義之節。寔從學道中來爾。豈非學道之士。以心爲重。而以身爲輕。故能殺身成仁。舍

生取義如此也。

鍾離得訣以破迷

鍾離權少攻文學。初仕晉爲大將。後遇東華先生。授以真訣。洞曉玄玄之道。嘗作破迷正道歌。其畧曰。有如飡松并服朮。如何脫免死生根。有如忘形習定息。如何百脉盡歸根。有如呼吸想丹田。到底胎儒學不成。有如息氣爲先天。到老無成也是空。有以口鼻爲玄牝。恰似漏網去包風。有以思心爲方寸。怎得歸元見祖宗。更有積精爲鉛汞。轉與金丹事不同。有執神氣爲子母。亦隔天仙萬里程。有以開頂爲鍊養。枉施巧力謾勞神。更有縮龜并鍊乳。正是邪門小法功。更有行氣爲火候。九載三年誤了人。鼻頭閉息服元炁。引得邪風肚裏鳴。假若識心并見性。到頭終久做陰靈。知他多少閉門戶。勞漉空動骷髏形。止念降火爲清淨。下稍終久是頑空。晝夜終行子午法。天地豈有惡時辰。孤修閉息行存想。執定舌根做赤龍。更有周天行卦象。更有認脾作黃庭。更有指腎爲造化。執定尾闕爲命。

圭

林子全集

卷之三

圭

根。更有還元服水火。更有採補吸姤精。更有仰天吸日月。便道地魄與天竄。更有咽津爲造化。斷除五味是修真。晝夜一殮爲世用。身體匪羸似鬼形。曲身偃仰叩玉戶。抱元守一運雙睛。竦肩縮項思脊骨。搬運流珠想太陰。更有書符并念呪。破券分環學隱形。按摩吁呵六字訣。瞻星禮斗受辛勤。入清吐濁爲丹本。陽關緊勒火飛騰。炎炎遍身通透熱。呼作天真大道根。看經念讚持科錄。設壇拜醮望飛騰。三千六百旁門法。不識狂邪盡誤人。

二氏之道亦不外求

唐姚崇上疏有曰。佛不在外求。求之於心。但發慈悲行事利益。蒼生安樂。卽是佛身。林子曰。漢武帝不知卽心卽道。而入海求藥。唐明皇不知卽心卽佛。而造宇徵福。文中子曰。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然京師之廣爲釋氏之道場也。大矣。宮殿之美爲道家之蓬島也。華矣。九重之上爲老子釋迦之尊也。至矣。百官之富爲道儔釋侶之衆也。文矣。况發慈悲。

卽是佛子但能逍遙卽是神仙清心寡慾身其康
疆卽是福田樂樂利利沒世不忘卽是長生此五
帝三王之所以成道作佛也

三教之書難以盡信

或者以爲二氏之道誠與儒者不異而二氏之書
抑或與儒者有不同歟林子曰二氏者流傳旣失
真又以已之私意揣度而億逆之玄遠其說謬悠
其辭以尊其師以神其教至於詭恠誕妄不足取
信於人此則二氏之流敝也余惟於二氏之書各

林子全集

破邪論

子貢

取數卷而數卷之中之所註釋者又多失作者之
意矣獨不觀儒者之書乎六經之外皆駁雜之言
非儒者之道也今將取秦漢以下百家子史謂是
儒者之言而孔子之道不過如是者非也况就此
六經之中禮記則多出於漢儒之附會而孟子於
書之武城惟取二三策而已又况註疏之支離意
見之億度不得聖人之心反悖儒者之道者乎故
小并非小人之詩雲漢非無遺民之意談道而晦
道解經而失經者天下後世何限也如有盡心知

性之徒者出焉則於三教之書自能心領而神會
矣蓋三教之書而三教之聖人都從心性中發出
來爾陸象山曰六經者吾心之註腳曰夫焉有心
性旣明而註腳反有所不達邪

林子全集

卷之四

子貢

林子全集

門人 饒有年 全參閱
顧之進

三教異端

或曰。二氏之學。世人謂之異端者。何也。林子曰。異端之說。非必二氏之學。與儒者異。而後謂之異端也。學儒而不知盡心知性。便爲儒門之異端也。學道而不知修心煉性。便爲道門之異端也。學釋而不知明心了生。更爲釋門之異端也。

子谷子龍江林兆恩

學貴求端於心

或問何以謂之三教者流也。林子曰。三教者流。乃三教之流敝。三教之異端也。又問何以謂之三教之異端也。林子曰。仲尼之時中也。黃帝老子之清淨也。釋迦之寂定也。悉皆本之於心者。端也。彼三氏者。流而不知所以求端於心者。異端也。故儒教知所以求端於吾心之孔子焉。則是中在我。而亦不異於孔子矣。道教之所以求端於吾心之黃帝

老子焉。則清淨在我。而亦不異於黃帝老子矣。釋教知所以求端於吾心之釋迦焉。則寂定在我。而亦不異於釋迦矣。

林子曰。儒教謂之由徑者。仲尼之異端。而非大道也。道教謂之旁門者。黃帝老子之異端。而非正道也。釋教謂之外道者。釋迦之異端。而非內道也。林子曰。金剛之降伏其心。道德之虛心實腹周易之洗心退藏。其道一也。而坐禪以學佛。運氣以修道。支離以明儒。豈非其三教之異端邪。

學以嗣續爲本

林子曰。釋流之不嗣續也。斯爲釋迦之異端矣。道流之不嗣續也。斯爲黃帝老子之異端矣。

孔子異端

儒者終日口說孔子。不識自性孔子。終日紛爭辯論。不知心上工夫。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程子曰。約之使反。復入心來。又曰。心要在腔子裏。朱子曰。但得心存便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是

知求放心。便是存心。存心便是主敬。此聖學之所
以成始成終。而對越在天。陟降在帝之左右。舍存
心之外無他也。後世儒者。不識敬字。支離謬漫。似
足聽聞。若語之以真實工夫。根本學問。則亦未之
知也。然儒者之病。不特支離爲然也。有專主尊德
性者。有專主道問學者。有專主先知者。有專主先
行者。有專事考據以爲博物者。有專事援引以爲
明經者。有自謂崇正之儒。而身不正者。有自謂關
邪之儒。而心自邪者。有藉此以爲進身之階者。有
借此以爲邀譽之媒者。如此者。流難以悉舉。要皆
外心性以爲儒。而非仲尼之所謂儒也。

黃帝老子異端

老子曰。得其一。萬事畢。若夫後世道門者。流豈知
老子所謂無作無爲得一之微旨哉。而其所相授
受者。亦皆出於億逆之私。穿鑿之見。於是始有所
謂熊經鳥伸者。有所謂內視存想者。有面壁而志
在降龍伏虎者。有輕舉而思以駕鳳騶螭者。有吞
精嚙華以翕日月者。有步罡履斗以窺星辰者。有

依卦爻之序。而朝屯暮蒙者。有售黃白之術。而燒
茆弄火者。有希慕長生不死者。有馳志白日飛昇
者。如此者。流難以悉舉。要皆外心性以爲道。而非
黃帝老子之所謂道也。

釋迦異端

維摩詰者。釋氏之有妻子也。身處塵勞。心常清淨。
釋氏有言曰。安於人道之常。而知最上一乘之妙。
初無間於僧俗。如是則佛之道愈大。而朝市山林
皆得之矣。又曰。不須求出家。作名教中罪人。至於

傅大士。龐道元。許多等流。亦皆有妻子也。道家所
謂休妻。不是道。佛家所謂何須要去妻孥。不亦可
明微乎。故佛爲出家者。說菩薩戒。則曰離非梵行。
爲在家者。說優婆塞戒。則曰離邪淫解者。以爲離
非梵行者。永斷色欲也。離邪淫者。不犯他人妻女
也。大慧語錄曰。昔李文和都尉。參得禪時。大徹大
悟。楊文公。參得禪時。身居翰苑。張無盡。參得禪時。
在江南運使。苟知卽心卽佛之旨。雖不絕富貴紛
華之境。可以便證聖果。是富貴叢中亦可爲也。豈

特在家爲然哉。劉元城曰：出家者紛然非佛教之福。若學佛之徒，至於離世以爲高，避塵以爲潔，則亦惑之甚也。然亦有著相而執而不化者，有著空而流而不返者，有捨身以事佛者，有設齋以飯僧者，有呪水默訣以驅羣魔者，有枯坐誦經以覲多福者，有持戒定慧而望解脫者，有祛貪嗔癡而思清淨者，有生而願超西域者，有死而願登天堂者，如此者，流難以悉舉。要皆外心性以爲佛，而非釋迦之所謂佛也。

三教者流矯枉之過

林子曰：矯二氏之誕也，而益近易之。斯儒流之不仲尼矣。矯儒流之文也，而益玄遠之。斯二氏之不釋老矣。

三教者流謬相是非

林子曰：後世不知釋迦之道爲何如也，乃卽今之道爲何如也，可乎？不可乎？後世不知黃帝老子之道爲何如也，乃卽今之道士而非之，可乎？不可乎？後世不知孔子之道爲何如也，乃卽今之儒者而

非之，可乎？不可乎？

大抵二氏多失之偏，而儒門多入於僞。失之偏者，固非大中至正之道，而入於僞者，亦豈忠信不欺之心哉？然儒門者流，每以今之和尙而議釋迦，以今之道士而議黃帝老子，則亦何異乎二氏者流，以今之儒門而議孔子也？要之心性之大，既有所未明，而好勝之心，又不能自克，徒以生平影響記誦，而爲口耳之麤者，各立門戶，以相是非，無惑乎三教之要旨，不明於天下後世也。

林子全集

卷之五

六

林子曰：拱手安足以爲儒，儒之文也。非孔子之所謂儒也。荒唐枯槁以爲道，以爲釋，道釋之僻也。非黃帝老子釋迦之所謂道，所謂釋也。游定夫嘗言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以爲不然也。然不惟儒者之所以破佛，乃佛書不以爲然，而釋氏之所以學佛，亦佛書不以爲然也。雖然，豈特二氏之非儒者妄邪，而其所以學黃帝老子釋迦者，亦非黃帝老子釋迦之道也。豈特儒者之非二氏者妄邪，而其所以

學仲尼者亦非仲尼之道也。又曰。惟其學之者非。故其非之者非。

楊墨不識心

孟子曰。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故楊子求義於義。而不知義之本於心者。異端也。墨子求仁於仁。而不知仁之本於心者。異端也。

告子不識心

林子曰。心本圓融。亦本活潑。拘檢愈嚴而心愈不定也。故庭草盆魚。傍花隨柳。自能心與道而爲一。道與心而相涵千古而下。猶可以想像其自得之樂。自在之懷矣。朱子曰。告子之不動心。是操存堅執。夫無動無靜。心之本體也。若告子者。則外其本體以求心矣。不免有動有靜。不免操存堅執。豈其能得吾心之本體。有主而不動邪。

林子全集

門人 姚尚義 全泰閱
葛繼皋

持齋辯惑

持齋以持心。可也。不知持心。且不可以爲人。而曰能作佛者。未也。若也能知所以持心矣。縱曰不能作佛。是亦不可以爲人乎。龍江兆恩

心齋爲貴

或問林子不持齋者何也。林子曰。余惟以心齋爲貴爾。余惟以釋氏經律雖嚴。猶許人食三種淨肉。鹿肉一。猪肉一。其一則余忘之矣。若彌勒佛。釋氏之卓然者。嘗飲酒食猪頭肉。至六祖乃以菜寄煮肉鍋而曰。但喫肉邊菜。彼蓋貪而守綱。而肉食亦非其所能具也。朱橘道人既得子心見性之大。遂茹葷肉食。一無所忌。記曰。無故伐一樹。殺一禽。非時。非孝也。殷湯解三面之網。而孔子則釣之不綱。孟子曰。君子遠庖厨。今合三教而並論之。不殺物者。仁也。不廢養者。義也。豈曰籃中之魚。砧上之肉。

可以義而食之。至於鷄鵝鴨猪羊之屬。釋氏所謂必定殺者。而祭祀賓客。其可廢乎。但惟用之以禮而已。

學佛細行

釋氏有言曰。人人有箇真齊戒。口喫齊素假齊戒。真齊時時要齊心。真戒刻刻是性戒。仙佛都向性中求。口食緣何准齊戒。身心性命不知修。錯認喫菜爲齊戒。亦可謂能明齊戒之大義矣。然而何以謂之齊也。古人有言曰。湛然統一之謂齊。又何謂之戒也。古人有言曰。肅然警惕之謂戒。故曰持齊念經。乃學佛之細行。明心見性。實佛祖之的傳。日持不迂齊。

余嘗酌古諸齊。日令諸生持之。名曰不迂齊。每旦一齊。以早爲期。早或召燕。至午乃齊。午又召燕。至晚乃齊。肉邊之菜。亦無所礙。凡我諸生。須當反而思之。我之所以日持不迂齊者。抑何所爲。以爲道也。又當記憶我修道以仁之工夫。真有不可終食而或違也。日不迂齊。日不違仁。而用力之久。則庶

幾乎內而能主於直內之敬。外而不忘乎方外之義。而儒之聖學。道之玄學。釋之禪學。豈其有外於我之敬義也哉。故曰敬義立則德不孤。直內方外。謂非真齊戒而何。夫既不食肉。則有似於齊。而肉邊之菜。則有似於非齊。非齊而齊。齊而非齊。亦以稍見余之教。固有不在於齊者。記憶爲仁。是又齊心之或一道也。

大人事備

或問記憶爲仁。以修道也。而又將何以記憶之。林子曰。孔子所謂修道以仁者。乃安土敦仁安仁居仁之旨。而宋儒所謂心在腔子裏者是也。而記憶之旨。須當記憶我是學道人也。我既學道。而我之心。其可少違乎仁也哉。我之事。其可少叛乎義也哉。違仁叛義。而謂之道人不可也。如此記憶以居仁。如此記憶以由義。而大人之事備矣。

林子曰。早而齊也。須當記憶我之心。果不違仁乎否也。我之事。果不叛義乎否也。早或召燕而未之齊也。亦當記憶我之心。果不違仁乎否也。我之事。

果不叛義乎否也。而午而晚亦復如是。

心齋心戒是真齋戒

林子曰。口齋而心齋可也。口齋而心不齋不可也。口戒而心戒可也。口戒而心不戒不可也。心既不齋。心豈能湛。心既不戒。心豈能肅。不湛不肅。必不清淨。口齋口戒。竟亦奚爲。若將以此而欲造福與。雖以造福。實以禦福。造福禦福。豈非其惑之甚邪。若將以此而欲求佛與。雖以求佛。實以離佛。求佛離佛。豈非其惑之甚邪。

口齋要順自然

諸生有惑。志於長齋。以爲道者。來見林子。林子必戒之曰。非吾弟子也。或問長齋非與。林子曰。何可非也。枯槁之士。豈不賢於飲食之人邪。但修道之人。不有凡酒腥膻。則無以補養元和。而使之充且盈也。然則道釋二家。不長齋與。林子曰。元和既盈。神氣自清。雖有凡酒腥膻。亦且厭之遠之矣。况能飲之喫之者乎。

林子曰。元和未盈。神氣未清。雖欲不凡酒。不腥膻。

不可得已。元和既盈。神氣既清。雖欲凡酒腥膻。不可得已。故道曰自然。而學道者。亦惟法道之自然。

林子全集

門人 施懋孝
陳爲九 仝泰閱

念經辯惑

林子曰。人人有釋老。人人有真經。真經之不知。誦經有奚益。余嘗聞經師之教人以經也。曰。經要勤誦。勤誦既久。自有仙佛。應來度汝。而誦經之徒。心既惑矣。既領師命。口不輟聲。旦則忘餐。夜則忘寢。如此勞苦。心火必旺。心火既旺。兩眼

自昏。而經師復從而語之曰。汝知仙佛之來度汝邪。汝之心。豈不之覺。汝之眼。豈不之見。於是誦經之徒。自以爲迷也。而必強以覺之。以冀仙佛之我見也。心既惑矣。而眼又昏。似若有鬼現形。而所覺所見。則皆是仙也。則皆是佛也。且顛且狂。如醉如夢。常言我得無上道。常言我證無上乘。我能白日而飛昇。我能永斷於生死。我能呼風喚雨。我能役鬼使神。夫經有何過。而誦經之敝。一至於此。此誦經之可非也。龍江兆恩

妙義不在文字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也不能明心見性。不知念佛念心。而朝誦金剛。暮誦圓覺。如此求佛。抑既勤矣。而曰可以證佛果者。余弗能知之矣。甚而至於日夜朗誦華嚴八十一卷。一字一拜。槩百有九萬餘拜。一日千拜。槩千有九千餘日。如此求佛。抑既勞矣。而曰可以證佛果者。余弗能知之矣。六祖曰。佛之妙義。非關文字。心行而口念可也。口念而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豈

其不爲法華所轉。而與義作讐家邪。然則念之一字。非與。林子曰。六祖曰。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身佛。以此爲念。何可非也。特以其念經而爲經所轉者之可非也。釋氏有言曰。念佛一聲。刷牙三日。聞禪一句。洗耳三次。豈不以佛本覺性。而念佛求佛。何以能佛。禪外離相。而聞禪求禪。何以能禪。

正法不落知見

或問五解脫。知見香。而曰。卽須廣學多聞者。非與。

林子曰。汝以汝之自心。果無所攀緣於善惡與。若果能無所攀緣善惡。而廣學多聞。可也。若或有所攀緣善惡。而廣學多聞。不可也。又問。既解脫矣。而又曰。知見者。何也。豈其解脫性中。無此知見。而必廣學多聞。然後能證佛之知見邪。林子曰。夫既解脫。當思度人。既思度人。當明佛法。有宗有教。缺一不可。若也不能戒。不能定。不能慧。不能解脫。而即以知見爲事者。乾慧之徒也。昔者阿難。亦嘗廣學多聞矣。竟爲摩登伽女所攝。至釋迦已。證涅槃。後又從迦葉爲弟子。復以廣學多聞。而爲迦葉所擯。出然阿難。乃西天之第二祖也。迷於多聞。至於如此。若不知所以自悟自懺。是亦後世乾慧者流也。則又安能得傳正法。而成佛果邪。而學佛多聞之徒。可不知所以自悟自懺。而卒流於乾慧之歸也。噫。

能歇累生之狂

昔者僧法達之所蘊習者。念法華經。已及千部。乃其心中之一物也。故其有我慢幢。禮不投地。空誦

循聲。以自開衆生之知見已爾。抑豈知從初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之微旨乎。後蒙六祖啓發。踊躍歡喜。而曹溪一句亡之偈。可謂能自歇其累生之狂矣。

佛在我心之經

胡生博極佛書。而以佛之經。乃佛之所以作佛及佛之所以教人也。來從林子受業。既易歲矣。而問於林子曰。先生何爲不讀書。林子曰。余之習。懶既已成癖矣。而佛之書。豈非予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哉。然余又有說焉。試以問汝。汝以爲古先諸佛。皆從文字中來。而佛之妙義。果有關於文字乎。否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汝必欲求佛之言於其書者。何與。故佛縱無書也。而言外別傳。可得而知者。以吾心之有釋迦在也。佛縱無言也。而意外別旨。可得而悟者。以吾心之有釋迦在也。若必以書而求佛之言。而佛之言。其可得而知乎。以言而求佛之意。而佛之意。其可得而悟乎。然天下

一佛無二佛。而十方三世一切佛。恒河沙數無盡

佛亦皆在於我之心之經矣。若能明此意，雖不念經，而謂之手不釋卷，能持真經，可也。若不明此意，是雖朝也，金剛暮也，圓覺日夜華嚴，禮拜不休，勤誦循聲，徒自勞苦，而曰紙上陳辭，可堪作佛者，則惑之甚矣。

林子全集卷之終

林子全集卷之終

五

林子全集

門人于厥叅閱

心鏡指迷

余嘗懸一鏡于宗孔堂，其製圓，度其圍尺，又嘗懸一鏡于心聖軒，其製方，度其徑寸，有六。是雖大小方圓之不同，而其中之所涵，何其深遠而廣大也。夫鏡有形也，特一物爾，而其中之所涵，能深遠廣大如此，又况吾心之鏡，非形非物，非大非小，非方非圓，非內非外，非有邊旁，非有上下，不可以廣大而擬議之，也不可以深遠而測量之也。然是鏡也，仲尼得之於周公，周公得之於文王，文王得之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得之於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得之於盤古氏，盤古氏得之於自然，龍江兆恩。

林子曰：鏡之所以能鏡者，以未始塵之也。鏡塵矣，而謂之鏡可乎？心之所以能鏡者，以未始塵之也。

心塵矣。而謂之心可乎。或問心之鏡之塵。林子曰。衆人外物於聲色臭味。而塵乎其心之鏡也。學者內物於意必固我。而塵乎其心之鏡也。又問何者。謂之物。林子曰。物也者。物之也。夫心本無物也。而物安能物之邪。物之所以能物之者。以心之物乎其物也。心物乎其物。則心凝乎其物矣。故塵積而不散。鏡豈能明物。凝而不化。心豈能虛。

林子曰。有所念憶。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則是不能廓然大公。而蝕其所以照之之體矣。之

林子全集

卷八

二

其所親愛而辟之。其所畏敬而辟之。其所賤惡而辟之。其所哀矜而辟之。其所敖情而辟之。則是不能物來順應。而非其所以照之之用矣。

林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不以天下之大。塵乎其心之鏡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者。不以一介之微。塵乎其心之鏡也。

林子曰。怒者。鏡之塵也。而不遷怒者。不使塵之也。過者。鏡之塵也。而不貳過者。不使塵之也。非禮者。

鏡之塵也。而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不使塵之也。

林子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其鏡明矣。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其鏡照矣。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禮。自反而忠。惟恐其有以塵之也。

余嘗謂心其一聖人乎。又嘗謂人之所以能虛靈知覺者。心也。而聖人之所以聖者。豈有外於心之虛靈知覺邪。然心固在我矣。心在我則虛靈知覺在我矣。虛靈知覺在我。則聖人在我矣。故曰。聖人

林子全集

卷八

三

與我同類者。而心之鏡。又焉有不同邪。故夜氣清明。仁義之良心之與聖人同也。而且晝梏亡。禽獸不遠。不謂之塵其鏡而昏之邪。蹴爾不屑。良心之激發之與聖人同也。而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不謂之塵其鏡而昏之邪。故曰。陷溺其心者。然也。而非其心之鏡之初也。

林子曰。老者朋友少者。皆涵於此心之鏡之中矣。而其所以安之信之懷之者。不過盡此心之鏡之分量。而非有加也。上而天下而地。中而萬物。皆涵

於此心之鏡之中矣。而其所以位之育之者。不過盡此心之鏡之分量。而非有加也。前乎千百世之既往。後乎千百世之方來。亦皆涵於此心之鏡之中矣。而其所以通之而一息者。不過盡此心之鏡之分量。而非有加也。

或問仲尼而下。此鏡亡歟。林子曰。仲尼之鏡在人。心。不惟知者有此仲尼之鏡。而愚者亦有此仲尼之鏡。不惟賢者有此仲尼之鏡。而不肖者亦有此仲尼之鏡。但知者以其知而塵其鏡也。愚者以其愚而塵其鏡也。賢者以其賢而塵其鏡也。不肖者以其不肖而塵其鏡也。

林子曰。心之鏡太虛也。仲尼之心之鏡太虛也。仲尼之心之鏡。非有異乎人也。仲尼之心之鏡之太虛。非有異乎人也。

或曰。鏡以古而珍。而仲尼之鏡。由春秋以來。至于今。不謂其古之可珍邪。林子曰。若曰仲尼之鏡。始自春秋。則仲尼之鏡。亦不可謂之古矣。殊不知仲尼之心之鏡。未有天地。先有此鏡也。吾人之心之

鏡。亦未有天地。先有此鏡也。故人雖有古今也。而人之心。則無古今矣。鏡雖有古今也。而心之鏡。則無古今矣。

林子曰。以鏡涵鏡。則彼鏡之所涵者。又涵於此鏡之內矣。以心鏡心。則先聖之所鏡者。又鏡於後聖之心矣。或曰。六經之道。燦如日星。豈不涵於聖人之心之鏡歟。林子曰。豈惟聖人。人皆有之。而聖人之心之鏡。能不塵爾。吾惟吾心之鏡。而不塵焉。則聖人之心之鏡。在我也。聖人之心之鏡。在我則雖未有六經之先。而六經也。我可得而作之矣。至既有六經之後。而六經也。我可得而述之矣。蓋心無彼此。而聖人六經之道。不過先發吾心之鏡之所同然。以照臨天下萬世爾。故以鏡涵鏡。則鏡鏡相通。以心鏡心。則心心相照。

林子曰。鏡此鏡之所鏡。則彼鏡之物物色色可得而數也。鏡吾心之所鏡。則聖心之淵淵浩浩。可得而知也。鏡固無異照矣。聖其有異心乎。故不特以此心而曠然以通聖人之心焉。聖人即我。我即聖

人而聖人之心無異鏡也。抑且以此心而曠然以通天地之心焉。天地卽我。我卽天地。而天地之心無異鏡也。

林子全集

絲銀喻

門人僧寂能
良玉全叅閱

昔者蒲城罹變之後。蒲之人有以數分真金易一食。不可也。有以銀不能分。亦且不及色。乃反得食。夫以真金與不及色之銀較之。其美惡何如也。而又况多寡之異數者乎。一以得食。一以不得食。此其故從可知。已近夷人入閩。有利其金而爭貨之者。衆歸試之火銅也。而夷人已出關矣。余故有取於絲銀也。而借以爲喻焉。夫寶藏中之絲銀。人皆有之。隨取而隨足矣。而賢知者之所寶在珠玉也。夫豈無其謂哉。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是雖天德王道之大。且不外是矣。故以此而存諸心焉。則謂之常心。以此而見諸事焉。則謂之常道。而賢知者。則以爲見在平常。隨取隨足。而忽之矣。顧乃索之幻術怪行。輕舉从

生豈曰金云乎哉。擬之珠玉抑又甚焉。此余絲銀之喻所爲作也。龍江兆恩。

林子教人每取寶藏中本色絲銀爲喻。或問何謂寶藏中本色絲銀。林子曰。乃汝聖人之心也。其人瞿然異之曰。我非聖人也。又安有此聖人之心哉。林子曰。汝之心。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赤子之心也。汝豈無赤子之心哉。故赤子之心。寶藏中本色之絲銀也。而聖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其所用一皆純一之心。本色之絲銀也。然此本色絲銀。天成之自然也。悉藏於汝之寶藏中。而聖人非有餘矣。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卽孟子之所謂性善。我固有之也。而所謂我固有之者。豈不謂之人人俱有此寶藏而俱足此本色之絲銀耶。但百姓日用此本色絲銀。而不知從寶藏中發出來矣。若夫仁者知者。則迷於所見。溺於所聞。又不知有此寶藏中絲銀本色之天成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或問靈關。固曰乾坤闔闢之義矣。至於所謂寶藏

者。又將何取焉。林子曰。仁義禮智。吾身中之至寶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故心也者。至寶之靈藏也。

林子曰。夜氣清明。本色之猶存也。且晝皓亡。則非本色矣。至於夜氣不存。禽獸不遠。豈其爲天所薄。而寶藏中無此本色之絲銀哉。

林子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亦皆從寶藏中發出來爾。卽此一點真心。殆混混之泉。元初之水也。是故天德非他也。蘊此一點真心於其中。則謂之

天德矣。王道非他也。達此一點真心於其外。則謂

三

之王道矣。豈非所謂不舍晝夜。放乎四海者然耶。故曰。是心足以王矣。至於與甲兵危士臣。卽非寶藏中本色絲銀。而不忍一牛之真心。果安在哉。

林子曰。王者之仁義。本色之絲銀也。若伯者之仁義。殆非王者之純心。本色之絲銀也。故曰。假之而非有也。又其甚者。則爲賊仁之賊。賊義之殘。豈曰假之云乎。乃是純用銅鐵。不復知有仁義之心矣。或問楊墨之仁義。林子曰。彼蓋不識仁者。而以

非仁爲仁矣。彼蓋不識義者。而以非義爲義矣。亦猶不識銀者。而以非銀爲銀矣。此固非伯者之假也。而意見之偏。遂流至於無父無君而禽獸焉者。是蓋學術之不明習矣。不察之過也。

林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以守此寶藏中本色絲銀也。至於仕也。又且直取此寶藏中本色絲銀而用之矣。今之學者爲人。不復守此寶藏中本色絲銀。以爲人可得而欺也。至於仕也。又不復用此寶藏中本色絲銀。日流於僞而不反矣。

林子全集

卷之四

四

林子曰。愚不肖者之不及。不知有此本色絲銀而寶之也。若賢知之所寶在珠玉。則又以本色絲銀爲不足寶矣。或問所以寶之。林子曰。若堯之欽。孔子之敬。易之洗心退藏於密。詩之衣錦尚絅。孟子之以仁以禮存心。皆所以寶之也。

或問堯舜之所寶者。不在於中乎。林子曰。然。堯舜以其中而用之以治民焉。是以一點真心。而與天下共寶之也。又問仲尼之所寶者。不在於一乎。林子曰。然。仲尼以其一而用之以教人焉。是以一點

真心。而與萬世共寶之也。故一點真心者。平常心也。大學之所謂至善也。未發則謂之中。既發則謂之和。寂然不動則謂之誠感。而遂通則謂之神。而其美利以利天下萬世者。豈曰絲銀云乎哉。若孔孟而下。則有迷於物而忘此一點真心以爲寶者。亦有荒於虛而舍此一點真心以爲寶者。此二者皆非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端之於心矣。然天下萬世之人之心。孔子之心也。若不求端於我之心。卽異於孔子之心矣。既異孔子之心。卽異於孔子之道矣。故曰孔子之道不著。雖然。孔子遠矣。而孔子寶藏中之寶。蓋未嘗不焜耀於天下萬世焉。特其民咸用之而不自知爾。噫。

林子全集

卷之四

五

林子全集

門人邊大順參閱

七竅

或問聖人之心。果有七竅歟。林子曰。非惟聖人之心爲然也。是雖常人之心。亦皆有之。其人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聖人之心有七竅。而常人之心亦有七竅。猶聖人之身有九竅。而常人之身亦有九竅也。夫外之九竅。旣不異矣。而內之

林子全集

七

七竅有不同乎。余今且先以外之竅若耳若目。以開子之迷矣。而子其試聽之。古人有言曰。五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豈真謂耳之聾。有所不聞。目之盲。有所不見邪。特以其聽所不當聽。視所不當視。而以爲聾爲盲爾。大學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是蓋以其心之有所於奪。而不見。而不聞。而非他也。且子獨不思聖人之耳之目。與常人不異矣。而聖人則謂之聰。謂之明者。何也。又不思常人之耳之目。與聖人不異矣。而

常人則謂之聾。謂之盲者。何也。豈非聖人之耳之目。聽所當聽。視所當視。而謂之聰。而謂之明歟。又豈非常人之耳之目。聽所不當聽。視所不當視。而謂之聾。而謂之盲歟。故耳不聽惡聲。目不視惡色者。伯夷也。而耳逐於聲。而爲聲所奪。目逐於色。而爲色所奪者。則非伯夷矣。龍江兆

恩

或問心是聖人。旣已習知夫子之教矣。而聖人之通達萬變。豈不從心中之七竅出歟。林子曰。然。又

林子全集

二

問常人旣有此七竅矣。而不聖人者何也。林子曰。常人何嘗不聖人邪。但李杜迷其竅於詩。而不聖人也。韓柳迷其竅於文。而不聖人也。孫吳迷其竅於譎。正而不聖人也。蘓張迷其竅於橫縱。而不聖人也。若此數君者。果能反其竅而聖人焉。又安知其不聖人邪。書曰。惟狂克念作聖。而况非狂者乎。林子曰。荒其學於多識。役其知於徧物者。忘其竅而不自知其心是聖人也。

或問夫子每曰竅一也。心之竅則能知。猶口之竅

則能言者何也。林子曰。吐辭爲經。矢言爲訓。豈非從聖人之口中出邪。而聖人之始生也。則亦赤子矣。口卽能言乎否也。聰明睿知。千變萬化。豈非從聖人之心。中出邪。而聖人之始生也。則亦赤子矣。心卽能知乎否也。譬之反舌無聲。竅尙未開也。春至能言。則其竅開矣。若二八之男。二七之女。生人之竅。旣開而始有父母之道焉。推之至於一牝一牡。一雌一雄。又推之至於極微極細。而凡有血氣者。莫不有竅。莫不有知。莫不有此生道也。夫豈惟

林子全集

三

曰。人曰。物爲然哉。是雖天地之大。亦且不能違矣。而春而夏。則以生以長。而秋而冬。則以收以藏。若不得其心之竅。而曰能聖也。則余不能知之矣。林子曰。蘓張而赤子也。口之竅尙未開焉。是雖期吃之徒。亦能勝之矣。及其長也。合從連橫。以雄天下。而天下之辯士。誰能及之。仲尼而赤子也。心之竅尙未開焉。是雖庸鄙之夫。亦能勝之矣。及其長也。聰明睿知。以高萬古。而萬古之賢聖。誰能及之。林子曰。奪於五聲。以塞其耳焉。而欲爲師曠之聰。

不可得已。奪於五色。以蔽其目焉。而欲爲離婁之明。不可得已。奪於五欲。以亂其心焉。而欲爲孔子之聖。不可得已。

林子曰。余嘗譬之掘井矣。得其竅。以及泉也。又嘗譬之鑿牖矣。得其竅。以通明也。若不得其心之竅。以作聖焉。則又何異於就石田。以種黍。鬻石女。以謀嗣也。不其難乎。

林子全集

四

林子曰。竅。惟其虛也。虛。則能靈。靈。則能知。若物之。以塞其竅焉。則竅爲有物矣。竅旣有物。則便不能虛。不虛。則便不能靈。不靈。則便不能知。不能覺。故曰。致知在格物。大學之所謂物者。非但曰物欲之物也。或稍有絲毫意見。以存乎其中焉。卽名爲物。物。則不虛。虛。則不物。物。則失其心之本體矣。豈曰人性之初哉。故學也者。學以復其性之初也。

林子曰。余之學。淘沙見金者二。有淘心中人欲之沙。以見天理之金。而七竅本自啓者。有淘身中濁氣之沙。以見清氣之金。而七竅亦能開者。或曰。淘人欲之沙。於其心焉。則吾旣已知之矣。而曰。淘濁。

氣之沙於其身焉。乃吾之所未喻也。林子曰。人孰無心也。人之心。孰無此七竅也。特爲有知有識者。而人欲之沙。荒此七竅而迷矣。又爲無知無識者。而濁氣之沙。蔽此七竅而迷矣。子曷不觀之目。若耳乎。豈必奪於五色。而今日盲也。而齧肉攀睛。則目不能見。豈必奪於五聲。而今日聾也。而結核內塞。則耳不能聞。夫耳目則亦有然者。內觀七竅亦復如是。又曷不觀之水與風乎。水之流乎其渠者。達也。苟有以壅之。則水不能流。風之入乎其竅者。虛也。苟有以實之。則風不能入。夫物則亦有然者。反觀七竅。從可知矣。

林子全集

五

林子全集

門人 許 栩 全參閱
黃 虞

易解俚語

易解俚語。元具載於聖學統宗。今乃摘而錄之。而雜之以口頭俚語者。何也。以與少文詞者。道俾盡天下萬世之人。皆知心是聖人。而可以爲堯舜也。林子兆恩

林子曰。天下後世。無論智愚賢不肖。一聞聖人之名。無不驚怕起來。無不以聖人者。乃上天之所獨厚。另生一等異樣人出來。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夫聖人者。既非人之所能爲。緣何孟子而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有爲者亦若是。孟子豈說大話以哄人邪。孟子不是說大話以哄人底人。孟子既不是說大話哄人底人。而言作聖人。其若是之易者。甚麼緣故。而其意。豈不以聖人只是自家一箇心。聖人之虛靈知覺。只是自家心之虛靈知覺。此其所以有爲者亦若是。而非難也。但孟子不肯輕易

說破。以故天下後世。不知聖人只是自家一箇心。視之過高。以爲盛德難繼。縱有豪傑之士。而有欲爲聖人之心者。豈惟不敢爲。亦且不敢講。其所以不敢爲者。我知其故矣。恐怕人見而笑之。而以爲狂妄漢子也。其所以不敢講者。我知其故矣。恐怕人聞而笑之。而以爲說大話漢子也。余今不自揣分。乃直指此心是聖人。而明言之。以示天下後世之要做聖人者。若天下後世。能知聖人。只是自家一箇心。能知聖人之虛靈知覺。只是自家心之虛靈知覺。便從自家心上去討聖人。去做聖人。做之不止。卽是聖人。

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其所謂一者。豈不以聖人此虛靈知覺也。常人亦此虛靈知覺也。常人有此虛靈知覺。而不能爲聖人者。甚麼緣故。物蔽之也。蓋以聲色臭味者。物也。耳目口鼻者。物也。以聲色臭味之物。而交於耳目口鼻之物。遂引起我聲色臭味之妄心。既有妄心。便迷真心。何謂真心。赤子之心中也。一也。寂然不動之心也。何謂

妄心。列之肝脾肺腎。而屬之五行者。憧憧往來之心也。若要做聖人者。必須格去其憧憧往來。聲色臭味之妄心。以復還其寂然不動。虛靈知覺之真心。真心也者。至善也。至善也者。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自家之聖人也。若有妄心。以迷真心。則至善之本體不見。而喪其自家之聖人矣。此格致之學。乃大學之最頭腦工夫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合此二書而並觀之。亦足以互相發明矣。

林子曰。心之本體。本虛靈能知覺者。余嘗以耳目譬喻之。目中央一小點。卽是心之虛靈也。目之能視。豈非其心之能知覺乎。耳朶裡一箇鏡。卽是心之虛靈也。耳之能聽。豈非其心之能知覺乎。故耳之性。必能聽。而率其耳之性。未有不能聽也。目之性。必能看。而率其目之性。未有不能看也。心之性。必能知。必能覺。而率其心之性。未有不能知。不能覺也。人之始生也。目便能看光。非待人教之。而後能看光。耳便能聽聲。非待人教之。而後能聽聲。心

便能知。便能覺。非待人教之。而後能知能覺。夫耳能聽聲。目能看光。卽是心之知覺也。固不待教而能。而人亦安能教之邪。至於肚餓時。便知食乳。卽是心之知覺也。固不待教而能。而人亦安能教之邪。及至長大。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聽聲之耳也。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看光之目也。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食乳之口也。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知覺之心也。縱是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覺。亦不過不失生出來時。能知能覺之心。而無有以加乎其性。而與人同爾。孟子曰。人性皆善。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此之謂也。

林子曰。設以物而蔽乎其耳。而耳不能聽。設以物而蔽乎其目。而目不能看。設以物而蔽乎其心。而心不能知。不能覺。故格去其物之蔽乎其耳。而耳卽能聽。格去其物之蔽乎其目。而目卽能看。格去其物之蔽乎其心。而心卽能知。卽能覺。余乃今壯矣。其耳乃父母所生之耳。而今較大些。聽得明白。此其目乃父母所生之目。而今較大些。視得明白。

些。知耳目。則知心矣。知耳目之視聽之出於自然。則知心之知覺之出於自然矣。知耳目之蔽於物。而不能視聽。則知心之蔽於物。而不能知覺矣。知格去蔽耳目之物。而視而聽。則知格去蔽心之物。而知而覺矣。格去蔽耳蔽目蔽心之物。是格去其耳其目其心之所本無也。格去其蔽耳蔽目蔽心之所本無。則自復其能看能聽能知覺之所本有也。然心之知覺。非必先知先覺。而後謂之知覺也。非必無所不知。無所不覺。而後謂之知覺也。惟能知善之可爲。覺善之可爲。而謂之知覺也。惟能知惡之不可爲。覺惡之不可爲。而謂之知覺也。惟能知善之可爲。而必爲之。覺善之可爲。而必爲之。而謂之知覺也。惟能知惡之不可爲。而必爲之。覺惡之不可爲。而必爲之。而謂之知覺也。世上人。見人所謂有不是處。便曰此人好無知覺。此之謂也。善而必爲之。惡而必不爲之。又且得聞孔門心法。而識其真心焉。是亦聖人矣。故曰。吾何畏彼哉。

林子曰。所謂格物者。非徒與外物而相爲敵也。惟

在乎變化氣質爾。蓋耳之於聲。目之於色者。氣質之性也。若能變化氣質之性。則奸聲亂色。而耳自然不愛聽。目自然不愛看。所謂變化氣質者。亦非徒於耳目上用工夫也。惟在先立乎其大爾。以耳目之小體。而從心之大體。先立乎其大。則小體豈惟不能引而奪之。又且從而聽命而不違焉。故曰此爲大人而已矣。

林子曰。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存心也。存心也者。心在腔子裡。所謂敬者是也。故曰但得心存便是敬。故心在腔子裡。而事親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事君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讀書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耕田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作工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爲商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說話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食飯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走路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應事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處於廟廊之上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處於三軍之中者。敬也。心在腔子裡。而處於造次顛沛之際者。敬也。無一時而心不在於腔子裡如此。

然後方爲修己以敬而無失也。林子曰。凡所舉動。不可一事之有愧於心也。若一事之有愧於心。是一事之得罪於天地鬼神也。一事之得罪於天地鬼神。而不爲天地鬼神之所譴責者。未之有也。凡所說話。不可一句之有愧於心也。若一句之有愧於心。是一句之得罪於天地鬼神也。一句之得罪於天地鬼神。而不爲天地鬼神之所譴責者。未之有也。

林子曰。夫在世間而了世間法。出世間而了出世間法者。乃古今常談。而世人之所習而安也。若余之所以立教者。惟要人在世間。以了世間法。又要人在世間。以了出世間法。何謂世間。在家是也。何謂出世間。出家是也。何謂世間法。在家而仰事父母。俯畜妻子。爲士爲農爲工爲商者是也。或居官而上爲朝廷。下爲百姓。亦是世間法也。何謂出世間法。心身性命之學。儒而爲聖。道而爲仙。釋而爲佛者是也。但余之所以立教。惟欲倡人以作聖者。儒教也。在世間而出世間也。蓋仙者。山人也。飄然

雲外而山處矣。佛者弗人也。無有高下。無有男女等相。殆非人之所能爲也。故在世間。惟當以孔子爲宗者。以儒者需人也。需也者。用也。爲世所用也。在家而仰事俯畜。士農工商者。世所需也。居官而上爲朝廷。下爲百姓者。世所需也。若出世間。而爲仙。爲佛。固古人有行之者。由是而仙也。而佛也。夫豈不可。如或不能仙。不能佛。而世間之所謂人道者。則俱棄之矣。且不可以爲人。若余所云在世間而出世間者。以爲聖人也。縱不能爲聖人。亦可以爲君子。又縱不能爲君子。亦且可以爲善人。又縱不能爲善人。亦且可以爲有恒之士。又縱不能爲有恒之士。亦且人道不虧。不離父母。不棄妻子。不爲世間之一大罪人也。此余歸儒宗孔立本之教。其所由設乎。

林子全集

門人 張近仁 全恭閱
張從善

著代禮祭

著代禮祭神位。當疊作四級。每級各高低數寸。及長短廣狹隨宜。第一級最高。中祀高祖考。第二級次之。東祀曾祖考。西祀曾祖妣。虛中二位。以高祖考妣在上也。第三級又次之。東祀祖考。西祀祖妣。虛中四位。第四級又次之。東祀祖

西祀妣。虛中六位。各各南向。令不相背。四代之中。如有再室。高祖考居中。夾兩妣於東西。曾祖考以下。則以兩妣同祀西列。應祔祭者。各側立其考妣之旁。若力不逮者。只疊四級。崇而陳之於壁可也。又置香一爐。燭二臺。并懸火於前梁。雖不及祠宇之隆崇。亦足以報本始。而重所出也。况歲時稱家致祭。朔望薦新獻茶。而朝夕瞻依。出告反面。或擬之祠宇爲尤便也。如兄弟異居者。四代祖考。當祀於長嫡之家。歲時合祭。睦

以聯情。次長以下。亦宜各祀考妣。俾歲時朔望而庶子之婦得以伸敬也。至於指揮千百戶。及諸軍士之有功於國者。當疊級而五之。上級祀有功之主。次級祀高祖考妣。亦虛中二位。如上儀。

聖祖禮祭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欽准庶人祭三代曾祖考。

洪武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欽奉

旨意頒降祝文祭高曾祖考。

聖祖御製臣民特祭祝文

昔者祖宗相繼鞠育子孫。懷抱提攜。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其寒煖。增減衣服。樽節飲食。或憂近於水火。或恐傷於蚊蟲。或懼罹於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爲報。

附考

周制祖廟。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始封之祖爲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始封之祖爲三。昭穆則以次遞遷。始封之祖。百世不遷。邇士雖無始封之祖。亦有三命采地。故立二廟以祭祖禰。而中士下士。乃有司之長。所謂官師也。雖立一廟祭禰。却於禰廟并祭祖。庶人無廟。祭於寢。程子曰。高祖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服旣如此。祭祀亦須如此。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服雖窮於總矣。而親固未盡也。按禮再朞而大祥。改題曾祖考妣爲高祖。祖考妣爲曾祖。考妣爲祖。乃奉主入祠爲考。其所祧之主。禮埋于墓側。又按天子。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語錄中。亦有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之說。或者以宋諸儒。猶有所議而損益之如此。而子每曰。我惟直遵時制。已爾。不曰議而曰考。何其迂邪。乃應之曰。非天子不議禮。況

臣庶報本之心。而宋諸儒議之而損益之者。又且先得其所同然矣。如或損之而不及乎四代也。則失之薄。豈曰親親之仁。而君子不忍也。如或益之而過乎四代也。則失之悖。豈曰遵王之義。而君子不爲也。

著代禮祭神龕圖

北圖參酌古今文而不也
疏格神龕外以致嚴尊
級神位內以列等也
嚴於龕內上虛其等或三
之三方為雅觀四時之六
日祭法格之河恭誦且宜
迎神主陳於龕上以各考
姚配之所以告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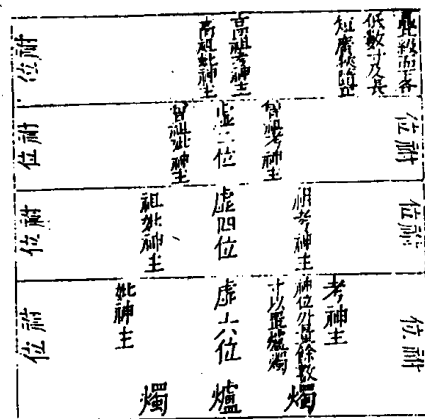
著代禮祭神龕圖說

夫著代疊級之制。寔所以爲重本之義。而列行伯叔者衆。亦不可無合族之仁。當依此式。繫而長之。庶安靈之有地。而尊尊親親之道。亦兼舉而無遺矣。設或居處稍遠。而設龕於堂。固無不可。若限於褊狹者。終不免賓客之坐立。家人之往來。雜沓褻慢。容或有之。寔不若崇之於壁。爲尊且嚴也。或設門啓閉。或垂簾卷舒。各從其便。惟貴盡文。此亦仁人孝子。不儉其親之意也。如

能建祠葺宇。亦當特設著代疊級。內之神龕中。庶祖考臨之在上。各有行次等列也。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附。伯叔祖父。附於高祖考。西向。伯叔祖母。附於高祖妣。東向。伯叔父。附於曾祖考。伯叔母。附於曾祖妣。兄弟附於祖考。妻若兄弟之妻。女兄弟附於祖妣。子姪附於考。子姪之婦。若女子。女姪。附於妣。

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公。夫婦之位也。亦以時之所尊者左。故以左爲尊也。若曰神道尙右。而必欲以右爲尊。亦古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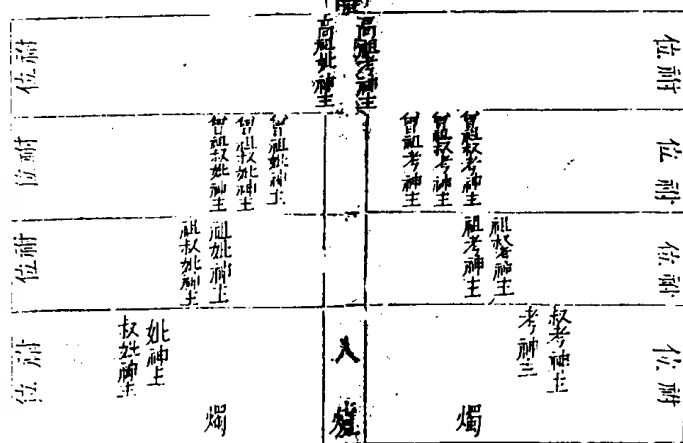
著代禮祭神位圖



著代禮祭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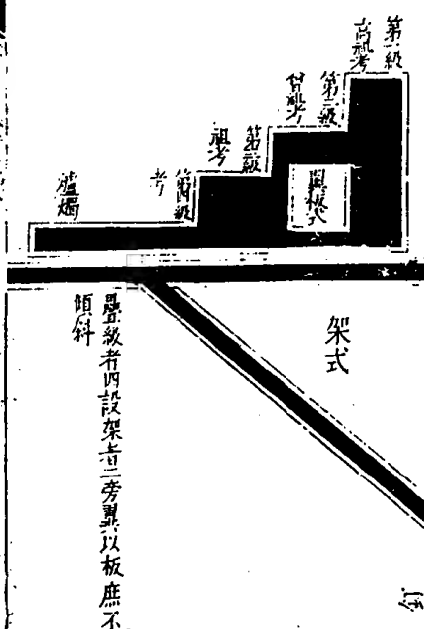
只宜崇之於壁。以不用疏格神龕也。儉約易製。世次昭然。然貧而寢食一室者。豈無水木本源之思邪。特奉先之禮。屈於力之不逮爾。惟茲著代疊級壁而崇之。則不徒朝夕之際。得以瞻依而尊居在上。亦不爲褻也。

著代禮祭合族神位圖



此圖較上式而長倍之。以列行伯叔者衆也。或倍而差之。或只增一二尺。隨主多少。而量度其宜也。

著代禮祭兩邊翼板及架式圖



序
妣
神
位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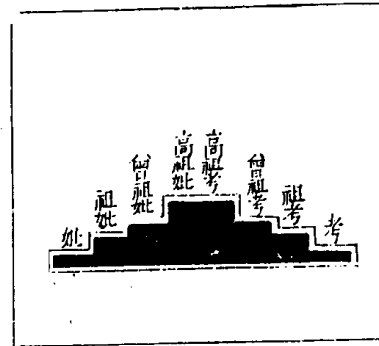
如載三聚高祖考居
東初高祖妣居西次
高祖妣又東次高祖
妣又西第二級宜虛
中四位。

位前	位前	位前	位前
高祖妣神主 高祖考神主 高祖妣神主	曾祖考神主 虛二位 曾祖妣神主	祖考神主 祖妣神主	考神主
燭	爐	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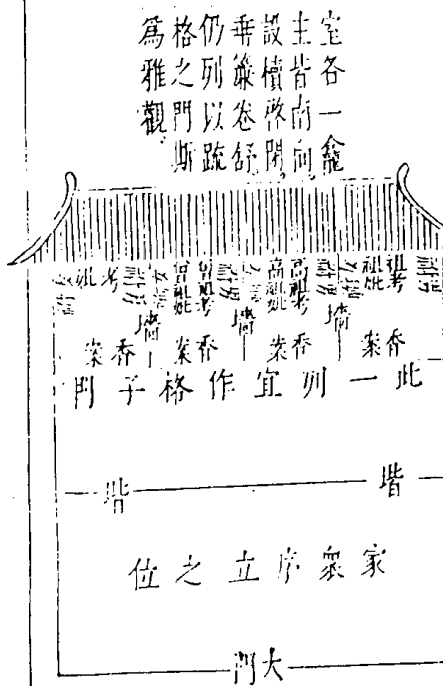
廳壁

著代旁級圖

此式尤為易簡
易製而便於貧
者



著代祠堂四室圖



王制曰。庶人祭於寢

何休曰。有牲曰祭。無牲曰薦。所謂薦者。亦獸粥

水飲。事生之禮也。若貧而必祭。則非禮矣。

祭用明水者。反始也。禮運曰。玄酒在室。樂記曰

大饗之禮。尚玄酒。玄酒者。明水也。

林子全集

門人 黃文泰 全泰閱
王之彥

崇禮

前號知禮之邦。諸凡冠昏喪祭等禮。大都以朴素爲先。稍飾以文。雖云儉矣。而不失之固。近來頗失古禮之本始。而文過其質。燕會衣服。抑以靡矣。故條著崇禮一帙。以與同志者共之。庶或不爲習俗之所移也。龍江兆恩

林子全集

一宴賓客。近來過於奢侈。肴饌多者三十餘品。少者不下二十品。至夜深飽酣之後。厨人猶屢進不已。蓋主以文而娛其賓。賓亦以文而樂其侈。忠信之薄。不以甚乎。然中產之家。好行其禮者。則不免稱貸於人。或憚於靡財而遂輟之。又無以伸其情而盡其禮。今權其不謬於禮。不靡於財者。凡宴賓客。每席四人者。八簞二菜。果四品。湯三行。麪食二碟。酒一壺。或二壺而止。蓋酒以行。不繼以滌。而內亂心志。外喪威儀。亦君子

林子全集

二

之所深戒也。每席二人者。簞五大碟。五小碟。五果。五湯。蔬菜。麵食。春籩。隨時增益。蓋禮爲稍隆。而文亦稍飾矣。若大宴會。如請親家。召子婿之類。再加簞二小碟。湯二行。水果之類。隨時增益。亦云豐美。費不及奢。如力不能舉者。卽前所云親家子婿之類。禮之不可以已也。合席八簞。陳之果酌。賓主迭獻。亦足稱文。又其次者。一菜一魚。一酒一飯。猶可盡情。庶不廢禮。况澗溪之毛。既可薦之神明。而雅淡之素。不可羞之嘉客耶。然古人盛宴。未卜其夜。近來一鼓入席。啓明始罷。主賓既疲於爲禮。而聽役又怠於伺命。長夜設歡。何殊商季。今後以午爲期。盡申而止可也。夫數次候速。薄暮而來。于茲之時。入席固已晚矣。果酌迭酬。文采可觀。猶陳小席。竟亦何爲。蒸鷺告虔。猪首特設。而又申之以數酌。雜之以庶羞。如此綢繆。是亦不可以已乎。今後珍餚麵食。各致二品。固非徇俗。亦不廢禮。

近來留客。所陳盈席。縱酒肆情。窮其晝夜。然中

產之家固所不堪。而富貴之人。或難卒辦。又有一等儉嗇之徒。若有遠客來臨。遂至逃避不出者。豈無爲哉。夫徇乎俗。則限於財。吝其財。則廢乎禮。今後留客。少者二脩。二菜。多至四脩。五脩而止。若常往來之人。隨其家中所有之物。一菜亦可。

一舊俗大宴會。或五鳳卓面。或鳳驚鳳鷄。徒爲虛費。今後須陳單席。以盡宴樂之情。而承筐是將。無失先王之意。如五鳳卓。代之表裏。值銀二兩。者。盛之筐篚。甚爲雅觀。鳳驚鳳鷄等卓。以次減損。隨其所值之價。如力不能舉者。或將之以布帛。或易之以書帕。稱家所有。不爲不文。

一舊俗嫁女特髻。必盛裝首飾。甚至高二尺許。或蕩其家以從乎俗。或詭其物以罔乎人。蓋主婚者。以之爲榮辱。觀人者。以之爲臧否。風頹俗弊。甚可慨嘆。今後只如俗之所謂小鬟素髻者。則中產之家。亦得爲之。若富者。或遺之莊田金銀。匹帛等物。有何不可。豈必盛飾以誇美于人哉。

近來貧者。假借他人。真可傷悼。以女家言之。始以欺人而侈其飾。終以盜行而歸其物。以男家言之。始以美詞而誘其來。終以貪心而利其有。甚至兩家生隙。翁婿爲讐。姑婦相積。夫妻反目。道甚夷虜。豈曰論財。迺若六禮之行。亦競侈美。漫爲飾觀之具。反勝聘定之儀。從事無益。最宜深戒。稱家所有。稍濟以文。然而女家望其聘定之奢。故男家覲其釐粧之盛。商賈之行。責以厚償。雖男家之傷廉。寔女家有以啓之也。至於聘定之束。家禮可按。近來寡質從事於文。不知何者。奉啓何者。報詞。又不知男之名字。女之行次。習爲艱深。難於句讀。真誠可笑。自以爲文。自是以後。直遵家禮。無已。則畧加修飾。詞達其情可也。

一大夫士庶人死。三月而葬。古之道也。近來富者惑於風水。貧者困於無財。以故暴骨最可傷憐。殊不知葬者。藏也。骨肉復歸於土而藏之也。但風水之說。入人之深。世所信從。真難卒變。其惟

於卒哭之外，登山卜地，而逢春之候，擇吉舉行。權其遠近之宜，不出一年之內可也。若曰山川紆曲，皆可以葬，日者謬妄，奚必良辰？是豈先王因俗爲政之道？緣情制禮之宜哉？夫得之有財，用之盡情，仁人之心，能無皎乎？若不幸貧，無以葬，則所謂歛首足形，縣棺而封，固無財不可以爲悅，亦君子甚不得已而爲之也。然親膚之悲，古人所重，而縣棺之舉，寔可酸心。蓋時非所宜，勢有不可，但惟致哀而止，終無所用其情。如曰：道不終否，姑待其來，苟如其心，誰曰不可？然富貴自天得，喪有命，或終身窮約，亦將奈何？況身罹無常之變，家適回祿之災，卒然之虞，古今所有，回思至此，能不亟圖？由是觀之，則一年之內，亦已云遲，而三月之期，不以爲速矣。後世不知縣棺之義，多有火葬之慘。生則小有所傷，而不忍之，人之情也；死則付之烈火，而旁觀之，於心安乎？乃若飾人觀聽，炫其侈美，無益之舉，亦所當懲，蓋附身附棺，必於誠信，而不儉之訓，非侈

儀文也。

一喪禮弔慰，須情義相關者，乃可舉行。近來不問親朋，亦且泛然相爲往來，殊無誠心實意。甚至設宴饗次，謔笑行酒，古人猶未嘗飽於其側，况可縱飲，以至於醉乎？

一舊俗祭祀多用羊，大夫無故不殺羊，非士庶之家所宜用。今後只用豬頭鷺，或豬蹄鷄可也。然妥靈祠宇，藏魄丘山，春秋登龍拜掃而已。近來墓祭陳羊，雜以庶品，沿習流弊，亦甚拂經。今後

特設果酌，稍存古意，無已，則鷄鵝之類，抑亦可行也。雖非古訓，亦存孝心。至於后土之儀，誠不可廢。蓋時其保護，乃神之休，而仁人孝子能忘其德乎？乃若中元之節，牲醴之遺，固女子之所以少盡其誠於其親者。雖云俗禮，頗順人情。然終女子之身，則亦已矣。不然，則終女子之子，亦或可也。

一舊俗喪祭，一猪一羊，固已悖禮而拂經矣。近來尤爲僭越，以牛代羊，其意以弔慰人多，便於致

胙。殊不知天子郊牛。禮爲特盛。庶人之家亦將奚取。夫以庶人而僭大夫罪已甚矣。以庶人而僭天子不可言也。孰不可忍。最宜痛懲。

余所條者亦惟禮之不可廢情之不可已也。然俗之不美。由情之縱。而情之無節。由禮之奢也。故節情莫若禮。而閑禮莫若儉。獨不觀之老子乎。保而持之。其實在儉。又不觀之曾論乎。失之者鮮。亦曰以約夫侈。美既不可訓。而苦節又非人情。故君子之禮。禮而儉也。君子之儉。儉而禮也。

林子全集卷之三

七

也。蓋禮者文而有節之名。儉者止而不過之義也。故曰儉而得中。是乃禮也。若夫儉不中禮。則亦非儉之儉也。禮之失奢。則亦非禮之禮也。司馬遷曰。千乘之君。萬戶之侯。而猶患貧。况匹夫編戶之民乎。若匹夫編戶之民。不以禮自閑。而奢擬君侯。能無展轉流離之苦邪。故達而奢也。則不得不取非其有。窮而奢也。則不得不失身可賤。揆其所由。亦惟忘禮之本而徇其末。飾其耳目。以侈人之觀聽爾。夫飾耳目者。未有不喪

心志之大。而喪心志者。又以爲飾耳目之資。所謂多與多取。輕施好奪也。諸生其戒之哉。然余之所條。或陳禮而一遵乎古者。乃存羊之義。固余之所深願也。或緣情而少徇乎俗者。乃獵較之意。亦余之不得已也。嗚呼。世風之不正。亦已甚矣。人安於非禮。亦已久矣。雖有聖人。亦不能卒然而遽革之。禮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者樂也。所以使人歡欣鼓舞。無一毫勉強之意。此非有以入人之深。而久於其道者不能也。故曰

林子全集卷之三

八

禮非強世也。中間一二。余亦未能卒變。蓋勢有所不便也。惟陳其禮之中正。俗之易爲者如是爾。諸生其惟潤澤而舉行之。不徒可以崇儉黜奢。亦且可以存誠去僞。隆禮由禮。有方之士也。風淳俗美。職此之由矣。然亦毋得過於激勵。以傷和氣。蓋仁與義而並施。禮與樂而兼用。而潛消默奪之下。庶幾推之而必達矣。若曰我苟是矣。雖一家非之。而不顧。吾恐反傷父兄之心。夫豈通變之宜哉。故先王之道。和以用禮。而家庭

之間。恩常掩義也。

林子全集

門人王谷參閱

歌學解

書曰。歌永言。而元首股肱之作。賡相勉勵。是歌之義所由來者尚矣。故唐虞三代以上。率皆履禮樂樂。而見之歌詠者。雖離洋洋。克滿宇宙。降及後世。蓋有深可慨者。艷曲靡靡之音。徧於天下。以淫溺其情。縱志而成風也。於是平淡之聲。更不復作。遂使有志之士。不得上觀淳古太和之盛矣。然音由人心生也。故撰著歌學解如左。蓋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反漓還淳之責。端有望於同志諸君子云。龍江兆恩。

總一章四句。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句春。第二句夏。第三句秋。第四句冬。每句上四字。各分作春夏秋冬。第一字春。第二字夏。第三字秋。第四字冬。然春夏秋冬。雖有定序。而春夏秋冬。又各自爲春夏秋冬。冬下三字。稍倣上四字。亦分作春夏秋冬。第三句

首二字稍續上句。末三字各平分。不甚疾遲輕重。以第三句少變前二句。不疊韻而足聽也。第四句第四字。乃冬之冬。閉藏已極。然陰不獨勝。陽不終絕。消而必息。虛而必盈。所謂既剝將復。而亥子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是也。故末三字。當有一陽來復之義。第五字聲要高。何也。閉藏已極。不有以振而起之。無以發其坤中不絕之微陽也。故曰十月謂之陽月。每句每二字一斷。庶轉氣悠揚。不至急促。第一字口畧開。聲要融和。第二字口開。聲

要洪大。第三字聲返於喉。秋收也。第四字聲歸丹田。冬藏也。春而融和。夏而洪大者。達其氣而洩之。俾不閉也。秋而收之。冬而藏之。所謂收天下春而藏之肺腑也。其不絕之餘聲。復自丹田而出。以滌邪穢。以融渣滓。擴而清之也。春之聲稍遲。夏之聲又遲。秋之聲稍疾。冬之聲又疾。變而通之。則四時之氣備矣。闔而闢之。則乾坤之理備矣。幽而鬼神屈伸而執其機。明而日月往來而通其運。大而元會運世而統其全。此豈有所強而然哉。廣大之

懷。自得之趣。真有如大塊噫氣。而風生於寥廓。洪鍾逸響。而聲出於自然者。融溢活潑。太和真機。吞吐卷舒。神化不測。故聞之者。不覺心怡神醉。恍乎若登堯舜之堂。舞百獸而儀鳳凰矣。

第一章 總一章。分作春夏秋冬四句。

一 春之春。氣口開。夏之夏。天聲在喉。然歸丹田。聲相

始終。亦分作春夏秋冬。

右第一句 春 口畧開。春聲也。亦能作聲。秋聲。蓋聲有高下大小。亦有疾遲條

舒也。

秋子全集

屈 夏之春。伸 夏之夏。闔 夏之秋。歸 夏之冬。聲自

無窮。亦分作春夏秋冬。

右第二句 夏 口開。夏聲也。亦能

徘徊雲影天光外。首二字稍續前句。末三字不

要有蕭索之聲。而春夏秋

冬之氣亦明備於此矣。

右第三句 秋 聲在喉。秋也。亦

自 冬之春。在 冬之夏。清 冬之秋。風 冬之冬。聲明

月中。故此三字。須知一陽初動。剝而既復。亦須知有春還消息。靜以需之意。第五字聲要高。者以振起坤中不絕之微陽。而十月謂之陽月。

者此也。然陽氣雖動而發端於地中者甚微。固不可不扶以振之。而鼓其機。亦不可不靜以養之。而藏之。固不先而秋。不後而春。而夏要得冬時不失冬聲。

右第四句冬聲歸丹田冬也亦宜春宜夏宜秋。

第二章亦依上章歌之。每歌二章則四時相禪之機方為大備。

勿以窮通明出處。惟將功用論窮通。浩然克塞

如無外。便是吾人位育功。二首俱醒心集詩

天有四時。而一不用者。冬也。故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天之道且然而況人乎。然此猶知有冬。囿於其時而非其至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其不有天

地之先。不可得而見乎。斯乃無聲無臭之至。不觀

不聞之時。太極之先。茫乎無極。不顯惟德。而聲氣

之元統於此矣。歌者知此。則南風之薰。可以解吾民之慄。而太和之氣。流行於唐虞宇宙間矣。

林子全集

門人劉文明忝閱

詩文浪談

曰浪談者。何也。不能詩而談詩。不能文而談文者。浪談也。或曰。二太子書。及陳玄氏傳。非文歟。林子曰。學語嬰兒。不足道也。醒心集。非詩歟。林子曰。聊以闡明三教已爾。不聲不律。又安敢以言詩也。若子少時之作。能唐人語矣。而子自擬林子全集。於唐人何如也。林子曰。此乃襲唐人語。異以附其名於藝苑之後爾。識者耻之。而可謂之詩乎。龍江兆恩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言詩之貴聲也。而聲必有律。唐虞以前。有近體乎。而曰律者。何也。豈非無其律。不足以和聲哉。故聲之有律。非特近體為然也。孔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又曰。鄭聲淫。然豈惟雅樂之聲。得其情性。自得而能興也。雖至鄭衛之什。亦皆有其聲矣。靡靡動人。邪

淫濁志。記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樂也者。詩之可披於聲者。樂也。

夫詩之聲也。豈曰平而平。仄而仄焉已哉。卽平之聲。有輕有重。有清有濁。而仄之聲。亦有輕有重。有清有濁。此天地自然之聲也。而唐以後。鮮有知之者。不知輕重清濁之聲。且不可以循古之恒裁。而况能盡詩之變體邪。今以律之變體言之。如曰昔人已乘白雲去。又曰北城擊柝復欲罷。又曰七月六日苦炎熱等若干章。此又專在於輕重清濁之間。林子全集卷之五
詩集卷之五
間爾平仄云乎哉。由是觀之。則唐人之所謂變體者。乃以變其平仄之聲者也。而輕重清濁之間。蓋有不可得而變之矣。

或曰。平仄尙矣。豈復有輕重清濁之聲歟。林子曰。然。若平仄之聲。卽幼童能辨之。豈其盡詩之情耶。然而輕重清濁之聲。亦皆出於自然也。不知輕重清濁之聲之自然。而曰能盡詩之情者。余弗知之矣。

或曰。古體亦有聲歟。林子曰。古體亦皆聲也。卽如

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此十言皆平也。又如客有客字于美。此七言皆仄也。夫平仄既不論矣。而輕重清濁之聲。其可以不知乎。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詩也。

林子曰。非惟古體之有其聲矣。而三百篇之什。亦皆聲也。非惟三百篇之什之有其聲矣。而明良喜起之歌。亦皆聲也。

或問集詩亦貴聲歟。林子曰。集詩亦以爲詩也。而詩安可以無聲耶。今且以淫聲言之。海鹽之聲。弋陽之聲。類乎不類乎。設今梨園子弟。一句作海鹽之聲。一句作弋陽之聲。二聲竝作。而欲披之管絃也。斯亦難矣。卽有善於管絃者。其能翕如雜奏。以皦以繹。而足人之聽聞乎。

林子曰。三百篇之什。與近體之聲之不相涉入者。人之所知也。至於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聲之不相涉入者。人之所不知也。而集詩者。槩以其句之駢麗而耦之。自以爲奇矣。雖云雙美。其如聲之不相涉入何哉。不謂之海鹽弋陽之聲。而竝雜於管

絃之間乎。

或問李杜之詩均一盛唐也。豈其聲之不相涉入耶。林子曰。李杜之詩雖美。而李杜之聲迥別。李杜之聲豈相涉入耶。夫宋以來。集杜者多矣。而一人之聲。有不相涉入者乎。林子曰。亦有不相涉入者。譬梨園子弟。才作海鹽之聲。頃作弋陽之聲。又頃作鄉曲之聲。而槩謂一人之聲。率相涉入也可乎哉。

林子曰。三百篇之後有漢魏。漢魏之後有六朝。六朝之後有唐。唐之後有宋。雖其美惡不齊。要之耻相襲也。又曰。騷之後有賦。賦之後有文。賦亦耻相襲也。

林子曰。唐虞三代之文。譬花之蕊。春秋戰國花矣。此天地自然之氣。亦天地自然之聲。而文也者。以宣天地之氣。以達天地之聲者也。天地之蘊。因文以示。雖有聖人之文。亦且不能違時矣。或問聖人文矣。而不能違時者何也。林子曰。夫聖人一身。原與天地相爲流通焉者也。惟其與天地之相爲流

通也。故其氣也。則皆天地之氣。而其聲也。則皆天地之聲矣。譬春之氣溫。其聲和。秋之氣索。其聲悲。是一春一秋。時固不可得而違矣。雖有聖人者。其能使春索秋溫。而反其氣乎。復能使春悲秋和。而反其聲乎。故不通於時者。不可與言詩也。此豈迂談。惟可與知者道之。

林子曰。自生民以來。而先王禮樂文物之盛。至武王周公花矣。先王危微精一之學。至孔曾思孟花矣。若漢之賦。晉之字。唐之詩。亦皆得其時而花矣。林子曰。莊孟之文。古今之至文。文之聖者也。雖曰神變不滯。而其無端涯之詞。則又不可得而擬議矣。

或問史遷氏。林子曰。奇矣。耻襲前人。能自著一家言矣。然不免有意於文。又問莊孟之文至矣。而世之作者。不莊不孟。而必曰史遷氏者。何也。林子曰。史遷氏之史。雖云奇矣。尙有蹊徑。可得而循也。若莊孟之文。有蹊徑乎。否也。南華七篇。其殆神化所至乎。况莊孟之才。而莊孟而下。誰能及之。無其才

而欲襲其語焉。儼之史遷氏。抑又難矣。

林子曰。氣從竅而出者。聲也。氣從竅而入者。亦聲也。至於風之撼木。水之激石。以金戛金。以木考木。莫非氣也。莫非聲也。然盈天地間。莫非氣也。而莫非我之氣也。莫非聲也。而莫非我之聲也。夫詩文一也。本之情性精蘊。以宣吾之氣。以達吾之聲焉者也。故宣吾之氣矣。其不曰天地自然之氣乎。達吾之聲矣。其不曰天地自然之聲乎。

林子全集

卷之三

六

林子曰。若鳳之鳴也。鶴之唳也。是亦天地自然之聲也。鶴不能作鳳鳴。猶鳳不能作鶴唳。而天地自然之聲。可得而變乎。藉鶴而自醜其聲也。而必欲希鳳之鳴焉。然而能鳳鳴乎。否也。又曰。鐘不能作鼓響。鼓不能作鐘音。是亦天地自然之聲。不可得而變也。若人之聲。則亦有然者。譬鳳鶴鐘鼓之不能相爲也。故有得氣之粗。而聲洪者。有得氣之薄。而聲微者。有得氣之促。而聲疾者。有得氣之緩。而聲遲者。今復以人擬之。殆亦華夷之語之不通矣。縱相爲學也。而其聲果能相似乎。卽夷人華語。

而聲似矣。而華人能辨之。卽華人夷語而聲似矣。而夷人亦能辨之。然豈惟華夷之界爲然哉。卽四海之內。而江南江北。則亦有異氣而異聲者矣。抑豈惟南北之限爲然哉。卽一省之內。而各州各縣。則亦有異氣而異聲者矣。

林子曰。今復以一人之聲。儼之年而童矣。其氣弱。故其聲細。年而壯矣。其氣剛。故其聲大。及其老矣。其氣衰。故其聲也無力。然而壯之不能作童年聲也。老之不能作壯年聲也。豈非其一人之聲。且不能相爲歟。夫一人之聲。且不能相爲矣。而況希人之聲。以爲聲焉。其將能之乎。

余嘗考其聲於其天焉。天有其時。而古今異也。考其聲於其地焉。地有其氣。而山川異也。又考其聲於其人焉。本於所習。而少成若性者。異也。故不通乎天地人者。難與言聲矣。

林子曰。詩文之聲。世鮮知之。而論詩者。只曰。此詩人也能作大曆以前語。彼非詩人也。不能作大曆以前語。論文者亦曰。此文士也。能作西京以前語。

彼非文士也。不能作西京以前語。斯蓋徒求之於篇什章句之末已爾。而非其所先也。

或問篇什章句未矣。而其本之所當先者何也。林子曰。聲本於氣。氣本於虛。虛也者。無氣而有氣。所謂虛室生風者是也。程子曰。虛者道之祖。天地從虛中來。夫天地之氣。且從虛中來矣。而況人乎。此蓋聲氣之元也。故忘其虛而氣自生。忘其氣而聲自律。一宮一商。乃文乃質。神而明之。錯綜靡失。不謂之詩文之至自然之聲乎。故曰。擲地有金石聲。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九

林子曰。不知有宮。不知有商。而宮商迭響。不知有文。不知有質。而文質錯陳。或縱或橫。或抑或揚。或闔或闢。或陰或陽。其誰尸之。其誰爲之。譬草之聖也。筆去而手不知矣。

林子曰。氣從竅出而聲者。自然也不從竅出而希人之聲。以爲聲者。非自然也。世之作者。每致詳於篇什章句之末。鮮有能知聲者。縱或有意於其聲矣。顧乃反其竅之所出。而希古人之聲。以爲聲焉。鶴作鳳鳴。鐘爲鼓響。學聲而失聲者。何限也。

林子曰。竅惟其虛也。故聲。然而不逆。則不能聲。藉齒與唇之俱亡也。其能聲乎。若風之撼木也。水之激石也。亦皆逆之而聲矣。故不通於虛實順逆之故者。不知聲也。

或曰。詩文特小技爾。而子大之者。何也。林子曰。夫詩文也者。以洩天地之秘也。以顯鬼神之微也。以拾日月之華也。以執四序之機也。至於風雨之潤也。星辰之紀也。川海之流也。山嶽之時也。禽鳥之音也。花卉之致也。形上形下。亦莫不備。此余之所以大於詩文。而詩文斯其至矣。然世之作者。亦或未之知也。學步效顰。尋章摘句。雕之琢之。粉之飾之。是亦工匠之一技。而人小之者。宜矣。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九

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又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又曰。若決江河。沛然而莫之禦也。夫詩文則亦有然者。而其時出之宜。成章之達。光輝之大。沛然之機。養盛自致。蓄極而充。其殆神之不可致思。化之不可助長者乎。

林子曰詩之聲出於自然矣而復吟之而復咏之乃所以求合乎自然者也若也不知詩之有聲出於自然剪綵爲花無復生意謂之詩可乎哉

古人有言曰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曰此子欲吐出心肝乃已夫輕重清濁之聲雖有吟咏而得矣而其最所自得處又豈專在於吟咏間耶不屬於思若或啓之而合節從律蓋有不知爲之者故風生而水自文春至而鳥能言者氣機之自然也

林子全集

詩法卷之五

十

林子曰豈惟篇章之大之有其法哉是雖至於一句一字之間則皆有其法不可得而損益之者矣此固成之變化非屬擬議然而不有擬議焉又安足以成其變化之能哉

時有以詩自名者每作一詩且吟夜咏至月餘曾不輟口林子曰何耽於詩也曰詩不吟不工林子曰有所授乎曰未也林子曰豈其無悟也耶夫雅樂淫聲一也今雅樂且勿論矣不有所授而能作靡靡之聲以動人乎故上而爲聖爲賢中而習

舉子業下而百工雜技莫不貴於得師也不得其師而曰學由心悟者自誣而誣人也

齊人方君有知少習詩文乃今老矣一日覽林子詩文浪談造林子而問曰夫輕重清濁之聲子之所以啓我者至矣而曰篇什章句之非其所先者敢問何謂也林子曰獨不觀之馬乎馬一也而曰神馬者何也蓋有不在於牝牡驪黃之間也夫牝牡驪黃之間固不足以盡馬之神矣而篇什章句之末抑豈足以極詩文之致邪然詩文旣以極致爲工矣寧能不取材於古人歟林子曰此亦非其所先也子其不見至尊御極而天下之臣庶莫不奔命而聽令矣故我用古人而不用於古人者取材之巨匠也壇經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故通於詩文之極致者詩文之三昧也然馬之能千里者不以形而以神而人之善相馬者不以目而以神神也者神也非形非目而亦不離於形不離於目也非非形非非目而亦不屬於形不屬於目也微乎微乎不可得而致詰乎若也不知神本於

林子全集

詩法卷之五

十一

虛而徒索於形之內焉。卽旣竭目力。且不足以躡古人之迹矣。而況可以極詩文之致邪。

林子全集卷之終

林子全集

詩文談卷之五十五

七

林子全集

門人霍遇明叅閱

六美條答

林子居武夷。浙有陳姓者。名古道。造林子謂昔覽擬疏道釋人倫。欲以振綱常而廣儒教。誠可謂萬世常行之道也。敢問所以舉而措之於天下者。何如也。林子曰。我

朝無隱逸之科。故凡隱逸之士。竟老死於山林已

林子全集

美條卷之五十六

七

爾。然兆恩之所以擬疏道釋人倫者。惟陳其理之可行如是。而非有他也。兆恩早歲棄去舉子業。棲息於南山寺者數年。故以得知南山寺。今只以南山寺寺田條答如左。敢曰所陳六美。卽可舉而措之於天下云。龍江兆恩

一南山寺。古有百庵十院。今只有廣化寺。法海寺。月峰院。東塔院。西塔院。南山庵。普門庵。共租稅四百餘石。除山地外。槩寺田六十頃。一廣化寺。殿宇雖廣。只須僧八人。法海月峰東

西塔各僧五人。南山普門各僧二人。每僧給寺田五十畝。以爲仰事俯畜之資。而釋氏之人道斯備矣。又每寺給寺田若干畝。以爲修緝殿宇。香燈焚修之一助也。度殿宇之廣狹。量僧徒之衆寡。寺各有差。多不過百畝。少亦不下二三十畝。尙餘寺田。槩有四十頃。竊謂可以義助儒流。拯貧救荒。如下所云者。

一廉節里居而貧者。助寺田百畝。終其身。仍令其爲之。講明三綱五常之大禮樂文物之盛。

與夫佛經大旨。戒定慧貪嗔癡。及何須要去。

妻奴。作名教中罪人等義。

宋朝故事。李綱趙鼎提舉洞霄宮。尹

焯提舉萬壽觀。朱熹主客西大乙宮。又主管武夷冲佑觀。

一居官而持廉節者。固多。中間亦有非性廉節者。夫旣非性廉節矣。則未有不反思而退悔者。卽不自反思。則室人亦必交徧謫之。以廉節固美稱也。若廢而里居矣。將何以爲計。仰事俯畜。安所利賴。如此。則諸凡非性廉節者。其有不反而思退而悔之者。亦無幾矣。非刊

無以和義。吾見廉節之難能也。設使廉節而里居矣。輒與之寺田百畝。則人咸有所利賴。而願廉節者衆。此所以倡廉節也。

一學校中。有學有守之士。而貧者。歲助租穀若干石。俾俯仰有所利賴。得以專志明經。操持不失。此所以作人才也。

一有學有守之士。至四五十不第。願退休而貧者。歲助租穀若干石。終其身。儒生少習舉子業。不知所以謀生。至於老而無所利賴。亦足悲矣。然必其有守者。方可與之。此所以優文學也。

一時或旱澇。亦可以拯饑寒之怨咨者。此所以收歲荒也。

一僧尼道士。各令擇配。生齒自當日繁。此所以增戶口也。

一女妓。非所以善風俗也。而僧道之賢者。固不願娶矣。若寄食於寺觀。而爲僧道之所役使者。隨其年之少壯。各擇配焉。是亦風俗之一

助也。

一寺田五十畝。募傭耕耨。槩歲可入田租百餘石。卽未娶之先。亦可以爲聘定之禮。

一南山寺。多曠閑餘地。將歲所入田租。蓋房一所。令彼婦居之。更不許入佛殿。

夫以一寺而槩一莆之寺。若觀則田土之饒。租稅之富。殆十倍于茲矣。以一莆而槩天下之寺。若觀則田土之饒。租稅之富。又殆不可以億萬計者。是蓋天下之大利存焉。以天下之大利而利天下。可以倡廉節。可以作人才。可以優文學。可以救歲荒。可以增戶口。可以善風俗。有此六美。其與徒令道釋者流。坐而食之。而無所利益於天下者。相去何如也。

林子全集

門人杜文元泰閱

井田

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而井田之制。蓋不過欲使君民兩足。而非他也。然亦惟在乎其人。濶澤而舉行之爾。龍江兆恩。

余嘗考之尙書。稷旣教民稼穡矣。乃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載觀曾論。孔子適衛。惟曰庶而富之。富而教之而已。至於孟軻七篇。而非田之說。且諄諄焉。豈不以庠序之教。從此而設。孝弟之義。從此而申也。夫養固先於教矣。而養之道。莫大於井田。

今以井田之制言之。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滄。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滄者一。爲洫者

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井田之舊制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余竊以爲雖至國中。抑亦可以九一而行助法矣。然不曰國中爲然也。甚而至於深谷峻山。亦得以因地度田。計畝均

授。而變通宜民之下。槩取其中之一區。以爲公田。刻石作公字號某區爲某夫之私田。刻石作金字號某區爲某夫之私田。刻石作石字號。至於而絲而竹。而匏而土。而革而木。莫不皆然。是皆不執方井之常。而使國中之人。深谷峻山。咸得以與於擊壤之謔。樂樂而利利也。其詳散見之諸拙集中。以補古先聖王制作之所未備者。

其三王之制也。而不相沿矣。或人未達。林子曰。余嘗徧叩之諸老農曰。一夫所耕不過今之二十畝。終歲勤動。乃望有秋。由此推之。夏之五十畝。今之二十畝也。商七十畝。周百畝。亦今之二十畝也。溝洫廬舍。一仍其舊。而其制之不相沿也。其亦以立一代之規模。新斯民之耳目者乎。

林子曰。人人井其田。則天下之田。不浹旬越月。可得而井矣。或問何謂也。林子曰。譬人人之易其田也。春而耕焉。夏而耨焉。不浹旬越月。而天下之大。無不耕不耨之田矣。若蘇洵其骨已朽之說。豈其以天下之田。惟令一人徧而井之。故直待百年而後成歟。夫以天下之田。惟令一人徧而井之。則亦以天下之田。惟令一人徧而易之者歟。井天下之田也。直待百年而後成。則其易天下之田也。亦待百年而後熟歟。何其迂也。堪發一咲。

或曰。今之民能受田百畝者。何也。林子曰。井田壞矣。民各私其業矣。而無田之民之可傭者衆也。田復井矣。則天下無不受田之民矣。八夫迭耕。又安

有無田之民之可備邪。

或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林子曰。井富人之田矣。世其子孫而差其官焉。又奚以亟奪爲憂哉。然則曷官。詩曰。田峻至喜。又曰。嗟嗟保介。則田峻保介其官矣。公田量入其家。而農人之易其田也。復令治之。書所謂與國咸休是也。然富人之田。或不二世而屬之他人者。亦多有之。弟今官矣。又且及其孫子矣。則富人卽甚愚也。其有不歡欣以獻其土於上。以享其利於世世者。未之有也。

林子全集

四

文中子曰。人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宋儒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者。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夫井田之制。始於黃帝。萬古之所不能易也。而竟壞之商鞅。遂使天下萬世之民不復聊生。而漢唐宋之治之。不古若者。蓋職此之由矣。余今不知死期之將至。乃復摘輯生平之所論著者。裒爲一帙。庶天下萬世。或有舉而行之。余之心也。

林子全集

門人 許桐 全叅閱

姚家凱

導河迂談

林子居麥斜新石巖之心聖軒。有宗念九者。冠裳肅如也。來問導河之道。林子曰。余惡足以知之。又問。林子曰。余特濱海之一迂儒爾。尙不識黃河作何狀。余安能言。余惟以生平淺近心身之學。而擬議之。而憶言之爾。若非有君相之位。

林子全集

一

而積德之从者。則亦不能爲已。子幸毋以余爲迂而笑余也。龍江兆恩

上古之世。洪水橫流。至午之運。唐虞之時也。火氣旣盛。水氣漸衰。人事正與天運相合。此其會也。然此特泛溢在外爾。而今則逆氣在內。是猶癰疽肉作。而膿血外潰也。故治癰疽者。不自其本治之。而只因其膿血流注。剝其皮肉。以順導之。吾見潰於東。未已。而復潰於西矣。豈其治癰疽之要道耶。蓋癰也者。壅也。疽也者。阻也。而黃河之內淤。癰疽之

內作也。黃河之外衝。膿血之外潰也。若徒因其外衝而疏之導之。濬之鑿之。不謂之癰疽內作而剝皮肉於其外乎。

林子曰。黃河而謂之神河者。何歟。以其神也。不可得而度之矣。夏禹而謂之神禹者。何歟。以其神也。不可得而知之矣。夫以不可知之神禹。而治此不可度之神河。猶且手足胼胝。無脛無毛。而又况唐虞之水。特泛溢在外。爾可以疏。可以導。可以濬。可以鑿。而禹之所以治之者。又豈專在於疏之導之。濬之鑿之之間者哉。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三

宗念九曰。夫治癰疽者。固先治乎其內矣。而黃河之水。不過疏之導之。濬之鑿之。已爾。而又安能先治其內耶。林子曰。噫嘻。豈其然哉。蓋聖人之生也。自有醫天醫地手段。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致中則和。而天地之和自應之。天其有不清。地其有不寧乎。地既位而寧矣。河海有不晏然而順流乎。故曰。中國有聖人焉。海不揚波。又曰。聖人在上。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以志通志。以氣召氣。在我而

已。宗念九問。志一動氣。林子曰。以堯舜在上。而爲之君。以神禹在下。而任其事。其所以位天位地。自有不顯之德。抑豈夫人之所能測而知之者哉。地平天成。志一動氣之明驗也。至於苗民逆命。則亦不過誕敷文德。以舞于羽於兩階爾。夫以文德代武事。以干羽易戈矛。固唐虞之盛治也。然以今觀之。豈不迂遠而濶於事情耶。殊不知苗雖負固。是直入爾。余嘗以我之意。逆益之志。而得其所以贊禹者。益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夫天且可以德而動矣。而况人乎。神且可以誠而感矣。而况人乎。余復因益之志。而推言之。記曰。四靈畢至。書曰。百獸率舞。易曰。中孚豚魚吉。夫物則亦有然矣。而况人乎。故曰。贊亦允若。又曰。矧茲有苗。夫苗至逆也。贊至頑也。物至無知也。尙可以德而若之。而格之。而至之。而舞之。而孚之。况上天下地。至神至靈。顧不可以得而清之。而寧之乎。余嘗卽天卽地。卽神而推之於人。於物。又嘗卽人卽物。而推之於天。於地。於神。反覆極論。志通氣召。則知德也者。可以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三

窮天極地。幽而神。明而人。微而物。無不合而一之焉者也。

宗念九問海不揚波。林子曰。以一氣之相爲流通。而無所於逆焉。一潮一汐。順水之性之自然也。然水由地中行。而其來也不可逆。今旣內淤矣。逆流衝決。不免澤蕩。又況塞而乍通。其氣自激。蓋風氣也。勢必怒號。夫水之性。旣以逆而澤蕩。而風之氣。又以逆而怒號。水風相薄。能不揚波。故海之揚波。猶人之喘氣也。氣之喘者。由於痰之逆而淤也。書

林子全集卷之五

四

曰。民若有功。釋者曰。民猶水也。順之則有功。夫民旣若矣。水其有不順乎。余於是而知善治水者。豈特順我之性。以順水之性已哉。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此參贊之要道。王者之極功也。書曰。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堯倫攸斁。禹乃嗣興。大乃錫禹洪範。九疇。堯倫攸敘。由是觀之。天一之水。五行之始也。而五行之以治。以汨。堯倫之以敘。以斁。咸繫之矣。

宗念九曰。水一也。而曰汨陳。其五行者何也。林子曰。凡水之性。有不順者。以土之淤。而水不能制土也。土能尅水。今且爲逆流之所衝決焉。則是火也。反受制於水。而不能生土。火旣不能生土。而土衰矣。土旣衰矣。而又安能生金。故曰汨陳其五行。宗念九曰。水自水也。而曰堯倫攸敘。攸斁者。又何也。林子曰。在天則有五行。在人則有五倫。天人一也。而其相因之理焉。可誣耶。

林子全集卷之五

五

宗念九曰。五行之先。水也。而何者爲堯倫之始。林子曰。夫婦乃堯倫之始也。然則夫婦者五行之水歟。林子曰。非也。一男一女者。一陰一陽也。一陰一陽者。一天一地也。而父精母血。乃五行之水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而父子主恩者也。有父子然後有兄弟。能無禮乎。而長幼之序。不可廢也。有兄弟然後有朋友。四海之內。皆吾同胞。朋友之交也。而無其信可乎。有朋友然後有君臣。蓋萬姓旣繁。不有以統之。不可也。故立之君。以主之。使不亂也。宗念九曰。五行汨矣。豈無咎徵之可言乎。林子曰。水

汨則淤而壅壅則鬱蔽而不通其咎乃怨乃曠水
汨則走而决决則散亂而無統其咎非偶非倫而
木而火而土而金則亦可以類而徵矣。

林子曰昔宋景公時熒惑守心禍當景公以景公
有三善言而熒惑三徙夫熒惑之守心也尙可以
善言而徙其舍矣而黃河之衝决也獨不可以修
德而安其常耶。

宗念九曰天不言也我不知其天之所以錫命於
禹而禹之所以受命於天者林子曰以禹之心具
於

有此洪範九疇也而天之所以錫之者蓋有以通
其機而若或啓之也然則鯀之心原無此洪範九
疇歟林子曰鯀亦人也而洪範九疇原其所自有
也既自有之而自迷之而又安能範圍乎天地之
化而使之以清以寧耶故天地之洪範九疇卽吾
心之洪範九疇非有二也而天之所以錫命於禹
者豈曰諄諄然命之歟書曰次五曰建用皇極故
皇極建矣而天而地而日月星辰而山嶽河海而
昆蟲草木無不統於皇極之中矣。

宗念九曰皇極之中洪範之中也豈其人也亦有
此皇極之中歟林子曰天地且然而況人乎故天
則有三百六十度矣而其所以運之者皇極之中
也地則有三百六十軸矣而其所以持之者皇極
之中也人則有三百六十節矣而其所以統之者
皇極之中也。

又問天之中也地之中也人之中也同歟異歟林
子曰天自有天之中地自有地之中人自有人之
中惡可謂之同然天之中卽地之中地之中卽我
之中惡可謂之異故聖人者亦惟以我天地之中
而通天地之中而非有他也。

夫天之中也地之中也人之中也豈不相爲間隔
歟則亦惡得而通之林子曰天之中虛也地之中
虛也人之中虛也虛虛相通共成一片儒者所謂
太虛同體釋氏所謂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者是也
夫如是則人皆有此中矣何獨至於聖人而後能
虛而後能相通耶林子曰人皆有此中也有此虛
也而其所以不能相通者以其心之七竅有所於

療有所於壅也。

林子曰。七竅也者。所以通乎其虛達乎其氣。而周流於一身之內焉。一或有所蔽塞。則爲瘵痰。爲壅血。而一身之內不相聯屬矣。天地亦然。土中之竅。虛也。而上而崑崙。下而瀚海。竅竅相通。氣氣相貫。殆以吾身驗之。而無不同焉。一或有所蔽塞。則爲逆流。爲衝決。而天地之內不相聯屬矣。故聖人視天地。猶其身也。而所以成能乎天地者。亦惟以其身。舉而措之而已矣。

林子全集卷之五

九

宗念九曰。人皆有此七竅也。而竅竅何以相通。林子曰。竅以虛而開。虛以竅而達。而氣氣爲之相貫。則自有真呼吸者存焉。

林子曰。土中之中。其竅虛也。若上不能通之崑崙。下不能達之四海。豈土中之中。有不虛耶。以其竅有所於療。有所於壅爾。譬人之黃中。非不虛也。而五臟之竅。不通於黃中。則五臟病矣。四肢之竅。不通於黃中。則四肢病矣。天地雖大。豈有異於人之身耶。

林子曰。洛陽土中也。卽人之黃中。黃中之中。虛也。人之呼吸。不在此。而其所以呼。所以吸者。在此也。土中之中。亦虛也。天地之呼吸。不在此。而其所以呼。所以吸者。在此也。

林子曰。人有呼吸。海有潮汐。宗念九問海之潮汐。林子曰。人之一呼一吸。卽海之一潮一汐也。人一吸也。而至於首首。崑崙山也。一呼也。而散於四肢。四肢。四海也。若五臟五嶽也。五嶽之中。則有嵩山者。天地之中也。故天地之氣。一吸而復歸於崑崙山者。所謂汐也。一呼而復散於四海者。所謂潮也。其所以主張乎潮汐之氣者。天地之中。土中也。人身亦然。其所以主張乎呼吸之氣者。一身之中。黃中也。

林子全集卷之五

九

宗念九曰。潮汐之說。何其與人異耶。林子曰。余乃得之吾身之天地爾。而非異也。昔人有不出戶而知天地者。豈其有外於身哉。

宗念九曰。海之潮汐。果與人之呼吸不異歟。林子曰。豈惟海之潮汐。而天之春秋。亦猶是也。故成能

乎天地者。亦不過以我之呼吸。而通天地之呼吸者爾。蓋天之春秋。天之呼吸也。地之潮汐。地之呼吸也。而與人之呼吸相爲流通矣。余醒心詩有曰。呼吸便能贊化工。不謂之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乎。且子獨不觀之古先聖王之所以制禮作樂乎。其曰禮樂必待積德百年而後興者。何也。禮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又曰。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爲昭焉。蓋天地有此中和之氣矣。而聖人亦一天地也。亦有此中和之氣矣。相爲配合。相爲感通。今且以作樂言之。以管實灰而置之土中。以候氣也。或若秦之暴先時而飛。或若周之衰。越時而發。故必能明吾心進反之機。而後禮樂可興也。不失吾心清寧之體。而後天地可位也。宗念九曰。清寧之體。果可以位天地歟。林子曰。清寧之體。天地之本體也。以我清寧之本體。以位天地。天地有不位乎。此蓋以天而清。天以地而寧。地不顯之德。無爲而成也。

林子曰。天子建中和之極。而運之於於穆之際矣。

夫豈但曰垂衣拱手焉矣哉。則自有渾合天地之心。宜和陰陽之氣者在焉。而三公之所以燮理陰陽。三孤之所以寅亮天地。咸以贊佐天子。以參兩以化育焉者也。然有其德而無其位。不可也。有其位而無其時。不可也。若天子公孤。則有其位矣。以建中和之極。而燮理。而寅亮。則有其德矣。天啓其運。而人遵其會。則有其時矣。故漢高。雖水之圍。而風作。光武。滹沱之役。而冰堅。夫此二帝者。豈其能致中以致和哉。而創業之主。中興之君。自有天助之順。遵其會而乘其運者。然也。由是觀之。有其德固矣。而位而時。則又焉可少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林子曰。黃中之中。吾身之河洛也。而伏羲之圖。神禹之書。皆得之黃中之中矣。然則河圖洛書之說。豈寓言也。林子曰。非也。天地神其迹。而聖人通其神矣。故天地有河洛矣。而出圖出書。以洩其心之秘焉。聖人亦有河洛矣。而出圖出書。以顯其心之蘊焉。惟其能顯吾心之蘊也。故能洩天地之秘。惟其能洩天地之秘也。故能成天地之

能

林子曰聖人太虛也。而不自知其有。聖人天地也。而不自知其能。然洪纖高下。孰非太虛之有乎。而太虛不知也。生成長養。孰非天地之能乎。而天地不知也。若聖人者。以何思何慮之體。而流通於無聲無臭之中。故能體同太虛。而用妙天地矣。以此而禮。則爲無體之禮。以此而樂。則爲無聲之樂。以此而勸。則不賞而民勸。以此而威。則不怒而民威。邈哉邈矣。而渾渾淳淳之風。豈真不可復於天下。

林子全集

卷一

後世哉。於是宗念九喜曰。夫子之所以教我者至矣。然此豈曰導河之道已哉。諸凡內而心身性命之學外而家國天下之理。大而天地。微而萬物。而彌綸參贊。無不備於此矣。請余紀之。余乃令二三子書之。而命之曰導河迂談。

林子全集

門人張德位參閱

山人

林子曰。夫山人也者。山人也。而所謂山人者。豈以其山而山人之邪。抑豈以其心之山而山人之邪。若以其山而山人之。是求在外者也。舍巢許者流。無復有山人矣。若以其心之山而山人之。是求在我者也。則釋迦之說法靈山。孔子之

林子全集

卷一

周流四方。而其心之山也。則固山人矣。至於道家。則有黃帝老子。雖曰垂衣裳而史藏室矣。而其心之山者。是亦山人也。故山矣。而不知有心者。非余之所謂山人也。心矣。而不知有山者。乃余之所謂山人也。夫山人也者。死生且不得而奪之矣。而况利害乎。利害且不得而易之矣。而况毀譽乎。能忘毀譽。能忘利害。能忘死生。只此一心已爾。只此一心則亦何者非山。而槩以廟廊而山之者。是皆山人也。抑亦何者是山。而必

以巖穴而山之者。卽非山人也。龍江兆恩

山人以心爲山

或問林子每投刺於當道曰山人。而所謂山人者。豈非山中。人邪。林子曰。余之所謂山人者。豈巢許者流之所謂山人邪。世不我用。不得不退。而處之者。山人也。余之所謂山人者。卽古之所謂士也。義不往見。乃士之禮。而士也者。秉禮之嚴。守義之篤。若在深山之中。不可得而致焉者。故名之曰山人。豈其僻於山也。穴而處之。然後謂之山人哉。故山人也者。不以其山而僻之。而以天下萬世之山。以爲山者。天下萬世之山人也。余於是而知山人。山矣。達爲天下。窮爲萬世。而其心。山者也。故南山捷徑。斯固不足論矣。而遯世以自高潔。則又非余之所謂山人也。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故君子得其時而出。則謂之廟廊。不得其時而處。則謂之山林。夫旣山林矣。謂非山人。而何。昔者周公復政厥辟。而曰。茲予其明農。豈其真有在於畎畝之中。以明農者歟。若近世之仕也。致其臣而歸。而曰

林下者。豈其真有在於山林之下。以栖趾者歟。而山人之所以名爲山人者。亦猶是也。如曰入山之深。而謂之山人者。則深山之野人。亦可謂之山人乎。深山野人。可以爲山人。則山人之名。亦奚足貴哉。至於孔孟。雖聖賢矣。而無其位焉。是亦士也。是亦山人也。孔孟山人矣。而其心。則在乎天下萬世。蓋天下萬世之人。則皆吾人也。老吾老。以及天下萬世之老。而安之。少吾少。以及天下萬世之少。而懷之。斯其爲孔孟之山人也。大矣。然義不往見。孔孟山人自守之家風也。迨斯可見。孔孟山人禮義之中正也。夫孔孟者。豈世之是。非毀譽足以動其心哉。栖栖皇皇。歷聘侯國。上能得其君。而事之。則可以行其道於天下。此孔孟山人之志也。次能得其人而教之。則亦可以明其道於萬世。此孔孟山人之所不得已也。且古之歷聘。卽今之科舉。皆時王之制之所當遵也。若余旣棄去舉子業矣。而栖栖皇皇。則非其時也。違義往見。亦將何爲哉。是徒取羞於天下萬世。而爲孔孟之罪人爾。孔子曰。有

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
育之者。三樂也。以繼往聖。以開來學。余竊有志焉。
而愧非其人矣。若也入山之深。是乃邈世離羣者
之所爲也。而謂孔孟爲之乎。不義往見。是乃曲學
阿世者之所爲也。而謂孔孟爲之乎。余願學孔子
者也。豈敢違義。至舍所學以徇人哉。至於泰山巖
巖。分庭抗禮。而子則曰。有傷於峻。似不可行於時
者。豈其然哉。然而山人則固不可無此氣象矣。無
此氣象。謂之山人可乎。況曰天下萬世之山人乎。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配義配道。則塞乎天
地之間者。此乃天下萬世山人之氣象也。不謂之
大丈夫而何。余今行年六十有二。而倡明歸儒宗
孔之教。嘉靖歲辛亥。距今萬曆歲戊寅二十有八
年矣。氣力旣疲。志慮又衰。豈復能周旋人世。而爲
人之所是。非毀譽者哉。其曰孔子之儒之是。後世
之儒之非。載之拙集中。自有能辯之者。
林子曰。夫道也者。以觀天地而天地得以貞觀者
也。以明日月而日月得以貞明者也。以序四時而

四時得以寒暑者也。以靈鬼神而鬼神得以屈伸
者也。人之所以聖。所以神者。道也。物之所以始。所
以終者。道也。此道之所以運乎虛空之外。伸乎萬
象之表。此道之所以至尊無對。而天地日月四時
鬼神咸囿焉者也。故以此道之尊而處已也。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此道之尊而
接人也。王公遇之失其貴。晉楚遇之失其富。賁育
遇之失其勇。此古之聖賢之所以生則與其道而
俱生。死則與其道而俱死者。殆爲是爾。故曰未聞
以道殉乎人者也。

山人分內事

或謂林子山人矣。何不入山隱處。而必欲舉孔孟
之公案而行之。以與世人相是非者。何爲也哉。殊
不知入山隱處。此乃釋氏所云小乘法。以爲一身
謀也。若區區不自揣分。嘗以天下之大。萬世之遠。
是我一人之身也。若舍此天下之大。萬世之遠。
而入山隱處。規規焉以得免是非爲幸。謂之能仁
其身可乎。夫孔孟豈不知有入山之樂邪。而之齊

之魯之宋之鄭之梁之楚而輒迹徧於天下者蓋以天下之大萬世之遠是皆吾山人分內事也故曰天地萬物莫非已也辱未交已十有餘歲矣願兄幸毋以丈人荷蕢長沮桀溺之所謂小乘法者姑息而愛我也

分義之辨

或謂林子能重內矣昔人有言曰內重則能驕王公矣若古所云見猶不可得而亟以與分庭爲禮吾乃今於林子見之林子曰余安能重內即能重

內而可以驕王公乎驕之一字殆非有道者之所宜有也今試與子言之王公之可以驕山人邪抑山人之可以驕王公也然王公以其位焉者也驕矣而其位豈卽以其驕而失乎山人以其德焉者也驕矣而其德不卽以其驕而亾乎德則不驕驕則不德是取舍之間而得喪繫之如此可不懼哉余雖固守不見小節亦以布衣之分至微也惟恐爲人所驕而卑夷之而非他也至或見矣尤不敢輕介紹往還然後乃敢從命且子獨不聞周之士

之貴乎而士之所以貴者以其能自重也夫惟其能自重矣故能囂囂而泰泰非驕也而人每以驕目之者非其罪矣衆寡小大尙不敢慢而王公大人獨可驕乎夫王公大人世之所儼然而欽服之者以其可以榮辱人所以生死人也一或有不悅於我我其不免矣然而必爲此者何也以有孔孟之公案在不敢違也孔孟公案義是也余惟知有孔孟之義矣至於或榮或辱或生或死而有所不顧焉此余之所以不願見而不見之非迂也

事功之大

嘉靖辛亥林子以三教宗孔倡教於南海之濱最初黃生州介贊受業黃生州得聞天下萬世山人之說而問於林子曰山人山爾而曰天下萬世之山人者何義也林子曰山而山之者山人也灰燼其心木槁其形斯固不足論矣若余所謂天下萬世而山之者天下萬世之山人也無方無所無窮無達而其事功之顯諸用也又且能及於天下萬世之遠矣夫山人仁者也樂山而以山名焉今先

以其山言之。山也者。山也。豈其一卷石之多。而於世顧無所用邪。草木禽獸寶藏興焉。况山人也者。人也。豈其遊於方之外。而於山反有所不逮邪。以繼往聖。以開來學。此其事功。當不在舜禹之下。稽之於古。則仲尼其人矣。論語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固其心山矣。而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者。舜禹之業之大也。仲尼之不憂不惑。不懼固其心山矣。而春秋之作也。殆將以天下萬世而虞夏之者。仲尼之業之大也。然余每於舜禹而論其心焉者。何歟。以其居帝王之尊。而巍巍不與之爲難也。又每於仲尼而考其業焉者。何歟。以其守匹夫之分。而志在春秋之爲貴也。豈仲尼之業。賢於舜禹。而舜禹之心。異於仲尼哉。余故曰。天下萬世之山人者。舜禹仲尼是也。而舜禹仲尼之學。有體有用之學也。設或有其心。而無其業。卽非天下萬世山人有用之學也。設或有其業。而無其心。卽非天下萬世山人有體之學也。惟體惟用。乃同一原。而心而業。更無二致。窮而窮之。而亦不可得而窮。

之者。達而達之。而亦不可得而達之者。可以繼往。可以開來。窮之而爲天下萬世之山人者。此也。可以地平。可以天成。達之而爲天下萬世之山人者。此也。孰謂山人也者。無所利賴於天下萬世而可以有方有所而名言之邪。黃生曰。若古所稱隱吏者。固非其大矣。豈不以吏爲山。輕於去就。而其心山邪。林子曰。然。乃請林子紀之。以徧叩諸山人。俾知天下萬世山人事功之大。卽不能爲舜禹爲仲尼。亦庶幾乎隨其所值。而不置其身於無所用也。或居城市。或在廟廊。抑亦可以爲山人矣。

道無窮達

林子曰。達則致其用於天下。窮則致其用於萬世。故內重而外輕者。窮達在心。不在身。繼往而開來者。窮達在遠。不在近。

窮亦是達

林子曰。達不在廟廊。達而爲一身一家謀者。是亦廟廊之窮也。窮不在山林。窮而爲天下萬世慮者。是亦山林之達也。

林子曰。皇帝王君天下而爲天下君者。是皆達之達也。孔釋老。師萬世而爲萬世師者。是皆窮之達也。

仲尼無位而達

或問林子嘗謂仲尼不窮矣。豈非以其道而達於萬世之遠邪。林子曰。若以其位而言之。則仲尼不得位矣。而謂之達不可也。若以其位而言之。則仲尼雖不得位。而謂之窮不可也。故三皇以其皇而皇於三皇之世。而仲尼則以其道而道於萬世之遠。能使萬世之遠。皆知皇之所以爲皇。而仲尼之道不窮矣。五帝以其帝。而帝於五帝之世。而仲尼則以其德。而德於萬世之遠。能使萬世之遠。皆知帝之所以爲帝。而仲尼之德不窮矣。三王以其王。而王於三王之世。而仲尼則以其功。而功於萬世之遠。能使萬世之遠。皆知王之所以爲王。而仲尼之功不窮矣。

行義達道

林子曰。行義達道。當合窮達而言之。是亦爲政矣。

其爲爲政之大旨也。故堯舜達者。固當行其義於天下矣。而孔子窮者。獨不可行其義於萬世乎。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而春秋之作。能使天下萬世之亂臣賊子。惴惴焉而不敢肆其惡者。豈非其孔子之政。有以正之邪。余故曰。是亦爲政。

林子曰。詩書既刪。而詩書之道。達於天下萬世矣。禮樂既定。而禮樂之道。達於天下萬世矣。

或問何者。謂之義。林子曰。義者。宜也。有達之所宜行者。有窮之所宜行者。故君子之達也。以達其所宜行之道於天下者。固云達矣。而君子之窮也。以達其所宜行之道於萬世者。是亦達也。夫達也者。達之也。達而行之之謂也。故行其義於天下者。是達其道於天下也。行其義於萬世者。是達其道於萬世也。然有窮有達者。其遇也。無窮無達者。其心也。求之於古。則舍仲尼其誰與歸。余每以此語人。而末有不驚且駭者。而况能得見其人乎。

林子全集

門人 楊正居 全叅閱
陳萬祺

徧叩三門

余初儒者。以無所得於儒也。遂棄儒而學道。又以無所得於道也。遂棄道而學釋。今日叅叩儒門。或從而師事焉。明日叅叩道門。或從而師事焉。又明日叅叩釋門。或從而師事焉。其尊之也。而君父之其奉之也。而明神之。雖有殲食。不敢

林子全集

不陳也。猶懼以我爲褻。雖有重幣。不敢不將也。猶懼以我爲瀆。又况侍立拜跪之間。有若渾身無骨。而屏氣之。不敢息者乎。雖余之所嚴事也。固不及黃帝之七十二師。而擬之善財之五十。三叅。抑又過之。甚矣哉。訪道之難也。龍江兆恩。林子初棄去舉子業。而欲學聖人之學焉。師曰。卽凡天下之物。而表裏精粗。格之無不到焉。是雖一草一木之微。諸凡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間者。皆富有以察之矣。林子彼時難之。而又以爲問之不

可以不審也。乃復問曰。何以格之。夫豈無其要乎。師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朱子或問不有是言乎。林子曰。卽凡天下之物。何其衆也。而兆恩亦嘗自慎思之。若兆恩之癡且魯也。則將何以格之。然卽此一松一梅也。何者謂之事爲之著。何以考之。而念慮之微。又何以察之。將從其根也。而考之察之乎。抑或從其枝與葉也。而考之察之乎。又不知從何文字中。可以求松也。梅也。之理乎。縱知有此

林子全集

文字也。又將何處。可以得此文字。以爲我考之察之之一助乎。且海宇之內。誰能講論此松也。梅也。之理。而從而索之乎。如此格物。豈能今日格此一松乎。明日格此一梅乎。况人之生世。也不過百年。而物之續紛也。殆不可以億萬計。縱有萬年之壽。亦且不能卽凡天下之物。而盡格之矣。此兆恩自思自忖。不能服行夫子之教。殆非敢於夫子之前。強爲辯論也。於是林子去之。而偶值玄門之師。師曰。子求長生乎。曰。非也。求飛昇乎。曰。非也。求拔宅

乎。且非也。師曰。三者皆非子之所願學者。而今子之所求者何道也。林子曰。老子所謂先天地生。巍尊高。何者謂之尊高而爲天地先乎。其師不答也。又所謂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何者謂之玄牝而爲天地根乎。其師不答也。林子固問之。師曰。吾子欲學道。先須辯識何者爲鉛汞龍虎。何者爲卦爻。斤兩何者爲進退抽添。何者爲年月日時。無一而不明之於心。而得其精且微焉。然後方可語汝以玄牝之門。天地之先也。林子曰。夫既如是辯識矣。豈不以種種心生分別見邪。於是乃談運氣之說。林子曰。心靜則氣自運矣。而顧有在於運氣矣。反傷其氣乎。又於是復談調息之功。林子曰。心靜則息自調矣。而顧有在於調息以反爽其息乎。已而復去而從禪門。以請釋氏之教。師曰。子知釋氏之頓教乎。林子曰。不知也。固兆恩之所願聞也。其師卽默然趺坐。剎那間。豎拂而問曰。會麼。林子不覺發一微笑。師曰。子豈迦葉邪。吾之教張矣。林子曰。兆恩委不知吾師之所以豎拂者何教也。而師

乃曰。吾之教張矣者。何也。敢問師曰。吾言輕不足以度子矣。我有師在方丈。可往見之。當自明矣。林辛遂入方丈。請見。師曰。凡邪。聖邪。林子曰。無凡無聖。師曰。有階級否。林子曰。若有階級。卽非西來意。寺。師曰。如是如是。林子曰。此不足異也。此乃僧僧相傳。口頭套子也。師曰。是固然矣。然子曾齊乎。林子曰。不也。若所謂心不染汚而爲心之齊者。兆恩尙未之知焉。抑曾坐乎。林子曰。不也。若所謂心不起念而爲心之坐者。兆恩尙未之知焉。抑亦曾經乎。林子曰。不也。若所謂歷萬劫而不壞而爲心之經者。兆恩尙未之知焉。明日遂去。而復造一書院。而某先生講論於其中。適有來受業者。而以正心誠意爲問。某先生曰。子何以問正心誠意爲哉。獨不有孟子之所謂勿正心論語之所謂無意耶。其人茫然不能復問。林子乃言曰。心不正。而心之猿有不跳弄乎。意不誠。而意之馬有不奔馳乎。答曰。心本不猿而邪也。而又何待於正。意本不馬而妄也。而又何待於誠。林子曰。心本不猿而邪固也。今

既猿而邪矣。不有以正之。其如心猿之跳弄何哉。意本不馬而妄固也。今既馬而妄矣。不有以誠之。其如意馬之奔馳何哉。答曰。我本體虛空矣。豈復有心猿之跳弄。意馬之奔馳哉。林子曰。豈其然哉。若子所謂虛空本體者。豈非釋氏之言乎。而儒者所謂太虛同體者是也。無修無證。而直超最上一乘者。卽堯舜之神聖。其猶難諸。而精一執中。又非堯舜之所以修。所以證乎。昔者孔子之贊堯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至於舜也。只曰君哉。舜也。而亦未嘗以天許之矣。今子曰。心不復猿。意不復馬。豈子之神聖遠過堯舜。而以堯舜爲不足大歟。且子獨不聞成章後達之訓乎。譬之水焉。以漸而進。譬之木焉。以漸而升。而子卽欲以頓教接人乎。殆非余之所能及也。故正心也者。下學也。由正心。而至於勿正心者。下學而上達也。誠意也者。下學也。由誠意。而至於無意者。下學而上達也。此孔子有漸之教。而人莫我知者。以此。但余不知心之所以正。意之所以誠者。何如爾。憂愁憤悶。始若窮人之無

所歸焉。而兆恩求道之心。至此亦云勤矣。豈意天不愛道。而鑒我一點不退真心。不十年間。幸遇明師。憐我而教我也。直指此心是聖。而所以與兆恩言者。一皆四書五經。曰。由孔孟以來。而此書乃爲疏釋所晦。而不明。至於今矣。若夫艮背行庭微旨。尤且諄諄爲兆恩言之。及別。乃復謂兆恩曰。汝布衣也。不有以小試之。其孰從而信之。兆恩曰。何以試之。而使人信之。師曰。試之以病。病已而人信之。然則何以已人之病乎。師曰。汝少小時。豈不誦體胖。面黃。中書乎。體胖由於心廣。面黃本於根心。況易之黃中也。而條理之竅妙。足以宣暢四肢者乎。汝亦惟持其志。而無暴其氣焉已也。兆恩曰。請問其方。師曰。醫者意也。而方固在汝之心矣。

跋

跋曰。或者以去病而小試之。以小其道也。豈其然哉。昔者箕子之陳洪範。以明道也。忘其君而奴之。似有傷乎其大。而箕子猶然爲之。孔子亦且仁之。其曰去病之小。其道也不亦迂乎。且孔

子欲行道不得不小試於獵較

先生欲明道不得不小試於去病况乎孔門心法自孟子以來鮮能知之不有試之而驟以語之人必以我爲誣也既無可徵誰復能信獵較去病其亦不得已之微權乎門人陳一夔百拜謹跋

林子全集

天人一氣

門人 姚家凱 全泰閣
朱應升

林子曰夫天至大也而其網緼之氣其殆克周而不可窮者乎夫人之生於天地間也而其剛大之氣其亦克周而不可窮者乎然天之氣之所從生也蓋蘊於天地之土中而無盡藏矣人之氣之所從生也蓋蘊於人身之土中而無盡藏矣故堯舜太和之氣孔孟浩然之氣皆由此土中出矣若也不知人身之土中卽是不知所以養之而曰我之氣能與天地相流通也余弗能知之矣林子兆恩

林子曰天人之際惟一氣之相爲闔闢相爲聯屬已爾而非有二也或問天人異矣而曰一氣相爲闔闢相爲聯屬者何也林子曰天人豈異邪故我而呼也則天地之氣於焉而發而散我而吸也則天地之氣於焉而翕而聚不謂之我之氣與天地

之氣相爲闔闢相爲聯屬邪。天地而春也。則我之氣於焉而溫。而和。天地而秋也。則我之氣於焉而嚴。而肅。不謂之天地之氣與我之氣相爲闔闢相爲聯屬邪。此蓋天人相與之微。一氣之感通者然也。

黃州問曰。雲何爲而從龍。風何爲而從虎。林子曰。水之氣上升則爲雲。而龍乃水之精也。故龍之噓成雲。而雲自附之。一氣之相感也。若夫風乃東方之木魂也。虎乃西方之金魄也。天地之理。魂自歸魄。月魄也。而日之魂自應之。虎魄也。而風之魂自應之。州又問曰。虎交而月暈。月暈而風生者。又何也。林子曰。天高地下。而一氣之相感者。無高無下也。蓋虎交則魄少衰。上感乎月。而月之魄亦不能載其魂。而暈。魂溢而暈。則風亦魂也。遂從類而生矣。州起而贊曰。一氣之相爲感也。何其微與。何其微與。

或問塞乎天地之間。林子曰。天地卽我。我卽天地。故匹夫匹婦。含冤呼天。天且爲之烈風。爲之迅雷。

夫匹夫匹婦至微也。又安足以動天地而烈風而迅雷邪。天地也。風雷也。匹夫匹婦也。蓋渾淪於絪縕一氣之中。譬手足之疾痛也。而心輒爲之不寧矣。故時而夏焉。其氣熱。卽不特近而四海之內。而遠且四海之外。亦皆夏也。皆夏則皆熱也。時而冬焉。其氣冷。卽不特近而四海之內。而遠且四海之外。亦皆冬也。皆冬則皆冷也。此非其渾淪一氣而塞乎天地之間之明驗與。又問氣本塞乎天地之間矣。而孟子則曰。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何也。林子曰。自夫人未有所養之先。而我則渾淪於天地絪縕之氣之中。我卽天地。而非有二也。自夫人既有所養之後。而天地則渾淪於我浩然之氣之中。天地卽我。而非有二也。

林子曰。天人一理。本無分別。若我果能執其機矣。其天地之寒暑日月。往來於吾身天地之間乎。其吾身天地之寒暑日月。往來於天地之間乎。

或問氣無古今。林子曰。唐虞之時。堯舜則有是氣矣。由唐虞以來。至於春秋。亦莫非是氣之充滿也。

春秋之時。仲尼亦有是氣矣。由春秋以來。至於今。亦莫非是氣之克滿也。由此觀之。氣其有古今也哉。夫既曰無古今矣。而又曰無終始者何也。林子曰。天地其有始乎。而是氣也。則始天地以爲始。而未始有始焉者矣。天地其有終乎。而是氣也。則終天地以爲終。而未始有終焉者矣。由此觀之。氣其有始終也哉。既無古今。復無終始。則是氣也。不謂之克滿大虛而未嘗息者乎。故天地非我之氣。則無以位。日月非我之氣。則無以明。四時非我之氣。則無以序。鬼神非我之氣。則無以靈。萬物非我之氣。則無以長。無以生。而聖人之所以參贊化育。以位天地。以明日月。以序四時。以靈鬼神。以生以長萬物。而莫非是氣之所爲也。故得是氣也。無生無死。卽有死者身。孔子所謂夕死可也。失是氣也。有生有死。卽不死者身。孔子所謂罔而生也。又問氣之所從生。林子曰。太虛而已矣。太虛者。先天也。先天不屬氣。其乃氣之所從生乎。夫如此。則我與天地一太虛也。而是氣也。不於太虛中而自相流通。

者乎。林子曰。我其專矣。翕矣。而天地之氣有不凝聚乎。我其直矣。闢矣。而天地之氣有不發散乎。然而專也。直也。翕也。闢也。其我乎。其天地乎。故我之專也。直也。翕也。闢也。天地也。天地之專也。直也。翕也。闢也。我也。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或問何謂也。林子曰。氣本克塞於其身。暴其氣焉。則是不仁於其身。氣本克塞於天地。暴其氣焉。則是不仁於天地。又問何以仁之。林子曰。直而養之以仁其身。則四肢以暢。而是氣自克塞於一身之間者。本體之自然也。直而養之以仁天地。則萬物以育。而是氣自克塞於天地之間者。本體之自然也。孟子曰。氣體之克也。又曰。塞乎天地之間。是雖有天人小大之不同。而其所以克之塞之者。則固無二道也。

林子曰。以其心而言之。心固我之心也。而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孰非我之心乎。故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以其氣而言之。氣固我之氣也。而天

地之內。天地之外。孰非我之氣乎。故曰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此聖人之所以聯屬天下。以成其仁。而天地萬物莫非已也。

或問不位不育。豈非天地之病與。又將何以成能而仁之。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鳥獸魚鼈。自爾咸若。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亦惟心和氣和。以位以育。仁之以成其能也。

或問人爲天地之心與。林子曰。非以人爲天地之心也。而以人而聖人之乃天地之心也。若不有聖人焉。則天地孰與位之而成其能乎。萬物孰與育之而成其能乎。

或問天地網緼之氣。林子曰。譬之水焉。堯舜則澄而清之。太和之洋溢也。桀紂則濁而垢之。穢德之上聞也。

程子曰。至仁以天地爲一身。以天地間品物萬形爲四體百骸。故堯舜以太和之氣。充乎天地之身。而湯武之師。乃去其所垢病。廓而清之。爾。堯舜湯武。豈非所謂成能天地。位育萬物者乎。

或問林子之所雅言者。孔曾思孟之書。作聖之功也。然而從林子受業。而病能愈者何也。抑豈其孔曾思孟之書。而作聖之功。固如此邪。林子曰。是亦仁義禮智之根。根於心。猶草木之根。根於土。草木之根。根於土。自然暢茂而條達。仁義禮智之根。根於心。自然生色而晬面。孟子又曰。居移氣。養移體。而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能居天下之廣居。則其所以生色晬面而移氣移體者。又當何如邪。大學曰。心廣體胖。心既廣矣。體復胖矣。而謂病之不去。體者妄也。至若枝葉之或憔悴而枯槁也。則又如之何。亦惟直從於其根焉。而培之。而溉之。培之溉之。而生意有不復息乎。蓋草木之根病。則枝葉病。草木之根不病。則枝葉不病。若人之心。猶草木之根也。心病則身病。心不病則身不病。故身病由於心病。而體胖數語。乃去病之妙方也。修身在於正心。而體胖數語。乃爲學之聖藥也。

林子嘗曰。心病則身病。而何氏子惑焉。何氏子曰。

我豈特不釋然於林子之言。亦且不釋然於孟子之言。潘生曰。孟子何言。何氏子曰。根心而辟面也。潘生曰。子獨不見愧。一生於心。而面便赤者乎。於是何氏子始以孟子之言不誣也。潘生以告。林子曰。爾之言。豈不然哉。謨蓋都君。二嫂朕棲。古今之大惡也。一見舜之頃。而輒生忸怩之色者。聖人俄頃之化。辟面之明驗也。然非特辟面之爲然也。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不謂之根心而見於目乎。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支。不謂之根心而見於言乎。甚而志在高山。則曰巍巍。志在流水。則曰蕩蕩。不謂之根心而見於一指之微乎。高山流水。且不能匿於一指之微。而播於聲音如此。如無有爲賢作聖之心則已。如有爲賢作聖之心。則其所以戒慎恐懼。而謹之於一念之微者。真不可一息而少懈也。

或問去病作聖。則固有同與。林子曰。心法一也。非惟足以去病。亦且足以作聖。非惟足以作聖。亦且足以位天地。育萬物。又問心之用。至於如是其大。

與。林子曰。心之分量本如是而非大也。故卽此心法以去病。卽此心法以作聖。非有二也。特其去其所以害我尺寸之膚。澄其所以穢我清明之躬者。而有大小之別爾。卽此心法以養其氣。而充乎其體。卽此心法以養其氣。而塞乎天地。非有二也。特其克滿於一身之內。流行於宇宙之間。而有遠近之殊爾。

林子曰。孔門傳授心法。自漢以來。世儒鮮有知之者。惟此心法見之於言。則爲法言。惟此心法見之於行。則爲法行。惟此心法小而試之。可以去病。可以養身。大而用之。可以爲賢。可以作聖。若徒藉之以去病。以養其不肖之身。病旣已矣。則諸凡有違心之事。亦或冒而爲之。殆非余少試之初心也。噫。或以病造林子。而求所謂孔門心法者。林子笑曰。顏子三十二而卒。而伯牛之疾。則曰亡之命矣夫。豈其不知孔門心法邪。譬之草木。有根則生。無根則死。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余惟小試而利導之。庶有微效。或足以興起其爲賢作聖之心。亦或足以

發明體胖根心等章。殆非孔曾思孟罔人之語爾。
林子曰。世之治學術而病學術者多矣。兼愛則爲
仁之病也。爲我則爲義之病也。不動心則爲心之
病也。疏釋則爲孔曾思孟之書之病也。故達而行
其道。而人不病於政治。則堯舜其人也。窮而明其
道。而人不病於學術。則仲尼其人也。今皆病於學
術矣。而仲尼之心法不著。意者疏釋盛。而議論多
主於先入。而揣度憶逆。以自鑿其智乎。此古今之
病之最大也。而其爲害也。殆有甚於夷狄猛獸。余
爲此懼。則亦安能得倉扁之聖藥。播其方於遠邇。
以瞑眩此先入者流乎。

帖門辭謝

余初不知道。而徧叩三門。每自以爲難矣。抑豈
知設科度世。則又難乎其難也。惟是之故。乃以
心法之餘緒。而爲小試之微權者。殆非余之得
已也。今不復假此微權矣。故帖門以告。以辭謝
諸來者。龍江兆恩

兆恩謹告。兆恩倡明三氏。乃以心法之餘緒。少試
之病者。兆恩初以爲耻。而欲棄去之。不復談者。再
以非所以爲名也。既而悔之曰。我今不能忍耻。而
未子全集

一至於此。其如三氏之絕學。何哉。欲美其名。反傷
大道。於是不能自己。斷而行之。幾四十載矣。而三
教之說。亦頗信於人矣。乃今復以聖人之心法。小
而用之。而孟浪以爲人也。可乎哉。况兆恩行年。既
已七十矣。垂死耄及。豈堪辱命。兆恩謹告

鹿談

時有談秦之鹿者謂天下爲鹿也可謂善喻矣林子曰仲尼亦有鹿矣或問何謂也林子曰仲尼失其鹿而萬世共逐之自春秋以來至於今二千有餘歲矣未聞有高材疾足而能得是鹿者學庸七篇得

林子四書正義

序

一

鹿之骨而駸駸焉入於髓者尚矣周濂溪程明道庶幾乎骨矣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肉矣若邵康節者皇王帝霸之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不謂鹿之具體乎然終少皇皇之志朋來之樂其亦不膾不脯不登樽俎於清廟之間矣載觀文

中子啗鹿之肉矣惜乎思決其骨咽之而未能卽下如以其辭則亦貌鹿之形也近代諸儒若陳白沙志於仲尼之鹿者而能啗其肉矣或問朱陸林子曰夫陸象山者其啣啣於梵宇之下乎而朱晦庵則思欲悉鹿之皮毛肉骨而啗之矣

林子四書正義

序

二

龍江兆恩

林子全集四書正義

陳標

門人張洪都全編輯

李章

論語統論

林子每令諸生熟讀魯論。乃復訊之曰。諸生既熟讀魯論矣。魯論者儒書也。昔者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今諸生能爲君子儒乎。然儒之道莫大於孝。諸生之事父也。可不孝乎。儒之道又莫大於忠。諸生之事君也。可不忠乎。出則可不弟乎。愛則可不勞乎。傳則可不習乎。友則可不信乎。仁可也。而佞不可也。達可也。而聞不可也。欲訥可也。而巧言不可也。近信可也。而令色不可也。適不可也。莫不可也。而義之與比然後可也。野不可也。史不可也。而文質彬彬然後可也。狂而肆焉。猶之可也。若流之而爲蕩。則斷乎其不可也。愚而直焉。猶之可也。若流之而爲詐。則斷乎其不可也。矜而廉焉。猶之可也。若流之而爲忿戾。則斷乎其

林子全集

論語統論

一

林子全集

論語統論

二

不可也。孔子嘗以仁教人矣。而魯論所記有復禮之仁焉。有愛人之仁焉。有如其仁之仁焉。不有以辨之。非所以爲仁也。孔子又嘗以禮教人矣。而魯論所記有約禮之禮焉。有因禮之禮焉。有禮後之禮焉。不有以辨之。非所以爲禮也。其曰予欲無言。豈聖人之傳道也。乃貴於無言與。其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豈聖人之會道也。乃貴於無知與。其曰然而識_{音釋}之。又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豈聖人之識道也。不得不默而有隱之中。自有無隱者存與。疏食曲肱。何以樂在其中。簞瓢陋巷。何以不改其樂。民可使由之。而其所可由者何事。不可使知之。而其所不可知者何物。至於魯論之所記者。有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可不知堯之君之所以爲大乎。又曰周之德可謂至德。可不知周之德之所以爲至乎。微子箕子比干。而曰三仁者何義也。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而曰逸民者何取也。管仲之器小哉。則曰人也。何以謂之人。又何以謂之器小。子產有君子之道四

焉。則曰惠人也。何以謂之惠。又何以謂之君子。竊比老彭。老彭者何人。以孔子之聖。而亦竊比之乎。原壤夷俟。原壤者何人。以孔子之聖。而爲孔子之故人乎。若二三子之學孔子也。記之魯論。亦有可得而考也。顏回之愚。何以獨稱乎好學。曾參之魯。何以獨唯乎一貫。雍也不佞。何以可使於南面。閔子騫之孝。何以不聞於人言。子貢達者。而不受命者何也。曾點狂者。而孔子嘆而與之者何也。食稻衣錦而曰安也。豈知夫三年之愛。分崩離析不能

守也。何列於政事之科。師商之論交也。果孰得而孰失。游夏之教人也。果孰是而孰非。夫二三子之所以學孔子者。余旣訊之矣。而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者。獨無可言乎。佛肸召。則曰焉能繫而不食。公山弗擾召。則曰吾其爲東周。而其所以不繫而爲之者。殆非夫人之所能及。而亦不可不知也。於丈人。則曰不仕無義。於長沮桀溺。則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而其所以仕而易之者。殆非夫人之所能及。而亦不可不知也。其日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

成曰王者必世而後仁。而其所以可。所以成。所以必世而仁者。殆非夫人之所能及。而亦不可不知也。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者。天地中和之德也。而中和之德之所以爲天地者何如。不知不可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者。天地覆載之心也。而覆載之心之所以爲天地者何如。不可不知也。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者。體信達順之機也。而不知堯舜之所以猶病者可乎。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造化存神之妙也。而不知夫子之所以不可階者可乎。昔者程子少讀魯論。但覺意味深長。諸生能如程子所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否也。其次能知而好之者否也。今旣熟讀之矣。而又不覺其意味之深長。知而好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亦異於程子矣。豈所以望於諸生哉。

論語上卷

學而時習之

論語二十卷。卷首一字。卽言學。而不知其所學者。何學也。林子曰。默而識音式之。學而不厭者。學也。識亦知之義也。然其所欲識者。何也。識心而已矣。心卽仁也。仁卽聖也。故學也者。心學也。若讀書務博以爲學。則漢以來至於今。儒者賢於臯夔稷契遠矣。

林子曰。學从父。覺亦从父。蓋指吾心之父之中。而

非十八集

論語上卷

一

言之也。虛空本體。本體虛空。或問吾心之父之中。林子曰。堯舜父執厥中之中。中本虛也。而易之父。蓋以象人之真心。而虛其中也。豈非所謂天下向思何慮。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者與。故卽此虛中而學焉。則爲心學。德性之真知也。由此虛中而覺焉。則爲先覺。寂感之自然也。其曰天下歸仁。以吾真心一點之仁。而歸於吾心虛中之真去處也。其曰中心安仁。以吾真心一點之仁。而安於吾心虛中之真去處也。易曰。父者教此也。豈不以所書

之父。以效吾虛中之真心乎。又曰。父者言乎其變也。豈不以千變萬化。皆由此中出乎。

林子曰。堯舜之中本虛也。而其中之本虛。則自然有一點之仁。主於其中焉者。中之一也。故儒氏之安安者。於其所當安者而安之也。二氏之止止者。於其所當止者而止之也。而其所謂安安而止止者。靜亦安。動亦安。安於其所而自不搖也。靜亦止。動亦止。止於其所而自不遷也。豈曰無終食之間。違仁焉已哉。而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矣。故曰

孝

論語上卷

二

學而時習之。念念常在於仁。無時而非學。無時而非習也。

孝

林子曰。儒者之行。莫先於孝。故孝經言孝之至也。則曰通於神明者。神之也。曰光于四海者。大之也。至於道家。亦嘗言孝之大也。曰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釋氏亦嘗言孝之神也。曰事天地神明。莫若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古人有言曰。仁人事天猶事

父孝子事父猶事天故以父母言之則曰父天母地。以天地言之則曰乾父坤母。由此觀之則知天地父母我皆賴之以生以養以爲命矣。而天地父母之氣有不與我之氣相爲流通者乎。然有天地而後有父母。有父母而後有我。則是我之於父母也。而流通之氣比之天地爲最近矣。惟其父母之於我也。而流通之氣爲最近。故其父母之於我也。而感格之機爲最神。故曰莫若孝其二親。莊子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仁

林子曰。仁之道其至大乎。仁之用其至廣乎。故天開於子。地闢於丑。而天地之所以生者。仁也。夫既有天地矣。而天地之所以而人而物者。亦此仁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男女之所以生者。仁也。夫既有男女矣。而男女之所以而子而孫者。亦此仁也。一雌一雄。一化一牝。而鳥獸之所以生者。仁也。鳥獸生矣。而鳥獸之所以生生不息者。亦此仁也。

或曲或直。或夭或喬。而草木之所以生者。仁也。草木生矣。而草木之所以生生不息者。亦此仁也。由是觀之。仁之道不其大乎。仁之用不其廣乎。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殆謂是爾。

陳子問仁。林子曰。余今以其所謂仁。所謂未始仁者。以與二三子言也。亦以告諸天下萬世之欲爲仁者。陳生曰。仁且不知矣。況曰未始仁乎。而所謂仁。與未始仁者。願夫子明以告我也。林子曰。蓋自父母未生以前。本體太虛而已矣。其余之所謂未

始仁者乎。既而父母媾精之後。一點靈光而已矣。其余之所謂仁者乎。而一點靈光之仁。元從太虛中來者。我之元神也。由是而氣。由是而形。人惟知其有此形氣已爾。美衣美食。以奉養此身也。功名富貴。以尊崇此身也。如此而生。如此而死。自以爲得矣。而孔子之所謂仁者。非惟不能知。亦且不願知也。而其所以不願知者。豈非孟子所謂不可以已。而失其本心者乎。若能知所以反而求之。人之生也。以耳而聞。以目而見。以心而思。而至於死也。

不惟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而能思之心亦且隨之以亡。縱有王侯之貴晉楚之富於我奚益則生平之所以奔奔忙忙者何爲也哉。故學道之士必當思我之耳之所以能聞目之所以能見心之所以能思者何物以主之。不有所謂一點靈光長存而不滅者乎。而一點靈光者仁也。乃耳之所以能聞也目之所以能見也心之所以能思也則便知父母之所以生我而我之所以生者在此而不在彼而養氣而存神以復還我太虛一氣之本初一點靈光之舊物而孔子之仁元在我矣。

五

林子曰果植之仁中有一點者太極也而抱之以兩者一陰一陽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易也者兩而化也太極也者一而神也而無極也者未始一也先天也。

劉願真曰只要了得核中一個仁仁中有一點生意藏之土中春氣纔動根生幹長都出自然林子曰仁中一點生意者所謂真種子是也而人之所以爲人者其有外於心哉故中庸則曰仁者人也

而孟子又曰仁人心也其曰土中者非易之所謂黃中邪。

蘇子問曰既曰生意之謂仁矣而又曰仁者通天下一身者何也。林子曰譬之中天之月矣而萬川之月皆其月也。

吾日三省吾身

林子曰子夏之篤信聖人終不如曾子之反求諸已。反求諸已者知聖人之在我信聖人之益篤矣。

賢賢易色

或問易色。林子曰易色者改容之義也。

禮之用

林子曰禮者復禮之禮也。堯之欽孔子之敬是也。故堯以欽而中也孔子以敬而一也太和元氣都由此出中庸曰致中和說者以爲致中自能和也而中而一更無殊途而敬而欽自是一致余嘗有言曰堯之中孔子之一皆直指吾心之真去處者言之也。然而中也而未始不一也而未始不中而中而一者體也而發之於用也有不和平乎此體

用一源之學。而先王之道。斯爲美矣。獨不觀之知。及仁守章乎。知及之。而無仁以守之。不可也。仁守矣。而不莊以涖之。不可也。莊以涖之。而動之。不以禮。不可也。或問動之。不以禮。林子曰。動卽用也。禮卽復禮之禮也。若或動之。不以禮焉。殆非所謂表之中。孔子之一。祭出來爾。外雖可觀。豈所謂有體有用。大成之學哉。故曰未善也。孟子不有言乎。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而堯之欽。以執中也。孔子之敬。以一貫也。不謂之盛德之至。而何。而動容周旋之間。有不中禮者。則吾不能知之矣。孔子曰。復禮爲仁。豈不以復禮。而爲仁之道。固在我邪。或問由之之義。林子曰。由也者。由中而出也。大舜由仁義行之由。孟子居仁由義之由。禮記隆禮由禮之由也。蓋仁無不愛。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乃和之所由以生乎。故禮之主於中者。能仁而愛而恭之見乎外者。自和而安。此聖門根本之學也。或問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林子曰。是蓋徒知求和於外。而不知求和於內。此其所以不可行也。昔

者孔子問禮於老子。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豈非以憧憧往來之心。而深藏於何思何慮之地邪。而大易乾初九。所謂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太玄養首一。所謂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是皆敦本以致用。而所謂蘊之爲德行者此也。或問何以蘊之。而曰爲德行也。林子曰。蓋由其所蘊者盛。而其德之所以見於行者。則皆由此出矣。昔者成湯。以禮制心。豈非以心而爲萬事之根本邪。又問何以謂之節也。林子曰。未發之中。發皆中節。此禮之用之所以爲大也。苟不有以節之。其能和平。縱能和矣。又安知其和。而不至於同且流乎。貧而樂富而好禮。林子曰。古人有言曰。守之也。非化之也。化則無待於守矣。縱能守矣。而猶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若所謂心廣體胖。安處善而樂循理者。美則美矣。豈其能化而超乎貧富之外邪。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殆非樂而好禮之謂也。

爲政以德

林子曰。心爲太極者。爲德之北辰也。皇建其有極者。爲政之北辰也。政雖本於德。而爲德爲政。本無二道也。

北辰

林子曰。北辰者。天之心也。而人之所以能旋乾能轉坤者。心也。心能旋乾矣。心能轉坤矣。不謂之我之北辰。我之天心乎。或問人之一身至細也。亦有北辰。而居其所與。林子曰。人之身一小天地也。孰

林子全集卷之六

九

不知而信之何獨至於北辰也。而疑之我之北辰者。我之天心也。張生子昇問我之天心。林子曰。堯舜之中。孔子之一。寂然不動。何思何慮之心者。我之天心也。若夫憧憧往來之心。是乃釋氏之所謂肉團心。余之所謂五行之心。而列之肝脾肺腎者。是乃人之心。而非我之天心也。論語曰。居其所。蓋言天之心。而原居於天之真去處者。天道之自然也。易曰。止其所。蓋言我之心。而原止於吾心之天之真去處者。人道之本然也。

林子曰。天其虛乎。北辰居其所。故四時行。百物生。而無所不包也。心其虛乎。太極立於中。故周天運。仁義出。而無所不知也。無不包無不知者。其虛也。北辰居。太極立者。其實也。然所謂虛者。卽虛其心也。所謂實者。卽實其腹也。故實腹則能虛心。虛心則能應物矣。易曰。天行健。天之所以行健者。以北辰之樞也。晝夜不停。而歲功斯成矣。聖人之所以同天者。亦惟執其樞。而吾身之北辰。安其所而不動也。故曰。天何言哉。而堯舜之執中。孔子之一貫。釋迦之空中歸一。老子之守中得一。聖人之北辰。居其所矣。聖人亦何言哉。

三十而立

林子曰。立也者。立之也。卽孟子中道而立。立天下之正位之立也。四十而不惑。此孔子之見性也。五十而知天命。此孔子之知命也。既見性矣。復知命矣。而六十耳順。不謂之盡性而至命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孔子之本體虛空。虛空粉碎也。不違如愚。

梁生文興。問釋氏彼岸之旨。林子曰。豈必釋氏。雖儒門亦有之。故不違如愚。先登仲尼之彼岸矣。而欲從之末由者。時惟泊舟於彼岸之海矣也。

君子不器

林子曰。何者謂之器。而君子曰。不器者。又何也。易曰。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故天地之形氣者。器也。而自有不屬器者在。以主張乎天地之形氣也。人之身心者。器也。而自有不屬器者在。以主張乎人之身心也。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蕩乎民無能名焉。帝堯之不器也。又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孔子之不器也。道德經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老子之不器也。金剛經曰。佛說非身。是名大身。釋迦之不器也。

林子曰。譬之璞焉。制而器之。則爲瑚璉。然而瑚璉雖云美矣。是亦璞之散也。故曰君子不器。惟其不肖。故其不器。惟其不器。故能成器長。

異端

或問何以謂之三教者流也。林子曰。三教者流。乃

三教之流敝。三教之異端也。又問何以謂之三教之異端也。林子曰。仲尼之時中也。黃帝老子之清靜也。釋迦之寂定也。悉皆本之於心者端也。彼二氏者。流而不知所以求端於心者。異端也。

或曰。二氏之學。世人謂之異端者。何也。林子曰。異端之說。非必二氏之學。與儒者異。而後謂之異端也。學儒而不知盡心知性。便謂儒門之異端也。學道而不知修心煉性。便謂道門之異端也。學釋而不知明心了性。便謂釋門之異端也。

林子曰。世之儒者。終日口說孔子。不識自性孔子。終日紛紛爭辯。不知心上工夫。支離謬漫。似足聽聞。若語之以入門工夫。根本學問。則亦未之知也。然儒者之病。不特支離爲然也。有專主尊德性者。有專主道學問者。有專主先知者。有專主先行者。有專事考據以爲傳物者。有專務剽竊以爲明經者。有自謂崇正之儒。而身不正者。有自謂闢邪之儒。而心自邪者。有藉此以爲進身之階者。有假此以爲邀譽之媒者。如此者。流。難以悉舉。要皆外心。

性以爲儒而非仲尼之所謂儒也。

林子曰。得其一。萬事畢。若夫後世道門者流。豈知黃帝老子所謂無作無爲。守中得一之微旨哉。而其所相授受者。亦皆出於億逆之私。穿鑿之見矣。於是殆有所謂熊經鳥伸者。有所謂內視存想者。有面壁而志在降龍伏虎者。有輕舉而思以駕風騖螭者。有吞精嚥華。以翕日月者。有步罡履斗。以窺星辰者。有依卦爻之序。而朝屯暮蒙者。有售黃白之術。而燒汞弄火者。有希慕長生不死者。有馳患白日飛昇者。如此者流。難以悉舉。要皆外心性以爲道。非黃帝老子之所謂道也。

林子曰。釋氏者流。豈惟斷棄倫屬。而爲釋迦之異端哉。然亦有着相而執而不化者。有着空而流而不返者。有捨身以事佛者。有設齋以餒僧者。有呪水默訣以驅羣魔者。有枯坐誦經以覓多福者。有持戒定慧而望解脫者。有祛貪嗔癡而思清淨者。有生而願超西域者。有死而願生天堂者。如此者流。難以悉舉。要皆外心性以爲佛。而非釋迦之所

謂佛也。

林子曰。太抵二氏多失之偏。而儒門多入於偏失之偏者。固非大中至正之道。而入於偏者。亦豈忠信不欺之心哉。然儒門者流。每以今之和尚。而議釋迦。以今之道士。而議黃帝老子。亦何異乎二氏者流。以今之儒門。而議孔子也。要之心性之大。既有所未明。而好勝之心。又不能自克。徒以生平影響記誦。而爲口耳之粗者。各立門戶。以相是非。無惑乎三教之要旨。不明於天下後世也。

禮樂

或問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也。斯言是與。林子曰。倪寬曰。惟天子建中和之極。禮樂之本也。故時而冬至矣。黃鐘之管以候氣也。若得禮樂之本。以建中和之極。則其灰之在管也。有不候候而飛乎。余於是而知秦而強焉。必其先時而爽其候也。又於是而知周之季而弱焉。必其後時而爽其候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故積德不百年。而曰能興禮樂者。未之有也。

禘說

林子曰。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其曰始祖者。何也。程子所謂厥初生民之祖者是也。夫既曰始祖。乃厥初生民之祖矣。則是厥初生民之前。尚未有人也。而又曰。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者何也。豈非始祖之所自出者。由太虛而後有氣化。有氣化而後有形化與。而王者之求祭。又豈非推其形化之所由始。而上邇之精。至於金。又推其氣化之所由始。而上邇之以至於太虛與。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掌乎。然此非有他道也。亦惟聖心方寸之太虛。則皆有以渾之也。故曰。如視諸掌。余於是而知天下遠矣。可得而近之者。視掌之義也。天下大矣。可得而小之者。視掌之義也。余嘗譬之一勺之水焉。而天光雲影徘徊於其中矣。又嘗譬之徑寸之鏡焉。而天地萬物森羅於其中矣。而聖心方寸之太虛。豈曰明鏡止水云乎哉。此乃視掌之大旨也。

林子全集

卷一

林子全集

十六

然不有同體太虛之孔子焉。其孰能知之。其孰能知之。或問孔子曰。不知也。然則孔子其知乎。其不知乎。其知之而不肯輕以語人乎。林子曰。汝以爲孔子其知乎。其不知乎。若以孔子爲不知也。夫孔子且不能知矣。而又安可以語人乎。若以孔子爲知也。夫孔子固知矣。而又安能以其所知而語之於不可使知之民乎。然孔子豈有不知。而亦未嘗不以之語人也。余讀魯論。至於視掌章。而知禘之說。莫辨於此矣。子其試思之。而禘之說。孔子其知乎。其不知乎。其以語人乎。其不以語人乎。

安仁

或問中黃。林子曰。中黃者。黃中也。東木。西金。南火。北水。而中央土也。性由此立。而天命之性在我矣。誠由此盡。而寂然之誠在我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天下何思何慮。魯論曰。吾道一以貫之。記曰。中心安仁。皆指我之土中而言也。而作聖之功。不過以其仁。而安於土中。以敦養之爾。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敢問不違仁之旨。林子曰。仁卽中也。執中者。不違仁也。仁卽一也。主一者。不違仁也。仁卽密也。退藏於密者。不違仁也。又問中何以執之。一何以主之。密又何以藏之。林子曰。執中也者。意之注乎其中。而執之者。不違仁也。主一也者。意之注乎其。而主之者。不違仁也。退藏於密也者。意之注乎其密。而退藏之者。不違仁也。故意不可馳。意馳則仁違矣。

林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今不曰心。而曰意者。何也。林子曰。意者。心之發也。意之所注。非心之所存乎。敢問意之所注也。豈非所謂黜聰遺明者。

與。林子曰。意之所注。卽心之所存也。心之所存。卽耳目之所在也。故耳目雖日用事於外。而耳目之神則常在乎其中者。內外合一之功。聖人之學之大也。豈其黜聰遺明。而後謂之反觀內聽哉。故造次顛沛。耳目豈在內耶。而曰必於是者。耳目豈在外耶。

林子曰。仕者。每日我非不樂乎道也。而莅官有所

不暇矣。士者。每日我非不樂乎道也。而業舉有所不暇矣。至於農者。工者。商者。亦每日我非不樂乎道也。農之工之商之。有所不暇矣。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莅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有所不暇。則終食之間。亦有所不暇與。又曰。造次必於是。比之終食。則又難矣。况莅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其視急遽苟且之時。爲何如也。顧可以違仁。而樂道之有所不暇也乎哉。又曰。顛沛必於是。比之造次。則又難矣。况莅官業舉。農之工之商之。其視傾覆流離之頃。爲何如也。顧可以違仁。而樂道之有所不暇也乎哉。

朝聞道

林子曰。夕死而謂之可者。自有不死者在焉。然道有可悟不可聞。道有可聞不可悟。故堯舜禹之所相授受者。允執厥中也。孔曾之所相授受者。吾道一以貫之也。豈非所謂道可得而聞邪。至於所以中。所以一。蓋有無方無體。不可以心思而擬議者。可得而授受。可得而聞乎。然此所謂聞者。聞而能

悟也。聞而能悟。則聞爲真聞矣。不有真聞。而曰夕死可矣。惡乎可哉。

林子曰。我其聞道乎。而神則自凝於實際之中矣。我其未聞道乎。而魂則常游於一身之外矣。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豈非道家之所謂昭昭靈靈以歸天。而其形則既忘之與。生可也。死可也。又豈非釋氏之所謂空空洞洞以合虛。而其形則既忘之與。生可也。死可也。

古人有言曰。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喪

考妣。

十九

考妣。何謂也。林子曰。我生也。而不知我之所以生者。故曰如喪考妣。我生也。而超出我之所以生者。故亦曰如喪考妣。余於是而知釋氏之所謂不死。老氏之所謂長生。孔子之所謂夕死可矣者。豈非所謂大事既明。而超出於生死之外邪。

或問老子之學。不長生與。林子曰。老子之學。非以學長生也。若以老子之學。爲長生矣。乃今老子果安在邪。夫老子不長生矣。而後世之所以學老子者。何學也。林子曰。乃以學老子之長生也。夫既曰

不長生。而又曰。學老子之長生者。何也。林子曰。汝其反觀。何者是汝之本體。不與汝形而共斃者。長生也。故沒身不殆者。長生也。無以生爲者。長生也。或曰。無生極則語也。敢問何以謂之無生。林子曰。無生者。常道也。道德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常道也者。真常之道也。常清靜經曰。真常得性。釋氏亦曰。真常非常。非無常。而其中則有真常者在焉。余於是而知真常是心。真心是性。真性是命。夫學而至於盡性至命。而性命又且忘之。不謂之我之本體。

本太虛邪。

二十

本太虛邪。太虛則無生。無生則無死。而其生也。死也。則亦如影之去來。何損於形。如泡之生滅。何損於水邪。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若也。不知所以無生。而遽曰夕死可矣者。余亦未見其可也。

釋氏曰。天地有壞。這個不壞。何謂也。夫既無天地矣。則此這個也。畢竟安在何處。林子曰。未有天地。先有這箇。而天地非此這個。則又安所成其覆載之能乎。汝以爲此這個。果何物也。釋氏所謂識此這○麼這個也者。這○也。太虛也。太虛無朕。而天

地乃此這○中之一物。照壇經曰。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真常也者。這○也。豈惟聖人。而天地亦有此這○。天地之這○。天地之真常也。聖人之這○。聖人之真常也。余嘗有言曰。天地無形氣。聖人無心身。心身都是假。形氣亦非真。故這○之真常。真有不可得而擬議。不可得而察識矣。而形而氣。而心而身。皆非所論也。無適無莫。

林子曰。虛之用大矣。堯舜虛其心。以處於父子之際。故可以禪受。不然則不仁。湯武虛其心。以處於君臣之際。故可以放伐。不然則不義。周公虛其心。以處於兄弟之際。故可以東征。不然則不悌。林子曰。包萬物者。天之虛也。妙萬物者。心之虛也。天之所以能虛者。以南斗通於北辰之中。而得其一也。故天虛人之所以同天者。以吾心安於神明之舍。而得其一也。故方寸虛。夫惟其方寸虛也。有叩則能應之。虛而靈也。物至則能容之。虛而受也。雖然。心不着物。則虛而不實。心着於物。則實而不

虛。故虛之而無所不虛。無所不虛。而至於無所虛。然後爲心之虛。而與天同也。

林子曰。主一主敬。而存其心焉。可也。若告子之不動心也。而襲取外義矣。謂之存心可乎。無將無迎。而虛其心焉可也。若晉人之盛清談也。而遺落世事矣。謂之虛心可乎。或問遺落世事。而不謂之虛心者何也。林子曰。聖人虛心以應事矣。至於外其事而致其虛焉。則亦何貴於虛哉。古人有言曰。萬事不礙虛空。虛空不礙萬事。此聖人之所以虛心以應事。而貴於虛也。

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林子曰。刑者何刑之也。刑百辟之刑。刑寡妻之刑。懷刑之刑也。惠者何順也。刑之反也。孟子曰。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又曰。今之君子。過則順之。

吾道一以貫之

時有訪林子於榕之城西僧舍。與林子談及一貫章。一人曰。以一理貫通萬事。真善發聖人之蘊也。一人曰。凡事憑理做去。真爲學之領要也。林子曰。

卽此可以明一貫之道而爲孔子之傳可乎。二人對曰。有何不可。信如所言。則一貫之道。子能知之。是又二孔子也。余能唯之。是又一曾子也。卽七十子之賢。未聞以一貫授之者。非聖人之吝教也。穎悟莫如子貢。雖啟之者再矣。而猶未達。何子言之之易。而余唯之之不難也。二人猶不悟。乃曰。非子之高明。其孰能知之。林子於是歷呼諸僧而語之。而諸僧卽應之速。而無疑也。復就途人而告之。而途人亦應之速。而無疑也。由斯而言之。余亦孔子也。而諸僧及途人。皆曾子也。何春秋之時。得人之難。而今乃反人才之盛也。何諸僧及途人之所知者。而七十子乃反不達也。二人復變其說曰。孔子只言一而門人昧之。朱子益以理字。而萬世唯之。林子曰。孔子何不益以理字。使三千之徒皆得其傳。萬世之下。皆知其道。豈孔子闢道之秘。不若朱子與。抑孔子教人之心。不若朱子與。二人默然無以答。林子又曰。曾子與朱子孰賢。一人卽曰。朱不如曾。然則忠恕之道。子知之乎。幸爲我言之。林

子三問而三不答。曰。幸勿多讓。卽其所聞知者。而言之可乎。二人乃曰。忠者體也。恕者用也。忠存於中。而恕以推之。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也。於是林子復呼諸僧而語之。咸曰。非我所得而與知也。復就途人而告之。咸曰。非我所得而與知也。豈曾子之學。不若朱子。而忠恕之說。不如益以理字之爲真切明白邪。故由前一貫而觀之。不惟三千之徒不知之。而七十二賢亦且不之知。是仲尼之門之以爲難也。而今乃易之者。何與。由後忠恕而觀之。不惟七十二賢能知之。而三千之徒亦能知之。是仲尼之門之以爲易也。而今乃難之何與。鄭生曰。昔者有問於先生曰。何以謂之一貫之一也。而先生則曰。有不二之一。有真一之一。夫一豈有不同與。林子曰。不二之一。乃余所謂混沌中一片皆太虛也。其河圖之未始仁者乎。真一之一。乃余所謂太虛中露出一端倪也。其洛書之仁者乎。故真一之一者一也。不二之一者。未始一也。一而未始一者。仁而未始仁也。

林子曰。心在乎人之中者。○也。心能千變萬化。而統於一者。○也。又曰。中也者。○也。竅之中者。○也。一也者。○也。竅中之妙者。○也。今請以目喻之。目之竅者。○也。目中一點者。○也。目惟有其○也。而萬象之森列於我之前者。目皆得而見之。所謂一以貫之者。可槩見於此矣。故率其目之○之○。而目之明無有乎不見矣。率其心之○之○。而心之聖無有乎不知矣。然此所謂中者。可得而中也。中可得而中。殆非堯舜之中。而爲中之至矣。然此所謂一者。可得而一也。一可得而一。殆非孔子之一。而爲一之至矣。

曾子曰唯

林子曰。聖人之別傳也。而心相感通之下。則自有真機存乎其間者。卽在孔子且不知其所以教。而在魯氏亦不知其所以唯矣。夫魯氏之傳。旣曰得其宗矣。顧乃不能善發聖人之蘊以教人。而但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何與。然當孔曾授受之時。而門人則固在焉。誰不與聞。而又奚待於問也。

蓋機有未契。是雖孔子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非孔子者乎。或問曾參之唯。豈非所謂契其機邪。而孔子必先呼其名者何也。林子曰。此所以觸其機而使萌也。其機旣萌。則卽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者。蓋直指其機之前者。如此也。而曾參之唯。豈非能契其機邪。

或問度世度人。可兼而爲之與。林子曰。釋迦度世也。而正法眼藏付之迦葉之微笑。孔子度世也。而吾道一貫寄之曾參之一唯。故度人者。未有能度世而度世者。未有不能度人也。

吾未見剛者

逢時生問何謂金丹。林子曰。操持此心久而不渝。天理常存。欲不能屈。譬如金之堅利。能斷一切物也。道家亦謂之鉄漢。佛氏亦謂之金剛。一刀兩斷。立定脚跟。更不回頭。無復顧念。此孔子之所以思見剛者。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旣

曰言矣。而曰不可得而聞也。何也。豈其聞之而無所於聞邪。若吾道一貫。門人亦皆與聞之。而曰何謂也。又何也。是亦子貢不可得而聞之之意也。林子曰。道其有所於聞乎。聞而無所於聞也。性其有所於見乎。見而無所於見也。道若有所於聞也。性若有所於見也。則是性與天道也。則皆屬於見聞矣。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而况可得而見乎。

林子曰。性與天道。皆備於吾心。堯舜之中。吾心孔子之一矣。易曰。盡性至命。而人之性物之性。天地之性。亦皆備於吾心。堯舜之中。孔子之一矣。然有命而後有性。性既不可得而言矣。而况命乎。而所謂命者。何有於人。何有於物。何有於天地。而無所不具焉者也。其曰天道者。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也者。自然而已矣。性命於天道。率乎性。夫誰能而言之。既不得而言之。則亦誰得而聞之。若子貢則求之言矣。故曰不可得而聞也。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嘆。須菩提

曰。空中雨花讚嘆。復是何人。云何讚嘆。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須菩提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云何讚嘆。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林子曰。無說無聞。一天機之相爲感也。故授者以天說。不以言。受者以天聞。不以耳。可謂心相契。而神相通矣。故曰天。

願聞子之志

林子曰。自度而不度人者。羅漢果也。未先自度。先要度人。而其誓願之大。雖曰能盡度世間人矣。而其心猶然以爲未至者。佛果也。夫豈惟釋氏。而所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子之佛果也。善而無伐。勞而無施。車馬輕裘。共敝無憾。顏淵季路之羅漢果也。禹思天下有溺。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由已饑之者。佛果也。若當其時。則有巢父許由。豈不曰清風之足以襲人哉。而獨修一身。以爲高且潔者。羅漢果也。

張載有言曰。釋氏蔽於小也。幻妄人世。林子曰。釋氏以普度徧濟爲心。而謂之幻妄人世可乎。若普

度徧濟而有出於人世之外。謂之幻妄。人世則可。若普度徧濟而惟在於人世之中。謂之幻妄。人世則不可。昔達磨不以中國之人世爲幻妄也。遂踰海越漠。不遠而來。豈不以老子之教。旣不傳。而孔子之道又不著。最上一乘之旨。可不令中國之人共知之。而共由之。一花五葉。廣度有情。令不斷絕。以惠來世。其用心亦可謂遠且大矣。

林子曰。以一人之身言之。以滅一身之衆生。而度之以爲佛也。以天下萬世之大。且遠言之。以滅天下萬世之衆生。而度之以爲佛也。故纖惡不除。不謂之度。一身之衆生。而有所未盡者乎。一夫不德。不謂之度。天下之衆生。而有所未至者乎。

林子曰。無量無數無邊衆生。皆籠罩於我之性命。而虛空之者。滅度也。而非謂無量無數無邊衆生。能自滅衆生。而自度之爲佛也。亦非有佛出世。能滅諸衆生。而度之以爲佛也。故曰自性自度。

林子曰。卽我卽虛空。卽虛空卽我。虛空無相貌。我亦無相貌。虛空無邊際。我亦無邊際。故非身之身。

充滿於一切。而無音之音。普順於十方。

雍也可使南面

林子曰。可使南面者。可使之南面。以聽用於天子也。

朱子曰。仲弓爲人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夫仲弓則居敬行簡矣。其曰寬。曰洪。曰重。曰有人君之度。則亦從何所據。而云然乎。

有顏回者好學

林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

林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

三十九

死矣。此蓋棺之定論也。夫所謂好學者。好之而未得。學之而未能也。孔子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若聖人者。樂且忘矣。而況好乎。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而顏子則不遷。爾聖人能立無過之地。而顏子則不貳。爾不遷。不貳。乃回之真切着實工夫者。好學也。蓋未得其道。而學道者。賢人也。若顏回者。賢人也。未見其止也。然所謂止者。堯之安汝止。良之止其所。大學之止至善者。止也。止也者。主一無適者。敬也。而所謂惜乎者。非以其旣死之後。故孔子惜。

之邪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林子曰。昔者子夏之學於仲尼也。而仲尼不假蓋者何也。且其論交也。則曰其不可者拒之。而朱子謂其言之迫狹也。豈非其儒之硜硜哉。故曰無爲小人儒者。大之也。

林子曰。通天地人曰儒。而一體乎萬物者也。故儒也者。需也。從人從需。爲人所需者。儒也。棲棲皇皇。席不暇煖。孔子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也。豈

林子全集

論語卷

三

特孔子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哉。三皇以其皇。爲人所需者。皇而儒也。五帝以其帝。爲人所需者。帝而儒也。三王以其王。爲人所需者。王而儒也。亦豈特皇帝王以其心之聖。爲人所需而儒哉。天以其無不覆幬。爲人所需。天亦儒也。地以其無不持載。爲人所需。地亦儒也。由此觀之。儒也者。合天地皇帝王而一之者也。孔子之儒。統天地皇帝王而一之者也。惟其統天地皇帝王而一之。故其爲萬世一人。萬世之一大儒也。或問既曰歸儒。又曰

宗孔者何也。林子曰。以羣三教者流。而歸之於孔

子之儒也。又問曷歸孔子之儒也。林子曰。釋歸於

儒也。道歸於儒也。儒亦歸於儒也。夫既儒矣。而曰

儒歸於儒者何也。豈不以世之儒者。雖學仲尼。而

不知有心身性命之學邪。或問孔子之儒。固三教

者流之所當宗矣。而其所從入之門也。於斯朱陸

二子何先。林子曰。余惟直欲上宗孔子之儒。已爾

而不知其他也。余嘗考朱元晦之學。蓋得之伊川

矣。其曰日格一件。豈堯舜所謂不偏物之知者哉。

林子全集

論語卷

三

又嘗考陸子靜之學。蓋得之禪伯矣。其曰學不貴存。豈孔子所謂能守之仁者哉。余故曰儒歸於儒。以歸於孔子之儒也。或問三教同與。林子曰。不知也。夫既曰三教合一矣。而今日不知者何也。林子曰。合一一字之義。殆非所謂同也。然而所謂合者。何義也。林子曰。合一也者。合而一之之謂也。豈其同之之義邪。故合而一之者。合儒道釋者流。而一之以孔子之儒者。此其義也。

行不由徑

林子曰。平平大道。譬之康莊。一偏之學。譬之曲徑。故道家謂之旁門。釋氏謂之外道。曲徑之說也。

人之生也直

林子曰。人之生也直。蓋此心元在於我之真去處。而本直也。而直養無害。乃所以復其人生之本始之本如是也。

約之以禮

林子曰。以約失之者。鮮之約。曾子守約之約。將以反說約之約。與夫守約而施博之約。皆所謂約禮。

林子全集

論語上卷

三

之約也。約也者。約也。不謂之以我之真種子而居之於我之真去處者。約邪。至簡至易。而冒天下之道固在我矣。故堯舜名之爲中而執之也。孔子名之爲一而貫之也。易曰。同歸而殊途。而殊途則同歸於此矣。一致而百慮。而百慮則一致於此矣。

子見南子

林子曰。見南子者。禮也。而子路不悅者何也。豈聖人之心。有不白邪。卽不白矣。聖人固無損也。而必矢之者何也。聖人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而况矢

乎。

何事於仁

林子曰。何事於仁者。何事於博施。以爲仁也。故事仁於外也。博施其大矣。事仁於心也。約禮其要矣。

述作

林子曰。經傳尚矣。而古先賢聖。乃以其自性真經。而文字之。經之以爲經。傳之以爲傳。以教天下萬世。而所謂不可使知與。可使由者。咸備於經傳。夫孔曾思孟之傳。既皆本於自性之真經矣。謂之作

林子全集

論語上卷

三

可也。謂之述不可也。然而孔曾思孟。亦自以爲述矣。故曰述而不作。孔子之謙辭也。余昔嘗竊論之。魯論者經也。學庸七篇者傳也。余每語人。則未有以余之言爲不然也。

竊比於我老彭

林子曰。仲尼所嚴事者老聃。所竊比者老彭。漢疏論語。所稱老卽老聃。彭乃錢鏗也。

默而識之

識音式

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而莊子曰。去識

是與。林子曰。詩稱文王。不識不知。莊子曰。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冥冥者。默默之義也。廣成子曰。至道之極。昏昏默默。不謂之冥。冥昏默之中。則自有真識者在乎。故真識不識。不識者識若也。不識真識而求知於耳目。以爲識焉。則未有不蔽其虛明之本體也。故曰去識。識俱音式

德之不修

林子曰。德之不修。由於學之不講。學之不講。由於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故徙義改不善。乃所以講學以修德也。

林子曰。性本善也。而改過乃所以遷善也。六祖壇經亦曰。常自見已過。與道卽相當。又曰。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孔子曰。過則勿憚改。又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由此觀之。改過遷善。而儒佛之教有不同與。

自行束修以上

林子曰。束約束也。修修治也。若不能約之規矩之中。以修其身。則聖人安所施其教乎。

伯夷叔齊何人也

林子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此萬世之定論也。然當其時。且不能信於夷齊之賢人者。何也。夷齊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則將何以答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應變之權也。

樂在其中

林子曰。中也者。中也。堯舜所允執之中也。而所謂樂者。豈非從未發中發出來乎。故曰樂在其中者。孔子之真樂也。而非有所假於外也。

學易

林子曰。易以道性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五十可以學易。五十而知天命也。

林子曰。周易一書。伏羲始之。而文王周公特成之。何爲遽以易繫周。而文王周公之心。必有所不然者。蓋周者。反復之義也。由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至於六陽之乾。由一陰之姤。而遯。而否。至於六陰之坤。所謂反復其道也。天之氣下降。而山川出雲。地

之氣上騰而天降特雨。凡夫人之有男有女。物之有雌有雄。莫不皆然。故觀太極之圖。可以明周字之義矣。或者以爲人之男女。物之雌雄。難以言周。林子曰。卽其氣之相軋。精之相搏。斯謂之周。所謂網縕摩盪。情相感通也。豈必如天地之輪轉。而後謂之周邪。

林子曰。易从日。从月。日月者。陰陽也。一天一地。一男一女。一雌一雄。夫是之謂日月。夫是之謂陰陽。如此而周之。則能生。故曰生生之謂易。如此而周之。則能變。故曰易者變也。如此而周之。則謂神之。

林子全集

論語卷

五七

不測。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分則陰陽岐而爲二。交則陰陽合而爲一。一者太極也。易曰。易有太極。林子曰。周易者。亦周天之義也。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又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所謂陰陽迭運。剛柔爲經。天且不違。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凡先天圖。後天圖。六十四卦圖。皆以圓而布列之。豈無意哉。周天

之義也。夫周易旣可謂之周氏之易矣。則周天亦可謂之周氏之天與。且天之氣。以圓而運。地之質。以方而凝。而聖人者。亦惟執天之樞。則吾身之八卦。自相摩盪。而日月運行於其間矣。不謂之聖人之易。一天邪。故能陰陽而剛柔之。變化而進退之。春秋在我。而天地不得寒暑之晦明。在我。而天地不得而晝夜之。則始終之理備。而死生之說明矣。

程子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林子全集

論語卷

五八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明

文全

易曰。爻也者。效此也。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之義一也。蓋指人之真心言之。

林子曰。自其未變者觀之。則曰爻也者。效此也。必之未萌。卽爻之體。而天地萬物之靜時。太極本無

極也。自其變者觀之。則曰爻也。若效天下之動也。心之既萌。卽爻之用。而天地萬物之動時。無極而太極也。然爻以象人之心也。而爻之中心。本虛也。○以效天下之動。則爻之中。而天地之心見矣。○子不語

或曰。天下皆迷也。而誰與覺之。林子曰。夫天下之安於迷也。舊矣。故覺者以迷爲迷。而迷者亦以覺爲迷。若必欲破其迷而覺之者。是亦迷也。余嘗覽三氏之書矣。夫乘日輪之右脇者。釋迦也。李樹下

林子全集

三九

之左腋者。老子也。是釋老之生也。孰不以爲怪。而不之信。至於太昊之母。履跡意動。以及孔子二龍五星等語。又孰不以爲神而信之。若以二氏爲怪。何不以二氏之怪。而怪伏羲孔子。而不之信邪。若以儒門爲神。何不以儒門之神。而神釋迦老子。而信之邪。又至於嫫祖。咸太星之祥。而生少昊。玄樞有瑤光之瑞。而生顓頊。慶都赤龍。簡狄飛燕。此其神邪。怪邪。其足信邪。不足信邪。或以爲神。則皆神也。或以爲怪。則皆怪也。若必於此則神之信之於

彼則怪之。而不之信。殆非古今之通論也。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

林子曰。金剛經曰。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孔子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川老頌曰。如來不措一言。須菩提便興讚嘆。斯爲得之。

釋氏嘗有言曰。與汝言者。卽非密也。此孔子之所以欲無言也。而無隱之機。豈在言傳。故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林子全集

四七

我欲仁斯仁至矣

或問欲仁仁至。豈非釋氏所謂當下成佛之義與。林子曰。欲之而卽至者。蓋以驗吾心之仁。我之所本有也。而非謂當下之頃。卽可以得仁而成仁也。浙有胡姓者。遠造林子。而問曰。我儒也。頗知佛之妙義。以無有法。而當下卽能成佛矣。豈其以道教爲入門。釋教爲極則也。林子曰。佛莫盛於釋迦。金剛經曰。是放燃燈佛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

夫曰來世曰五百世則是釋迦成佛其難且久如此。而子則曰當下即能成佛者何也。余不敢謂釋迦之圓通反不及於子。而子之慧悟尚有過於釋迦乎。胡姓者曰。夫釋迦豈有法與。林子曰。有。金剛經曰。法尚應捨。若無有法矣。而其所捨者果何物也。胡姓者曰。以無有法而與釋迦授記者何也。林子曰。以若有法而不與釋迦授記者何也。若釋迦者。豈曰忍辱仙人已哉。蓋亦曾爲帝釋矣。亦曾爲善慧仙人矣。不謂之以道教爲入門邪。故始而有法者。道教之所以入門而不與釋迦授記者此也。終於無法者。釋教之所以極則而與釋迦授記者此也。又按梓潼化書云。予之在朝也。以聞方外之言。辭榮而歸。道逢隱者。指予以心印。授予以正訣。曰。此西方大聖人歸寂法也。子能念而習之。可度生死。死而不亡。終成正覺。若中道而廢。則猶能擇地而處。亦可爲神仙。夫未成正覺。先證仙果。而余所謂入門極則之言。爲不誣矣。

子罕言

太史公曰。利誠亂之始也。孔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夫孔子之所謂利者。殆非何必曰利之利也。若何必曰利之利。而孔子則亦當絕口不談矣。而曰罕言者。豈其然哉。孔子之所以罕言利者。以利爲本。不可使知之道也。不屬於見聞覺知。不着於意。必固我。此孔子之所以罕言也。林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矣。當仁而即仁。當義而即義。當禮而即禮。當智而即智。者利也。故寂然不動者。故也。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利也。天下何慮者。故也。而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者。利也。一者故也。而一以貫之者。利也。孟子曰。故者以利爲本。洪生文誼問。穎悟莫若子貢矣。而性於天道。不可得而聞者。願夫子明以告我也。林子曰。一貫之旨。啟之者再。猶且未悟。而性與天道。是亦一貫之旨也。故以爲孔子之所謂性與天道者。可以言而顯乎否也。可以不言而隱乎否也。孔子曰。予欲無言。而子貢即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此其所以

罕言。此其所以不可得而聞也。

子絕四

林子曰。我之真心。本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也。而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聖人也。太虛也。

無意

林子曰。無欲者。無意也。無意則元神爲用矣。若思慮之神。卽元神也。但思慮之神則意矣。

無我

林子曰。關令尹曰。人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

林子曰。關令尹曰。人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

四至

林子曰。關令尹曰。人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

林子曰。關令尹曰。人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

林子曰。關令尹曰。人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

林子曰。關令尹曰。人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

知有爲。亦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燥動不停。未嘗有我。君子觀火。亦知其所以爲學矣。世有入山

林而求靜者。是其靜者身。而未嘗靜者心也。心未嘗靜。則山林之中。是亦名利之場也。世有處廟廊

而能靜者。是其喧者外。而未嘗喧者內也。內未嘗喧。則朝市之間。是亦寧虛之境也。所以然者何也。

惟其無我。則山林靜也。朝市亦靜也。惟其有我。則朝市喧也。山林亦喧也。然能盡無我之道者。其惟

聖人乎。故火蘊之石也。固無我也。而其燎于原也。

亦無我也。聖人之心。猶火也。退藏於密。神明其德。

猶火之蘊于石也。巍乎成功。煥乎文章。猶火之燎

于原也。寂然而凝。沛然而決。未嘗有心也。未嘗有

心。未嘗有我也。

吾有知乎哉

林子曰。孔子其有知乎哉。無知也。叩之而卽知者。無知而有知也。石其有火乎哉。無火也。擊之而卽火者。無火而有火也。火其有生乎哉。無生也。既無生矣。而火則從何而火乎。故無火而火者。真火也。

林子曰。孔子其有知乎哉。無知也。叩之而卽知者。無知而有知也。石其有火乎哉。無火也。擊之而卽

火者。無火而有火也。火其有生乎哉。無生也。既無

生矣。而火則從何而火乎。故無火而火者。真火也。

林子曰。孔子其有知乎哉。無知也。叩之而卽知者。無知而有知也。石其有火乎哉。無火也。擊之而卽

火者。無火而有火也。火其有生乎哉。無生也。既無

生矣。而火則從何而火乎。故無火而火者。真火也。

空空如也

論語曰。空空如也。宋儒釋之有曰。空空者。孔子也。

有曰。空空者。鄙夫也。或問二說。未知孰勝。林子曰。

孔子空空也。鄙夫空空也。空空者。本體也。孔子鄙

夫一也。但孔子能復其空空之本體。而鄙夫則失

其空空之本體矣。

林子曰。鄙夫者二。有有知者。有無知者。故鄙夫之

無知也。雖曰非大人之赤子矣。而質任不欺。推魯無文。猶有所謂空空之本色者在焉。若鄙夫之有知也。而變怪叵測。豈非孔子之所謂無所不至者哉。

或問鄙夫之空空是亦孔子之空空與。林子曰。然。但鄙夫每自鑒其空空焉。故不孔子。然而見父即能孝。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見君即能忠。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見孺子入井。即有怵惕惻隱之心。鄙夫與孔子有異乎。曰。不異也。此其虛心以應世。而孔子之天則固在也。至於不能忠。不能孝。不能仁。而曰鄙夫者何也。此蓋失其本虛之心。而鑒其本體之天者然也。

林子全集

四十五

林子曰。我也者。我也。而我未生之前。既死之後。一太虛也。一太空也。其有天乎。其有地乎。其有人乎。夫既未始有人矣。其有儒乎。其有道乎。其有釋乎。故儒者謂之空空。道家謂之虛無。釋氏謂之虛空。心經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朱生有開曰。何謂也。林子曰。爾能知此色空之不

林子全集

四十六

到處乎。則此四句當自明矣。又問色空之不到處。林子曰。色空之不到處。爾之真心。爾之實地也。夫既曰色空不到處矣。而又曰真心實地者。豈色空不到處。尚有真心之實地邪。林子曰。色色也。夫既得而色之。則亦可得而空之。空空也。夫既得而空之。則亦可得而色之。此乃塵生塵滅對待之義。殖非爾之真心實地邪。而爾之真心實地本無色也。夫誰得而空之。本無空也。夫誰得而色之。而色空之經。余嘗做其辭而襲之曰。生不異滅。滅不異生。生即是滅。滅即是生。而爾之真心實地。豈得而色之乎。無色則無滅。又豈得而空之乎。無空則無生。色空都空。生滅都滅。此乃色空生滅之不到處也。佛書曰。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余又嘗做其辭而襲之曰。色空空已。真空爲樂。由是觀之。色空之空。塵生塵滅之滅也。然則何以謂之真空也。林子曰。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此其所以爲空中。而本無色。本無受想行識。一切現成。而又奚待於空而空之邪。故真心也者。我所本有之真性自在之

菩薩也。實地也者。我無所有之境界。不動之道場也。余於是而知真心實地。不二之門也。真心實地。三昧之地也。真心實地。無生之處也。真心實地。三世諸佛之母也。無取無捨。無依無倚。金剛經曰。若取法相。卽着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卽着我人衆生壽者。昔有釋之者曰。法相屬有。非法相屬無。其所謂有者。豈非色與。其所謂無者。豈非空與。有色有空。便是有取有捨。有取有捨。便是有依有倚。而真心實地。而爲色空之不到處者。其有法相。

林子全集

論語卷

四七

乎。其無法相乎。其有我人衆生壽者乎。其有取有捨。有依有倚乎。然真心實地。不可以言而顯。而孔子則罕言之矣。不可以聞而知。而子貢則不得聞之矣。不可以才而得。而顏子則欲從而末由矣。昔者唐之大通和尚。以不明乎極則之教。而示人見性成佛。則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而六祖謂之猶存知見。而真心實地。其屬於知見乎。其不屬於知見乎。余嘗以此知見二字而觀之。則知大通之知見。乃是色空之空。而爲塵生塵滅。色空對待之虛。

空也。而非空中之空。而爲不生不滅。色空所不到處之虛空也。金剛經曰。不取於相。如如不動。色有色相。空有空相。而如如不動。我之真心實地。一切之現成也。真心實地。豈落於色空。塵生塵滅之二相也哉。知此欄柄。到此地位。更有何事。而親到彼岸者。當自知之。

壇經曰。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卽着空。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靜坐。卽着無記空。又曰。又有一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一等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此所謂空。乃是空相之空。豈曰空中之空。

林子全集

論語卷

四八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朱子曰。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分也。真心也者。一也。誠也。寂然不動也。善惡之幾者。陰陽之義也。然孔子之所謂兩端者。非周子之所謂幾善惡與。而曰。叩其兩端者。蓋因其所以問乎我者。而我反以叩之也。叩亦問也。端者。端緒。

之義也。故既卽其動於天理而爲善之端者。反以叩之。此何心也。而其所以爲善之端者。從何而發見乎。復卽其動於人欲而爲善之端者。反以叩之。此何心也。而其所以爲惡之端者。從何而潛萌乎。反覆詳說。俾其知所察識。反而求之。而得其本心也。豈非聖人之心。教而爲學者。趨善去惡之一大機也哉。

河不出圖

林子曰。河圖非他也。而吾身之中。自有河圖者在焉。洛書非他也。而吾身之中。自有洛書者在焉。故河圖之數。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六十四。而虛其中者。中心也。洛書之數。一而三。三而九。九八十一。而實其中者。中心也。譬磨之中心。以爲心者。俗所云磨心者是也。故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八實其中。河圖而洛書也。其聖人無心而有心乎。九虛其中。洛書而河圖也。其聖人有心而無心乎。河圖之虛其中者。釋氏則謂之○。所謂能會這個麼者是也。洛書之實其中者。道家則謂之○。所

謂一點靈光者是也。

林子曰。田畫九區。蓋取諸奇。圖列八陣。蓋取諸偶。

仰之彌高

林子曰。彌高彌堅。在前在後。本體本無窮盡。本無方體也。

林子曰。大道汎兮。而包羅於天地之外。充塞於天地之內。所謂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而取之左右逢其原也。

君山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爲汝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真體自然。鳥啼花放。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然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

此篇俱係原文

林子曰。佛書曰。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卽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孔氏所謂在前在後。而費而隱也。然卽佛卽心。心其可

得而見乎。心其不可得而見矣。佛其可得而見乎。佛其不可得而見矣。而曰見佛者。何也。故以佛爲必可得而見之。固不可謂之佛矣。而以佛爲必不可得而見之。又將何以名佛也哉。若欲見佛。先須見性。余故曰見性性見。見不在眼者此也。

卓爾躍如

或問顏子卓爾。孟子躍如。豈非機耶。林子曰。顏子之所以稱爲善學者。其機卓爾。孟子之所以稱爲善教者。其機躍如。然余又有說焉。機也者。其神飛而非力之所能致也。是雖顏子亦且不能竭其才以從之。故曰末由也已。機也者。其微乎而非口之所能言也。是雖孟子亦不能發其蘊以示之。故曰引而不發。

程子曰。顏子之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分明見得方可。夫所謂卓爾者。果何物也。所謂躍如者。果何物也。有可見乎否耶。無可見乎否耶。而曰分明見得者。何也。見不以目。自有真見者在焉。自有真見。則自有真知者在焉。自有真知。則自有

真消息者在焉。而所謂真消息者。果何在耶。

必有寢衣

林子曰。寢衣者。寢而衣也。豈必其齊而衣哉。有訓人非也。寢衣之制。今尚有之。度其身之長而半之。寢衣紀於褻裘之後。豈錯簡也。雖褻與寢皆有其制。而不敢苟也如此。或曰。此致齊之誠敬也。而致齊之誠敬。顧有在於履足者何取也。

齊

或問林子不持齊者何也。林子曰。余懼以心齊齊貴爾。余惟以釋氏經律雖嚴。猶許人食五種淨肉。六祖以菜寄煮肉鍋。而曰。但吃肉邊菜。彼蓋貪而守網。而肉食亦非其所能具也。朱橋道人既得了心見性之大。遂茹葷肉食。一無所忌。記曰。無故伐一樹。殺一禽。非時非孝也。殷湯解三面之網。而孔子則鈞而不網。孟子曰。君子遠庖厨。今合三教而並論之不殺物者。仁也。不廢養者。義也。豈曰籃中乏魚。机上之肉可以義而食之。至於鷄鵝鴨猪羊之屬。釋氏所謂必定殺者。而祭祀賓客。其可廢乎。

但惟用之以禮而已。

釋氏有言曰。人人有個真齊戒。口吃齊素假齊戒。真齊時時要齊心。真戒刻刻是性戒。可謂能明齊戒之大義矣。古人有言曰。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故曰。持齊念經。乃學佛之細行。明心見性。實佛祖之的傳。

余嘗酌古諸齊。日令諸生持之。名曰不迂齊。每日一齊。以早爲期。早或召燕。至午乃齊。午又召燕。至晚乃齊。肉邊之菜。亦無所礙。凡我諸生。須當反而思之。我之所以日持不迂齊者。抑何所爲以爲道也。又當記憶我修道以仁之工夫。真有不可終食而或違也。日不迂齊。日不違仁。而用力之久。則庶幾乎內而能主於直內之敬。外而不忘乎方外之義。而儒之聖學。道之玄學。釋之禪學。豈其有外於

我之敬義也哉。故曰敬義立。則德不孤。直內方外。謂非真齊戒而何。夫既不食肉。則有似於齊。而肉邊之菜。則有似於非齊。稍見余之教。固有不在於齊者。記憶爲仁。是又齊心之或一道也。

或問長齊非與。林子曰。何可非也。桔槔之士。豈不賢於飲食之人。邪。但修道之人。不有凡酒腥膻。則無以補養元和。而使之充且盈也。然則道釋二家。不長齊與。林子曰。元和既盈。神氣自清。雖有凡酒腥膻。亦且厭之遠之矣。况能飲之吃之者乎。

割不正不食

林子曰。割乃宰割之割。而曰不正者。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而殺者。不正也。豈非所謂用之以禮者與。

林子全集

卷五

出三日不食之矣

林子曰。先祭一日宰牲。而次日始祭。若復宿肉。則出三日。而肉敗矣。

迅雷風烈必變

林子曰。聖人之精神命脉。其殆將流通於天地。而無間者乎。故常而同其常也。變而同其變也。至於聖人之心。則有真常者存焉。豈其烈風雷雨得而迷哉。余於是而知聖人之心。常常也。變亦常也。

林子曰。堯舜之禪受也。湯武之放伐也。周公之東

征也。豈非所以順天地之變而精神命脉之相爲流通者乎。

林子全集

門人 姚家凱 全參閱
謝 璣

論語正義纂卷下

德行

林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德之見於行者。又所以成乎其道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易曰。顯道神德行。謂顯其道以神其德之行也。又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存乎德行。成之於

林子全集

默。出之而信者。德之見於行也。故入則孝。出則弟者。德之見於行也。言忠信。行篤敬者。德之見於行也。毋自欺者。德之見於行也。動心忍性者。德之見於行也。卑以自牧。犯而不校者。德之見於行也。聞義能徙。不善能改者。德之見於行也。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德之見於行也。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德之見於行也。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者。德之見於行也。推之而至於澤潤草木。恩及禽獸者。則又德行之人也。推之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

者則又德行之大也。推之而至於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則又德行之大也。然德非道不明。道非德不成。苟或執德之不弘。卽是信道之不篤。將何以爲卽事卽心之學。內外合一之功哉。

林子曰。德行者也。德之見於行。民可使由之道也。而孔子之所以教人者。教以此矣。故聖門高弟。而以顏閔等列爲首稱者。豈非其以德行爲先邪。至於性與天道。曰利曰命曰仁。所謂不可使知者。則

林子全集

上

罕言之。若非有中人以上之資。殆亦不可得而聞矣。然孔子之所以教人者。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治天下也。最切於民生日用之常。而不可一日無焉。故常人非此。無以樂樂而利利。賢知非此。無以希聖而希天。此孔氏之教之大。而諸凡天下萬世。而爲我同胞之民者。無一而不在于孔子所容蓄之中矣。若釋老之教。則皆精微之致。而專與賢知者道也。故老氏言太極。而釋氏乃言無極。無極則太虛矣。老氏言一。而釋氏乃言未始一。未始一則

太虛矣。若不先之以孔氏之所以教。則所謂精微之致。又焉有從入之門邪。然而孔氏何嘗不言太極。不言無極。何嘗不言一。不言未始一。孔氏曰。易有太極。又曰。吾道一以貫之。至於所謂周流六虛者。豈非所謂太虛同體邪。太虛同體。是無極也。是未始一也。由是觀之。釋老精微之致。孔氏兼之矣。教雖有異。而道則焉有不同哉。故學者之學。當以孔氏之教爲先。

未知生焉知死

林子全集

上

孔子曰。孔子之所謂未知生。焉知死者。卽道家之所謂生門死戶也。故生而生也。而其所以生者。固在於此。至於死而死也。而其所以不死者。亦在於此。若不知此意。則未有不隨死而亡焉者也。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故能知所以原其始而始之。則必知所以反其終而終之。此道家所以長生。釋氏所以不死者。而體魄非所論也。嘗考之洪範九五福章矣。其五曰考終命。然而何以謂之終也。終也者。終也。蓋言未嘗死。而亦未嘗不死也。

而君子之終。殆異於小人之死矣。堯典曰。帝乃殂落。釋者謂之神氣歸天。體魄歸地。而孔子所謂夕死可矣者。正此意也。

黃生問曰。中心之心。非我之真心與。林子曰。中心之心。何思何慮之心也。殊塗同歸。百慮一致。謂之真心。不亦可乎。余每以此語人。乃今明言告汝。此亦非汝之真心也。若所謂真心者。蓋通於死生之故。而未嘗有存亡焉者。乃汝之真心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其旨微矣。余嘗深究其義。而反其詞。

曰。未知死。焉知生。則孔子言外之旨。或得以益明。故我而生也。則中心之心。固在我矣。我而死也。則中心之心。寄在何處。豈不隨生而存。隨死而亡。而謂之真心。不可也。若余之教。每日始而存心者。存此心也。中而致虛者。心要放而不復存矣。終而復其虛之本體者。又且忘之。而不知有所謂心焉。不知有心。乃見真心。然此真心。果無所倚與。林子曰。惡乎其有所倚也。蓋此心之分量。本自廣大。易之所謂周流六虛者。卽此心也。釋氏所謂人死性不

滅者。卽此心也。天地有壞。此心不壞。惟其不壞。故名真心。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而曰夕死可矣者。以此真心。不與天地而俱壞也。第中心之心。則自孔孟以來。鮮有知之者。而况所謂無存無亡。而無所倚之真心邪。故爲學之要。先自識心。而作聖之機在我矣。

升堂入室

林子曰。耳目之竅。吾身之門戶也。方寸之地。吾身之廳事也。藏心之淵。吾身之密室也。故衆人心處於方寸之地。猶人之處於堂也。則聲色得以從門而搖其中。聖人仁還於藏心之淵。猶人之處於室也。則聲色無所從入。而窺其際。故善事心者。潛室以頤晦。而耳目爲虛矣。御堂以聽政。而耳目爲用矣。

季氏富於周公

林子曰。春秋之季。若周召之孫子。入相天王。故威稱之曰周公。召公云。而曰季氏富於周公者。蓋言諸侯之大夫。而富於天子之宰相也。

屢空

林子曰。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而孔子之所謂空。空乃其真去處也。豈曰盡性。亦且知命。而顏子所謂屢空者。雖曰不能盡性。亦且能自知性。此顏子所以能聞一而知十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林子曰。天固命之。我固卻之。故曰賜不受命。林子曰。子貢之多識。以爲學。猶商賈之殖貨。以爲富也。此說孔子嘗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汝以子

舊有

林氏全集

六

爲多學而識之者非也。子一以貫之。若宋儒之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乃子貢之多識。以殖貨也。而大學格物之微。殆非窮至事物之謂矣。林子曰。子貢不知一貫之旨。而從事於多識。不知天命之大。而殖貨於見聞。不知無言之妙。而列科於言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故曰不受命。

億則屢中

林子曰。何思何慮者。空也。億則思慮起而不空矣。故不億而知。寂而照者。先覺也。

不踐迹

林子曰。迹出於履也。而足之所履者迹也。故吾之心。卽孔子之心也。而信吾之心焉。則其所行皆孔子之行也。吾之足。卽孔子之足也。而信吾之足焉。則其所述皆孔子之迹也。其曰不入於室者。以不知有孔門心法焉。故不能事其心而孔子也。

林子曰。忠雖古人有。陳迹矣。而忠則本於心。信吾心之忠而忠焉。未有不能忠者也。孝雖古人有。陳迹矣。而孝則本於心。信吾心之孝而孝焉。未有不能孝者也。

林氏全集

七

林子曰。五帝之不相襲禮者。禮之迹也。惟其不襲禮之迹。故其所履者。則皆天地同節之禮也。三王之不相沿樂者。樂之迹也。惟其不沿樂之迹。故其所樂者。則皆天地同和之樂也。其曰入室者。乃聖人之所由以聖也。而孔門心法。其殆入聖之門乎。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此至孰能爲之大。俱重以字。蓋儒者有用之學。達則以於天下。窮則以於萬世。窮達雖殊。各致有用。

此儒者之大也。故孔子之栖栖皇皇。席不暇煖者。以此。甚而至於公山佛肸之召。亦且欲往。蓋天地萬物。莫非已也。而老安少懷之志。真有一日少忘於懷者矣。故當其時。微生畝譏之。則曰無乃爲佞乎。接輿譏之。則曰何德之衰。石門譏之。則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至於荷蕢。則曰深則厲。淺則揭。長沮桀溺。則曰而誰與易之。而孔子悉其言於魯論。而不以爲諱者。何也。豈不曰我以天地爲一身。而凡天地間事。皆我分內事。皆我所當爲也。而彼以其身爲一身。而凡天地間事。皆非其分內事。皆非其所當爲也。此其分量之大小。後世自有能辨之者。亦以俾知儒者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

以吾一日長乎爾

孔子之意。以吾一日長乎爾。而吾老矣。人莫我知。世莫吾以。如或有人知爾。而以爾也。則爾將何以爲人所以哉。母與。吾以也。之以。卽雖不吾以之。以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

子路言我或爲人所知。而以我也。而我則爲人所知者如此。

求也何如

冉求言我或爲人所知。而以我也。而我則爲人所知者如此。

赤也何如

公西華言我或爲人所知。而以我也。而我則爲人所知者如此。

點爾何如

曾點狂者。其意以爲我不爲人所以。而何以之問。乃我之所不願答也。雖曰我之志異乎三子之撰。而其實則曰我之志異乎孔子之問。是蓋不敢明言其所以不願答之意。而婉其詞如此也。今卽其所言之志。亦惟以適一己之樂。而亡君臣之大。殆非孔子平日之所教。今日之所問者。故孔子喟然而嘆。其意以爲由則爲人所以而仕矣。求則爲人所以而仕矣。赤則爲人所以而仕矣。惟我與爾。相

從於杏壇之下。以適一己之樂已爾。大抵儒者之志。志於方之內。而曾點之志。志於方之外。曾點之志如此。又安能不起夫子之長嘆邪。

此與字。卽惟我與爾之與。

朱註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曾點之見。宜不至此。孟子曰。文王望道未見。則是曾子之見。賢於文王矣。又曰。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其曰上下天地同流者。卽孟子所謂過

卷之五

十

化存神。王者之皞皞也。其曰萬物各得其所者。卽中庸所謂載物覆物。而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也。其曰妙者。又非中庸所謂不見不動。不貳不測邪。曾點能到此地位乎否也。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夫以安百姓。固聖人功用之大也。其視天地同流。各得其所之妙。至於不可心思。擬議而爲聖神功化之極者。相去又何如邪。孔子顧乃以安百姓病堯舜。而以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以許曾點也。必不然矣。百姓則盡乎人矣。萬物則

盡乎物矣。邵康節曰。聖人盡人。昊天盡物。而曾點之胸次。其亦如昊天之大。能盡物者乎。孔子之志。志在天下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出關之嘆。則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丘竊有志焉。而未之逮也。惟志在天下也。故於荷蕢者曰。果哉。末之難矣。於桀溺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又況於丈人者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則其譏之者。益又甚矣。於丈人則譏之如是其甚。於曾點則與之

卷之五

十

如是其深也。何與。喟然於曾點。卽慨然於桀溺。况考其行有不掩焉者。孔子豈不之知邪。縱不之知矣。孔子獨不徐觀其行而輒深與之邪。

樂正子爲政於魯。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孟子之喜。孔子之嘆也。蓋孔子旣不用矣。惟冀其徒有以行其道於春秋。孟子旣不用矣。惟冀其徒有以行其道於戰國。此孔孟之心一也。或曰。當春秋之時。孰不志於用世。而曾點獨以浴沂風雩爲樂。故孔子

許之余亦不敢以爲非也。但曰人欲盡處天理流行。而其所見似有賢於文王。天地同流。各得其所之妙。而其神聖似有過於堯舜。余亦不敢以爲是也。且其子參鋤瓜而傷其根。點杖之而仆於地。身且幾於不免。夫父之於子。理之所宜深愛也。以一瓜之微而杖其子幾至不免。謂之人欲盡處天理流行可乎。季武子死。點則倚其門而歌。謂之隨處充滿。無少欠缺可乎。又况所謂與天地而同流。盡萬物而得所。而堯舜文王之所不能爲者。以之而

林子全集

主

許曾點也。余弗能知之矣。

三子者出

孔子因曾點何如之問。而曰彼三子者。以我有何以之問。各陳其爲邦之志如此也。曾點又問曰。彼三子皆志於爲邦者。而夫子獨哂由何也。孔子答之曰。我非哂其爲邦也。我乃哂其不讓也。我若哂其爲邦也。爾以爲唯求則非邦也。與而邦雖小。是亦邦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何其讓也。吾何爲哂之。爾以爲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是亦邦也。

以小相自居。何其讓也。吾何爲哂之。大抵儒者之志。在於用世。而爲邦以禮。貴乎能讓。此聖人立教之大都。所以異於荷蕢沮溺者流也。唯求以下。皆孔子之言。

克已復禮爲仁

林子曰。克已者。能自之謂也。與下由己之已同。復也者。復之也。復之者。反之也。所謂湯武反之也。反之者。以反其所性之初也。余嘗譬之碩果然。而其生之機元含於果核之中者仁也。仁含於果核之中者。禮之渾然者也。而芽而條。而華而實者。禮之燦然者也。故復此燦然之禮。以還於渾然之性。亦猶果核未芽。而令其仁於中者仁也。

林子全集

主

林子曰。禮見於外則燦燦矣。禮復於中則渾渾矣。禮之渾渾者。仁之肫肫也。故仁含於果核之中者。幾希也。洗心退藏於密。寂然而不動也。而芽而條。而華而實之機。以具。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也。我也者。心也。心之仁也。然以其仁而伏於土而春之。則未有不芽不條。不華不實矣。易所謂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也。故復禮之仁。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而其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之機。有不在我乎。復禮之仁。寂然不動之誠也。而其所以載物覆物成物之機。有不在我乎。

易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故不專則不能直。不翕則不能闢。不神則不能化。易曰。顯諸仁。藏諸用。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所謂復禮爲仁也。太玄曰。養首一。藏心于淵。

林子全集

論禮

論

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故心藏于淵而不外也。猶仁含於核而不芽也。又不觀之四時之所以行乎。冬也者。藏也。冬而閉藏也不闕。則其春之發生也無力。所謂隕霜不殺草。春秋書之者。卽此意也。故冬而藏焉。而藏其所以生也。春而生焉。而生其所以藏也。不藏則不能生。天地且然而況人乎。此復禮之所以爲仁。乃聖學之大也。

家語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此而已。孔

子出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林子曰。老子所云良賈深藏。句似若答非所問。與禮之旨若不相涉。入然而孔子贊之如是。其至者何也。殊不知此乃孔子所謂復禮之微旨也。又按禮記。曾子問禮者三。子夏問禮者一。而孔子俱述老聃之言以告語之。夫老聃者。豈曰能明道德之歸已哉。又且考禮無失。巨細有經。此孔子所以龍之。而曰吾師也。楚彬陽何

林子全集

論禮

十五

氏家語註曰。按禮記。孔子有吾聞諸老聃之言。殆卽當時在周所從問禮之人。而註禮者。謂非著五千言之老聃。夫五千言之老聃。卽孔子所從問禮之人。舍此人。則當時更有何老聃而知禮邪。林子曰。余讀禮記家語書。而知老子之習於禮矣。然家語所謂禮者。乃出世間法。而禮之實蘊乎其中也。曾子問之所謂禮者。乃世間法。而禮之文見乎其外也。

林子曰。世之儒者。徒知周旋進退之文。而不知天

然自有之禮無惑乎以家語之文爲不足信也噫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林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天地萬物皆備於我者以我原有此仁也故復禮爲仁而天地萬物之仁皆我之仁也

林子曰天下下字與天地之間間字天地之心心字皆指堯舜之中孔子之一而言也

林子曰此卽所謂收天下春歸之肺腑也凡夫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日月之所以明星辰之所

林子全集

論語章句

七

以列風雨之所以潤山之所以高水之所以深飛走動植之所以生生不息則皆是氣也則皆是仁也蓋以吾一身之中之一歛之而有餘矣此乃歸仁之大義也若曰一日之近而天下之遠卽以其仁歸之豈其然哉舜仁也而瞽瞍不慈周公仁也而管蔡流言孔子仁也而子路則曰意者夫子其未仁與是父子兄弟師生之間其所以相爲周旋取與者旣密且久矣而猶如是况於一日之近而天下之遠者乎

非禮勿視

林子曰非禮勿視者心要在於禮而視也心不在於禮而視則其視也不爲色所引而去乎故曰勿視非禮勿聽者心要在於禮而聽也心不在於禮而聽則其聽也不爲聲所引而去乎故曰勿聽勿言勿動亦復如是或問何謂心在於禮林子曰心在於禮者心在於仁也心在於仁者心不違仁也心不違仁心在腔子裏也心在腔子裏而心存矣心旣存矣非敬而何又曰未視而敬敬在視前及至視也而後敬焉母乃已疏乎未聽而敬敬在聽前及至聽也而後敬焉母乃已疏乎未言未動亦復如是

林子全集

論語章句

七

敬而無失

或問何以謂之敬也林子曰心主乎中者敬也夫心主於中則能思敬雖無思也而心則常主於中矣禮曰儼若思故無思而儼若思者敬也下此一箇若字最妙能知一箇若字則能知主敬工夫朱子曰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欽是第一字

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又曰。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黃勉齋曰。敬是束得虛靈。知覺住真西山曰。氣之夾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

林子曰。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存心也。存心也者。心在腔子裏。所謂敬者是也。故心在腔子裏而事親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事君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士而農而工而商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

林子全集

卷九

視而聽而言而動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處於廟廊之上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處於三軍之中者敬也。心在腔子裏而處於造次顛沛之際者敬也。無一時而心不在於腔子裏如此。然後方爲修己以敬而無失也。

四海兄弟

西銘曰。民吾同胞。故以父母爲父母。而竝生於父母者。兄弟也。以天地爲父母。而竝生於天地者。亦兄弟也。若道釋者流。豈其能外天地以爲生也。不

外天地以爲生矣。謂非同胞之民。吾之兄弟而何邪。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孟子曰。赤子無知而入

井。非赤子之罪也。

並釋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而道釋者流。則必欲棄去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亦獨何與。此其無知入井。殆有甚於孺子之可哀者。仁人君子。能無怵惕惻隱之心乎。論語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今之僧尼道士。誠吾兄弟之顛踵而無告者。

林子全集

卷九

若有同胞之念者。能無錫類之思乎。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今天下之溺於邪也。舊矣。而仁人君子。義之以君臣。仁之以父子。別之以夫婦。士之農之工之商之。而以道援之可也。顧乃不之援。而又驅而遠之者。何與。是使道釋者流。不得與於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林子曰。使道釋者流。不得與於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

也。而仁人君子。母曰天下溺焉已也。乃實吾之赤子。無知而入井者。吾之兄弟顛連而無告者。如其無父母之心。同胞之念者。則亦已也。如其有父母之心。同胞之念者。能不援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邪。此余一念慈愛友于之懇切者。真有出於至情之所不能以已也。

居之無倦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又曰。瞻安宅而弗居。其居也。書曰。宅汝宅。又曰。莫厥攸居。詩曰。惟民所止。故居也者。宅之也。莫之也。止之也。要之心主乎中。而心在腔子裏者是也。

林子曰。居而無倦者。敬而無失也。

林子曰。居之無倦者。心安於腔子裏而不須臾離也。卽此是忠。推而行之爾。故曰。行之以忠。

仁禮

林子曰。知愛人之仁。則憐愛之說不足非也。知禮後之禮。則忠信之薄不足異也。

不如不善者惡之。

林子曰。黃裳天下一人之對寔。未若韓侂冑事魔駕誕之論。更足以見朱子之賢者。何也。蓋韓侂冑不善之尤者。爲不善之尤者所訕訕。則我之善益彰矣。故曰。不如不善者惡之。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

林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德性之知也。有言者不必有德。見聞之知也。

或問曰。見聞不足知與。林子曰。儒者之學。自有孔

門心法在焉。若不知心法。而見聞以爲之者。見人之見聞人之聞。知人之知也。知人之知。故言人之言也。至於言人之言。而每自以爲得者。得人之得也。譬司人之財者。非不有所積也。但所積之財。寔非其所自有也。財非其所自有矣。而謂之有財。此有用也可乎。言非其所自得矣。而謂之有德。必有言也可乎。若夫堯舜之中。孔子之一。吾身之內。自有真消息者在焉。孟子所謂幾希者是也。故不知心法。則不知幾希。不知幾希。則不知真消息。不知

心法。不知幾希。不知真消息。是不以德性之知。以爲知也。顧乃見人之見。以爲見。聞人之聞。以爲聞。知人之知。以爲知。言人之言。以爲言。得人之得。以爲得。則亦何異於司人之財。而自矜其有也。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

林子曰。良其止者。止其止也。止其止者。止至善也。定靜而安。其重艱而止乎。

林子曰。易之所謂位者。非吾身天下之正位乎。所謂思不出其位者。非以立吾身天下之正位乎。易

林子全集

論語集注

卷一

曰。天下何思何慮之天下。曾論天下歸仁之天下。天下之義一也。皆指吾身之真去處而言之。所謂至善之地之所當止者。堯舜之中。孔子之一是也。林子曰。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朱子本義。固有是言矣。抑豈知背之真去處也。元不隨身而動。猶天之北辰也。元不隨天而轉邪。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而背之真去處也。豈非所謂所哉。或問聖人之道。無方所矣。而曰止其所者何也。林子曰。獨

不觀之北辰乎。論語曰。北辰居其所。是天道且自然矣。而况聖人乎。故有念則有着。有着則有所。由有念而至於無念。此堯之所以安汝止。忘其所而不知矣。

抑亦先覺

林子曰。不逆不億。感而通之者利也。先覺也。林子曰。何思何慮之本體。寂而照者。先覺也。若思慮一萌。卽不名覺。而况曰先覺乎。

林子全集

論語集注

卷一

林子曰。覺性性覺。或問何謂也。林子曰。以我之覺。本乎其性。性空故靈。靈則能覺。此覺性之所以能覺者。真性真覺也。

下學上達

或曰。學以無爲爲大與。林子曰。何哉。汝所謂無爲者。或曰。聖人無爲也。天無爲也。豈必下學而後能上達邪。林子曰。昔者孔子大聖人也。猶曰下學上達。顧我於孔子何如也。而以無爲爲大邪。子以爲不學不立。而可以知命不踰矩乎。否也。不善不信。

而可以大而化之聖而不可知乎否也。不致曲而能化乎否也。不時習而能悅乎否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豈吾子乃性之者。而無待於反之之力邪。周子曰。誠無爲。又曰。誠則無事。若誠之者。則有爲矣。有事矣。豈吾子乃誠者。而無待於誠之之功邪。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是入德之門。真莫要於此矣。而邵康節曰。心要放者何與。若也不知下學之有爲。

林子全集

論學章

五

而着於空焉。則謂之落空。漢而操存主敬之工夫。殆亦未之聞與。若也不知上達之無爲。而着於相焉。則謂之守尸鬼。而太虛無我之分量。殆亦未之聞與。

謝顯道程氏之門人也。明道問近日用心。對曰。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之句。明道曰。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又曾往見伊川。伊川問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故必始於慎思。慎慮之功。而造於何思何慮之地。

斯爲學者有漸之學也。

真德秀問僧。六波羅蜜菩薩修行之漸。必有理在。僧曰。此六波羅蜜。分爲前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俱有漸次階級。猶聖門教人。以下學爲先。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德秀喜曰。今所謂前之三者。猶克實之謂。美克實光輝之謂。大。後之三者。猶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後爲徑山三塔記云。權形雖謝。真體弗移。誠非章句之儒所能道也。

林子全集

論學章

五

知我其天

論語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知我者其天乎。惟聖人之太虛之與天同也。故曰。惟堯則之。惟天之太虛之與聖人同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林子曰。聖人之心與天通矣。故曰。知我其天。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與。故一行之有愧於心。是一行之得罪於天地鬼神也。一行之得罪於天地鬼神。而不爲天地鬼神之所殛責者。未之有也。一言之有愧於心。是一言之得罪於天

地鬼神也。一言之得罪於天地鬼神而不爲天地鬼神之所廝責者。未之有也。又曰。凡有所言。凡有所行。而無愧於心也。卽是我不得罪於天地鬼神也。縱天下人以我爲非。而我不自以爲非者。豈非以我之無愧於心。而不得罪於天地鬼神邪。凡有所言。凡有所行。而有愧於心也。卽是我得罪於天地鬼神也。縱天下人以我爲是。而我不自以爲是者。豈非以我之有愧於心。而得罪於天地鬼神邪。朱子曰。勿求人知。而求天知。故始則一言一行而求爲天知也。終則一言一行而可與天知也。此孔子下學上達之序。而無以異於人者如此。

果哉末之難矣

林子曰。心出世間矣。棄世間而爲巢許也。易。心出世間矣。混世間而爲周孔也。難。

修己以敬

璋生問主敬。林子曰。心惟在腔子裏。欲其時時惺惺而不放逸也。

易曰。學以聚之。何以聚之。左傳曰。敬者德之聚也。

子思曰。心之精神之謂聖。敬則心之精神聚乎其
中矣。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或問以禮爲敬可乎。林子曰。禮者敬而已矣。卽事卽心。無內無外。而禮以制心者。敬以直內也。夫修己以敬。固君子之所以事其心矣。豈不以靜而後能存存而不息與。林子曰。靜不在靜。而心在腔子裏。便能靜也。朱子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作敬。故靜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動而心在

林子全集

卷

腔子裏者。靜也。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又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又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豈特動靜之間。心在腔子裏而靜邪。雖至造次之際。亦要心在腔子裏而靜也。豈特造次之際。心在腔子裏而靜邪。雖至顛沛之頃。亦要心在腔子裏而靜也。此孔門之公案。自有心法者。

存焉

武問何者謂之心法也。林子曰：堯之欽者，心法也。孔子之敬者，心法也。良其止，止其所者，心法也。安汝止，欽厥止者，心法也。毋不敬，儼若思者，心法也。於緝熙敬止者，心法也。顧諟天之明命者，心法也。先立乎其大者，心法也。求其放心以存心者，心法也。此其畧也。紀之經傳，不可得而盡述矣。

林子曰：堯舜之兢兢業業，似乎不能靜矣。然惟其欽也，而允執厥中焉。故靜。孔子之栖栖皇皇，似乎不能靜矣。然惟其敬也，而一以貫之。故靜。此所謂靜亦靜，動亦靜。而儒氏之心法，不可不知也。或曰：

入山靜與。林子曰：心之靜不在山也。靜坐靜與。林子曰：心之靜不在坐也。故知心法以事其心焉。是雖廟廊之上，三軍之中，外不靜矣。而其心則固定焉者，敬也。不知心法以事其心焉，是雖槁形巖穴，坐老蒲團外若靜矣。而其心則猶馳焉者，不能敬也。

林子曰：敬敬敬，心爲一天，存便是敬。故操存此心

不少懈，卽對越在天不少違也。敬敬敬，出門使民當主一而無適，齊坐尸立，惟儼然而若思，敬敬敬，仁惟生道，誠乃實理，而敬則生道不息，實理無虧，令人常自惺惺而不放逸也。敬敬敬，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在是，王道之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在是，敬敬敬。

老子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其曰抱一，則堯之欽，湯之禮，文王孔子之敬者在我矣。其曰爲天下式，則堯之所以雍黎民，湯之所以式九圍，文王之所

以光四方，顯西土，孔子之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在我矣。

原壤夷俟

或曰：原壤自放於禮也。而曰孔子之故人者，何也？豈原壤慕孔子之禮義，而孔子喜原壤之曠達與？林子曰：若以原壤慕孔子之禮義也，必不當有夷踞之非。若以孔子喜原壤之曠達也，亦不當有叩杖之舉。由此言之，則孔子之所以與原壤者，殆非夫人之所得而知也。

人有言曰。孔子遊於方之內。而未嘗遺世焉者也。原壤遊於方之外。而未嘗不遺世焉者也。抑豈知孔子亦遊於方之內。亦遊於方之外。亦未嘗遺世。亦未嘗不遺世。無方無體。有不可以測量而擬議者乎。或問何謂也。林子曰。夫人以世間之心。遊於方之內。而孔子則以出世間之心。遊於方之外。而孔子則以世間之心。遊於方之外者也。然則孔子豈其遊於方之外邪。林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順以應之。而無所希於世也。故孔子遊於方之外。而遺世者。以心不以迹。而夫人遊於方之外。而遺世者。以迹不以心。此非特孔子爲然也。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又曰。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豈非聖人之心。未嘗遺世。而遊於方之內者乎。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孟子曰。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豈非聖人之心。未嘗不遺世。而遊於方之外者乎。

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

朱註曰。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非物物刻而雕之者是矣。而曰卽凡天下之物。表裏精粗。無不到者。豈非所謂物物刻而雕之邪。

林子曰。子貢多學而識。而晏嬰亦曰。不能殫其學。而究其禮。是儒者之道。在春秋之時。已失其傳矣。豈知一貫之旨。而片餉間。可以立躋聖道邪。

知德者鮮

林子曰。古人有言曰。行道有得於心之謂德。此所謂心。非憧憧往來之心。乃何思何慮之心也。何思何慮之心。是我之真心也。真心原在於我之真去處矣。故堯以欽而執厥中。孔子以敬而一以貫。至於成湯亦曰。以禮制心。豈非所謂行道有得於心者邪。老子曰。失道而後德。故能知德而據德矣。又且能忘其所謂德也。而至道有不在我乎。

無爲

或問無爲本旨。林子曰。以修身言之。而不亂其神者。無爲也。以處事言之。而不鑿其智者。無爲也。邪。

康節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又曰。順理則無爲。強則有爲也。

林子曰。聖人無心而有心。有心而無心也。無爲而有爲。有爲而無爲也。

或問聖人之所以無爲。林子曰。夫聖人之無爲者。非徒曰順事無爲焉已也。而虛心實腹。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無爲也。

林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或曰。舜無爲與。林子曰。今集

子曰。舜之無爲。黃帝之無爲也。黃帝之無爲。大禹之無事也。易曰。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窮則變。變則通。而謂黃帝堯舜無爲也可乎哉。其曰。無爲者。我知之矣。爲其所當爲。而無所爲也。若大禹者。敷土刊木。奠山濬川。而孟子則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而謂大禹無事也可乎哉。其曰。無事者。我知之矣。事其所當事。而無所事也。

林子曰。余歷觀帝王制作之盛。未有如黃帝者。見

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製玄衣黃裳之服。以象天地之色。至於大撓甲子。容成蓋天。黃直置閏。隸首算數。伶倫律呂。星氣之占。器用之利。內經之作。蠶桑之教。畫野分州。以監萬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制作之盛。難以勝紀。而謂黃帝無爲也可乎哉。又曰。先黃帝而興者。如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尙矣。伏羲氏。神農氏。人文始開。或有制作。而不多見。後黃帝而興者。如唐之堯。虞之舜。夏之禹。商之湯。周之文武。人文既備。而

林子曰。今集
亦無事於制作矣。由是觀之。自生民以來。制作之盛。真無有過於黃帝者矣。制作之盛。真無有過於黃帝。而謂黃帝無爲者。何也。有爲而無爲也。史記黃帝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黃帝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黃帝。黃帝乃修德振兵。治五器。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羆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

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黃帝爲天子。代神農氏。是謂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崆峒。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林子曰。夫黃帝者。習用干戈。教練猛獸。遷徙無常。師兵營衛。以終其身。而未有寧日者。如此。而謂黃帝之無所爲不可也。

林子全集

卷五

林子曰。黃帝堯舜其德一也。其帝同也。而後世乃以黃帝爲道家之宗。堯舜爲儒家之祖也。何與。

殺身成仁

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夫志士仁人。豈不愛其身哉。以有仁在。則身爲輕矣。而古人之所以可生可殺。可榮可辱。可貴可賤。可富可貧。而不可與爲非者。亦惟有見於朝聞夕死之明訓。而有不死者存焉。故殺身以成仁矣。而此心之仁。有不長生乎。

論語曰。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若伯夷叔齊。可謂蹈仁而死矣。故曰求仁而得仁。若比干仁者。以諫而死。豈不以不仁而生。實不若以仁而死也。自唐虞三代以來。聖賢何其多也。或生或死。而亦未嘗稍離乎仁也。中庸曰。修道以仁。離仁則離道矣。離道則生爲徒生。死爲徒死。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又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

林子全集

卷五

五

林子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二者。可以言性。知此。則可毀可譽。可榮可辱。可利可害。可生可死。不知此。而曰可毀可譽。可榮可辱。可利可害。可生可死者。吾未之信也。

行夏之時

或問人生於寅。而寅乃時之正。令之善也。由漢以來。皆建寅。其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乎。林子曰。否。此非孔子之意也。又問孔子之意。林子曰。行夏之時。吾其東周。孔子之意也。孔子曰。吾得夏時焉。故寅而丑。丑而子。子而復寅者。迭建之義。新民之耳目也。自古帝王之興也。正朔之頒。所以示民遵守。

使農不失時也。奚必子丑之爲非。而建寅之爲是邪。如必建寅之爲是。則成湯伊尹之聖。胡不遵而守之。而武王周公。又胡以建子爲哉。且商革夏之正。而建丑。俾民咸知有商也。周革商之正。而建子。俾民咸知有周也。此蓋聖人之微權矣。余故曰。行夏之時。吾其東周之意也。豈其使天下萬世因之。而世守之。而無所損益乎。其間邪。孔子必不然矣。孔子曰。所損益可知也。而朱子則曰。所損益者。文質三統。此其所明也。至行夏之時。乃曰。時以作事。而歲月自當以人爲紀也。何與。信如是言也。則商湯周武。不當損益。而孔子所損益之言。亦非邪。昔者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舜冠何冠。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而吾子不答。其意何邪。孔子曰。以公之問。不及於大。公曰。奚爲其大。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德好生而惡殺。其政任賢而去不肖。明並日月。化行若神。龜鳳呈祥。麟龍叶瑞。公獨以冠冕爲問。故非大也。不以冠冕爲大。則不以輅車爲重也。可知矣。不以輅車爲重。則不以夏時爲正也。可知矣。

矣。不以冠冕爲大。不以輅車爲重。不以夏時爲正。而曰百王不易之大法也。何與。若夫仗人之遠。鄭聲之放。是誠百王之所不能易也。

鄭聲淫

此重聲字

林子曰。詩之爲教也。托之里語。以發其情。倣之女流。以婉其辭。如後世之宮情閨怨。農談漁歌。而此意猶有存者。然里巷女流之作。亦不終無也。大抵詩之道。出之心者。志也。宣之口者。聲也。考其聲。而本其志。則人心之淑慝。風俗之美淫。可知矣。後之作。者徒竊昔人之意。卽數篇之內。而異其旨者有之。雖欲續詩。安所本其志乎。徒韻昔人之語。卽一篇之內。而殊其音者有之。雖欲陳風。安能考其聲乎。故曰。刪後無詩。若中和之聲。未嘗不周流充塞於天地之間。而飛走動植之自然者。皆詩也。詩豈亡乎哉。

或問鄭衛之風。悉紀淫人之辭。而孔子錄之者何也。林子曰。鄭衛其風之淫乎。非必皆淫人之語也。

而其風之所靡。雖臣子之不得志於君親者。亦每於此寄興而托情焉。然後始見鄭衛之風之淫也。林子曰。在上倡之之謂風。在下成之之謂俗。若必采民間之淫辭而錄之。謂之國俗可也。謂之國風不可也。又曰。貴者不能免。而賤者將置力焉。賢者不能免。而不肖者將奔走焉。此其所以爲風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故風行而草偃者。風也。

林子曰。詩之披於樂者聲也。古之樂也其聲淡。今

林子全集

詩經

卷一

之樂也其聲淫。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然聖人之所以放之者。以其聲也。豈徒其詩之章句焉。已哉。卽其章句而披之樂焉。而靡靡之聲。足以導慾而增悲者。亦風也。又曰。如以章句而已矣。則鄭衛之詩。約有三十什。而聖人顧乃以此三十什。以槩二國之風之淫也。豈其然哉。

君子求諸已

林子曰。初學之要。惟在自己心上做工夫。蓋心譬木之本根也。本根既已堅固。枝葉自然茂盛。若徒

尋枝摘葉。瑣屑零碎。窮年屹屹。濟得甚事。故雖古之大聖賢。大學問。亦惟近裏着已。都從心上做工夫爾。

程明道曰。學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其所謂得者。豈孟子所謂自得。而得其所自有邪。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其所謂存養者。豈其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而誠敬以存之養之邪。又曰。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知自己。其所謂自己者。豈其得之者。得此自己。存之養之。以存養此自己邪。又曰。心懈則有防。又曰。懈意一生。卽自暴自棄也。自暴自棄。便害自己。而始學之士。能無防乎。能防之而不密其功乎。

人能弘道

林子曰。大道無名。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形。長養萬物。道固若是其大也。而人之弘道也。則亦能若是其大矣。余最愛論語一弘字。弘也者。弘之也。以充滿斯道之分量而弘之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

孔子曰。知及之之也者。之也。此也。所謂孔顏樂處。而仁在其中矣。其曰仁能守之者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而心安乎仁者。守之也。

動之不以禮

林子曰。此所謂禮。成湯以禮制心之禮也。堯之欽孔子之敬是也。或問以禮制心之心。林子曰。千聖一心。我而能欽焉。我之心卽堯之心也。我而能敬焉。我之心卽孔子之心也。我而能禮焉。我之心卽湯之心也。堯湯孔子。非有異心也。真心是性。真性是心。無所安排。無所擬議。蓋從何思何慮中發出。來爾。故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林子全集

卷一

或問動不以禮。林子曰。卽仁卽禮。卽禮卽仁。而生生不息之仁。自有天則者在焉。不思而得也。不勉而中也。豈其有待於安排而擬議邪。若或有待於安排而擬議焉。則是動不本於禮。殆非本體之自然。順以出之之要道也。故曰未善也。或問何謂天則。林子曰。無所於規也。而自有至圓者存焉。無所於矩也。而自有至方者在焉。此蓋天則之自然也。

天則者。帝則也。而文王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動於禮而善也。矩亦則也。而孔子之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動於禮而善也。又不觀之帝堯乎。昔者史氏稽古。帝堯曰。欽明文思安安。書之開卷。只此欽之一字。欽卽敬。敬卽禮也。欽則自能明。欽則自能文。欽則自能思。又且安安而無所強者。動於禮而善也。故觀帝堯之安安也。文王之順則也。孔子之不踰矩也。則聖學之大成也。從可知矣。

有教無類

林子全集

卷一

余嘗謂性本不殊。道惟一致。而其設科以教人也。固不知有儒有道有釋。亦不知儒道釋之有正有邪。固不知有士有農有工有商。亦不知士農工商之有貴有賤。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若軒轅之問道於空同。昌黎之留衣於大顛。何嘗以其我儒也。而於道釋則並棄之邪。伊尹農夫。太公屠叟。傅說築於傅巖。仲由薪於韞丘。百里奚舉於市。孫叔敖舉於海。亦何嘗以其我士也。而於農工商則並棄之邪。

林子曰。若此道可行於富貴。而不可行於貧賤。道非其道也。若此道可行於貧賤。而不可行於富貴。道非其道也。蓋道也者。合富貴貧賤而一之者也。故上自天子。下至於公卿大夫百執事。又下至於士農工商。皆可爲也。然後謂之道。

時從林子遊者。有已達之士。有至微之徒。人或譏林子。林子曰。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道無所不容。彼貴者不自恃其身之貴。而恃其有尊於貴者存焉。彼賤者不自知其身之賤。而知其有尊於身

林子全集

卷之三

聖

者在焉。吾子以其身之貴爲貴乎。以其心之貴爲貴乎。以其身之賤爲賤乎。以其心之賤爲賤乎。且衛青人奴也。而爲大將軍。邵平列侯也。而爲種瓜人。身之貴賤有時而易如此。況心本無貴賤。安可

以其貴而貴之。以其賤而賤之邪。

時有士人而自矜其文也。嘗謂呂生曰。子庶人也。亦學道與。呂生曰。上帝降衷。厥有恒性。豈其於我也。而固遺之邪。君哉之舜。歷山之庶人也。良粥之說。傳巖之庶人也。若上帝降衷而獨於我乎。遺也。

則我卽不敢從事於舜。說之後矣。若上帝降衷而不於我乎。遺也。則舜何人。說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矣。

古語曰。淘沙見金。余之淘沙者三。淘心中之沙。以見金者一也。淘身中之沙。以見金者一也。余嘗竊慕不追不拒之訓。歸斯受之矣。然卒叛而去之者有之。余亦不敢先意以逆之。此又以淘人中之沙。以見金者一也。又曰。金出之沙也。積沙而汰之。然後可以得金。三千之徒。猶之積沙也。一貫之唯沙

林子全集

卷之三

聖

中之金也。苟道不自我而絕。而得寄之曾子一人焉。則孔子之願足矣。曰。然則有自絕於孔子也。而孔子則將如之何。林子曰。善鼓孺悲之瑟乎。曰。苟有悔心之萌也。又將如之何。林子曰。其鳴冉求之鼓乎。

或者以旣欲合斯人而一之矣。而又必羣斯人而分之者。何與。林子曰。天地之所以爲大者。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而聖人必因俗以爲政者。其聖人之所以爲天地與。余初不識因俗之教。每以爲

斯人皆性善也。學道皆道人也。齒而坐之。序而列之。行之且十年矣。孰不以爲矯世而違俗也。於是遂因其俗而導之。儒自爲儒。道自爲道。釋自爲釋。貴者貴之。未嘗有貴之之心也。賤者賤之。未嘗有賤之之心也。因人而施。付之自然。此其所以合儒道釋而教之。庶乎其不相爲害也。

易曰。方以類聚。故有類而無類者。聖人之廣大也。無類而有類者。聖人之精微也。

友多聞

孟子全集卷之五 告子上 四

或曰。三益之友。而多聞不以爲益乎。林子曰。益矣。而多聞之益。焉可誣也。但孔子之學。貴行而不貴聞也。尙矣。故曰。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況其所聞皆其心身之益。而可捐之行者。故可聞不可行。君子有弗聞矣。

行義達道

林子曰。行義達道。當合窮達而言之。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之大旨也。故堯舜達者。固當行其義於天下矣。而孔子窮者。獨不可行其義於萬世乎。昔

者孔子之在春秋也。而春秋之作。能使天下萬世之亂臣賊子。惴惴焉而不敢肆其惡者。豈非其孔子之政。有以正之邪。余故曰。是亦爲政。

林子曰。詩書既刪。而詩書之道。達於天下萬世矣。禮樂既定。而禮樂之道。達於天下萬世矣。

或問何者。謂之義。林子曰。義者宜也。有達之所宜行者。有窮之所宜行者。故君子之達也。以達其所宜行之道於天下者。固云達矣。而君子之窮也。以達其所宜行之道於萬世者。是亦達也。夫達也者。

林子全集卷之五 告子上 四

墨

達之也。達而行之之謂也。故行其義於天下者。是達其道於天下也。行其義於萬世者。是達其道於萬世也。然有窮有達者。其遇也。無窮無達者。其心也。求之於古。則仲尼其人矣。余每以此語人。而未有不驚且駭者。而況能得見其人乎。

余嘗謂齊景公千駟條。是亦行義達道之微旨也。豈不以景公富有馬千駟。伯夷叔齊窮而餓死首陽。一則曰。民無得而稱焉。一則曰。民到于今稱之。而其所以行義以達其道者。亦惟存乎人爾。固

不在於窮富死生間也。斯指上條而言。

學詩乎

過庭之訓。只曰學詩而誦詩三百。猶以爲多。然則聖人之學。豈其多識而務博邪。

性相近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孟子則曰。性善者何與。林子曰。孔子相近之旨。而程子則曰。兼氣質而言之者是也。孔子又嘗繫之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豈非孟子所謂性善哉。

孟子全集

卷一

孟子願學孔子者。而其論性又焉有不同哉。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又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故術不可不慎也。其孔子之所謂習相遠者與。書曰。上帝降衷。厥有恒性。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性字從生。從心。心由性生也。故善言天者。曰天無心也。善言聖人者。曰聖人無心也。

林子曰。心性一也。未萌則卽心爲性。已萌則卽性爲心。是故常人放其心而不求。賢人存其心而不

放。聖人忘其心而不知。故曰堯舜性之。君子存之。庶民去之。或問未萌之性。已萌之心。林子曰。譬如擊石而火自生。元來石中有火之性。夫心猶火也。而性乃火之蘊於石也。

或曰。石既有火之性矣。而物則皆有性與。林子曰。有。今以人之身言之。真心則有性矣。心則有性矣。耳目口鼻則有性矣。又問何謂真心。何謂真心之性。林子曰。所謂真心者。心之未萌者性也。故無心而有心者。真心也。真心也者。天命之性也。太虛而

孟子全集

卷一

已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由太虛之寂然者。而感通之。有不善乎。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習矣。乃所謂善也。若性之萌而爲心也。其殆善惡之所由分乎。朱子曰。此陰陽之義也。故心之性。則有善有不善矣。而况耳目口鼻之性者哉。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言心。心卽性也。尙書又以其心而分言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孟子又以其性而分言之。曰。性也有命焉。

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或問上智與下愚不移。豈其無知無能也。而孔子謂之下愚與。林子曰。此非孔子之所謂下愚者。若以無知無能而以爲下愚焉。則赤子之無知無能也。是亦下愚不移與。殊不知孔子之所謂下愚者。非爲無知無能之下愚。而安於下愚者道也。乃爲有知有能之下愚。而自謂上知者道也。然則上知之下愚也。豈其不可得而移邪。林子曰。能移則便

林子全集

卷之三

聖

爲上知。不能移。則終於下愚。夫亦存乎人爾。

林子曰。愚者之愚。可得而移也。而知者之愚。則自以爲知。不可得而移也。不肖者之不肖。可得而移也。而賢者之不肖。則自以爲賢。不可得而移也。林子曰。知聖人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者。上知下愚一也。知聖人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而必爲之者。上知之所以爲上知也。知聖人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而不爲之者。下愚之所以爲下愚也。

林子曰。纔知聖人之可爲。纔覺聖人之可爲。而爲

之者。上知也。忽然而不知不覺而不爲之者。便是下愚。雖知聖人之可爲。雖覺聖人之可爲。而不爲之者。下愚也。忽然而能知能覺。而必爲之者。便是上知。

林子曰。知覺也者。非以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也。之爲難也。爲能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而必爲之者之爲難也。非以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而必爲之者之爲難也。爲能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而爲之必要其成者之爲難也。

林子全集

卷之三

聖

或者以下愚之人。豈能知聖人之可爲。覺聖人之可爲邪。林子曰。余所謂下愚者。非與至愚之下愚者道也。乃與上知之下愚者道也。又問上知之下愚。林子曰。汝獨不聞夏之桀。商之紂乎。天下萬世。孰不以爲至愚也。其所謂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者。其愚邪。其不愚邪。謂非上知之下愚而何。若至愚之下愚。昏昧迷蒙。亦惟寒而知衣。饑而知食。已爾。然而知寒而衣。知饑而食。則亦有真知真覺者在焉。不謂之天之青。日之明。而爲重雲之所障。

蔽邪。至於風吹雲散。天復而青。日復而明。安知其不能爲聖人。而得其性善之本體也。故曰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

林子曰。爲惡之人。至於盜跖極矣。而性善之孔子。固在也。

召子欲往

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林子曰。何以謂之和其光。而明乃光之體也。其曰復歸其明者。和其光也。若佛。拈公山弗擾之。在春秋斯其爲塵也大矣。召子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三

欲往。非所謂同其塵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故夏桀非不塵也。而伊尹則五就桀。唐之女主非不塵也。而狄梁公則仕女主。至於柳下惠之不恭。雖曰君子不由也。而曰爾爲爾。我爲我。爾焉能免我哉。是亦同塵之義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孟子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巢父許由。且洗耳矣。牛且耻飲其下流矣。萬古清風。是亦特潔其身已爾。而斯人之徒。謂之何哉。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曰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者是矣。而曰卽凡天下之物。若一草一木之屬。豈非所謂緒餘邪。

禮樂

林子曰。禮也者。序也。何物非禮。樂也者。和也。何物非樂。以此舉禮樂。則禮樂之情得矣。

林子曰。星辰錯陳而有紀者。樂而禮也。江海異流而並入者。禮而樂也。又曰。草木其華者。禮之文也。禽鳥其聲者。樂之和也。故觀之天地。稽之庶彙。豈必獲夷復生。而禮樂可興矣。

林子全集

卷之三

三

子欲無言

林子曰。學也者。學也以復其虛明之本體也。教也者。教也以擴其相通之妙機也。故真學不積。至教無傳。

林子曰。予按康節詩曰。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氲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工夫入語言。又曰。讀書每到天根處。長懼諸公問極玄。實仲尼無知之妙。無言之境也。非不欲言也。不能言也。然非

有實探天根之處。親詣恍惚之域者。其孰能知之。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不謂之欲因言以述道。而道果可以言而述邪。又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不謂之欲因聞以得道。而道果可以聞而得邪。余於是而知無行不與。乃所以接顏曾者流也。而不言之傳。無聞而悟。殆非子貢而下之所能得而知也。夫顏曾尚矣。而子貢之穎悟。猶且不能得而知。况後世乎。

釋迦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釋迦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孔子所謂子欲無言也。夫曰欲無言者。而前此則有言矣。故有言之教。其教之以民可使由之道乎。無言之教。其教之以不可使知之道乎。

林子曰。天不言。而所以立天之極。則四時之所以行。萬物之所以生者在是矣。聖人不言。而所以立身之極。則四時之合序。萬物之皆備者在是矣。林子曰。天地虛空也。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

言哉。聖人虛空也。而不見而章。不動而變。聖人亦何言哉。

比干諫而死。夷齊餓于首陽。並釋

林子曰。舍身以事佛者。舍身以事心也。微生問曰。豈非卽心卽佛之謂與。願聞其人。林子曰。比干以忠而剖死。伯夷以清而餓死。能事心也。若匹夫匹婦之經於溝瀆也。知舍身而不知事心矣。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

林子曰。三黜者何。黜者辱也。黜而辱之者三也。若

既退矣。安得不去。而况三乎。

時有問林子黜辱訓義。大以爲非。遂造林子以與林子論辯。林子未之答。而先問之曰。兄官矣。今何爲不仕。答曰。吾旣以考績家居矣。惡得而仕諸。林子曰。若柳下惠旣退之三矣。而猶不去。兄何其果也。殆非柳下惠之聖之和矣。於是乃以林子黜辱之訓義爲是。林子乃復語之曰。孔子之道進禮退義。一何嚴也。言弗行也。則去之。禮貌衰則去之。甚而至於仰視蜚鴈則亦去之。故君了未嘗不欲仕。

也。而決擇於去就之際。而不敢苟也。至於如此。故黜而辱之。猶可得而和之。黜而退之。其可得而和乎。

直道

林子曰。柳下惠和者也。而孟子曰。不以三公易其介。而三黜之辱。其能免乎。槩而言之。自春秋以來。直道之可行於世者。未之有也。余豈不之知邪。天地父母全而生之。而孟浪曲其學以徇乎人也。其如天地何哉。父母何哉。身可死也。道不可枉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況枉道未必能生。而直道未必能死者乎。

林子曰。二三子從余受業。亦有年矣。二三子豈不聞古之人邪。或有直道而利而生者。亦或有曲學而利而生者。二三子何擇焉。將直其道以事人乎。將曲其學以阿世乎。或有曲學而害而死者。亦或有直道而害而死者。二三子何擇焉。將直其道以事人乎。將曲其學以阿世乎。抑或有直道而利而生。而曲學者豈曰不得利。而亦且動之死地。抑或

有直道而害而死。而曲學者豈曰無有害。而亦且得以永年。二三子何擇焉。將直其道以事人乎。將曲其學以阿世乎。至於仲尼無上下之交。鄉原有原人之譽。顏回簞食而天死。盜蹠膾肝以壽終。夷齊採薇。景公千駟。凡類此者。載之經史。不可悉紀。豈必有識之士。然後能考其得失哉。二三子何擇焉。將直其道以事人乎。將曲其學以阿世乎。若於此而不知所擇焉。則前日之所以來受業者。何爲也哉。二三子其試思之。

無可無不可

孔子曰。無可無不可。或者徒知所以不可。而不知所以可。卽曰能清。是亦伯夷叔齊其人與。若孔子則伯夷叔齊矣。而未嘗以降志辱身而自以爲差也。徒知所以可。而不知所以不可。卽曰能和。是亦柳下惠少連其人與。若孔子則柳下惠少連矣。而未嘗以不降志不辱身而自以爲潔也。

林子曰。伯夷叔齊之器。只貯得一箇清。柳下惠少連之器。只貯得一箇和。若孔子清矣。時而和也。則

和孔子矣。時而清也。則清。故曰君子不器。

日知其所亡 志音

林子曰。亡有二義。有死亡之亡。謂其心之死也。則生之有出亡之亡。謂其心之放也。則存之由是而等而上之。生生而不息。存存而匪懈者。賢人之學也。復由此而等而上之。不待生而自無不生。不待存而自無不存者。聖人之至也。然其初學之功。亦惟在於操之使不亡爾。譬九仞之山。始於平地之一簣者。造聖之漸也。

林子全集

卷一

學仕

林子曰。知經世而不知出世。有用而無體也。其流必至於刑名而術數。知出世而不知經世。有體而無用也。其流必至於荒唐而枯槁。林子曰。周易精微之致也。而經世之道亦備之矣。詩書禮樂春秋經綸之迹也。而出世之道亦備之矣。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或問學貴師與。林子曰。然。師也者。所以傳道而解惑也。又問

孔子聖人也。亦有師與。林子曰。然。此非惟孔子爲然也。雖古之聖人。亦皆有之。黃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君囑。舜學乎務成昭。禹學乎西國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武王學乎虢叔。周公學乎太公。古之聖人。亦皆有師。乃何獨至於孔子而疑之。然則講論經旨。亦學與。林子曰。此亦學也。而非其所先焉。朱子曰。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曰。敢問何者謂之本原。何以涵養之。林子曰。此自

林子全集

卷一

有心法在焉。非得真師。則亦莫能知矣。

時有欲習匠人之技。而耻受命於工師。惟日取魯班遺書。而莊誦之者數年。乃遍叩諸工師而論難之曰。如此而柱。如此而樑。如此而斧。如此而鑿。工師不能辯也。有胡姓者。聞其名。召之作室。洋洋然自以爲天下之良工也。旣而授之斧。則不能操也。授之鑿。則不能持也。授之柱。授之樑。則不能斲也。胡姓逐之。林子聞之。嘆曰。此亦趙括之父書也。見聞之知。終不適於用矣。

不得其門而入

林子曰。夫子之墻數仞矣。而不得其門而入者。是亦聖門之所謂門外漢也。雖有穎悟。終落空無。性與天道。豈得而聞。

允執其中

黃生州問執中。林子曰。思不出位者。執中也。林子曰。堯舜允執之中。孔子中心之中也。

林子曰。心卽中也。仁乃其中心之生生而不息者也。故曰中心安仁。命於此而立。性於此而存。易之

林子全集

卷九

所謂盡性至命者在此中也。是中。廣大配天地。著明配日月。變通配四時。屈伸配鬼神。聖經曰。在止於至善。以其止於其中。而喜怒哀樂之未發者。粹然而至善也。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性無不善。中者土也。故曰黃中。又曰安土。坤爲腹。爲體。故曰居體。以其寂然不動也。故曰誠。以其原無邪曲也。故曰直。以其純而不二也。故曰一。以其能陰能陽。能剛能柔。能仁能義。而天地人之道。統於此也。故曰太極。又曰人極。又曰心極。心極者。

中極也。又曰皇極。以之明三綱也。則君君臣臣。父

父子。夫夫婦婦。以之明五常也。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易知也。而靜專動直之機存焉。簡能也。而靜翕動闢之機寓焉。易謂之美在其中。孟子謂之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所謂心。乃中心之心也。譬磨之所以能旋轉者。以其心之在中也。

或問允執之旨。林子曰。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言心與精而爲一。而會歸於黃中之中。而允執之者。此堯舜之所以開道統。

林子全集

卷九

之傳。而爲萬古聖學之宗也。若孔子一貫之一。是亦精一之一也。余於是而知堯之欽。欽此也。孔子之敬。敬此也。中庸之誠。誠此也。易之艮其止。書之安汝止。詩之敬止。禮之母不敬。無不在此也。

古人有言曰。惟天下之至精。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在我矣。夫心。神也。不有精以養之。不可也。蓋人之始生也。而神與精本不相離。而堯舜精一以執中者。直不過以復其不相離之本體爾。故曰性之也。豈非其成性之本體之本。

如是邪。

林子曰。天命之謂性。心由性生也。而心屬火。內之肝心脾肺腎。猶外之木火土金水也。念念常在於欲。卽謂之人心。念念常在於道。卽謂之道心。然以道存心。豈不善哉。特賢人持守之功。殊非聖人頭腦學問。忘其本根。不由中出。故曰惟微。若能知吾身之中而允執之。則性由此立。道由此出。譬山下之泉。涓涓不竭。此蒙以養正。乃聖功之大也。

林子全集
論學
林子曰。有正名而有定位者。

中也。中其無定位乎。中其有定位與。林子曰。有正名而無定位者。中也。中其有定位乎。

夫堯舜曰允執矣。而所謂中者。豈非其有定位之中與。林子曰。堯舜所謂允執厥中者。非以其中之有定位也。而允執之矣。若以其中之有定位也。而允執之。則堯舜之允執也。而反爲中所束縛矣。烏得謂之中。明日又問曰。喜怒哀樂之中。與允執厥中之中同與。林子曰。不同。喜怒哀樂之中。無定位之中也。允執厥中之中。有定位之中也。夫旣曰允

執之中。無定位之中矣。而今復曰允執之中。有定位之中也。吾竊惑焉。敢問。林子曰。堯舜神聖矣。其所相授受以爲學者。雖與人異。亦與人同也。故始而中有定位。堯舜之始學與人同也。而所謂允執者。允執而允執之也。終而中無定位。堯舜之神聖與人異也。而所謂允執者。不允執而允執也。

林子曰。譬果核之中者仁也。仁其無定位乎。旣而芽矣。條矣。華矣。實矣。而莫非仁也。仁其有定位乎。或問莫非仁也之旨。林子曰。芽而條。條而華。姑且未論。而其實矣之中。一實一仁也。程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

林子曰。譬之石焉。隨所在而擊之。則火矣。是火之未發也。豈其有定位邪。

林子曰。中有定在者。在此中也。而曰中無定在者。乾坤合處。乃真中也。以其可得而允執也。故曰有定在。然豈特在此一身之內爲然也。是雖一身之外。而遍滿天地。亦皆吾心之中也。又豈特在此天地之內爲然也。是雖天地之外。而遍滿虛空。亦皆

吾心之中也。易曰。周流六虛。余亦曰。此心滿六虛。林子曰。北辰居其所。而天之所以爲天者。易簡盡之矣。孰中立其極。而聖之所以爲聖者。易簡盡之矣。

林子曰。天非中無以運。地非中無以承。人非中無以參。此三才之通道。而三教之聖人不能違也。

林子曰。允執厥中之言。至於今固在也。孰有能知其中而允執之者乎。故曠百世而相感焉。謂之有所傳乎否邪。而其所以相感者。又何物也。而謂之

林子全集

卷之

七

無所傳乎否邪。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而謂之有所傳乎否邪。若湯則聞而知之。而謂之無所傳乎否邪。大抵見不以目。聞不以耳。而合堂異代之際。自有不見而見。不聞而聞。而相爲感通之機。殆非夫人之所能察識也。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張生洪都問命之真去處。林子曰。身命落處卽是我之真去處也。獨不觀之男女媾精。一點子宮者乎。而所謂子宮者。是胎人之真去處也。而胎聖而

胎仙。而胎佛。亦有所謂真去處者在也。若也不知真去處之所在。則不能知命。不能知命。又安能立命。不能立命。又安能盡命。故知命而立命者。君子也。立命而盡命者。聖人也。

堯峰顥暹禪師。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林子曰。昔者邵堯夫問於程伊川曰。雷起甚處。蓋欲示之以根本之學。一陽之義也。伊川不悟。而曰起處起。惜哉。

不知禮無以立

林子全集

卷之

七

林子曰。禮者。約禮之禮也。孟生仁問何以謂之約禮之禮。林子曰。復禮爲仁。所守之至約也。然禮也者。敬而已矣。禮存乎中。敬而無失也。又問何以謂之立也。林子曰。立也者。立之也。中道而立以制心也。

林子全集卷之終

林子全集

門人 劉濟之 劉滙之 全泰閱

四書正義纂

大學統論

時有訪林子於豫章之北沙寄室與林子談大學適有客至而林子未之答也林子乃遺之書曰區區之所知區區之所信者孔子之經曾子之傳也今且爲兄詳之世相傳大學之道以下謂之聖經林子全集大學統論

孔子之言也所謂誠其意者以下皆是賢傳曾子釋之之辭也曾子既已釋之而又奚待後人而復釋之也若後人欲復釋之釋曾子之釋可也若謂曾子之傳不足以釋孔子之經而必欲反曾子之所釋者以求異焉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釋曾子之所釋者尙恐不明大學之旨而反曾子之所釋者又安能得孔子之心邪孔子之心曾子之心也曾子之心我之心也以我之心而通於曾子之心以曾子之心而通於孔子之心

此乃釋經釋傳之大義也然孔子遠矣而孔子之心可得而見者孔子之經也曾子遠矣而曾子之心可得而見者曾子之傳也若夫我之心亦孔子之心亦見之孔子之經也我之心亦曾子之心亦見之曾子之傳也不以我心之經以逆孔子之經未有能釋經者也不以我心之傳以逆曾子之傳未有能釋傳者也況乎不知我心之傳而擅反曾子之傳不知我心之經而強釋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區區嘗謂明德者書之所謂顯道也天敘天秩燦然不紊者德之明也以此教家以教國以此教國以教天下所謂教以人倫者是也大學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而明明德於其國者乃所以教家以教國也其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又曰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又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又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明明德於其國者非所以教以

人倫乎。大學曰：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而明明德於天下，乃所以教國以教天下也。其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而曾子引之，豈不以寶不在國而在於親邪？故君子不以得國爲寶，而以仁親爲寶，不以亡身爲憂，而以亡親爲憂。此大學之所以必崇仁孝而重人倫也。區區故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明人倫於天下也。然不特教之以人倫焉已也，而於好惡用入理財之教，且諄諄焉。謂非民生日用之常，所可使由之道邪？何嘗以其具衆理而應萬事，所謂虛靈不昧者，而責之於不可使知之民也哉？夫曾子傳而釋之，旣如是其詳且明矣，而兄乃不信曾子，而必信朱子者，何歟？曾子一貫之唯，孰不以爲非朱子之所能及也？曾子親受業於孔子之門，而傳之獨得其宗者，又孰不以爲非朱子之所能及也？此非區區之言也。天下萬世之公言也，而兄乃不信曾子，而必信朱子者，何歟？區區惟信余之心，以信孔子之經而已矣。

又惟信余之心，以信曾子之傳而已矣。若謂曾子之傳，不及朱子之註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若謂曾子雖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矣，乃反不如朱子之興起於千百世之下，而尤爲得其宗也，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若所謂治國平天下，而有外於人倫以爲教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若謂不可使知之民，而必語之以虛靈不昧之本體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人倫莫大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若謂人倫之大，不可以教國教天下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區區之所知者，知余之心，知孔子之經，知曾子之傳而已矣。區區之所信者，信余之心，信孔子之經，信曾子之傳而已矣。若於余之心也，非於孔子之經也，非於曾子之傳也，非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兄以爲信兄之心，以信曾子之傳，而信孔子之經乎？抑或信朱子之註，而反曾子之傳，以信孔子之經乎？若不

知有吾心之孔子矣。而能有得於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既不知吾心之孔子矣。而擅反曾子之傳。而能有得於孔子之經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蓋反曾子之傳。正所以反孔子之經也。既反孔子之經。而曰我願學孔子者。區區之所不能知也。區區之所不能信也。鄙見如此。惟兄其終教之。

世相傳以所謂誠其意者以下。是曾子之傳。余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下。是曾子之傳。讀大

林子金集

大學集傳

五

學者當自知之。

或問聖經一篇。而曾子傳而釋之。豈萬世而下。真有所不能易邪。林子曰。曾子得傳於孔子者也。而其所以發孔子之蘊者。有不得孔子之心哉。夫既得孔子之心矣。而必反其所釋。而別有以釋之也。將以求異而叛孔子之教乎。抑其聞而知之者。而非曾子之唯之所能及也。余嘗觀之易焉。文王之易。惟以明伏羲之所未嘗明矣。周公之易。惟以明文王之所未嘗明矣。孔子之易。惟以明周公之所

未嘗明矣。此數聖人者。非故襲常以相徇也。而其畫之象之象之。文之以文。繫之以辭。亦皆心心相授。要於其當焉。而不可易也。然則曾子之所以傳大學而釋之者。夫豈可得而易哉。故後之疏易者。只疏孔子之易可也。豈不以易之爲書也。至孔子而既明之耶。若舍孔子之易。而必求之伏羲文周之易焉。卽曰能得伏羲文周之易也。余弗知之矣。後之釋大學者。只釋曾子之傳可也。豈不以大學之爲教也。至曾子而既明之耶。若舍曾子之傳。而必求之孔子之經焉。卽曰能闢孔子之經也。余弗知之矣。

林子金集

大學集傳

六

知之矣。

林子全集

門人 張近仁 全泰閣
張從善

大學正義纂

大學之道

林子曰。學之道一也。而謂之大學者何也。以至善而明明德。而親民而家。而國而天下。而萬世。悉皆我之度內也。此其所以不以一身之學。以爲學。而以天下萬世之學。以爲學者。大學也。故堯舜之道。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而天下之大。有一人之不被其澤焉。殆非堯舜之心也。仲尼之道。樂以萬世。憂以萬世。而萬世之遠。有一人之不聞其教焉。殆非仲尼之志也。

林子曰。在明明德。在親民者。人已合一之學也。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者。內外合一之學也。無人無己。無內無外。故曰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

林子曰。明德也者。顯道也。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

彰。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天敘天秩。燦然而彰明也。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林子曰。德本明也。而曰明明德者何也。蓋欲明此明德於家國天下而見之於行也。

或問德也者得也得之於心之謂德也。而五常乃達道也。謂之德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蓋五常者。常德也。常德者。明德也。夫謂之常德者何也。自其達古達今不可得而變者言之。謂之常德也。夫

謂之明德者何也。自其天敘天秩不可得而紊者言之。謂之明德也。惟此常德而備天下之至美焉。故亦謂之懿德。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惟此常德而極天下之至順焉。故亦謂之順德。孔子曰。父母其順。又曰。以順天下。悖此五常。而以順則逆者。凶人之爲不善也。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惟此五常。豈但謂之德焉已也。而亦可謂德之本矣。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夫既謂之德之本矣。乃反不可

謂之德邪。然則謂之峻德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孔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至也者。至極之義也。峻也者。峻極之義也。夫既謂之至德矣。而獨不可謂之峻德邪。然則謂之明命也可乎。林子曰。有何不可。蓋五常之德。非由外鑠。而我固有之者。性之命於天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而五常之性。不命之天乎。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既曰天所敘矣。又曰天所秩矣。燦然較明。不謂命之天。而爲天之明命乎。故明德者。明命也。以其命之於天也。而謂之命。以其得之於人也。而謂之德。以其爲人之所固有也。而謂之性。以其爲天下萬世之所共由也。而謂之道。

林子全集

大學之道

三

林子曰。明德者。顯德也。至善者。不顯之德也。顯德者。人所共知。人所共由。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不顯之德。寂然不動之誠。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夫子之所罕言。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在親民

林子曰。親也者。親之也。明明德以親民。使之相親

而和睦也。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故大學之道。又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

林子曰。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者。至善也。繫辭所謂繼之者善。中庸所謂不明乎善。孟子所謂可欲之謂善。是皆所謂至善之善也。

林子曰。至善之地。豈非堯舜之中。孔子之一耶。而止至善之地。豈非執堯舜之中。而主孔子之一耶。知止至善而定而靜而安。豈非堯舜所謂安汝止。

林子全集

大學之道

四

之安。孔子所謂仁者安仁之安邪。

或問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旨。林子曰。大學之道之大。惟明明德親民二者而已。二者之大。亦將何所用其功乎。惟在吾身至善之地。而止之而已矣。由此而能定。由此而能靜。由此而能安。所謂寂然不動。天下之大本立矣。而千變萬化。不由此中出耶。

林子曰。止至善者。一也。德胥此而明。民胥此而親者。一以貫之也。

林子曰。止有二義。止也者。止也。止也者。止之也。其
曰止也者。止也。謂所當止之處也。其曰止之也者。
止之也。謂止其所當止之處也。易曰。艮其止。止。
也。又曰。止其所止也。止其所止之也。帝堯安汝
止之安。文王敬止之敬。太甲欽厥止之欽。皆止之
之義也。顏子之未見其止。止也。君子思不出其
位。位。止也。而思不出其位者。止之也。仁人之安宅
也。安宅。止也。其曰曠安宅而弗居。居之者。宅之也。
曠則弗之止矣。易之正位。孟子天下之正位。止之

林子全集

卷之四

五

義一也。孟子又曰。中道。止也。而立者。止之也。又曰。
以仁存心。心。止也。而存之於心者。不謂之止。其止
乎。居仁之居。居之無倦之居。止之也。詩曰。綿蠻黃
鳥。止于丘隅。其曰丘隅者。謂非黃鳥所當止之處
乎。其曰止于丘隅者。謂非黃鳥知其所當止之處
而止之乎。若不明吾身之丘隅焉。而欲知所當止
而止之也。難矣。此君子之所以貴得師也。

張生洪都問曰。心經之所謂波羅蜜者。豈非到彼
岸與。敢問何以謂之我之彼岸。何以能到我之彼

岸也。林子曰。心經所云彼岸者。我之真去處。大學
之至善是也。故能知此至善而止之。謂非能到我
之彼岸而何。

林子曰。窮而能止此至善也。則能獨善其身。可以
耕稼。可以陶漁。可以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達而能
止此至善也。則能兼善天下。可以明物。可以察倫。
可以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余由是而推言之。則至
善之地。而天地健順之至德在我矣。苟能知所止
而止之。天地有不自我而位乎。至善之地。而民胞
物與之分量在我矣。苟能知所止而止之。萬物有
不自我而育乎。

林子全集

卷之四

六

林子曰。聖人之學。止至善矣。止之而無所於止也。
其次則知有至善矣。止之而有所於止也。其次則
不知有至善矣。必先格其物。而後能止至善也。
林子曰。格其物以致其知。則能知乎止至善矣。而
定而靜而安。則能得乎止至善矣。

林子曰。不格物。則不能知所止。能知所止而物無
不格矣。

知止而後有定

林子曰。知至善而止之。則敬矣。敬則定矣。定而靜也。靜而安也。而居安資深。取之左右逢其原矣。非所謂能慮乎。又曰。心在腔子裏。不逐於物者。定也。心在腔子裏。不動於物者。靜也。心在腔子裏。不待定而自定。不待靜而自靜者。安也。

林子曰。大學知止而定而靜而安。余嘗譬之野鳥焉。籠矣。欲裂其籠而出之。雖碎其羽毛不恤也。其能定乎。必久而後能定。定矣。而其欲出之心則固在也。其能靜乎。必久而後能靜。靜矣。而其無可奈何之心猶有存也。其能安乎。必久而後能安。

或問釋氏入定。林子曰。入其所當定之處而止之者。定也。又問何名爲定。林子曰。性空之謂定。以復其常定之本體也。又曰。常定是空。常空是定。

或問何謂靜。林子曰。真心之謂靜。又問。林子曰。無物之謂靜。未達。林子曰。心中無一物之謂靜。譬之太虛然。萬物續紛。不礙太虛者。無物也。

林子曰。安也者。安之也。若程明道定性之論。而坐

如泥塑人者。庶幾乎靜矣。而見獵喜心。謂之安不可也。

二祖慧可。來禮初祖。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初祖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求心了不可得。初祖曰。我與汝安心竟。林子曰。心本無心。豈有未寧而曰與汝安心竟者。乃所以復其無心之本體矣。物有本末。

此四句。承上起下。與孟子物皆然。心爲甚。語意相似。大凡天下之物。皆有本末。天下之事。皆有終始。林子全集卷之八

而况道也。獨無本末終始之可言乎。

林子曰。以平治齊修而本之於格物。大學之道。知所先矣。由格致而推之以修齊治平。大學之道。知所後矣。知所先而先之。知所後而後之。而大學之道。其庶幾乎。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林子曰。在明明德。註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吾道一以貫之。註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而泛應曲當。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註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由此三註觀之。明德之旨。一貫之義也。若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矣。則是欲使天下不可使知之民。以唯一貫。以得其虛靈不昧之本體也。必不然矣。余故曰。明德者。天下之達道也。而其類之惟彰。書之所謂顯道者是也。而曾子齊治平之傳。不既明乎。讀者當自知之。林子曰。明明德於天下者。孟子所謂教以人倫也。以上天顯然之理。而明之於天下。以與天下共由之也。

林子曰。傳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明明德以親民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明明德以親民也。又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明明德以親民也。又曰。上老而民興孝。上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明明德以親民也。此皆所謂明明德於其國於天下也。曾子親受業於孔

子之門。而其傳顧有可得而易歟。况一貫之唯。而傳之獨得其宗者乎。

欲正其心先誠其意

時有造林子。與林子談及格致誠正章。其人曰。格致誠正。不必太分別。而其體之惟一。又當以誠意爲主。然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林子曰。此果出於一人之私言乎。抑或有所受之也。曰。夫有所受之也。林子曰。說經者當本之躬行實踐之餘。而逆其俞意立字之志。以心感

心。是爲得之。今若果以誠意爲主。余亦從而易其語曰。欲正其心。先致其知。欲致其知。先格其物。格物在誠意。豈不明白。何爲顛倒以罔人耶。若果無次序之可分。則上文不宜錯用四箇先字。下文亦不宜錯用四箇後字。且修齊治平先後之序。既如是其詳明。而格致誠正先後之序。何如是其無差別耶。其人默然。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

林子曰。只此二句。亦既明矣。而又奚待於釋邪。物

格而知卽至。乃一時事也。故不曰先而曰在。

知。卽知止之知。知至善也。知止乎至善也。知。譬之鏡也。物塵也。故格其塵。則鏡明矣。格其物。則知至矣。

林子曰。致也者。致也。而致之之義。譬物之初無有也。而今始致之者。致也。至也者。至也。而至之之義。譬人之適他邦。而今始至者。至也。夫致知也。知至也。豈其知也。致之而後至耶。故知也者。虛靈知覺。我之所自有也。而亦何待於致。本在內而非外也。

林子全集

上

抑豈其從外而至者至耶。致而無所於致者。致也。至而無所於至者。至也。無所於致。無所於至。而曰致。曰至者。蓋借致至二字之義。以發明之。而非真有所於致。真有所於至也。若中也者。亦我之所自有也。而中庸則曰致中。仁也者。亦本在內而非外也。而孔子則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誠能比而觀之。則知所謂致。所謂至之義矣。

林子曰。此所謂物者。非事物之物也。記所謂人化物之物也。此所謂格者。非扞格之格也。書所謂格。

其非心之格也。心化於物矣。不謂之非心而何。故格其非心者。格物也。格者。格去之義。

林子曰。格物乃大學頭腦工夫。物格而知斯至矣。若韓昌黎文章士也。論聖學而遺格致。其亦大失聖經之旨者乎。或問物而格之。豈不反動其心乎。林子曰。有物則格之。始學之功也。要而言之。心本虛也。而又安有物之可格乎。學而至於無物之可格矣。豈非誠則無事。而爲聖人之極功邪。朱子嘗有言曰。向來以察識端倪爲格物。致知實下手處。

林子全集

上

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又答何叔京曰。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又答呂子約曰。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又答陸象山曰。邇年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時支離之病。凡若此類。載之朱子全集甚多。王陽明亦嘗摘其要而爲朱子晚年定論云。孔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

非也。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此堯舜孔孟之公案也。而朱子之釋格物也，有曰：卽凡天下之物，表裏精粗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載觀或問有曰：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皆物也。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不容已。又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由此觀之，其非多識以爲學，而徧物以爲知邪？

林子全集

卷之七

七

宋儒有言曰：君子耻一物之不知。夫天下之物，可謂衆矣。安能以一物不知爲耻，而益窮之至於其極邪？況其表也裏也精也粗也，悉能格之而無不到邪？又况一草一木之細而必察之，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將何爲耶？其將以一草一木表裏精粗而有益於心性之大，而爲作聖之功邪？程明道所謂弄精魄者是也。設言堯舜以遠志爲小草也，仲尼以鞭棰爲豫章也，不謂一草一木之不知乎？

則堯舜仲尼顧乃以爲耻，而天下後世遂謂堯舜仲尼爲非聖人也，必不然矣。

司馬溫公扞禦外物之說，余嘗非之。或曰：扞禦周非矣，而格去者是與？林子曰：人惟與物相爲周旋也，而外物安得而扞禦之？若余所謂格去者，非格去其外物也，乃格去其非心也。然則物無美惡與？林子曰：溫公扞禦之說，在物而不在心。若余格去之義，在心而不在物，而物之美惡非所論也。

林子全集

卷之七

七

夫既曰格物矣，而又曰在心不在物者何也？林子曰：人有言曰：心中不可有一物。又曰：此人胸中無物。若着於物而爲物所礙，則是胸中有物矣。故心礙於聲色臭味，則心爲有物，而外不能忘也。心礙於意必固我，則心爲有物，而內不能忘也。

林子曰：物一也。自其物而言之，則謂之物。自其心之不能忘乎其物者而言之，則謂之欲心之欲者。心之物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非以其色之爲物也，而以其心之荒於色者物之也。非以其禽之爲物也，而以其心之荒於禽者物之也。

林子曰沙礫物也。珠玉物也。珠玉沙礫均足以翳其目也。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豈必其物之不美者而後謂之物哉。而諸凡有翳我之知。而非人性上之所本有者。皆物也。故楊子以物於義而翳其知也。墨子以物於仁而翳其知也。孝已以物於孝而翳其知也。尾生以物於信而翳其知也。仁義孝信。豈非珠玉邪。卽珠玉而足以翳其知焉。亦沙礫也。

漢鄭氏曰。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林子全集卷之四

十五

物猶事也。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司馬溫公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朱子曰。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也。王陽明曰。格其不正以歸於正。而夫子則曰。格其非心。豈其自漢以來儒者之說亦皆非與。林子曰。學也者。心學也。外心以爲學。非學也。昔有少年與鄰之婦比。其父耻之。獄之於家。俾不得比。雖不得比。而彼少年之心。一隣人之婦也。晝不能餐。夜不能寢。竟困於思以死。夫心本虛也。虛而靈也。故曰靈臺以隣人

之婦而入其靈臺而主之。孟子所謂其小者奪之也。此豈非其所謂非心而爲心之物乎。故格之也者。格也。格之而不爲其所奪也。

林子曰。余嘗譬之樹穀然。善其種子而藏之。而惟恐其物有以蠹之也。至其樹之於地也。則培養之矣。培養此種子也。灌溉之矣。灌溉此種子也。自是而苗而秀而實。日至皆熟。自有不可得而遏者。然心穀種也。不有乎所謂樹之之地邪。孔子曰。洗心退藏於密。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乃所謂樹之之

林子全集卷之四

十六

地也。林子曰。善農者。知有穀之種子。而去其蠹也已矣。善學者。知有心之種子。而格其物也已矣。或問求放心也。亦是格物與。林子曰。夫心之所由以放者。物物之也。故求其放心者。格物也。

林子曰。非惟於外物而格去之者。而非聖人之格物也。亦且於心之着乎其物也。而格去之者。而非聖人之格物也。或問何謂也。林子曰。敬之而已矣。故敬主乎中。而物無不格者。上也。心着乎物。而始

格之者抑末矣。然則心既着於物矣。則如之何。林子曰。亦曰敬之而已矣。敬主乎中矣。而私欲有不退聽乎。

林子曰。主敬者。存心也。存心者。格物也。而所謂格物者。豈其與物相爲讐敵。而反動其心邪。故主敬以存心。而不逐於物者。格物也。林子曰。心本無物而定而靜而安也。而格物以止乎至善者。乃所以復其無物而定而靜而安之本體也。

林子曰。物不格則不能知堯舜之中。物不格則不能知孔子之一。物不格則不能知聖功之象。物不

格則不能知退藏之密。物不格則不能知至善之止。

楊氏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始而格之。以至於無所於格。以復其何思何慮之本體者。大學格物之旨也。

林子曰。其始也。格物以心之有乎物而化於物也。其既也。應物以心之無乎物而忘於物也。

林子曰。有物也者。心有乎其物。而心不虛矣。無物

也者。心無乎其物。而心虛矣。格物也者。以好惡之不在物而在我也。格之矣。應物也者。以善惡之不在我而在物也。應之矣。要之主敬以存心。則物安得而引之。而又奚待於格邪。

林子曰。物。物也。格亦物也。格其格。則物格矣。故物辟之寇也。格辟之兵也。寇殲而兵不農者。格亦物也。

林子曰。不待格而自無不格。不待致而自無不致。不謂之止至善而何。而定而靜而安而慮。而聖人

林子全集

大學

之心之本體本如是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其與道家之虛無。釋氏之寂滅。有不同乎。此余之所以合三教而一之者。直自其未有儒。未有道。未有釋。而至善而虛無而寂滅而極言之也。

林子曰。大學之所謂格致者。格此聲色臭味而知自致矣。老子之所謂虛無者。無此聲色臭味而心自虛矣。釋氏之所謂寂滅者。滅此聲色臭味。而心自寂矣。故釋之寂滅。道之虛無。儒之格致。其旨一也。林子曰。人性上本無一物。而曰格物者。豈其本無

之物而有待於格耶。人性上本有真知。而曰致知者。豈其本有之知。而有待於致耶。林子曰。心本無物。而渾然而粹然。而至善也。心若爲物所引。而化於物焉。便不渾然。便不粹然。便不至善。故在止於至善者。忘物也。致知在格物者。以復吾心至善之本體也。

林子曰。在止於至善者。氣質清明。物不能蔽。止之而已矣。固不在於格物而後能知也。格物者。氣質不甚清明。而物能蔽之。不知所止而止之。蓋有在林子全集

卷之四

九

於格物而後能知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知止也。吾所當止者。吾自知之。知之而無待於致也。何以謂之致知也。吾所當止者。吾或昧之。知之而有待於致也。林子曰。心之本體。渾然粹然。本虛靈能知覺者也。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而聖人之所以聖者。豈有外於虛靈知覺者乎。聖人之所以聖者。不外於虛靈知覺。則是聖人之所以聖者。不外於心也。余故曰。心聖也者。心是聖。聖是心。非有二也。夫人孰不有心也。孰不有

心。孰不有虛靈知覺也。聖人非有餘。常人非不足。而常人之所以不能虛靈知覺。而聖人者。以物交於物。而心則引於物也。故欲致其虛靈知覺之知。在乎格去其物。交物之物而已矣。

林子曰。心之本體。本虛靈能知覺者也。余嘗以耳目譬之。目中一點。卽是心之虛靈也。目之能視。豈非其心之能知覺乎。耳中之鏡。卽是心之虛靈也。耳之能聽。豈非其心之能知覺乎。故目之性必能視。而率其目之性。未有不能視也。耳之性必能聽。而率其耳之性。未有不能聽也。心之性必能知。必能覺。而率其心之性。未有不能知。不能覺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

林子全集

卷之四

十

林子曰。人之始生也。目便能視。耳便能聽。心便能知。便能覺。固不待教而能。而人亦安能教之邪。及至長大。不過不失赤子能視之目。能聽之耳。能知能覺之心也。縱是聖人。而爲天下人之所望。而震者。亦不過不失赤子能視能聽能知能覺之常。而無有以加乎其性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之心者也。

林子曰。目有所不見者。以有物之障乎其目。而非其目之性之初也。耳有所不聞者。以有物之塞乎其耳。而非其耳之性之初也。心有所不能知不能覺者。以有物之蔽乎其心。而非其心之性之初也。故目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障乎其目也。則目自能見。耳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塞乎其耳也。則耳自能聞。心中不可有一物。而格其物之蔽乎其心也。則心自能知。自能覺。故曰格其非心。

林子全集卷之五

手

林子曰。心猶鏡也。虛而明者。本體也。或問何者爲心之用。林子曰。鏡之照。卽心之知也。照乃鏡之用。而知乃心之用也。又問知固心之用矣。而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也。此言非歟。林子曰。心之知。目之視。耳之聽。一也。而謂視聽之用。爲耳目之本體也可乎。夫視聽既不可爲耳目之本體矣。而謂心之知以爲心之本體也可乎。

林子曰。心猶日也。知猶照也。物之蔽乎其心。而心不能知。猶雲之蔽乎其日。而日不能照也。故雲散

則日無不照矣。物格則心無不知矣。

或問曰。物交物之物。格之可也。若有物有則之物。萬物皆備之物。豈其不善。而悉格之可乎。林子曰。予以余格物之旨。將格其物之物乎。抑格其心之物乎。今且以近易者爲子言之。夫利之利於人也。大矣。然而亡身亡家亡國亡天下者。豈其利有不善邪。利之者不善也。故格也者。格其不善之利心也。

林子曰。格物也者。格乎其心之初也。故不遷怒。不

林子全集卷之五

手

貳過者。格物也。無伐善。無施勞者。格物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格物也。

林子曰。日惟與物相爲周旋而不動其心者。乃真格物也。

或問格物要義。既在於變化氣質矣。不知何者爲氣質之性。而變而化之。以復其天地之心邪。林子曰。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又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之。此又其變化氣質之要義也。耳目也者。小體也。耳之於聲。目之於色者。氣質之

性也。心也者大體也。性無有不善者。天地之性也。故不以氣質之性爲性者。能格物者也。心爲主而耳目爲用矣。不以天地之性爲性者。不能格物者也。耳目交於物。而心爲役矣。

或問格致誠正以格物爲先者。何也。林子曰。天之生人也。而與之以性。性則具於神明之舍矣。故謂之一亦謂之中。寂然虛而已。粹然善而已。何嘗有一物雜乎。其間邪然智慮日長。而本真日喪。所謂虛者。着於物。而善者鑿以人也。君子亦惟格其物

林子全集

卷一

以致虛。使神明之舍。洞然空徹如太虛然。此所謂物格也。由是而一靈中炯。虛明自復。而知致矣。由是而真實無妄。本體自如。而意誠矣。由是而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心正矣。然所謂格物者。非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謂也。亦非謂物來則格之。而反動其心之謂也。故止至善之止。格物之格。皆一時工夫。惟能知止於至善之地。而物斯格。物格則至善之止者。自安固而不搖矣。此格物之功。實聖人易簡之道也。林子曰。世之學孔子。而非孔

子之道者二。或迷於物。而不知所謂敬以存心者。有之。或荒於虛。而不屑所謂敬以存心者。有之。此孔子之道所以不著也。噫。或曰。夫荒於虛也。豈不流之而入於禪者非也。若夫既學孔子之學矣。而又迷於物也。何哉。林子曰。余之所謂物者。殆非可邇可殖之物。而迷之以溺其心也。昔朱謝顯道。嘗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程明道見之。謂其玩物喪志。又嘗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明道之所謂物者。林子全集

林子全集

卷一

乃余之所謂物也。夫以記誦博識。而謂玩物喪志者何也。鄭穀曰。心中不宜容絲髮事。然則程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也。亦非與。林子曰。此願不及家兄處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大學之道。又以修身爲本而先之也。

其所厚者薄

大學之道。又以齊家爲本而先之也。

此謂知本。此以下皆曾子之傳

此通上文而釋之也。故止至善也者。明明德親民之本也。知止也者。定靜安慮能得之本也。格物也者。誠正修齊治平之本也。修身也者。齊治平之本也。齊家也者。治平之本也。或曰。其本異歟。林子曰。本異矣。然皆其所當先也。此謂知本。至下此謂知之至也。皆舊本也。舊本豈錯簡耶。讀者詳之。

此謂知之至也

此專指格物而釋之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此重兩自字。夫慊曰自慊者。何也。已自知之。已自求之。是不違其心之所安也。有不慊乎。欺曰自欺者。何也。已自知之。已自欺之。不思求慊於已。惟務自欺欺人。俗所謂自昧其心者是也。故知不至矣。則其欺也。不可謂之自欺。知既至矣。則其欺也。不謂之自欺而何。

林子曰。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世人之所以必自欺者。其故何也。豈不以人之可欺天之可欺。鬼神之可欺乎。殊不知人之視已。如見肺肝。

人其可得而欺乎。出王游衍。臨下有赫。天其可得而欺乎。勿謂不聞。神將伺人。鬼神其可得而欺乎。人不可得而欺也。天不可得而欺也。鬼神不可得而欺也。然則將誰欺乎。徒以欺已焉爾矣。我自爲之。我自知之。已其可得而欺乎。

或執無鬼無神之說甚堅。來訪林子。林子曰。子不觀之古人之言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又曰。爲不善於明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者。鬼得而誅之。而子則曰。無鬼神者何也。既無鬼神。則無

天道。而諸凡不善之事。不亦可以欺人而爲之邪。昔者商俗尙鬼。而在上則有成湯之爲君也。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而賢聖之君何其多也。在下則有伊尹之爲臣也。仲虺傅說箕子膠鬲。而賢聖之臣又何多也。亦皆尊鬼敬神。而子乃盛言無鬼無神。豈其智有過於商之君臣之賢聖邪。今專以盤庚之遷都。與孔子之刪書言之。若盤庚之遷都也。亦未嘗諱言鬼神。故其告臣有曰。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又曰。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其告民有曰。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又曰。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豈盤庚賢君也。顧乃鬼其。事以欺有衆。而謂之賢君也可乎哉。又豈孔子聖人也。抑且存其書以欺萬世。而謂之聖人也。可乎哉。而子乃盛言無鬼無神。抑子之智。有過於盤庚之賢。孔子之聖邪。孔子之書。莫先於論語。論語曰。非其鬼而祭之。又曰。祭神如神在。又曰。致孝鬼神。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孔子之能敬能遠。而能知鬼神之情狀也。如此。他若經傳。與諸疏釋性理綱目通鑑等書。上自唐虞三代。下及漢唐宋聖君賢相。賢人君子。所言鬼神之事。蓋有不可得而勝紀者。縱曰鬼神亦可得而欺矣。然而我自爲之。我自知之。而吾心之鬼神。其可得而欺乎。余嘗以此聽人之言。而隱微之。或善或惡。則亦可得而知矣。且當今之時。何時也。無所爲而爲善者。天下能有幾人哉。然亦賴有鬼神之說。以恐惕之。庶幾乎

其不敢肆然而爲惡者。是乃古先聖人救世之盛心。神道以設教也。奚必明言無鬼無神。以長其陰邪不善之心邪。

或問吾心鬼神之不可欺。林子曰。其不以冥冥情行。而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者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而隱之見。而微之顯。而伏之。昭者。吾心之鬼神。炯炯而不昧也。如此。豈其可得而欺哉。然不欺之要。惟在謹獨。程明道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若能知所以謹獨矣。

而存心。而主敬。戒慎恐懼。防乎其防。而天德王道便在我矣。此謹獨不欺之功之所以爲大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

林子曰。爲學自修之功。至於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者。此其積漸之久。真非誠意不能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此釋言民之不能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

林子曰。自明自新。明明新命。而無所不用其極者。

此其積漸之久。真非誠意不能也。

顧諟天之明命

或問顧諟明命。豈其常目在之邪。林子曰。此言顧乃照顧之義也。敬而無失。常自惺惺。顧不以目。而以心也。夫惟其不以目。而以心也。故其視聽言動。以至於造次顛沛。則無不可爲之時矣。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張生洪都問。無所不用其極。林子曰。用此極以爲學也。不謂之心極立乎。心極一立。而自新之道在。林子全集

大學之道

卷一

我矣。用此極以出治也。不謂之皇極立乎。皇極一立。而新民之道在我矣。用此極以祈天永命也。不謂之天之樞而北極立乎。北極一立。而自作元命之道在我矣。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林子曰。君止於仁矣。臣止於敬矣。子止於孝。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矣。此非其意之極其誠。而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者能之乎。林子曰。止至善之止。止丘隅之止也。故仁也者。君之丘隅也。爲君

者當止於仁之丘隅。敬也者。臣之丘隅也。爲臣者當止於敬之丘隅。至善也者。大學之丘隅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之丘隅。

趙生忠遠問。何謂至善。林子曰。爲人君者而止於至善焉。則便能仁。夫止至善而便能仁矣。而謂至善爲仁也不亦可乎。故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者而止於至善焉。則便能敬。夫止至善而便能敬矣。而謂至善爲敬也不亦可乎。故曰爲人臣止於敬。至於爲人子。爲人父。與國人交。而皆止於至善焉。則便能孝。便能慈。便能信。夫止至善而便能孝。便能慈。便能信矣。而謂至善爲孝爲慈爲信也不亦可乎。故曰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當仁而卽仁。當敬而卽敬。當孝而卽孝。當慈而卽慈。當信而卽信。倏忽之間。隨感而應。而無有乎不善矣。故曰至善。

林子曰。我之真去處者。至善之地也。而止於至善者。所以立乎其極也。心極一立。而仁而敬而孝而慈而信俱在我矣。陸生大經問曰。何以能仁也。又

能敬。能敬也。又能孝。能慈。能信。邪。林子曰。蓋我之
真去處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感而遂通。觸而卽
應。故君而仁也。臣而敬也。子而孝也。父而慈也。國
人而信也。皆其自然而然而然也。

林子曰。體卽是用。用卽是體。卽感卽應。嘗譬之明
鏡止水矣。故爲子當孝也。父在而孝。卽現乎其中
矣。爲臣當敬也。君在而敬。卽現乎其中矣。非有擬
議。非有安排。何思何慮。隨在卽現。故曰。心如明鏡
止水。非特聖人之心爲然也。不謂之性善。而人皆
林子全集 卷之五 孝
可以爲堯舜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林子曰。夫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矣。此非其誠意
之極。大畏民志者。能之乎。

此謂知本

此又曰。此謂知本者何也。蓋指誠意而言也。豈非
以誠意又爲正修齊治平之本邪。漢鄭氏曰。本。謂
誠其意也。

所謂修身

修身本於正心。而謂之有所者。不能廓然而大公
也。

所謂齊其家

齊家本於修身。而謂之辟焉者。不能物來而順應
也。

所謂治國

此所謂明明德於國。而先之於其家也。而曾子之
傳。只曰。孝曰弟曰慈。宜家人。宜兄弟。而爲父子兄
弟足法焉已矣。余故曰。明德者。顯道也。而明明德
林子全集 卷之五 孝
於其國者。非所謂教以人倫乎。

所謂平天下

此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而先之於其國也。而曾子
之傳。只曰。老老長長恤孤焉已矣。余故曰。明德者
顯道也。而明明德於天下者。又非所謂教以人倫
乎。

絜矩

林子曰。千聖一心。而吾心之矩度。乃天下萬世之
所取衷焉者也。故絜之以矩。度之以心也。孟子曰。

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

聞兄擢容縣令。慰慰。夫令民之父母也。而容之民。非兄之赤子乎。其所以赤子其民。而民愛之如父母者。豈有他哉。以父母之心。行父母之道。子之女之而已矣。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也。男而室之。女而家之。父母之道也。若爲令者。不有父母之心。不盡父母之道。而稱諸其縣曰。民之父母也。豈不難哉。唐虞三代之

林子全集

本學之義

卷三

先而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者。以宇宙之內。無不室之男。無不家之女也。今兄果能父之母之。室之家之。一陰一陽。無怨無曠。則太和元氣自流行於閭閻之民矣。不謂之一縣之唐虞三代邪。或者以唐虞三代之道。豈其可行於今。而又況於一縣之小乎。殊不知今之民。唐虞三代之民也。而天下之大。特一縣之積耳。其曰有所不可行者。亦獨何歟。故君子在一縣。則以其縣而家之。而行父母之道。於其縣在天下。則以天下而家之。而行父母之

道於天下。古而今之。今而古之。舉斯心而加諸彼而已。若謂一縣小於天下。而古道之不可行於今也。必不然矣。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夫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者。豈有大於赤子其民。父之母之。室之家之。以順其情。而不拂耶。辱報札。謂承教易知且易行。濟世之仁。可知矣。或者以爲不能悉其人而知之。以爲難行也。殊不知縣有里。里有長。里之人。里之長。知之。合里之長之所知者。則縣之人。縣令能

林子全集

本學之義

卷三

知之。合縣之所知者。則天下之人。天子能知之。然則又安能悉其人而室之。而家之也。嗚呼。豈必悉其人而室之。而家之。然後可以爲民之父母哉。惟其一念懇切。子視其民。而必欲室之。而必欲家之者。父母之心也。且爲令者。操一縣可致之權者也。賦罰。紙贖。惟所用之。又況其縣之有功者。而旣率之以子民之仁矣。則彼有力者。其有不奉承德意。而附義之恐後乎。大學曰。未有不上好仁。而不好義者。此之謂也。至於表厥宅里。是又激勵有力者

之一微機也。然天下之大亦一縣也。一縣之衆亦一家也。其道甚邇。其事甚易。此區區之所以合三教而一之。而歸儒而宗孔。而以三綱爲重者。以此見其以爲何如。伏惟舉而行之。毋孤負此一縣之民也。幸甚。

傳

傳也者。傳平聲也。傳平聲而釋之也。傳平聲孔子之經旨。

以釋孔子之經文也。或者嘗覽林子大學正義而

謂曾子之傳之不可易。而舊文之不錯也。若子者

林子全集

大學之道

三十五

真可謂信古之篤矣。林子曰。余亦何知。余惟信古之篤。更不敢少違曾子之傳。以叛道者。而非他也。蓋曾子之傳得傳於孔子。而萬古不能易也。若違曾子之傳。卽離孔子之經也。孔子之經。其可離乎。孔子之經。既不可離。而曾子之傳。其可違乎。故兆思寧稍悖朱子之註。而毋寧少違曾子之傳者。正謂此爾。蓋道公道也。孔曾思孟所相授受之道。而非朱子一人之私也。

林子全集卷之終

林子全集

門人 朱應升
許 桐 全恭閱

四書正義纂

中庸統論

林子曰。中也者。中也。堯舜所允執之中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河圖以偶起數。而虛其中者。伏羲之中也。洛書以奇起數。而實其中者。大禹之中也。至於釋氏之空中也。豈非其中之無定

林子全集

中庸統論

一

在。而本體本太虛耶。老氏之守中也。豈非其中之有定在。而主一以立極耶。然而庸也者。用也。存之無體。用之不既。尚書曰。以禮制心。以建中也。論語曰。敬而無失。以用中也。禮也者。敬而已矣。其所謂建中於民者。豈非所謂用其中於民乎。中固不可得而言矣。故子思中庸一篇。皆言中之用也。天地位。萬物育。中之用也。愚不肖之與知與能。聖人之不知不能。與夫天地之大。猶有所憾。中之用也。達道達德九經。中之用也。盡已之性。盡人之性。盡物

之性以參天地以贊化育中之用也載物覆物成物中之用也洋洋優優中之用也議禮制度考文中之用也建諸天地質諸鬼神考諸三王俟諸後聖中之用也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中之用也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中之用也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中之用也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之用也中之用則若是其大矣而中庸胡爲乎不言中林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本體也天下之大本也探之無朕索之茫茫未發之中其可得而言乎故不得已而強名之曰誠誠也者寂然不動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又不得已而強名之曰隱隱也者隱而不可見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又不得已而強名之曰一也者千變萬化從何而出不可得而擬議者天下之大本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故生意不息者仁也而未發之中則肫肫其仁矣莫深於淵也而未發之中則淵淵其淵矣莫大於天也而未發之中則浩浩其天矣

林氏全集

中庸統論

如此三言亦豈足以闡其未發之中而令之使知也故下文卽繼之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若欲知此未發之中請自入德之門始惟常於人之所不見處實下工夫不愧屋漏以造不顯之地然後方能知之矣豈非所謂迴知迴哲實允蹈之而知耶不然則亦安能言之而使知也然凡物有色者得而言也而未發之中不屬色也得而言乎凡物有聲者得而言也而未發之中不屬聲也得而言乎毛雖至小可得而見也可得而見則亦可得而言之而未發之中則非毛也不可得而見也不可得而見則亦不可得而言之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旣以未發之性而標諸卷端復以無聲無臭之詩而繫諸卷後章章顯露句句詳明中庸之義備矣子思之情見矣未發之中其可得而言乎未發之中其可得而知乎

林氏全集

中庸統論

中固不可得而言矣。故子思只言用。蓋欲人因用以知中也。

林子曰：若未發之中，可得而言矣。而孔子則曰：子欲無言者何歟？若未發之中，可得而知矣。而中庸則曰：其孰能知之者何歟？又曰：惟致中，然後能知中。故聖人之所以聰，所以明，所以聖，所以知，所以達天德者，皆由此中出也。程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由此觀之，致中知中，求在我者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若不致中，則又安能知

林子全集

中庸總論

中

中也哉？譬瞽而生者，原不識文章，縱日與之談，如何謂之青？如何謂之黃？赤白黑，雖有蘇張之口，終不能發其蒙而使知也。假使天幸，忽然開明，而有所見也，則因其所見而語之曰：如此謂之青，如此謂之黃，赤白黑，則自有真見真知者在焉。致中知中，亦猶是也。

林子曰：中也者，無方而無體也。有方有體，則有盡。無方無體，則無盡。

林子曰：天地也者，有形有氣，惟其有形有氣，故其

有方有體，中也者，無形無氣，惟其無形無氣，故其無方無體。余于是而知中之用也。其所以能包羅天地而無盡者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

程子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何者？謂之密，何以放之而能彌六合也？林子曰：譬火之藏於石也，夏即之而涼，冬即之而冷。而所謂火者，果安在也？擊之則火，而所謂火者，又果何從而生也？然以所擊之火而薪之，薪薪相續，無不傳也。未發之中，其火之蘊於石者密乎？而其所以放之而彌

林子全集

中庸總論

通

六合者，豈其火而傳之薪而續之，而以形用哉？林子曰：時而春也，盈天地間皆溫也；皆溫則皆火也。時而夏也，盈天地間皆熱也；皆熱則皆火也。至於秋冬，而火之性未嘗亡也。火之氣未嘗熄也。故言乎其火之形也，猶有所待而傳也。可得而知之，可得而言之。若言乎其火之性也，實無所待而傳也。可得而知乎？可得而言乎？

林子曰：我其一天地乎？天地其一我乎？故有所於卷，有所於放，則我與天地猶爲二也。無所於卷，無

所於放。則我與天地一而已矣。

林子全集

中庸正義纂

天命之謂性

林子曰。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此固先儒之所嘗道者。今專以其賦於人者言之。而性命則本渾然於吾身天地之中矣。然而性也。而寄之於其心。命也。而寄之於其身。故聰明睿智者。心也。而本於性。富貴貧賤者。身也。而由於命。

林子曰。心。心也。四肢百骸皆身也。而屬乎精與氣矣。精藏於腎。而化生之機在我也。氣原於臍。而呼吸之機在我也。則是精與氣也。而又屬乎命矣。故精譬之水也。水中有火。而氣升者。氣也。口噓之而成氣也。氣着乎物。而物潤者。精也。

張子厚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何謂也。林子曰。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也。純乎天之命。而不少雜之以人者。性善之性也。惟此性善。故率之則可。謂之道。若夫氣質之性。而可率乎哉。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

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氣質之性也。故曰君子不謂性也。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林子曰。余嘗譬之火焉。火則網緼於天地。流行而無息也。故石之擊也。則自然有一點真火生乎其間者。一陰一陽之道。繼善而成性也。又問石而擊之。胡然而火。林子曰。此乃石之性也。而其性之所以能生焉。則又不可不知也。故既焚之石。擊之則不能火。

林子全集

中庸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是生氣。其命之流行不息者乎。盈天地間皆是覺靈。其性之炯炯不昧者乎。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林子曰。我之覺靈炯炯而盈於天地之間矣。故能明光上下。照臨日月。蓋我之性本如是。而非有加也。我之生氣流行而盈於天地之間矣。故能參贊兩間。化育萬物。蓋我之命本如是。而非有加也。

林子曰。有命便有性。有生便有覺也。余于是而知性命不可得而二也。然則生謂之命。覺謂之性。可

乎。林子曰。惡乎可哉。蓋生之理具於命。而覺之靈本乎性也。

林子曰。神本於性。而性則未始神。而神所由以靈也。氣本於命。而命則未始氣。而氣所由以生也。蕭庭之曰。形中之精。寂然不動。蓋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存。乃性之所寄也。爲命之根矣。心中之神。感而遂通。蓋喜怒哀懼愛惡欲者存。乃命之所寄也。爲性之樞矣。連古全文

林子全集

中庸

三

林子曰。余嘗觀之草木焉。歸根復命。而性在其中矣。性而神也。則花花而實也。而命又在其中矣。林子曰。性而心也。而一神之中。炯炯而身也。而一氣之周流。故聖人之學。盡性而至命也。賢人之學。存心以養性。修身以立命也。

道書曰。性由自悟。命假師傳。林子曰。此乃有所謂機焉。而感通之際。或有以觸其機而動焉。性其有不神乎。於是而究其神之所從萌也。則可以知機而悟性矣。然此余得而言之。而非其至也。至矣則余烏得而言之。故曰。性由自悟。至於所謂命者。天

地人物之所由以生焉者也。故天氣也。氣則有時而壞。而天之所以爲天。超乎其氣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地。形也。形則有時而壞。而地之所以爲地。超乎其形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人則有心身矣。心身亦有時而壞。而人之所以爲人。超乎心身而不壞者。果孰爲之也。得此欄柄。則自有不死者在焉。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然則命其一太虛歟。林子曰。安可卽謂之太虛。故謂之命不太虛也。則着於有。有則只可以名氣。不可以名命。若謂之命卽太虛也。則落於無。無則安能生氣生形。而天而地而人邪。非有非無。無聲無臭。其殆不可得而致思。不可得而擬議者乎。故舜之德曰玄德。文王之德曰不顯之德。亦惟其有得於此。盡性而至命爾。黃生州問性命。林子曰。汝每喜談性命。而汝以何者爲汝之性命乎。黃生曰。豈非先生所謂男女媾精一點子宮者。乃我之性命與。林子曰。是固然矣。亦非汝之所謂真性命也。既有一點。便是有形。既曰有形。亦便有壞。又問何以爲我之真性命也。林

子曰。人而死者形骸也。而性命則固未嘗滅矣。此蓋性命之微。其通乎晝夜。徹今徹古。而無死無生也乎。但世之人。不知性命。而以形骸爲性命者多矣。故有以形骸爲性命者。有以神氣爲性命者。有以父母之性命爲性命者。皆非我之真性命也。林子曰。中庸言命。釋氏所謂命宗也。故曰天命之謂性。中庸言性。釋氏所謂祖性也。故曰率性之謂道。

或問三氏之教同與。林子曰。三氏之教。其初同也。顧道流則自以修命爲高。而曰禪學之所修者性。而不及命。釋流則自以修性爲高。而曰玄學之所修者命。而不及性。抑豈知性命雙修。乃釋老之教之所以同邪。然聖學罕言命。罕言仁。罕言性。與天道。是以後世無聞焉。遂以性命之學。而落於空矣。而致詳於問學多識容貌詞氣之間。故終其身迷焉。而聖經之格致誠正。所謂頭腦工夫者。蓋亦未之或聞也。余嘗竊論之。中庸致中致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至誠無息。而博厚載物。高明覆物。形

矣而著著矣而明而動而變而化以盡已之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達道達德制禮作樂經綸大經參贊化育大都皆從天命之性溥博淵泉中發出來爾而謂性命之學之落於空也可乎哉又不觀之易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下文卽繼之曰將以順性命之理順也者順之也順以出之之義也故順此性命之理而出之在天則能立天而天之陰陽從此出矣在地則能立地而地之剛柔從此出矣在人則能立人而人之仁義從此出矣夫

中庸

六

在天立天而陰而陽在地立地而剛而柔在人立人而仁而義則是性命之學而不落於空也明矣然性命之學始於神氣神則有炯炯而不昧者在焉而性空故也氣則有氤氲而不息者在焉而命空故也古人有言曰是性命非神氣既曰非神氣矣而必始之於神氣者何也蓋初學之士固難與言性矣性而神也則亦有可得而言者固難與言命矣命而氣也則亦有可得而言者至於言神而知所以養其神矣而後方可與之言性言氣而知

所以養其氣矣而後方可與之言命然性兮本空而命之理則微之又微雖欲言之殆亦非言之所能言也而無言無隱直惟先動之以機而已機焉旣動心其不可得而識乎心焉旣識性其不可得而盡乎性焉旣盡命其不可得而至乎此孔子下學上達之教而初學之士之所當遵也

中庸

七

坤之用也。乾得坤之中陰而離者。乾之用也。夫旣曰乾坤之用矣。謂非神氣而何。

率性之謂道

林子曰。何思何慮之本體。本自然也。順以出之。率性之謂道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若有所擬。議有所安排。則是失其本體之自然矣。

林子曰率性而行都是天則。然性無不包。而天下之道盡於此矣。故率性則發皆中節。率性則所欲不踰。率性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率性則無意無

必無固無我率性則可以盡人物而參三才。率性則可以先天先地。神鬼神帝率性則可以同體太虛而太虛在我。

修道之謂教

林子曰。道體無爲。而曰修道之謂教者何也。蓋天命之性卽道也。故曰率性之謂道。自聖人以下。而天命之性。不能不雜於氣質之偏。故修此氣質之偏。以復夫天命之性者。修道之教也。然而謂之教者何也。蓋立此教門以教人。以修其氣質之偏。以合乎道。以復其性之初也。

林子曰。道也者。所以本乎其教也。教也者。所以明乎其道也。但世人不識道與教之分也。故以教爲道焉。豈非所謂教三而道亦三邪。殊不知儒氏以其道而儒之以教人也。而非儒自儒以爲道也。道氏以其道而道之以教人也。而非道自道以爲道也。釋氏以其道而釋之以教人也。而非釋自釋以爲道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林子曰。道不遠人。人自離道。人能弘道。道卽在人。蓋人與道本不相離也。雖欲離之。而卒有不可得而離者。故曰可離非道。

昔者有問於謝上蔡曰。一日靜坐。見一切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上蔡曰。此只是靜中光景。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朱子曰。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又曰。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際。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爾若存養之功。而必專在於靜坐時。而後可行也。則是人倫日用之間。動靜常變之頃。抑亦不可以爲道與。殆非中庸道不可離之意。文王純亦不已之心也。

或問道不可離。林子曰。道卽性也。性卽命也。道其可斯須而離乎。道其不可斯須而離矣。則性也。命也。其可斯須而離乎。然此乃未發之中也。不屬乎色。豈其可得而覩耶。不屬乎聲。豈其可得而聞耶。而君子之所以終日乾乾。戒慎而恐懼者。以爲此未發之中。而思以致之爾。中庸曰。君子之所以不

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然非特內省之學爲然也。是雖平治之道。亦且不能違焉。中庸曰。不顯惟德。篤恭而天下平。又非特平治之道爲然也。是雖上天之載。亦且不能違焉。中庸曰。無聲無臭至矣。然未發之中。一太虛也。而天地萬物咸囿焉。夫天地萬物既咸囿於我太虛之中矣。而天地有不自我而位。萬物有不自我而育乎。此致中之功之所以爲大也。

戒慎恐懼

卷之全 集 中庸

十

張子厚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林子曰。孔子之恭而安。惟從敬上來。爾東坡云。幾時得與他每打破這箇敬字。雖不識敬。然亦有爲而言也。故不戒慎而自戒慎。不恐懼而自恐懼者。敬也。林子曰。心本寂然也。敬則不失其寂然之體。而心存矣。心焉既存。自無怠肆荒寧之失。謂非戒慎恐懼而何。此不覩不聞中之真實工夫也。若或於不覩不聞之時。先慮其怠肆荒寧也。而必於戒慎焉。必於恐懼焉。則是有所戒慎有所恐懼。而心已失

其寂然之本體矣。殆非中庸立言之意也。

或問戒慎恐懼一也。而子旣曰不戒慎而自戒慎。不恐懼而自恐懼。而今又曰戒慎恐懼。防乎其防。致知格物一也。而子旣曰非謂物來則格之。而反動其心也。而今又曰外物之來。必思以格之者。何謂也。林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大學曰。正心。而孟子曰。勿正心。孟子曰。求放心。而邵康節曰。心要放。亦此意也。

莫見乎隱

卷之全 集 中庸

十一

邵子曰。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中一誠 并釋

林子曰。若欲至命。必先盡性。若欲盡性。必先見性。夫性中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得未發之中耶。若未見性。而定在之中。不可不知也。性一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悟不二之一耶。若未見性。而真之一。不可不知也。性誠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契天道之誠耶。若未見性。而人道之誠。不可不知也。

或問何以謂之未發之中也。林子曰：充滿於上，天下地而無盡藏者，無中而無不中也。何以謂之不貳之一也。林子曰：充滿於上，天下地而不可絕者，無一而無不一也。何以謂之寂然不動之誠也。林子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不可得而測量者，無誠而無不誠也。

林子曰：心蘊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中也。心能千變萬化而一片太虛者，一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

中庸

主

本也

夫是中也。中庸既兩釋之矣，而後人之釋之者，富曰：如何之謂喜怒哀樂之未發，如何之謂天下之大本。顧乃舍未發大本而不之釋，而釋其所已釋之中。曰：不偏之謂中。又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也。何歟。若以子思子之釋爲非也，並中庸一書勿釋焉可也。若以子思子之釋爲是也，釋其所釋焉可也。顧乃不釋其所釋，而又反其所釋而釋之者，何歟。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此皆中節之義也。可以言和，不可以言中。

昔李延平嘗受學於羅豫章，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林子曰：羅豫章之學，得之程明道，程明道之學，得之周濂溪，故能知所謂未發之中而求之，殆非後世支離之儒之所能及矣。但未發之中，茫乎其無朕也。有氣象乎否也。得而看乎否也。豈其借此數字，而令人有從入之

中庸

主

門邪

延平答問有曰：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姑負此翁耳。又曰：熹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言，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竊自悼其

不敏若窮人之無所歸。又嘗答何叔京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至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述古全文

林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心兮本虛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應物無迹也。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喜怒哀樂從何而發。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豈非聖人虛而無我。故其功用則有若是其大與。若大學所謂有所者。有我而不虛也。宋儒有言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物則失其性而不虛矣。此大學之所以貴格物也。周子曰。無欲故靜。程子曰。有主則虛。既靜且虛。斯其能應物而發皆中節者乎。

林子曰。若以其中之有所謂喜怒哀樂也。則未發之中。而所謂喜怒哀樂者。着在何處。若以其中之

無所謂喜怒哀樂也。則既發之際。而所謂喜怒哀樂者。從何而來。此其所以爲空中。而真空不空也。林子曰。未發之中。孔子之空空而無知也。發皆中節。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古人有言曰。說似一物卽不中。何謂也。林子曰。此言中。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中本無物。物卽不中。林子曰。無定在之中者。未始中也。然以其具此中也。故亦曰中。汝以爲喜怒哀樂之未發其中乎。其非中乎。若卽謂之中。固不可也。若卽謂之非中。亦不可也。非中而中。中所從出。而虛空之無盡。則亦何者非我之中乎。

易曰。先天而天弗違。何謂也。林子乃以詩答之曰。喜怒哀樂未發前。大本從來只自然。不解此中分造化。更於何處覓先天。若也能反大本。而求之未發之中矣。則自有不屬氣而生氣者在焉。宇宙在身。造化在手。斡旋變理。範圍曲成。而天且不能違矣。盈虛消息。有不任我之推移邪。

林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太虛同體也。而發皆

中節則與天地同用矣。

林子曰。致中。則與太虛同體矣。而和之發也。以位以育。則與天地同用矣。

致中和

此所謂致與致廣大之致同。致者何。致之也。心本中而能和也。本廣大也。而亦無待於致。致之而復其初也。或曰。致中和之致。與致膳俎之致同。致者何。致以與之也。致此中和。以位天地。而天地位。致此中和。以育萬物。而萬物育。

林子全集

中庸

卷

或問聖人之心。固有此中矣。而常人之心。亦有此中乎。林子曰。此乃赤子之心。何思何慮之心也。常人豈無赤子之心邪。但常人。不有以致之。若存若亡。故不能皆中節。感之以善則善。感之以惡則惡。蓋以其中無主。而爲物所遷也。或問致之道。林子曰。堯舜之惟精惟一。而允執之者。致之也。

林子曰。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中則天下無餘道矣。致中則聖人無餘學矣。位天地。育萬物。則古今無餘事矣。故要做聖人者。亦惟自己身。

中。討論天命之性已爾。

林子曰。未發之中。而天地萬物得之以爲命。以爲性也。我能致中矣。而天地萬物之性之命。皆在於我矣。我以天地之性之命。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我以萬物之性之命。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

林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而致其中焉。以復還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之本體。既太虛而中矣。則和自生。和既生矣。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皆由此出。一切現成。豈其有所於倚而後爲之者乎。

天地位焉

或問位字之義。林子曰。位乃職位之位也。天在上而得其司覆之職。以無忝乎其位者。豈非聖人之有以參天而成其能乎。地在下而得其司載之職。以無忝乎其位者。豈非聖人之有以兩地而成其能乎。故曰。天地無全能。要之其機在我。而非誣也。或問不位不育。豈非天地之病歟。又將何以成能。

而仁之。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鳥獸魚鱉，自爾咸若。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亦惟致中和，而位之育之以成其能也。

林子曰：聖人一身，天地之所寄也，萬物之所屬也。三綱五常之所繫也。故天地不能自位，賴聖人以位之也；萬物不能自育，賴聖人以育之也。三綱五常不能自正，賴聖人以正之也。若二氏之斷棄倫屬也，而綱常不幾於墜乎？綱常既墜，而萬物得而育乎？萬物不育，而天地得而位乎？或者以二氏之

林子全集

中庸

文

不綱常也，而萬物卽不育與？林子曰：曠夫怨女，上干天和，而天地得而位乎？萬物得而育乎？由是而疲瘥殘疾之不得其生，鰥寡孤獨之不得其養，亦惟職此之故耳。此乖氣之所由以致異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太和之氣流行宇宙，則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不惟疲瘥殘疾之得其生，亦且無疲瘥殘疾之可生者，不惟鰥寡孤獨之得其養，亦且無鰥寡孤獨之可養者。此和氣之所由以致祥也。嗟乎！嗟乎！聖人遠矣，而二氏者流，誰與綱常之綱常墜

地，誰與扶植之？天地而誰與位之？萬物而誰與育之？疲瘥殘疾而誰與生之？鰥寡孤獨而誰與養之？此余三教歸儒之旨。雖曰徒托空言，而夙夜惓惓，每不能自己于懷也。

林子曰：聖人固法天地之無心，以全性命，以成其聖。而天地則藉聖人之有心，以致位育，以成其能。故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而聖人之有心，非所以成能乎天地邪？故民之秉彝，各具此三綱五常之性者，天之能也。而聖人則有以振

林子全集

中庸

老

之惇之，皆所以因天之能，以成其能也。至于上而日月之照臨，下而山川之流峙，微而昆蟲草木之生生化化，亦皆天之能也。而聖人能使之不亂其紀，不失其寧，不拂其性者，亦皆所以因天之能，以成其能也。

程子曰：至仁以天地爲一身，以天地間品物萬形爲四體百骸。故堯舜以太和之氣充塞乎天地之內，而身之而湯武之師，乃去其所垢病者，廓而清之，爾堯舜湯武，豈非所謂成能天地者乎？

林子曰。以其至一者而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統體一天地也。以其至不一者而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各具一天地也。故一男一女者。一天一地也。一雌一雄者。一天一地也。一牝一牡者。一天一地也。至於品類流形於天地間。極微極細而無盡者。亦莫不有陰有陽。一天一地也。若有聖人者出而致中矣。而致和矣。以中感中。以和召和。而萬物有不育乎。萬物既育。而天地有不位乎。

林子曰。聖人以其所致之中而和焉。而高而明以

標子全集

子

參天也。豈非成天之能而無不覆幬者乎。又以其所致之中而和焉。而博而厚以兩地也。豈非成地之能而無不持載者乎。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生生不息也。生生不息。則皆天地之仁也。天地之仁。則皆仁者之仁也。夫既曰天地之仁矣。而又曰仁者之仁者。何也。林子曰。天地之仁。仁者之仁也。若不有聖人者出。而致中和以仁之。萬物其能育乎。萬物不立。天地其能位乎。要而言之。仁之以生萬物者。天地

無心而成化也。仁之以育萬物者。聖人有心而無爲也。

林子曰。以其心而言之。心固我之心也。而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孰非我之心乎。故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以其氣而言之。氣故我之氣也。而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孰非我之氣乎。故曰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此聖人之所以聯屬天下以成其仁。而天地萬物莫非已也。

君子中庸

標子全集

子

林子曰。中庸者。用中之謂也。故中之用。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者。豈非其原於天命之秘。具於未發之先者乎。下文卽曰時中者。蓋以其內則有大中。至正之極者在焉。故能隨時而得其中也。不待安排。無所擬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

君子而時中

林子曰。君子以其中而用之。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故曰君子而時中。小人不知其中之謂何。而亦曰我能用中矣。不謂之無忌憚。而何或謂小人之無

忌憚而自以爲中庸也。林子曰：堯舜之傳賢也，湯武之放伐也，是遇變而通定之以吾心之中，而時出之者矣。若燕國之堯舜，秦民之湯武，卽是。小人之無忌憚而自以爲能用中也，故常而執其經變而通其權，皆出於天理人心之安，而爲萬世不易之常道者，君子之中庸君子之時中也。

中庸其至矣乎

林子曰：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而諸凡古先聖王之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以參以贊而變化者，皆自喜怒哀樂未發中致之以爲用也。故本之真心實地，則爲用中之大道，何思而何慮也。不本之真心實地，則是襲取之外義，求可而求成也。

林子曰：帝堯之所以聖，神文武者，致其中以爲用也。仲尼之所以耳順不踰矩者，致其中以爲用也。故曰：中庸其至乎。舍帝堯仲尼，其孰與歸。

知者過之

林子曰：知者自恃其知以爲知，而不知聖人之所

知者，而非有所難知也。賢者自恃其能以爲賢，而不知聖人之所能者，而非有所難能也。

林子曰：聖人之知，我可得而知者，以其知乃我所本有之良知也。若知者之知，則舍我所本有之良知而務爲人之所難知以爲知也。聖人之能，我可得而能者，以其能乃我所本有之良能也。若賢者之能，則舍我所本有之良能而務爲人之所難能以爲能也。

林子曰：愚者愚也，而知者知其所知，而非聖人之所謂知者。余於是而知知者之過，亦猶愚者之不及也。又問：賢者雖非聖人之能，豈不賢於不肖者？連與。林子曰：不肖者，不肖也，而賢者能其所能，而非聖人之所謂能者。余於是而知賢者之過，亦猶不肖者之不及也。

林子曰：愚者之愚，雖不足以明道，而於道固無損也。而知者之知，反以似是而晦道，不肖者之不肖，雖不足以體道，而於道固無害也。而賢者之賢，反

以亂真而壞道。

人莫不飲食

林子曰。一點靈光其初洞然虛矣。虛而能應其初。漠然寂矣。寂而能照。而書之所謂聖神文武中庸之所謂聰明睿知。夫豈其爲上天之所獨厚者哉。蓋不過何思何慮之本體。而一點靈光自爾而形而著而明。百慮殊塗。變而化之。之不窮矣。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既日用矣。不謂之至常之道乎。卽此至常之道。而又有不知者何與。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乃異之之詞也。蓋日用飲食有同嗜焉。是雖至愚。豈不能知。又況人之于道也。甚于飲食。而一點靈光。又我之所自有者乎。見父卽能孝。見君卽能忠。見孺子入井。卽能怵惕惻隱。以其有此一點靈光。至常之道。日用之不可離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何謂也。林子曰。性各足也。終其身迷焉。衆人雖迷。然亦不離。又曰。性在作用。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用其中於民

林子曰。用其中於民者。以其中用之以治民也。

中庸不可能也

林子曰。天下難均也。而賢知者或能均之。爵祿難辭也。而賢知者或能辭之。白刃難蹈也。而賢知者或能蹈之。此皆出於智謀造作之私。襲取外義。始非由中而用之大道也。若聖人之道。則由中而用矣。故用之以位天地。而天地且可得而位矣。用以育萬物。而萬物且可得而育矣。而況於所謂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者乎。

和而不流

林子曰。子路問強。而孔子乃以和答之。豈不以君子與人無競。而以和爲貴邪。然和則易至於流矣。若和而能不至於流焉。此乃抑而之所當強也。然君子之和。非徒和焉已也。和而不本於中立。則亦不能和也。中立也者。孟子所謂中道而立。立天下之正位也。而和也者。乃中之發也。惟能致中。故能致和。其曰不倚者。不着於中。不着於立。成性存在。勿忘勿助而已矣。或問何者謂之塞。林子曰。塞之

者實之也。詩曰：秉心塞淵。蓋言秉持此心而塞之於淵也。其曰淵者，中庸所謂淵泉如淵，淵淵其淵，皆指吾心之真去處而言之。真去處者，心之淵也。而曰淵淵者，深而又深之義也。故君子之學，亦惟秉持此心，而復還於吾心之淵，而塞之爾。有道無道，惟知此心，而窮達常變，殆非所論也。故曰不變塞。

強哉矯

林子曰：強哉矯者，乃以其強而矯其氣質之性之偏也。故和而易至於流焉，強以矯其偏而不使流也。中立而易至於倚焉，強以矯其偏而不使倚也。國有道無道，而易至於變塞焉，強以矯其偏而不至於變塞也。古人有言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若無有強以矯之，而曰能變化氣質者，余弗能知之矣。

論語曰：野哉由也。又曰：是故惡夫佞者。夫曰野曰佞，豈非其氣質之性之偏邪？然則何以矯之而能變化其氣質也？林子曰：野則先矯之以文，既文矣，

然後方可易其文而漸入乎其中矣。佞則先矯之以訥，既訥矣，然後方可易其訥而漸入乎其中矣。至于而勇而嘯，亦皆氣質之性之偏也。若不強以矯之，痛自激厲，其能不爲血氣之怒，粗鄙之夫邪？大抵強不在於強，而在於自勝以爲強也。朱子所謂自勝，其人欲之私者，是亦自勝其氣質之偏也。故和而至於流，中立而至於倚，國有道無道，而至於變塞，我自爲之。我自矯之，矯之自我，則亦何難之有。然而矯之，而未有能勝之者，何也？蓋由其矯之之不力也。矯之之不力，而謂之強哉矯也，可乎哉。

林子曰：逃墨必歸之楊者，蓋以矯其不情而先近乎其實也。而逃楊必歸之儒者，又以矯其太簡而漸入乎其中也。

素隱行怪

林子曰：素隱，卽易之素飽。詩之素餐。孔子之素王。殖貨之素封也。素也者，空也。不知孔門心法，而其中實無所有也。出既無益於時，而處又無聞於後，

故不得行怪以欺人而覲名聲於後世也

君子遵道而行

林子曰。遵道而行者。遵其道而行。亦步亦趨。嗜學而尚右也。不見意趣。必不樂學。能不半途而廢乎。

君子依乎中庸

林子曰。此正言不能已矣。而遜之於聖人者。孔子之謙辭也。遵其道而行者。習矣行矣。而不知其所遵之謂何。安能不半途而廢。依乎中而用者。好之樂之。而不知其老之將至。故能不見知不悔。

林子全集

中庸

卷

林子曰。依乎中庸者。依乎中而用之。自誠而明。聖人之中庸也。擇乎中庸者。擇乎中而用之。自明而誠。賢人之中庸也。中即性也。依猶率也。不能依。故言擇。此顏子之所以欲從而末由也。

費隱

林子曰。未發者。中也。隱也。發之而爲用則費矣。

語大語小

林子曰。道也者。無所不包焉者也。道也者。無所不入焉者也。

林子曰。天之體不足以擬其大者道也。物之微不足以擬其細者道也。

鳶飛魚躍

林子曰。鳶之飛乎其上也。魚之躍乎其下也。其皆天機之自然乎。夫人固靈於鳶。靈於魚矣。而自然之天機。乃反不如焉者。何也。蓋自有其靈。以鑒其靈也。然名教中自有樂地。而逍遙自在。是乃吾心之鳶魚。自飛而自躍也。故聖人之心。無心也。而天機自動。爲無爲也。而天則自存。程子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只是弄精鬼。夫弄精鬼。以爲學矣。則是學也。不謂之窒天機也。而何。

林子全集

中庸

卷

林子曰。鳶不知有天。亦不知有飛。魚不知有淵。亦不知有躍。鳶魚之所以飛躍。飛躍之所以上下者。果孰使之然哉。故得之於心。通之以神。乃知非鳶非魚。非飛非躍也。故曰。會得時。活潑潑地。

庸德庸言

或問庸德庸言之庸也。豈亦用之義邪。林子曰。庸亦作用釋。以孝弟忠信之德。庸之而爲行。庸之而

爲言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

林子居北山巖。陳生大道侍。林子令講素位章。先問之以素位二字之義。陳生曰。素者。空也。我而富貴也。而不知有我之富之貴。然後我之道可行於富貴矣。我而貧賤也。而不知有我之貧之賤。然後我之道可行於貧賤矣。而夷狄而患難。無不皆然。此君子之所以能無入而不自得也。錄之。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

林子全集

中庸

手

朱生逢時。嘗以居易而質之林子。曰。居也者。居之也。居仁之居也。易曰。天下之道。易簡盡之矣。以仁而居於吾身之中。何其易簡也。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蓋仁根於心。所性而有而命則從此立矣。故立命者。心法也。而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聽其所自來矣。故曰。居易以俟命。而易簡之理得矣。

正鵠

張生洪都。嘗問吾身正鵠。林子曰。汝以何者爲吾

身之正鵠。答曰。吾身之真去處。吾身之正鵠也。故射之正鵠者。侯之中也。吾身之正鵠者。吾身之中也。論語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豈非所謂發之不中。失諸正鵠邪。孟子曰。反求諸己而已矣者。豈非反求吾身之正鵠。以立吾身之正中邪。安身以立命。行法以俟命也。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林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若也不知忠恕。而曰一貫。不知利仁。而曰安仁。不知明則誠。而曰誠則明。豈其自邇自卑。成章而達哉。

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或問鬼神之不見不聞也。非所以言中乎。林子曰。中也者。中也。無極而太極也。無陰無陽。無鬼無神。而鬼神之一屈一伸。而爲二氣之良能者。是亦中之用也。中之用何其微也。而中則微乎其微矣。中其可得而言乎。邵子曰。一念未起。鬼神莫知。朱子曰。若識無中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未發之中。

畫前之易也。鬼神得而知乎人得而言乎。縱得而言之人得而知乎。

林子曰：無一物而不屈且伸，則無一物而不鬼且神也。故大而天地明，而日月序，而四時莫而山川流峙，微而昆蟲草木，莫不一屈一伸，一鬼一神也。故曰：體物而不可遺，德之盛也。

林子曰：陰中有陰，有陽亦有鬼有神也；陽中有陰，有陽亦有鬼有神也；鬼中有陰，有陽亦有鬼有神也；神中有陰，有陽亦有鬼有神也。若專于陰而言

林子全集

中庸

卷

鬼，是不知陰中有陽，鬼中有神也。若專于陽而言神，是不知陽中有陰，神中有鬼也。豈足以盡其屈伸變化之妙用哉。

林子曰：鬼神也者，陰陽之妙用也。而陰陽之所以屈伸變化而生萬物者，鬼神也。故曰：二氣之良能也。

或問性情功效。林子曰：陽而必伸，陰而必屈者，性情也。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陰陽之屈伸者爲之也。非功效而何。

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林子曰：誠卽道也。故道也者，混然而無爲也。而混然無爲之中，則皆有所謂實理者在焉。古人有言曰：道無鬼神，而道之所以能屈之而鬼，信之而神者，乃其實理之自然，而不可掩也。故誠也者，誠也。誠則能化，誠則能明，誠則能不顯之德，之純誠則能無聲無臭，而爲不顯之至誠，則能盡人之性，誠則能盡物之性，誠則能立天下之大本，誠則能知天地之化育，大哉誠乎。斯其至矣。故未發之中，莫非誠也。而發皆中節，何莫而非誠也。不二之一，莫非誠也。而生物不測，何莫而非誠也。

林子全集

中庸

卷

修

修道以仁

或問何者謂之道。何者謂之仁。林子曰：此言道，道者，道也。達道之道也。此言仁，仁者，人也。達德之仁也。又問何以謂之修道。而曰以仁也。林子曰：仁者，人也。蓋言人之所以爲人者，在此仁也。兩精相搏

而仁則落乎其中矣。故父母之所以生我，我之所
以生人者，在此仁也。易曰：安土敦仁。豈不以其仁
而安于土中，以敦養之邪？若不知所以敦仁，則不
可以爲人，而道可得而修乎？故曰罔而生也，幸而
免。孟子曰：居惡在？仁是也。我而仁矣，義則由此中
而出。而所謂義內者，仁而義也。至于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皆由于何思何慮之真去處中發出來爾。
又非所謂仁而禮邪？故曰仁道最大，或問何謂真
去處？林子曰：堯舜之中，孔子之一，乃所謂安仁居
仁之真去處也。

仁者人也

林子曰：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
以人言仁，更爲親切。此乃孔門傳授真法也。
林子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仁也。宋儒所謂桃仁杏
仁者是也。又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惟其生
之性也。故父母之所以生我，而我之所以生子，生
孫者，皆此仁也。今只以桃而言之，伏其仁于地而
芽之，由是而條而華而實，皆仁之生生也。故其根

父母也，而芽而條而華而實，子而孫也，其仁同。故
其本同，其本同，故其氣同。此親親之所以爲大也。
孟子曰：親親，仁也。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未
有仁而遺其親者也。程子曰：仁主於愛，而愛莫切
於愛親。

林子曰：桃之本於仁者，一本也，而根而芽而條而
華而實，皆我一本之仁，以其親而親之也。民則非
其本枝矣。故仁之而弗親，若墨子者，不知其本之
一兼愛之而無差等焉。故曰二本故也。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林子曰：知至而意誠也。知有未至，意豈能誠？或問
知至意誠，林子曰：辟行道者，知所適從之路，則無
岐路之惑矣。然此所謂善，大學之至善也。渾然在
中，粹然至善，不明乎此，而曰能誠其身者，未之有
也。

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者，蓋言至善元在吾
身之中矣。而止於至善者，非所以誠其身乎？周子
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而誠乎其身者，乃所以復吾

至善之本體也。

誠者天之道也

林子曰。誠也者。吾之本體得於天之自然也。

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苟有物以間之。則不可謂之誠。不可謂之天之道。不可謂之本體之自然。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而所謂無爲者。得之於天。本寂然而無事也。幾之所動。則善惡始形矣。

慎思之

林子曰。何思何慮之地。思之不得。慮之不及。又安可以思慮而鑒其何思何慮之本體邪。然則何思

林子全集

中庸

卷一

何慮之本體。終不可以思而得。以慮而及乎。是雖不可以思而得。而廢乎思不可也。是雖不可以慮而及。而廢乎慮不可也。此豈非慎思慎慮以爲從入之門邪。

誠明

中庸曰。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何者謂之誠。寂然不動者誠也。何者謂之明。炯然不昧者明也。寂然不動之中。而一點靈光自然發見者。誠而

明也。炯然不昧之神。而渾然本體無可執着者。明而誠也。故誠則無事矣。明則反身而誠矣。

林子曰。太極也者。一也。一點靈光也。明也。無極也者。未始一也。一點靈光。未始有也。誠也。余嘗譬之石焉。寂然冷也。又惡有所謂火者。石而擊之。而一點真火生乎其間者。幾希而形也。以薪傳薪。明明之無盡矣。至于薪既窮焉。而火則又安在哉。此乃復其寂然之本體。而性者誠也。故一點靈光者。誠明之幾希也。而輝光朗耀。有若日星之照臨者。誠明之無盡也。

林子全集

中庸

卷一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

林子曰。性無所不統也。而天地人物統於性也。故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者。然後方爲能盡其性也。

林子曰。君子之學。以盡性也。合古今天地人物以盡其性也。故達則出其道以治天下。而天下皆吾之度內而非外也。窮則明其道以教萬世。而萬世皆吾之度內而非外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

也。性之德也。蓋性之德。本如是其廣大也。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至參天地贊化育。皆所以盡吾之性也。由是觀之。豈特天下之近。萬世之遠。皆吾之度內而非外。而天地之大。庶物之細。亦皆吾之度內而非外也。若於天下之近。而或外之。萬世之遠。而或外之。天地之大。庶物之細。而或外之。豈能致其廣大。而合古今天地人物以盡其性邪。

可以與天地參矣

林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易曰。立天

林子全集

中庸

卷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也。中庸曰。可以與天地參矣。程子曰。參爲三才。夫天如彼其高且明也。地如彼其博且厚也。而人之一身。眇乎其小矣。而曰參爲三才也。豈不誕邪。然而孔子言之。子思言之。宋儒言之。必不欺人以爲誕也。明矣。夫其言果不欺人以爲誕也。則後之儒者。惟當思其言之必有所指。反而求之吾身之中。何者。爲人道。足以配天而配地。何者。爲仁義。足以配陰而配陽。配剛而配柔。而參

天地以爲三也。其所以能參天地以爲三者。我知之矣。以吾心一天地。而與天地合其德也。顧乃棄天地之大德。而不之爲。而馳逐於身外之富貴。亦獨何與。況富貴貧賤。有命存焉。而身外富貴於我何加。舍其大而圖其細。殆亦未之思矣。

其次致曲

林子曰。曲也者。直之反也。不直則不能誠。致也者。致之也。致而去之也。易之致命。論語之能致其身。孟子之致爲臣。致而去之之義也。故人之曲者。善

林子全集

中庸

卷

反而能誠。猶木之曲者。從繩而能正也。

或問致曲之致。致身之致也。其旨何如。林子曰。直其曲而直之。則誠矣。誠其罔而誠之。則直矣。此蓋去其本無之罔之曲。以復其所本有之直之誠者。而非他也。余故曰致而去之之義也。故人生之直。中庸之所謂誠也。罔生之罔。中庸之所謂曲也。

誠者自成也

孟子生問誠字之義。林子曰。老子所謂其中有信者。是也。豈不以恍恍惚惚。窈窈冥冥之中。信有是

物信有是象。信有是精邪。又問何以謂之自成也。

林子曰。天地得誠以成。覆載之能。鬼神得誠以成。屈伸之用。萬物得誠以遂。其生生化化而成其性。

誠者物之終始

逢時生問物之終始。林子曰。未發之中。非中非不中。而中無不包也。不二之一。非一非不一。而一無不統也。中無不包。則亦何者非中。何者非誠。皆中則皆誠也。一無不統。則亦何者非一。何者非誠。皆一則皆誠也。然則物之所以終。所以始者。其能有外於誠乎。故曰不誠無物。此君子之所以誠之爲貴也。

林子全集

中庸

成已仁也成物知也

或問何者謂之誠。林子曰。未發之中。不二之一。而其中則自有實理者在焉。天之道也。由此而成已焉。以爲仁也。由此而成物焉。以爲智也。然而仁智豈不自寂然不動中來與。林子曰。非誠則無以爲仁。何以能成已也。非誠則無以爲智。何以能成物也。

至誠無息

林子曰。心體原無止息。故曰至誠無息。物我本不間隔。故曰誠者所以成物也。

林子曰。道不息也。心亦不息也。故曰吾不能已矣。而川上之嘆。則曰逝者如斯。

中庸曰。至誠無息。濂溪曰。誠無爲。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蓋寂然不動之中。而自有真不息者在焉。何爲之有。由是而悠遠。由是而博厚。由是而高明。配天配地。而章而變而成。是乃至誠不息之真機也。故曰無爲而無不爲。

林子全集

中庸

林子曰。至誠無息。而至於載物覆物成物。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不謂之太虛同體。天地同用者乎。

林子曰。天下至誠。而至於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又不謂之太虛同體。天地同用者乎。

林子曰。聖人之體。原與太虛渾而爲一。聖人之用。原與天地並而爲三。

無爲而成

聖人其有爲乎。林子曰：無爲。聖人其無爲乎。林子曰：無無爲。惟其無無爲也。故能無爲。惟其無爲也。故能無不爲。

林子曰：眞常之道。本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何爲之有。

其爲物不貳

林子曰：何以謂之得一。此言一。乃不貳之一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蓋以天地之道。可以不貳之一。言之而盡也。然而天之清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爲清乎。地之寧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爲寧乎。至于神之靈也。谷之盈也。物之生也。侯王之貞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爲靈。以爲盈。以爲生。以爲貞乎。

林子曰：只此一箇一。故曰其致之一也。或問天之一。與地之一。其合之一乎。分而二乎。林子曰：無有二也。天之清在此一之中而清也。地之寧在此一之中而寧也。至于神之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貞。則皆在此一之中。而靈而盈而生而貞也。若其

可分而二之也。卽不可謂之不二。又問何以謂之物。物也者。物之也。強名之也。太虛已爾。太空已爾。本無物也。設或可得而物之。則亦可得而二之物。固可得而二之矣。而虛空無物也。其可得而二乎。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成者。混然之義。非混二爲一之義也。然所謂先天地生者。混然無氣而生氣也。氣焉旣生。卽名爲一。惟一故二。則兩儀分而天地闢矣。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且天地以一而神。以兩而化。孟子所謂所過者化。由于所存者神也。人惟能得神化之機。卽與天地相似。則參兩之道在我矣。人惟能得混成之始。卽是先天地生。則幹旋之道在我矣。

林子曰：未有天地。先有此本體。天地有壞。而此本體不壞。故未有天地。而此本體混然而爲一也。旣有天地。而此本體亦混然而爲一也。故曰其爲物不貳。

生物不測

應麟生問曰：道以生物爲大。與林子曰：道不能生。

物感而生道不終無。物形而有。

林子曰。物感而生。道其生生而不息乎。物形而有。道其至有而不窮乎。

純亦不已

林子曰。孟子曰存心。曰存神。而孔子則曰成性存存。存存之義。只是如是而存存爾。敬而無失之意也。而文王之所謂純亦不已者。豈其絕德哉。亦惟以此存存之功。以希文王之所以爲文者。文王也。林子曰。老子之所謂無爲者。以吾心本自虛無。而綿綿工夫。實無所着也。程子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爲故也。而聖人之德。純一不已者。亦無爲故也。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林子曰。問學所以尊德性也。廣大也。精微也。高明也。中庸也。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所謂德性也。而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豈非所謂問學以尊之邪。然廣大而不精微不可也。高明而不中庸不可也。溫故而不知新不可也。敦厚而

不崇禮不可也。

林子曰。天命之性本善也。故曰德性尊也者。尊之也。人孰不有此德性也。雖有此德性。而爲氣質之性之所勝者亦多矣。宋儒有言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又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又曰。德勝氣質。然其所以尊德性者。非有師友不可也。故必學於人而問之。何者。謂之性何者。謂之德性。何以尊之。由此觀之。則所謂道問學者。豈非尊德性之工夫邪。

林子全集

中庸

聖

或問尊也者尊之也。林子曰。尊而君之者。尊之也。又問何以謂之君也。林子曰。范浚所謂天君泰然者是也。然亦有主客之辨焉。故氣質之性者。客也。天地之性者。主也。主者主之。辟之君而出其令焉。則氣質之性自退聽矣。客者主之。辟之臣而執其命焉。則天地之性其能尊乎。不尊故不存。天地之性非不存也。特爲氣質之性所掩而不尊耳。而所謂孔門傳授心法者。真有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世之爲陸象山之學者。則曰我之學在於

尊德性也。世之爲朱文公之學者。則曰我之學在於道問學也。昔有兄弟而兩分其遺貲者。諸凡椅卓盥盆衣履之屬。悉中裂而半之。雖曰無不均之嘆。而其父之所遺者。兩不適於用矣。豈不惜哉。林子曰。世之誦六經而不知有所謂心法者。惟當就有道之人而問焉。而學焉。何章何句而切於吾之德性者。何章何句而爲吾之心法者。既致叩之復繹思之。果有契於吾心之同然乎否也。果不謬於六經之微旨乎否也。故不知而耻問於人焉。不

極至全集

中庸

聖

可也。不能而耻學於人焉。不可也。譬昏夜無燭。而有求於室中者。則亦無所見矣。

林子曰。德性者。天之所以與我。吾心之聖人也。若外德性以爲學。則其所學者。非真學也。學雖博。亦奚益哉。若外德性以爲問。則其所問者。非切問也。問雖審。亦奚益哉。故道問學也者。正所以尊德性也。

致廣大而盡精微

余心鏡指迷篇。謂鏡之厚。且不能分。而其大之圓

又不及尺。懸之廣野之中。而天地山川。盡皆包涵於其中。而且有千萬里之遠焉。何其廣大也。鬚髮之白且黑。亦莫不畢照。而無有纖毫能遁其情者。抑何其精微也。况吾心之鏡。至虛至靈。非銅非鑄。非着於物者乎。而其所以廣大而精微者。又當何如邪。

極高明而道中庸

林子曰。心之高明。心之聖人也。而卑暗則非其初矣。心之廣大。心之聖人也。而狹小則非其初矣。

極至全集

中庸

聖

林子曰。由乎中而用之。猶所云聰明睿智皆由中出也。蓋未發之中。而高明之體以具。故由乎中而用之。則其高明也。不馳騫於外。而失之玄且遠矣。

溫故

林子曰。故也者。天之降衷。民之秉彝。而爲我所舊有之物。與生俱生。猶所云故家故國者。溫也者。溫之也。操而存之者。溫之也。尚書所謂顧諟之顧。論語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而造次顛沛必於是者。溫之也。

林子曰。赤子之心。大人之故物也。

知新

林子曰。新也者。乃我德性中發出來者。神通朗發。智慧自生。是殆孟子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故知不必求合於古人。而我德性之知。卽是古人之所知者。特古人之所未嘗道爾。余於是而知所謂知新者。不在於徧物。不在於多識。張子厚曰。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若必求之徧物多識。以爲我之新見新聞。而非君子之所謂知新也。

林子全集 中庸

變

敦厚

林子曰。厚也者。厚也。蓋我原得地道之厚。以爲厚。而德性中之所本有也。由是以此厚而親親。由是以此厚而仁民。由是以此厚而愛物。而所謂親也。民也。物也。無不持載於我之地道中。而與地同也。若於親也。而不知所以親之。民也。而不知所以仁之物也。而不知所以愛之。則所謂厚者。而反爲薄矣。而敦也者。乃所以復其厚之本體。而聖人之德之所以能厚如地者。以此。

崇禮

林子曰。禮也者。禮也。禮云。禮云。節文。云乎哉。而燦然之盡美。皆全具於渾然之中者。禮之本也。惟其禮之有本也。故其能與天地同節。此言禮。乃復禮之禮。根心之禮。而非所謂忠信之薄。禮後之禮也。

溥博淵泉

或問何以謂之溥博淵泉。林子曰。此固無待於問。其曰如天如淵。既已明矣。而又曰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乃釋氏無量甚深之密旨也。夫惟其溥博。

林子全集 中庸

變

淵泉也。故能言之民莫不信。行之民莫不悅。洋溢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然不曰配天已也。天地且自我位之矣。化育且自我知之矣。此孔子之學之大。無窮達一也。豈必其在天子之位。然後能則天蕩蕩而無能名邪。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林子曰。聖人之學。非徒爲其心。爲其身焉已也。故格致誠正。止於至善矣。推之而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其分內事也。又非徒爲其家。爲其國爲。

其天下焉已也。故未發之中。天地之大本矣。致之以位天地。以育萬物。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亦皆其分內事也。夫凡有血氣。皆無知也。又安能尊聖人以爲君。而親聖人以爲父邪。抑豈知聖人達而在上而堯舜也。則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宇宙者乎。不能外於宇宙矣。其能有外於聖人太和元氣者乎。聖人窮而在下而仲尼也。則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間矣。而凡有血氣者。其能有外於天地者乎。不能外於天地矣。其能有外於聖人浩然之氣者乎。夫凡有血氣。固無知也。固不能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也。殊不知君也者。長之也。父也者。生之也。而曰生長於聖人之氣之中者。乃卽所以尊聖人以爲君。親聖人以爲父。而生之長之者矣。

夫氣一也。旣曰太和元氣。而謂之達矣。而又曰浩然之氣。而謂之窮矣。豈其窮達異也。而氣亦有異與。林子曰。不異也。特以堯舜之事。孟子之書。而以窮達別而言之。爾而非有異也。故達而得是氣也。

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未始有異於窮也。窮而得是氣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未始有異於達也。要之事業之迹。而聖人之見乎外者如此。殆非聖人之所謂大也。聖人之所謂大者。太虛也。聖人之太虛。其可得而見乎。太虛不可得而見矣。而太和元氣之流行也。其可得而見乎。而人之見聖人者。見其萬物以育。而生而長矣。卽此便謂之莫不尊親也。卽此便謂之天地以位也。卽此便謂之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也。卽此便謂之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間也。是聖人之事業。莫大於此。而謂之無窮無達之至道矣。程子曰。堯舜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故事業之事業者。可見之事業也。太虛之事業者。不可見之事業也。故可見者。其迹乎。不可見者。其神乎。昔者仲尼贊堯之大也。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而其所可見者。則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故成功文章者。有窮有達之事業。而人可得而見也。民無能名者。

無窮無達之事業。而人不可得而見也。然而天地也。其有事業之迹。而人得而見之乎。而人之見天地者。見其天位乎上。而萬物覆焉。而以為大也。見其地位乎下。而萬物載焉。而以為大也。見其萬物並育。以生以長焉。而以為大也。殊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大者。太虛也。人其可得而見乎。或曰。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是乃仲尼萬世之事業也。而子亦不以爲大與。林子曰。此亦事業之迹。而非仲尼之大也。殆亦仲尼之一點浮雲也乎。故仲尼之所以大

林子全集

中庸

卷

配天

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此聖人之所以配天也。或者以聖人之道若是其大與。林子曰。天以其氣而覆萬物也。故無所不至矣。而聖人以其養成之氣而塞天地也。亦無所不及矣。

經綸天下之大經

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何謂

也。林子曰。寂然不動。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而天地萬物咸冒焉者也。何有於天下之大經。而不能經之綸之邪。其所謂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以其能立天下之大本也。夫既立天下之大本矣。豈曰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焉已哉。抑且能知天地之化育。而又若是其神矣。凡此者。皆本於寂然不動之中。順以出之。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若有意必固我。便是有倚。而其功用豈有能若是其神邪。

知天地之化育

林子全集

中庸

卷

林子曰。知者。知之也。猶所謂知府事縣事者是也。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之者。作之也。中庸曰。知天地之化育。又曰。贊天地之化育。故知也者。非徒知之已也。曰知曰贊。皆所以成能乎天地也。林子曰。我之性命。天地之性命也。天地之化育。我之化育也。故我之所以盡我之性命者。乃我之所以知天地之化育者也。

或問聖人之所以成能乎天地。林子曰。無始氏然後有泰始氏。泰始氏始爲擘破洪濛。而以其虛空

中一點真陽以胎天生天。而天開於子也。胎地生地而地闢於丑也。迺今正值天地之運。午將中矣。誰有能大發誓願。以預爲數萬年真陽來復之計。以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乎。然非有古今之一大聖人不能爲已。由午而未。而申而酉。而戌而亥。以漸收真陽而終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前天地而藏諸用。豫之以成其能也。卒成之終。迺反其始。而天之所以復開於子。地之所以復闢於丑。以漸還真陽而始之者。此聖人之所以參天地而顯諸用。贊之以成其能也。由是觀之。天地不能自始。不得聖人之終。則無以爲始。天地不能自終。不得聖人之始。則無以爲終。而其所以終而始之。始而終之。以來復萬古之真陽者。斯其有功於天地也大矣。然惟此一真陽也。始於泰始氏而無所於始者。無始氏也。而天地人共之矣。放而彌之。而周流於六虛之外。而無不足。收而斂之。而退藏於一人之身。而非有餘。其天地聖人之所以能相陰陽而迭終始者乎。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

夫焉有所倚

說。夫豈惟人哉。而天地且不能違矣。故不知我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再造我之乾坤。重立我之性命者。未也。不知天地之所以始。所以終。而曰我能再造天地之乾坤。重立天地之性命者。未也。夫焉有所倚。

中庸曰。夫焉有所倚。物之者。倚之也。故自其心之無所倚乎。其物者。則物皆我也。惟其有心。故其有我。惟其有我。故其有物。有物。物也。倚也。有我。物也。倚也。有心。物也。倚也。物則不化。倚則不中。不化不中。豈曰率性之道。

林子曰。天無心也。亦無爲也。聖人無心也。亦無爲也。惟其無心無爲。故其無物無倚。若伯夷聖之清者也。以其倚於清而物之。故隘。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以其倚於和而物之。故不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無物無倚也。

肫肫其仁

林子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皆我真心之實地。一切之現成也。而天下之大經。于此而經

綸之矣。天下之大本于此而立之矣。天地之化育于此而知之矣。凡有血氣于此而尊之親之矣。而我之性而人之性而物之性而天地之性于此而盡之參之贊之矣。此天地之所以爲大而文王之所以爲文乎。

不顯惟德

或問不顯之德。卽舜之玄德也。非以玄求之而後能玄與。林子曰。以玄求之則其玄也不玄。不以玄求之則其玄也玄。乾易知也。豈其玄邪。而大生焉。求之則其玄也玄。坤簡能也。豈其玄邪。而廣生焉。者何。其玄也。坤簡能也。豈其玄邪。而廣生焉。者何其玄也。

林子全集

中庸

卷一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並釋

林子曰。太和元氣流行於宇宙間者。堯舜不顯之德在天下。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者。仲尼不顯之德在萬世。

無聲無臭至矣

釋氏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

能見如來。此所謂我。乃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真我也。中庸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又曰。德輿如毛。毛猶有倫。毛雖至細也。然有倫則有形。由是觀之。夫德也者。豈屬於聲。豈屬於色。豈屬於形邪。而知德君子。亦惟索之於聲色與形之外。而所謂未發之中者。太虛爾。老氏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夫曰夷曰希曰微。其有聲乎。其有色乎。其有形乎。余于是而知三氏之道一太虛也。

林子全集

中庸

卷一